

绿衣亨利

(上)

[瑞士] 凯勒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绿衣亨利

(下)

[瑞士] 凯勒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002号

Confried Keller Der grüne Heinrich

数据 Ribliothe's Deutscher Klassike:(volksverlag Weimar) Kellers Worke in that Banden 1961版译出

绿 衣 亨 利(共两册)

Luyi Heng 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明市大街160寸) 将华书店北京及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制 金 嫉 遊 纸 厂 供 纸

学校221,000 月本860×1168春米 ¹ (平成28 補限2 1089年9月北京を1版 1989年11日とフザ1北田紀

T:数 a au_-1,000 ISBN 7-02-001802-b/Z-:64 (2位 5:.55 元

前

高转夫里特·凯勒(Gottfried Amer.,1819—1820—是十九世纪中叶瑞士德语文学中伟大的现实主义作意。凯勒于一八一九年生在瑞士的苏家世,是一个懒工的儿子,自幼丧父,由母亲找养成长。六岁开始在贫寒子弟学校读礼,后升入州立工业学校。在工业学校,他口参加投附一个不思,欢迎的教员,随时游院,后自学绘画。一八四〇年他去德国的 葛尼縣聚造。但因经济捐捌无法系统学习绘画,不得已在一个四二年返回家乡。刚回苏黎世时,由于习酒失败,他情绪《低落,但四十年代奉命浪潮的申击,提高了他的领神。这些,他开始驾中,并亲身参加资产阶级民土生义的政治活动。一八四六年出版了第一条海接、即每年价以及价格。

凯勒对民主制度的熱爱和信心在他的创作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八四八年,凯勒得到苏黎世州政府的资助,前往德国海得堡大学读书。在那里,他听了费尔巴哈讲的《宗教的本质》。这门课对他的世界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成为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一八五〇年,他从海得堡陵居柏林,一八五一年出版《新诗集》,热情赞颂一八四八年印革台斗争。一八五五年《禄衣亨利》第一版问世。

一八五五年凯勒离开柏林,返回苏黎世。从一八六一年

起,他担任州政府秘书长,在职长达十五年。这些年他几乎 完全放弃了文学创作。七十年代,他恢复写作,从一八七三年 起, 发后情版了 不说来(黎东海维建位)人们 》、《苏察世短篇 小说来》、短篇小说朱《旅音》和最后一部长篇小说《15丁·萨兰 答》。一八九〇年,图勒亦某婚事语世。

七十年代,凯勒对巴出腺的《绿衣亨利》作了重大的修改, 一八七九。——一八八〇年出版了第二版《绿衣亨利》。我们这 个中泽本便是根据第二版《绿衣亨利》翻译的。

本书的主人公亨利、雷生在城市,是瑞士古老乡村中一 个石匠的儿子,父亲早死,母亲扶养他成人。他们穿一件由 父亲的旧衣服改成的绿外衣,因进大家叫他绿衣车利。 亨利 从小喜欢绘画,迷恋绿水青山的大自然。在学校记书时, 植 无意中卷入学潮, 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被开除学鲜。社后, 母亲让他到乡村去看望舅父和祖母, 在乡村, 他其正极入了 大自然的怀视,并接触了劳动人民。他在这里跟对价画家学 面、立志做一名乡村画师。这时,他受上了一位八学教师的 女儿安娜, 同时又钟情于年轻的塞妇尤带特。不二, 安娜病 逝,为了忠于纯真的爱情,亨利离开了尤蒂特。inf 尤蒂特丽 跟随郑昆队伍去了美洲。起初,亨利在面家哈伯运特门下学 画,还做些写生,后来却放弃了写生,凭主观幻测去画一些 脱离现实的题材。他读了歌德的作品后,才懂得大术家需要 热受现实生活。从此他努力认识事物的发展额律、把握事物 的内在联系。二十岁时,亨利得到一小笔遗赠,且用这笔钱 到德国的艺术中心慕尼黑去学习绘画。但由于那上的费用很 高,他未能进美术学院深造,尽管有母亲的接济 生活仍然 闲苦不堪。他离家三年, 在绘画方面长进建衡, 面经济上组 越来越窘迫,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餐。最后,他不得不把自 己的书画卖给旧货窗,整备涂鱼聚工将钱俶口。 读时,一个 同乡来到墓尼里,给亨利带来了业金的消息。 得知出去生活 窘迫, 孤独憔悴, 日夜渴念儿子回到身边, 他便放弃绘画, 徒步奔回故乡。一天皆唇、亨利在伯恩府的乾波遇到了伯爵 的养女窦绿苔。亨利被窦绿苔领进伯爵府,受到友好的接待。 伯爵是费尔巴哈的信徒,窦绿苔是无神论者。亨利接受他们 的诱导,否定了神的存在,树立了唯物主义世界观。享利认 识到,自然和现世是唯一京实的存在,只有投身到社会中去, 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出途中, 他至际看到新的统一的联邦 国家瑞士外外洋溢着民主讲先的气氛、十分欢欣散舞。在伯 醒府逗留的日子里,由于和天真活泼的密级喜胡夕相处,无 所不谈, 亨利对窦绿苔产生了爱情, 但对此他始终隐藏在心 底、没有表酵。当他离开伯爵府杆回故乡时、母亲已重概在 床、截至凝塑着几个、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母亲的失世 **使享利悲痛欲绝。后来窦缘苔融剂人结了姬,享利也就断了** 爱嫩的念头。大约一年以后,享利在一个小行政区的公所里 工作,开始协位不高,后来升任行改长官。他发现社会和政 府中有诸名整端,并为之极度苦恼、正当他精神几近崩溃之 际。离开了十年、音信全无的尤蒂特专程从姜洲返回。她的 自来伸享利重振精神,继续尽职尽责施工作。尤著特始终受 着亨利, 亨利也表示愿意同她一起生活, 但尤蒂特却怕连累 他, 只答应与他永远保持初恋的关系。一次, 危险的小儿病

牵流行, 尤著特前往救助, 不幸染病而死去,

《绿衣亨利》是写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写一个人在怎样的 社会环境里应长。一个人怎样利用各种条件教育自己和发展 自己。 按便是教育小说(即"发展小池") 的转占。 實利, 常生 活在充满自由民主气氛的瑞士,这环境影响着享利·雷的一 生。在他成长发展的过程中, 他母亲的培养与关怀、支持与 帮助具有重大作用。除母亲外,有三个女性对他品德的形成 和事业心的建立发生深刻的影响。为了抚育和培养儿子,母 套含辛茹苦, 费尽心机,他小财候, 母亲不愿家 邀请盆送他讲 学校学习; 他失学后, 母亲安慰他, 误他到乡村去看摄量分 和祖母, 使他领路大自然的绮丽风光, 使他亲近朴实的劳动 人民:他在慕尼黑学画,容界溶倒,生活难以为殊,母亲竭尽 所有接济他, 鼓励他在艰苦的生活消路上奋进。从这里可见 天下千万父母心的一斑。他的第一个派人安娜美丽温柔, 娴 静优雅,是亨利生活美的理想。安娜培育了他美好的品德。 他的第三个恋人又美又热情,而且乐于助人;在事业上,做 成了亨利的精神支柱之一。他的第三个恋人穿绿苔才貌双全。 在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上,悬亨利的重要的引路人。爱是 个人认识世界的窗口,事业是社会承认个人的标志。在社会上 遭受的挫折和失败磨练了亨利的意志,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 使他更热爱的乡和祖园, 爱情生活的波折使他变得更充实更 完善,伯爵和窦绿苔的影响使他树立唯物主义世界观和为社 全服务的那相。于是, 享利·雷成了一个优秀的国家公民, 他 全身心投入了为社会服务的事业中。就这样,亨利·雷看到了 生活的意义,找到了个人在生活中的位置。一个人的被教育 和自我教育完成了。

作为教育小说。《绿衣亨利》是绿歌德的《维廉·麦斯特》之 后德语文学中最成功的作品。细勤也因此非很"强士的歌德" 感誉。凯勒绘画和身场德国古典那空主义的优良传统。经过 几十年的苦心思索和勤奋写作。成为举世闻名的现实主义作 家。歌德的《维廉·麦斯特》从动笔到完成整整延续了五十二 年之久, 凯勒的《绿衣亨利》从开始启作到第二版完成用了三 十四年时光。由此可见,每一忽伟大作品的出现然是作家名 年取心沥血的成果。《绿衣亨利》县出第一人称写的。全篇次 事娓娓讲来, 吊易平泳, 没有起伏胜岩, 也没有革排业绩, 却字字句句緊扣读者的心弦、使读者随简主人公多案的命运 或真怒或真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等下的尤蒂特这个 形象, 因为尤蒂特的美丽执持和索挲精神显示了道德崇高的 理想典型。《绿衣亨利》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而开出诸意的 花朵,这是凯勒现字主义的突出特点。无论故事情节的叙述, 人物的刻而, 还是大自然的描绘, 心理的描写, 无不充分体 现这一特色。《绿衣亨利》的思想内容和创作方法都值得后世 文学创作者探讨研究。《绿衣亨利》在世界文学宝库中理应占 有一席之始。

> 关 惠 文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世界文学名案文庫》

本文化旨在正意世界文学创作的信息,今面大映位 情報周信的由集星文学的设备内域,为该大批使世界的 强的文学相似。它如私优优美。一种记文文学规模的关 篇小说为章十,同时全面地层域其他体裁如中电端小说。 海歇 散文 戏剧 难访 黑言 等作力由最优有的效果。高 使指高时报》和《文学部》:由交外和电信等分 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文学部等。自己经外和电信等。 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文学部等。自己将经外个中华人战共和 圆域之。它是包容古今、景新电外的珍贵的文学图书系统。

目 次

-

Ħ	_	回	歌頌家世 3
帛	Ξ	囯	父亲和母亲 11
第	Ξ	迴	童年时代·最初的神学·课室内约长凳 22
第	四	囙	赞英上帝和母亲、关于祈祷 32
串	五.	回	小梅蕾 39
Ħ	六	<u>a</u>	再谈亲爱的上帝·玛格莱特夫人和
			她家的人 47
Ť.	t	迴	续述玛格莱特夫人的故事 56
常	八	血	童年的罪行 77
常	九	回	求学的黎明期
常	+	ĮĮ.	游戏的儿童 84
#	+-	团	剧场的故事·甘泪卿和长尾蒙 92
串	+=	团	读书人家 · 撤谎时期103
第	+ =	面	尚武的春天·少年时代的过错 ···· · · · · · · · · · · · · · · · ·
第	十四	阊	牛皮大王·债务·儿童中的市侩125
窮	十五	囯	沉默中的和平·最初的仇敌和他的天亡133
幹	十六	回	朱教师· 坏学生149

銌	+-6	円	逃避到大自然母亲的怀抱152
第	十八	国	亲族158
第	十九	阊	新生166
纶	= 4-	Ш	职业的预感
第	=+-	<u>[ii]</u>	星期日的牧歌, 小学教师和他的女儿183
			w
			卷二
第	_	2	选择职业,母亲和给她出主意的人们199
第		111	尤蒂特和安漏·······205
绵	Ξ	n	豆荚罗曼史293
第	79	E	死神的舞蹈 223
第	Æ	围	工作的开始·哈伯萨特和他的画室292
第	六	回	毒麦246
第	七	卣	毒麦(续)294
郛	八	M	又是一年春天261
第	九	回	哲学家们的论战和姑娘们的论战259
Ä	+	<u>ini</u>	寒亭中的审讯
郭	+	固	对于信仰的努力296
第	+=	回	坚信礼的仪式
第	十三	圁	狂欢节演剧
第	十四	囯	退尔
第	十五	回	席间的谈话
第	十六	E	传晓的景色 白尔达·封·布伦涅克959
第	十七	n]	仁爱会修士们
g,	FA	闾	尤蒂特·····3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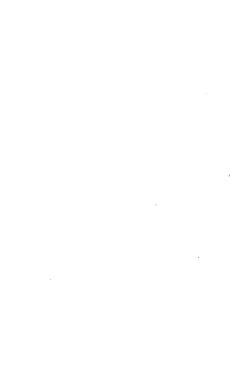
目 次

卷 三

第一回	劳动和冥想	383
第二回	一个奇迹和一位真正的艺术大师	389
第三回	安縣	402
第四回	尤带特	408
第五回	师傅伪愚行和徒弟的愚行	416
第六回	烦恼和生活	429
第七回	安娜之死和葬礼—————	438
第八回	尤带特也走了	449
第九回	小羊皮纸文→	456
等 十 回	影骸	466
第十一回	直家们	496
第十二回	别人访恋爱事件	519
第十三回	又是一度在欢节	633
第十四回	施人的决斗	550
第十五回	郁闷	609
	₩ 123	
第一回	波尔葛塞战士	625

第二回	关于自由意志 634
第 三 回	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643
第四回	笞子的奇迹
第五回	劳动的秘密
第六回	故乡之 梦 708
第七回	续梦 719
第八回	漫游的骷髅 734
第九回	伯爵府746
第十回	时来运转 762
第十一回	窦琴·舍恩封德 778
第十二回	上冻的基督教徒 791
第十三回	铁的形象
第十四回	还乡,一片皇帝万岁声 846
第十五回	人情世态 860
第十六回	上帝的圣坛871

巻 —



第一回

歌颂家世

我父亲是一个古老乡村里的农民家的儿子。当初有个阿勒曼厄①人、在分土地的时候,但一在这个地方把枪框拖炮里,要见一个庄院,这个乡村就由他而得名。过了几个世纪以后,作为村名来源的家族,已经在村民的传说中消失了、又有一个封建领主采用村名作为自己的称号,还作了一庭府邸,这座府邸坐落在什么地方,如今已经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知道,这个家族的最后一位"贵人"是什么时候死去的。但是这个乡村依然存在,而且人口众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是得热闹,原有的二三十个姓氏,却毫无变动地传下来,为数众多、文底旺盛的家族,一直还姓这二三十个姓。年代虽然久远,但向来粉剧得雪白的教堂,同眼有一块小小仰慕地。这块墓地从来没有扩充过,其中的土壤,可以说的消是由祖祖辈辈的人们的已经就完成。

③ 日耳曼部落联盟之一、"民族大迁移"时期(公元4~5世纪)侵入瑞士 北部(海时属于罗基务用)。

② 對日耳曼人侵入罗马帝国后分配被征服的土地。患格斯在-家庭、机有 都和国家的起源中排出,这一分配是按照氏族制度进行的。在每个氏 族内,用油签方法制燃和罩地平均分给各户。不久,单块的份地交为 可以转让的现在财产则自土也。

小的颗粒,不是會经在人类的机体内定过,并且和其余的上壤一起披帽和过的。 "是我这话说得过火了,我忘记了那四块、水水板,它们来原于周围青山上的涉些同样古老的巨大家族,你人它们来原于周围青山上的涉些同样古老的巨大家族,你不断路台遗体一同入土。我还忘记了做为衣的亚麻布,这种亚麻布是用这些线里生长的亚麻纺成珍,经过票日积成的,因而们那四块根水板一样,也是家族的一部分,它并不妨碍我们基地上的土壤和任何别的地方的上壤一样清凉,颜色一样黑。蓦地上还长着绿油油的野草,玫瑰和家都花槽落丛生,校叶繁茂,乱杂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所以谈不到在新文上栽植、丛一丛一丛的花木,而须要在这一片花林中破土挖坟,只有覆盖上人才心中有数,在宽见来的丛葬中,要重新翻握的那片地方的界限在哪星。

这个村里人口还不满二干,其中总是二三百人同处一个 性。很这些同姓人当中,最多也只有二三十人经常互联权伯弟 兄。因为对于血统关系。很少有人回溯到曾祖父一代。从时能 的 核湖的深渊里爬上来,出生在往上以后,这些人就尽可能把 对海好好些,忙忙碌碌,并且努地护自己的生命,一旦大 限到来,幸福也罢,不幸也罢,就又消逝在黑暗之中。回忆自 身的家世时,他们心里都确信,他们的家族一脉相传,连续不 虧,到如今一定有三十二代祖先丁;但他们并不去考证祖先的 血统,而情愿努力不世世系在自己这一代解绝。所以,他们的 起当地的各种传说和奇异的故事时,都是顺原本本,丝毫不 。而并不知,曾祖父当初怎么和曾祖母结了婚。他们好 是。而并不知,曾祖父当初怎么和曾祖母结了婚。他们每个 人都认为自己具有一切突他,至少具个他根据自己的生活方 式认为是真正笑德的那些。至于恶行,农民也和绅士老爷们 一样有理由,愿意让自己的祖先所干的那些,完全被人忘掉, 因为农民团然高做,但有时也难免忌露出人之常情。

一片面积广大的。圆形的农田和森林地区,是村民的丰富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产业。近一份财富可以说一直没有 作么增减。虽然有时候一个姑娘出嫁,带去了一部分,但是年 青小伙子们频繁地举行远征,到离本村有八小时路程的地方 去校对象,努力夺取足够的补偿,并且努力使本村居民的气质 和相貌保持必要的多样化,在这一点上证明,对于如何使本村 繁荣兴旺下去,他们具有更深刻,更高明的见解,超过不少高 康的贵族城市或者商业城市,也都过欧洲各国的王宏。

但是产业分配的情况,却年年初有一点变化,每过半个世纪,就变到几乎认不出原先是什么样子的程度。昨天的乞丐的孩子们,今天是村里的富人了,这些富人的后代,明天勉强势扎着在中产阶级当中游游荡荡,结果,不是落得一贫如洗, 計是重新的享至宽

我父亲死得过早,我没有机会听到他被他父亲的情况,所 以,我对于私父弦个人,简直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只有这一点 是肯定无疑的,当时轮到了他这一家人来过清贫的生活。我 既然不愿意猜想,对其为人简宜一元所知的这位曾祖父是个 被子,我就认为,他的财产很可能是由于子女众多,被分得零 零散散了。我也确实有许多远支权伯弟兄,简直认不出他们 谁是谁来,他们拿蚂蚁的的民来爬去,正要重新把那些分得零 零散散的,经过精料细作的田地大部分弄到自己手里。确实, 这些人当中的一些年老的人,又已经逐渐发家致富,他们的子 女又变成了穷人。

② 期來:何少屯少年發達之情法。(1776)的主人企業稅。一八〇八年軟 沒沒了了几付。由土米市。 这些所谓是是人有:"在總緣的信件中投援 房门、实际上零年;一七七五年一一六十二指行的處。 沒里的 是 第二五百强但分面。"來這兩土人包生由行時,推選这些何是自守的城市 里的订落但形是自由信仰。 "社送这些任在基礎是聚分面的資業自由 份別" 克曼人会从形式市场已影响。 沈从是市场上的一个股份的 运运介之情报了用采行者。他们从前是卫了一个暴君。一时可以为以 为自由了,却令于发现此用用正定的一件纷纷的一个最后,一时可以为以 为自由了,却令于发现此用用正定的一件纷纷的一个情况。今中一个 目前,而来没一直采制着自由。对个立在是本自己间围锁背后。我们已 的习惯的性事。我要们也作用人经常起来。如果人们已经来上接段的的 建智树们工作之人。是一個外区中公里,是有两根的原。

⁵ 英、吳、濱等因组成的第三次反決。原理和去國作战时(1799—1802),獨 士曾成为战场。

³ 指注国大革命的思想。

等等級論令董本政会企一八〇三年等等的。对土原来直由各個規劃 价值的规则。一七九八年在汉田大海台管辖市、成为中央集权制的推 办得事化1年超。一八〇三年、汉明台市马士安康时间之、"曾和 中下以近这个国等的光点、官和广东与孟尔夫和汉宏治和此、后 退了 评查。但上海位于后华、投机等等的原则又及辖台为迁徙的自由。更具 和职和自由行义后。

便以熟练的石匠的身份,游历了一些远方的国家。但墨,汶时 傑,滑舞声シ战の以后出现的、由经轻地沙沙作响的纸花装点 成的春天②、已经把它的要装装的蜡烛之光投射到各地,同样 和投射到瑞士各个角落、我父亲出世的乡村里的居民,在十 八世纪九十年代③也已经意识到,他们自古以来就生活在一 个共和国,如今,威风凛凛的"复辟夫人",带着她那大批的纸 倉子和紙匣子, 也降重铀进入了这个乡村, 并且就她能力所 及, 在这个小镇方妥善协安了家。这里有许多浓荫密布的森 林, 丘陵和山谷, 其中有极其令人心旷神怡的胜地, 又有一条 多鱼的潜水河,这种种学量还重复出现在广大的、人烟稠密的 邻近地区, 其至还有几所住着人的府邸点缀其间,这一切赏心 悦目的地方,给住在这里的老爷太太们,从城里引来大批打 猎、钓鱼、跳舞、唱歌、大吃大喝的宾容。人们动作非常轻快, 因为当初蓝命强迫他们扔在一边的用鲸骨缝扩大的裙子和假 发, 他们聪明得很, 仍旧放在那里不用, 却穿上了帝制时期® 的希腊式服装。虽然这时保在这些地方穿这种服装是晚了一 光。农民们看见这些高贵的周乡妇女们的围着白纱的女神般 的形象, 她们的奇奇怪怪的帽子, 还有她们那更奇特的、在离 肺下得近的地方系等带子的腰部, 忽感到惊奇。贵族统治的 要送气派,发展到登峰浩振的程度,是在牧师家。瑞士的革新

① 比判污地名。一八一五年,像、实、美、普鲁士组成的联盟在这里彻底打 放了盒碗仓。

② 推缉也纳会议(1815)后,欧洲出现的反动局面。

指摘上人当时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总识兴自己的国家自从十五世纪 获得建立以来,一直是个有政治自由的民主国家。

[@] 即拿读仓含属统治时期(1804-1814)。

派乡府牧师, 服北首新教园家的乡村牧师不同, 但 年不县一些 低声下气的穷人。因为全国所有的牧师职位、川平寮主领外 地只是那些较大的城市的市民才有份,所以教与 即位在统治 体系中是世俗的名誉职位的一种补充物、牧师的语见掌握着 剑和秤, 牧师自己分享这种光荣, 以自己的方主, 为了全园 的利益, 和大家一起大力地发挥作用, 进行统行, 或者就尽 情去过无优无虑的、快乐的生活、他们大都来自3 转的人家。 所以,乡村牧帅的住宅,看起来倒象带人的别墅。 F有许多带 雄出鸟的牧师,农民们只得称他们为容克牧师,亳的老家所 在的那个村里的牧师,诚然不是这样的牧师,也给《是个有错 的人;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出身城市里的古老的多雄,在自己 身上和家庭的生活作风上,把养你处优的城市人科有的骄傲、 阶级偏见和娱乐、据结合在一起了。他颇有以带走自居的神 气,把他作为牧师的尊严,毫不给强帅同一种和妻口里人和客 克贵族的气派混合在一起,因为,当时人们还不知;《现代流行 的所谓宗教小册子式的保守主义,既不知道这个名称,也不知 道它的性质。这位牧师家里总是闹嚷嚷的,洋溢:;一派欢乐 的气氛。教区居民把田地里出产的和厩里、圈里养出的东西、 像领地送上来、宾客们又从森林里提来一些兔子、山麓和鹧 捣。因为把证券从林中取赶到猎人埋伏处的打猎; 注, 在这 里并不流行,人们就以友好的方式,要求农民人规模地捕鱼,

结果,每次祁举行宴会,所以,牧师家里无时不是~派喜悦嘘 闹的气氛。人们逾游周围的地区,成群结队地进行方间, 也接 受成群结队的访问,还支起帐篷,在下面跳舞,或者把帐篷搭 在水消见底的小河上,身穿希腊服装的妇女们,就有帐篷下面

洗澡。人们还成群结队地去袭击一个解静的、阴凉的磨房,或 者一小船,一小船的坐得满满当当,在湖里和河里游玩,牧师总 是背着打鸭子的猎枪,或者拿着一根大蘑杖,走在前头。

在这號人的團子展, 帮神上的經要并不多。就我还亲眼看 到的来说, 牧师的世俗藏书, 包括几本法国旧田园小说, 盖斯 诺[®] 的田园诗, 盖勒特[®] 的商剧和一本读得被还一堪的因希 豪泰华。两三卷零散的维兰特[®] 著作, 似乎是从城里借来的, 自贵符自远。人们唱稿尔提[®] 的歌曲, 只有青年人或许随 身携带着一本马提进[®]诗集, 牧师本人, 遇到谈这方面的问 题时, 三十年来, 每次都要问"您演过克罗卜史托克亚的6%

雲 克里斯希安·非希特高特·盖勒特(Christian Furchtegott Gellert, 1715—1769)、德国作家、作品有富富、标篇小说、宗教诗初喜剧。

② 《與希豪邓男獨的會异的水陸終行、出征和情報的冒險经历》一切的简 称。一七八八年,德国詩人萬尚 非 利 特· 英 古 斯 特· 华 尔 格 尔 (Gottfried Augest Barger)从 资济本把这本部国故事书重评成原文, 戶外完了许多故事。

克里斯托弗·马丁·维兰特 (Christoph Martin Wieland, 1733—1813),德國白蒙时期作家和古典时期的先服之一。
 经债债券·专利·克根斯托弗·万尔奈(Ludwig Heinrich Christoph

⑤ 経徳维希・亨利・克里斯托弗・荷尔蒂(Ludwig Heinrich Christop) Hölty,1748—1776),徳国行第詩人。

免風德里希・動・马蒂養 (Friedrick von Matthiaon, 1761—1831)。
 德國詩人,写作了一些招古的、感伤的诗。

の の里德里希・高神里ト・克多ト史托克 (Friedrick Gottlieb Klopstock, 1724—1403), 港図高速時期持入和古典時期的先配之一、 他か玄景王士 (*Messias», 1773) モー部由二十章組締前東的长 薫史 浩。

世主。吗?"回答也自然说是读过,他听了以后,就小心遗慎地 沉默起来。再者,宾客们也不是那些神难之士的圈子里的人, 这些神稚之士力图通过加倍的精神活动, 培养时代风行的文 化,并且通过高尚的教养,加以巩固,他们是属于那个悠闲自 在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只限于享受那些博雅之士的努力所 取得的成果,自己不肯再去议脑针,只要是日子过得富裕,他 们就一张施寻欢作乐。

但这全部荣华、本身款已经隐藏着崩溃的苗头。牧师有一子一女、他们两人的皮好、和周围的人都不相同。儿子也是牧师, 預定要继任父亲的职位。他和年宵的农民们建立了市上,用行家的服光, 拨抚着检查口轻的母牛。女儿则一有机会,就脱下希腊式的服装,遇到厨房和菜閒里去,费心张罗,好让那些好动不好静的客人们,潜玩回来后,有象样的饭吃。对于讲究吃的城市居民来说,牧师家的饭菜,在贩引他们下乡的力量当中,也不是最微弱的,那个管理得很好的大菜园,就是一位物资和十分爱好单齐的明证。

牧师的儿子忙忙碌碌,最后娶了一个家资富有,身体强壮 的农家姑娘,擦到她家里住下,六个工作日都成天给她家照管 田地和牲口。他在候社校高的圣职期间,练习着作摄神人,担 神圣的种子, 疏密得当地一把一批提出去,并且以实际除草的 形式,练习着铲除邪恶。牧婿家里对此大为吃惊和愤怒,尤其 是当人们考虑到,那个年音的农家姑娘,行朝一日要到那里来 做主妇,掌管家政,而她这个人,既不会以恰如其分的妩媚姿 志躺在草地上,又不会以牧师家女主人的身份炒只野兔,遇到 仮桌上来。所以,大家的共同愿望就是,已经渐渐度过青春初 期的女儿,要么能够招一位决不背离自己的社会等级的青年 软昕做女婿,要么,今后还长期是使家庭团结在一起的力量。 但是,这些希望也都察空了。

第二回

父亲和母亲

原来,有一天来了一个身材知高、相貌俊美的男子,穿着 上等的崭新式鞋的绿色燕尾原,合身儿的白裤子,和有黄色鳕 口的,擦得发亮的,苏沃洛夫印式的长统靴子,这件事表动了全 人。每连天气大有雨意的时候,他就带着一起红绸于雨伞,那一块精工细和的大金表,使等他在农民们的心目中,有一种 非凡的高贵气派。这个人彬彬有礼地在村里各条街上转来转 去,走进那些低矮的门口,以亲切的,平易近人的态度,看望东 邻西含的老大娘和老大爷。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个遗游 四方的些雷的见习石匠,他光荣地信取了长期的凌游,回到家 多。人们很可以说,他是光荣地回到家乡,如果人们想一想。 十二年前,他是个个十四岁的少年,在穷得一无所有的情况下, 离开了这个乡村,接着,又在师傅家长年劳动,才熬到学徒期

苏沃洛夫(Suwarew, 1729或1730—1890), 俄國元帥, —七九九年率 領俄军招法国军队逐出意大利北海。

满出了筛,然后育者行義,带着很少的战,去外地漫游,如今, 却正如乡村里的人称呼他那样,他是以十足的绅士身份,回到 了家乡。原来,他的家戚家的低矮的房子阻,存放着他带来的 肉次,一只装满了强烈,圆样和书籍。这个大约有二十六岁光 景的青年,整个为人具有一种豪迈的气候,他目光炯炯,开现 是一种内在的热力和豪情发出的持久的光芒。他说的总是一 时有他语,对于极其做不足道的串场,他都是从它的最美历 的方面去理解。他从南到北,游历了整个超。在各大城市都 低过工。整个民族解放战争。时期,正是他的覆游时代,那个 时候的文化数券和风气,凡是他能够理解演会的,他都服 来,尤其是他也同春良的中产阶级一起,对更美好的生活时 代料要到来,怀着坦率的,天真的希望,而并没有沾染上当时 在不少的上光社会分子当中流行的过分讲究文鞋和追求奇异 的生活享乐的习气。

二十年以后,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的启蒙运动,渗透到漫游的手工业者阶层中,当时只有少数志同道合的同行伙伴,是 这一运动的最初的,渐有的,尚未愿意寓幼幼辈,这些人以自己 是最优秀的、最受欢迎的工人而自豪,他们由于是这样的工 人,又加上勤奋和生活方面有节制,所以也能够蒙下钱来,进 行精神方面的修养,还在漫游时代,就已经在外表和内心方 面,都是值得尊敬的,精明干练的人了。不仅如此,这位石匠 还从古代德国建筑艺术的伟大作品得到启发,从而对于自己

① 指德国人民反抗拿級仓结治的民族解放战争(1813-1815)。

的游涂草加明确,因为受到这种自发后,他心里充满了艺术家 的阴郎的预减,现在才觉得,当初促使他离开绿油油的牧场, 投入城市里的创造性生活当中去的那种朦胧的冲动、是有道 理的。他以钢铁的意志勒学苦练囊描, 通宵通宵址映描各种 作品和图样、假日也整天不休息。学会雕刻极其精妙的图案 和装饰,成为十分熟练的手工业工人以后,他仍不罢休,又去 研究石雕技术,其至还研究属于建筑学其他方面的学问,他无 论走到什么地方,只要那里在修建巨大的公共建筑,有许多值 得看、值得学的东西, 他都努力设法找到工作, 由于注意深入 研究,不久就受到重视、建筑师们在工业上使用他,而且在他 们的办公室里使用他做制图和文书工作。不言而喻,他在这 里并不休息,中午的时间常常都用来映描各种东西,凡是他能 拿到的计算材料,他全都抄下来。因此,他固然没有成为一个 受讨会而教育的 从坐除用料研出身的专术家 伯也确定成为 一个有作为的人,有资格立定能心壮志,在自己故乡的首府做 一个好建筑师和瓦匠师傅。如今他又怀着这种明显 的 意图, 在村里出现,使同族的人大为惊叹。他穿着有可以装卸的袖 口的衬衫,说一口纯正的标准德语,置身于牧师家那些穿着法 国化的希腊式服装的人们当由, 向牧师的专儿求婚时, 大家龄 更加惊讶起来。那位有农民思想常识的哥哥、可能做了介绍 人、至少提供了一个起數類作用的先例。这位少女不久便受 上了这位朝气蓬勃的求婚者,这件事行将引起一场纠纷,由于 女方的父母不久便相继去世, 这种危险很快就消险了。

于是,他俩就悄悄地举行了婚礼,搬到城里去了,再也不去回顾牧师家的光辉灿烂的过去。那位年青的牧师,随即把

大熊、小镇、连椎、把子、干草叉、还有带天蓝的 大床、纺车、麻 械、装满几车,运到牧师家里,同他那个果敢的、健壮活泼的妻 子一起,数进来售,她用自己熏的肥肉,亲手做的粗糙的麦粉团 子. 很快就把所有的穿着平纹细布衣服,穿着扇子引着阳伞的 人们,从家里和花园里,统统赶走了。因为维任的牧师也会 打清,所以邓些挂满了一墙的墙枪,一到秋天,还吸引个别的 好打猎的客人到这村里来,使得牧师家和农民家有几分不耐。

那位年青的建筑师在城且是这样开始业务活动的。 他雇了几个工人,自己处早到晚地工作,接受了各种规模较小的 委托。显得十分熟练可靠,所以还不到一年,他的营业就扩大了,信用峻建立起来了。他有班创性,有足识,而且峻堤梨断,因而不久便有许多想要改建成者动工修建什么建筑物而又不知怎样做法的市民,向他求教,请他为他们工作。他进行工作时,总是努力把美观和实用给台起来,只要主顾们请让他放手去做,他就高兴,结果,他给他们设计出了不少的更加和请勾 弥的装饰、窗子和飞棉,他们却并没有因为这个缘故而不得不为他们的建筑师的艺术起味付出页多的建筑费。

他太太却真正以狂热的精神管理家务,由于雇着各种工人和仆役、家务已经很快地扩大了。她掌握把许多盛食品的大篮子装满和把且面的东西全部取出来的情况, 掌握得既坚对他头痛,给雷太太称肉时,他们得排命行使他们自古相传的权力,才能把一片背头放在秤上。雷师得虽说几乎没有什么个人的需要,在她的许多条原则当中,节俭的原则占首要地位,但他为人忽公好义,策震大方,认为彼这个东西,不论是经自

已始至, 还是经别人的王, 全它来九什么事业, 诸者有所帮助, 才有价值。因此,他两三年后,手下就已经有了积蓄,那应该 完全归功于他太太,她不浪费一文钱,认为既不占任何人一点 便宜,也不吃任何人一点亏,是最大的荣誉。这份积蓄,使他 的讲取的精神和已经享有的信用。能够发挥第十的作用。他 自己出终某了一些旧房子。随即板模、黄地修建计预的居民 楼,修建时,他安装了许多别人设计的或者自己设计的设备。 他把这些房子卖出去、赚了或多或少的钱,然后立即进行新的 周丰富多彩的特征。 健学的建筑学家虽然常觉不晓得。 设此 建筑所体现的思想, 都属于什么范黠, 虽然不得不指接许名他 方不鲜明、不和谐,但总承认,这里是有思想存在的,如果这位 建筑学家是个没有偏见的人,他还要称赞这位建筑师,在这建 筑艺术 思想岔乏、平淡无味的时代, 难得有这种举好的执忱。 而这种思想贫乏、平淡无味的状态,至少在距离艺术中心遏远 的偏僻省份,最存在的。

这种活跃的生活,使得这个不知疲倦的人成为一个由市 民形成的大团体的中心,这些市民都和他赛正,被此之间互相 影响,他们当中有一些志同道合,善于接受新思想的人,组成 了一个小委员会,他把自己不断努力排水,善和美的情况,告诉 了这些人。这时候大约是二十年代的中间,当时淌土有一大 批出身于统治阶级本身的,有文化教养的人,重新拾起已经更 成熟的大革命时代的思思,给七月革命中准备了肥沃的,可以

① 即一八三○年法國七月革命、这次革命促进了歐洲其他國家的资产阶級革命运动和自由主义运动。

步得主的的上班,并且结心爱护--- 闭提高文化教养和人类真 严的高贵遗产、繁丽健在他所在的地方,和他的同志们一起。 成为议些人在劳动的中产阶级当中的得力的接力者。这个阶 级自来就是扎根于周围地区的下层人民、并且从那里吸收新 鲜血液的。那些佛族人士和学者所讨论的、暴格来的国家形 式,哲学的真理和法学的真理,一般都把更差的人性的问题作 为自己专门研究的范围,而这些活跃的手工业者,则更多地在 自己的阶层和下层人民当中进行工作。这时候他们正努力使 自己的活动尽可能地完全切合实际需要。他们成立了许多社 团,这些社团多半是这里以前所没有的,其目的大都是为了给 社团成员及其家属的福利提供某种保障。他们还开办了公立 学校,以保证平民子弟能受到较好的教育。总而言之,他们举 办了许多诸如此类的事业,这一类的事业,在当时还是最新的. 值得称赞的事业,举办这一类的事业,使得这些奋发有为的人 有用武之地,并且给了他们从工作中提高自己的机会。因为, 他们为此必须开许多次会,草拟、讨论、审查、通过各种意程。 选举会长,对外对内都要宣布和保持一些权利和形式。

除了这种种不同的因素以外,又有希腊争取民族独立的 斗争印,二者合在一起,其同使他们受到感动,这一斗争在瑞 士和在其他各国一样,第一次使人心从普遍的死气沉沉的坎 态中重新振奋起来,想到争取自由的事业是企人类的事业。 对希腊独立运动的同情,使这些非希腊语文学者的同志们,像 了怀着原有的其他方面的热情以外,还具有一种高贵的世界

[●] 指希腊人民为国视土耳其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1821-1829)。

主义的执偿,并且把这些开明的手艺人身上最后的一占解俗 的小市民气味消除净尽。增师值外外和大家一局前进、果大 家的一位忠实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朋友,由于性格纯正,思想 高尚、受到整遍的蹩勒乃至暑他。因为他并没有一占月素要 心,所以他可以说是更素薄的人, 他现在才开始重新发起, R. 是他还能学会的, 他都补习起来。他还激励他的朋友们这样 做,不久,这些朋友当中,就再也没有一个人拿不出少量的历 史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藏书来了。因为几乎所有的人在少年时 代所受的教育挪問維心,所以加会特别暴在钛研历中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这是一块丰饶肥沃的田市,便怀着越来越大的兴 趣, 在历史议块田镇里各处漫游。礼拜天早晨他们整会, 几个 房间坐得满满的、大家进行争辩、并且交流不断获得的新发 现,比如同一原因总产生同一结果,以及该如此类的东西, 枪 们虽然不能领会席勒^① 的高深的哲学论著,却从他的历史著 作中受到更多的教育;他们还从历史观点出发,去读他的文学 作品,这样他们就完全以实际的指神来体会和欣赏这些作品, 而不能进一步去领会这位大诗人自己想要表达的艺术 思想。 他们最欣赏的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觉得再也找不到其他类 似的作品,能使他们或到这样避足,这位诗人的思想和语言 所特有的那种均衡的热情和纯洁性,与其说对现今学术界不 少的席勒崇拜者的精神相适合、勿宁说对这些手工业者的补 实平凡的活动相适合。但是,他们虽然是淳朴的、非常注重实 际的人,穿着睡衣读剧本却不能使他们感到十分满足,他们希

望。这些重大的事件有而有肉嫩、绘影绘声地活现在自己眼 前。因为在当时瑞士各城市里,还说不上有什么简定的剧场。 他们又在電师傅的鼓励下,干脆下定决心,大家各尽所能,亲 身上台去演真剧。舞台和各种大道具的制备、当然婴比学会 扮演剧中的角色,来得快些,做得更彻底些,所以其中不少的 人都想解出自己的任务范围,用加倍的力气来钉钉子、锯木 板。但是,也不能否认,几乎所有议些朋友都始终保持着善于 词令和举止大方的特色,这大部分应当归功于这种表演练习。 他们上了年岁以后,又把这类活动丢开了,但对于任何方面的 有教育意义的事物,仍然忠实做保持着敏成性。今天如果婆 问,他们到底从哪儿得来的时间,做所有这些事情,而并没有就 设工作, 荒废家务, 那就可以这样回答, 第一, 他们还都是健全 朴实的人,不是什么钻牛角尖的人,这种钻牛角尖的人在任何 行动上,任何特殊的工作上,都要浪费许多宝帛的时间。因为 他们对一切问题都要进行烦琐的分析,然后才觉得够味,算 二,把每天晚上从七点到十点这段时间,均匀他加以利用,他 们的时间就比今天那些面对着酒杯,包着雪茄烟的烟气胡思 乱想,把这段时间消磨过去的市民们所想象的,要多得多了。 当时,人们还没有给一群酒馆老板交纳贡金的义务,宁愿秋天 自己亲手把美酒藏入酒客里。这些手工业者,不论家诸舍宫、 都认为, 夜晚聚会结束时, 不让大家喝一杯家常灌酒, 或者得 到酒馆去打酒、都是可耻的事。白天看不见他们当中任何人 把一本书或者一卷纸带到别人的作坊里去,就是带去的话,东 其量也是匆匆忙忙地秘密行事,不让徒弟们看见,那时候,他 们的神情就象在桌子底下偷着传阅一件光荣的军事冒险计划

的小学生们似的。

议种活跃的生活。知注定要以别的方式引起灾遇、震师 傅由于工作繁重,经常劳累,有一天严重地中了暑,后来因为 没注意又筹了凉,这就在他身上种下了要患大病的祸根。他 这时候还不爱护身体,随时随地地加以注意,还会不得停止自 己的活动,而仍旧县哪里有事要做,就到哪里找一把手。他多 方面的本行业名,就已经占去了他的全部活动, 他认为, 不应 该突然削减这些活动。他进行盘算,投机,订立合同,远出下 乡负责采购:他这会儿还在脚手架的最高处,转眼又在紧底下 的地下室里了: 他从工人手里抢过铁锹来, 扬上几大锹沙土, 又急忙抓住杠杆, 帮着撬动一块大石头, 要是他觉得, 等人们 来红,等得时间太久的话,他就亲自把一根横梁扛在肩上,喘 吁吁她一直把它扛到现场。他干了这些活以后,仍然不肯休 息,晚上还在社团里作一篇生动的报告,或者夜晚以完全改变 了的形象在舞台上出现、慷慨激昂、怀着崇高的理想,进行~~ 场艰苦的斗争, 这比白天的工作, 还要使他劳累得多。结果, 他正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就忽然死去了,而别人在这个年岁, 一生的事业才刚刚开始。他死的时候,各种计划还没有完成, 各种希望还没有实现,没有能够看见,他和他的朋友们潮怀信 心地瞻望着的那个新时代到来。他遗留下他的妻子和一个五 岁的孩子,这个孩子就是我。

人们对于自己实际拥有什么东西,并不怎么感谢命运,对于自己缺少什么东西,却总是加倍地理怨令运。所以,听了母亲关于父亲的长篇叙述,我心里也就越来越对已经不大记得的父亲,充满了思慕之情。说来奇怪,关于他我记得的身潜

的一件事,恰正是在他死以前整整一年的光器发生的,那只是 差好的一瞬间发生的事,一个礼拜天傍晚,他抱着我在田间散 步,从他里捞了一棵马铃薯,把肥大的块茎指给我看,他已经 在努力启发我心里对资物主的认识和成绩。现在我还记得他 穿的那件绿衣服和紧接着我的面颊的那些闪闪发展的会漏钢 和,还有他那双倾调有光的眼睛,把我的目光从他手里高高举 着的那棵绿色的马铃薯的块茎吸引过去, 使我惊奇地凝视着 他的眼睛。后来,我母亲常常对我称特说,她和自己的侍女从 父亲的美妙的讲话中,受到多么大的教育。他再早一些时候 的形象,也保留在我的记忆里,我记得有一天早晨,他全副武 装来和家人告别,去参加一连几天的治习,他的全副武装的形 象使人觉得意想不到,有点离奇。因为他是个射手,所以,对 我来说,这个形象就简他那件衣服的可爱的绿色和那些细和 发出的明亮的会光、融和成为同一的形象了。但是对于他在 世最后的一段时间的形象,我还只有一个模煳混乱的印象,尤 其是他的相貌,我已经不记得了。

每逢我想到,忠实的父母对自己的最不肖的孩子,还是那样热烈地疼爱,心里永远忘不了他们,我就觉得,那些所谓好人,如果因为自己的生身父母是坏人,过着可耻的生活,就离开他们,把他们遗弃,这是极其不近人情的事,一个孩子不肯离开衣衫褴褛的,被人看不起的父亲,和他断绝父子关系,对上时,还站在她身旁,对子这个女儿心中的无限而又崇高的悲痛,我是理解的,所以,我不知道,我由于自己的父母 都是被实的,没人尊敬的人,而感到加信的幸福,这能不能说是贵族

情绪, 面老, 当我长夫成人以后, 在动荡不安的时代, 初次行使 我的公民权的时候,在大会上有不少的上了年岁的人,来到我 翻前,和我揭手说,他们是我父亲的朋友,看见我也,由席了大 会,他们感到高兴,紧接着,又有几个人走过来,都说,他们认 得我父亲"这个人", 他们看到, 我不慎作他的后代, 当时我就 乐得脸上发红, 议种传绪, 我也不知道, 能不能说县带族情绪。 我虽然明明知道,幻想是愚蠢的事,但我还是常常不由得想入 非非,估计我父亲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我会是什么样的情 况,我根,我在少年时代开始时,就已经接触到该力量充沛的 世界了,这位杰出的人一定会使我天天向上,会在我身上体验 他的第三个青年时代。弟兄们一起生活,对我来说,既是陌生 的事,又是值得参荔的事,我不明白,弟兄们怎么大多是互相 躲避着,反倒在外面寻找友谊,同样,父亲和成年的儿子之间 的关系,虽然我天天都看得见,但对我来说,也是更新能,更不 可思议,更幸福的,其所以如业,是因为我要从心里 恁 空 机象 出这种关系,让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的情况浮现在自己眼前, 这是很不容易的事。

因此,我越长大成人,越向自己命运的方向迈进,就 越不 有不满足于集中思想,在自己的灵魂深处平心静气地考虑,侵 如父亲处往你的地位,他会怎么办,或者,侵如他居着的话,他 对于你的行为会怎么判断。他还没有到达人生的顶点,就又 回到不可测量的字宙深渊中去了,把他从祖父继承下来的那 条谁都不知道起点在何处的黄金般的生命之战,遗留在我的 弱小的手里,我或者把它光荣地连接到渺茫的未来,或者,倚 若我也死了的话,但许犯它永远让断,此外决无其他办 法。——许多年以后,我母亲都隔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就梦见 我父亲在外面长途旅行,忽然从远方带着举福和篡促,回到家 乡,每次第二天早展,她都把梦里的情景讲给我听,接着就,就 思默烈,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我听了以后,心里却充满了一 种肃穆的恐慌情绪,努力想象,如果亲爱的父亲真这样回来 了,他会甲什么样的眼光要珍、整整着令归现什么样的情况。

他的外貌在我的记忆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超是这样。他 的内在的精神面蒙藏在我心里构成了超来越鲜期的形象, 浮 现在我眼前,对我来说。这个崇高的形象已经变成那伟大的无 穷的运物主的一部分,我最近的思想引导我回到造物主那里 去,我相信,我是在他的保佑下,在人生的遗路上行走的。

第三回

,童年时代·最初的神学。 课室内的长凳

要欠亲死后最初一段时间,对于他的寡居的妻子来说,是一个忠愁交集的艰苦时期。全都遗产完全处于突变的状态,要加以清理,就必须和各方面进行谈判。签定的合同都在履行当中停顿下来,各项计划受到阻碍,大宗项的往来账目,有的须要决五,有的须要从四面八方宗回,储存下来的建筑材料须要路货卖出去,载目前的情况音水,能不能剩下一分钱给

文位优心如依的太大过日子, 最很或问题的。法院里的人来 了,贴上了树条,随后又把树多撕掉了。淅世者的朋友们和许 多商人讲讲出出,帮忙清理,他们进行检查,计算,求洗和喊价 拍卖。买字和新的企业家前来接给,企图把价钱压低,或老模 方设法多没收一些东西,超过自己应得的数量。人们乱哄哄 地议论着,气氛很紧张,我母亲一直在旁边密切注视,最后弄 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后来,混乱逐渐得到澄清,事情一件一件 地办妥,一切债务都解决了,一切要求都有了保证,结果,剩下 来的产业,就只有我们最后住的这所房子。这是一座古老的、 高大的建筑,房屋间数很多,从楼底到最高的—层都住满了 人, 好象蜜蜂窝似的。父亲当初买下这所房子, 本来打算把它 标棹,就也另善新房。因为汶所购子的建筑样式很有古风,门 窗上保留着一些珍贵的、有艺术价值的遗物,所以他很难下决 心把它拆毁,就和一批房客一百在议里住着。这所房子虽然 还有一些别人投入的资本,但这个精明强干的人,迅速把它装 修得非常完善,分租给人家,结果,每年房租的盈余,就可以保 证他的孤儿寡妇能够维持朴素的生活。

我母亲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全面精简和废除一切不必要的东西,首先是各种仆役都在辞退之列。在母亲的安静的寡居生活中,我宽识到,我已经开始懂事了,好奇心促使我在这所房子里练习着上楼梯下楼梯各处定定。下面几层楼,由于管道狭窄,房间都光线水足,又分所有的窗子都开在房间,里,所以铁道定能也都是黑洞洞的。还有一些整桌和制厂。 使这个地方显得又阴暗又杂乱,这些整兔和倜氲,对我来说,还那是尚未探明的秘密。但是被往上,就越都服阴死,我家

所住的县坚富上那一岸楼,高电四邻的高金、汶里,港过一个 高嘉的窗子, 奈昆的半线照存通到空气液通的图楼去的, 多价 已经损坏的爆棉上和奈岛的,带木栏杆的老廊里,所以阁楼就 比较明亮,和下面的,阴凉昏暗的几厚楼形成鲜明的对比。我 家的起居室的窗子, 都县朝着一些小院子开始, 汝此院子一般 都被住宅包围着,里面经常有一种和外界隔绝的、使人感到愉 快的嘈杂声、街上往来的人再也听不到这种声音。我整天观 察这些院子里的人家的家庭生活,一连观察几个小时。每逢 下午的阳光照耀着院子里的绿油油的小花园, 花园里晾着的 雪白的棒洗衣服在阳光中轻轻地颤洒著,我觉觉得,故此小花 周勤是人间的小乐园、我每逢看到、我曾况记他却见过的一 些人,忽然站在我们的房间里,和我母亲闲谈,我就觉得他们 十分陌生,却又面熟。我家的小院子四周被高墙围绕,院子里 有一块小小的草地,上面栽精两棵花椒。一个常流的小泉眼, 把塞水倾注到一个已经完全变成级色的砂石盆里, 这个体小 的角落甲很清凉, 而且简直有点阴森可怕, 只有夏 天 例外, 这 甩每天好几个小时都有太阳。那时,只要街门一开,深藏在院 子里的一片绿色,就从黑洞洞的门洞里,向街上发出迷人的闪 坐,引人入胜,使讨路的人看到以后,总要产生一种怀令照林 的乡思。到了秋天,院子里有阳光的时间比较短了,阳光比较 条和了,接着那两棵小树的叶子也黄了,树上的浆果染上了火 红的颜色,古老的院墙呈现出一片漆凉的金色,那股小泉水又 给这幅画面添上一些银光,这时候,这个僻静的小院子便有一 种出奇的、令人伤感的魅力,它能象一望无际的风景一样,使 人在感情方面得到满足。临近日没的时候, 我的注意力就向

上約移到房屋上面,从我家的窗子纵目望去,眼前那一片鳞次 栉比的屋顶, 颜色变得越红, 混物烂多彩, 我的注意 力 蘭越南 高处移动、这些屋顶后而暂时显现的世界的边际;因为,我并 我有看到,在最后证的那些屋脊背后隐约可见的一环云雾渊 离的雪山, 是和大地相连接的, 很久以来, 我一省认为它们和 云是一个整体。后来,我初次验存我家的高大的房价的最上面 那一道屋脊上, 锂贝湖面柱丽的全景展现在眼前, 巍峨的群山 的维鉴和绿油油的山麓,都从湖面上涌出,那时候,我当然已 经从较长距离的郊外流足中,知道这些由的性质了;但是现在 母亲还能长期这样向我说,这些都是大山,是上帝全能的有力 的证明,因此,我也就不能把它们和云更好地区分开来,每天 傍晚,云的飘动和变化,几乎把我的全部注意力都吸引住了, 但是云这个名称,对我说来,也和山议个词一样,只不 讨是个 空洞的语音。因为远山的雪峰,时览时现,看起来时 明时暗, 颜色时白时红,我就认为它们和云一样,一定都是些有生命 的、不可思议的、巨大的东西,还把一切引起我的 敬 爺 和好奇 心的东西, 也都命名为云或山。比如, 第一个使我喜欢的 & 性,一个住在附近的姑娘,因为她给我的最初的印象,是穿着 一件白衣服,所以我就称她为白云,这个名称如今还在我耳边 晚晚约约地回荡,后来,人们也常常对我讲起这件事。又 fu. 我偏好把一个截然耸出于一切屋顶之上的、又长又高的粉膏 屋顶叫做山,这个名称就更为确切。教堂屋顶朝西的一片广 大的平面,在我的心目中,是一片无限广阔的天地,每逢春 阳照在上面,我的眼睛就凝望着它,心里不断产生新的乐趣, 在我看来,浮在暮色苍茫的城市上的这片火红的斜面,实在就

县人们所想象的所谓乐题或福地, 这个层面上竖立着一座细 高的小尖路,里面挂着一个小钟,塔尖上有一只会光耀眼的公 鸡阴风脏转。每逢黄昏时候钟声一响,我母亲就谈起上帝来, 还教给我怎样祈祷。我问:"上帝是什么?是个人吗?"她回答 说,"不是,上帝县袖。"教堂的屋顶海海沿入基件的暮台由,即 来上升到小尘器上,最后就具有那只全角的风度或环闪闪放 光。有一天晚上,我忽然心里轻信,这只公鸡着泉上帝, 这只 28. 在我已经学会背通而目主常高兴背通的那些简短的儿童 祈祷文中, 也特温等不固定的脚角, 体现着上帝的存在, 但 是,有一天,我得到了一本有插图的书,书里前 着一 贝彩鱼鱼 丽的老虎,或风磨遮瓶站在那里,我关于上帝的概念, 此渐渐 转移锁次只去晚上来了,不过,我还是和对于那只公寓一样。 对于议员老虎从来没有表示讨任何看法。这一切完全是内心 的直觉,只有提到上帝这一名称时,我才觉得,首先浮现在我 跟前的是这只会光灿烂的鸡。然后就是那只美丽的老虎。我 思想上关于上帝虽然没有逐渐形成一个更能明的形象, 知形 成了一个更崇高的概念。"我们在天上的父"设篇主篇文(0),段 蒸分期,结构完整,我觉得它便于记忆,反复背诵它是一种恰 快的练习。我念诵主祷文,到了十分熟练的程度,念法也有许 多变化,常常把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连续全部两遍或三遍,或 者在快速低声背诵完一句后,就加强语调,慢慢地高声朗诵下 一句、然后开始倒着蜚诵,用开头的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 来结束。在这篇主祷文的影响下,我心里猜想,上帝和上面说

① 概表訓人的往告、全文型《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

的那两个动物不同,他一定是在任何情形下都通情达理的。

于是我在生活中战和上帝保持着一种天真的、愉快的关 系、我没有什么需要他的地方,也没有什么感谢他的地方,不 网道什么事合乎天理,也不知道什么事违反天理,我的注意一 且离于了他,我能癫癫快快地认对您阿自密的电好。

但是不久我就得到机会,和上帝发生更自觉的关系,第一 次向他提出我作为一个凡人的要求。我六岁的时候,有一天 早晨,我忽然被送到一届气氛隔临的大厅里,用面人约有五六 十个星核儿和女孩儿正在上课。我和另外七个孩子排成半圆 形. 团着一张桌子站着,上面看引人注目的大字母。我安安静 静地听着,急于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新生,所 以上了点年岁的大脑壳的级任教师,亲自出马,主持第一堂课 的教学,要求我们轮流说出那些占怪的字母的名称。好久以 前,我曾有一次听到过"澎泼尼克尔"这个词,① 觉得它非常好 玩,只是绝对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样的东西,也没有人能会 我说明,因为出产叫这个名称的东西的地方,离这里有几百个 小时的路程。现在突然让我说出大写的字母P的名称、我觉 得,这个字母整个样子极其古怪滑稽,心里就明白了,随即 斩 钉截铁地说:"这是澎泼尼克尔:"我无论对世界,对自己,还是 对"澎泼尼克尔"都肯定无疑,所以心里很高兴。但是,在这个 时刻,我脸上的表情越严肃,越自满,那位教师就越认为,我是 个狡猾的、原皮捣蛋的小流氓,非得立刻把这个小流氓的邪气 压倒不可。他向我扑了来, 揪着我的头发, 狠命地把我来回晃

O 一种用键姿面做的黑面包、原产地是德国威斯特法伦州。

了一分钟之久, 契得我听觉和视觉一时都失去了作用。这个 遵告由于束爆英名比较,我还从夹没有经历过,所以我觉得龄 象一场要分似的,一时心里没做,只是是是地联签次价 教师, 一声不吭, 也不流泪, 但内心非常搬回。有的孩子, 因为旷课 或者发生了什么冲突,而受到极其轻微的体罚,或者退一步 说,受到近似体罚的处分,就发出令人厌恶的狂呼救命声,把人 们的耳鼓都要刺破了, 这样的孩子, 我自来就讨厌。如果说, 这类孩子正是由于这样大嚷大叫而常常加倍挨打,那么,我吃 亏的是走另一极端,常常由于在自己的审判官们的面前,连一 適眼泪都流不出来,而使事态恶化。所以,当那位教师见我只 是惊讶地伸手去摸脑袋,并没有哭,他就又而我扑了來,想要 把他认为我具有的那种刚愎倔强和死不悔悟的劣根性彻底除 掉。现在我可真疼起来了,但我并没有放声大哭,而是吓得以 祈求的口吻戏道:"救我们脱离的恶!"D 祈求的对象就是上 帝,因为人们常常告诉我,对于受苦号难的人,上帝是有求必 应的慈父。但那位善良的教师,觉得该句话说得太重了,现在 事态已经发展成为一件不得了的大事件,所以,他立刻把我放 了,怀着真实的愁苦情绪,在那里考虑,采取什么方式处理议 件事才妥当。上午我们就放学了,那位教师亲自送我回家。到 了家里,我才脸朝外站在窗前,暗途里哭起来了,一面 哭着把 被帐下来的头发从窗门上拂去,一面听着那个人和我母亲进 行严肃的谈话,我觉得,他在我们的房间这个神圣的地方,显 得加倍陌生和满怀敬意,他在谈话小型一口咬定,我一定已经

⁽字) 主诗文中的话。

被什么还分子教坛了。对于这一车件,我母亲的惊讶程度不 下于我和汝位教证,因为她说我压根儿就是个安生的孩子。 直到现在还从来没有离开讨她一次,也没有什么粗暴无礼的 表现:她说我有时候诚然有各种奇异的思想,不过,这些思想 看来并不是由于心环而产生的,她说我大概须要先对于学校 和学校的意义, 随领习惯和熟悉一下才行, 教师脏了效果证。 算是勉强清意了,但还是摆了摇头,心里确信,从屡次发生的 基情看得出来,我的样格中是有危险的简白的。 他临去还非 常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静止的水一般是深水、汝句话在以 后的生活当中,我还要常常听到,每次都使我痛心,因为我和 信得过的人说起话来,比谁都做添。我发现,许多说起话要说 是没完没了的人,对于那些正是由于他们这样喋喋不休而永 不发育的人,是根本不了解的,等到他们的高谈图论,一结束, 出现冷场的时候, 他们就产生不利于那些不发言的人的偏见。 但是一旦这些人出乎他们意料地请总话来了,他们又觉得,这 就更可疑了。在和沉默寡言的儿童打交道时,这些大话属子. 要是除了拿出"静止的水都是深水"这句陈词滥调以外,别无 办法的话,那可就去正倒楣了。

下午,我又被送到学校,我怀着很大的戒心走进那些危险 的大厅,这些大厅似乎是由一些演帝的、令人恐惧不安的梦变 成的现实场所。但我并没有看到那个凶恶的教师,他正任一 阿小屋儿里,这团小屋儿是一种秘密之类的房间,他就在这里 吃点心。小屋儿的门上有个圆形的小窗子,听到外面育什么 响声,这个暴君就常常从小窗子里探头探脑地看。小窗子上 好久以来就没有玻璃了,所以他德从空框子里,探头探脑,向

教室在张翔印册领看一番。可巧恰恰就在议名事的一天。樊 杉君守高舍的人、在中午时间已经让人把小窗上缺的玻璃安 装上了,我正恐惧不安施剑着腿向议协玻璃想去,忽然听见啪 嚓一声, 声音很响亮, 再一看, 玻璃巴经核得粉碎, 我的冤家对 头的大脑壳、从碰破了的玻璃当中自出来了。我的第一个反 应是发出深心喜悦的欢呼声,等我看到,他头破血流,伤势严 電,我才觉得狼狈鬧童起来,我心里第三次恍然大悟,明白了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①这两句话的意义。所 以,我在这上学的第一天就已经学到了许多东西,学到的当然 不是知道"澎泼尼克尔"是什么东西,而是知道人们在苦难中 须要祈祷上帝,知道上帝是公正的,他同时还数导我们,要我 们心里不要怀着仇恨和报复的心。如果谁守"雷观凌辱自己 的人"②这一条戒律的话,就自然而然独会产生一种对自己的 仇敌也能爱的力量,因为,我们对于自己在克服对敌人的仇恨 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要求一种报酬,由于我们对敌人决不能 处于无所谓的状态,所以这种报酬首先就是,而目自然而处地 就是,我们对敌人表示好意。好意和爱必然使怀着好意和爱 的人自身成为高尚的人,好意和爱,如果对象是自己称之为仇 敌或者冤家对头的人,它们所起的这种提高人格的作用就是 大。基督教的这一独特的主要教义,对我说来,是很容易接受 的,因为,我一方面容易在感情上受到伤害,生起气来,另一方 面却总是很快就回心转意,忘掉嫌怨,宽恕对方。后来,当我

主祷文中的话。

② 見×薪約・路加福者×第六度。

思想上已经开始准绝接受自示的教义®时,我就一直在苦心研究, 常条成件, 在多大程度上, 可以该又不过是人心中存在的, 非且认识贯的一种要求的表现, 因为, 我看到, 只有特定的一部分人, 是动机纯正, 毫无私心杂念地遵守这条 或 律的, 这 就是那些在自己天性的驱使下这样做的人。其他的人则是充腻了做到这一点的, 在沒看来, 这些人常常因为这样做形胜了了他们的放人, 胜过的程度离于能够简单绝实我能烈人的观念的人们, 因为, 宽恕中同时含有很深的理性和聪明, 所以到头来在无益的怒火中消耗和毁灭自己的, 就单年是敌人自己。在历史上的伟大斗争中, 也正是宽恕使为某一问题英男战斗到底的胜利者力加信高出他的对手之上, 并且证明, 他在遗憾体教上已经远过了成熟的程度。所以, 宽恕相关性绝缘教人, 这刻是一般的哲学问题, 而真正是那势始霜天的, 还能允当自己的欢人, 达得是一般的哲学问题, 而真正是那势始霜天的, 还能允当自己的欢人, 达种等例及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

③ 基督长自以为是上帝启示的宗教。

第四回

赞美上帝和母亲•关于祈祷

在小学第一学任当由,由于自己经历的小事件越来越多。 我常得到机会、扩大自己和上帝的交往关系。我不久也就养 成顺应人心世态的习惯,和别的儿童一样,凡是我坚决要做的 事,我全都做了。这样一来,我就时而由于品行良好而感到满 足、时而又由于忽视自己的职责或者由于于了儿童们淘气的 勿当而陷入苦恼的情他, 无论外在什么恶劣的情他, 我都由 上帝派落,每条会险开始成熟时,我说用简单而给当 朝话,心, 里暗暗 准祷告, 祈求上帝作出对我有利的决定, 拯 救 我, 使我 脱离危险,坦白州说句丢人的话,我每次提出的愿望,不是不 可能实现的,就是不正当的。我的罪让常常没有被人发现;遇 到这种情况, 珍奈不了削兴作出由重成图的祷告, 这种祷告作 起来之所以更为愉快,是由于我在不没有故意犯错误以前,对 于有过失当然应该受处罚这一点、心里一直没有想到过。我 的祈祷的内容,由于哥哥怪的成分构成,有时,我祈求的是让 我把一道困难的算术题正确地演算出来,或者是让那位在我 的练习领上弄上了一点黑水的老师双目失明,有时,我有识到 的危险,我就象约书亚①一样,祈祷上帝让日头停住,或者为 了得到别人的一块美味糕点而祷告。有一天晚上,我命名"白

云"的那位少女,因为要由远门几很久,到我家来游行,当时我 已经鳞征我的小束上要睡觉了,可是所有的话我都听见了,我 听了以后,就自然功的话转告天父,祈求他促使这位姑娘不要 忘了我在帐子后面,让她再和我痛痛火块泡接一次吻。我翻 来覆去地重复着同一的一句简短的话,终于睡着了,直到如今 还不连卷,我的原想你却了现在

有一天我受了处分,午饭时不准离校回家,被关禁闭,结 果,我到晚上才吃上饭。这是我第一次尝到饥饿的味道,同时 也领会了母亲告诫我的话,她对我赞劳上帝,首先赞学他是--切生物的抚育者和扶养者,她根据主祷文里"我们口用的饮 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句话,把他说成是我家自己摆的美味而 包的创造者。因为我眼前看到的几乎全都是妇女们之间的交 往,其主要内容是购买食品和谈论食品,所以我就对食品分4: 了兴趣,并且对食品的性质获得了不少的知识。我介楼内各 处溜达,逐渐深入到各往户家里,常常受人家款待,吃人家的 饭,说句应恩负义的话,我觉得谁家的饭都比我母亲做的饭好 吃。即使菜的作法完全一样,但每个主妇通过各自的烹调车 法做出来的饭菜,还是各有与她们个人性格相符合的独特风 味。稍微偏爱某一种香料或者某一种蔬菜,做得油腻些或者清 淡些, 软些或者硬些, 都使得她们做的菜各有一定的特色, 这 种特色反映出做饭的主妇天性是嘴馋的,还是饮食上有节制 的, 是温柔的, 还是不亲近人的, 是热情的, 还是冷淡的, 是 奢

⁽¹⁾ 约书亚是摩诃死后以色列人的首领,当他率领以色列人太和亚摩利人 打仗时,他祈祷上帝,让太阳停住,以便彻底打败敌人,上帝答应了他的 请求、见《旧约·约书里记》第十段。

侈的, 还具套套的, 从生产阶级的寥寥可数的几种主要的饭菜, 就可以准确地了解::妇的性格如何。就我自己来说,我在这 方面是个早成的行家、只要学一类肉汤的味道、流本能地知 道,我对于议位主妇应该采取什么东京,我母亲做的饭菜,与 此相反,可以说是给没有任何一点结核的独方。 植做的汤醛 不篡法賦,也不算清淡,她者的咖啡既不質涉,也不算淡,她不 多放一粒盐,可是从来也不少放一粒,她做饭老老宴宴,规规 矩矩,毫不过分强调独待风味,就象艺术家们所说的,约 称和 进,无以复加、她做的饭菜可以多吃一些,而不转伤冒、她站 在炉灶旁边,用她那又灵巧又稳健的手米做饭,似乎天天都在 体现着这句谚语: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 她做的饭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有面都看不由有什么计多改多不 足的地方。这种平淡无味的中庸之道、使我这个有时在别处 大开胃口的人感到厌烦,我刚把最后一叉子菜吃完,肚子已经 饱了之后,就对她做的饭开始进行尖锐的批评了。因为吃饭 时向来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而且她所想象,与其说是对我讲 行严格的、系统的教育, 勿宁说是对话和谈心, 所以, 她并不以 简单的、此资的方式侧小我说话,而是通过雄辩把我够倒,她 把活页转到人的命运和世路艰难上去,主要向政指由,有朝一 日,我也许会觉得坐在她桌边吃饭是一件乐事,可是那时候她 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当时虽然没有十分明白怎么会出现这样 的情形,可是,我每逢听到她说这样的话时,都受到成幼,暗曲 型为之心惊胆战,暂时就被打败了。如果她紧接着还指出, 我对 于上帝赐给的良好的食物機加挑剔,是犯了对上帝忘恩的罪 过,我听了就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警戒自己,决不要得罪全

能的思赐者,同时还潜心默想他的超绝的、神奇不可思议的性 质。

俱是现在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我对上帝的理解認识差,他的存在对于我来说也是得必要和有利,我就超不好意思提起 我和他的交往,而开始加以隐瞒,兰我的海告存了一定的具外。 会人时,我就越来得害怕高声转出出来。 安伊奈性情冷补冷静,绝不是一般人所说的现种表面上热烈度做的妇人,而完全是个内心依保上帝的人。她心目中的上帝,不是一位满足和足够"说的一句'荡是。"在他之时,而简单明了地是一位领无替世人打算和扶养世人的父亲,即天命本身。从来没有听见她说过什么热爱上帝的话。但她却更加热切地就被重点,她觉得,我们处在这种无依无靠的境地,船里漫长的,花芒的的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让我经常想到,扶养和畏极。在芒色的方面。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让我经常想到,扶养和畏极,此带就在自己眼前,她持续不断地操心,在我心里冀定了强烈传统一帝的思想来越

一来由于她自己这种令人感动的努力,二来由于听了一个无用的,均着的女人的劝说,有一个礼拜天,我们刚坐下来吃饭的时候,我母亲要开始实行做饭前店思祷告的办法,以前我家一直没有做这种祷告的习惯,为了这个目的,她给我念了一个简短的,古老的民间折祷文,要求找现在和将来都照这样来祷告,可是,我只干巴巴地念出头一两句,就突然沉默起来,念不下去了,她一看我这样,够多么做试呀!

饭菜在桌子上直冒热气,屋子里静悄悄的,母亲在等待 着,可是我一声不吭,她重新极小了她的要求,但察无效识。 我依然數不做声,神色沮丧。她认为找这种态度只不过是平常的孩子气一时发作的表现,所以这次就将就过去了。第二天,这种汤值重新旧见。导来这时可真正担心起来,她说。"你为什么不愿意特告呢。你觉得吉滕吗。"我的确觉得害髅,但是我不能说我吉滕,因为,如果我这样说,我这话的真正的含义,却也是象她所理解的那样。在我看来,桌子上报的饭就象一桌供品。面对着盘子里的香喷喷的菜,双手合十,庄严海告。这就变成了一种仪式,这种仪式立刻在我心中引起了无法复账的反感。我或冷害提,并不是教士常说的那种在人前感到就处的情况,因为,我对感样的母亲,向来是什么事都不尽的的,我写着是,我听不得自己的勇告声,而且以后也永远没有能够在解静无人的地方高声祷告过。

克服的反感。 农党得者课,并不是数士常说的那种在人 蘭鄉 到該駐的信况,因为,我对慈祥的母亲,向来是什么事 都不隐 睐的,我怎么会在这唯一的亲人面前感到猛狼呢,我是对自 己觉得害臊,我听不得自己的毒告声,而且以后也永远没有能 够在醋龄无人的吃了高声游告过。 "你不得告,就不许你吃饭!"母亲说,我一听这话,就新起来,离开饭桌,走到一个角落里,沉浸在深深的悲哀情绪中,这 帮情绪中还混杂着几分反抗的情绪。 我母亲 却依然坐 着不 动一种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再修的紧张,我一次被一段一次 位代非常沉重。 她沉默着定来走去,把饭桌收格干净。可是, 快要到我又该去上学的时候,她一面擦着眼睛,象是被一点灰 生除了,你这一个孩子,一听这话,我吃下来,请我们,呜呜 吃啊你这个孩子!"一听这话,我吃下来,请我们,呜呜 吃碗上一次。等到这种原则的的激动镜声下来,我就能偏健

快地吃了一顿。在去学校的路上,我庆幸解除了紧张状态,邻

规了和解,不免谢天谢地地双丁一口气。

后来某一年,我访问老家明人的乡村时,听到人们讲那里 一百多年前发生的关于一个孩子的遭遇的故事。这个故事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清洁营营地回根起我议次发生的 幂件来。那里的墓地的一个墙角上嵌着一块小石板, 石板上 只刻着一个受风雨源性、已经半磨灭了的纹音和"一七一二" 这个年代数字。人们把这个地方叫做巫孩之墓,关于这个巫 孩,进了种种寄怪的、荒诞不经的故事,说她是城里贵藤家的孩 子,但被家人取逐出来,送到牧师住宅里,好让当时住在那里 的一位虔诚笃信、性格严峻的牧师整治魏不信上帝和令人草 名其妙地在这样小小的年纪就施行巫术的罪讨。但是议并没 有成功,尤其是始终没有办法能让她需用说出至高无上的三 位一位之体的三个名字、她始终顽矩不化地坚持不信上帝、最 后便患惨地死去了。她是个异常秀丽聪慧的女孩儿、年育七 岁,年纪尽管这样幼小,却已经是个罪大恶极的女巫了。尤其 是她曾引诱过或年的男子,她只要看他们一眼,就把他们派住 了,弄得他们对这个小孩子爱得要死,为了她的缘故而于由坏 事来。后来,她又拿家禽搞恶作剧,特别是把村里所有的岔子 统统引诱到牧师家的院里去,甚至把虔诚的牧师也用妖术邪 法迷惑住了,他常常把鸽子捉住烤着吃,因而受害。就達水里 的鱼,她也用法术迷惑住了,她一连几天坐在岸边. 把 聪明的 老鄭鱼弄得神魂颠倒、离不开她、在她面前摇着尾巴游来游 去,身上的鳞在阳光中闪耀,显示出很大的虚荣心。老太终们 常常用这个传说吓唬不虔诚的孩子,还给这个传说添加了各 多奇异荒诞的色彩。不过,牧师家里确实挂着一幅古老的黑 糊糊的油画、是这个奇异的女孩儿的肖像。画的是一个体格

北岸季嘉的专物儿,穿着一身缘绿的锦缎衣服,大鞭,西,用,成 巨大的圆形,把两脚都遮盖住了。站各的身子系验一条金铢。 从身子前而垂到地下。头上鲸溢于冠形的头体、暴用闪闪放 光的金箔和铅箔做的、上面交错占约 25用 丝 约 串 起来 的珍 珠。她一只手里拿一个小孩儿骷髅, --只手里拿着一朵白玫 浊花。我还从来没见过任何一个儿童的简明,象这个专孩儿 的暮白的而且较祥美丽、这样可爱、这样聪明。她的脸形与其 说是长脸儿,不如说是瞬脸儿,脸上带着深刻的悲哀的表情, 一双明亮的黑眼睛,用充满忧郁的目光,注视着看画的人,好 象是恳求投助似的,而紧闭的嘴唇上却轻轻浮现着--种源皮 的表情或者苦笑的神气。沉重的悲哀,似乎使得嫩整个而乳, 的表情急个早熟的女孩子和妇女似的。在署画的人心里引起 一种情不自想的憧憬, 巴不得亲戚看到这个女孩子本人, 能向 她献殷勤和爱抚她。在这古老的乡村里,她也不知不觉地成 为人们喜欢回忆的人物,从这些故事和传说中,可以看出,人 们既厌恶她,而又不由得对她怀有词料程度的開情。 问题的真相是这样,这个小姑却出身干一个声势显赫的。 在宗教信仰上极端正统的贵族家庭。迪对于各种方式的祈祷 和礼拜都表示电顽固的厌恶态度;人们给她的祈祷书,她都需 得粉碎;她在床上躺着的时候,如果有人在她面前祷告,她耸 用被子把头掌上。如果有人把她带到南部的冷森森的教觉里 去,她就大声惨叫起来,说是害怕讲道坛上那个穿黑衣服的 人。原来,她是她父亲的不幸福的初次结婚所生的孩子,可能 向来就已经是个眼中钉。所以、当人们没有办法去转议个孩

子的劣根性时,就决定试一试,把她交给那位以完装信仰的正

然性闻名的牧师去抚养。虽然她家认为她这个问题是一件奇异的、每没京庭体面的不享事,那个高获严酷的牧师却把这个问题完全自成是地狱里的魔鬼作祟、祸害世人的具体表现,须要全力以是地对它作斗争。为此他采取了相应的对策,牧师住宅虽保存替他留下来的一本纸都已经发黄的旧"日记本",里面有一些笔记下来的材料,是以说明他当时来的办法以及那个不幸的人儿后来的遗遁。下面几段,因为内容希奇,我都抄录下来,想合并到这本书里,以便把这个孩子的事迹保存在我自己的记忆中,否则,这些事迹是会湮没的。

第五回

小 梅 蕾

"今天我如數收到了出身高贵的建诚驾信的M 失 人第一季版应交的保育或,即剩可了收费和报信。给了小·韦蕾·艾梅·伦弗廷》每两卷应受到的一次训戒,并且更加严厉,把她按约在长凳上,用一条新鞭子加以惩罚,同时也不免向主哀呼悲叹,恳求他促使这项令人悲痛的工作得到良好的结果。这女孩儿虽然哭得很凄惨。苦苦叔求您恕。但事后怙恶不悛,对于我拿到她则前让她学习的赞美诗集、她都不屑一顾。所以,我虽近先让她骗息了一下,然后将她禁闭在偷藏溉岔沟的小小最

欧又欢呼起来,就象那三个被扒在强火的客中的有福之人 一样,我听了一下,听出她所唱的就是她平时不肯学唱的那些 写成韵文的赞美诗。但她唱出来的照调却是一种无聊的世俗 歌曲的脱调,就象简单无聊的乳母继歇曲和儿歌的影唱似的; 因此,我不得不把这种举动者成是新的恶作剧和魔鬼作娘。" 不写话。

"失人来了一對較其悲痛的信、她确实是一位有正統的宗 教信仰的优秀人物。她的联泪沾湿了这對信,信里还告诉我, 她丈夫由于小韓雷没有改悔的表现而忧心如焚。这实在是这一名门型族遭到的一场灾难,都深认为,这女孩儿的外租父乃 是一个不信上帝的恶蔑相道德败坏的骑士,他的罪孽在这个 小可怜虫身上疑示出来,并且得到了报应。我改变了给这个 小变被治病的办法,今后要试用一下饥饿疗法。我还让我内人 亲手用做麻袋的租麻布被了一条小祖子,我禁止她穿刺的衣 展,因为这种忏悔服对她是最合意的。情忍不快,依然如旧。"

"今天我迫不得已。严禁这位幼小的小姐和农家孩子们来 往和谈话。因为她曾加这些孩子一起跑到树林里去。在树林里 的池罐里先渡,把我指定给她穿的忏伤服挂在短树枝上,裸体 在前面蹦来蹦去地跳舞,还编动她的伙伴们没着没臊地互相 嘛弄, 腺囊胡鹃。严加绿肌。"

"今天出了一场大乱子和气人的事。来了一个个子高大、

② 即以色类先加但依张动同价格拿尼维、杂沙利和亚数利雅。这三个人因为否用领外巴比尔·尼伯甲尼撒尔克尔全族、农村农烈大的客中、他们受到上帝保佑、没有较大党的。②《旧约·坦·汉·理书》系示意。

身勢力社的液限, 是年青的弯均老板汉斯, 他为了梅醬的 緣故來和我吵架, 碳流他天天都听见她导哭, 我和他争吵起 来, 这时候, 年肯的小学教员那个做家伙也来到我跟前, 吓唬 我说要太告发我, 他扑到那个坏女孩子身上, 紧紧地拥桅炮, 和她接吻,等等。我马上让人把小学教员那起来, 带到县官衙 门里。我还得把爵坊老板汉斯抓住, 整他一下, 保管此人又有 校 Y 蜜旗。农民们说, 这个女孩是个女巫, 假如这种说法不违 反情項, 我自己不久也要相信这种说法了。无论如何, 魔鬼肯 定是解在她身上了, 我所来担的可是一代棘手的工作。"

"这个星期,我天天都存家且招待一位画家,他是夫人派到我这里来给幼小的小姐同意的。 變家里为她的事非 宿苦 危 会 但并循时艰音的功象。 二米也是因为这个孩子和裹身常 食 美的缘故。 光凡是她宗老爷坚持灵这样做。 我内人每天给画家用想意? 和何治竭。 这八人每天给画家用想意? 和何治竭。 这八人每天长邮 不知见生赌钱。 这个国家是个金 传演人的家伙,所以我常常在饭桌上摆上一只山鹬或者一个季度的 就上,我们住她追求这个女孩子,和她表示好感,她也立刻发上了他,所以我就劝告他不要干扰我的作法。 每逢春出给她穿戴的的衣服和她礼拜天穿的好衣服以及头饰和腰带给她穿戴的的衣服和她礼拜天穿的好衣服以及人饰和腰带给她穿戴的的衣服和她礼拜天穿的好衣服以及人饰和腰带给她穿戴的的衣服和被礼拜天穿的好衣服以及人饰和腰带给她穿戴的的衣服和被礼拜天穿的处衣服以及人饰和废牵。

① 德国旧时的浓量名。

骷髅, 故在她手里让她拿着, 她无论如何不愿意接受, 后来才 婴 益战战 植菇 地 余 在 手里 , 好象 愈 着 一块 烧热 的 铁似 的 。 虽 然而家會称,他不看实物就能画这个骷髅,因为这是他这门艺 术的最初步的技法, 但我并没有许可他这样做, 因为夫人在信 用写道,"故孩子母什么苦,也就要我们母什么苦,她母若这件 非太身就给了我能够为姊忏悔的机会。因此, 直勤的为新先 生, 在你对她的昭管和教育方面, 适不更由法停止, 如果象我 所希切的那样,小女有朝一日在全能的慈悲的上帝保佑下,在 现世或者来世受到天启、翻处惋悟、从而得救的话、地象无疑 问会高兴,自己应该忏悔的大部分已经忏悔,顽梗不化的心理 已经去掉,这种心理是草测高深的浩勒主判给她的惩罚,这 些有重写的话浮现在我的心里,我说认为农也基础相较个专 怨说, 按照绘画的艺术规则, 成年人的大骷髅, 和她的小手儿 很不相称,所以就用了一个又小又经的儿童骷髅,后来她也比 较冤竟拿在手里。画家还给她添下了---是小白玫瑰花。这样 做我倒喜欢,因为这朵白玫瑰花可以算是善良的象征。"

"关子肖像,今天我忽然接到与上次相反的命令,现在要 我把它保存在我这里,不要送到城里去了。这样做未免可情, 因为同家完全被这女孩子的妩媚的风法迷住了,把这件作品 国得很出色。假如良早知道要把画放在这里的话,既然要供 给好吃的饭食和报酬,我就要让这个人在画布上画我自己的 肖像了。"

"我又接到命令,要我停止进行一切些俗的教育,尤其是 法语的讲授,因为认为这类东西没有什么必要了,还要我太太 停止教授她弹古词琴,这件事似乎使这个女孩子心里很难过。 要我今后宁可把她当伴普通的莽女来看待,专门注意不让她 教动公债。"

"前天小梅雪从我家逃跑了,我们感到万分焦虑,直到今 天正午十二点钟才找到她,发现她在山毛棒杯子里最高处,说 样了衣服,把那件杆侮原也;除汗,坐在日光下癌痛快快地喧 暖儿。她抱头发完全解了被放着,头上藏着山毛棒叶染的小 花冠,腰间挂当这种何叶故的腰带,她面前还放着大量的炎丽 的草莓,显然已经吃得饱饱的了。她一看见我们,就又想选 走,但或得亦身落体,太难为常,想举上来服再跑,所以我们就 依非规往她了。 观在她在前着,头脑似乎很曾乱,因为回答问 题时,一句合军。词四句是那位无由发。"

"小梅衛情况又好转了,但她與亲越和从前不一样,完全 变成了一个又點义眶的人。请宗的医生诊断说,使情神智乱 了,或者变得與外了,如今须要对她进行治疗才行。他还自自 奋弱负责治疗,并且说,如果性这孩子放在他家,他保证使她 恢复健康。但我已经看出。这位医生先生的目的,只不过是为 了得到失人供给的这份良好的膳食和礼物,因此,我就把我认 为正确的眷派察告上去,这就是,上帝如今似乎要把他关于这 个女孩子的计划进行到底,人力对于此事是不能、也不许丝毫 加以改变的。实际资况和身分性。"

跳过五六个月的日记,就有下面的话。

"这个孩子精神痴呆,身体似乎非常健康,两類巴经显得 红铜了。现在她差天在豆子地里待着,谁都看不到她,也不再 把她放在心上,尤其是她已经不再惹麻烦了。" "人们发现,小伤雷在召不地里当自己布置了一个小客厅,东那里接受农家儿童们的有礼貌的访问,他们把理藏储存得作常好的水只和其他的食物给她搬来。人们发现,这个地方还理藏器邓个小小的儿童骷髅,这个骷髅早已失落,因而无法送还给教馆司事。这些人还把京金和其他的鸟儿引到这一点,顾秦起来,这些鸟落把豆子把剪了很多,但我也不敢向豆子从里信击,因为害怕伤着住在那里的邓个女孩子。此外,她还玩哭一条卓吃,这条是从篱笆笼里钻过去,在她身边住下来的。总而言之,我们不得已又把她带过家里,禁闭起来。"

"她闪颂上的红色又消失了, 医生断言, 她活不了多久了。 我也已经给她父母写了信。"

"今天、无夜亮。可怜的小梅蕾一定就已经从她的小床上逃掉,福到豆子地里,死在那里了,原来,我们在那里发现她 赌在一个坑里,已经死了,这个坑石未是她自己挖的,似乎是想钻到里顶去凝身。她的身子已经完全僵硬了,头发和衬衫 都看了落水,又湿又重,晶莹的露珠也凝凝在她那几乎有点发 也的脸致几上,就象蹊聚在苹果花上一样。当时我们大吃一 惊,今天我还们入心忧虚乱,狼狈万分的境境,因为当些糕点食 点,今天我还们入心忧虚乱,狼狈万分的境境,因为当些糕点食 后,必恭必教地招待一下老爷太太。因为她不在家,我晕头转向,东害西跑,叫使女们把尸体进一洗,给它穿上衣服,还叫她们准备一顿好点心。最后,我叫她们把我太太一个星期以前。 泡在帽里的生火腿烤好,仆人维各起来了三条驯服的鳞鱼。 虽然已经不许理已升天的(?)海酱到水边去了,但这些鸡鱼 彩,夫人很喜欢吃。当时曾出现一个极其悲哀的场面,我们花 费了两个多小时,进行哲特, 范思默视死的问题, 还就死去的 女孩子的不幸的病态,进行悲痛的议论,因为我们现在不得不 认为,这种病态是由血流和脑髓的先天著质所致,这种想法给 我们增加了安慰。此外,我们还谈到这个孩子在其他方面才 华日众,读到越常常灵机一动,就有聪明美妙的思想漏上心 来,常常即届讲话淡颜,对于这一切,我们这样眼光短浅的世 枚,是不能理解的。明天上午取何旁给之个孩子举行基督校 嫌礼,她的高贵的《母到场方学。否则,表很仍是要反抗的。"

"这一天不仅是我们跟这个不幸的女孩儿打交道以来的, 而且是我在自己的平静的生活中所经历的最不可思议和最可 怕的一天。举行葬礼的时间一到,钟一打十点,我们就跟在溃 体后间, 向嘉地走去, 教堂司事在这同时敲着小钟, 但敲得不 很起劲,因为钟声听起来几乎不三不四,而且一半为大风所流 投了。天色也很明暗, 天气又闷纨, 除了我们这一小颗人之 外,墓地上一个人影儿都没有,但全村农民都集合在墓地的围 墙外面,怀着好奇心向墓地探头张望。人们正要把小棺材下 到墓穴里,忽然听见小棺材里发出一声奇异的喊叫,我们都去 吃一惊,照慕人就心息逃走了。医生本来也跑到棺材旁边来 了,这时候却飞快地起掠了棺材钉,犯棺材盖打开,只见死去 的女孩子象活了似的起来了,并且非常敏捷地从墓穴里爬出 来, 至着我们。在这一瞬间, 太阳的光线, 奇怪得很, 忽然强烈 刺眼地透过云层照在她身上,她穿着她那件淡黄色的锦缎衣 服, 戴着闪光的王冠, 看起来就象一个小仙女或者小妖精。她 妈妈立刻就昏厥,不省人事了,她父亲封·M老爷倒在地上痛

契。我自己又惊奇又害怕,也动弹不得,这一瞬间,我坚信是 巫女作祟,小姑娘不久便鼓起男气。如一只灌似的,都健则患, 穿过墓地,一沿烟地奔问村里去了,叩得所有的人都逃回多。 去,把门闩上。这时候正是放学的时间,一畔几窗来到新上, 这些小家伙一看见她,就无法即以删止了,他们一大群人展在 尸体后面追赶着它,教师还拿着教鞭从后面连跪带熟地赶来。 但这尸休息比他们领先二十步,它一直不停地跑,跑到山毛棒 林子里,才到在地上,我正没有生命了,这时候,孩子们跑到她 周围,抚摩她, 细胞地,但都是妊然。这些情形我们是事后才 听到的,因为当时我们好不易才逃回家水,上家都沉浸在深沉 的悲哀中,直到人们把尸体送回来为止。他们把它放在一个 舞垫上,老爷太太接着做离开了,他们留下一块小石板,上面 只刻着家族效章和年代。现在这孩子躺在那儿又是死人了, 我们心里害怕,不敢上床睡觉。医生却坐在她旁边,还说,她 终于安息了。"

"今天, 医生进行了种种试验以后, 断官这个孩子是真死 了, 如今已经悄悄地埋葬了她, 再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云云。"

第六回

再谈亲爱的上帝·玛格莱特 夫人和她家的人

我不能说,上帝一旦在我的心目中具有扶养者和教助者 的鲜明而平淡的形象之后,他就使我心里在那个年岁充满了 较比以前更温柔的情感或者哀心的喜悦,尤其是因为他的形 更是经从赎额组成的灿烂的锦衣中消失了,经过许多年以后 才重新被上泛神衣服。我母亲每途谈起上帝和《圣经》中的 事情时,总是象过去一样,特别爱详细讲述以色列人在旷野 里①,或者约瑟和他的弟兄们买卖粮食②,寡妇的油瓶③,以 及诸如此类的《旧约》中的故事,讲《新约》中给五干人吃 饱》的故事时的情形是例外。所有这些故事,她都特别喜欢, 始给我讲这些故事时,总是感情熟烈,口者是两一而后一个 故事则是否然起基督受难史的悲壮、血腥的戏剧性事件时才 讲的,讲述谈带有一种义务性的楚诚语调。所以,我虽然对亲

指以色列人在原西库领下追出录及前往边南时,在旷野中的种种遭遇。
 更《旧约·由埃及记》第十二台以下。

② 見«旧約・创世记»第四十二章以下。

② 见«旧约·列王记»上第十七章。

④ 指耶穌拿五个併、兩条鱼給五千人吃饱的故事。见《虧約·马太福告》 原六章。

要的上帝非常致敬,任何时候愿意不了他,但是,只要我局限 干已有的经验而不吸收新的遗类,我的相象和心灵就仍然一 直是空虚的。如果我不遇到必须做出发自为心的 祈祷的时 机,对我来说,上套前终究是苍白的,标仁无味的人,他刺激我

想入非非, 做出种种怪虫, 尤其是我常言自己一个人待着, 在 **议种情况下, 我心里确实可由不得去**琢应确。

我觉得受到一种病态的诱惑,由不得想给上帝起难听的 外号, 甚至用从街上听到的骂人的话来侮辱他, 这种情况有一 段时间离引起了我不少的萎缩。产生议种透或总具在我对上 帝怀着一种陷阱便便的撒娇的情绪时, 经过长时间的内心斗 争, 我终于抵抗不住了, 明知是亵渎神明的话, 但还是视其中 的一句匆匆忙忙地说出口来,紧接着就确信,这句话说了不算 数,并且造求贷恕。然后又不禁不由地把这句话重复一席,接 着又把你讨啦罪的活面包一遍, 龄校样得就往每确设率以上。 直到这种奇异的情绪激动过去为止。 尤其是我入睡以前, 汝 种现象经常折磨我,虽然事后我心里并没有感到什么不安或 者矛盾。后来, 我寻思, 上帝无所不在的问题, 当时也已经开 始引起我的思考,上述的情况,大概就是对这一问题的一种不 自觉的探求:我还想到,这样一种模糊的感觉当时已经在我心 里活跃起来,只要上帝对我们来说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一位 在世上活着的神,我们的内心生活前一切都瞒不讨和的眼睛。 真正说起来,在他眼前一刻也不能犯罪。

与此同时,我已经和一家人交了朋友,这一家人给我的好 奇的想象力提供了紧急的援助,把我从上述这种毫无益处的 自装折磨的状态中解数出来,因为他们对我起了会讲许多故 事和传说的祖母或乳母運常对需要听人讲故事的儿童所起的 作用,而获母亲为人朴实平淡,是忍不了这种作用的。

我们这所房子对面的人家,有一间宽敞的黑洞洞的大厅, 里面满都基古川的东西。墙上挂着各种旧绸子衣服、编织的 表料和挂线。 大厅入口的柱子上以及房门外面 两 边 帕德士、 都拉满了生了锈的滤器,各种器具和黑不溜秋的破烂油画,几 张旧式桌子上和一些家具上、堆积著壶茶怪怪的玻璃器皿和 磁器,还混杂着各种各样的木制和陶制人像。靠里面的各个 房间里, 床铺和家具堆积如山, 房间里的高台和融阶, 有时连 孤零零的穹陵这种危险地方,上面都到处摆着带有涡卷形装 饰的钟表、瑯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像、或者蜡制的天使以及诸如 此类的东西。在尽里面光线微弱、半明不暗的地方,坐着一位 身穿旧式服装、上了年岁的胖太太,同时却有一位岁数更大 的, 白发苍苍的瘦老头儿, 在这间大厅里忙来忙去, 在手下几 个店员的协助下,应付大批的来来往往、络绎不绝的顾客。 欸 而商店的中心人物却是这位太太,她虽然从未离开讨她的坐 位,人们更没有在街上看见过她,但一切命令和指示都县从她 那儿发出的。她总是露着胳膊,雪白的衬衫袖子上打着有实 术风味的褶子,这种样式如今在任何别的地方都再也看不到 了,也许一百年前人们穿过这样的服装。她是天下最古怪的 女人,四十年前,她和她丈夫都是赤贫的,没有文化的人,敬福 城里来谋生。她靠打短工做辛苦的活儿, 推讨许多艰苦的罗 月以后,才有了本钱开设一个旧货店,由于做生意运气好、本 领大,渐渐发家,有了相当可观的进款,她以极其奇特的方式掌 管着得来的进款。她勉强能够识字读书,但不会写,也不会用

知识意只服干罗马数字"一"、"五"、"十"和"一百"。这四个数 字是她小时候在一个已经被忘掉的遥远的地方学会的。那里 这四个数字流传下来已有千年之久; 她学会这四个数字以后, 运用起来就熟练得惊人。她不用帐簿记帐,也没有任何字据, 但她对于常常达到几乎项目而且都是细小项目的会部营业上 的来往,随时都能一目了然,因为她口袋里总装着几枝粉笔 头,随时拿出一枝来,就在桌面上飞快地写那四个数字,写得 满桌面都是大笔道儿的数字。她用这种方法把心里记下来的 一切款项都写下来以后,就一而计算,一而用法混了的毛指以 同样速度把数字一行一行地抹去, 同时还把让箕的结果写在 旁边,她就用这种办法达到计算的目的。这样一来, 就用现了 一组一组的新的更小的数字,这些数字的意思和名称,除了她 以外谁都不知道,因为翻来覆去只不过是那同样的四个简单 的数字,在别人看来,就象一种古代异教的魔符一样。不仅如 此, 她还始终不会用铅笔或钢笔这样计算, 其至也不会用石笔 在石板上这样计算,因为她不仅需要整个桌面那样大的地方。 而且只有用柔软的粉笔才能写出她那些笔力進劲的数字。她 常常哀叹自己不能把任何东西写下来保存,但正因为这样,她 才有了那异常良好的记忆力, 从她的记忆中那许许多多的数 字突然以鲜明生动的形象涌现出来,然后又突然消失。在处 理收入和支出的关系的问题上,她并没有什么困难;她从装着 包括作生意的资金在内的现钱的口袋里,预先把家庭生活必 需品和其他开支的钱拿出来,其余的钱, 她攒得多时, 就立即 兑换成金子,放在自己的钱柜里保存起来,永不动用,除非品 50

阿拉伯数字计算, 这种数字她始终没有学会。她的全部算术

从中取出一部分来,做一项特殊的投机买卖,或者破例作为一项贷款,因为她向来不放债。她先其和乡下人有各方面的营业上的评注,乡下人隔要什么器架,处地的海路电路来取,地面品除销给每个人,常常雕很多的战,也常常赔偿。结果,许多人都依赖她,有的灾趣的活,有的我观想,她然常被一些请求延期归还欠款或者前来归还欠款的人包围,这些人为了依人情或者表示创意,送给她各种各样的礼物。就象送给地方依官或者女修道院长一样。他们把各种农产品和果品、牛奶、蜂蜜、葡萄,火胆,香肠一篮子一篮子装得分量很重绝给她送来。这些场后还有来,构成了过排场的享乐生活的物质生量。"该等场声管嘈杂的战项太厅的门一类,在那间较比供顶大厅还要寄特的起居室里,夜晚家连生活的气效一占上风,排场的享乐生活就马上开始了。

玛格莱特夫人做生意的时候,凡是引起了她的兴趣的东西,她都还不凭豫地给自己留下,把其中最喜爱的那些都收集在这间起居室里,作为蒙饰品摆对着。墙上挂着金地的古代全者割像。窗子上嵌管影色玻璃,她认为所有这些东西都有什么采历或者适至具有什么种秘的力量,所以对她来说是种圣的、不可以卖出去的东西,尽管有时候也有些行家,力图利用的无知,把真正有价值的文物从地手里弄走。她在一个乌东任子里收藏着金质纪念市,珍奇的堵物尔の银币。金银丝维特别搬钱的条件下,才肯再卖出去。最后,就是墙上有着的书架

[◎] 德国旧时的银币名。

上还收藏着一大推奇形怪状的旧书, 对于视集后书她向来是 非常热心的。这指藏书包括各种版本的《圣经》,附有无数末刻 插图的旧本字审志, 搀杂着许多常证不经的故事的游记, 特别 是上世纪出版的一些附有折叠着的大幅铜版画的神话, 许多 地方都核得褶褶巴巴的,许多地方都伤破了;这些内容写得非 常天真幼稚的著作,她都直戳了当地称之为异数书籍,或者也 称之为崇拜倡像者的书籍。她还收藏着许多诵俗书籍,这些书 里讲的是第五福音书®的著者,耶稣的少年时代,《圣经》中没 有记载的耶稣在旷野中的一些冒险经历,以及耶稣的保存得 完好的遗体和一些有关一个在地狱里受苦的无袖论者的鬼魂 及其忏悔录的文件一起被发现的故事、这批灌书还包括一些 编年史,草本植物志和预言书。她的全部藏书就尽于此。在 玛格莱特夫人看来,凡是印刷品,不论其性质类别如何,都和 民间口传的东西一样,含有某些真理,整个世界森罗万金,无 论是最遥远的事物,还是她自己的生活,对她来说,都是同样 奇妙和意味深长的。她还全盘保持着过去时代的涂信, 并为 有加以提炼和琢磨。凡是提供给她的活跃的想象 力的东西, 她都怀着和好奇心交织在一起的热爱,把它抓住,并且信以为 真,她立刻给它加上感官可以感受到的粉种通俗形式,这些形 式就象坚实的金属器用一样, 虽然年代很古, 但由于经常使 用,依然是光辉灿烂的。古今异教民族信奉的神和偶像, 想引 起了她的兴趣,这是由于它们的故事作出现在插图中的形象 所致,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她把这些神和偶像看成是被真神打

基實数<至经*市只有四州音书,关于第五项等书的说法是无稽之谈。

般并呈歼买了的真实的、陪坐生的东西。这些单被征服的年 鬼蛇神兴妖作怪。对她来说,就和无神论者的骇人听闻的行经 一样,既使人生怕、又引起人的兴趣,她认为,无神论者只不过 是一种内心虽然确信上帝存在,却顽固地肆意而定上帝存在 的人而已,她也只能这样理解无神论者。她认为,她收藏的门 游记中讲到的南方热带地方的大猿和狒狒以及神话里的半人 半鱼的海神和美人鱼,都只不过是那些不信上帝的民族全体 变成了畜生,或者是一个一个的无神论者变成了畜生而已,这 些人处在这种思修的状态,心里又被侮,又不服气,证明了上 帝的震怒多么可怕,同时,他们又肆意以种种恶作则戏弄世人,

一到晚上,炉火发出野^常的响声, 锅里冒着熬腾椅的水蒸气,桌子上摆满了半座的民间风味的甜食,玛格案特夫人舒舒的 树子上。该时候,她的姐脑看布老人欲陆临终终境来了,这些人和白天一条天在拱顶大厅里看到的那些人完全外。。他们自天一条天在拱顶大厅里看到的那些人完全外。他们自天一条天在拱顶大厅里看到的那些人完全的。晚了的多人家饭桌上的香味的吸引,有的是受到这个好客的人家饭桌引,的客定用寻求乐趣,以忘掉自天的方害,并且达到了这个目的。除了少数几个虚伪的贪客已外,其余的人都被影性希望,通过误论和别人的故导。他对自己目常生活以外的事物发生兴趣,尤其是对有关家教和普述的问题,导求一种较比一般的文化状况所提供的知识更有趣味的帮神食粮。在于内心得不到满足,通水宜那和认识世界的愿望不能实现,企图在感官处员是这些发人不得安宁的欧盟、结果经历了自作自受的金

法, 这些原因你没些人要在我用, 而且还使他们加入形形角角 的杏晶的物源,这些教派的内部出活和活动,强格莱维夫人让 他们渤报告给她听, 因为她本人太过惯了世俗生活, 太好安 逸,根本谈不到参加这类活动。相反地,她却用尖锐的言语斥 责那些伪善者,每净觉察到有过分的神秘主义气味时,她就冷 嘲热讽, 言语变得辛辣起来。她需要听人讲奇迹和神秘的事 物,但只限制在物质世界中,在生活和命运中,在外界变幻无 常的现象中:对于什么内在的心里的资源,什么独是酸体的糖 神状态,什么要上旁选中的人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她一概听不 进去、每逢客人们想要谈这类问题时、她都严加训斥。她认 为,上帝作为一切不可思议的事物和事件的心灵手巧的创治 者,是存在的;除了这一点以外,她认为、上帝还特别在另一方 面值得注意和赞美,这就是:他忠诚地保佑白手起家的、甚至 更艰苦的、自己打天下而有成就的聪明敬奇的人。 因此, 她最 喜欢的总这样一些青年人,他们凭着才能、勤俭和聪明,获得 了良好的地位, 甚至很可能还受到上级的保护。她关心这些 受保护者家业蒸蒸日上,就和关心自己的事一样,等到这些人 发家致富的程度达到可以心安理得地付出适当的开支时、抽 就觉得,她这方面也多贡献一些,和大家有福同享,这对她来 说是最大的满足。她压根儿就乐善好施,对于穷人和尚未脱 离贫困境地的人,总是酌量解囊相助,而对于那些刚刚发财的 人,她的资助,就和她的经济情况很不相称,可以说真正是挥 金如土。这些暴发户大都完全是由于天性使然、他们除了努 力搞好其他方面的、更重要的关系之外,还小心翼翼地保持体 这位奇怪的太太的欢心,直到他们被另一批更年青的后起之

努挤走为止,所以在她那些贫穷的信徒中,常常看到某一个衣服穿得很讲究的、有绅士风度的男子出现,他举止端注稳重、 使得那些贫穷的人畏畏缩缩,很不自在。每逢这种绅士风度 的人不在场时,那些贫穷的人也会观机责备玛格莱特夫人势 力眼,喜欢现世的宏华富贵,这种责备每次都随即引起热烈的 议论和争能

她还接纳了几个犹太小商贩, 到她所欢迎的人的罩子里 来、可能电导因为地喜欢生财有道和勘需经营的级故。这些 犹太人常常到她那里作客,把重东西镇在她家,从实碜的衣服 里拿出装满了钱的钱袋, 不说什么话, 也不写什么字据, 就交 给她来保管。这些人的孜孜不倦的精神和经常处处注意的杰 度,他们做生意决不会吃亏上当的机智狡猾,以及同时表现出 来的廉价的和气和带有好奇心的迷虑, 他们的严格的宗教仪 式和记载在《圣经》上的民族来源,甚至他们对某怪教的敌对 立场和他们的祖先的严重罪行, 这一切都使这位善良的太太 觉得,这些受尽折磨的、被人看不忍的人非常有趣,他们缀条 参加晚上的聚会,在玛格莱特夫人的炉灶上煮咖啡,或者给自 已炸条鱼吃,都受到欢迎。笃信基督教的妇女们以密恕的口句 向他们指出,不久以前还有事实说明,犹太人确实县坏人,他 们拐走并且杀死基督教徒的孩子,还在井里放露,鸡格莱特夫 人说,十二年前,永远浪流的犹太人阿哈斯维鲁斯() 尚一度在 黑熊客店过夜,她自己曾在门前等了两个小时,想看他动身, 但是,因为他黎明以前就已经离开了,所以没有看到, \(\text{\tin}\text{\text{\text{\text{\text{\text{\text{\text{\text{\text{\tint{\texi}\text{\text{\text{\texi}\text{\text{\texi}\text{\texi}\text{\text{\text{\text{\text{\texi}\text{\text{\texi}\text{\text{\text{\text{\text{\text{\tet

 ⁶⁾ 传说中的人物,描说因为他没有物得被押於刑场的耶穌,上天獨龍永遠 流愈,不得少母。

犹太人听了这些话以后,就非常和离斯文地微笑一下,依然高 高崇兴,借往得好。

但是因为他们也依要上帝,信奉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宗教,所以比虑另外两个人來,还是有宗由加入这个小關子的, 而这两个人谁都想不到他们会在这里,说实在的,可以到任何 例的地方去找他们,就厌不能到这里来找他们,然而他们却确 实象是训制这种奇异的大泰岭的一种必不可少的结里。

第七回

续述玛格莱特夫人的故事

这两个人都是直认不讳的无神论者。一个是朴实的、不 爱说话的组本匠,他已经做过并且钉过好几百口棺材,他是个 老实人,有时除战用直载了当的话户归,他不相信什么来生, 也不相信人对上馆他够不所理解。不过,人们从来没有听起 他变量设过一句无礼的话或者一个冷喘热讽的字眼。每逢妇 女们口召悬河地宜传宗教上的大道理来攻击他时,他都安闲 的适地吸着小烟斗,耐心地忍受下去。另一个是花白头发的 上了年岁的拔缝,他心术不正,恣意变为,大概已怒玩过不只 一件鬼花招了。那个细木匠一街来取守势、沉默寡言,消极多 优,只是在很少的场合,才简单许一下自己的信念,而这个裁 缝却一贯采取次势,好用人胆怀疑和奇定的话,粗鲁的开玩关

和婺源神调的话,来伤害笃信宗教者的感情,使他们觉得骇人 听闻, 他作为小星的欧伦族庄格尔亚式的人物, 把朴青的话加 以歪曲,通过套张过火的瘫默活,引起这些贫穷的人们一阵对 神犯罪的供靠大笑,他觉得,这样做是一件开心的事。他对任 何事物, 甚至对大自然, 都没有什么深刻的理解, 也没有什么 敬畏之心;他似乎心里就有那么一种个人的需要,老根否定者 者抹杀上帝的存在,而那个细太匠则只是不大重视这种问题。 在他的漫游时代却注意观察世界,不不断始自己学习,遇到普 绪好、爱讲话的时候,会津津有味地讲各种希奇古怪的事情。 那个栽蜂专好要花招和讲笑话,还好和狂热的妇女们大声的 架。他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和做棺材的细木匠的态度,大不相 同。做棺材的细木匠以善意和友好的态度对待他们, 和对待 同等的人一样;裁缝则随时随陆戏弄和折磨他们,以地地道道 的基督教徒的盛气凌人的态度,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嘲弄犹太 人的陈璐的笑话,都拿来挖苦你们,闹得没转可怜巾有时候真 正生起气来,拂袖而去。每逢出现这种情况,玛格莱特夫人也 就不耐烦了,立刻把这个恶棍赶出门去;但他不久就又来了。 每逢他以稍微小心的态度和圆滑的话重犯他的老毛瘸时,他 都一再受到容忍。看来,这些健谈好辨的伙伴们似乎是需要 他来作为他们所理解的事种无神论者的活标本的, 他也终于 成了这样的活标本,因为事实非常清楚地证明,他勿宁说是~ 直在极力压抑自己内心存在的有关上帝和灾魂不灭的思想, 因为这种思想把他局限在一种微不足道的、没有益处的生活

¹ 十四世纪德阳在名的经情议。

方式的范围内,使他感觉非常苦闷;后来,他临死的时候,又那 符灰心舱壁,尚恨万分,还号啕大哭,死我发抖,要求人们为他 祈祷,结果就使得那些善男信女们庆祝了一次醉趣的胜利,而 你一组木匠则不然,他象当切做第一口棺材时那样泰然自者 地侧着水样,做他指定给自己用的那是后的一口棺材。

玛格莱特夫人家,尤其在冬天,许多晚上都要举行这样的 **建会。我不知道,我怎么忽然一下子白天就经常混在有趣的** 拱顶大厅里形些忙忙碌碌的人们中间,晚上就坐在踢格莱特 夫人的腳旁边,居然已经成了她非常喜爱的人了。每逢谈起世 界上最不可思议的事物时,我都聚精会神地听,这一点是与企 不同的。在最初的几年间,神学问题和道德问题的探讨,虽然 常常是够幼稚的,但我当然还是不能理解,不过,这种问题的 探讨当时也已经不占很多的时间了,因为参加会的人总是很 快就把话题转到实际发生的事件和具体的经验方面,从而转 到一种自然哲学的领域,这个领域我也熟悉。人们特别把鬼 神世界的种种现象以及预感、梦等等现象生动地联系起来, 体 着好奇心探索尾空的冲秘地方、探索海底的秘密和听人设计 的喷火的山,最后,把这一切都追溯到宗教思想方面。人们推 荐一些关于千里限的书,一些关于到各种不同的星球上旅行 的奇异的游记,以及其他类似的讲解性读物,让玛格莱特夫人 去购买,然后大家就阅读起来,接着就进行漫谈,结果使大家 的想象力充满了被其大胆的幻想。有人接着还把自己从科学 方面猎取到一些情报拿来作为补充, 他说曾听见一位天文学 家的仆人说,用这位天文学家的望远镜可以望见月球上的生 物和太阳上的火船。驾格莱特夫人向米具有 极丰富的 想象

力, 任何事物一到她手里就变成有而有肉的东西, 她变里常 起来好几次,从窗口向外跳到,观察一下窗流的,漆黑的世界 有什么动格,每次都会发现一、颗异乎寻常的怪星,一颗流星或 者一道红光, 她马上就能给它起个名字。在她看来, 好何惠物 都是有意义、有生命的: 日光照到--- 杯水里, 反射在熔亮的原 面上,呈现出七种绚烂的颜色,她认为那就是人们所说的天国 里的种种庄严景象的直接反映。她说:"你们难道没有看见那 些美丽的花儿和花环,那 些 绿 色的栏杆和红色的丝手绢吗? 没有看见这些金色的小钟和银色的泉水吗?"每逢日光照到房 间里,她就做这个实验,说是打算看一看天国的景象。她丈夫 和那个裁缝听见她这样说,都嘲笑地,她丈夫称她为异想天开 的蠢货。可是、谈起闹鬼显灵的故事时、嫌故有更确实的却 据,因为她在这方面拥有大量否定不了的经历,这些经历所经 使她出过很多的冷汗;而且其他的人也几乎都能讲这种故事。 自从她不出门以来,她的经历当然就只限于听见古老的脐栅 里屡次发出敲打橱门和闹腾的声音, 她每逢深更半夜或者凌 晨时分从窗口观察外面的情况时,还仿佛看见一只黑羊在寝 色苍茫的街道上悄悄地跑来跑去。据说,还有一次,她发现街 门口有一个小矮人儿, 当她定时细看时, 他猛然往上一长, 头 就伸到了她窗子底下,她吓得几乎连窗子都顾不得关,就钻到 床上去了。反之,她青年时代,尤其是还在乡下的时候,她母 夜都得走过田间和森林,看见的邪祟可比现在多了。那时候, 曾有一些无头的男人在她身边和她并排地走丁几个小时,她 越热心地祷告,他们就越向她能挑;曾有一些死去的农民显 灵,站在自己原先拥有的土地上,向她伸手恳求,曾有一些被

绞死的人,发出可怕的哭声,从东大的枞树上唰啦一声下来。 为了走到一个转息的女装督教徒身边、使自己的灵魂得到禄 救,而向她追求,她用激动人心前语官,描写了她当时所外的 苦恼的遗迹, 做不由自主的简目切差这些阻塞可怖的汉子, 而 她明明知道,这是极其有害的事。有几次,她身子被鬼挨近过 的那一边,还全都肿起来,不得不请医生来诊治。此外,她还 谈到上世纪末她青年时代在农民中间还盛行的妖术邪法。当 时, 她家乡有一些有钱有效的农民家的藏着古代品数的书, 他 们使用这些书干出罪大恶极的坏事。他们 能用 裸露 着 的火 始,在一捆稻草上烧许多洞,而不致干把稻草烧毁,或者用符 咒作法让水不流,或者让烟篇里的烟朝着随心所欲的方向冒 起来,形成滑稽可笑的花样,这一切还只是一些无害的把戏而 已。但是,他们念起须要使用的咒语,针对自己的仇人在柳树 上钉三个钉子,用这种方法把仇人慢慢害死(玛格莱特的父亲 就由于受了这种友好的处理而长期密病, 后来发现了害病的 原因,才被卡普钦教团①的托钵偿拯救了),或者,把贫苦人 家的谷物穗子里的谷粒烧毁,等以后这些人家缺粮挨饿时,好 去嘲笑他们,这些做法可就实在是穷凶极黑的了。当处,篡列 他们恶贯满盈, 魔鬼以骇人听闻的方式把其中的某一个人抓 走时,人们是称愿的;但这件事结果又使得这些正直的人自己 感到恐怖,就象讲这件事的人亲眼所见的那样,看到现场雪被 上血迹斑斑, 按拟下来的头发还丢在那里, 那可就决不是什么 愉快的事了。这些农民家钱是够多的,办喜事和丧事时,就互

Φ 天主教法兰两斯宝元体常数别的一个支展。

和比賽着揮霍起来。当时办喜事还讲究排汤。玛格莱特夫人 还亲联见过一次这样的喜事。男客女客全都骑着马前来参加。 总共有一百来匹马。 女客们都戴着金笛做的花冠。穿着丝绸 农服,衣服上绕着三四进用杜卡特型。金币镍成的金链子,但實 鬼电和他们一同骑着马前来参加,他们只是看不见他而已,等 鬼晚饭后,可随周存去有伤风化了。在七十年代的一次大灾 流中,这些农民把告房的门敞开,让十二个打谷的人在全房里 打谷,还让一个双目失明的小提平于坐在一个大面包上拉小 提琴、等到后来聚在仓房前面的乞丐够多了,他们就挑劲忍狗 去咬这一堆手无寸铁的人,觉得这是最开心的事。民间的信 仰认为,这些有钱的土豪告常就是由于时暴君的后代变成的 农民,人们在这里所指的暴君,然是敌布在全国的那许多城堡 和碉楼的一切旧主人,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另一个给爱好奇闻的客人们提供丰富材料的地方,是天 主教连同它遗盲下来的空无一人的修道院,以及附近那些仍 整定要的处区里的还很兴旺的修道院。当时住在这些 传道院里的教团托钵僧,对于提供这方面的材料或献程多,尤 其是卡普钦教团的托钵僧,他们在述信很深的新教农民当中 降魔驱鬼,进行感应治疗,在这种工作上他们如今仍然和刽子 手限持着友好的分工合作。当时,在一些偏常的州区,流行着 一种无意识的,缓化变质的新数。这些州区的乡下,并不高腐 于天主教徒的头上,认为他们是眼ボ见纳的人而等视他们,相 反地,却同样真诚她相信天主教徒所讲的一切神话,只是认为

② 一种意大利金币,过去普布欧洲许多国家通用。

这些神话内容是坏的, 要不得的而已, 他们并不嘲笑天主教 而是害怕它, 就象害怕一种阴森可怖的异教的东西一样。他 们不能想象, 无神论者是内心真正设有任何信仰的人, 同样他 们也不能说想, 任何人会有过多的信仰, 他们的唯一的尺度就 是, 对于人们信仰的东西, 只信仰那些以善为本而不是以恶为 本的事物.

玛格莱特夫人的丈夫,人家叫他小雅各老爹,她简称他为 去爹, 年纪比她大十万岁, 已经快八十岁了。 他的相象 5月平 和他太太一样丰富,而且记忆的范围更远地延伸到过去的传 说:但他向来就是一个谈吐诙谐的、相当顽皮的小老头儿,对 一切事物都从诙谐的方面来理解,所以,他能讲许多滑稽的鬼 的故事和古怪的人的故事。正如他太太能讲许多严肃的鬼的 故事和可怕的人的故事一样。在他很小的时候, 还举行诗最 后几次对安巫的审判,他以幽默的口吻,会影绘声瓶描写从口 传得来的关于女巫聚会的日子和她们的宴会的故事、讲得和 如今从影些审判的纪事本末、详细的起诉书和拷问出来的供 状里还能看到的情况,完全一样。他特别喜欢议方面的故事, 他曾郑重其事地宣称。有一些奇异的人骑着扫帚把能飞行得 很好, 他一直到死还天天保证说, 婴从他认识的一个巫师那里 弄一种油膏来,涂在扫帚上,就能骑着扫帚把从砌窗里飞电 去。他这番话每次都使我欢欣雀跃, 尤其是每流佈议样给我 描写他的飞行计划的时候: 拣一个好天儿, 让我骑着扫帚把的 前一部分,他在后面扶着我,那时候会有多么有趣的景物浮现 在眼前。他告诉我说,有一个岗子上长着几棵美丽的樱桃树, 或者说,他知道某个地方有一棵李子树,长得好极了,要在那

几停歇一下,吃几个李子再飞,或者说,某个树林里有一块空旷的地方长着美味的草莓,要在那儿想扫帚拴在一棵规树上,稍摇快快走吃一顿。我们还要遮附近各地的定期集市,不用他歌天场与办,从屋顶上钻到各个陈列管商品的小屋于里去。他和某村的一位牧师很要好,如果我们想不用上面这种方法去尝一尝这位牧师家的驰名的香肠,我们当然就得把扫帚藏在树林里、伴言是步行来的,趁天气好前来看望一下牧师先生。积风地,我们去另一个片几住台的一个有饭的巫婆家,就在出席的见习巫师前来作客,就牵无便加拿出她的最好的煎饼进周黑猪肉和新鲜蜂蜜来款待我们。我们路上还要买家高树上和岩石上的最奇异的鸟窝,把最好的小鸟挑选出来,这些都是不言而能的那。怎样进行这一切活动才不出事故,他也已经得到了一个般决,并且会一种咒语,在这场乐事结束后,可以用这种明语骗士罐曳炸他的

他对鬼怪作祟的事也非常熟悉,但这些事在他嘴里也统 统变成了消情故事。他在经历鬼怪作祟出所成到的恐怖。经常 是一种极其滑稽的恐怖。据他说,结果常常是他用诡计捉弄了 肆虐的鬼怪。

他就以这种方式给他的好幻想的太太做了极好的 补充, 结果,人们巡常在奇异的童话书中给有教养的人家的几童提 供的材料,我却有机会直接从材料的源泉来吸取。我所吸取 的材料,虽然象童活韦中的材料那样无害,日的也不是为了 慢偶那样一种天真无邪的几章道德,但仍然经常含有真实的 情想,特别是因为恐格来得大人收集的多种多样的程度,是一 个丰富的宝旗、给廖性观念做了补充,所以这些材料确实使得 我的想象力有几分早熟,能够感受强烈的印象,就象老百姓家 的孩子很早就习惯于喝成年人喝的烈酒一样。原来,我所听 到的,并非仅仅限于这类起自然的神话世界的放却人们还极 其热情地谈论自己的治理和别人的遭遇,主要是玛格案特夫 人和她丈夫活了这样大的年岁,他们所经历的严肃的和快活 的事件,以及关于正义和非正义,危险。穷困,纠纷和解放这种 神情况的事例,都很丰富;仍荒,似争和极乱他们都看见过;而 他们被此之间的失系,却那样数名其妙地受着激情的支配,其 中显示出人性中本来落在的恶魔似的力量,使得我不由得用 人工程的探索,也是他是他们,心里已经得 到了案刻的印象。

到了深刻的印象。 原來,再係業特夫人在操持家多方面是推动的力量,也是守成的力量,她给今天的好日干货定了基础,在任何时候都拿霉实权,而处丈夫却是另一种人。这种人族没有举过任何专门行业,也不会做任何专业工作,所以就只好在夏大的程度上处于给一位精明强平的太太当助手的地位。 在她的印把于的保护下,懒懒散散地。无声无臭地混日子。他太大,尤其是早年,大胆地利用时势,以烈出心业的,出帝剖胜的手段,真正积累了金子,而他自己都仅仅分演了一个当差的小鬼的脚色,干完了该能做的工作以后,就用他太大给他的钱去吃吃喝喝,还开各种各样的玩笑,使得大家都很开心。由于他缺乏男人们的会出主意和退事可以信赖的长处,由于从经验中认识到,在紧坚大头他决不是有力的常小,所以玛格案特夫人也就包模一

曾鏡框。关于这件事,双方也长期没有什么芥蒂,直到后来, 有几个嫂 无是非的人,其中也有55个好要阅读站计的戴峰,责 备网格莱特大人的丈夫甘心处于这样的屈辱地位, 挑唆他终 于提出和他太太均分既得的家产和完全共同 掌管 錢财的 娶 求。

他立刻气得脸红脖子相,有这些坏参谋做后盾,他威胁做 太太说,如果她不把"共同得来"的财产当中能应该得到的那 一份交出来,他就和她打官司。她明明觉得,这与其说是正当 的权利要求,还不如说是用暴力掠夺,尤其是颁知道,她今后 依然县家中唯一的顶级柱、所以她就极力反对。但是法律站 在她的对立而一边,因为决律不能容许把通力合作者推反出 去;除此以外,她丈夫还利用各种草须有的恶名,扬言分言家 产后要和她离婚,结果把她弄得惊慌失措,听了人家喋喋不休 的劝诱,在病中神志半昏涨半潜隙的时候,把会憩室产的一半 交出来了。她丈夫立刻把分到手的黄澄澄的金币,分类蜂在 腊肠状的细长的钱袋里,然后把钱袋放在一只箱子里,再把箱 子钉在地板上,他坐在箱子上,使那些希望也捞一把的教唆犯 上了他的当。而他却依然和他太太在一起,始终和她共同生 活,并且依靠她生活,只有遇到想要满足一种个人的癖好时, 才动用自己的钱。与此同时,他太太也恢复了健康,过了一些 时候,又把她自己那一份钱财补足了,并且逐渐增加了一倍之 多。但是,官从分财产那天以来,她唯一的心事,就是想逐渐 把被夺去的那一部分财产重新据为己有,而这事只有她丈夫 死了,才能办到。所以,每次他兑换一个金币,她都心疼得要 命,一直盼着他死。他这方面,也同样急切地盼望她死,自己

好成为全部财产的主人,完全独立自主地度过漫长的一生的 余年。午一音,当然谁都不会想到,他俩中间的关系这样可 信,因为他们象两个和脏的老夫短似的在一起生活,该此都只 以参约互相称呼。尤其是玛格莱特在任何方面,对他来说,还 依然象过去那样,是个又要惠又慷慨的妻子,而她如果没有这 个四十年共同生活的终身伴侣,看不到他清荷可笑地在她面 前见来见去,她也许连一天都活不下去。她丈夫现在也觉得 生活程快乐;当她在她那些练想的伙伴中间,让自己的丰富的 望象力自由奔放,海网天空地两谈时,他就带着幽默的忙乱的 去觉治的好里做饭。

但是,每逢季节交替,自然界发出重大变化,使老年人想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迅速消逝,并且更高切地感觉到老年的疾病时,他俩就发生一场可怕的口角,这大帝是在黑胸、腿不自觉的夜里,他们直接挑地坐在一张很宽的老式床上,头顶上是同一个,有珍给的天意,直口角到黎明时分,开着窗子,破此用刻薄的仰辱性的盲语和骂人的话互相攻击,弃争吵的声音在静悄悄的每上回荡。他们互相指摘在遥远的、放纵情欲的青年时代所犯的种种罪过,在万籁俱叙的夜里,把远在本世纪开始以简在山里和野地里发生的一些事情都大冲嚷嚷出来,而那些地方自从发生这些事情以来,不是已经长起了整片的、淡密的树林,就是整片的、茂密的树林,就是整片的、茂密的树林,就是整片的、茂密的树林,就是整片的、茂密的树林,就是整片的、茂密的树林,就是整片的、茂密的树林,就是整片的、茂密的树林

被着,他俩就互相原问,对方到底有什么理由相信能比自己后死,于是,就进入了一种悲惨的竞争状态,看着能够感, 家服看到对有死在自己前头。 第二天,如果有人到他们家里去,不论去的是生人还是熟人,这场可怕的争吵当著客人的而仍然继续下去,直到那位太太同得声嘶力竭,开始突泣和特情告起来,她丈夫看来却更加多个详详,口哨儿里吹着快活的小调,自己操个海煎饼吃,还不住地嘟囔给某些黎叩的话。按照这种方性食业繁盛一个早晨,别的什么都不说,只嘟囔着:"五十一:五十一!"或者为了变换一下而说,"我不知道,我一向认为,那边住的孔炎老太婆今天一早就骑着马游玩去了! 昨天她买了一把新扫帚!我看见这种一件东西在空中飘动,样子大概象她的红衬相,看签"等"五十一"零等的话。他说这些话时,心և怀者恶毒的念头,知道这种举动使他太太心里加倍地难过,因为她并没有怀着要以这种方式把这场斗争继续下去的恶意和邪念。在这种情况下,他俩却都做出自己害自己的事来,这通常就是以一种释金如土的慷慨态度,向所不完重自己的人搬送财物,仿佛都想当着对方的面,把买方那企图将到的则产摆客净尽似的。

玛格莱特的丈夫绝不是个不信上帝的人,而是一方面以一种和幅信鬼和巫婆同样奇异的方式,相信上帝五天图,一方面又万事不关心地过日子,一点都没有惩到,还要注意这种信仰,那要个牛的道德教训,他又吃又喝,火笑又骂人,还说些精奋适遥乐,从来没有想到,她的感情和她的宗教态度能作什么矛盾,心里有什么感情,就毫不拘束地表现出来,这一点使她在那些大吃大喝的女信贷。中显,得很爱出。她也是,也很,也被循,也诅咒,心里行什么喜怒表示的情绪,都毫不能讳她,不知克制地表露出来,从未起到,这样做自己可能

犯了罪,她还经常随随便便地呼吁上帝,求助于他的强有力的 影响。

借们夫妇领领人都有一大批赤盆的 亲戚。数层在各地。 这些亲戚都同样希望继承这份丰富的财产, 这种希望之所以 更为殷切,是因为玛格莱特夫人死讨厌总不发家的穷人,她从 富余的树物中,仅仅施给这些人一占小别小惠,只有节日才数 待他们、请他们吃饭喝酒、那时、双方的老贵兄弟和老贵姐 妹,老姐姐和老妹妹,老姐夫和老妹夫,都带着饿得人瘦鼻长 的女儿和面色苍白的儿子,拿着小口袋和篮子,前来作客,小 口袋里和篮子甩装着这些穷人家的微薄的礼物,为了博得这 两个基层无常的老人的欢心,并且希望萎着屈髓的更丰富的 礼物带回家去。这些亲戚截然分成两个阵营,在两个主要人 物相持不下的争执中,两个阵营的人也都一心希望,对方的上 要人物早一点死,自己将来好得到一份更大的资产。正如玛 格莱特和她丈夫的激情做出的榜样那样。他们双方也同样强 烈地互相仇恨, 互相敌视; 这一大批客人吃了异常丰盛的酒 席,肚子饱了,身体暖和了,兴高采烈得忘其所以,消除了开头 的拘束顾虑,每到这种时候,两派就发生一场剧烈的争吵,男 人们拿起吃剩下的、还没装进口袋的火粮、互相往头上乱打。 可怜的女人们翘起苍白的尖鼻子彼此对骂,问家时,冒里是眩 得饱饱的了,可是心里满怀着嫉妒和怒气。她们胳膊夹着塞 满的包袱,迈着大步走出街门,走到盆路口就怀着怨恨的心情 分手,向着远处的茅草房子匆匆走去,眼睛在略加暴伤的,量 期目戴的女帽下面投射出恶狠狠的目光。

这种状况持续了许多年,玛格莱特老太婆终于先死了,走

讲了荒诞无稽的鬼魂世界本身。她出平人们意料之外地留下 了溃嘱,指定一个青年人作唯一的继承人。在那些由于机敏 和健康而得到她的欢心的宠儿当中,这个人是最后的和最年 青的一个: 她死的时候, 确信她心爱的金子并没有落到不干净 的手里,而是将要成为精明强于的人们的力量和乐趣。举行 群礼的时候, 夫妇双方的亲戚全都来了, 这些人发现自己的希 望已经落空,就号啕痛哭,大吵大闹。他们在盛怒之下,大家 都联合起来,共同反对那个空运的继承人,这个人把家产电任 何有用的东西, 都从容不迫地装在一辆大车上。他留给这些 穷人的,只不过是现存的食粮以及死者所收藏的除了金、银成 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以外的古玩和书籍。这一群叫苦连天的人 在这个有丧事的人家待了三天三夜、直到把最后一块骨头砸 碎、把骨髓做成汤、把最后一片面包泡在汤里吃完为止。然 后,他们就各自带着还算已经捞到手的纪念品,陆陆续续地散 了。有的用一条结实的绳子,把异教的书和偶像崇拜的书棚 成一捆,插上一根木框,背在肩上,还用胳膊夹着一小口袋干 李子:有的把一尊圣母像挂在手杖上背着,头上晃晃悠悠地面 着一个雕刻得很精致的柜子。柜子所有的抽屉都非常巧妙地 娄满了马铃薯、身体瘦削减长的少女们提着精致的旧式柳条 篮子,拿着彩绘鲜艳的盒子,里面装满了假花和颜色已经变黄 的华丽而不值钱的装饰品。孩子们使劲 抱着 蜡制的天使像、 或者拿着中国磁線。这些人看起来好象是一群被坏圣像者从 被洗劫的教堂里走出来似的。但是,他们每个人最后都想到 自己所受的恩惠,因而都想把自己得到的东西保存下来,作为 对死者的珍贵的纪念品,于是,便都怀着凄怆的心情各自走开

家里就只剩下老头儿一个人,孤独地守着上次分家产时 他所分到的那份家业的残余,这份残余的家业已经日益缩减, 他在他太太死月又活了三年才龙, 死的那一大正是他须要把 是后一块金币兑换出去的那一天。他一直到死都是以此来消 遗的,他计划并且设想、如果他太太在来世"带着她那些流情 的思想吊儿郎当地走来走去"的话,他要怎样一本正经地对她 讲一会大道型,要在使徒们和先知们面前要什么花招提弄她, 才能 使得那些客人家开心。他还回忆一些已经死去的熟人, 一想到再和他们见面, 对过去的, 不正当的行为旧梦童温、就 感到高兴。我听见他是以这种快活的口物家提生。他貌 有别的折断,心里来让得卖市或气的时候,也也只字不是这种 种折粉,而甚是喊,该毕点儿把人打死。我得老了这样悲惨。

最后,他象油于灯天似的死去,已经被世人忘掉,当时,我 作为一个成年人,也许是他旧日的熟人当中唯一的给他那瘦 小的遗体选弊的人。

第八回

童年的罪行

从小时候起,我就象古代戏剧中的合唱队®做的观察着这个邻居家里的生活和发生的事情,并且是个经常一分窗心的参预者。我常常在那里进进出出。坐在一个角窗上、砖造发生了什么事情,就站在当事人和瓦嘎嚷的人中间。我随恋众人的首饰玩歌。到她家来的各种各样的人都认得我,个个都对我友好,因为这样会使我的女保护人高兴。我不多开口,而是随时往意,让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不错过这里发生的任何事情。然后,我瞬海里带着这一切事情留下的印象,过德国家,到了我家的安静的房间里,就借助被动的想象力所提供的给纱,把得来的材料织成大幅梦幻的织物。对我说来,这些织物已经和现实生活交织在一起,使得我简直无法把梦幻和现实区别开来。

别的且不说,我大约七岁的时候干出来的一件事,我只能 用糊才说过的这个理由加以说明,否则,我是根本无法解释

③ 指古希腊悲剧中的合唱队。亚廷斯多德在«诗学»中称赞素樾克勒斯的 悲剧中的合唱队是整个戏剧的有机部分;合唱从中的人员参 依鳉中的 活动。

的、有一次、我必在桌子后面玩一件玩具、一面玩、一面自言 自语磁说了几句猥亵的、极其难听的祖话, 汶些话大概是从街 上听来的,是什么意思我都不知道。当时,有一位妇女坐在我 母亲旁边和她闲谈, 这位妇女听到了这些话, 并且根蕴我母亲 注意。她们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问意,这些话是谁教给我的。 特别是那位陌生的妇女钉着问我,使我觉得很奇怪,我想了-相, 然后说出了我在学校常见的一个星孩子的名字。紧接着 我又说出两二个别的里孩子的名字、全都是十二二岁的里孩 子,我和他们简直还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几天以后,我很奇 怪, 放学的时候, 教师不让我和我提过的那四个男孩子回家, **汶四个里孩子年龄和身材都远远扔过我,在我看宴, 想象**坐成 年人似的。一位向来教宗教课并日游汗校长的教师先生也来 了,他和教师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下,叫我坐在他旁边。而那些 . 男孩子却奉命在桌子前面排成一行站着,等待着有什么下文。 他们要到厉声质问,是否当着我说过某些话。他们惊讶万分,不 知怎样回答。接着,牧师就对我说,"你所说的那些话,是在什 么地方从这些孩子口里听到的?"我立刻就又来劲了。毫不迟 疑地用满不在乎而又肯定的口气叵答说:"在兄弟林郎!"这个 树林离城有一小时的路程,我有生以来还没有尖过,但常常听 见人家提到它。"当初是怎样的情形?你们是怎么到那几字 的?"人们又往下问。找叙说,有一天,这些男孩子怎样劝我出 去溜达,把我带到城外这个树林里,接着,我又按照大孩子们 带着小孩子淘气到野外胡跑的一般情况作了详细的描写。被 控告的男孩子们听了以后,简直都气疯了,他们流着泪发誓 说,他们当中有的人好久没有去过那个树林,有的人就根本粉

有土过一次, 市谈不到和我一同土过, 他们说这话时, 用又需 信义傅师的目光看着我,好象看一条客蛇似的,他们短提出 膏条和质间夹图应线,但都被制止了。人们要求我说出,我们 县从原条路主的。 设备路立刻动清洁替替协深现 在我眼前, **议县由于汶时连我自己都已经相信的这个故事受到万驳和否** 认而一时情急智小所致,除此以外,我是无法说明当时这个场 面的实际情况的;在一时情急智生的情况下,我就说出了通到 那个地方的路径。这些路径我只是粗路地听人家说过,虽然 当时非没有注意听。可是现在每一句话却都及时浮现在我的 脑海。我还叙说,一路上我们怎样打胡桃,生火来塘输来的马 **铃薯,还把一个照阻上我们的农家男孩子狠狠地揍了一顿。到** 了树林里,我的伙伴们就爬上高大的枞树,在高处欢呼,给这: 位牧师和这位教师起外号。这些外号是我紧磨着这两个人的一 相貌,早已在自己心里起好了的,但我一直没有说出来,现在 就趁此机会,同时告诉了这两个人本人,这两位先生的愤怒和 那四个被推出来当替罪羊的男孩子的惊愕,同样认到了无以 复加的程度。接着我又说,他们从树上下来以后,就砍了几根 大树条,并且叫我也爬上一棵小树,在树上大声叫那些外号。 我拒绝了,他们就把我绑在一棵树上,用树条子打了我好久。 后来,我就把他们要我说的那些话统统大声说出来了, 连那几 句猥亵的话也在内。当我大声喊这些话的时候, 他们背着我 悄悄地溜了,可巧这时候来了一个农民,听见我说这些猥亵的 话, 他就揪住我的耳朵。"你们这些坏孩子, 等着你们的!"他 喝道,"这个小子已经给我批住了!"说着就接了我几下子。这 时候大已经黑了,他也走了,把我一个人丢下不管。我好容易

才挣脱出来,在昏暗的树林 电寻找回家的道路。但我途中迷了路,掉在一条根深的小河里了,我深处游泳, 设处置水,直到 走出树林为止,这样,在经历了不少的危险之后,才找到应该 走的部系路。但我又遭受到一只大公山羊的袭击,我火速从 質色上按出一根本椎和它斗,把它打造了。

人们在学校还从来没有注意到我有奴说这件事情的经过时那样的口才。谁都没有想到派人到我母亲那里打听一下, 是不是有一天我夜里才回家,离身都起遗了。相反她,人们却把有事实证明其中的一个男孩子恰恰在我所说的时间逃过学这一点,和我这次的回除故事联系起来。我年纪很小,向来不爱说话,现在在个弦步骤5不断声样,完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地而且非常自然地从我口里讲出来,所以,人们就信以为宾。那几个被控告的男孩子异口同声地死不承认农所说的事情,表现出理宜气住的微爱和溶出去的态度,结果故事态更加密化,被宣判为蛮横残暴的少年。他们受到学校最严厉的处分,被罚坐耻辱绳示众,此外,还被自己的父母打了一顿,关在家里。

競表现在模據糊糊记得的情况来说,我当时不但对于自己悲的这场乱子满不在乎,而且倒可以说是心里运感到一种满足,行使诗人的贵罚被贬的故能。把我虚构的故事非常巧妙而且明是地加工到完美的程度,使将其中出现引人注目的情节,如作和逍遥,而这一切都是我的创造性的盲语的结晶。那四个受罚我打的误孩子怎么会那样伤心,那样生我的气,我真感到英名其妙,因为这个净清的感过极其肥满,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对之无法稍加变更,正如古代的神①对台运无法稍加变

更一样。

这四个遗殃的人,在月奇当由都已经称得起是正言的人, 他们全都是安静和证的里孩子。从来没有引起讨人家的尘镜 的责备,后来又都成为沉静勒去的年青公里,正因为这样,他 们才把我议件缺德的喜和自己所受的霉屈更深刻地岔记在心 里, 讨了多少年以后, 他们向我提起这件事来需各我的时候。 我才清清楚传教想起了这件已经完整的往事。几乎每一句都 重新在北耳访问荡。从这时候起。这件事才带着和偿的和经 久不消的简系责备我的良心,我一想起这件事来,就着愧得面 钉耳赤, 似不得把讨错完全准溺那两个轻信我的话的审问者 身上,其至照控告那个多嘴多舌的妇女,根她注意听我所设备 那几句犯忌的话。并且非语句出议些话的来源不罩体。这四 个老同学当中,有三个人因为希到我后来为这件事迫悔,前曾 恕了我,并且都笑了,他们高兴,我把这件事的一切细节都记 得这样消费。这使他们得满意。惟有那个床法非常闲芸的简 四个人,总也不能认识童年时代和成年时代的差别,对于被我 逐颗而受到的冤屈,还那样怀恨在心,仿佛这件罪行是我如今 作为一个懂事的成年人所犯的一样。他怀着刻骨的仇恨从我 旁边走过去,每条师对我投射出侮辱人的脚光时,我都不能也 饲料的眼光回报他,因为以往的罪过在我身上,双方对这件显 过全都不渝东怀。

① 信事者等、要其然语中的論。

第九回

求学的黎明期

如今我对学校里的情况已經翘悉了,因为开头的学习迅 追地、接连不断地进展着,天天都有所进步,所以我在学校里 張得很快活。学校的邮度也有许多有意思的地方,我对上学 云高兴、很热心、学校就是我的社会生活、学校对于我来说。这 在不多问刑场和殷场对于古代人一样。这个学校不是公立学校、而是由一个公益团体设立的。设立的自身在当时没有良 行的勿级小学的情况下,使贫寒人家的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所以就叫贫民学校。学校采用的是装斯塔洛齐一兰开斯特① 教学法,而且运用这种教学法时,表现出一种非凡的热心和缺身情神,通常只有热愤的私立学校教师才有这种品质。我父亲 医前闭管测这个学校大多观,对这个学校的制度和成绩推供 在哥我一种教育上的墙施,便得我能和城市里最穷苦的人家

動輸・亨利 フラッカをvioham Heinrich Pestalozzi,1746-1827)。 第十数点で、個产作場の製造動作業人物。

约兰大·兰开原特(Joseph Lancaster, 1778—1838)。英国教育家、以他 的名字命名的兰开斯梅学校是贫民子弟学校、在这些学校中实行学习 瓦斯领度。年龄较大的和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帮助其他学生学习,以 第二年以前

乾疹子们-起度过我的少年时代,从而把一切等级偏见和做 与消除于萌芽状态。这种意图,对于我母亲来说,是一种神圣 的沸曬、你得施容易给我洗涤最初的学校。在这个学校里、大 约有一百个儿童在一间大教室里上课,半数是男牛,半数是女 生,年龄从五岁到十二岁不等。教室正中摆着六条长凳子,上 面坐的都是同性的学生,每条凳子上坐的学生年龄大致相同, 前面站着一个十一二岁的高年级学生、负责教议条凳子上坐 的所有的学生,顺着墙摆着六张书桌,异性的学生排成半圆形 的圈子,在书桌周围站着。每一个半圆形的圈子正中,也有一 个数课的男生或者女生、坐在一把小椅子上。主任教师庄严 她坐在一个高起的讲坛上,居高临下地观察整个教学情况,由 两个助手协助他,这两个人在议和当阴暗的大教室里巡查,酵 时简批进行干涉和辅导,并亲自传授知识。 每隔半小时就对 调一下; 主任教师按铃发出信号, 于县, 大家就举行一场精彩 的演习,一百个学生都按照规定的动作和姿势,根据铃声信号 起立,向左右转,左右转弯走,经过预先计算好的行进路线,在 一分钟之内就掉换了位置,那五十个原来母着的学生,现在就 着了,那五十个原来站着的学生,现在坐下了。每逢我们男孩 子按照规则倒背着手,从女孩子们的队伍旁边走过去,努力把 我们的军人般的步伐和她们排成一路纵队行进时的轻盈的步 伐的差别显示出来,这一分钟的时间,总是其乐无穷的时刻。 学校还许可我们学生们把花带来,上课时手里拿着花,我不知 道,这是一种沿袭下来的良好的放任作风,还是根太有實效样 做, 至少我在任何其他的学校都再也没有看到过这种美妙的 特许权利。不过,在快活的行进中,几乎每个女孩子都背着

手,用手指棍的一粒玫瑰或者石竹,而男孩子们却象叼着烟斗 似的把花叼在嘴里,或者象风流倜傥的大学生们那样把花夹 在耳朵后面,那个场面总是很好看的。这些孩子全都是打柴 的人, 勒勒工的人, 容恭發, 容鞋匠家的和靠救浴过活的人家 的子女, 上屋的手工业者由于身分和信用上的关系, 是不许 利用收入学校的,所以,我在男孩子当中,穿得最好,最整洁。 并且被看作半上流社会人家的子弟、虽然我不久就和这些农 服上打着五额六色的补丁的穷小鬼们非常亲密了。对他们的 风气和习惯也觉得熟悉了。除了那些我感觉过于陌生和不力 好的以外。因为, 穷人家的孩子虽然并不比宫人家的孩子或 者生活向来有保障的人家的孩子品质坏些,或老心术坏些,恰 恰相反,他们倒可以设是更天直些,更善良些,然而他们的举 动却往往显得滑稽粗鲁,这引起我对一些贫穷的同学的反威。 当时我穿的衣服是绿色的、因为我母亲让人用我父亲的 军服的科子给我撒了一套服装,一件是礼拜天穿的,一件是平 时穿的。父亲遗留下来的便服也几乎都是绿色的。 母亲在爱 借衣服和保持衣服的整洁上向来是严格要求和密切注意、所 以一直到我十二岁,我父亲遗留下的衣服还够给我做绿色的 短上衣和小外衣用的。因为我总穿着这一种颜色的衣服、所 以很早就已经得到了"绿衣亨利"这个名字,我们城里的人也 都这样称呼我。有了这个名字以后,我不久就成了我们学校 里和我们那条街上的一个著名的人物, 我利用我以绿衣亨利 的身分所获得的名望,对一切事件和行动继续进行观察,并且 象古希腊戏剧中的合唱队似的,继续参加到这些事件和行动 中去。我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心情,跟着各种不同类型的儿童

到他们的父母家里去, 因为大家都说我很安静, 是个好孩子, 所以我处处学人欢迎, 而我却仔细观察这些客人家的家业和 习俗,以后就不闻去这些人家了,还是回到我的大本营玛格莱 特夫人家去,毕竟是她那里才经常有最多的可看的东西。玛格 莱特夫人高兴的是,过了不久,我就不仅能向她流畅地朗读德 语,而且能解释她那些旧书里常常出现的拉丁文和她始终没 有学会的阿拉伯数字。我还在纸条上用印刷体给她做各种记 录, 便干她圆进和保存, 我就这样变成她的小秘书了。她认为 我是个伟大的天才,已经把我们成是她那些未来的精明强干。 飞黄腾达的人物之一, 预先为我的锦绣前程感到欣喜。对于 学习,我确实既不觉得吃力,也不觉得苦恼,我不知道,我怎么 就已经进步到去教年龄较小的同学们的光荣颁位了。这种教 学成了我的一件新的乐事,主要县因为我执掌着常狃之权,能 决定幼小者的命运,能用法太驱使人们微笔和流泪,产生方破 和敬意。甚至对女性的爱情有时也象小片的朝云似的闪现由 最初的熹微的曙光。当我坐在由九个到十个女生围成的半圆 形的圈子当中的时候,由于在大教室里授课的地点并不固定, 有时候优等生的最光荣的座位紧挨着我,有时候劣等牛的座 位紧挨着我。因为这个缘故,我要么就经常把我所喜欢的女 孩子捧上光荣和美德的领域,要么就经常把她们压下去,打入 罪恶和湮没无闻的黑暗领域,在这两种情况下,她们都经常紧 挨着我这颗专制的心。我常常不能博得那个毫无功绩而硬被 掺上去的美人对我微笑表示感谢,她居然接受她不配得到的 荣誉, 仿佛那是分所当然似的, 她还肆无忌惮就任意开玩笑, 使得我妥想让她继续稳坐首席,而又不致显得太不公平,就更

困难万分了,每逢遇到这种种情况,我这颗心本身都随着大为 激动起来。

这个学校里只有两件事使我感到高苦和阴森, 在我心里 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件具学校外分学用时采取的图森的 刑法方式。这一半是由于还沿袭着则则过去的那个旧时代的 精神,一半是由于当局的个人爱好所致,它和学校其他方面的 优度作风很不调和。年龄这样幼小的孩子们 說 受到特殊的。 痛苦的、侮辱人身的惩罚,几乎没有一个月不对某个可怜的罪 人严肃地执行判决的。受惩罚的人固然多半都是真正的坏 蛋,但这种作法仍然是荒谬的,因为它导致儿童们从小时候就 养成好随口骂人家有罪的癖性。结果,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奇 异的现象,儿童们,甚至那些意识到自己也有同样的讨错,但一 直没有受到处分的儿童,都蔑视、迫害和嘲笑被惩罚的和打上 罪犯烙印的儿童、百到这一事件最后的影响都消失了或者迫 害者自身也落入法网为止。这个黄金时代没有到来以前。小 **顽童们就得挨打。每途倒楣的服人受到训斥以后、被带到一** 个隔离室里,扒掉衣服,按倒在板擘上,缩打一幅,那种场面给 人的印象可太恶心了。还有一次罚一个相当大的女孩子脖子 上挂着木牌在高棚子上坐了一整天。虽然她可能是犯了七 讨, 但我还是对她怀着深厚的词情。说不定她还是无辜而受 处罚的呀! 几年以后,这个女孩子在听牧师讲授坚信礼前的 «圣经»课期间投水自杀了,现在我记不得她是为什么自杀的, 但我还记得,我看到人们把她抬到墓地去,后面有一大群十五、 六岁的姑娘,穿着白衣服,拿着鲜花给她送葬,当时我心里 对死者是满怀悲痛和同情的。虽然她的死法讳皆热怀务的教 义^①,但是人们为悼念她年青早死,给了她这种哀荣,因为这样傲丽耐也修格饰和冲淡这个骇人听闻的事件。

小学时代的另一个痛苦的回忆,对我来说,是教义问答手 册和我们上次门课时的情景, 汶太小书里满都是死板的, 毫无 牛与的问答, 这些问答和《圣经》中所讲的牛与勃勃的内容割 裂开来,只活合于给上了年纪的,顽固的人们那种干枯偏化的 头脑作数材,而我们在看来似乎无隙依长的少年时代,却被迫 无尽无休龄反复死记议也东西, 并且通过进行不知所示的对 话,把这些东西背诵出来。严厉的训活和严厉的赎罪处分,龄 是进行这种宗教生活教育的方法, 提心品册, 对这些癖涩的证 句一个字积不要忘记, 这种诚惶诚恐的憎绪觉是激励我们接 受改油完教生活教育的籍籍、从《诗篇》② 中和《雅歌》 ② 由引 用的查节、也都完全和上下文割裂开来。因而较比一首有机 的、完整的诗,记忆起来别扭,不但锻炼不了记忆力,反而使记 亿力混乱。看到一条条针对成年人罪孽深重的情况而制定的 死板的, 赤裸裸的或律, 和超自然的 不可理解的教义 #A 副 静 感觉不到一种温柔敦厚、合乎人道的教育精神的气息,而感觉 到一种粗野僵化的蛮风吹来的闷热的气息, 这种教育的唯一 目的,就是使用强制性的化学漂白法,促使年青的一代能尽早 地对现在的生活和思想的全部范围有所准备、并且负起责任。 就我自己来说,这一课程的痛苦达到顶点的时候,是一年当中

基督教禁止自杀,认为自杀有罪。但丁«神曲»中,自杀者的灵魂在第七 层地狱受苦。

^{(2) «}旧约»中的《荷篇》。

② 《旧约》中的《雅歌》。

几次轮到读礼拜天在教堂里。当着全体会众的间,用高符让大家都能听见的声音。和站生高我很远的布道标上的牧师进行 这种奇异的对话,在进行对话的过程中,稍稍结巴一下,稍像 忘了一点,就成为一种变读教堂的职让。许多几章诚然正是 从这个习俗中学会了炫媚自己的天花乱坠的 讲道 腔调和口 才,甚至炫耀自己的厚脸皮的技巧,结果,进行这种对话的日子,对他们来说。教都定了胜利的日子和大宫的日子。但总是 上有些人生本额是教会中的"就议派",我也算是其中的一个, 并不是因为我缺乏宗教心,而是由于在进行单调的、硬性规 定的教义同答对话时,我不知不觉地意识到,过去绕死异教 捷的隶维上的极后一续轻炽,在这家回声级烈的数堂中联播, 使我感觉,在这里但用,是难以恶灵的。这地一足说,我想 自会为思维教的、好命的的油金,而如宁说会全是天生的嫉情

这样我就便被排回到个人和上帝交往的道路上去,我坚 排不改变自己的习惯,根据需要自己考虑怎样向上帝祈祷和 交涉,就时何来说,也只是在必要时,才进行祈祷和交涉。只有 主祷文是早晨晚上经常背面的,但只是不出声歌唱而。

但是亲爱的上帝也从我内心的和外在的游戏和娱乐生活中,被拒抗出去了,无论可修案特夫人还是我母亲,都不能使他保持他们哪里的论位。许多年间,上帝这个观念,对我来说,变成了一种毫无诗意的观念,这里所谓毫无诗意,和环诗人们认为现实生活与原构的和荒诞无宿的生活相比是毫无诗意的,面义相同。生活,感情则果的大自然,聚名其妙和夸成

间额.

了我从中自寻其乐的童话,上帝对我来说,却变成了必要的、 但又平淡无青的、小学教师气味的现实,我回到这个现实去, 就象儿益玩得又累又饿,才回家去喝天天赐的家常的汤似的, 想尽可能快地把它喝完了事。这种情形是由于使宗教和我的 童年福结合的方式方法很不好所致。虽然我的整个童年还象 明亮的镜子似的展现在我眼前,至少我想不起,在我懂事以 前,曾经有过一次虔诚敬畏上帝的感觉,就迷儿童的极其天真 的虔诚敬畏上帝的感觉也来曾看过。

这个大约持续了七八年之久的半不信上帝状态 的时期, 正是是柔软可塑、最易于教化的年代,我认为这个时期是我一 生中的寒冷荒凉的阶段,并且把过销完全归咎于教义问答和 建持教义问答的人们。因为,我每途努力回溯和深入思索自 已过去这种者明洁暗的心灵状态时,我还明确地象识别,我在 童年时代,对上帝不是热爱,而只是需要。如今我才把遮盖着 那个时代的又暗淡又寒冷的画纱洁得清清楚楚,这一画纱,对 我说来,当时遮盖着生活的半面, 使我痴呆畏缩,对别人的话 不能理解,也不会让别人认识自己,结果,教育家们面对着我, 就看到了一个证似的,他们说,这是个怪物,对它没有什么 办法!

第十回

游戏的儿童

我不得不单独绘自己创治一个小天地,在这个小天地里。 我越发起劲地自寻其乐。我母亲给我买的玩具非常少,她经 常专想为我的将来节约每一分钱, 做认为,除了直接为购买必 需品花费的钱以外,任何其他的开支都是多余的。她力图通 过经常和我谈心的办法,来代替玩具使我不感到无聊,给我讲 她自己过去的生活中和别人的生活中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因 为她自己体会到,在我们母子二人孤苦伶仃的情况下,这是一 种甜蜜的生活习惯。但是,谈心和古怪的邻居家的活动,终究 消磨不了我每天的全部时间,我需要一种有形象的材料,来满 足我的创作欲。所以,不久我就觉得,非得自己动手给自己做 玩具不可。在议种情况下, 通常用来数约的东西县纸、县木 头,这种东西很快就糟蹋了,尤其是我没有老师教给我窍门和 技术。我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从人得到的东西, 沉默无言的大 自然却提供给我了。我曾从远处看见别的儿童有很可爱的小 博物标水,特别是石头和蝴蝶标水,并目记足时,在教师市父 亲的指寻下,采集这类东西。现在我就依靠自己的力量,仿效 他们的做法, 开始沿着那些有在阳光照耀下闪亮的五彩卵石 的大小河床, 作探险旅行。不久, 我就采集了一大堆象云母、

石英之类的存息品的、有颜色的矿物和奇形怪状引起我注意 的石头。冶炼厂倒在河里的矿渣,我也当做贵重的矿物,制造 假宝石的玻璃料,我也当做宝石, 玛格莱特夫人那些旧货,也 给我提供了一些磨光的大理石的碎片和半透明的、有旋涡形 装饰的雪花石膏的残余, 这些东西另外还渗透着一种古物的 光泽。我给这些东西制作了分类架和箱子, 还贴上写着奇异 的名称的标签。太阳一照到我们的小院子里,我就把这些宝 物统统搬运到楼下,用小泉眼里的水一件一件地洗净,然后, 摆在太阳地里晾着,一面欣赏着它们的光泽。接着,就把议些 东西重新安放在箱子里、用我从码头上的和大商店里的棉花 包卜装下来的棉花,把最光彩夺目的东西小心谨慎他包起来。 我就这样玩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不过,使我常心悦自的,只是 这些东西的外观;后来我发现,那些男孩子收藏的石头,每块 都有一定的名称,他们同时还有许多象水晶和矿石这类的我 所无法得到的珍品,并且获得了这方面的专门知识,对于这些 知识我是一点都不懂的,这样一来,我就觉得,自己这一套玩意 儿索然寡味,非常扫兴。当时,我不愿看见周围有任何死的东 西和扔掉的东西;凡是我不能用的,我就赶快烧掉,或者移到 离找远的地方;这样,有一天,我就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把我的 石头统统装在一起运到河边,沉在水里,然后怀着悲哀和懊丧 的心情回家。

接着,我就果集起蝴蝶和甲虫来了。我母亲给我做了一 个捕虫网,还常常美自闻表—起出去到草地上去采靠,因为她 明白,玩这些又简单又诏被。凡是我能提到手的东西,我都提 到一起,结果,插投了无数的幼虫。不过,我不知道幼虫吃什 么食物,此外也不知怎样养活它们,所以,我培养的幼虫连一个蝴蝶群没有变成。我提来的活蝴蝶,同有光泽的甲虫一样,却没我在杀死它们和把它们的身体保存完好的问题上,最防筋,因为,这些果明的动物,在我这一双系生害命的甲底下,假床,保养智强跑的生命力,等到最后它们确实死了,被发现它们的颜色已经毁坏,看味已经消失,我的针上插着的是一大批可怜的残难者的残骸。杀生害命这件事本身就已经使得我太累,心里太欢动了,因为我看着这些贵陋的昆虫受罪,于心不忌。这 对不是,我也和其他的几意一样,会加以遗停,这种感情如宁证人会的遗情,对一种人来也和其他的几意一样,会加以遗停,这种感情如中一样。如此不是一种人不是的的动物,因而使我心里更加伤感。从描述一直到情况。每个不祥的残骸,都是在野外度过的某一天或者某一次探险窗下的纪念物,因而使我心里更加伤感。从描述一直到情况,是一段使我的心也为之激动的命运,那些沉默无言的姿骸让否自我没责备的话呢。

当我初次看到一个大动物团时,这种采集蝴蝶和甲虫的工作也就终于搁没了。我立刻下决心设计一个动物团,做了许多的笼子和小屋子。我煞费苦心地把小箱子改制成这种东西,还用纸板和木头做了一些,然后根据要关在里面的动物力量大小,在这些东西,面面装上铁丝抡干或者线格子。第一个关在里面的动物是一只老鼠。我亲发进一只旗似的,费了很大的事才从,编版机上把它送进平房里。接着就是一只小兔,几只麻雀,一个天地蜥蜴,一条较大的蛇,几条颜色和大小都各不相同的蝴蝶。一个大个儿的鹿食甲虫和许多别的甲虫,充这些紫维齐东地撑起来的笼子里,不久就都变得瘦弱无力了。

[[贝大蜘蛛,对我来说,确写能尽了猛虎的成风,因为我对它 们怕得要命,终了很大的圈子,才提住它们,我怀着愤喜交集的 心情观察这些失去自卫能力的动物, 直到后来有一天, 一个周 蜘蛛忽然从笼子里出现。"长快他跑到我手上和衣服上来。这次 受惊却使我对这小小的动物园的兴趣更大了。我经常定时定 量地喂这些动物, 还把刑的儿童领来, 给他们讲解这些动物。 讲得天花乱坠。我新得来的一只幼鸾算是一只大氅,那些蜥蜴 算是鳄鱼,我小心谨慎地从裹着的布里把那些蛇取出来,让它 们缠住一个玩偶的四肢。后来我又独自在这些悲哀的动物前 面一连坐好几个小时,观察它们的动作。那只老雕早已吃破 笼子选掉了,无脚蜥蜴早已断为好几截了,所有的磐鱼鼠巴也, 都掉了,那只小兔儿已经瘦成了骨头架子,但是在它的笼子里 却再也没有它的位置了。其命的动物也全都渐渐死去。因此。 我心里郁郁不乐,便决定把它们统统杀死埋掉。我拿了一根细 长的铁条,把它烧红,然后,用发抖的手把铁条从格子绕几里 往里截,开始一场残酷的屠杀。但是,议时候我心里又觉得这 些动物都很可爱了。被残害的有机体的痉挛也使我害怕、所以 我不得不住手。我急忙下楼,跑到院子里,在那棵小花椒树下 挖了个坑,把我所有的一切动物,死的、半死不活的和活的,许 箱子一起,慌慌张张地扔进坑里,急忙用土埋起来。我母亲看 见我这样做了,她说,本来应该把这些动物送同野外原来采集 它们的地方,假如这样办了的话,它们在那里也许已经恢复了 健康。我明白了这个道理,对于自己的行为非常后悔;这块宽 地在很长的时间内,对我来说,却是一个阴森可怕的地方,我 从来不敢本着儿童咎有的那种好奇心行事,这种好奇心经常

据使我们,把照起来的东西重新挖出来看一看。

下一个智效是我从玛格莱特夫人家得到启发来做的。我 左她的礦书中发现了一本荒诞不经的神智学印的书,这本书 里除了别的幼稚可笑的实验和做实验需要的酿表以外,还有一种用实物来说明四大²的方法。我按照这种方法,拿一个 长脖子的大玻璃痕子,四分之一接沙子,四分之一装水,四分 之一装油,最后的四分之一空着,也就是装空气。这些物质根 扼其重量大小彼此分离开来,就在这个紧凑的空间里,把土、 水、火(灯油)、气四要素表示出来了。我使劲船鬼敷明瓶,把 这四人摇乱,便产生了混浊,混沌又妙不可言她鬼颤怪情,我 坐在那儿观察着这种臭妙的观象。心里非常快活。

接着,我就拿了一张纸,按照那本书旦的说明,在纸上画出一些巨大的天体,在天体上画了一些圈和纵横交叉的线,用颜色划出界限,写上数字和拉了字母。四方、三稀、两级、天空、四大、气质、管器、人鬼、大地、地邻、中间区域、七重天、这一切那是非常难原的,但帮是按照一定的获序混杂在一起,说时则的时候然要苦心,而这片苦心并没有自费。所有的天体上都有相应的灵魂居住,他们能够在那里颠和地生活下去。我用屋球的名称给这些天体命名,并且给这些灵魂写上名字。享受最高的天私的灵魂,是我父亲,他距离上帝的原附最近,还在那个三角形之内,他好象在借助这无上帝的原附最后,还在那个三角形之内,他好象在借助这无声的。我的冤家对头们却都在由长着大尾巴的魔鬼主宰的地东漫步。我的冤家对头们却都在由长着大尾巴的魔鬼主宰的地族里受害。我根据人们

① 泛指任何神秘主义哲学和神学事说。

② 指古希腊哲学所讲的土、水、气、火医要素。

的行为,来改变他们的地位,让他们升到更纯洁的区域,或 着下到一片惨叫哀号声、和牙齿飘抖声的寒冰地默里。我以 考验的方式让不少的人处于悬而未决的地位,或许还把两个 生消数此水火不相容的人一起监禁在一个偏僻的区域,却把 两个彼此消投愈合的人形散,让他们经过许多考验之后,再把 他们一起送到一个更幸福的地方。我就这样秘密地把我所认 识的人,不分老幼,都仔细审定了一遍,并且决定了每个人的 合运。

那本神智学的书籍还是示,要现已经完化的蜡翎在水里, 我现在已经记不得是为了象征任务东西了。我把几个精海数 装满了水,再把蜡倒进去,欣赏蜡倒在水里后构成的各种形 象,然后把瓶口封住,这样就增加了我所收藏的学术性的标 本。我很喜欢玩这些玻璃瓶子,有一天,我心惊胆被谁从疾惊 里的解剖标本室里走马者花似的跑过去,在那里我发现了议 方面的一种新材料。那里的几排玻璃瓶 子里的胚胎和胎儿, 博得了我的热烈赞赏、为我的收藏标本的工作提供了绝好的 材料,我就试着仿造这种东西。母亲的一个棚子里保存着畅 闲暇时候一块一块地操起来的亚店布,有的是本色的,有的是 源白的; 獨子里还放着几块很干净的蜡, 收藏在那几已经忘掉 了,是当年辛勤的养炼工作的一些事讨惊汗的见证。我从该 些蜡上陆续剥下了几块,一次比一次大些,然后,相据会所看 到的标本,做出了那些大脑袋的,奇奇怪怪的胎儿的小型复制 品,并且努力使这些奇形怪状的胎儿之间的差异更加突出。 我尽我所能收集了各式各样的、大大小小的玻璃瓶子、然后 根据形状和大小把这些复量品放在合适的瓶子里。我把一些

组长的香水瓶的脖子打掉,然后把一些同样瘦长的小家伙放 进去, 让它们各自在线上吊着模动, 在一些又短又粗的软膏瓶 里,则装进一些球茎状的小家伙。我用水代替酒精把拖子装 满、并且根据现在这件好玩的工作当中从学术趣味产生的幽 默趣味、给其中的每个住户都起个名字。当这个差妙的俱乐 部已经有了七约三十个成员,蜡差不多用完了的时候,我也给 它们起好了下列的名字, 饭纹、小猪、公鸡、罗思粮、瘦糕儿、大 肚子、滑稽的汉斯、咬蜡者、鳍人、蜂蜜应鬼等等,我不感到一 种持久的乐趣,因为我同时还给每个都写了一个简历,说明佈 们在某一座中里时的情况、极得我们议程的老太繁红的荒诞 不经的传说、婴儿都是从这座山上拾完的。我还给每个都制 定了个人的天体图表,图表上记录着它们的善行或恶行。如 果有一个引起了我的恶感,它就和那些活人一样被放到更坏 的地方去。这些事情我都是在一间修排的小房间里进行,一 天晚上,我在昏黄的暮色中把所有的原子都预在我心要的点 子上,这张桌子是一件有好几个抽屉的涡色旧家具。我把那 些瓶子摆成一个大圈子,把四要云放在圈子正中,把我所做 的五颜六色的图表展开,旁边有几个举着手的增入,手里有 灯芯点燃着, 我就在灯光下潜心考虑起图表上的星宿来, 与 此同时,让蜡入和心慌意乱者,发耶尔或公鸡这些母某一星 宿赠命的在关人物单独站出来,加以检查。我偶然碰了桌子 一下、所有的瓶子都振动了、小蜡人儿也都摇摇摆摆堆打星 儿。我觉得很好玩,但开始按照节护减杂子,这些小家伙儿们 便按照节拍跳运舞来: 我敲得越来起亚, 越来越的, 还一面赞. 一面唱歌,那些瓶子就象练了似的互相碰撞,丁丁当当的乱

晚起来。勿然听见一个鱼落里看抱盘子似的声音,只见一双 火心的压促放出调量的水芒。 原来是别人家的一只大猫被关 在这个小房屋里了,它---百安立高峰随待益,现在听见障碍,信 恐起来。我想把它吓出,它应着想出她咖福人的架势,毛都有 竖起来, 火声呼响呼响像忽叫; 我吓得急忙打开一个窗子, 把 一个瓶子向它扔去,它贴到窗台上,但光法直往前去,便转身 又向我朴果。我就把黑蚱唬人一个排一个地向它扔去。它浑 身发抖、气势汹汹、荷出准各际巨老的姿势、当我最后把四 要素向它先上扔去时、我已经应贷部它的爪子已经抓住我的 脖子了。我倒在桌子旁边,灯也都灭了,我在黑洞洞的房间 用号哭,虽然猫巴经瓶干,我母恋老进房间,猫前垂和滚虫 去了; 她发现我躺在排板上, 处于老昏迷状态、周围都是破 玻璃片和蜡制的小妖精形象、迪板上已经水溶成河、施云到 我非常安静、非常快活、黄带得心满意足、所以一有没有往 意我在这个小房间里的活动;如今听到我的语无俗次的叙说。 就更莫名其妙了。这时候,她又发现,她的蜡巴经少了很多, 于是,面带着几分怒气,观察了一下那个已经需要的世界的唐 址

这件事引起了轰动。玛格莱特夫人让我把事情的经过讲 给她呀,还让我把涂上颜色的纸和其他效余的东西都拿给她 看,她觉得,这一切都是极其使人烧难的。她想心,如根结底 我大概已经从她那些书里就得了一些危险的秘密,她本人由 野、大概已经从她那些书里就得了一些危险的秘密,她本人由 联深长的严肃神信,把致危险的书领起来了。但她心里又不 由得感到一种满足,因为情况似乎证明,这些东西贯后脑藏着

第十一回

剧场的故事, 甘泪卿和长尾猴

经过这样的倒楣事以后、我再也不多欢一个人冷冷清洁 她在家里玩了,这时有几个儿童有一个巨大的旧水桶里上演 喜剧,看来玩得很开心,我就加入他们这一伙。他们在木桶前 面挂了一个帷幕, 让一些受欢迎的儿童恭恭谨谨地等候到他 们的神秘的准备工作结束为止。接着,这个圣所前面的幕便揭 开了,只见几个身穿纸做的客里的骑士,先易连珠似的互相痛 骂了几句, 接着便飞快跑对打起来, 最后便都倒在地下死了, 那块破了许多洞的毛毯做的帷幕也落下来了。大家认为我是 个心灵手巧的男孩子,不久就让我参与他们的机密,我从《圣 经》的历史部分或者通俗的故事将里摘出一些简短的故事情 节,把书中人物说的话逐字逐句地抄下来,并用三言两语把原 话连贯起来作为台词,通过这种办法,首先使这个木桶剧场演 剧对有了比较确定的勘材。我还觉得, 最好是能让主角先从 另一个入口登场,不被观众看见。因此, 验在剧场的后墙上锯 了一个洞,然后把它削削刮刮,加了加工,直到一个全部武装 的角色放下架子爬着钻得过去为止,他爬着钻过去以后,还没 有完全站起来,就开始念起叱咤风云的台调来,那样子可真太 希腊可笑了。这个入口完工以后,接着就拿来一些带碌叶的 小树皮, 纪木情内都装点坡一个树林,我把小树枝打在木桶里 边四周的木板上,只有上面的桶孔敞着口儿,神灵的声音要 遭过桐孔从天上传下来。有一个男孩子拿来了一大纸袋松 香[©],这次我们的工作起了油上添补的作用。

有一天,尉场上演大卫与歌利亚岛。非利士人站在舞台上,举动表现也异教徒的样子,然后走到木桶前面的舞台前都来。接着、以色列人使爬着进来。他们衰吸诉害,灰心套气,随即迅到九口的另一边去;这时最少这个大汉歌利亚登场了,他等色量地打诨,逗特两军战士却观众都摔腹大笑起来;正嗣精谷挺欢,忽然大口讯视了一张个身显不高,说话带刺的小侠子。他突然打断了这场闹到,用他房甩石子百发百中的机弦,把一个大个几的七叶相梁突甩出点;打中了巨人的缩门子。巨人顿时暴败如常,来势同样凶猛地向大卫头上打来,两人立即扭在一起,抗命瞬打。现众和作为台唱为的两军战士都战夺喝采。名自站在一方而助贼。我本人为演了宙斯岛的角色,一只手里拿着一发增失几一尺,里拿着一发接着松台的闷制管子,把连续不需的大闪电从棉孔吹进精尘,火焰象舌头一种伸吐到那些树枝上的绿叶中间,照得歌利亚的头塞上的锡箔放射

① 「記以所到院点妈位者粉末來表演囚电。

第二、百以色列王(公元約100至三の)、少年時代和批判士等中的巨大 获利22的长时,用机按用出石子,打中烹利亚的熱门。见《日约·撒姆 几记下》等:上等。

② 古希里拉拉生的主神。

串神奇的光芒。我不时从桶孔飞快地向下瞅一瞅,接着就又 继续用风电激励勇敢的战斗者,心里毫无恶意,不料我妄自以 为由我主宰的这个世界的基础忽然动摇起来,超了个跟头,把 我从天上排下来了,原来这是由于被利亚聚后打败了大卫,使 劝把他甩到木桶周妈的板喷墙上去了所致,这个事故引起了 一阵空隙,木桶的主人也赶来了,另上关闭了这个滚动的遇 幼,发现上窗那些任意加工作出的种种改变后,不免骂了孩 子们一顿,空车头打了他们几下。

不过, 樊止进入这个乐园并没有太令我们感到遗憾。因为 过了不久就有一个德国剧团来到我们这个政市,这个剧团在 当局的许可下,在市民面前把剧院建设得比业余流员们和儿 童们盆今为市的成就更完美些。这个流动剧团在本城一家被 馆里住下来,把窓做的账舞厅改变成周场,同时把所有的比较 管顾的房间和地方都占用了,使那是处处充满了家庭生活的 气息。只有剧团经到意人一等,任的是一个比较华丽的房间。

事实上,这个热闹的旅馆不仅能上流剧时吸引烫们的来,就是自天我们也不由得在旅馆前住心观察,一来是想看着那处受到自己铁仰的英雄和灾王穿着 道合 他们的人分别以大两般的较雄而变的姿态进进出出,二来是想在生国面参运的对台机关、一看第一角笼的红袍和宝剑以及各种道具都见识见识。我们还特别在一个除开的后屋前停留,屋里看一个大腿构思的回家,还身宜立在一些颜料建于中间。一只手情在济地儿里,一一只手你有一样长得出奇的面影。还在它包括,特处地膨出一间红身子里各个分子周固挂着的精细透明。

的自窗帘, 第了我深刻的印象,这个印象如今我还记忆就新,先 能我每途咨到这种东西作为舞台背景在夜晚灯光照明下呈现 在我的回副时,我都感到英名其沙,异常凉奇;现在一看到在 在地上勾画出那多寥可数的、恰到好处的一些自线条和自点 儿,我心里就明白了。我对于绘画的未颁选带有所认识,在选 则的对托面上任意涂上浓重的颜色,这件事使我饱得了许少, 后来我看到一幅画时,就开始明确衬托面和颜色这两方面的 界限,我这些体会使我克服了消极地相信绘画是不可思议的 奇迹的观点,能的这种观点,是决不肯自己或脑筋去理解这类 同概的。

每達演劇的夜晚、我们大家都一定全体集合在約定的處 点,象站似的在旅馆周围海洋溜走。因为我母亲向亲很守伦, 致觉得不可能通过合法的道径进入这底艺术之宫,所以,我和 贫民学校转的同学们在一起就感到心情加倍舒畅。他们也和 我情形一样,要想进去的话,要么就得靠给例团带点小忙,要么 就得全凭大胆机智溜让去。我也有几次心里怦怦的跳着溜进 已经鉴满了观众的大厅,等到亭一拉开,就用心满意足的眼影打 货、等到已经野完许多仓词以后,才则头研究情节。不久我能 成了一个大行家,装出冷静的态度,一方面又连最下流的效 就一个面被出行家的冷静态度,一方面又连最下流的效 都指不自禁地妥得入迷,这种分情开始使我心里恼火,再 看。我还也不得一下于飑到后台,从元处知日有意这迷人的歌生 的政治就是这些不得一下于飑到后台,从元处知日有这迷人的改生 指冷静词话,一定比世界上什么地方都美好。不过,我外没有 想到,我这个愿望会很容易地实现,可是喜出要外,一股好运 气给了我如愿以停的机会。

有一天晚上, 剧院正在上演《浮十德》(0.我们站在一个旁 门外边,觉得相当告兴。我们听见人说,可以看到我们很慈秀 的人物著名的浮土德博士连同魔鬼和海鬼的--切神诵广大的 表现,但是我们发现,今天在我们往常溶消力的路上阻止我的 进的一切暗碍都是无法裁讨的, 我们怀着相信的心情听太诚 高级业余音乐家演奏的前发曲的乐曲、同时绘尽脑社像解环 有什么办法钻孔子进入剧场。那是 秋天的一个吞黑的夜晚, 丽不住地下, 寒气袭人。我觉得冷了, 想回家去, 尤其是母亲 巴经构架与政略上在东西购了。可巧以时候嘎洞洞的门勿关 开了、淋出一位教苦拉炸的天体来、喊道。"嗯」孩子们,你们 可以讲来"四个参加海出。"一听读句派人的话,最身础力针 的小伙子们马上挤进房子里,因为在这种场合,谁都只想到自 己。但是他拒绝了他们,说他们太大太胖,当时我站在后面, 觉得没有多大的希望挤进去,但他却喊我过去,说,"那个小伙 子很合适,由他来扮演长星猴最好。" 标环选了早外两个身材 瘦小的男孩子, 把我们带进去以后, 防玉关下门, 妖后领给我 们向一个小厅堂走去,这个小厅堂是作为化妆室用的。我们进 去后,无暇观石堆积的衣服,武器和盔甲,因为我们很快堆脱了 自己的衣服,穿上扮演长尾猴用的从头到脚罩上整个身子的 希奇古怪的皮衣。长尾猴的脸都象兜帽似的可以翻绘到脑后 去。我们化装成了长尾领的样子,手里遵着长尾巴站在那几时,

^{· ()} 款他的诗剧。

才得意忘形地微笑起来,互识祝贺我们这喜出望外的好运气。

人们把我们带到舞台上,有两个大长尾猴做出滑稽可等 始为你们对知我们。如何忙忙地教给我们怎样完成当前的任 务。我们很快就学会了, 试演了一次翻各种花样的腿头和学 猴子跳跃的种种姿势,非常成功,还以优美的姿态玩了球,所 以就让我们在出场以前去自由活动。那四堵宣播和厕的假墙 之间的狭小的空间里人群拥挤混杂,我们一本正经地在这些 熙攘攘的人群里走来走去,我一会儿凝视舞台上,一会儿凝视 后台,心花衫前肺观察着各种有效序的场面积动作安静地,不 引入注目单从那一片低声暗漂争吵的、难以分辨的混沌中分 窩出来,好象出现在另一世界似的在改空旷明亮的舞台上出 现、然后又同样莫名其妙地返回昏暗的后会去了。演员们有 时发笑,有时开玩笑,有时情活温存,有时翻脸吵架,有时突然 塞开自己那一伙人,一时独自一本正经地站在那仿佛受魔力 支配的舞台正中, 面向着我所看不见的观众做出一副十分虔 诚的面孔,好象达在一群神灵的而前似的。转眼他一张又同 。 到我们中间来,把已经中断的解骂的话和谄媚的话继续说下 去,同时已经有另一个演员离开自己那一伙人,来做同样的表 滴。这些的人都过着二重生活,其中的一重可能是梦,但是, 对他们说来,哪一重生活是梦,哪一面生活是现实,我是搞不 潜憩的。在我看来,在这两部分当中,若乐振欢桃园样混合存 在潜,不过,幕一开时,在舞台内部理性、尊严和明朗的白天似 平占了上风,从而构成了现实生活,而等到临一落时,一切龄 都土崩瓦解,变为暗淡的、梦一般的混乱。我不觉得,本议汤 混乱的沙巾,那些举止表现最高烈、最热情的人,在舞台下的

更美鲜的生活中,都是最高尚的、最富于表情的人物,而展前 程到的、周阔站治的这些态度安详、冷静、和平的人,在舞台上 的光辉灿烂的场面中,粉相却相当差劲。《浮士德》这出戏的 戏词、是使生活活跃的音乐。音乐一倍率, 舞蹈便象发条已经 步光的转表似的停止了。《浮士德》的诗句,任何一个德意志 人一听到共中的一句,心弦部为之振动,这种天衣无缝的语 言,象崇贵的音乐的声音一样,不断传来,使我心旷神拾,为之 惊叹不盈,犹然我对这些诗句的理解,并不比真的长尾猴的水平高出很多。

就在这个时刻,忽然觉得有人批住我的尾巴,把我倒拖到女巫的财房³⁰ 里,只见所有的长尾炭源已经在那儿晚来跳去。 剧场楼下正厅里无教的谢孔和炯炯的日光维急在女巫厨房里的布景,现在有连许多多的东西硬架补着一下;因为我周围的希奇古怪的布景,那些滑稽可笑的这具电废锅,都跟康北斯托非勒斯³⁰、女巫以及其他的长尾聚所干的勾当一样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只顾沉静也,施迷地观看别人的表演,自己完全忘了表演已经学会的跳跃动作和潜稽把观,仿佛自己并没有分演,在足整学公的跳跃动作和潜稽把观,仿佛自己并没有分演,被飘荡的样子,我非常奇怪。那面镜子里有什么好看的。我模仿他刚然一方向望去,目光极过那五什么好看的。我模仿他刚然一方向望去,目光极过那五什么都照不出来的健健了,强到后台,在这另一世界品幼幼的人群中,发现了译士

① 《浮士德》制中的一幕。

② 《浮士婆》属中的意义。

總在台词里声言看到的那位女性的形象。原来, 甘洱鄭□这 时候已经亲到后台, 她一面向背后高声说了几句深有感触的 话, 一面象哭过似的用白手绢铲仔细细地使数把眼睛和两缄 擦干, 然后就正在那儿涂抹最后一道化妆的脂粉。我方才还一直向往着这天童似的舞台, 如今除了想回到这面眼 家交赛车的女性所在的后台, 重也没有任夕如的原母

我们表演的时间终于过去了,我翻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语意很失,你看满款热情下场次曾说题获着下场,有算尽 时能走进很所看到的女性,但是一可巧这时候她正在表演她独 自一个人在现台上的每面,我给又目的她先是他看见她一

她好象是心里有什么非常不愉快的事似的,因而在舞台上來演时,一方面显得反姿妩媚,一方面又而常察。这两种因素混合在一起。關然致有成功來與這出甘風轉的形象,和给这位女演员增添了一种独特的魅力,我站在她一边反对她的不过,当演到甘油即的合意更被塞納时,我这一时的空想迅即超清云散,和剧中所表演的故事情节融合在一起了。甘温舞在整旗里躺在干草上,后来说叙话这一场,她表演得十分精彩,使我感到你心却能,同时却又怀着如何如渴的热烈激动的心情,把这个陷入无限的不幸之中的女性的形象中力趣迹我全个所见所面的一切事件,我就按好而正处到她欠,又塞到满足。又逐到满足。又逐到满足。又要到满足。

藉落了,剧场里的人纷纷走开了,我却悄悄儿地去搜寻我

 ^{*}浸土洗**耐中人物,要添土生味を飲わる。

方才发现舞台经理和演员们于里拿着的脚本,结果在一增彩铜的墙壁后期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我渴望浏览一下这都产生这样巨大效果的作品,所以迅即继头阅读是各个脚角的台高来了。但是,我虽然对于舞台上的人物形象有所体会和感受。现在看到的写下来的文字。因为是一位好灾结节的。伟大诗人的辞能时神的语言符号,对于一个无知的孩子来说。还是无法理解的。结果,我这个小小的不逃之客又在一个更崇高的世界门取自常形彩点吃了个闭口线,不久便在钻研戏词意义

的过程中所着了,一 資睡得很熟。 一觉醒步,则场已经静悄悄的,空无一人,灯火已经熄灭。 一轮满月的青耀从舞台的侧面布置中间射进来、福在那些奇 异的、乱七八档的道具上。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回出。 也不知道现在什么地方,但是当我认识到自己的情况以后,我 就惊慌起来,想寻找出路逃走,但又发现进来时走过的门都已 经锁上了、这时,我就说来顺受,重新考察起这些房间里所有 的希奇古怪的东西来。我摸了摸那些纸糊的,沙沙作响的,佐顿 的舞台布景、把椅子上放着的原非斯托非勒斯的孢子和剑泵 过来,把袍子罩在我穿的长尾猴戏装上,把剑佩在腰间。于是我 就在明朗的月光下走来走去,随手按出剑来浑舞一番。接着, 我又发现了拉菜的机关,就把幕拉开了。观众席所在的剧场还 厅黑涓洞的好象一只失明的眼睛似的呈现在我面前; 我下到 乐队席去看,乐器还东一件西一件的故存那里,只有小根瑶都 细心地锁在盒子里。铜鼓上放着细长的鼓槌儿,我拿起鼓槌 儿, 胆怯心虚地在蚊面上位了一下, 发出了一种低沉的咚咚

声。则在我胆大起来,开始川更大的力气去散,最后那截声就

象雷雨出一般响彻这空无一人的、沉浸在午夜的沒静中的大 厅。我让咚咚的鼓声高一阵, 低一定, 我觉得, 声音的凄怆的 休止比离客太身还差。最后,我对自己的所作所失虞到惊慌。 初下分梯,几乎不敢从剧场正厅的…推一推的梳子上迈过去。 到紫弄溢的最后一批除子主巫下,我觉得很冷,想回家主,因 为独自一个人言这里,心里也言怕起来。大厅的这一部分,所 有的窗子都头得很严密, 所以只有一直还保留着监狱场诵的 布景的舞台上、被月光神秘地照耀着。靠近舞台背景甘泪卿 贴着的地方,那个小门儿还开台,一缕苍白的光线射在草垫子 上:我想到行格处决的美丽的甘油卵,觉得在自己的心目中, 这月光明朝、寂静无声的监狱,比计泪脚的卧室当时在浮十德 的心目中,更有魅力,更为神圣。我双手支额,用充满事情的 目光望着那里,特别望着那个半被月光照到的,放草物子的鱼 落。忽然听见黑暗中有什么响动,我屏息向那里一望,发现这 时有个白色的人影儿站在那个角落里;原来是甘润卸,是我在 最后一幕看到她时的形象。我从头顶到脚趾都战更起来,我 的牙齿直在发抖,同时却又有一种强烈的惊喜交集的感觉拉 过周身, 使我心里感到温暖。是的, 那是甘润卿, 那是槭的嫩 灵,虽然我从远处看不清楚她的而容,但这样却更觉得这个人 影儿鬼气森森。她象是用悲哀的目光在大厅中四处探望、我站 起来,觉得好象有一双看不见的、力量很大的手拉着我向前指 似的,我从一排一排的椅子上迈过去,走向舞台前部,进一步, 停一会儿,心里怦怦地跳着。我穿着毛皮戏装走路,听不见脚 步声,所以,直到我黑上提词员藏身的箔子, 月光初次照到我 的奇装异服时,她才觉察出我在那儿了。只见她以热情洋浴

的目光惊愕地凝慰着我,畏缩不前,却没有作声。我顯手疑顯地向她走近一步,就又停住了,我两只填锅跨得大大的,两只 手战战兢兢地举着,只觉心花怒似,热情澎湃,一般勇气流通, 像用命令的声调喊道。"业住!小鬼!尔是什么人!"并且而我 伸出路轉,做出颅肺的姿态。吓得我当场站住,寸步不前。我 付目不转睹地互相端详着,现在我情清楚地站出趣的相貌 来了,她读着一件自色的延衣,脖子和肩膀全都痛着,现出一种 种象夜间的积雪似的柔和的亮光。我顿时嗅出了活人的温晚 的生活气息,打才强又奢添小鬼尽。心就感到的那种冒险性的 身气,现在调对着这位活生生的女性,变成了自然流雾的被 怯。她却依然觉得我以这种鬼怪的安古现土分旋蹊,再次 城道,"小伙子!你是谁呀。"我低声下气地答道。"我叫雷一亨 利,是扮演长尾猴的孩子们当中的一个,人们把我锁在这里 出不去啦!"

一明这话,她就向我走来,把我的很面具揭起翩翾躺后,阿手握着我的脸,高声笑着感遨。"我的惠天爷:原来是那个好处处留心观奇的长尾张明!哎,你这小鬼:是你闹腾得声。那么大,就来展于且来了一阵雷雨级响到。"——"是的。"改一面回答,一面两限不住地钉着她的自省的胸部,我的心第一次重新沉浸在虔诚和暮悦交集的信帛中,就象过去每逢被复着那片晚霞灿烂的地方,觉得亲爱的上字迹在那里时的心情一管敞着,我就心境十分宁停ル陆被看她的坚身。他最情景

是个年後子,不过,等你将来长大了,你会象所有的孩子们一样,成为一个野朋元产的汉子啊!"地位爱蒙担我聚是不里,在 我的嘴蹬上吻了几次,只是那过她这一接吻,我的嘴唇才轻轻 绘动起来,我给他只有,上帝散掉,衷心感谢他让我经历这场妙 不可言的亲源,我的也是有,你要她你还她好睡

接吻以后,她说道,"规在你最好是留在我这儿,等天亮再 走,因为早已过了三更半夜响。"我看,她觉过着我的手,领着 我走过几意门逃了她的房间,她为才就在这几两来看,被我走 要半夜那一年河鬼似的唿哗就猛的恶作剧妙望了。她在自己 的束鳍的围船的我安排好一个幔瓷的地方,等我一颗在那儿, 她就把一件天鹅就像的王袍戏袋哥紧急随在身上,然后伸此 身子躺在束上,两只小脚拿径径通识奇我的鸦锦,我的心便在 捷門下艙,在那是一个。所以,我们不近就睡着了,我们这种情 一只果实的和那些一种设备。

第十二回

读书人家,撒谎时期

我一夜没容国家, 宣信母亲心烦意乱, 忧虑重重, 从此 她就严禁我突爬用去四处玩耍和上欢院看戏, 就是白天也对 我监护得更加严密, 母颖我跟到人家的孩子们来往, 提认为 他们行为放似,生怕政計築上环豆气,受到危害。结果,一 直到那些外国演员离开我们这个城市,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位 使我一见烦心的女性一面。一听到剧团已经走了,我顿时沉 沒在无限的悲哀中,这种悲哀的情绪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我也是不晓得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就或觉得,山那边的各 个国家"继是我能影响性"到的。今人依然地址的原土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 我照一个少年更加亲近了, 她的成年 的姐姐们都好看书,搜集了无数的坏小说。这户人家的住所,檐 口上、长椅上和桌子上,到处乱放着流调图书馆散失的零届书 本、还有少量从名门世家的藏书中或者旧货商手里购得的断 简残编。每逢星期日,都看见他宝不仅姐姐们和弟弟以及姐 姐们的情人们,而且连父母和那里所有其他的人,都无不埋头 阅读那些已经弄得很脏的书籍。 红老的是一些 馬 蠢 无聊 的 人,在这种消遣中寻找愚蠢无聊的谈话资料;年青的则拿这些 低级的、毫无诗意的坏作品来刺激自己的想象力,或者更确切 地说,在这里寻求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见到的更美好的世界。故 藏的小说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描写上一世纪的坏风尚 的拙劣的书信体小说和色情故事,一类是相俗的 赔 十小说。 姑娘专门爱看第一类,看得入迷,同时还让问看的情人痛痛快 快地和她们接吻、亲昵地摩挲抚弄她们、但我们儿童们幸而 还不能欣赏这些以平淡无味、没有艺术性的文笔描写淫邪的 憎欲的作品,我们随便拿一部骑士小说,退到一边去读,也就 觉得心满意足了。这些祖籍的作品主要叙述一些显然如愿以 偿的故事,这对于我的激昂慷慨的感情大有好处,使议些感情 有了形象相名称。不久,我们二人就把其中最美妙的故事记

得烂熟, 无论走到什么地方, 不管悬在阁楼上和院子里, 还是 在由休中,每次都怀着新的兴趣表演议些故事情节,预先挑选 了一些听话的儿童来补足必要的演员人数,并且急忙加以训 练。从这些表演中逐渐产生出自绕的、连贯性的故事情节和 冒险奋遇,最后竟清变到我们各有自己经历的、了不起的恋 发故事和武侠故事,并且象煞有介事地互相叙说这些心事的 经过,结果,我们便作茧自缚,纠缠在巨大的流言风中,不能自 坡;原来,我们互相叙说各自编造的经历时,都是以一种好象 要求对方完全信以为真的口气,并且为了自私自利的目的,也 都装出对千对方所说的话完全信以为真的样子。对于我来 说, 鉴得对方信以为真, 是很容易的, 因为我们双方所讲的恋 爱故事的女主人公、总是本城一位文采精华、秀美绝伦的女 士,而且不久我就把我心里真实的爱与敬,客托在我选作自己 编造的故事的女主人公身上了。此外,我们还有强大的仇敌 和借款,这些假视系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赔着马纳,看贴十与 概的深受尊敬的军官们。我们还坚握着大量的藏金,动用这 些藏金在一些离城远的地方修建了壮丽的府邸、并且面带着 十足的事务通的表情, 声称自己在管理着这些府邸、但我的 伙伴除此以外把想象力都用在各种花 招和 诡 计上,主要在 财产和身体健康上作文章。在这方面编造一些极其离奇古怪 的故事、而我则把全部创作才能都用在我洗中的亦 人 身 上。 针对他不断地煞费苦心地在空想中勉强构思出来的那一点点 财产,我推了一个弥天大谎,声言发掘出无数的金银财业,这 就压倒了他、把他一下子顶回去了。这件事 大概 使 继 很 生 4(、我職醉在自己幻想的世界中、心意意足、对不佛歌的小

话息食息侵, 都无所谓, 但他却缩磨起我来, 疑心我的话不真 第、福設提出证据。有一回、我随便提到我桌摊下室里放着一 只装满金银的箱子, 他觉徐命地坚持要看该只箱子。我给他 指定了一个时间,可以来看, 他作时来了, 弄得我陷入从来一 点都没有梦想到的寂境。但我特急智小、连忙叫他在门前对 候,自己匆匆应回房间提,那里母亲的写字台的抽屉里有个小 木匣, 里面收藏着许多新旧银币和几个都卡特金币。这份财 宝一部分县母亲小时候领法命名时数父教社送给摊 的准 物、 一部分是我自己的教父教母谈给我的礼物, 现在已经全部自 我所有。但主要的珍宝却是一个有路别尔尔而那样头。相当 值钱的大金贩奖章,这是玛格莱特夫人高兴的 时 领送给我 的, 她交给我母亲妥善保管, 留到将东汽长大了, 夫人自己却 已不在人世的时候,作为忠实的纪念。 我愿意什么时候取出 小匣子来看一看那些明晃晃的宝物都可以,我也已经把这些 宝物在家中各处拿来拿去添玩过。所以, 现在我就把它取出 来,拿到地下室,把小匣子放在一只装洁干草的箱子里,然后, 我验打了个神秘的手势,叫这位怀保者进来,接着我把着子盖 稍微掀升了一点,把小匣子取出来。我一打开小匣子,那些白 花花的银币更向他发出耀眼的亮光,接着,我又把那几个都去 特金币拿出来,最后拿出那个大金质炎章,只见它在这光线不 足的地下室里放出异样的光芒,上面符名的打浆的老瑞士人 和一圈儿盾形的纹章都显现在限前,这时候,他可就且除口桌 了,想把五个手指都伸到小匣子里去。但我立刻把小匣子关 上,重新放进箱子里,说道:"你瞧,箱子里满都是这种东西;" 说着就把他推出地下空,随手锁上门,把闭匙拔出来拿走。这

一、八他算是认输了,因为,他虽然确值我们所讲的故事都不是 真实的,但是我们迄今一点严格保持的那种交往方式,不容许 他进一步追问,因为在这种场合,日常生结中必要的礼貌,也 要求人们对待对方的无程之谈,答答《气他采取妨妄言之、姑 听之的态度。这种智时的者忍到使得我的朋友有机会,挑动 我继续精诚,让克容尽或发生。而他的验验。

事过不久, 还赶上定则集市周闭, 我们在湖滨那些一个挨 着一个排列成一条条长街的、有柳的货摊前面闲逛,又遇到一 起了、就象《麦克佩斯》·D 刷中的女巫们似的彼此打招呼说。 "你干什么来着?"我们站在一个意大利人的货摊前面,这个意 大利人除了南方食品以外、还陈列着发亮光的珠宝和玩意儿 出你。无花果、杏仁和一粒一粒的洁白的谦心粉,尤其最那些 地积如山的、巨大的意大利香肠,刺激我朋友的心产生出种种 大腿的狂想;与此同时,我却一直在祝看那些精美的女用梳子、 饭点干用的小油瓶以及那些装渍圆锥形的黑色 氣锭 的盘子、 心里標糊瑜觀消,使用这些东西的地方,可真是个外服教育。 "我刚才买了一根这种意大利乔肠,"我的撒谎的 伙 心开口说 道,"想尝一尝,可不可以买一整箱,为下一次宴会时用。我吃 了一口,却觉得味道很坏,就把它扔到潮里了, 这根香肠一定 还在那儿漂着,我方才还看到它。"我们向水光闪闪、波平如镜 的湖面望去,在那些运送市场货物的船只中间很可能看个苯 果或者莴苣叶湿来漂生, 可是看不见一根香肠。"哎, 大螺具 被梭鱼叼走啦:"我随声附合地说,他承认有这种可能,又问

Mar. 1179 . M.

① 指演用点輪的影击比重法聯繫及重視標準第一幕第四場中第一个女巫問 第三公女然的話:此妹,心下什么大小。告诉我打

珍, 县西市相采东西。"当处,"我同答说,"我就想买这个项键 关给我的潜入,"一面用手指着一个假的、但是朋恩恩的键金 的项链、现在他国也不放我了,因为他想知道,我是否真正能 够自由支配我那份神秘的财宝、农种好香心使得值摄报有辞 地用道义强制的罗网把我不住。干量、我再也没有什么别的 办法, 只好跑回家去, 打开我那个存钱的匣子。过了一会儿的 工夫,我就又离开家,手里攥着几个朋界界的钻市,心里怦怦 的跳着,向市场走来,我命中的魔星正在那儿等我。我们和那 个意大利人讲价购买项链,或者更确切地说,他要多少钱、我 们就给了他多少钱。我还选购了一只用薄片玛瑙做的手镯和 一只镶嵌着红色的假宝石的戒指。这个商人用奇怪的目光细 看了看我和那些漂亮的古顿(4),结果还是把银币放进了钱包。 在路上我就已经被推准探操地催促着向我的情人住的房子走 去。贝见一个偏僻的广场上公立着大约去廊大户人家居住的 楼房, 主人都是做丝绸牛竞为实验室的人, 所以生活水平能象 过去的达官带入一样。这个地方僻静整洁,看不到一个酒馆, 也看不到什么别的低级的行业。铺着石块的路面比别的市区 的路都更白, 更好, 路旁竖立着人家字院的带面的轻焊料, 作为 宅院和路的界限。我假想的情人就住在这穴所住室当中最高 大、最壮观的那一所, 她是一位年青可爱的女士, 身段匀称优 美,脸色象玫瑰花的颜色,有一双含笑的大眼睛和温情洋溢的 嘴唇,头上鬈发半厚,戴着迎风飘动的前纱,穿着丝绸衣服,使 没有恋爱经验的人神魂倾倒,甚至额部起了皱纹的人,见了她

③ 当区支具等郑田日通明的一种被币,在十四章纪和下五世纪题会师,从 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是伴币。

也要心花怒放、她可以说是美的化身。我们已经站在富丽赏 息的大门前,我的伙伴劝诱我说,要么我就得现在把礼物交给 我的女王子,要么就永远不交给她,劝专劝去,最后就大胆地 抓住词晃晃的门给把手,拉了拉门铃,但是,阻告你的话来 说,他虽然大胆,他的平民阶级的力量还是不能使门铃发出一 庭喻亭的王当声,它只隐隐约约他响了一下,这个响谐随用在 这所高大的楼房内部消失了。几秒钟以后,一扇大门稍微移 动了一点,我的伙伴就势把我往里一推,我怕一有响动让人听 见,就乖乖地让他推进去了。进了大门,只见一道很宽的石楼 梯通到楼上,楼梯尽处是宽广的走廊,没站在楼梯旁边,心里 感到说不出的苦闷。我把手镯和玻打紧紧地攥在手里,项链 从手指绛里露出一部分,忽然听见楼上右脚步运,回会脑彻如 面八方,接着,有人向下喊,间是什么人在楼下。但我没有作 声, 楼上那个人看不见我, 就又走了, 我听见他随手关门的声 音。于是,我一面缓步上楼,一面留神四顾张望。只见所有的 墙上带挂着大幅油画,不是奇特的风景画,就是粗糙的静物 画; 天花板都是用白灰泥粉饰的、中间还实着小型的瞭画。每 间隔一定的距离, 就有一个高大的、深褐色的、胡桃木做的门, 门两边的园柱和门上面的三角墙、都和门的木料、颜色一样。 这一切都擦得很亮。我每走一步,我的脚步声都引起各个甚 顶的回声, 吓得我简直不敢向前走了, 却并没有老虚, 万一被 人家看见, 要怎样对答。我发现, 每个门前面都放着个草垫 子,但是只有一个门前面放着的垫子是用有颜色的麦秸编成 的,编得特别富丽精致。旁边放着一张老式的、涂上金色的小 桌子,上面有一个针线筐,里面放着针织用具、用针编织的东

西和几个苹果,整边上的第一把漂亮的, 创制的小刀子, 象是 侧放在部周的样子。我猜想,这就是小姐住的地方,此刻我心 里只想着她,就立即把手镯、项链该两项珍字放在草垫子正 、中,只把戒指放在针线造具一只美丽的手套下。接着,我就勿 匆忙定面下了楼, 助到门外, 分现设现金由的意里已经容器Ⅱ 攀得不副领了。"你已经送到了吗?"他向我喊道。"当然送到 · "投心图经验与快售说。"你说事话。"他又说。"确读得就保 一直靠近那边那个窗子坐着没有动脉。"我抬头一切,也见那 位美丽的女性确实就在那个明亮的窗子里面,而具看来恰好 是在方才所说那个房门所在的房间里。我去吃一惊,但随即 说道:"兵命你起餐保证,我已经把罚结和手镯放在颏的脚旁 边,把应指给她就在手指上了!"——"对着上帝起誓吗!"—— "是的,对着上帝起誓」"我喊道。"不过,现在你还得用手传令 飞吻给她,你要是不肯这样做,那你是的就是假餐,你瞧,她正 往下望呢!"她那一双明亮的眼睛竟实是在注视我们,但我朋 方这个主意可应可恶, 因为我宁可向后也脸上肚睡读, 电不肯 满足这个无理的要求。但是由于我起了耶稣会会士①式的 智,我就要陷入进退缴谷的遗源,不停户行、我下拉马吻了咖 自己的手,然后把手向着那个窗子一浮。那位姑娘一直在凝 眸望着我们,这时禁不住大笑起来,并且亲切范向我们点头; 但我却一震知:"为了。我已经与得忍无可忍。当我的夜

亞 單係会是自避牙人の尼爾巴斯·第·罗克特 (Ignatius de Loyola, 1491 1566) 创意的设置。被天主教会汉东汉次等的最重要的工具。为 了造功技等次次等的目的。它可以不甚至次。所以起耶括会会士或的 你心识的企业。

件在繁装着的一条街上追上我时,我就站在他面前说道:"你 那根蒙大利香肠菜得了什么。远道你认为,你那根否贴就是 以抵待上我所干的那些事吗。" 说着,就出其不定地把他打留 在地,然后含孝头打他的念,后来有人把我拉开了,一百大声 说,"钦些环接子"在身份表一头不红烟的。"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动手殴打一个同学和 董年的 朋友,我再也不想和能见而了,而时却终于彻底治好了我撒谎的 毛病,

这家的几乎长大以后,他的久登设炼的幻想,就以一种和 尽前不同的、但危险进汽排小类的方式负额规作用也、他一

味含图享乐,在商店做学徒的时候,就已经好在饭店里大吃大 图, 排命战阻, 有任何公共提示, 据看得见他, 为了享乐, 他需 要很多的钱、为了弄到钱、他想出极其离奇古怪的骗人的故 事, 游话和诡计, 议都只不过是他们应隐忍主义作风的一种缘 续而已, 然而, 设种权权令人坐信光层的指法并没长期继续下 去, 或者更疏切地说, 他不久便成觉到, 北海妥取一有可能 就带一把的办法不可。原来,他属于那样一类人,这类人不想 对自己的欲望经毫加以限制,而且由于思想卑鄙,凡是别人舍 不得给的东西、他们都巧取竞夺能器翎军, 设种用梗磨翻的 情况,是世界上形形色色的,表而上看来完全不同的现象的比 同根源。它鼓舞着那些不得人心的统治者, 这些统治者在位 使得全国级声载谱,但他们还不肯退位,还括不知驻地拿自己 所蔑视和仇恨的人民的而狂来羞活自己。它是害和思霜的人 的狂热性的根源,这种害相思病的人,听到对方明确拒绝的话 以后,并不立刻死心,而硬要死乞白赖地纠缠,弄得对方生活 非常痛苦;正如这一切方面所显示的一样,归根结底,它还是 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骗子和盗贼们的自私自利心的根源,到 处它的表现形式都是趁机捞一把,我旧时的伙伴如今也专靠 这一着。后来,有一个时期我已经完全不见他的影子了,在这 个时期, 他已经生讨好几次牢, 有一次, 我看见注警押部一个 坏人进刑事监狱,万万组不到是他。后来他就死在刑事监狱 阻了。

第十三回

尚武的春天·少年时代的过错

我今年十二岁了,我母亲不得不考虑我升学的问题。我 父亲当初的计划,是要我顺序进公共团体创办的私立学校,这 个计划现已搁浅,因为,这些年有了没备完善的公立学校,私立 学校已经成为多余的了,原来,瑞士的再度革新®首先就落服 平学制改革这一方面。各城市 日有的学者和教师阶层、由于 从德国招聘了教育家而大大地壮大起来,在大多数的祖里,议 些人都被分配到一种大型的综合学校,这种学校是由一个文 科中学和一个理科中学构成的。我母亲经过几次和亲友们商 量,并且郑重其事地到宫厅和学校掺洽之后,才把我关进了理 料中学,我怀着悲喜交集的心情恋开了简陋的盆民学校,我在 贫民学校的学习成绩,这次中学入学考试时,证明是优良的、 我和那些老牌的良好的市立小学的学生们并驾齐取。老得空 全合格。原来、这些富裕的市民家的孩子如今也同样得在这 新学制的学校里受教育了。这样一来,我就突然成觉到智身 于一个和从前完全不同的环境中。从前我在同学们当中穿得 最好,样子最体面,如今我穿着我那件穷凑合着穿的绿色小上

^{6.} 指導自各項一八三〇年开始进行的民主革辦运动。

实际上,我迄今为止的应活方式天天都在发生新的变化。 自古以来,各城市的少年从十岁起到差不多真正服兵役的年龄,都受军事训练,但这种训练。华港水希个人的兴趣,自愿 参加,谁不愿总让自己的儿子参加,都不强迫。姚,结果,每个州 立学校同时又是一个逢卧。体操和军事训练,结果,每个州 立学校同时又是一个逢卧。体操和军事训练是有董事关系 的,所以体权也是必修课,我们就一个晚上操练,一个晚上 练习跳跃、邻登、游泳。过去我一直是象一棵草似的生长起 来的,随着生活刺激和情绪所引起的每一件微风弯曲摇摇力 从来没有人对飞锐,要我直立不动,也没有人担我到到朋边, 河边,扔到水点去。我只有在给给波动的时刻跳过一两次, 三我有家识地再去跳时,就不能跳了。和别的寡妇家的儿子 不过,我的毕宙并不推动或去运动,因为我天性火好沉思默 想,对了运动是不重视的, 我现在的同学们,包括年龄最小 的, 却都象鱼般的作潮里游来诗去,跳跃攀登, 也样样都会;我 也不得不学会一些运动姿势和几分熟练技巧,这大概主要是 由于受到他们的嘲笑的缘故,因为,不然的话,我的热情不久 就冷下来了。

然而,我的生活中还要发生深刻得多的变化。我常和一 伙人来往,这些人手头多少都有些零用线,这一来是由于家境 富裕,一来也只不过是传统的习惯和作父母的轻率地夸耀自 已有钱所致、至于花钱的机会,那就更不会少了,因为不仅是 平时在偏僻的运动场上进行操练和波体操时,一般可以买水 果和糕点,而且在奉着军乐前去举行较大的体操训练和野外 演习时,在遥远的乡村里坐下东吃饭喝酒,也认为是男子汉的 豪迈气概。还有借口是有益的活动而在学校里变换流行的种 种游戏,也要花钱;此外还要游览各地的名胜来增长见回,如果 经常不参加这种活动、那就使自己染上一种令人不可忍受的 寒酸和孤僻的色彩。我母亲怀着责任心,对于教具、仪器和资料 这一切临时费用,都肯出钱,而且在这方面甚至还给我留有某 种程度的浪费的余地。我在班上使用父亲的特密的圆规, 把 最美的纸扎破了;我利用一切机会换新笔记本,我们书器是装 订得经久耐用的精装本。但是,对于一切别的东西,只要是看 来稍微有点不必要的话、母亲都固拉他坚持照顾。一分够想 不许乱花, 让我小时候就要养成议种习惯。只是在遇到主要 的野外演习和活动时,如果不去参加,我心里会太难过,她才 给我一点钱,这一点钱纸回都是在几个欢乐的一天当中就已 经花光了。由于处在妇女的地位对社会情况不了解的 缘故、

地并没有本着她的房行节约的原则让我不和别人来往、相反 地,却让我每天和别的儿童们在一起,错误地认为,我只是和 整过良好教育的男孩子在一起,并且在大批有名望的教师动 直看和比较才是不可避免的,这样一米,我就陷入了千百种介 在人员,而实际上正是由于我和同学们在一起,共同行动群境 和伪誓的立场。母亲由于本性天真,生活经历单纯,对于所谓 虚伪的羞耻心这一吉人的穆草,是一无所知的,这种毒草之所 以在人生的最重与以提根除这种毒草,勿宁说爱护办和培养这种毒草。 人的愚蠢与其说根除这种毒草,勿宁说爱护和培养这种毒草。 对自己少年时代的回忆,想到几章心理的初少知识,知道从 皆怕自己显得贫穷这样一种虚伪的羞耻心会产生陷害很长的 谎言,这这一点都不可以,因为那样一次,他们就立即热心投身 到这方面,并且都定有关的意思。

有一年计划要在圣灵降临节⁶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少年出 征演习,小连队的全体队员,人数有数百名之多,要奏着军 乐出发、鲍山越各行进,夫访问一个邻城的武载少年,好和 他们共同举行阅兵式和演习。大家心思普遍详溢着兴奋激动 的情绪,这种情况自在相构中所感到的喜悦和在做准备的 过程中所感到的乐题混合而成的。按照规定把小青包打好, 制造了超出规定的数量越多越好的弹背筒,我们的发射两磅 重煌岸的炮和脉子都用花环装饰起来,此外,还暗地里传说,

の 見等七十六页きの。

布包括市后等至十八、具作日后次更于复活节的具体日期。

我们邻城的少年们不仅是又漂亮又熟练的军人。而且是快乐 活泼的液体和伙伴、所以、我们不仅需要尽可能显示电景经 样儿的炮有纪律的,而且每人都得带着足够的零用钱,以便 在任何方面都能和议案公的领域的 少年 们 抗衡、我们还知 道,那里的女少年也要参加联欢,我们进城的时候,她们要 穿着节目的服装,最奢花冠欢迎我们, 秘格以后, 还要举行跳舞 会。在这一方面,我们也不想丢脸;每人都得要设法弄到一副 白手套, 为的是在跳舞会上显得既对妇女有礼貌, 又有军人气 概,所有这些熟都是背着监督员当作大事来商讨的,所以我心 里就惊恐起来, 生怕满足不了这一切要求, 我被绞尽暴失有 了手套的人之一,因为母亲听见我在恶儿抱怨,就从她青年时 代储存下来的表物中拿出了一副精技的白色的长手套, 毫不 犹豫地把前面在在手上的那一部分面下来给我,我给着非常 合适。但是,关于零用钱的问题,我却一直在瞻望着这样一种 暗淡的前景,无论如何都得松油一个资志消湿, 生活刻苦的人 的脚色。在这次乐的节目的前夕、我正坐在一个角落里这样 左思右想的时候、忽然心里灵机一动,想出个主意来、等母 亲出门以后、就赶忙跑到保藏着我的小珍宝匣子的写字台服 前。我把匣子开了一半,连看都没看就拿出了放在最上面的 一块大硬币:其余的硬币都稍微挪动了几分,从而发出了轻轻 的银器声音,这种响亮的、无杂音的银器声中却带有某种力 量,使得我胆战心惊。我赶快把我捞到的东西拿到一边藏起 来,但这时候我却怀着一种奇异的心情,这种心情使遇我在母 亲面前胆怯心虚,话也少了。因为,如果说先前那次伸手从小 匣子里拿钱,只是偶然受到外力强迫的结果,并没有使我内心。

感觉俯懷不安,这次胆人妄为则是自安的和顶遠的,我干的是 一件我則明知道母亲决不会答应的事, 那块硬币的美观和亮 光也好象告诫我不要这样不正当地花掉它。但是, 我是在紧 急失头为了救急才流宿自己的钱则行, 这种信形使我不致于 觉得自己真正做了城,我当时的感觉, 倒和一个浪子某一天带 着父亲的遗产止去挥霍的时候, 心里会出现的那种思想情况 更为接近。

圣灵降临节那天,我大治旱就起来了。我们的故事们都 是年龄最小的,也是最活泼的少年,他们排成大队, 由做好用 发准备的学生们愆拥悉,穿过市区、我也急干加入他们的队 伍。但我母亲还有很多很多的事要位: 她把我的背向赫涉會 品,把一个步满了商商酒的、漂亮的旅行小水带挂在我的肩膀 上,又在我的衣服上的一些口袋里塞了一些东西,还数给我一 些关于拳动方面的良好的规矩。我早已把我的检验在画上。 把里面还装着我那个大硬币的弹药管特在高下, 最后正要从 她手里挣脱,她忽然带着非常惊奇的表情,说我一定想带占转 去用。她说着就把门经数好的钱拿出来,还为给我怎样去分 配用途。钱固然不算特别多,却也很象样儿,足够我用的,其 至把意外的花销都估计到了。另外还用纸包着一块硬币, 改 是让我给我要寄宿的那个好客的人家的仆人们的钱。如果我 的看法不错的话,这还是第一次出现似乎也正需要做好这种 准备的机会,所以母亲这方面的工作做得非常開到。尽管如 此,我还是感到惊异;我陷入万分狼狈的境地,心情异常激 动,走下楼梯的时候,我称往常不同,眼泪夺眶沉电,不得不 在大门后面先把眼泪擦干,再到街上去参加那些兴高采烈的

小年的队伍。要不是因为我的口袋里那个姿态尔象一块石头 似的压在我心上、我这颗巴经被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体贴 所感动的心,会更容易受到这一派欢乐的气氛的感染。不过, 当全队一集合,号令一晌,大家整队出发时,我的悲哀的思想 就硬被压抑下去了。我被编入前卫,当我们已经走在视野开 阔的山岗上时,头顶上是清晨的爽胡的天空,往下面一望,只 见旌旗招展,武器闪光,长蛇般的队伍在高敞行进,这时候,我 就忘掉了一切,完全沉浸在当前这片刻的喜悦中,这片刻就象 一颗颗明亮的珍珠似的,从那一条织待中的喜事的金线上落 下来。我们过着快活的前卫部队的生活;一位老军人,曾在外 国军队当过多年的雇佣兵,如今被起用来给我们议些黄口程 子传授战术, 他教我们各种恶作剧, 我们不断地强让他曝我们 的军用水壶里的酒、他喝了就对酒的 质量 提出尖锐的轻评。 教师都随大队行军、没有一个和我们在一起、我们都以此自 豪,我们一路上光性会钟光听这位老军人给我们讲战争冒险 的经历.

确年时分,认任在一块阳光完起的,没有人烟的盆地上停下来休息,这块荒地上零零散散地长着许多抵树,少年们就 在标树点阳扎营。我们这些前卫兵员则站在一座山上,心满 盆足地眺息沿下面这一片灰乐熟制的场面。我们大家都静默 起来,陶菲宁这宁静明楣的春光,那位老上士军官挟活地躺在 地上,默逸者眼睛,把视线掠过蓝色的河流稠治,向宁静的填 罕线上望去。我们虽然还没有资格淡论风景的美,而且其典 贯上。

给这一片风景作占缀的人物,自己作为登场人物出现其中,所 以不会有无所惠惠地欣赏大自然的人们那种感伤的憧憬。因 为我后来才体验和认识领, 闲着无恋孤独欣赏雄伟的大自然, 并不能使性灵得到满足,反而会使它致弱流沉,而如果我们自 身在外表方面对于大自然也有一定的作用和含义物法。大自 然的力量和美就会增强和腐冶我们的往见、甚至在这种情况 下,处于字静状态的大自然,对于我们来说,有时还是成方法 大,在听不到潺潺的流水声,看不到一点往去的场合,人们就喜 欢点起火来,刺激大自然使它运动,想看到它稍微有点气息。 所以我们就把一些干树枝盒到一起, 点起火来, 树枝橡皮通红 的木炭,发出劈啪的响声,这响声是那样轻、那样悦耳,使得我 们那位头发花白的粗豪的指挥员也喜洋洋地瞅着这个火,冒 出来的青烟间时又是一种信号, 向山谷目的大队表示电我们 停留的地方;中午的太阳虽然很热,我们仍然觉得,火着得更 旺县令人愉快的,我们出发时,怀粹惋惜的心情把它灭掠了。 要不是严禁放枪的话,我们太高兴向寂静的天空放几枪了,一 个男孩子已经装上子弹、也不得不按照操作方法从格贊用把 子弹重取出来,这使他心里觉得象好说话的人感染--个私客 不讲那样难吗。

我们终于在金色的夕阳光中看到友好的邻城呈现在我们 眼前, 从用鲜花和鲜树枝装饰给的古式的城门里面走出一群 和我们一样武装起来的少年,由他们的好看热闹的,满面落 你的父亲母杂和兄弟姐妹簇拥着,前来迎接我们。他们的抱 兵放了几声礼炮,向我们致敬,我们用评论的娘光观察着,看 到级燃导火级快烧到引信时,站在地口尖的小炮手就接腔作 整饰把身子向后一仰, 签列发射以后, 前条 太便似的 拿着海剧 耀成如热, 这一切动作都和我们那里的作法一样, 更引起我 们统护的, 是我们的最友们背着漂亮的主发的① 市**家, 因为我** 们自己只有陈阳的磁步枪、 这种枪脑时都全发华林础。 被围 的州政府由于有进取的精神而往往在一切差好的事物上花转 过多,不符合财政上要精打细算的精神,因而名声不大好,它 按照这种作风,给学生们购置了当时还只有比较强大的除军 国才正开始采用的新式武器、所以当我们的朋友们场场温度 地向我们说明,他们现在在枪炮中装弹装,已经取消了"火药 放进引火盘"这个动作时,那些陪着我们来的成年人都对花钱 英这种武器背地里说了一些有分寸的责备的话。但我们后来 终于梅传了。很乐意接得一些人家的激情。这些人家十分执 心地争着要我们往在他们家里、所以我们整个队伍就象一小 阵雨渗到又热又干的地里去一样,一瞬间就被这些人张开双 臂迎接到家里去了。我们现在都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分散住在 好客的人家, 受到隆重的盛情款待, 对于人家这种好客的精 神,我们以此来报答;仿佛在敌国一样,我们睡觉的时候带着 自己的检,把它靠在给客人睡的大床旁边,上议种大床时,我 们都得把自己的全部体操技术都施展出来才行。

第二天的盛会满足了大家一切的期望。我们双方在竞争 心的推动下、锁习时就放相当,成绩同样优异,对付我们的对 宇的由发枪,我们却另不一张王牌可以打出来。因为,他们的 抱吴只习惯于放空炮,不会实现射击,我们的炮兵却善于瞄准

 ^{1.} 十九世紀才太明了使用雷管代替原来使用起爆药的步枪,这在当时算 是一种新式武器。

目标射击,足以证明在这种汤合常讲的"小孩儿真正赛过大人"这句俗话,就这次比赛来说,并不是完全不对的,等城的市民都继着位品的老信观看我们认真把狗赌准。

在级油油的草坪上举行了一次青年人和老年人相结合的

数千人的磁大容会。有一些受大家受戴的少年之友在宴会上 讲话、讲得很得体、因为他们的讲话并没有迫使我们保持空 虚的、少年表成的严肃气氛、相反地、他们却怀着纯正的幽默 感,用天真烂漫的恋悦语调说话,忘掉了自己的年岁,而又不 显出孩子气,所以更容易教会我们以有风趣的方式享受议种 常心乐事。接着,就有一队秀美的姑娘走出城门,从我们而前 经过,到平整的草坪上去,她们玛兹歌激谱我们做游戏和歌 舞。她们都穿着红白两种颜色的衣服,房现出从垂鬓的天直 幼女直到妙龄的少女这样一幅百花争艳的美好可爱的画面。 在姑娘们排列成的这个花环形的大圈子后面,露出一些体现 潜成年的女性之美的妇女的面孔, 她们前来监护这些娇嫩的 花卉、遇到适当的机会、还想以平时不许可的恐种更带有--些少女们的姿态、亲自在莫理解研记舞。因为男人们议方面 北尺注意机会、声明儿童们的乐惠就是自己的乐惠、并且曝 了几瓶酒加以保证啦!我们这一群勇敢的人密集在一起,走 近那些喁喁私语的美人图成的图子, 谁都不愿意真正是走在 最前面的人; 我们这种冷淡无情的态度, 使人觉得我们脸上 几平指着敌视和阴郁的神情。我们物的白手在则使较一片地 方白光闪闪。但是现在看来,白手在有一半是用不着的。原 来,我们分成了两个不同的部分,一部分是家里有姐姐的男 孩子,一部分是没有尝到这种使人愉快的幸福的男孩子。前

者都表现中自己是姿势优美的躁躁者。不久就到外受到欢迎 和特扬、后者却象策能似的、在前坪上店店精緻地縣無、经 历几次冒险财烈生败之后, 前偷偷儿的从队伍由溜走, 郑合 在酒卓变为。我们在那里作为 烟亭 的战 上和 憐恶 女性的 人、引吭高劲、讨起放荡不耀的军人生活 来、并且 机 万 确 认,我们的尚柔精神对情感们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而姑娘们也 确实在频繁地向我们递送秋波、观看我们的豪举。我们这次 开怀畅饮,固然多半是对老年人好饮含杯的小小的模仿,并没 有克服在那个年岁我们心里还存在的对于 黝 洒 的自然反感: 但这次畅饮却使我们这幼年的豪情有充分发挥的余单。这个 地区由于葡萄品种更优良,在葡萄栽培方面,比我们那里更赚 名: 所以、和我们相比、邻城的少年的欢兵就已经具有更疑 明的色彩,他们能喝更烈的酒,这使得他们在这方面完全名不 虚传。在议种情况下,我们也必须大息身手,我表无保留协向 这方面努力,我手头宽裕,给我提供了必要的保险而自由, 社 就使得我不久便受到周围的人们相当的软侃。我们楷格着赞 周游市区,还到城外有游戏场的公园里去玩;我由于天气晴 和,心里快活、又喝了酒,不禁情绪激动起来,说起话来喋喋不 体、举动放荡不超、既限大而又机智;我从一个沉默的、胆怯的 旁观者,忽然完全变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母头告,次音摄出在 安的意见和编造滑稽故事,其他的好讲话的人一直没有把我 放在眼里,现在都立刻承认我是一把手,对我友好亲热起来。 我的外乡人的身分和新的大显身手的舞台,使得我更加情绪 高涨。滔滔不绝的话语,狂喜的心情,萌生的虚荣心,三者对 我来说哪个居于主导地位,是难以断定的;总之,我陶醉于一

种完全新的幸福中,第三天,我们在回来的路上,由于大家心满意足,队形和举动比较自由而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欢乐的场面时,幸福的程度甚至还有所增长。

日没时我走进家门,身上沾满了企土,皮肤也騙黑了,相 子上補潜一个小队树枝,枪口已经被火药熏黑,嘴星满都 是 長其絕的语,这时候我再也不和自己在出发时一样了。我问 题做出了种种约定和保证。主要是要防止那些我们称之为他 数文雅的,没有男子汉气概的舞蹈家万一在本城的美丽的少 女们面前使得我们相形见绌,所以我们打算以租金的军争 次个面前使得我们相形见绌,所以我们打算以租金的军。会 流、大胆的行为和种种远足和冒险适动来对抗他们那一会充 派的技艺,从而树立一种跳娱而危险的名声。我脑子里充满 了这些思想,还充满了已经依据近的农床,这种欢乐并没有使 我精疲力尽,我也并没有尝尽这种欢乐的滋味,所以我情绪 好,在家里喋喋不休地大声家说这次经历,虽出一种自负的、 粗野的样子,最后我母亲把几句灵得象咒语似的俏皮话,投 我的冷意为扬的。汹涌流光谱的心潮中去,使得我终于哑口无 盲,上床睡觉去了。

第十四回

牛皮大王,债务,儿童中的市侩

我的新朋友们使我无暇从迷梦中觉醒过来,第二天我自己已经以一种大人物的身分在本城最有名的肯少年团体中出 块靠面,引起大家重新国位昨天新经历的一切事情,对昨天的 金会的国忆、使我得到机会,用掉我剩余的现象,从而接得了 新的束潜。大家约定,在最近的某一个星期日举行一次大型 的远足活动,又要使这次远足成为反对那些很接文雅的人的 游行示减运动。我做事轻率,投有考虑要从哪儿弄到远足需 要的钱,所以心里也沒有拿定什么主意,但是。等到远足的时 刻到来,我就又伸手从小匣子里穿铁。当时心里并没有别的念 头,更能得是出于不得已,并且觉得有一种模糊的决心,这是 最后一次。

整个短暂的夏天我都是这样像的。引起这种行为的节日 情绪早已消失了,参加活动的人已经回到生活的常轨上去,对 我来说,安分帝已和谐虚证集的作取本来也会重新占上风的, 无奈从上述这种活动中产生了另一种热情,这就是毫无节制 在她的热情,也就是地地道道的挥霍浪费的热情。我恨不 得酷时都能购买无论什么年岁的人们都眼像的好东西和好食 品,我总把手放在衣服先儿里,准备随时掏送。男孩子们通常

1 March 1 McC-195

互相交換的东西, 我一律用现钱购买, 农还给孩子们和它写的 钱,还送钱给一些追随我的伙伴,这些人只要有可能,就利用我 糊涂米占便宜。因为我可真是糊涂。 我一点都没有 冷 虑到, 我干的这件事总有个完结,我再也没有完全打开过短子, 把线 一个日, 而只是把手伸到短子盖儿下面, 拿出一块硬币来, 也从米没有行组想过, 我已经浪费掉多少钱了。我也没有害 怕被人发觉。在学校里和做作业时, 我的表现并不比从前坏, 倒可以说比从前好, 因为现在没有什么得不到满足的愿望引 诱我迷迷期都地源于好闲起来, 我在花钱时感到的行动完全 自由, 在做功课时也通过某种程度的被提果断衷跟出来。此 外, 我还模模糊糊觉得,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势必临头的无 形的安城, 我有必要作其他有面及自己却尽的寄作。

尽管这样,那个夏天我始终还是处于一种恐**俊痛苦的境** 地,对于这种境地的回忆、和对于或查的天空和明朝的阳光、对于安静的原树林中那些我们溜进去偷偷地喝酒的酒馆物见 10 起了一种奇异的感觉。我的伙伴们一定早已替出,我的伎来烙不正。但他们一直当心,不表露**任何怀疑**的意思或者向我提出一点问题,相反地。他们却假装认为,这都是不言而喻的事,还一声不响地帮助我把引人注目的、白花花的银币不经过详细商讨就兑换机,等到这场荣华已尽,他们便十分冷淡地。该不关心相受表开,完全象成年人当中那种精明强于的商人一样,这种商人是不义之财也心安理将地粉明强于的商人一样,这种商人是不义之财也心安理将地粉,到于里,并不考究它的来源。他们这种行为我已经预料到了,它之所以更使我家心。是由于我不久便爱练到,他们对特效的态度的别有分寸,只是在我又把一块硬币拿到街上去的场合。他

们才显得热列些,同时加又的平在现的维方边论我。不过,大 名数县心油稳洼追嗣、并没有使我与情况成衡用出和船们签 办,只有一个人的强列的自私自制心和由此产生的怨恨,要在 我心里引起人们在心在时代大概很心感到的那样的悲哀和烦 恼。这个人是个细蹈细眼儿, 树貌端正, 满脸长着俏皮的雀斑 的小伙子。他物力早熟,学习上勤奋认真,对年长的人,特别 是对妇女说话时,努力做到字斟句酌,显得少年老成,所以人 们都认为他是个正派的、非常中用的少年。他留心学习, 特之 以恒,所以几乎任何练习都做得很纯熟,无论着手干什么,都 于得很出色。但这个名叫麦耶兰的小伙子并没有什么更高的 才能:在做所做的种种不同的工作中,从来看不到什么新鲜的、 或者独创的东西。他只不过是把别人教给他怎样丰做的工作 好好地完成罢了,而且他也只不过是不断受到样祥都很学会 这样一种内心要求的推动才去做的。所以他既能依完单载法 的卡纸板手工,又能跳械一条烧沟,或者打球,或者用小石头 打中墙上标出的目标,这都是通过慢慢的,特维不断的练习染 会的。他的作业本都非常干净整齐;他的字写符又小又恋句。 尤其是他写出来的数字圆活活的,一行行排列 得特别美观。 但他最出众的才能,还在于他有相当的本领强词夺理,把一切 讲得主头是潜,还能设想出种种情况,然后面带着神平其神的 表情,提出我们这样年岁的人不可能提出这解整和推断。他 还向米是个可靠的、有趣的小伙子,大家都需要他, 他也非常 中周: 他很少和人争吵、但一旦争吵起来, 就顽强地争吵到底, 由于他总是慎重地占在真正有理或者假充有理的方面、所以 他更受人尊敬。

他年龄比我大一岁半, 这时候他跟我已经比跟所有其他 的伙伴更投合了,结果我们建立了特殊的友谊,只要有一点闲 程,我们就形影不高。他恰好补充了我的缺陷,所以我很喜欢 他。我企图进行的活动总是为了追求幻想的、光择陆离的和 有效果的东西, 而他的特密细心的机械性工作, 却使得我的 草塞粗略的计划具有阴确的目的和条理。和其他的伙伴们一 样、麦耶兰小心谨慎地不说破我的秘密、虽然这个秘密、在 他这样一个聪明而又很密心的人的眼里, 早已不成其为秘密 了。不讨他并不象其他的人们那样有时候让我猜测他已经看 破了我的秘密,相反地,他却极力劝我不要太随便花钱,还拿 有省理的话把我的愿望引导到种种似乎有益的、正经的事情 上去,这使得我和他的交往显得很正派。但他比其他的伙伴 们还更热心为自己打算,他并不满足于我直接慷慨地送钱给 他,还很有眼光地在我们彼此之间建立起债务关系,他的办法 是诵讨节约从我送给你的钱里积攒出一小笔现款。每条我一 时无法从小匣子拿钱的场合。他就从这笔现款中先勤量协会 我一些,垫的钱我们二人共同使用,他把垫款记在一本装订得 很漂亮的小帐簿里,其中一页一页都引入注目地写着贷方和 借方。此外,他还能设法卖给我许多件儿童喜欢的东西,把钱 教勒快逾写在帐簿里。他在各个不同的方面的数据转五他由 加以利用; 他是供我使唤的小鬼, 凡是我们希望的事, 他样样 都会,样样都若手去做,但每次服务他都算成少量的钱记在我 的借债表里。他和我一起散步时,总引逗我去考验他的本领。 "我用这块小石头打中那个干树时好不好。" 佈 说,我 同 答 说:"你打不中!" --"我要是打中了,你肯输给我一个巴

勞□吗?"---"我肯」"他果然打中了,有时在賭同样後数的条 件下连续三次提高任务的难度,也没有一次不命中的。他打中 后,就用极其可爱的、端端正正的数字把线数精确通记在他的 帐簿里,这使我十分开心,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但他却严肃地 说,这根本没有什么可笑的,说我得扭到,我有一天得把这些钱 全部侵还,还说他的帐篷拿到任何一个买卖人而前,都有正式 文书的法律上的效力:后来,他又引责我和他打讨许多赌,例如 猫一猫一只鸟儿究竟要落在这个木桩上,还是那个木桩上,造 一精一棵被风吹动的树下水要弯曲到这样低,不是那样低的 程度, 猜一猜向湖岸拍来的浪头究竟第五个, 还是第六个是个 大浪头。每逢打赌我有时偶然打扁了, 他前面带着象敛有介 事的表情,在帐篷里借方的页上,写一个小小的数目,这个数日 孤零零铷锂在那里,显得古怪极了,给我提供了新的笔料、给 他则提供了进一器大道理的资料。他极力使我相信、债务基 重要的、有关体面的事。夏季快要终了时有一天, 宏耶兰姿如 其来地通知我说,他现已"结帐",并且把一笔整数若干古顿零 数若干克菜采② 若干芬尼② 的帐指给我看,还说,我最好现在 就设法把这笔钱交给他, 因为他打道用自己带省下来的转星 一本很有趣的书。但说了这话以后的两个星期之内、他并没 有再提这件事,在这段时间, 他又给我记了几笔新帐, 他做得 更加严肃认真,并且表现出一种奇异的态度。不能说他对我 不友好,但我们的交往却再没有旧日那种欢乐和坦率的气氛

CONTRACTOR OF

① 瑞士旧财的银币名。

⁽²⁾ 徳国和秦何帝阿威而,约介1/60古紹式1/90楼勘。

B 德国销币,为1/100马克。

了。我不觉陷入情绪十分低落的状态,这似乎一点都没有使 去那些心思不安。他自己勿宁说是沉浸在事意的情绪由,较难 情绪大概觉和亚伯拉罕①在他认为最后一次和他非子以据属 行时,产生的驱种债务一样,过了一些时候,他又保我还债,这 次态度坚决,但并没有最出不发好的样子,而是带着一种悲哀 的表情,板着父亲般严肃的面孔。当时我大吃一惊,减到忧心 如樣,同时知答应把沒笔能審清,可其,我被不起重与一下子 **去食效应多的转,其至没有通母要平量那样抽手从水面子用** 取钱。现在我已经完全明确地认识到自己处境危险了。我怀 **着悲哀的心情悄悄儿地走来走去,今后会出现什么情况,我连** 想都不敢想。我对我的朋友感到一种可怕的倚赖心。他在我 眼前时,我就觉得有压力,他不在我眼前时,我又觉得痛苦,我 总渴望和他在一起,免得一个人孤孤单单,而且或许找到机 会,把一切坦白地告诉他,从他这样一个朋友的 有真见的人那 里得到忠告和安慰。但他十分警惕, 避免给我提供这种机会, 和我来往越来越有分寸,最后完全不和我来往了, 偶然来找 我,也只是用简短的,几平是含有数章的话重复他向我讨傻的。 要求。他可能料到我面临一种危机,所以他极力设法,在危机, 爆发前把自己长期苦心经营 的 利 益 章 到 手。果然不由他所 料。大约蔚在这个时候、母亲由于一个熟人的为时讨识的劝 告, 开始对我注意起来; 她终于知道了我一向在外面的行动。 她的赞报的主要来源就是我过去的一些伙伴,议些人早已在 我情绪开始低落时,就不到我了。

街上箭芳了試養單位短單的忠誠,命令他把他的几乎以撒飲为燔祭的故事。见。但约,创世记。第二十二章。

有一天,我继近窗子站着,想在那些阳光深绿的展顶,重 登的山峦和辽远的天空寻找一些引人入胜的地方,以便忘掉 背后这间使我内次于心的屋子,忽然听见母亲用不同于寻常 的声音叫我的名字;我特身一看,只见她站在桌边,桌子上放 着已经打开的侄子,侄子族儿上只剩下两三个银币。

她用严厉的、悲哀的目光看了我一眼,然后说道:"你看--看这个匣子里面:"我偷跟看了一下,这是我好久以来第一次 重新看到这个遭受我掠夺的小匣子 那 久 巳 为 我 所熟识的内 部。它向我张着大嘴,好象责备我似的。"这样看来。"母亲继 续说,"我很不乐意听到的那些话,难道就是真实的不成。我 自信有个品行端正的好儿子,我这个坚定不移的信令,难道官 已证明是惨痛地破灭了不成?"我站在那儿一声不吭,眼睛盯 着一个角落。不幸和毁灭的感觉,以涌常具有在源长的,主常 的人生中才能见到的那样强烈有力的程度。在我的脑海里回 荡;但这片乌云中已经闪出 可受的、预示和解与解脱的电光、 母亲注视我的真实情况的那种毫无隔阂的目光, 开始驱除一 直压在我身上的梦魇。她的严厉的眼睛使我受惠无穷、给我 解除了痛苦,我在这一瞬间对她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爱,这种爱 照彻我的悔恨心,使它简直变成了幸福的胜利感,而我母亲这 时却仍然沉浸在悲哀的情绪中,保持着严厉的态度。这是因为 我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打中了她最微密的方面。可以说是打中 了她的命根子。一方面是她对于自己的有宗教基础的正直所 怀有的天真的、盲目的自信心,另一方面是她那同样有宗教法 础的节俭精神和坚定不移的生活态度。她并不是一看见钱就 喜欢,除了必要时,她从来不查否一下她的现象,但是,当她把

檢拿在手里去級生活必需品时,每一个古顿的货币都简直是 命运的举条象征。因此,現在她忧虑难重。心情沉重,选远超 过我如果犯了任何别种过错的场合。她仿佛为了便要使自己 确信事实与此相反似的,犯一切事情都恰如其分鬼。润清楚 地撰给我听,然后一再追问。"这些确实是事实吗" 你说!" 我 福剛能短途说出了一个"是"字,不禁因如泉涌 却没有放声大 笑起来,因为这时我已经完全获得精神上的解放,简直可以说 是心故怜怜了。

母亲深有感触地一面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一面说。"你要 是不曾暂决改过自新,水不再犯,那我可真不知道,将来会有 什么结果!" 说着就把匣子宝新放在写字台的抽屉里,把开轴 磨的钥匙放在圈来的地方。

"你要知道。"她说,"假如当初你已经把你那点钱都花光 了的话,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接着也拿我那些辛辛苦苦节省下 来的钱。这对你来说。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可是,为了防备你拿。 就把钱顿起来,这对我来说,却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还象 从前那样,把仍患插在这里,看你是否自觉自愿地改过自新; 因为除此以外,什么都无济于事,结果我们俩早一点儿还是迟 一占儿倒载。那还不是一样。"

接着,一个星期的模期恰好开始了;我自动留在家里不出 门,走遍各个角落,在这些角落里,我重新获得了往日的宁静和 安阳。我极其沉默和悲哀,尤其是因为母亲依然保持着严肃 歌神情,她在层于里走来走去,一直不和我说句知心话。 凝聚 衰的是吃饭的时候,我们俩坐在小饭桌旁边,我一句话都不敢 讲,也可以说不想讲,因为我感到,这种悲哀本身是必要的,甚 至还陶醉于这种悲哀中,而我母亲却坐在那儿凝神沉思,时时 抑制自己,不发出叹息的声音。

第十五回

沉默中的和平·.. 最初的仇敌和他的灭亡

树叶,我觉得那真是前得差处无比。这幅面品格虽然在由品 以下,但在我的心目中,知是一件令人赞叹的作品,因为我在 这幅画里看到,我所然识的大自然,被画家从为画大自然而画 大自然的目的出发,用一定的技法写作,画出来了。我站在这 幅画前面一把椅子上, 对着画中寥廓的天空和无限交错纷杂 的树叶, 疑神观赏了许久, 忽然心血来潮, 想用我的水彩颜料, 着手临臺这幅油画,可谓太不知自显了。我把画竖在桌子上。 把一张组钉在木板上,把一些旧茶托和碟子放在自己周围,因 为我们家祖是找不到陶夸碎片来感颜料的。干量,我就为完 成这一任名字字告苦地奋斗了几天;但我觉得,有这样一件看 要的、非一朝一夕之功可以完成的工作摆在面前。县很幸福 的;我从清晨一直到长泽星坐在巫儿临幕,简直连吃饭都顾不 得了。这幅盒意很好的画里洋溢多的和平写真也添入了我的 心灵,还可能从我的脸上反映到坐在窗子跟前儿验纫的母亲 那里了。我虽然感觉到原画和大自然之间有相当差距, 也不 在爺,对于自己的墓本和原画有天渊之别这一点,就更心平气 和了。我的皇本是一幅由杂乱无意的斑点拼凑成的图画、是 全然不懂案檔和不常提调色的方法这两种缺点密切结合的大 暴露;不过,放在适当的距离之外,把整个画面和那幅油画比 较一下,今天看来,这些基本还给人一种不容完全否认的总的 印象。总而言之, 我在我的工作中感到满足, 忘掉了自我, 常 常象从前一样唱起歌来,却又对于自己唱歌大吃一惊,而重新 沉默起来。但我还是越来过忘幸自我,独自哼着歌曲的时间 也越来越延长。我母亲嘴里象春天开雪花莲似的时时讲出一 两句亲切的话,等到这幅风景画一完成,我就意识到自己已经

恢复了名誉, 证新得到共享的信任, 我正从末板上把面纸取 下来,忽然有人設门,接着,麦耶兰便一本正经地走进来,把帽 子往椅子上一放,掏出他那个帐本儿,先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然后就真正向我母亲大放厥词,用很客气的话控诉了我一番, 说要胃肤清求常太太清偿我的债务,他说,因为万一引起不倫 快的事来, 他就觉得太清繁的; 这个小滑斗设备前押他那个 永不离身的帐本儿递给她、诱她审阅。我母亲惊讶得眼腊路 得大大的、看了看他,然后看了看我,接着看了一下帐太儿,说 道:"这又是怎么一回蒋啊?"她把一笔一笔写得于净整齐的能 目看了一遍,说道:"这样说来还欠了债?可越学越好晚,你们 干这件事总算是干得冠冕堂皇啊!"与此同时,麦耶兰还不断 地喊道:"帐都已经算得清清楚楚,雷太太!您如果愿意把结 算的帐目还清,那么,决算后欠下的这一部分款项,我倒情愿 一笔勾销。"她冷笑了一下,喊道:"哎:哎!你是这样的意思 吗! 债务总管先生! 我们要和你的父亲母亲谈一谈这件事。 这些莫名其妙的债务到底是怎么来的:"小伙子一听这话,就 翘首挺胸说道:"我迫切请您注意,这些债务都是一笔不差做 记下来的:"母亲见我站在那儿、惊慌失措,陷入新的苦闷中。 便声色俱厉地问我:"你是欠这个小伙子这些愤吗? 是怎么欠 的: 你说:"我狼狈万分,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声"是:"并且举 出一些事实来说明债务的偿质。她听了这些话就忍不住了, 马上下逐客令,叫麦耶兰挟着帐本儿滚出去,气得麦耶兰恶狠 狠地瞪了我一眼,然后做出做慢无礼的姿态跑掉了。他走了 以后,母亲才详细地问我这件事的原委,她听了以后,勒然大 怒; 原来, 主要是由于这个男孩子样子很体面, 她才没有猜想

到他会鼓动我干这些不成体统的事情。狡猾,她就趁此机会, 把发生的事情寻根究底详细追问一番。并且向我提出痛切的 责备,但不再是用惩罚罪犯的,严厉的法官的语气,而是用已 经恕罪的,惹母身分的朋友的语气。这样看来,算是万事大吉 了。

但是,并不尽然。因为,假期终了,我又去上学时,我看见 几个学生聚在麦耶兰周围, 交头接耳, 带着嘲笑的神情望着 我。我预感到要有祸事发生,果然,校长亲自上的第一节课一 结束,我的债主就手拿着帐本儿,恭恭做做他走到他面前,口 若悬河池告了我一状。大家急欲知道是怎么回事, 都专心地 听着,我坐在那儿好象坐在火炭上似的。 拉拉便了一下,把帐 本看了一遍,然后开始审问,要那些在审问中极力争取主动。 但校长命今他住口,要我说话,我恨不得一点都不说才好,既 然非说不可,我就三言两语地略略叙说了一下;校长却突然喝 道:"够啦:你们俩都是没出息的东西,非处罚不可!"他说着 射向桌子上放着的操行簿走过去。给我们每人记了~~过。表 耶兰惊慌地说:"可是,校长先生——""住口!"校长一面说, 一面拿起那个不祥的帐本儿,把它撕得粉碎,说道:"要是听见 说你们对这件事再提过一个字,或是再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就 把你们禁闭起来,当作两个不可救药的坏蛋来惩办。给 我滚 开」"

我在上以后的几节课的时间给我的仇教写了一封信,向 他保证逐渐还谓我欠他的债,从现在起,我能节省下来的每一 个克罗采都要交给他。我把这封信卷了个纸卷儿,从一个接 一个的桌子底下传递给他,得到传递过来的答复是。立刻还

精! 不然,就别还! 等到放学后,教师走了,那个恶魔便站在 门口,四周围了一群看热闹的,我要出去时,他挡住我的去路。 喊道:"你们跪降这个海讯;他这一个夏天去偷转,骗取了我 五个古顿三十个克罗采: 让大家都知道这件事, 都来瞅瞅他 的嘴脸:"---"好一个流氓,绿衣亨利:"这时从几方面发出了 这样的叫嚣。我怒火中膝砸喊道,"你自己就是流氓怎吃子。" 但是我的声音被淹没了,有五六个总想欺负人的坏孩子集合 在麦耶兰周围,紧跟在我后面骂骂咧咧,一直到我回到家里为 止。从此以后,这类事件几乎天天重演,麦耶兰募集了一帮 人,组成了正式同盟军,无论走到哪儿,我都听见背后在某种 喊叫的声音。这时我已经失掉了以前那种大言不符的狂妄态 度,又变得抽笔沉默了;这更使得我的迫害者的恶意和好嘲 笑人的癖性变素加厉地发作起来, 直颈他们恐后战到压磷为 止。这帮人都是自己已经干过某种坏事,或者只是等待时机 去干坏事的家伙。奇怪的是、麦耶兰自己虽然少年老成、勒 奋好学, 却并不同性格和他相似的人接近, 而总是同象设和 那一帮人这样的一些轻率、狂妄、愚蠢的人为低。而那些和 我们年岁差不多的、为人稳重、品行端正的同学、现在知识 出来反对他们对我蓄意迫害的行为,屡次保护我免于遭受袭 击。他们一点都不使我觉得他们轻视我,或者对我不亲切。 所以,我对其中不只一个我从前简点没有理会的人,如今都 衷心怀着好感。最后,只有麦耶兰仍然对我怀恨在心而处于 相当孤立的境地,但他的怨恨却因而更加强烈狂暴,我心思的 和解的希望也已经消失净尽。我们在路上遇到时、我就故意 向旁边看,沉默着从他身边走过去;如果那个地方只有我们两

个人业者具有陌生的人在场, 他前向非高声喊出一句买来的。 表示得得望死的话,如果还有熟入在场,他就低声唿吁着该句 . 话,只让我一个人听见, 汶时我恨他, 大概也象他传我那样厉 害了,但是我总经着他,惟恐和他决战的时刻到来。这样过了 整整一年、孙明了到了、准备举行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 · 习。我们届时可以尽债射出、所以一百在高兴抽胎塑着收一 天到来。但是对我来说,一切悲剧欢乐的场面都是摩修冰冷 的。因为同时我的敌人也参加,而且常常离我很近。这次演习 时,全军分成两队,一队要占据一个有树林的,除鳍的山头。 一队要渡河, 迂回过去, 攻取这个山头。我属于进攻的一队, 我的敌人属于防守的一队。我们这一队事先已经费了整整一 个星期的时间建筑了一个小小的稀头似,把木桩削尘,打入地 中、围成简单的木棚、同时,有几个人做木工,在浅水上搭起一 **庭桥。现在我们就按照上级共同决定的证例,在大狗権护下** 强渡, 奋勇把敌人赶上山去。主力部队颇著一条盘跑路前进, ·同时,有一条拉得很长的散兵线,在灌木丛中扫荡,不怕任何 险阻,一往无前地向前推进。在数兵线上,总是开心的事,由 基最懷心动魄的事:各个兵士都展开肉薄战,受命退却的守军 不肯后退一步,大家简直互相面对面地射击起来,由于狂热而 忘掉了是在演习,不只一个人把枪的通条向对方扔去,从树木 中间刺溜地飞来、亏得年青人运气好、才没有发生严重的事 故;那位负责指挥散兵的老上士,也不得不用他的指挥杖向湿 战的两军中间打去,并且大骂一阵,来保持几分纪律。我在这 条款兵线的一翼的末端,但我并没有我的伙伴们那种激昂的 情绪,而只是心不在焉也向前进,怀着忧郁的心情不慌不忙地

把子强打出去,然后把检重新装上子弹。不久,我就和其余的 人生散了,来到一个我从来没听见说过的, 费野的峡谷的半坡 上,谷庭有一潜小溪潺潺地涂着,谷中遨都易郁郁菊菊的去似 树林。这时,天色阴沉了,一种阴郁而柔和的气氛笼罩在这一 片风景上,从远方传来的检查店和蒙古衬得我的环境更加较 静,我停止脚步,靠在椅上休息,沉浸在一种坐成街,坐偏温的 情绪中,我在面对六自然时,常常忽然产生这种消给,它是不 幸者探索幸福何在前问题时所怀的情绪。这时、我听见近处 有脚步声,接着就看见我的敌人,在这寂无一人的地方,顺着 狭窄的山路走来、我心里怦怦的直跳。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 眼,随即向我放了一枪,枪打得那样近,一些火药颗粒都看到 我脸上了。我站着岿然不动,两眼紧盯着他,他又急忙把枪装 上子碰,我一直还目不转睛地瞅着他,这使他心里洗成,然火 中據,他自以为聪明,提认为我糊涂,天宜老宝,在饮些相注去 大神學了头脑的情况下,他在言我很近的拉方,正提而衍把於 口瞄准我,说时迟,那时快,我扔下自己的武器,向他扑过去。 夺了他的武器。我们马上扭在一起,怀着愤恨的情绪,一古不 响地搏斗了足足一刻钟的时间,双方互有胜负。他动作象看 一样敏捷,给我使绊儿,用大拇指按我的耳根台子,用手打印 的太阳穴,用嘴咬我的手,干方百计地想把我打翻在地,要不 是一股子闷气散舞浴我支持下去,我早已放了十次了。我一 声不吭地死抱住他不放,含着眼泪时时用拳头打他的脸。同时 心里感到一种剧烈的痛苦,我确信,即使我活到很大的岁数、 遭遇最不幸的事情,我也决不会感到更比较重深的高生。 鼻 后,我们看到在右海滩面的平滑的煤叶上,他倒在我身子意下。

后脑勺子经点在枞村根上,疏得他张着两只手,一时动弹不 得。我不觉立刻一跃而起,他也随即一跃而起。我们谁都没看 這一眼,就各自李起自己的枪,离开了这个阴囊的地方。我觉 好,和从前的朋友进行这场仇恨极深的搏斗。彼得我全身精疲 力尽。被搏斗和皮肤上缩管下了树份和冯西。

从此以后,我们永远没有重发生计冲容。他未得已经从 我放于和船抬命的决心感觉到,他基本上确定基署错了对象。 现在便避免任何摩擦。但是, 争端并没有解决, 我们之间的动 意继续存在,不仅如此,这种教育的内在的力量还有所增加。 虽然我们在以后几年中间很少见面。不过,每次见面都足以 使仇恨死灰复燃。我一看见他,就觉得,撒开我们便决裂的原 因不谈,他的相貌本身就令人深思痛绝,认为该杀。我调常看 见已经变成仇人的旧友时,总觉得心里产生的愤恨请绪中混 杂着一种轻微的悲哀,这种悲哀如今我丝裹戚忧不到了,我听 感到的纯管是愤恨,并且觉得,正如少年时代的朋友通常都具 终生保持友情一样,我这个少年耐代的敌人将是我终生的敌 人。他看见我时,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此外,又加上这样一 种情况:我们结怨的最初的原因是那个核本的问题,这件事本 身对他来说,一定是难以忘记的。在这个期间,他已经在一家 商店的营业所当了雇员,一直继续不断地培养自己特有的才 能,证明自己是非常精明强干的、有出息的人,博得了他的上 司 --- 个狡猾必练的商人的欢心;总而言之,他觉得自己很 幸运, 游怀希望地踏望着将来自己独立活动的一天到来。" 所 以,我不难想象,他少年时代初次试图赚钱,结果大失所望时, 所感到的内心痛苦和一个天真的、有诗人气质或艺术家气质 的人,在自己的崇朴无害的创作尝试初次遭到否定和嘲笑时 所越到的内心痛苦,一定基同样经久不消的。

我们都已领受了坚信礼。他大约是十八岁,我是十六岁, 我们都开始比从前更能独立行动了。如今对于人憎事态也开 始有所认识。我们在公林场所遇到时, 据互不解而儿, 但都各 自把心中的怨恨告诉自己的朋友们。这种怨恨往往有起更大 与自己意气相投的年青人交往,这些人结果就成为传播敌意 的绝好的一壤。所以,我想到将来,就优心忡忡,真不知道议 样下去在这么一个寝隙的城市里怎样过一辈子。然而, 设师 忧虑是不必要的,因为一个悲惨的事件使这种情况早日结束 了。原来,我的敌人的父亲买下了一座奇异的古建筑,议从前 是城市骑士的住宅,还有一座坚固的碉楼,现在施工使议座 建筑变得适于居住, 东修西改, 各个角落无一幸免。对他儿子 来说、这是个黄金时代,因为不仅这个计划根本是个投机事 业,而且可以借此机会卖弄种科本领。只要有一分钟的空闲。 他就跑到建筑工人中间去,给他们搭把手,为了代替工人去 做,节省人力,他还把许多活儿包揽下来。我每天上班,都路 讨议所磨子, 中午十二点到一点之间, 工人们都休息时, 我总 看见他在那儿,傍晚又看见他在那儿,手里不拿着颜料罐,就 拿着锤子,不站在窗子下面,就站在脚手架上。他从童年起, 个子就几乎一点几都没有再长,当他抓着大场一个劲儿地干 活儿时,那种样子是十分奋异的;我看到以后,不觉失笑,要不 是有一次他乘机满满地蘸了一剧子石灰水,往下一用, 跪了我 满身的话,我简直要对他发生好感了,因为他干汶种活儿时。

实在显得又可爱又能干。

有一天,我在路上已经走到可以饱见那所房下的地方,一时的好忍气使我能行改定另一条路,穿过旁边一条小街,几分岭后,我又转到大街上时,只见许多人脸上带着惊骇的神情,一面悲叹,一面热心地谈论着,从那所房子所在的地方走来。顾来,建筑工人们说,要把硬楼上的占老的风向标取下来,就得接一个高大的脚于卵。则常的淡渺兰近分相信自己的能力,行算节省这笔用毁,在人们吃个饭的时候,悄悄儿地起风向标取下来,他从钢楼里爬出来,爬到又高又陡的屋顶上,一块足掉下来了,裤得粉身碎骨,这时谈死尸还躺在人行道上。

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迅速继续走我的路,这个事件本身 确实使我毛骨悚然,但我无论怎样深入创新自己当时的思想 情况,我都想不起自己心里闪现过一丝一笔的怜冽波梅恨是 意志力所不倍控制的内心深处,却突起来,感到非常高兴。最 如我看见他那痛苦的样子,或者看见他的尸体,我就信,我心 里是会感到同情和海似的,但是,听到我的敌人一下子死了这 一句眼睛看不见的话,只在我心里出起和解,是由我仇心产生 的和解,并不是由患病产生的和解,是由我仇心产生 的和解,并不是由要产生的和解。没也发了一下之后,确实解 了一段矫揉进作的、混乱不堪的祷告,新求上帝使我能够宽 恕、同情、不念旧恶,同时,我心里却在微笑,如今已经过去好 多年了,恐怕今天我即觉时对这个不举的事件外有的同情,与 其说是来自内心,毋宁说是来自对智,因为仇似实在太根深着 断了;

第十六回

笨教师·坏学生

现在同时头来讲我在学校学习时期,我可不承认那是个 光明的、幸福的时期。当时,学习范围已经扩大,要求也更加 严格,我嫁嫁颍湖抽感到,要学习的知识是重要的和美好的东 西, 也有某种满足议种求知欲的愿望。但是对于每一个学习 阶段讨渡到另一个学习阶段,我都很不明确,常常茫无头绪。 产生这种整态的原因。主要却在于学校外干过渡时期的状态 本身,因为教师队伍还是由两种人组成的,一种人是旧式的教 师,就是一些没有任圣职的国家教会神学家,他们惯于太着个 人的爱好或者需要,来担任各种课程,另一种人是新式的、科 班出身的专门教师,所以两者之间不可能有同样的、互相衔接 的教学法。那些神学家都按照旧目的习惯和个人的脾气进行 教学, 随心所欲地突然离开本题, 一切课都以玩票的方式讲 授,而那些世俗的职业教师所使用的,又是沙种完全不同的方 式和方法,这些方式和方法也都还没有经过变验。由此又产 生的主要的弊端就是, 训导少年方面没有正规的和准确的方 法,以及随时都有发生奇异的灾祸和意外事件的可能,成为议 种灾祸和意外事件牺牲品的, 在时是教师, 有时是学生。

我们学校有一位教师,教书很热心,为人很诚实,但对待

少年毫无経验、又加上身体虚弱、相管方径,他曾勇教地参加那场引起社会制度的资本。尤其是学制的改革的中华,在这个守田的城市里,人家写他是热情的自由主义者。我们学校的学生,除了从乡下来的以外,企都是十足的贵族主义者。我虽然家族来源于乡村,但出生在城市,也和这些级一些哪口。因为自己幼稚无知,觉得也被称为城市贵族,是很得意的事。我母亲是不谈政治的,允外丧身边又没有什么模范人物能够影响我的动称的见别。我只晓得,激进的新政府® 假探了我们特别客发户组成的政府。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但如他还否名的话,我也毫无疑同是个一足的自由主义者。

各个新学制的学校剂一开学,那位抽笨的枚师怀着十分 愉快的心情开始投课时,学生中就有一个狂热的市民家的儿 子象然有介事追在我们中间放播说,这位教师发蕾婴用蛱鞭 他说,他教的学生中有一部分是由于出身世家面教慢放纵的 惊难力学。原来,在一次聚会的场合,有人提醒的 城市少年,他回答话,他有办法降伏这些小子。这句话大概经 过各家老人们的被动,就以上述的说法,在我们这些不懂事的 孩子群里传开,并且立刻发生作用。我们接受了这一挑战,我 们中间最大配的伙伴们开始进行有组织的反抗和小规模,遭遇 战式的捣乱活动。这就已经使他心党意乱了, 你是用似动 该 对铜静的,居高临下的果识家态士追攻击者,而是立刻出动 走力和重炮前进、对待任何轻微的放踪,甚至对待任何非故象

指一八三三年瑞士莎蒙世州的自由 派政府下令振襲苏黎世域的中世紀 成別運貨

的行为, 他都官目地使用教师有权使用、但通常只在很少的场 合才使用的那些最重的、影响最大的惩罚。因为我们对于衡 骨罪与罚是否相称议一占,很有经验,他这样作法就使他在我 们的心目中显得是滥用威权、不久、他的惩罚缺夺温度无价 值,最后,受他的惩罚就变成一件光荣的事,一种壮烈的牺牲。 他上课时,课堂上就公然癿噱乱闹,这种喧哗扰擦的情况还靠 延到这位已经成为介先之的的数师前主接 课 的 其 舶 的 数索 里。这时,他在策略上又犯了新的错误,对于这种示威运动不 是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镇静,让它自行消灭,而悬开始把犯了一 点过错的学生都一个一个的从教室里费出去。毫无恶论师应 他提出问题,故意或无意中把东西掉在地上,都足以受到逐出 教室的处分。这些情形我们记在心里,不久,他授课时, 龄终 常只有两三个老好人听讲了,大多数学生都站在门外食桶开 心。如果学校当局出面干涉,或者这位教师自己有碗力,不顾 学校禁止体罚的规定,揪住几个学生的头发,狠狠抽打他们~ 顿,本来就足以使事态平息下来。但是,对于后一种办法,他 没有这样坚强的性格敢做敢为;而前一种情况也没有出现,因 为直接有关的当局,都是一些讨厌这位受迫害的教师的校查, 他们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对这些事件似乎一点都没有理会 似的。学生们在家里自吹自擂地叙说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免 把这位教师描绘成极其可怕的牛鬼蛇神。这些学生的家长都 是一些养尊处优的市民,他们扬扬得意地回忆起自己童年的 种种恶作剧,并且生长在旧时代,从经验中体会到,学校只不 过是一种暂时的容身之地,有身分的市民家的儿子,不用绞脑 汁,走出校门就可以成为特权阶级和行会组织的一员。所以

听了几乎的叙说后,即使不以直接煽动的方式,也以毫不掩盖的笑容, 數轉了几乎的納出活动。事件越然早已表现全校,但向上级反映时,总指绘得好象一切过错完全在受迫害的教师更上级的。偶尔也有一位公局为了亲自了解一下情况,商来听课,在这种场合,我们鼓特别慎重,避免一切不守规矩的行动,正如上其他教师的课时,也加倍地安静一样。这位倒攀的教师成了学校且潜在的一切怨气的洒雷针。他就这样勉勉强强地混了将近一年之久,最后,学校命令他停职一段时间。他由于健康受到损害,身体或停不成样子,本心是非常愿意完全离开学校的,但是一大家子人嗉着要证包,他只好靠这种现券,有情况的。他大致就进和解和谦恭的样子,重新走上了他这条受难的道路,但他并没有看到人们对他大发意思,只听竟忽然响起一阵野的的欢呼声,旧时的恶作剧又重演了,没讨几天,就不得不把他空全健跑。

我长时间举动相当隐重,对于许多次捣乱邮件,我都悠然自得地油手旁观。至了这位教师本人,我一次也没有干泥生 他,因为我不愿意和成年人对抗。只是从他开始把全亚学生 赶出教室的时候起,我才设法也参加进去,实现这个计划的办 法是操小动作,或者也和大家一起溜出去,因为一来外面玩得 很快活,二来说什么我也不肯和留在教室里的那几个为人所 不齿的假正经在一起。我一跑到外面,就嚷得声音比别人更 大,帮助大家作成队,突遇于,在长时间和校伴们隔绝之后,如 今不觉陶群在光欢的境界中,以至于我们重新生在自己的坐 做上,聚另一位教师上下一堂课时,我的心还一直剧烈地跳 动,血液还一直在沸腾,被良心话,当时我确实是对这种欢乐

木皂成剂去增,心里治没有标着任何恶食。我母宁说暗脑里 同槽次位可绘的数师,但没有表示出来,因为值人家耻等。有 一回,我在田间小店上遇到他一个人在那里,似乎是想出来走 走散散心的样子。我不由得向他脱帽致敬,他一见我这样,高 兴极了,亲切地还礼,同时用非常惨苦的目光看着我,好象是 夏求我对他大发兹非似的, 我大为成功, 寻原今后非改亦杰 度不可。第二天,我能走到一张最级弱的同处限前,打售直截 了当地采取擒获先擒王的办法,在他们中间为他说句同情的、 发人深省的话; 我凭本能正确地意识到, 这样做, 虽然不会立 刻产生效果, 但一定会继续起作用, 影响群众的情绪。当时, 他们正在那儿议论那位教师,刚给他起了一个新外号,这个外 号非常沿着,大家听了十分开心,都由不得笑了。这时候,我 预先考虑好的那一存话,刚到嘴边,就缩回去了,我没有尽自 己的义务, 却背弃了这位教师和自己的良心, 用一种和当时的 气氛完全合拍,并使这种气氛增强的方式,叙说了昨天的奇 福!

这位教师被解聘以后,我们就不生事了。那些好闹事的、 心本不正的同学,很不自在地高处技术转步,陶牌于往事的回 亿中,当前不知怎样过日子才好。有一天晚上放学后,我安安 静的鬼走开,快到家的时候,忽然听见有人喊,"绿衣亭利:到 这里来!"我转身一望,只见另一条街上有一大群学生,乱腾腾 地象一堆蚂蚁似的蜂捉而来,好象是非常忙乱的样子。我走 到他们隙前,他们告诉我说,大家还道一起去拜访一次那位就 现的教师,演出一一个真正的余兴节目,并且要求我参加。我对 这个计划感到宴名其妙,干粒加以拒绝,转身就走了。但好奇

心躯使表远远跳跟在他们后面, 想看看结果如何。这一堆人 在继续前进, 这时候, 别的学校的学生都从各条街上编拥而 来,他们也应征参加,结果,不从就集结成了→个由百名形形 色色的少年组成的队伍,慢慢膝膝地向前移动。市民们站在 门口,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他们的行动,我听见其中一个人 说:"这些冒失鬼又要干什么呀。我敢对上帝发警说、他们简 直就象我们当年那种生龙活虎的样子:"这些话在我的耳朵里 听起来,如周军号声一样,顿时使得我健步如飞,转瞬间就尸, 经紧跟在队伍的最后一个人后面了。因为队伍完全是大家自 己作主临时集合起来的,所以队伍中洋溢着一种说不出来的 喜悦情绪。我越来越热情起来,争着向前挤去,猛然发现自己 已经挤到队伍的最前头, 领队的大头头们都对我表示 欢迎。 人们说:"绿衣亨利到底还是来啦!"这个名字传遍了整个队 伍,给唁闹和戏谑欢乐增添了材料。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自 己在书本中读过的一些民众运动和革命的情景。"我们得把 队伍排得整齐些,"我对那些头目们说,"还得在严憨地列队行 进中高唱国歌:"这个建议受到欢迎。马上就执行了。我们就 这样走过几条街,人们都面带惊讶的表情目送着我们。我建 议,再绕个圈子,尽可能地延长这件开心的事。这个建议也实 现了,无奈最后我们还是到了目的地。"我们现在到底怎么 办?"我问道,"我想,我们还是在这几唱一个歌,然后欢呼一声 就走开吧!"---"到他家里去!到他家 里去!"有人 回答说。 "让我们向他致谢词,感谢他对我们的教导吧!"---"文样起 码得大家团结一致,发有一个人逃跑,为的是万一出了什么 事,大家都受同样的处分!"我喊消,一听这话,这一群人就全

福进那所邓小的房子、闲嚷嚷地走上模去。我留在街门口把 着门,防止个别的同谋者先跑掉。房子里响起一片可怕的时 路声,少年们已经完全陶路在自己的激情中。交们探望的射 所正在病中,躺在房间里,房门领术,妇女们吓得忽洪把助的 行也领上,从窗子里探头探脑,想导求援助。但她们不好意思 喊叫,邓居们不知道这些情况是怎么一回事,都带着十分惊讶 的神情袖手旁观。我坚守自己的岗位,心里一点都不觉得候 意。这所房子里从耧下到楼上都挤淌了人,闹事者出现在天 窗下晌,把一些归篮了扔出来,甚至爬到歷项上去闲酌,使得 空中都充满了他们的叫器声。最后,有个老太发来可这从一个小房间里跑出来,拿着一把扫帚把发一颗人滚布装出几个一

这个個入住宅捣乱的事件实在太衰劲了,使得高级当局 再也不能采取不幅不同的态度。他们要求对此事产加造查。 转投当局把我们召集到一个大厅里,然后一个一个地点名,叫 到隔壁房间里去受审。审讯继续了好几个小时,受审回来的, 什么都不说就马上离开了,眼音若被召集的人已经有三分之 二的人数离开这里,还没有点名叫我,相反地,我却觉察到, 来了所有从审讯室出来的人,都先打造我一下才离开。最后, 发出命令,除缀衣穿刺外,让其会的人都进去。

终于轮到我受审了。最后进去的那一群人回来了,他们 叫我进去。我想问一下审问时的情况,但没有得到回答,他们 却即生心虚地赶忙离开这里。于是,我就向隔壁的点向地走,一 方面被好奇心所驱使,急着要往走走,一方面又被一种令人 气闷的恐惧所阻拦而裹足不耐,这种恐惧是少年人在那些他 们想当然地认为是智慧高起、光所不能的老年人面前常常感 到的。我进去以后,让我坐在一张长桌子的下手,上手串着两 位先生,而前部放着几张纸和一套书写工具。其中一个是学 校的副校长, 他自己也数课, 而且认得我, 另一个是一位比他 更有学问的先生,这位先生不大说话。我和副校长的关系很 特殊, 他是个嘻嘻哈哈一团和气的牛皮大王, 爱大放跃词, 每 逢有学生谦恭地提出相反的意见,使他得到机会对某一事实 详细加以论述时,他就高兴极了。起初他对我很有好感,因为 我就是在上他的崇时, 表现得相当好; 但是, 我在出了事的场 合,总是以坚定不变的沉默来对抗责备、警告和惩罚,这种性 情引起了他对我的反威。诚惶诚恐地否认自己的讨错、口若 悬河地用巧符来选罐惩罚, 在处分的轻弯间题上一味地讨价 还价,这对我来说,都是做不到的;如果我认为自己聚有应得 的话,我就沉默着接受处分;如果我觉得处分太不公道的话, 我也保持沉默,我这样做并不是赌气,而是我内心在得意扬扬 **地**暗笑这种分分,觉得这位法官的头脑也并不太聪明。因此。 这位先生就把我看成一个不堪造就的危险分子,子是,由鱼侧 厉地喝问我道:"你是参加了这次闹事吗?不要狡辩!不要抵 赖,那是无济于事的:"我低声说出了一个"是"字,然后静候处 分。但是, 因为他为了开一开心, 觉得非彻底审问一番不可, 于是,他就好象还想按照自己的意见挽救我似的,故意转作听 见我说了一个"不"字似的,大声喊道:"怎么的? 你说什么? 快说实话!"~~"是!"我用稍高的声音重复了一滴。"好!好! 好1"他说,"你一定还会碰到一个能收给你的人,他是一块硬石 头,要把你的厚脸皮打得鼻青眼肿!"这话分明是侮辱我,把我 的心刺痛了;因为这话似乎不仅含有严重的误解,而且含有对 未来作出的不過当的預音,含有对个人的喝讽。 他继续逃道, "你是在路上建议大家正式维著队。唱着一支政前进吗。"这一 同使我吃了一惊,原来我的伙伴们已经把我出卖了,所以感去, 疑问他们已经洗酬了自己的罪过。我可以不可以失口否认, 在这个问题上我犹犹豫章,但给双义被出了一个"是字。"你 是在那家门前宣布过,谁也不准后退,并且把着门来执行这条 纪律吗。"这一点我毫不觉像地承认了,因为我觉得,这既不是 什么可耻的事,也不是什么特殊的犯罪行为。上述这两个关 赞性的问题,在最初中问我的问谈共犯招时,就已经回出来 了。在副校长先生看来,这曾被明度是主读,在乱得一贯铜馀 的事态中,这两点大概也是最突出的和最抓得住的事情,所以 他便单就这两点进行了市讯。在回答这两个问题时、学生们 好口到声地肯定是没干的,乐得这样说不必再,该他们自己 了。

审问后放我出来,我就回家去了,一路上陪你有点被动, 但还是悠闲自在地走着;我就完,整个审讯的经过使自己很不 老师。我虽然心思感到非常慢伤,但只是对那位受冲击的贫 师感到懒慢。回到家里,我把整个事件叙说给母亲听,她听完 以后,正要训我一顿。忽然来了一个美俊,拿对一大封信。信 里邇知,今后永远不许我再上学了,我心里立刻表现出对处 罚的前强和受到宽柱的借给,这种信分况事件有说服力,些行 我母亲听了以后,就不再追究我的过待,而见沉反在自己的悲 或时给中,因为伟大的、企能的国家已经把一个孤苦伶仃的劳 知的独生子拒绝了一切校门之外,宣告使是不提完就的;

既然关于死刑是否正当这个问题,存在着持久的,深入的

争论,那么,对于国家是否有权批一个一点都不好捣乱的儿童 或者青年排斥在它的教育系统之外的河疆,人们当然同时可 以采取容忍的态度。按照上述事件的处理办法行事,我今后 在与活中一旦卷入爱似的、更严重的纠纷,在同样的情况下, 在同样的法官审讯下,火概就要把我斩首了,因为,不许一个 儿童受量通数育,就等于斩断他的心灵的发展,斩断他的精神 生活。实际上,那些可以称为这类儿童示威起动的样板的、由 成年人举行的社会运动。他屡要以新省全体。

国家没有必要去何,私人继续受教育的条件是否存在,也 没有必要去可,国家她养了一个人,生活是否也抛弃了他,还 是往往把他造就成有用的人才,国家只要记住自己担负着对 国内每个儿童的教育进行监督,使它继续下去的责任就行。 再说,上面所讲的这种现象之所以重要,归根结底,与其说是 因为它和被开除者的命运有重大关系,毋宁说是因为它说明, 法我们的最好的教育制度都存在着弱点,这就是那些以教育 省自居的负责教育事业的人一贯怠惰,苟且偷安。

第十七回

逃避到大自然母亲的怀抱

就我自己来说,并不过于悲哀和灰心丧气。我须要把几本 书送还给法语教师,因为这位教师常常好心好意她借给我一 些用小牛皮精装的法国古典作家的作品。他还领着我在一个 大图书馆里转过几次、通验给我一起專敬 书籍的基本观念。 我来到他家时,他就向我表示他对于我被开除感到惋惜,并且 开导我说,不要把这件事者得太严重、限为他知道,大多数数 师都和他一样,对我并没有什么不满。如果我高兴维续学法 活。他还劝我到他家来,他好指导我。以后由于时代变迁,我 并没有到和也见过证,但他这番话当时却使我内心得到相当 的对此。感过自己已经如同空中的飞鸟一样自由了,这尤其是 由于自己对于现在的意义和未来的重要性全部产热的缘故。

母亲和我相反,却非常苦恼;她能断言, 假若我父亲还活 着的话,他是不会让我的学校教育就此结束的,而独由于经济 困难,不能给我请家庭教师或者误及到外国学校本求处,他也 想不出我现在选定哪种职业最好; 假若我能上完高年级课程 的话,眼界就开阔了,眼界一开阔,就能找到机会,比较有远见 地自己决定自己的职业,但如今对我说来,学校的大门已经关 上了。近来、我在家里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铅笔画和水彩 画上,就这一点来说,我和学校也处于一种奇特的关系。在学 校,我绝对说不上是个有绘画才能的人。我的画板上,一许 好几个月之久、贴的还是同一张纸、我很不高兴地费尽心力 用硬铅笔细笔道临摹一个巨大的头像或图案,擦掉几十消线 条以后,才画出一道可以保留的准确的线条,结果把纸都弄脏 擦波,表明我是个闽得很坏的和厌恶图画的学生。可是,一回 到家里,我就把这种学校英术扔到一边,专心致志地搞起自己 的家庭美术来。自从初次试着临幕那幅油画风景以后,我一直 在继续把这类画面画成木彩画; 但因为我现在别无范太可以

临踪、我只好自己独立进行创作、而且一直坚持不懈地这样做 下去。我们的房间里的上面面着画儿的火炉上,有许多小品风 **晋颐材的画,一座城堡啊,一座桥啊,湖畔耸立着几根石柱啊,** 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母亲的一本田纪念册和她青年时代的、 现已过时的、一些专供妇女用的日历、都附有许多幅和本文的 抒情色彩相适应的、富有感伤情调的风景画, 通中有庙宇, 祭 坛, 天鹅游千池中, 一对一对的惜侣坐在小船上, 还有幽暗的 树林,林中的树木,在我看来,就好象是镂蚀得无比精细的铜 版画中的树木。这一切材料构成了一种极其素朴的、可说是 初步的诗的意境, 这种诗的意境是我热心的创作活动的基础, 并且使我在创作活动中感到无穷的乐趣。我自己独立构思画 出了一些风景、把一切有诗意的主题都丰富地汇集在这些风 地位的风景,在这种风景中,我总配上我半有意识、半无意识 地用来表现自己本身的局一漫游者。原来,我在和自身以外 的世界接触不断以失败告终之后,心里就已经产生了一种不 正当的孤芳自赏和自我陶醉的情绪。我有一种脆弱的顺影自 怜的感觉,爱在我走场出来的有趣味的信誉中,用象征的手法 把我自己的形象放进去。这个人物形象身穿一件剪载得有浪 是风味的绿衣服,背上背着行囊,凝切着除霞和虹雾,在整铀 上或者森林中行走,或者也许还在百花齐放、彩盦乱飞的乐园 中散步。这类的画已经积累了许多,这些为数相当可观的作 品的画法、无不停留在全然没有经验和技法传授的同一水平 上; 我的创作和其他的儿童们用铅笔和颜料画着玩有几分不 同的地方,就仅仅在于,我通过不断的练习,在设色方面,获得

了几分敢于使用鲜艳夺目的颜色的肌量和枝巧,又加上我一般说来,在创作上敢于大胆构思,这两点缩合在一起,恐怕就 是我一度向母亲宣称我想做画家的原因所在。不过,母亲对 这个问题并没有再详谈,而是决定让我下乡,在做乡村牧师的 剪父家里住些时候,以便顺利地躲过今后这几个月的填恼,同 时,也会接到一个对党合语的流程。

考家所在的乡村坐落在本州最临边的一个角落里,我还 从来没到过那里,母亲也有几年没去过那里了,那里的亲戚, 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没有到城里来讨。只有做好幅的量少,每 年都要骑着他那匹又去又称的马来汶里→次,参加宗教会议。 临别时,总恳切迪数证我们,务必出城去乡下一趟。舅父有六 个儿女,我还一个都不认识,也不认识他们的母亲,我那位精 力旺盛的爆母,农民出身的牧师夫人。此外,那里还住给办公 亲的许多亲属,尤其是他的生身母亲也住在那里,颇是一位高 龄的妇人,早已和她的第三个丈夫结了婚, 他是个有钱的、性 格沉郁的男人,在他的严厉的统治下,她过着深层简出的生 活,和她的早死的儿子遗留下来的家属,很少互通音信、只能 遥遥表示概念和问候。村里的人还过着前几个世纪那种恬静 的节俭淡泊的生活,尤其是妇女们一旦彼此分离,相隔粉里, 就再也不见面了,或者只是在遇到罕见的、非常重大的事件时 才见面,在这种场合,就宽象史诗中的情景一样,她们情绪激 动, 阿忆起伤心的或者快乐的往事, 眼里不禁流下泪来, 至于 男人们这方面、当然他们有时候离开木村用行,但他们办事心。 切,除非是得给人家出主意,或者得请人家出主意,否则,确们 由于做生意发财心切,从简直已经不通音信的亲戚家门前走

过时,都不进去。如今,村里的人又比较清款起来;由于交通 已经便利,公共生活已经复活,民间市自频紧举行庆祝,使得 村民喜气洋洋地由村到外而去走一走,从而也就使得他们的 精神恢复了省春,思想丰富运来,只有恶源的红热守旧分子还 在那里说教,只对种地的人和能们的子女这种洋溢着节月曾 够的增加级。

我母亲命令我,特别要勾出尽可能乡的时间,承欢父亲去 世后还一直活着的那位孤独的祖母膝下,只要她高兴让我特 布她身边,给我讲有关她儿子的,也就是我父亲的事情,就要 一直都恭敬敬她,亲亲典典地专能会边行下去,细听神诗。

 终于望见了老家所在的乡村,它や落在我脚底下一道擒都是 绿油油的牧场的山谷里,山谷四面石利补阴聚的山峦环绕,中 间有一条小河弯弯曲曲地流过去,河水闪闪发光。夕阳暖烘 烘塘照射着山谷,烟筒里面川溪梁校居自防,烟,时时传来村人 呼喊的,净高。不久,我滚走到是靠付边上的几户人家了前,我 订听牧师家在哪里,人们看穴的眼睛和鼻子,就认出我是姓雷 的说一家妹,都年间下间少。是否含是甲基构建较简的里子。

于是, 稅稅到了投房欠的住宅,那条小河紧贴着住宅認讓 違流司去, 住宅四面产很大的相談材和几棵很高的轉材环境, 住宅的面下从茂密的古材;而葡萄产丛中四四及发光, 只见我 那胖呼时的男父正在一个窗子底下站着, 他身穿一件绿色的 走來,明旦时得一个当烟斗用的点急管压制的小保号角, 手里 拿著一板双臂猎枪。一群鸽子保急地飞过凝顶, 挤在给绷房 低。另之一否到我, 立刻喊道,"哈哈! 原来是我们的外甥来 啦! 你来得正好,你马上到这里来!"接着就重拾头间上一望, 一枪的弯中打去,只见一只在空中冲流,紧盯着那一群鸽子的 美丽的属者, 旅声落在火的脚下死了,对于别父以这种大型身 手的方式来援见我, 向我表示欢迎, 我感到高兴, 就随手把它 捡起来, 进刊他面信。

我走进房间后, 交遷他一个人结在一张长辈旁边, 桌子上 握着得许多人吃饭用的群果。"你弃管正好。"他大声说,"今天 我们过转货节,大伙儿马上就来说:"按常颜产他大大来, 她拿 看两大师葡萄溶应户间至,一放下适流, 就同我大声说,"哎1 哎1. 瞧你这脸色多么茶白,一点血色下没有, 你等着吧, 不等 到像和你已放的交靠那号红光洁筒, 就不许你走! 依得幸好 么,怎么回事,她为什么不跟你一块来?"她就立刻给我准备 了一点吃的,摸在桌上,让我看时先吃着,我踌躇了一下,她就 暖咒鬼精到横子上,命令我非得马上又吃又喝不可。这时候。 暖咒鬼有声音游而逼近这所住宅, 原来是拉庄稼的大车是鬼签 悠地从胡桃树下定来了,车上一捆捆的麦于堆积如山,离得糊 着最低的大村技, 舅父的几女和许多其他的割麦子的男人和 妇女,在一阵阵的突声和歌声中,一起跟着车走来,舅父正在 那几镣枪,一见他们来了,就大声话,他们说,我已经来啦,紧 暖时窗子一直开着,离了下面紧缩小河,水声淙淙,对岸有个 水路,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一阵气势磅礴的雷雨,从山谷间 奔腾过去,闹声听起来象音乐,近处山上的疾林中的风声,明 起来象歌声似的,我呼吸着凉爽的空气,可以说是在大自然 的怀私中睡着了。

第十八回

亲 族

一清早,則光透过密密层层的树叶照到房间里时,我就建 名其妙地故惊难了。原来是一只毛皮柔软的小貂卧在我的胸 牖上,从它那又尖又凉的鼻子里发出细微的、危促的气息,对 着我的鼻子嗅来嗅去,我潮一脸开眼睛,它就刺梭一下钻到被

子下面,时时伸出头来除缝着眼睛东张两望,随后就又藏起来 了。我对这种现象感谢草名其妙;我的年龄的表兄弟们一直 在你们的卧室里偷听着,一发现我这时的情况、항学着瓶出 来、让这个敏捷的动物以种种最可爱的印刷滑稽的姿势蹒跚 默默, 使得磨闹里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欢笑的声音引得一群 源完的狗冲进房间。一只小狐鹿带着好奇的神情,出现在门 口,一只美丽的灰猫跟着来到,它以庄严的神态向那些玩把戏 的批聚的狗呼哧几声,就蜷曲着身子钻进赶纷纷的人群里来。 鸽子在窗台上栖息着,入和动物互相追赶,乱成一片,前者忙 得简直没有穿好一半衣服。聪明的小貂却在那里 戏 弄 大家, 看来似乎是它在拿我们要着玩,而不是我们在 愈 它要着玩。 这时,算父嘴里叼着当烟斗用的点着雪茄烟的小号角。也出 现在这里了,他没来阻止我们,反倒鼓励我们胡闹。他的娇 艳如花的女儿们尾随着他而来,为的是调查喧哗的原因,叫我 们去吃早点、别再闹腾了,但她们不久就不得不祥 命自 卫。 因为我们大家一起向她们开战、戏弄她们,连那些狗都来参 战,它们没等人们把早晨准许它们随便闹腾的 号令发 出两 次,就大胆地咬住姑娘们的衣服的坚实的大襟不放,气得她 们直踢。我面对着敞开的窗子坐着、呼吸清晨花香扑鼻的空 气。流得很急的小河的波光,反射在雪白的天花板上, 回光 又反射在墙上挂着的奇异的女孩子梅紫的古色古香的画像的 面孔上。在摇曳的银光的变幻中,这面孔显得栩栩如生,使一 切景物给我的印象增加了光彩。窗子底下就是饮牲口的她 方,母牛、公牛、马和山羊都走到清澈的小河正中,一口一口 地没慢腾腾地喝水,喝足了就肆意飞快地跑掉。整个山谷都 我又被让闭长桌边坐下来。这个人口在名的复程连嗣母 它保护的人和被它爬尽的日工都已经集合在桌子周围。后看 是已经干了几小时的活以后才来的, 增强的阳平, 作为基层的 敬礼,给他们该来了初次感到的轻微的疲劳,他们正在休息, 以消除这点疲劳。大家都在吃很想的麦片粥、粥里加上大量 的牛奶。只是坐在桌子上手的父亲, 母亲和长女而前, 裸的裸 **居咖啡杯子。因为我思念人、也让我和这些热上瞭纸人患在** 一起,我坐在这里,怀若羡慕和忌妒的心情,望着吹罗片粥的 那个热闹区域里的人们高高兴兴地互相开玩笑。但这一伙人 不久就又出发,分散到又远又热的庄稼地里或者到仓房和鲜 口棚里干活头了。点字的运丝点面又忽办起来了,干具,点子 就呈现出一块沉重的、蒸得发亮光的胡桃木的形象,冷清清地 在人已避空的屋子里摆着,到后来主妇才把准备拿来做午饭 的一大篮子英豆放在上面,占去很大的地方,简直没有给身父 留下放他那些帐簿的地方, 他在这些帐簿里记下他的田地本 范的声量,把它和前几位的产品加度压拉,还把各级阳极的产 量加以比较。他那个大概和我同岁的小儿子, 奉命站在他的 椅子背后,把产量报告给他,小伙子完成自己的任务以后,要 求我同他一起出去闲逛,走到我们最高兴干活的地方,也许和 大家一起干活,但主要是要在大家休息下来在田间的占心时 在场,因为在这种场合大家总单不了开玩笑的。我们正要出 发,不料祖母听说我已经来到,派人兴情我,驱我马上羽城郡

几上。这位表层的自愿赔收的去,我不免矫揉造作地打扮起 来,打扮得一半复朴实的乡下心死,一半象喜剧演员的样子。 然后我们才上路、设备路告约讨必赛在小岗子上的药油。这 里百花或环, 看气扑岛、阳光星星, 无数的甲巾, 蝴蝶, 蜜蜂和 无名的闪亮光的星中,发出暗暗的古奇,在坟墓上下来下去。 这是在灯火锅烧的高乐壶流差差处的合套曲的情景。乐声看 如波浪起伏, 忽高忽低, 有时空全消逝, 只剩下一个昆中的鼻 袅不绝的歌声,随后就又重新活跃起来,声音随意增强,越来 越高昂响亮1接着,歌声又退到索禁和接骨太从笼罩基础的幽 暗地方去,后来,一只嗡嗡叫的野丝又把歌舞队重新引到明亮 的地方来。在随着数手们不断脑炎下又不断地飞起的动作书 秦、花要也然在不断也占头。上而县议些柔和的歌声亦织成 的音乐,下面是自从这支阿勒曼尼人在汶里定居后核了最初 一个蒸穴以来流逝的数百年的岁月以及各代的坟墓导现由来 的一片沉寂、这支阿勒曼尼人的活,他们的习俗和法律的寂 迹,至今还遗母在碧绿的高原上, 宗河的农庄里, 以及必然在 河边或者山坡上的灰色的小石坡中。我现在就要来到那位还 从来没见过面的白头发的老太坚而前了,心里 觉得有点 胆 怯,对我来说,她与其说是一位话的的祖母,不如说是一位 死去的祖先。我们顺着狭窄的小路步去,从果实界累的树下 经过,绕过维销值的农庄,终于来到了她那所隐藏在幽醉的经 树浓荫中的房子前面。她正在褐色的门旁边站着,手搭准棚。 左项右盼, 望着我来。她一见我来了, 就立刻把我领到房间 里,用湿剂的声音向我表示欢迎。打过蜡的栎木蜂囊中抹着 一个阴光晃的锡斯约酒水壶,下面摆着一个沉甸甸的锡铁,领

走到潘水童前间, 拧开龙头, 让清水流出来, 冲洗她那从被日光晒成褐色的细小的手。接着, 她就把葡萄酒和面包接在桌子上, 一面微笑着站在那几, 等到实吃喝完毕以后, 她才续着我坐下来, 目不转睛她瞅着我, 因为她视力很弱, 所以坐得离我很远, 她一面定睛细爱着我, 一面细问我母亲的情况和我们的生活状况, 同时却又仿佛沉浸在往本中的回忆中。我也必替此被冲眼着她, 不知始讲那些我觉得不宜于在这个场合讲的小事情, 以免打扰她。祖母身材细高, 身段勾称, 虽然已经到了高龄, 身体还很灵便, 注意力还很集中, 她不是城市太太, 也不是乡下妇女, 而是一位温柔的妇女, 嫩说的话, 每句都很杂切, 很有礼貌, 洋浩着宽客和要, 丝毫没有缺乏之列, 自 致这样的妇女, 就可以跟脚不在的人为什么向杀死或污辱妇女的男子要求双信的赔偿金①。

她丈夫出现了,是个老谋深算的、为人稳重的农民,他以 和气而冷衷的态度向我表示欢迎,一限就看出我是我父亲那 样的"好空想"的性格,所以不必顾虑我将来会提出什么要 求,或者引起什么争端,他对于他太太这场高兴的事,就不加 以干涉,互至还心罕气和她向她暗示,她愿意怎样款待我就怎 样数待,然后低较又出去了。

我在祖母身边待了几个小时,我们俩 并没有说很多话。

動 指用以代格伯族复仇的条人或伤人除金。思特斯曼。这种糖金。在上一代还每次为是秘密志以特名的制度。但先近已经证明、在成百个民族和自己的,这些品项于民族制度的作政。且他的一种普通的核股和的形式。但思格萨斯·安福德。如省制和国安亚亚亚·泽士运。

合上的眼帘轻轻抽颤动着,就象综合的雌真翻动一样,可以想 象出来,那里有种种回忆中的形象, 在柔和的迟暮的日光照耀 下出现,她的慈祥的嘴唇似动非动,暗示出这种情况。后来, 我站起来,想悄悄地离开时,她马上就醒了,把我拦住,象陌生 人似的打量起我来。正如我觉得,看到她,我出生以前的时 代,就以伟大的形象突然屹立在我面前,同样、她也会觉得。 我作为她的生命的继续,作为她的未来站在她面前,对她来 说,有些模糊和神秘,因为我的服装和言语跟她有牛以来在她 的生活环境中接触到的人,都不相同。她带着沉思的神情走进 邻室, 颇在这里的一个高榻子里收藏着一批新奇的小东西, 她 临来好从过街的小贩买这种东西,准备随时送给年青的人。 她本来规拿出一条大手绢儿,由于视力照的缘故拿错了,拿出 了一条乡下姑娘们戴的红绸子的小围巾, 还用她买的时候原 来的纸包着,原封不动地送给了我。她一定要我答应、天天 都来,并且最近就在她那儿吃顿饭。

我即位表兄弟早已走了,我把小紅圈巾放在荷包里,就独 自寻路回去。路过一个人家的门前时,我发现几个健壮的孩 子祭闪电一般快地跑回家里,听见他们在那儿大声呼喊什么。 紧接着,就有一个妇人走出来,谁上我,告诉我,她是我的一位 婶母,问我,是不是对她和她这一家人一点都不知道。我回答 说,我知道她们,同时诸她原读我不认识她。她就把我强让到 她家里,这里新榜好的画包看一件券,一道长楼梯从上到下都 摆满了方形或者圆形的大蛋糕,每一碰楼梯都摆着一块、好招 它晾凉。这位种母是个矍铄的妇女,有充沛的劳动热岭和精

力,她匆匆地把头发向后拢了拢,把围裙围在身前,这时候、孩 子们缩端在执护子后面,带着往生生的表情,但又吃吃他笔着。 向汶边偷偷地看。我的海东道主道我来得正是个好时候。因 为她今天烤了面包和蛋糕;她立刻把大蛋糕切成四块,又补荷 葡酒放在大蛋糕旁边、准备随后就探好桌子吃午饭。这家没 有祖母家那种宗法时代的色彩;只看到枞木家具,看不到胡桃 太家具, 海晓还是新能太材的太白, 房面上的方和餐在外面的 房屋都是浅红色的, 屋子前面树荫很少, 或者说没有树荫, 太 司热炽炽地照着大菜园,菜园里只有一小片花坛,表明这户人 家正在努力发家致富,当前只讲求实际利益。接着,她丈夫带 治最大的男孩子从田地里回来了,他虽然听见我在屋子里,但 位还是先去以看了一下他的小牛和母牛。从农不泊镇在井边 然了手,才迈给稳健安详的先子走讲来,和我揭手,而且立刻 看了看,他太太款待我,价得是否恰如其分。在款待时,故家 人并没有装腔作势地表示,自己待容的东西太差;因为世上只 有农民认为他自己家里的面包是最好不过的,并且把它作为 最好不过的东西来源待每个人。农民的美味食品是各种刚熟 的果实; 新马铃薯, 刚熟的梨, 樱桃和李子, 他觉得比什么都 好, 他把这些东西看得非常宝贵, 从人家的树下经过时, 如果 维摘下一把, 他就认为占了很大的便宜, 而他从城市里各种各 栏的美味食品前面走过时,却一点都不感兴趣。农民相信自 己愈来待答的,都是最好的和最合乎卫生的东西,这一信念也 迹染客人,促使他马上放纵强烈的食欲吃起来,而并不觉得后 悔。所以,我这作客的瘦别的"小族侄",虽然今天已经吃了很 多东西,现在又坐在桌边奋勇大吃大喝起来。这家亲戚招待

我太殷勤了, 证如他们把所有不是出租土地的地主的城里人 都看成绩肚子的穷鬼一样, 他们也把我看成这样的人。他们 熟烈地谈论着我家的遗漫,详细问我关于我家的一切情况。

我还看了看转口棚, 由于草叉从仓房里把三叶草推过来, 给每一头母牛前面放了一叉,然后才告辞,可是婶母坚持要送 我一段路,想再匆匆介绍我和另一位铺纸认识一下,这次我用 不着在她家待很久。我发现这位她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半老 的妇人,虽然不及我祖母气质高奇文雅,却也姬静豪切。姬独 自和一个女儿住在一起,这个女儿按照常规惯例,先在城里做 了两年保姆工作,然后嫁给了一个常裕的农民,不久丈夫就死 了, 她现在仍然寡居。她年龄不满二十二岁, 身体高大丰牌, 脸型具有我们这一家脸的特征,但异常俊美,令人见之忘俗。 尤其是那褐色的大眼背,那嘴唇以及那半满的圆圆的下巴颏 儿, 立刻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此外, 她形波密得简直难以对付 的黑头发, 他给她增添了风韵。虽然她的名字县尤蓁蓁印, 人 们却认为嫉易罗罂菜® 式的人物, 可易谁也没断说对她有什 么具体的或者不光彩的磨情。 议位 女性现在从花园里来: 讲 屋子时,身子消微向后弯着,因为他用围裙兜着一卵子新输下 来的苹果,上面还放着许多技术下来的能花,她象好细胞效金. 4. 似的,把蓝果和花都倒在桌子上,一时各种形象,而白和

光帶轉蟲条係巴比伦。在尼布甲尼縣的大特荷洛東尼斯、拯救了犹太人的一位英雄的萬相。但《相相》於外书》由的《五器終末》。

② 經國传说中的女話,她出現在菜苗河边的岩石上,以其夹製和歌声誘惑 让人故私等級,沒生替該量預測。

^{6.} TERRIBLESCHMAN.

委气杂乱 地放布在平滑明亮的桌面上,真是美不胜收。接着。 她就带着城里人的口音向我招呼,一面从她的草帽的宽宽的 辑点下用好奇的目光俯视着我,一面说她渴了,随即拿了感着 牛奶的钵子来,倒满一碗请我喝。我因为已经吃饱喝足了,提 要推辞,但她笑道:"你就喝吧!"说着看样子就要把腕送到我 嘴边给我喝。所以,我就接过腕来,把象大理石一般白的清凉 饮料咕噜咕噜一口气就喝下去了,心里感到一种无法形容的 舒畅。在喝的时候,我参绘自着地看着她,从而和她那种**自要** 的安详态度处于势势力敌的地位。假如她是一位和我在龄一 般大的少女,我就一定保持不住我这种毫不局保的态度9 统 而,这一些都只是一瞬间的情况,当我随后就开始摆弄起那些 花的时候,她立刻把玫瑰、石竹和香气浓郁的野草硬挤在一 起,捆成一个大花束,象施含物似的,塞到我平里,那位老太珍 把我的口贷都涉溯了苹果,农财候,我就确确实家批满载着礼, 物, 维命县从独、派派地离开了, 妇女们都要求我常到她们家 和其他还没见过面的亲戚家来。

第十九回

新 生

当我终于返回舅父家时,已经是傍晚时候,家星的人都到 野外去了,大门锁着;不过,我知道,穿过仓房和牲口概就可以 进去找到一个容身之处。走进仓房时,小鹿跳着向我瘾来,立刻跟着我一起走,走进牲口棚时,母牛都抵过头来瞅着我,一 头没有配偶的中,应着都常的脚少,面我返面走来,准备一步跳到我眼前,向我表示亲密,吓得我赶忙逃到堆满了农具和破旧不熟的隔壁房间银去。那只小船一直独自得在这里,感到无聊,看见我来了、被高兴地嗥叫着,从那黑榈柳的、乱七八糟的一堆东四里,剩被一个跑地来,马上跳到我头上。拿尼巴打获价两频,高兴得胜意要起把戏来,逗得我不由得哈哈大笑。于是、我和我的伙伴走到这所房于的住人的、明亮的部分,最后找到了起居室,便把我背着的花、果于和动物都放下来。桌子上用粉笔写着,便吃东西的店、东西在什么地方,还附带弯着车筒的几价的各种各样的信房定方。但我首先要从各不追地参

別父几年前就已经辞去牧师的职务,以便完全投身到自己要好的活动中去。数区本来战准心部建筑一所新的牧师住宅, 舅父当时就向教区买下了这所旧的牧师住宅,这所住宅原本 本来是一位要人的别墅,所以就有带核栏杆的石模梯。用石育 细工制作的天花板,一间有壁炉的大厅,许多大小房间,并且 到处都挂着无数几乎已经变成黑色的抽画。 舅父在这所住宅 中,在同一的屋顶下,经营起农业米,他把住宅的一部分墙壁 打开,便容克贵族的气象和农家的气象这两种因素融合在一 起,利用一些奇奇怪怪的门和过道把二消联系起来。走进一 回画教狩猎图的,有古田的神学小将的卧量于里,摆胸着精情极 板,提出连调了古田的神学小将的肚子里,整旗下一间小周 板,墙上挂调了古田的第万和礼服如刀以及不能使用的枪,其

中的珍品是一把有精工制作的钢柄的西班牙长剑,它大概已 经同历过得不平凡的岁月,在一个鱼落用放着几大被化土等 潍的对开方的书、屋子当由把着一把公浒和南子上的皮子料 已经磨破了的安乐椅,只要加上个专吉河德(D),就构成一幅完 整的图画。我还安逸自在心存这把椅子上,回想起这位彝市 的骑士来了,她的故事,我从前曾从哪罗里昂@ 先生的法文 泽本转译出来。我听见墙上有一种奇怪的响声、咕咕声和爬 的声音,便拉开挡鸽锁口的木板儿,把头伸进热烘烘的鸽棚 里, 鸽子立刻自相位抗起来, 吓得我赶忙把头给回来, 我还发 现了量父的女儿们的卧室、都是一些清静的小房间、窗台上 摆着绿油油的观赏植物,外面还有树梢忠心守卫着,墙上挂着 残留下来的一块一块的有花卉图案的挂意,当年贵族别墅中 的洛可可式@ 篇子, 在这些房间里得到了它们晚年的光荣的 游难所。我也发现了魔父的儿子们体的大房间,这些雇佣用 用一些显示出不太高深的文化教养的遗迹,一些乡下消闲的 工具,钓鱼用总和捕鱼的罗网占缮参。

从这所房子的窗子向东一娘,只见村中果树参差错落,屋 顶三角爆舞次村比, 地步较高的喜地连闭台色的软金,象一座 杂数整象似的,耸立其间。从大厅的一七排高窗间面一里,下 面就是一道遍布着绿油油的牧场的山谷,那条河弯弯曲串堆 从山谷中流过,确筑实实象。条理能等越红的,因为它最多也

① 文艺复兴市汽油班牙作家及万是沿向长篇小说《鹭吉河德》的主人公。 小说的第一项载着写起探头看输出小证誊件人体的情景。

卷 若鹽·被原尔·克拉利斯·德·弗多里语 (Jest Pierre Claris de Florian, 1755—1794), 禁壓作家和辦書家。

⁴ 十八世纪欧洲流行的一种纤巧华刊的建筑和装饰艺术形式。

只有二尺深,仿佛鬼水一样翻起活跃猛烈的波浪,从白色的卵 石上流过去。这一片牧场的对面、耸起林木繁茂的山坡、山 坊上各种阔叶树交错纷杂, 势如波浪起伏, 有些地方震出灰色 的端壁和圆形的山顶。将落的太阳却从更远的膏油上裹无阻 砌地照射过来,每天傍晚,它的红光规倾泻到汶浦市谷中,检查 大厅的窗子坐着的人, 就坐在这一片红光中, 如果大厅里的门 开着的话,红光甚至还穿过大厅,照到这所住宅的内部,把走 虧和墻壁都照得红润河的。英周和花园、中间的荒废的空地, 榜 骨木从,有阑平围绕的泉眼,这一切忽被树木荫蔽着,在这所住 字周围检戒了一大片引人入胜的荒野,还越过一座小桥, 佣隊 到河的那一边去。坐落在河水上游沿沅的地方的腾客, 知只是 通过它的声音,以及在树丛里闪光的水车轮子的亮光和飞沫。 才使人知道它的所在。可以说,这所房子把牧师住宅、农舍、 期聚和猎人之家混合成一个整体了,当我发现了这一切思物。 并且在飞禽走兽的簇棉下,观赏了一下时,我的心不魅为之爱 欣雀跃。这里到处都显示出丰富无穷的色彩、光耀、云 动、 生命和幸福,而且洋溢着自由和充裕,该浩和善意的气氛。首 先使我想到的,就是进行一种自由的,杂无拘束的活动。我鞠 进了我住的吓间也是朝两的房间, 开始把在这段时间已经运 到的东西,我的软料书和还没有写消的本子,都打开向家食用 来,我还打算尽可能好好地加以保存,但主要是食电一大批 各种各样的纸张, 缀笔、铅笔和颜料, 我想用来写字, 面铅笔面 和水彩画, 天晓得还要进行什么别的活动; 我向来要好游戏 的欲望,在这一瞬间变成了爱好创造和劳动,爱好自觉抽进行 创作和生产这样一种崭新的领望。但从前经历的一切烦恼相

比,今天这极其单纯而又极其丰容的一天。可说在更大的程度 上唤起了我心里自觉的罐光。更成熟的青春的黎明。我把过 去面的大螺和小煤的画带简展在大床上,等得这张床象铺上 了香异花彩色床电影的,我顿时更得自己已经超过了这些东 面的水平,觉得自己随着上进的变求,也有自力更生,立即向 前飞跃一步的意志。

别父去野外监工回来后,走进我的房间,看见我鬧閱放着 这些抽劣的作品,不禁以惊奇的目光望着我。我这些祖侧准 造的作品表现出来的天真的夸张和大胆, 以及它们的花花绿 绿的颜色,使他的对绘画外行的眼睛看了以后,十分软僵,他喊 道:"啊:外甥先生,你可真是一位十足的画家啦!你想得很 周到: 你还带来了很多的纸张和颜料? 好! 你画的议些都是 什么东西呀? 都是从哪儿得来的呀?"我回答说,这一切都是 我脑子里想出来的。"现在我要给你提出别的任务,"他说, "现在要让你当我们的宫廷画师! 明天你就立刻试一 试 把 我 们的住宅连园子特树木一起都画下来,并且一切都要如实写 生! 我还可以让你看一看我们这一带的一些 风景 优革 的 地 方,你可以把有趣的景致国下来;议会训练你的基本功,对你 是有好处的。我巴不得自己当初曾经练 讨 汝 娄 的 功。等 — 下,我可以给你看一些好东西、是许多年前一位常来我们家做 客的先生画的,当时我们家经常有从城里来的客人。这位先 生为了消遣而闽油画、水彩画并且雕刻铜版,或者用他本人的 话来说,作蚀刻画,他技法熟练,简直胜过专门艺术家!"

男父拿来一个用一根粗绳子捆着的纸夹子,一面解开绳 子把它打开,一面说道:"我确实早已把这些东西忘掉了,我自

自由高兴直看到这些东西:那位范良的容古贵族推测克斯巴 经起在罗马许多年了, 他是个老单身沙, 本世纪初年, 他不衡 发粉, 拖着小发辫。 化整子从套绘画和作钟刻画, 具有放天是 例外,那时他和我们一起打猎。当时,也就是本世纪初年, 从意大利回来了几个年音的贵族,其中一个有绘画天才。这 些小伙子叫嚣说,古代艺术全部衰亡了,如今才由德国人在罗 马把它复兴起来。下世纪末以来的一切看法、关于所谓教练 论哈克特①、提施拜因③等等的絮叨话,这一切通道是胡扯 淡,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听了这种论课以后,我的可怜 的菲利克斯委员那种宁静的生活,突然受到了干扰,那些和他 一起吸过上百斤雪茄烟的美术界的老朋方表 然 白 若 逾 对 佈 说,尽管让那些年青的纨绔子弟叫器呢,时间会从我们头上拉 过去,也简样会从他们头上掠过去,使他们变为讨时的;他们 试图用这样的话劝他心里宁静下来, 但毫无用处。一切都是 白搭:有一天早晨,他领上他那老单身汉的艺术神殿,象发了 茲似的奔向圣哥特哈特山口30.裁讨山口、一夫不复近、到了罗 马以后,在一次大吃大喝的场合,流氓们给他剪了辫子,从此他 就完全丧失了道德和廉耻,晚年并不是衰老而死,而是死于罗 马的酒和罗马的女人。这纸夹子是他偶然落在我们家里的。"

接着,我们就一张一张地翻着看那些发黄的纸上的画。

② 肆力・哈克特(Philipp Hackert,1737—1807),德国古典採风景画家 和蚀频家,侨居意大利;歌德在***完符传*(1811 年)中对他作了评价。

卷 城縣:機能再因(Withelm Tischheim, 1751—1829), 德國古典派爵家,在罗马和政德文社,给歌德国了肖像, 歌德主要在起所写的。或廉。提随拜規的召回 高~~文中评价[法註:等因的作品。

② 圣新特哈特山口是从瑞士去愈人利的汗疝。

集中一丁是用端笔印红铅笔画的树木习作,画得不大有立体感。线条也不准确。但标示出然心的单次国家的努力或外,还有几幅超了色的着色写生画,一幅画着一棵大株树的 油油。"他成这在经面上叫椒酸杆"。 男父说,"并且故意把它说替种子其神。这种技法的秘诀是他一七八〇年在您累斯顿从他的心面的火痘杂疫中学术的,我也记不清他说的是不是这个姓氏了。他常说,一切树木分成两类,一类是圆叶树,一类是圆的成形一节的树。,那以画树也就有两群技法,圆窗齿形叶型的太阳时,一颗是烟的玻璃上面圆翅叶型的梭树的技法。每逢努力肉家的年与的女士们传授这两种技法的决当时,他都说,她们首先得到到于某一种拍子,例如画这种皮那种叶子时,复数看。一一二,三一一四、五、六十一一、这是圆舞曲的拍子嘛,"姑娘们喊道,便阳着他跳起劈来了,"待他标题如道,头上的辫子将被强起来去"

我就这样通过一个绘画传统的奇异的途径,获得了有关 绘画艺术的初步知识,这个传统的保持者自身对于这个传统 却很外行。 识欧不作声地寂神细看画里 那些 相时, 语 剪 父 归纸 灰子交给我, 供我贴时参考。纸夹子里另外还有若干张 钥版 风景画,几件瓦特贵。仍作品,几幅高所诺的校款情确 倾面格图, 34 中的树木圆得很美,这些树木的诗意 使 就乾 惊,立则把我送住了。接着我又发现了一侧宗似哈钓啥的蚀刻

④ 阿德利安·索克(Adrian Zingg, 1734—1816), 瑞士素指系和網販量 利班, 从一七六六年記不完配公案計畫工作。

安泉県・瓦特美(Antonia Waterloo, 約1810—約1676),荷兰画家。
 市業・充里斯寺安・東国的特(Goldana Caristian Reignated, 1794—1917) 在関係集団家、以一七八九年紀年に同様。

傷骸酮,纸已变黄弄脏,紧挨着團的边缘的部分都已絕剪掉, 但从这张破纸上发出强烈光辉的绘画的力量、生气和健康气 氛,使我深受感动。我正在手里拿着这幅铜版画惊得不置时 (我过去从来设见过什么真正有艺术性的作品)易父回来了, 他喊道:"圃家外甥! 我我一起去! 眼看就是秋天啦,我们得 看小兔子,小狐狐,以及鹧鸪和治如此类的东西目前情况 如何呀! 今天傍晚天气很好,我们不惜他到猜人隐蔽的地方 去观察,属时我不可以指绘你看一些卷语。"

他从放着许多根旧膝手杖的角落里拿了一根结实的,也 给了我一根,从当煺斗用的号角!把着死了的雪茄椰头吹出 来,装上一支新的雪茄椰,从窗口吹了几个声音听得很远的口 锅,于是,村里的鸦就立刻象闪电一般从各处跑来了,我们就 被这一群霓霜狂吠的动物腿绕着,向着角卷花的山林步步。

不久、錯犬就远远地愈在前头,进入小树林里,看不见了,但我们那一开始上山,就听见它们在离处起失,顺着山坡拼命奔驰的冲音,在山谷中激起了回路,剪文心里喜迷迷的,一直过着我定前走,一面说,我们得赶快跑到树林里的小牧场上,去看一看它们追的是什么动物。但他在路上细听了一一左后,就改变了方向,喊道:"它肯定是一只狐狸!我们得到那边去,快走!嘘!"我们刚一走上两片树木剪雾的山蚀中间一条沿着水已干涸的林间小溪蜿蜒的羊肠小道时,身又忽然把我拉住,数不作声地看着前面,只见一个发红的。细长的东西,一声不响地起过山路和峡谷,忽而向上。忽而问下弃变,过了一声外,那方条剪敲狂狂地叫着从后面追来了。"你看见那个东西了吗!" 男父高兴得杂举行自己的婚礼前夕时似的说道,按

着, 他又说, "它们势有语上它, 但它们在那个采伐区域一完全 惊起一个小兔子来的!我们还是从这里上去吧!"于是,我们 走到了一小块高地上, 议块高地是一块被夕阳照得通红的撕 麦田,田边有静静地闪耀着红光的傲松围绕,我们在这里停 住脚步,站在田边,距离一条通到树林深处去的、野草从生的 山路不沉,一时心旷泊恰,默默无言。我们这样待了可能有一 刻钟的工夫,忽然听见近处又有犬吠声,舅父轻轻娘捅了我一 下, 让我注意。汝时, 我们股前的燕麦动起来了, 舅父小声儿 说,"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话音剧落,就出现了一只农家的大 猫,看了我们一眼,就跑了。牧师劲然大怒,喊道:"你这该死 的畜生,你暂这几来干什么?这一下子可知道那些小兔子到 哪儿去啦;等着,看我帮你往前追;"他说着就从背后向它扔 了一块大石头。猫又刺枝一下窜到燕麦田里去了,在议园时, 那群狗也风胁电视一般从我们身边跑过去了,屋父面带怒客, 十分惊愕地说:"你瞧!我们只注意这猫、没有看见兔子的影 11.1"

"今天这样就算啦!"他说,"我们还再往前边走吧,到那里你就能看见高山了,现在你已经走得离高山近一点了。"

走到这块地势很高的麦坦的另一头,从银松稀疏的地方 向南纳县一望、眼光级过绿色的、再掠过幕后面的颜色越来越 青的蜂峦,望见东西绵亘的南山,从阿本采尔的圆顶的郡山, 一直到伯尔足的河尔卑斯山,全都是现在我们眼前,但十分逼 远,象梦境一般。

在眺望远山的同时,我也注意到周**四风景的特点。这里** 绿林、山岩和耕地交错,已经更象我所想象的德国山脉的风 景。许多有溪水流过的山谷和山口,提供了多处可以经常去 漫游的柳宫,该里主要是个蓝正的支林边常。

我们走另一条路回家时、夜眼的美景层出不穷,直到夜幕 笼罩大地,我们到家时, 格外明明的月光, 照在蘑坊, 牧师住宅 和河水上面, 作为煞尾的一块美髯。 年青的小伙子们正在榉 村下的广场上互相追来追去, 把对方证别小河里, 姑娘们正 在花园里唱歌, 舅母从窗口大声说我是个流浪人,整天没见我 的踪影。

第二十回

职业的预感

次日清晨、我听见四面八方部喊我"画家?"来招呼我。 "画家:早;""画家先生睡得好吗?""阿家:请花早点去;"人们 纸道。这些作者的人使用这个标记时,怀着那种薄意并玩笑的 纸越,这种乐趣是午青人起初不大吃得怎样去打趣一个生客, 最后给他找到了一个便当的名称时,所经常感到的。我对于 人家给我规定的身分,却非常满意:"昂德里下决心,今后永不 放弃这种身分。我出于责任感,早是第一个钟头还用来自学 我的教科书,但一看见这些波抄的书本里夹着的灰色的吸鉴 统;过去的弧寂和苦闷战又回到我心中,用给的对面,树林岭 立在银灰色的烟霭中.一层一层的台地为画,树林岭 出稅線的林木的繁叶,在農藥的照於下,是淡绿色,每一丛可 現的树木,都在连破一片的關係中島頭出又高大又优美的形 象,似乎是每生者的绝好的回题,但是,我虽然早已不专心了, 我他自從忘替不到於其他的相切

我平里拿着物理教科书,很不耐须做在屋子旦走来走去, 还穿过几间屋子,在其中的一间发现了则父家宗教书以外的 藏书。藏书上而挂着一页站象们在田里干活时诵常戴的窗檐 的旧草帽,几平把全部藏书都遮盖上了。我一拿开草帽,就看见 一小批用质量好的小牛皮精装的金色书卷的书、我抽出一册 四并本的。欧维老上一层很厚的尘土、打开一看、原来是盖 斯诺的著作、暴用厚的白羊皮纸印的、能有许多小花饰和图 片。无论翻到哪一页,内容讲的都是关于自然、风景、森林和 田野,其中的蚀刻铜版画,悬盖斯诺满怀着旁和热情恋手格 的,和这些内容完全一致。我看到我个人的爱好在这里成为 一部伟大、英观和令人肃然起勤的芸作的器材了。我但然翻 到了作者的一封论风景画的信,在这封信里他给一位青年提 出宝贵的意见,我把这封信从头到尾边了一遍。不禁吃了一 惊。我完全体会议签论文的天直案朴。其中有一段劝读者把 从田里和小河里拣来的破裂成各种形状的石头 帶 到 房间里, 据此进行岩石的研究,这种指导适合我当时还是半孩子与的 心理,使我得到极大的启发。我立刻热爱起议位作者来,把他 当作先知。我又去沒寻他的别的著作、找到了一本小书、并 不是他写的,但其中有他的传记。这本书我也立刻全部读了 一遍。原来他也曾行我一样是个没有希望的学生,而他却独 力写作并致力于各种艺术柱的工作。这本小书里关于天才、

自己的道路以及清如此类的问题读得很多,还读到轻率、艰 客、殊极彻悟、名望和空福等问题。我安安静静地把书舍上。 心里感想很多,据得固然不很深刻,但也機模糊糊地意识到, 自己已经和较低人结下了不解绝了。

最良好的较育都不可能防止附提到的这种后果严重的危险时刻,不被用国的人贯索,就幸临到容易接受外来影响的青年人大上,在已经怀着天真无邪的心,经历了一段健康的生活、学习,创作和成功之后,才知道"天才"这个倒霉的字课,大概只有极少数的人才有这种幸运。不仅如此,首要的问题是。最做不足道的成功是不是都须美自己帮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意图,然后发动自己那种以天才自居的全部机器,作为深厚的站础,真正的天才并不让人看到这一机器,而是预先把它绕掉、似是而非的天才则极力夸耀这一机器,让它象久经风吹闹打的时手架似的登立在未完成的庙宇旁边,二者的差别,大概常常就只在这一点上。

不过,我所喝的迷潮汤并不是从什么神奇的、光彩夺目的 魔法怀里喝的,而是从收入的朴素可爱的碗里喝的,因为盖新 语这个人无论怎么说也是个性格非常结朴天真的人, 他只不 这是一穷,本逸吃引导我比过去稍微更有意识地走到绿树荫且 和幽静的水泉旁边去而已。

从这本传记里,我也知道了老苏尔策尔® 这个人,他在柏

约翰·乔治·苏尔策尔(Johann Georg Salzer,1720—1779),瑞士哲学家和英学家,他间一次示论》(1771—1771)是一部大型美术调查,曾见行一时。

林是年青的盖斯诺的黎白。农在这北城市中发现了他所著的 《美术论》一中当中的几卷,认为这几卷书属于我新发现的领域,就把它们没收了。这部书当时一定流传很广,因为现在 几乎一切放旧书的柯里都看得见它,它出现于好的庭园里是跑 似的,向读到这都应百样企书作用的,早已陈旧过时的书,把 书中所讲的一切部当作美理,把许多没有定论的和自己没有 理解的观点都接受下夹,换到晌午的时候、我脑子里已经塞满 了学问。连找自己几乎都感觉到,只听替蘩蘅城着,眼睛睁得 大大的,放上表露出那种一本正经的,自负的净气来了,我把 这些有关关宗的文献会都抱到自己的房间里,和容克贵族菲 利度后的基业子放在一起。

我吃过饭后,她强油収到租母家匆匆起看望了一下,把她 预定给我的一小本仓边的,不便和干的全经多塞进口袋里,就 急忙的开了。 供母老业特花,就自己裁力所及, 在后面目送着 我,心里有点流过, 配物交给我。 任我很快就走得使她连我的 掺予都召不见了, 只是烟为我急欲向人,或者毋宁说向树木发 择我爱自发而产生的艺术见解。

取已经常常纸夹子相绘画用具,匆匆走在山里森林构成 的绿色厅就当中,任运规整每一棵树、但走到哪儿,都根木看 不到一个绘画的对象。因为这片社观的这种紧密相差。臂曲身、 野堂、野花和地形的的任何一个儿子单盘显示给我。 灌木、石头、 野堂、野花和地形饰的首翰耳地受附木的保护,处处都和伟大 的影体演合作一点。这个伟大的整体个文目透查我。象是响象

我毫无办法似的。我终于发现有一棵树下丰满、村叶树档旱常 駐別的大山毛織、出现在校初五相な叉的樹木行列前面、象古 代的国王向教人叫陆,要求单位四马经量似的,前来向我排 战。这位山王榉勇士的每个大枝子,每一维叶子都那样坚实, 那样轮廓分明,显示出那样生气勃勃、得天独厚的样子,它这 种充满自信心的神态实在使我眼花缭息,我自以为恭一点点 力就能把它的形象画下来。 勢疑回, 我已经坐在 汶 想树前面 了,我的手拿着铅笔在白纸上作图了很长的时间以后,才下 定决心画出最初的一根线条,因为,我敢任何观察议个巨人身 上某个地方,我就越觉得而那个地方是我力所不及的,我的强 气就一分钟比一分钟小了。最后,我去朋从下面开始窗了几 笔, 力图把议巨大的树干的优美匀称的脚部厕用来, 但我画用 来的东西,却毫无生命和意味。目光透过一簇一簇的树叶,在 树干上浮动, 昭出树干的苍劲的形态, 接着流了如它消失了。 时而有个银灰色的斑点,时而有一片湿渌渌的苔藓,含笑浮现 在半明半暗的地方, 时而有个从树根上长出来的小树枝在日 光中摇动, 反射的光又昭见一道被显衣覆盖的线条, 接着, 这 一切又都消失了, 让位给新的现象, 而在汶司时, 这棵大树却 一直岿然不动地挺立在那里,令人听到官从内部发出的阴森 可怕的飒飒的声音。但我仍然自己欺骗自己,继续匆匆忙忙地 盲目地写生,一个接着一个地把树的姿态画出来,只願小心罩 翼地注意自己正画的那一部分,除了回出来的一道一道的线 条都不成样子以外, 更完全没有能力使部分和收体 相配合。 这棵树的形象在我的纸上增长到庞大的程度、尤其而宽度扩 展,当我画到树梢时,我发现已经没有地方画它了,只好把它

硬画在那个奇形怪状的庞然大物上面,画得象却三的前额那 样扁平,结果,树桔最上面的叶子已经紧挨着纸单边缘,而树 的下端却悬空站立不稳。我抬起眼睛,最后把整个画面匆匆 看了一下, 只见一个活象哈哈德里的侏儒似的没稽的漫画形 象向我耽牙咧嘴地笑着。那根活的山毛榉却象嘲笑我无能似 的,一时又现出比你前更加光摆阶好的旅客,均给,夕阳途落 山丁,这棵树跟着也就消失在您罩着它的弟兄们的 暮色 中。 除了眼前模糊一团的绿色和漆盖上设福漫画以外、我再也看 不见什么了。我把涸猢得粉碎,来到树林中时,是那样附高气 杨,自命不凡,现在是汶洋重头亦气,神志萎靡。我觉得,我 在自己少年时代的希望寄托于其中的那个神 脏 里 谢 强 了 拒 绝,被驱逐出来;我自以为已经找到的能作为人生的安慰的内 容,从我的心目中消失了,现在我觉得,我真正是个无用的波 物。我怀着沮丧的、简直要买的心情自发, 吞急受了挫伤的勇 气,去导找一个对我心肠好一些的对象。可是, 大自然被越来 越深的暮色笼罩起来,融合反隙馆的一团,不肯施舍给我任何 东西。在苦闷中、我想起了"万布开头难"这句话,同时又想 到,自己确实是现在才开始的,目前感到的这种困难,恰恰证 明自己现在的画,和从前面着玩的时候是不同的。然而,这种 认识只使我更加悲哀,因为我过去一直不知道什么叫艰辛,什 么叫勤学苦练。最后,我又一次去龄赖上帝的保佑,仿佛觉得 他在森林的飒飒声中,在我自以为处于困境的时刻,又出现在 我跟前,我哀求他,看在我母亲的面上,来提助我,读时,我也 **赵起了母亲千辛万苦的、孤独的生活。**

接着,我偶然看到一棵小厚树,它生长在森林里的隙地当

中的變矮的土冈上,有细流的泉匹滋凋著它。这樣小树树干 只有两寸組,搖溫鬼鬼地點立者,树梢上的歲叶好象美丽的王 短似的,叶子一个一个的排列得麼惹齐齐,历历可數,这些叶 子也和树干一样,在份波天空的时期的金色背景的衬托下,勾 爾山自己的简单而又解明可交的形象。因为这樣树背着光, 所以只能看到它的例而影像的鲜明的轮廓,这个侧面影像似 乎是故意撰在官里,做如学者能习用的。

我又坐下来。想用两条平行线把这棵小树的树干飞快的 勾画在我的纸上,但我又一次受到咖弄、因为在我开始去画 它, 更经细维去观察它的那一脸间, 这个简单的, 发晕的树干 呈现出线条变化无限微妙的姿态。两条向上延伸的线,在肉眼 几乎看不出来的一切曲折变化的过程中,逐渐严密地接近起 来, 越往上就变得撤绝, 这种变化是那样微妙, 最后, 幼橘枝从 树于上派生出来,枝干之间的角度是那么精确,因而要据把改 根小树的优美的姿态而得惟妙作肖, 用笔就得毫发不爽才成。 尽管如此,我还是集中精力去间,一味过分小心脏、聚精会袖脏 把实物的每个姿态照原样画下来,结果,画出来的不是一幅线 条准确的、优美的紧指, 而是一幅显得胆子很小, 但画得和当 忠实的图画。既然开始画起来了,我就热心地把附近的草和 露出地面的小树根都添上去,结果,我就看见我的纸上画出了 一棵虔诚的拿撒勒回派^D 的杆状小树,这种小树在旧时教会 画家和今天他们的后继者的作品中以那样朴素可爱的姿态震 出在地平线上。我对于自己这件小小的作品感到满意,还把

① 十九世纪就年侨留罗马的德国国家建立的基督教浪漫主义国派、共名 黎源干部纸的故乡众浪游。

它和新鞭左轻微的睁风中轻摆的, 在我看来象和养的天使似 的、细高的楔材对照着看了很久。我好象完成了什么了不起 的本作一样,得意杨杨能向村里走去,我亲戚家的人们下在那 儿渴想看到我自愿得意能进行议次从市写生所获的成果。但 是、等我拿出我前的这一想是多也只有四五十个肚子的小褂 以后,大家的股切期待就普遍地变成了苦笑,其中最直察的人 都哈哈大笑起来。只有舅父喜欢它,他说,反正一看就知道是 一棵小梣树,他鼓励我,要毫不厌倦,也刻苦学下去,好好地研究 森林里的树木,他自己是个精通林业的人,愿意在这方面帮助 我。对于城里人是怎样的情况,他还记得很清楚,所以象我出 现的这种情形, 他并不觉得可笑。再说, 自古以来, 强列爱好 打猎的人,在绘画能美化他们行乐的场所和他们的活动本身 这一点上,对于绘画,可能也是爱好的。所以,舅父吃过晚饭 后,还立即开始给我讲课,讲各种树木的特性,告诉我什么被

方可以找到最有益于学画的标本。不过, 他劝我首先要临摹 容克贵族非利克斯的习作,以后的几天,我就一直非常勤奋地 临摹起来,傍晚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继续进行为下一猎朋作 准备的侦察活动,在进行侦察活动的同时,走清最引人入胜的 峡谷和山冈,一路上都有茂密的树木围绕和伴送着我们。 我在乡下逗留的第一个星期就这样愉快跑度讨了。 大约 在这个时候,我已经能够分辨出一些树木之间的差别来了,我 高兴,自己能够叫出这些绿衣伙伴的名字,来向它们打招呼, 只是就覆盖着潮湿或者干燥的地面的野草而宫, 如今我对于 在学校里刚开始的植物学这门课突然中断,才又觉得非常溃 憾,因为我深切地感到,要想认识这一小小的、但种类却无比 182

树太繁多的草本植物界,只有一些粗略的概括的讲述是不够的,然而,我心里却已不得现在就知道所有覆盖着地面的这一 切欣欣向荣的草本植物的名称和性质。

第二十一回 星期日的牧歌· 小学教师和他的女儿

我们年青人已经约好,在我来到这里以后的第一个屋期日,到森林背后一个亲戚家去。那里一个四不停邻的、髂静的庄院里,往舍到男的一个兄弟和他的年育的女儿。这位姑娘和我的表姐妹们给成了女孩子们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友谊。她在这所暗静的森林庄院里,因为他有足够的则产来维楚生活,并且他个人的性格正和我舅父相反。舅父出身于城市人家、受过相当得度的宗教教育,但他她弃并且忘掉了过去这一切,把全都心力都用在褐色的农田土地和山野里的森林方面,而这位亲戚却出身子农民家庭,受过歷度不高的教育,但他举止力求温充分称"病。向往他考生也会的非导来现象自然。一有机员就得深入思考,根据一些当的指导来现象自然。一有机会,就喜欢和别人进行讲道理的资法,该的时候,力求做到极其形形有礼。她女儿大约有十四岁光景,在他这种世界现的柔和

的光辉照绷下,过着安静,高贵的生活,正加她父亲所希望的那样,出落得与其说象妆民家的女儿,更宁说象牧师家的温柔的 女孩子;而我到父的女儿们,则须男子组活,皮肤显示出日晒醑 帮的强烈影响,但这与共说有损于她们的美貌,毋宁说更给她 们增加了几分人才,勃她们的例句(言语自)系显得程配合。

我的三个表姐妹,一个二十岁,名玛格特,一个十六岁,名 新容特,一个十四岁,名卡同,都是取的城市姑娘的法国化名 字, 那个星期日下午, 这三个表姐妹, 你来我的房间找我, 我来 你的房间找你,从里面把房门锁上,在房间埋开起很长的会议 来。我们小伙子们早已梳洗打扮好,等得不耐烦,只能从钥匙 孔和门统儿里布看一下,只见衣衔部放开着,姑娘们站在衣橱 前面指于画廊,好象在商景什么重要的书懵似的。为了消磨时 间,我们便拿陆娘们这种一本正经的样子开起心来,最后,我 们一大堆人闯到她们当中,向一个大哥子穿然袭击,把鼻子伸 到上百的小盒子、小闸子和秘密录音几中间去观看。结婚们 都象凶猛的母狮子看到人们要抢走它们的小狮子时一样,奋 勇地把我们赶出去了,我们在门前进行了斗争,想再把门冲开, 但没有成功。房间里安静了一会儿, 门忽然自己开了, 三位可 "怜的姑娘面上带着又害着又生气,但又以胜利自豪的神气走 出房间,穿着一年前流行的华丽、漂亮的服装, 靠着八百装子 以前的阳伞和奇形怪状的手提包,一个是星形的,一个是半月 形的,第三个是介乎轻骑兵机套和土拉琴之间的东西。

如果想一想,这三位善良的姑娘在服饰问题上,都是无师 自学,除了自己下功夫以外,没有任何人给她们出主意,那么, 上述给那一套打算就必然给人以豆深到的印象。原来, 絕對 的母亲对一切城市服装都深恶痛绝,她每次走出教堂,都立刻 相自己作为较率夫人不得不戴的花边帽子摘下菜。新任牧师 家的女士们,搬开则的不谈,是本村惟一的一家高贵妇女,神 任十足,使人无法接近,她们的服饰都是城市里已经做好的成 品。所以,我的表姐妹们就得完全依靠她们自己和村里一位 女裁缝以及她们三人通过热心研究从形茫的过去发想出来的 一些家庭服饰的传统。由于这个缘故,她们的成就加倍值得 钦佩,如果说,我们今天看到她这样的打扮时,说了一声者嘲 实口吻的"啊!" 来迎接她们的话,这种嘲笑也只不过是传鉴 的,只不过是掩盖我们对她们心他被服的一种假面具而已。

不过,我们的服装,在它是大胆而且漂亮的混合物这一点 上,和少女们的服装是完全一致的。表兄弟们穿着相当租的 布做的观上农,村里的旅造却把它被波大胆的、甚至异想天开 的样式。这些短上农上面钉着许许多多的亮晶晶的钮扣,这 些纽扣是切父从前有一次遇到好机会按批发价格买下,储备 起来给予孙用的,上面都铸出宛如在真实的打猎场面上脆跃 奔驰的林中定牲的形象。这种装饰品排下来以后,村里的少 年拾了,就当作通用的钱币,在做输赢游戏时,价值等于六个华 有效者销组扣。我自己穿的是我早先在学校时那件经色带红 线的制服上水,配上白棒子,照面只穿着大学生式的衬衫,没 有穿背心,脖子上却围着很母送给我的红绸于圆巾,显得很有 题常,此外,我还把我从父亲手里继承下来的,但一直不知道 怎样娱弄的金表,挂在我从母亲的匣子里找出来的一条锈花 的蓝色缎带上。我早已把便帽上的俗里俗 气的帽塘扯下来, 窗幕前额。看起来大惊焰每年市上的小伙计的要样。没相信 有某种美好的微微和远大的志愿的人们,通过经验和行动越接近自己所憧憬的事物时,就越灰弃一切奇异可笑的外表,他们距离自己的目标还远时,就越死被否这神浮华的蒙伽不放。然而,正是这种外表常阻止内心的迅速发展,除非有一位成年人和父亲,通过健全的喇叭,加以限制和压抑,限时,又有把握地给力水上进的几乎指用压路。

去那位年老的小学教师家,有阿条路可走;一条是登上村 后一道很长的山,顺着山前行,是后从山后下去,那里有一道 山谷,和我们这道山谷相象,只是较小较圆,整个面积几乎全 被一片水深而黑的小湖占去,一条是顺替河穿过我们这道山 谷,随着洼失在林中的河水绕过山到达河水流入的小湖的岸 边,这位友人家的房舍别股在湖水中。

环状的银光交相解映。各种各样的动物映入我们的眼帘,这里 看见一些毫无疑问是弦舞游落的野鸽子毛,那里看见一条蛇 飞快地报过岸边的水波如光滑的卵石,又有一条银光闪闪的 鲥鱼被固在和干流隔断的决滩中,用鼻子和嘴惶恐地在隔断 歧滩的石头旁边探来探去,当我们走近它时,它就一批潜入于 波中,我不见了。

我们就这样不知不觉地绕过山头、具见幽茎的荒野豁然 开朗、银光闪闪、平静无波的深蓝的湖水突然展现在我们眼 前,湖面和周围的幽静的景物都沉浸在泉湖日下年阳光杲杲。 万籁无声的气氛中。湖的四周有一窄条农田,农田后面到处 都是地势越来越高的森林,森林中这里那里却又一定隐藏着 僻静的耕地,因为有的地方树丛中露出红色的屋顶或者升起 蓝色的炊烟。只有向阳的山坡上是一片相当可观的 葡萄冠、 山脚下紧接着湖便是小学教师的住宅。最靠上面的几行木棚 的上空晴朗深远,映在波平如镜的水面上,那一窄条黄色的庄 稼地,那一块一块的苜蓿地以及后面的森林,都在水中呈现出 和原来的形象毫无差别的倒影、给水中的天空划定界限。小 学教师的房子粉刷得很白, 桁架油漆成红色, 窗板上彩画着 大贝壳图案;窗口飘动着白色的窗帘,年青的表妹安娜走下一 道小巧玲珑的楼梯,来到门口,她亭亭玉立,婀娜温柔,象水仙 似的,身上穿一件白衣服,金褐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额上表 现出有点任性的样子,嘴上浮现着微笑。清瘦的面颊上一次 一次地泛起红潮,纸微的、银铃般的声音几乎使人听都听不 见。一出口就消失了。安娜和我的表姐妹们仿佛十年没见面 似的,非常亲热而又非常郑重地互相问候,然后,她就领着我

们穿过致瑰和石竹散发着阵阵芳香的小化园,走进窗明几净、洋溢着喜悦的气氛的房子里,她父亲穿着整洁的灰色燕尾、腻,系着白领停。穿着绣花拖壁走过来,城悬而又湖愈地向肉,但表示政迎。他埋头读书度过了这近一观照 異 超影 剧别 用,新些书还放在桌子上,现在他出于恋种地看见这么多的人来。到他面前听他的雄辫,他心里大城很高兴。人们介绍我和他认识时,他似乎格外高兴,因为他猜想求是正在受当时最完善的高等教育的人,他能够在和我读活时显示他的风度和渊博的学识而搏得好评。当然,他想专和我一个人谈、也是理由充足的,因为,我的衷兄弟们还没等这位小学教师开始读记什么话题,就已经溜了,我看见他们三个人都在外面满边,把头深深地伸进一个鱼槽的口几里,所以只起 君见他们那次练腿。他们正在仔细考察他们的舅父所养的鱼。在这同时,姐妹三人已经跟着他的女儿和一个老女小到厨房和花园里去了。已经跟着他的女儿和一个老女小到厨房和花园里去了。

小学教师不久就看出我乐意听他讲,对于他谈的种种问题,愿意就能力所及表示自己的意见。他向我详细探询有美新教育制度的情况以后,接着就说:"但是一定还买明出点乱于来!因为我刚在报上看到,我们州立学校某一个班那场接动一时的学潮终于平息了,采取的办法是解聘那个无能的教师,同时又开除那个不堪造就的学生——个真正的小革命家的学籍,从而彻底恢复了秩序。只要给那位教师另安排职业、我觉得,解畸他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可是,这样处分那个学生,我可就不明己;在我看来,这样做就好象啃不他说,我们这个社会现在不要你了,你的前途如何,由你自己想办法好心!这种做法不是基督教徒的做法,对于这只迷途的学,我们

的主耶稣基督是一定要先把它放在他的长袍下面掩护起来 的。秦勇的外侧儿,你认识这个脸里除的黑孩子啊?"

他这一问,在我脑海里引起了痛苦的回忆,这样的问法, 同时也使我感到深沉的悲哀,我愿尬地回答说,那就是我本 A。

他大吃一惊,往后退了一步,目颐口呆地瞅着我,看到一 个魔鬼的徒弟在自己眼前呈现出这样灭真老实的样子,他不 禁密然自失。然而,我已博得了他的几分同情,我的安详的 态度可能使他意识到,他刚才表示的稳健的看法未必是错误 的。

"我从一开始就想到。"他说。"这件事情非常复杂;因为我 看外费是个通清这理的年青人,我也愿意相信事实也是这样。 现在你还是如实维讲一讲这个不幸的事件的经过吧。我很想 知道,过精如冤狂年按个事件中各占多次的比例。"

我坦白地、原原本本地把事件的经过讲给亲切的小学教 即听,排到最后,情绪有点激昂,因为这是那个发生以来,我初 次得到机会,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他听了以后,沉思了片刻, 同时断断续续地发出几声"哼!"和"原米如此!"接着就继续说 道:

"这是一肠非常奇特的遵遵吗!你现在首先不要自以为 是,不要觉得自己粮宣气社,对于受到的处分怀很在心,这种 惯恨可能使你一生身受其者:你要想一想。你确实也参加了 资余的人的不法行为和恶作剧。对于在早年就已经受到上奇 自己给你的严峻的惩罚和训诫,你今后要把这套成是你的举 运、因为你受到的处分,并不是人们尘拧正义给与你的。而是

这些语我觉得特别入耳,虽然我没有十分理解其重大的 道德意义,但我却居生生地抓住了天命和天意的思想,相信自 已在实现个人兴趣的问题上受到上帝的特殊保佑,觉得在这 一点上自己是幸福的。我一时感到前途很光明,就坦率地说, "是,我想做面家,"

"画家, 史, 你能,这可奇怪空,不过我们还是考虑一下 这个问题吧; 当然从前有过一个时代,产生了充满掉的精神 的画家,他们由于当时没有今天我们拥有的活的语言,而通过 经则把天国生命之泉的泉水送到口渴的人民,的嘴边。然时, 正如当时这种艺术很快就已经变成 做 慢的 教会 的一种空虚 的,华丽不实的装饰品一样,今天它在我看来也完全教育什么 "我首先要做风景画家,"我同答说,"对这种画我当然有很大的兴趣,我希望,亲爱的上帝把技巧也赐给我!"

"做风景画家。那就是画一些将并的城市、山脉 和地方 配:我觉得这并不太坏,这样至少可以见一见世面,漫游四 万,走得很远,并且看到一些胸象。一些海,当然也看到一些 人;但这在我看来须要有特殊的勇气和特殊的运气才行,我认 为,一个青年人首先应当考虑的是,自己怎样能在本调居住、 都正当的职业维持生活,而且证明自己对同脑有用,对父母孝 陷。"

"我立志要学的风景画,并不是您老人家刚才说的那样! 而是和您所说的完全不同。"

"那么,又是怎样一回事呢?"

"那不是去游览名胜, 勿以控视, 而是去观察大自然的静 稳的庄严和美, 努力把它再现出来, 有时画的是象这一片山林 潮水这样的全景, 有时画的是一棵树, 甚至只是一小片水和天 的一角。"

老人家听了以后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似乎在等待我继续 说下去,所以我也就说下去了,说的时候,我这方面也真正变 得热情奔放,口若显河。日光林影相互抗决下的湖面,在明亮 的窗子外面景琐出庄严的姿态。添山顶上有几棵提拔的标 树,高耸在洋溢着星期日气氛的苍茫的太空中,似乎从远方向 改们微微地、但是急切地点头示意。我目不转睛地望着这几 腰联树,仿佛注视着一种神物似的,一而语道。

"经常独自事在上帝创造的,今天还完全保持着其間有的 维洁和美的自然量物而前,认识和尊前文些景物,自己试图把 沉浸在宁静与复中的曼物再现出来、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上帝 崇拜的心情、汝怎么不能说是一种又高尚 又 奉 好的职业呢? 人们就是对一从小灌木写生,也会对每个小枝子肃然起数,因 为它长成现在这个样子,而没有长成别的样子,完全是根据语 物主的法则。等到人们能够把整个森林或者一片广大的田野 连周上面的天空都忠实温直协画出来, 等到人们最后能够不 看原物,从自己的头脑中创造出语如此类的景物来,把形形色 色的森林、峡谷和山脉、乃至地上的一个小小的角落、都画得 清新活泼,而又真象出现在某个独方的,一定可以看得到的是 物一样,这种艺术,在我看来,就可以说是真正追享创造天地 的乐趣了。这时候画家让树木高耸在天空中,让最美的云在 树木上空浮动、还让树影和云影反映在澄洁的水面上。画家 说:要有光! ① 就随意让目光散布在野草和石头上,让它消失 在荫翳的树木当中。画家一伸手,暴风雨就起来了,使得棕色 的土地大为震惊,然后他就让红日西沉的景象呈现出来,这 一切都没有迎合什么坏人的意思的必要; 这全部活动没有什 么不合法摩的独介:"

"难道真有这种艺术吗?它得到世人的特赏吗?" 善良的

① 借用×旧约·创度进。第一章中的话。"言帝意。"更有光生就有了光"。

小学教师主会信号协问道。

"是的。"我回答道。"城市里上流人士家里,都挂着优英 的。此色的画画的人都是寂静的。绿色的荒野,画得那样美妙。 那样入神,仿佛看到了上帝所创造的寥寥的大自然一样,幽闭 在城市里的人观看这些画时,感到神清目爽。他们付给画家丰 宏估增新。"

小学教师走近窗子,带着几分惊讶的表情向窗外眺望。

"这样说来,例如这个小湖,我这个幽美的隐居的地方,尽管谁都不知道它的名称。但仅仅由于这里也显示出上帝的平和与力量,就是以成为绘画艺术的圆材吗。"

"那是毫无疑问的: 我还希望把这潮和 術木 剪繫的湖岸 在这夕阳光中的景色给整画出来,让您高兴地认出画的是今 天下午的景色,使得您自己也一定说。要画得象样儿,并不需 要什么别的条件,这就是说,如果我能颔画家,学习一些技法 统行歌,"或补宗说。

"我这老年人现在又举到新东西了。"他老人家感动地说。 "人的精神能以如何繁多的形式表现出来。 冀是不可思议的。 教觉得,您走的道路是一条正当的,虔诚的道路,如果您能高成 这样一件作品,它被会和一首宗教性的养之歌波者收获之歌 有差不多同等的价值。嘿:你们小伙子们:"他向还一直在 忙着接他自己那一行的鱼类鉴别家们城道。"命个家什来,提 出处的一道菜的鱼。鳗鱼,鳟鱼或者梭鱼都可以,好让妇 女们去烧!"

在这同时, 姑娘们已经回到量子里, 也听到了我们读话的一部分, 所以健谈的老人家就从客不迫地转到新的话题上去,

並目指定大定都厚淡这个话题、珍太人却又沉默与寒、显得 和当物吏, 因为风客泰丽的安娜巴经情情抽回到汶里来, 正存 小海儿和一位老姐妹说话。老人家现在和姑娘们谈的成、谈

葡萄可望收获多少,淡树上的果子,这一切却都是用文雅的、 一本正经的语调来谈,料到我缺乏某些方面的知识时,就临时 附加上一些说明。我却没有耳说什么话,意识缩自己在这位 可要的少女旁边,心里觉得幸福愉快,而并没有看她一眼,只 是一听到她的声音时,就心花忽放。 一股惬意的饭菜的香味散发出来,把黑孩子们哪引到较 里,小学教师听到年老的厨娘发出信号,就请大家到楼上去。 那里有一间又明亮又凉爽的小客厅, 填腔粉刷得雪白, 中间只 故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几把椅子和一架 古 目的家庭风琴。 巳经釋好桌子,我们就坐下来吃一顿快活的晚饭,晚饭的菜就 是表兄弟们相当自负地选出来的鱼、乡村风味的糕点和果品。 用房子后面山坡上的葡萄酿造的、柔和的、淡色的葡萄酒,丰富 了这一顿简单的、但就乡下的饭来说还是节日般的晚餐。老 人家用意味深长的话给这顿施餐增添了趣味、男孩子们互相 开玩笑,破天真的谜儿、说天真的双关语,星期日的庄严肃稳 的气氛又给这一切增添了光辉,使人感觉和在自己家里吃饭 时不同,也和在普通农民家里吃饭时不同。我们吃饱了、喝品 了以后,小学教师就走到风琴前面,把它打开,露出了一排一 排的明亮的管子,两扇折门儿的内侧呈观出伊甸乐园图,画着 亚当和夏娃,花卉和动物、他在风琴前面坐下,让我们站在他 周围,周成一个圈子、安娜把儿本乐谱分发给大家、她父亲稍微 碰拳了一下序曲之后、我们就随着他的弹奏和领唱,唱了几

支流妙的、宗教性的度之歌、接着,又唱了一支典雅的轮唱曲。 我们或高深烈地引吭离歌,但唱得和谐合拍。对这一瞬间怀 对感谢的心情唱歌,比在学校里上展严格的音乐练习课时唱 歌、放果更好。我自己也让内心幸福的感情自由奔放,倾往到 歌、放果更好。我自己也让内心幸福的感情自由奔放,倾往到 歌、放果更好。我们唱完一句歌词,森林放象增整一般发出和谐的、 渐次消失的回声,掠过期而,传到这里来,把风琴声和人声胜 成一种新帝的声音,等到我们自己刚又开始唱时,同声歌颤动 看消失了。这时山山谷谷各处响起欢乐的人声,人们把自己 自心的音悦高唱欢呼到宁静多斯的太空中去,另以,我们结尾 唱的事实终则出,可思步传遍了那个几余。

但这时我们得动身了,风为太阳已经近山。小学教师心 清意是地放我们国家,和农信别时,明确地表示出他对我的好 意。 我不得不向他保证,在远是时,尽可能地能常到他家所在的 白谷星来,并在他家住下,仿佛他也是欢的舅父一样。安娜还 要一直把我们送到山上,所以我们走的时候就比来的时候兴 奋热凋得多了。姑娘们由于一件小小不盲的事儿,仅仅由于 得到这个自由活动的机会,就远经企品怀一切,纵情欢乐的。唱 您世俗的家曲你受闹的歌曲时,还劝诱我们一起来唱。兄弟 短性俗的家曲你受闹的歌曲时,还劝诱我们一起来唱。兄弟 短性俗的家事会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好时间就看到的形活。完全从里坐的心中进发出来。避过乐意 听到的影好,很荣出来的反抗和狡猾的回答,把大家都卷进去 了。只有安娜似乎没有受攻击的危险,她有时也就整估快地 说一句笑法,私写了大家沙的话一言不及,因为我心里只在那 凡想今天一天发生的事情。我们不知不觉地已经站在闪耀馨 落日的光辉的山顶上,年青的姑娘安娜的轻如羽毛的仙姿媚 然严现在我眼前,我仿佛看到蔡爱的上帝在她旁边微笑着,他 是风景画家的朋友和保护神,我今天在和小学教师的被话中 发现他是这样。姑娘和大家告别,最后也和我撒于时,她脸红 了,由于晚霞映照,脸色显得更红。我们握手时只是手指尖轻 轻继接触,按此只是冬气患用"您"来称呼,但是,表兄弟们都 啊实我们,表姐妹们都邓重地要求我们彼比用"你"来称呼,因 为这个地方音年人当中不客许用别的称呼。

于是,我们就整整涩混地彼此以教名相呼,但我的名字出 自安娜之口传到我耳朵里, 财起来就好象笛子 的声 音一般。 安娜急急忙忙走下靠近她家的那一面山坡,身影消失在苍茫 的暮色中,我们也走下我们这边的山坡,这时候,我已经有了 两件收获,一是住在这黄昏世界的上空、人眼看不见的、伟大 全能的艺术守护神,一是我敢于立即安放在我的心坎里的一 位额都温至的小女形象。

卷二



第一回

选择职业·母亲和 给她出主意的人们

我觉得。自己的职业问题是而未决的状态实在是难以再 忽要下去了,所以我就从自己的东西当中找出一些好纸,给我 母亲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给她的信。当我在信纸尽上边靠近 边缘的地方写下"奇爱的母亲,"时,她的形象芳带著一种新纳 光框浮型在我眼前,我确实成带到自己向片活迈出这一步的 严肃性, 舆论, 我则五 给写的时候, 发现自己那种下第平言的 本领不知哪里去了、简直想不出开头的几句话来。但不久我 就从描写自己议次修行和其他的经历开始、顺理成章撤写下 去,结果,我的指写却又失少讨分雕琢和夸张。我显示出自己 心情非常舒畅, 力图通过描写自己这一段的幸福生活和自己 的种种行为和奇遇,给母亲以某种深刻的印象,这是一种奇异 的努力, 这种努力后来我不一再面复表现出来, 这实在是一种 好以滑稽可笑的方式使她开心,同时又以此来表明自己很有 本领的癖性。接着,我就把证转到写信的直正目的上来,坦白 无隐地向她说明,我现在坚决相信自己非做画家不可,因此。 我请求她先从各方面了解一下情况,和我们认识的有经验的 人们商量一下。最后我叙述了舅父家的近况,向母亲教候,还 郑亚共事地顺托她照管一些小东 75、这封信读此 结束了。我 把它獲得又第三次 然后封上。盖上我心爱的刺着希望之情 形象的图章,这头图章是我很久以前用一小块柔软的雪花石 春瞻成的,现年才初次使用。

我母亲接到这封信以后,就穿上她的朴素的、单色的节日 服装,提好一块新手绍几字在手里,然后开始郑重其事地到她 所能见到的各权或人士家去访问、

她首先访问了一位体面的细术既师傅,他常到上流社会 人家去,为人家通人情世故。他是我已故的父亲的朋友、和我 们仍然保持着友谊,他还热心地统统交交。他们那个团体在 教育方面的科神努力。他认克地听了我母亲的陈述和报告以 后。立刻就回答说,这个生意毫无价值,这样被事于让孩子将 来生活放荡不羁。要是真须要干美术工作的话,这位细术还 有更好的主意。他们一位年替的表治曾在一个较远的城市曼 过赚到铜板施图的技术训练,如今认相当好,在他同族的人 的联星是个好样儿的。因此,这位出主意的人,由于对我们的 特殊友谊。自愿介绍我到这个人家里去学,如果我确实有些天 分的话,到了那里,我好好利用自己的时间来被行必要 剪的 识。就不但能够学会赚刻铜版,而且他够自己绘制地图。这种 职业才可以说是一种高尚的,体面的。而同时又有益处的、和 富贵人家的生活相源应的即业。

我母亲怀得比原先更多的优悲和疑虑来到第二位**靠山家** 里,这个人也是难丈夫的朋友。他是印花布工厂的厂主,这个 工厂本来是个小工厂,他新新把它扩大,如今拥有越来越多的 财富。听了我母亲报告的情况以后,他我用下面的语图督授,

"我们永远不能忘掉的朋友的儿子, 年青的 亨利, 青布志 愿做美术家议件事,以及他久已特别爱好丹者这个消息,都和 我心里先前就尸经对这个男孩子怀有的一个念头非常一种。 我觉得这是十分可衷的。他把个人的兴扬转向一种需要才能 和较高的热情的比较高尚的活动。故完全符合他的精明强于 的父亲的精神,不过,必须把议种兴趣引导到坚实的,合理的幼. 道上去。十分尊敬的夫人和女友, 你对我那也并非无尼语的 行业的性质是知道的,我制造印花布,我之所以获得了相当的 利润,主要是由于我总极力注意迅速拿出最新、最时髦的花样 来, 甚至还极力设法用器新的, 独创的花糕战胜游行的趣味。 为了这个目的,我随着专门的图案室,他们的任务就是专门设 计新颖的图案,坐在舒服的房间里,随心所欲地把花朵,星星、 卷须、斑点和线条乱 画在一起。我的工厂里有三个这样的人, 我得付出好大的一笔冤枉钱,还得以宽厚的态度对待他们。 他们虽然熟悉工作的过程并且非常熟练蝇把它完成。但他们 只是偶然选定了这种职业、并非事先受了任何内存的力量的 驱使。现在您儿子在这样小的时候,就醉心干丹青,并没有任 何外力的推动,就整天回树木和花园儿,您想,还能有什么比 这样一个年青人更受我欢迎吗。我们一定要把足够的花提供 给他,让他运用艺术的凝力使这些花布局匀称地重现存布 +. 使花样层出不穷,不断凝新,让他从丰富的大自然中抽出极奋 妙的、最优美的形象,这些形象使那些和我竟争的人感到灰心 绝望! 总而言之,把您的几子送到我家来吧!我不久就会把 他培养得和其他的人一样,等到他年龄再大几岁,我们就把他 送到巴黎去,那里他的事业大有发展前途,各种工业方面的最

优秀的图案京过着王侯爱的生活、受到实业家们最优厚的特 遇。如果他在那里有相当的进步,丰富了自己的经验,他就是 个成功的人了,就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了。那时,要是他 粗重新和设合作的话,我是很高兴的,对我也是行利的。但他 如果在别处找到了好事,我仍然感到消露、您考虑一下吧,我 相信,我的想法不是告望的!"

接着,他就领着我母亲到他的工厂里走了一遍,让她参观 五色斑斓的印花布,水雕的印花超欢,尤其是参观他的图案家 们大阻构思设计的化样。她对于这一切都完全心领神会,小 取又充满了希望。一位老练的实业家保证说,这种行业的办 入既稳定可靠又很丰富,极开这一层不心,这种艺术肯定完全 是为妇女服务的,非常明净舒适,儿子干这一行看来是很安全 的。假如她想象自己穿上了用我所设计的花样比较朴素的印 花布做的衣服,她也许还会产生一股子可以,原谅的 虚架心。 这种种快恋的思想占据了她的全部心神,因此,她就此结束这 一次访问,以便令心回味欲也想想。

但是第二天她又想起要尽通常是父亲应尽的责任来,便 怀着新的忧愁和凝虑定出家门。 她来到我父亲的第三位朋友 家里,他是个韩匠,在社会上享有老谋深算的人和大政治家的 声带。自从我父亲死后,他没时势的维动,已经走上更严格的 民主主义的道路。他心里很不高兴地听了我母亲向他报告自 己的来意和昨天访问的结果以后,就很不客气地大放赛调说。

"顯家,绘創地限的人,设计花样图案的人,都是蹲在房间 用的人,都是老爷们的奴仆! 都是金融贵族的走卒,都是助长 奢侈和柔弱的帮手! 绘制地图的人甚至还是灭绝人性的邓事 行动的直接帮凶! 善良的夫人,手工业,正当的、艰苦的手工 劳动,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呀! 假如您丈夫还活着,他一定会 迪过艰苦的手工劳动把孩子引到生活中去,这就象二乘二等 号件已经有点儿软弱和脐气了,让他去做瓦匠或者石匠吧,或 看来他安结我更好,这样也就会养成应有的潜虚必度,从而也 数会产生来自人民中的人那种坦所当然的自豪感,在他能够 完完全全地做成一双好鞋以前,他就已经学会怎样做一个公 民了,如果他在其他方面也能象他父亲那样的话,对于他父亲 的去世,我们这些手工业者至今还是非常,相情的;需太太; 您考虑一下吧! 从行伍中干起,就能成将对嘛! 我最近送去 的新维不会太妈吧?"

但是當夫人高开他那里时,并没有觉得自己得到了特别的教益,她自己嘟嘟囔囔她说。"鞋匠 先生! 你 这个 老祖儿;你就可你的小鞋钉吧:在我这里你的企图是不能得逞的!你 就守着你的鞋楦等级的孩子来给你作伴吧! 缝鞋的人出不了好主意! 敬畏上帝的人不用害怕臭皮匠: 近朱者赤,远垂者黑!"后来,她一谈起这次和鞋匠的谈话来,效重复这些讽刺话,当时,她一面哔噬着这些话,一面站在一所又高大又美观的房子前面拉门岭,这所房子是我父亲当年给一位是要人士设计修建的。这位人士是个参与管理国事的人,神采高贵严肃,沉默寡害,但对我们却表示出几分好意,已经多次在关键时刻出主意帮助过我们。他听了我母亲说明来常以后,致我宫国始说。

"我很抱歉,偏偏在这件事情上不能效劳」我对于美术简

育一卷不通, 珍贝知道, 连才华出众的人也须要学习多年, 并 日须要有相当多的钱财才行。当然我们也有一些伟大的天 才,他们突破种种特殊的难关,最后得以登峰造极,但是、要判 断您的儿子在这方面是否有一点点希望,我们这个城市里却 绝对没有这种权威人士: 这里的艺术家之类的人, 和我所想 象的真正艺术距离相当远、我决不能劝人向着同样的错误目 标前进。"接着,他考虑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您就和您的儿 子把这件事完全看成是他的孩子气的梦想吧, 要是他决心让 我介绍,把佛尔稀在我们的某一个官厅用,我对这件事乐意由 力,并且对他加以照前, 我听说他不是没有才能的, 尤其在文 书工作方面在相当的才能。我们的官厅中, 有不少的精明强 于的人刚进来时,都是可怜的小书记,从最低的职位开始,深 渐升为行政人员,他如果好好地干下去,也能象他们一样升为 行政人员。我说这句话,可并不是要引起什么巨大的希望,而 贝不过是为了向你说明,你的儿子走过多路也未必注定一件 默默无值, 生活贫困。"

这番诺在我母亲眼前展现出一个崭新的远景,使她的思 想又彻底动摇起来,她决不定,是否应该认真劝我改变自己 的志愿。因为这番话和那位工厂主的话不同,这是一位有名 望的情况了话他够兑现的人提出的保证,这个人对于我们国家 的情况了如指掌,同时又参加行政管理,是有权力使听从他的 主意的人得到生活保证的。

她就此结束了为这件事的辛苦奔走,写了一封长信,把奔 走取得的全部成果告诉了我,而特别着重工厂主和政治家的 提议,劝我还不要急于做出最后的决定,宁可考虑一下,留在 国内以什么最适当的方式使自己能够自负其力,能够成为越 老年的安慰和依靠,同时又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的才能, 她表示,绝没有帮助别人把一种农所厌恶的职业强加于农的 意思,因为她对于农父亲在这个问题上所坚持的原则知道得 很清楚,她唯一的任务就是大致按照我父亲在这种情况下会 要采取的办法来做。

这對信的上款写的是"我的亲爱的儿子",这是我第一次 从她口里听到"儿子"这个词,它深深起感动了我的内心,使我 得激扬扬,对于信的其他内容就很容易接受,从而对自己的讨 对下疑动摇起来。我独自和总树在一起饭了,面对严肃冷酷 的社会往居及其领导者,感觉自己异常孤单,没有抵抗力。但 我一方面已经开始使自己对于和历爱的森林永别这件事有思 想准备,同时却对大自然更加热爱,终日在山中四处慢游,别离 的日期已经适近,促使我比在通常的情况下更明确地掌握了 不少的初步知识。我已经临摹了各克贵族菲利克斯的许多习 行。他等到了一些表现的技法,所以我现在用铅笔和叠画出 来的颜至少是黑白分明的。

第二回

尤蒂特和安娜

我常常在早晨或傍晚站在那个下临深湖和小学教师父

女的住宅的山岗上,也常常整灭坐在山坡上某一个地方的一棵山毛棒桌棒树废序,寝着那所住宅时而被日光照解,助药 核心里一点念念不忘那位少女,所以我也人们立刻就会看出。我是为她而来的。我在思想上已经突然把安徽的秀美的形象 完全拟为己有了,致使我在这同时觉得在地面前态度就可未 完全拟为己有了,致使我在这同时觉得在地面前态度就可是 无,并且立刻一相情愿地料愈她那方面也是这样。但由我是 不,并且立刻一相情愿地料愈她那方面也是这样的一个一直 看望再和她相见,所以这一段互保分宽的时间和我自己 心中犹豫不决的状态。对我来说,都既不是痛苦的,不在期待着 第二次相逢的同时,心里却又感到忐忑不安。每逢表姐妹们 演到她时,我都被看使师见,但是在她们谈完以前,我决不离 开那里,她们一回起我,她到底是不是个极其可爱的女孩子 时,我就非常冷谈地说。"是的'当然是!"

我常常路过美丽的九蒂特的家,正因为她是个美丽的女子,所以我也觉得了几分素短,对于进去不进去的问题,颇贵路, 路路, 曾被她以强迫命令的方式地走,留住不放。她母家在 教封苦的,不知疲倦的卷年妇女的作尽,也由于养成了爱好劳动的习惯,几乎总在相当热的田地里下药,而这位身体强健的女儿却感较轻的结来干,在凉块的家里和圈里舒舒服服地料理家务。所以天气好的目子,她经常都是一个人在家,很欢迎她所弃欢的人项便到她家来和她聊不。她一发现我会回画 死途的次数是死线给她面了一个课程,然后心流意足地把它安在她的赞美诗集唱。她有一个从城里,来的、金沙的小红念玩,就会那世人有两三个想词,还有许多页是空白。我每次来

待 经想以市外股票集工制,社会面上一条花式老一个小花环 (珍已经在确果并留下獲料和商等,由婚细心保管验), 炔层在 下证写上一句诗或者有风源的格言,她的赞美诗集里来满了 我几分钟前画成的小画儿、护保存着许多印着文字的小纸 条,都是她从前吃了糖果后残余的包装纸上剪下来的,我所写 的诗句就是从这些纸条上摇录的诗句。通过这种榜触,我就和 健家執了,觉得在她家加局在自己家一样,我一方面总在很多 年書的安徽、同社又真实在节雨的全蒙特身边词架、图为我在 那个浑然不觉的天真时期,把尤著特和安城深同起来,每季我 在面对着土蒂特的发育成熟的, 丰腴的形象时, 想起那不在面 前的、好象娇嫩的花蕾似的安娜、 旅觉得比 在别的地方想到 她,其至比在她本人面前,都更为心安理得, 这我也毫不认为 是犯了不忠实的罪过。我往往在早段尤蓄特権头的时候,和婚 见面,她的头发很多,解开以后,一直垂到腰部。我随手就拿她 这稠密的、涉状的青丝玩耍起来, 尤蒂特在这种场合, 总是随即 把双手放在膝间,听凭我的手随意对待她的美丽的头部,玩乘 逐渐变为种种爱抚的表现,她对于这些爱坛的考现也带笔着 予以默许。我在这种场合暗暗感到一种幸福的味道, 心里也 不问这种幸福是怎样产生的,可能导致什么结果, 议种内心的 幸福,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和必要,所以我不久就天 天都悄悄地跑到她家待半个钟头,喝一碗牛奶,给笑容湖面的 尤蒂特解开头发,即使她已经把头发编成辫子,也要给她解 买。但我只是当她一个人在家,没有被人看见的危险时,才这 样做,她也只是在这种时候才容许我这样做,这种心心相印的 默契给我们之间的全部交往添上了--种甜蜜的魅力。

有一天俗睡,我从山上回来,几便来到她家,她正必在 房子后面的非边, 落了一瘸子嫩绿的莴苣, 我把她的手拉到 喷差的清水下面、象给小孩子洗手似的, 又洗又搓, 让冷水 滴在她的脖颈子上,最后还开了个排笼的玩笑,把冷水沥在 她脸上、雄挺住我的头。按在自己怀里、相当居害他打了一 顿,打得我都耳鳴起来。 这种惩罚虽然一半是我故意惹来的。 但我觉得太过分了,我从对方的手里挣脱,心里急欲对她进 行报复,自己也动手抓住对方的头,但她一直坐在那儿,继 续进行演弱的抵抗,有到最后我们 俩 都 枵 陽 阡阡,而孔维 红,才停止了战斗,我双臂搂着她的雪白的脖子,身子靠在 她身上休息,她的胸部象涉得似的起供着,她把疲备不堪的 双手放在膝盖上、凝塑着前面出油。珍如眼睛随着她的视缘 向晚殿染红的天空望去, 货昏的寂静气氛快意地围绕着我们: 尤蒂特坐着凝神沉思,抑制着自己的被激动的热血的沸腾,把 内心的愿望和感情严密地封锁在自己的中,不让我的少年狂 热的心知道,我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置身于能能烈火燃烧的深 渊旁边,而一直天真无邪地沉浸在这种话静的幸福中,看见天 空透明的、玫瑰色的晚霞光中浮现出安娜的秀美苗条的形象。 因为这一瞬间我心里只在根她,我预感到爱情的前动,觉得 我当时非得立刻见到这位窈窕的少女不可。我猛然挣脱、急 忙跑回到父家去, 听见那里响起乡村提琴的尖锐的声音。原 来家中所有的年青人都集合在宽广的大厅里,利用凉爽的、 闲暇无事的晚上,按照叫来的提琴师拉出来的曲调,彼此互 教互练跳舞,因为家中的长辈认为,让年青的一代练好跳舞, 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秋收劳、从而也使自己失享要一下跌舞

的乐趣, 这样做是很得当的。我一走进大厅, 大家就要求我 立刻参加.我顺从大家的意思,加入欢乐的行列中时,忽然看 到着得脸红的安娜躲藏在人们的 行 列后 面。我 戚 到十分满 意,心里高兴极了;但我从初次见到她到现在虽然已经有几个 星期之久,我却不让人看出我的喜悦,略微向她招呼了一下之 后,便从她身边走开,议时,她也正要开始跳舞,我的老姐妹便 要求我和独一起跳,我毫不随印,力图用种种借口来推脱。但 我怎么说也推不掉, 最后, 我们勉强顺从了她们的意思, 我们 俩谁都不看谁一眼,身体几乎一点都不接触,姿势显得不大轻 盈,面上带着羞涩的表情,在大厅中舞来舞士。我虽然觉得自 已好象拉着一位年青的天使的手, 在乐园中跳华尔装舞似的 幸福,可是跳完一回旋后,我们就仿佛水火不相容一般,迅速 分升, 立刻各自走到大厅的两头去了。我方才不随随便便地 任意用两只手夹着身材高大、容貌美丽的尤蒂特的脸蛋、现在 却战战兢兢,不敢拥抱安娜的参小的,简直可说是容灵虚幻的 身体,却象躲避一块烧红的铁似的,放她走开了。她也重新躲 蓝在欢笑的姑娘们背后,象我一样再也不肯回到跳舞的行列 中去。我却煞费苦心地使我的话听 起来象是 说给 大家听的、 同时,也一定被安娜所接受,并且心里猜想,她所说的那不多 的几句话,也是这样的用意、

安鄉科我見父的女儿们經常不断地交換鸽子,她今天帶 着淵湖的一完小鸽子来了,这是把出街的提琴狮叫进来的主 嬰原因。人家当场约定,今后还哭再练习几次跳舞。但现在 已经天黑了,须要送安娜回家,大家推选我什迷她。我听到 大家推选我, 瓜然守师到炎妙的音尔— 股总党,但我并没有表

云山热外和极的梵子, 灰为我心里产生了一般子做气, 使我简 有不可能对议位心分表示差切, 珍心且越要她, 脸上前越暴出 不高义和尴尬的样子。安娜却依然保持着安详, 谦骄、大方的 态度,从客不泊批把插着一朵玫瑰花的,密铜枪并的草帽上的 带了系好。因为夜晚天凉, 别既念念——各旧时节日勤的, 在:: 罗菊和玫瑰花纹的、华美的白圈巾,人们给安娜圈在她穿的半 乡下式的蓝衣服上, 这套数束衬托辫砸的金带的头发和秀美 的画族儿,使得她显得很象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英国女孩子。 这样打扮好了,她看来神态十分安详照转身要走,想看一百谁 来送她,但并没有因此而迟疑迅留。在我的表姐妹们的放荡 不羁的言谈举止的披舞和辘轳下,她引我的乔杰也做的难子 欲笑了一下,却没有回头看我一眼,这样一来,我就更加狼狈 了,因为我面对着这些团结--致的姑娘们感觉自己很孤立,简 直想留在大厅里不出去了。可是我的大表姐可怜我,再次用 坚定的语气喊我去,我想至少得和人家一起送安娜到大门外, 这并不是有伤自己的体面的事。我们大家一起走到村外安徽 须要翻过去的那座山下。大家在这里告别, 我站在后面, 看 见安娜把围巾系紧,说道:"啊,现在浏览是谁送我呢?"这时, 姑娘们埋怨说:"能,既然画家先生这样刁难,那就只好让别人 送你啦!"一个兄弟喊道:"哎,要是非送不可,那我就去,虽然 画家说得很对,他可不扮演少女的侍从的脚色,而你们总喜欢 让人扮演这种脚色1"我一听他这样说,对走到前面,用粗角的 口气说:"我可绝对没有说,我不愿意法,要是安娜觉得我关合 近的话、我一定送她。"---"我为什么觉得不合适呢?"婚回答 说,于是,我就开始和她并肩前行。但是别人都向我们大声

说,因为我们都是非常有礼貌的城市小贵年,我非得挎着她的 胳膊走去不可。我相议活得对,就用自己的胳膊去榜她的胳 脚,她急忙把自己的胳膊给问些,然后抡轻地、但是坚定能将 住我的胳膊,一面回过头来微笑着望了望那些嘲笑的人。我觉 窘 到我的错误, 觉得太难为情, 就一言不发地跑上山去, 那可 怜的女孩子几乎蹑不上我。她不让我看出她这种情形,就奋 **男大踏步迅速前进**,我们期一走到四滴无人的地方,他说开始 口若悬河地、毫不拘束地读论起来, 谈起她须要指给我的路, 谈起田地,淡起森林,泼起这块跑圆谁,那块他屋谁,按肛那团 两三年前还是什么情形。我没有多少话可说,只是注意听的。 把每一句话都象喝一演麝香葡萄酒似的接受到耳朵里。我们 上到山顶,在上面的平地上信步走去,我心里已经不那么着急 了。这时, 闪闪的星空广阔地展开, 笼盖四野, 山上却是昏暗 的,这昏暗的夜色使我们更加亲近,因为我们简直谁都看不见 谁的脸,觉得我们如果彼此紧挨着,也会互相听得更真切些。 从远处的山谷传来亲切的凉凉的水声, 我们望见夜菲笼罩的 大地上有些地方有微弱的灯光闪烁,大地的庞大的黑影和天 空截然分开,天空在地平线上呈现出暗淡的黄昏之光,象一系 带子似的环绕着大地,我注视着这一切景象,细听着我的女伴 所说的话,同时内心陶醉于和一位衍入臂挽臂同行的喜悦和 自豪的情绪中,这位女伴我已经确定看成是我的惯人了。这 时我们怀着十分舒畅愉快的心情, 畅淡许许多多的事情, 或者 什么都不谈,接着又象世故很深的老年人以的,一本正经地谈 论我们共同的亲戚家和他们的情况。我们不觉已经望见安娜 家的灯光象一只萤火虫似的在山脚下发死,我们距离安娜家

越近, 她就点谈笑自若, 市育就抵高, 她的声音象远处传来的 晚祷的钟声, 榜连不断地在我耳边回荡, 美妙非凡。我用我心 理想出来的最精彩的话来应付她灵机 一动 而 来的 華 妙 的思 题,但我们在这整个晚上,谁都还没有 百 接 称呼 讨 谁 什么。 "你"这个词自从那一次用讨之后,就一言没有在我们彼此之 间重新用过。我们,至少我个人,把这个词珍藏在心里, 象一 块带约下来的金币似的,完全没有必要把它花掉,或者说,它 好象一颗远远在我们前面闪动的、外干不即不离状态的星似 的,我们的言谈和关系都以这颗星为指针,象两条线会合在一 点上似的会合在那里,在没有会合以前,避免过分亲密的接触。 我们进了屋子、向等着她回家的父亲问事之后、她在高兴他会 说晚上经历的事情时,一行必要, 才大大方方地附带提到我的 名字,她觉得在自己家里象鸽子在窝里一样安全,在自己家庭 的保护下,她还不加思索地拿出"你"这个词来,毫无顾虑地把 它做出去,所以我只要把它捡起来,也同样毫无顾虑地还给她 就行了。小学教师请务我好久不来他家,为保险起见,他要求 我答应明天早晨就来,在他这里的湖边待一些天。安娜把那 条围巾交给我,让我带回去,然后,她就拿着灯把我送到门外, 用那种悦耳的声音和我告别,这种声音在我们心照不宣地结 成友谊之后,和从前迥然不同。我刚一走出她家的宅院,就把 那条在我看来就象天上的云似的、柔软的花园巾围在头和肩 膀上,然后就忽着了魔似的手舞足蹈地爬上夜暮笼罩着的山。 . 到了满天星斗的山顶时, 山下村子里响起了夜半的钟声, 汝时 无论近处远处都已经那么沉寂了,这种沉寂似乎要转变成-· 种阴森可怖的喧嚣, 等到这种错觉消失以后, 我凝 神细听时。

才听由是下面山谷间流水的凉涂声。我好象被魔法定住了 似的站了--瞬间,觉得似平有---种级乐的战栗的感觉从四周 视野之内向这座山凌来,不断地缩小包围圈,最后落遇到我的 心上来。我虔敬地脱下我的清稽可笑的装束,把它叠好,然后 象做梦一般走下山坡,没有注意去寻找回家的路,就不知不觉 地回到了家里。

第三回

豆荚罗曼史

第二天早晨,我携带着绘正用具,颗着原来的略走去。路上朝阳累累,照得草本上的露球晶性发亮,不久就望见潮水作消燥的凋霜笼罩下闪闪放光。房屋和花园被和阳坡上了一名金色,它们的水晶般明彻的形象到映在被水中。花坛之间有个穿露浓服的人整在移动着。远远望去,就好象组伦堡制造的玩具花园里的人似的13억福园画泛消走在树林后面,不久又重新是现出来,画面越来越大,非肉越来越进,把我也接受到它的概于里去。小学教师父女已经在等若我吃早饭,我走了它的摆了里去。小学教师父女已经在等若我吃早饭,我走了一边路,竟救大概,所以心淌恋是地坐在桌边,安 鄉却以最可妥的方式发挥了一个小主灯的种种关德,是后接着发生下,以常变难的多态。路频吃一点早饭 好象不食人间赖火的仙人似的。但是吃完早饭后还不到一个小时,我就看见她手泪拿

一大块面包, 他给卖拿来一块,她用又小又自的牙齿毫不拘束 地啃起面包来,这种一面走一面深一面排准有床地吃东西的 装态。和方寸吃早饭时那种庄重矜持的装态, 对她来说,都是 服料和命的。

显领后, 协父亲和夹女仆—同到山坡上的葡萄局里, 押客 熟的葡萄上的四码图》的时子主持、管理葡萄园花园代太和 **蓝木绿是他在隐居生活中的主要尝动。我贫血四圈寻找经丽** 的对象。安娜得把一大盆绘写鱼儿上的小屋巴摘植、焚后把 冒角儿用长线穿起来,准备晒干。我为了能结在触身边,就借 口说,现在为改变一下方式,很食一些花来居生,清她绘彩折一 束花。因为要解决各种花的配合问题,我陪同她到花园里去, 我们足足用了半个小时的工夫,终于采集成一个美丽的花束。 插在老式的漂亮的应瓖花瓶里、撑在房子后而葡萄架下的桌 子上。安娜把豆角儿倒在花瓶周围,我们做给商对面必下,边 干活,边叙说我们各自的生活经历,一有到扁车财金。我心里 感到十分温暖,觉得和在自己家里一样,不久便怀着老上哥们 的优越感,通过一些重要的判断和插入谈话中的意见和数据。 引起这位善良的女孩子对对的钦佩,同时,我又大胆即用鲜艳 的颜色来画我的花,她身子伏在桌面上,一只手拿着一把百食 儿,一只手拿着小刀,脸上带着惊讶和喜悦的表情看着我商。 我照实物的大小把花束画在纸上, 打算把读张画作为一件正 式的展览品给她家留下。正在这个时候, 安仆从山上回来了。 **她要求和我玩的女伴去蒂她准备午饭。这短暂的分别,后来** 在饭桌边的再会,饭后的休息时间,小学教师方面对于我议张 很有进步的作品所讲的一些用适当的 格言 点缀 起来的赞美

话,最后还有对于右前篇架下再一次相聚,在一起待到晚上的 **希望、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同样多的愉快的激动和插曲。安** 概划率由到我有同威, 因为她刚才又把一大推可备儿倒在卓 子上,看来修师缩剑睁上的。不料少管家勿处来了,确宣布。 安娜得和她一起到葡萄园里去,今天就把那儿的活做完,这样 明天就用不着为了干剩下来的一点活再跑一精了。我听了这 话心里尽便丧,很生这个老太婆的气。安娜却立即敢然前往, 态度很和蔼,对于变更她的计划既没有表示高兴,也没有表示 不高兴。老太婆看见我箭在那儿,就问我是不是也和她们一 起去,她说我准不会乐意独自留在这里,还说葡萄园里是很好 玩的。但我这时已经非常恢丧和不耐烦,就回答说,我得把我 的画画完。于是,不久我就自己一个人坐在这个寂静的独方、 午后四下里悄然无声,找却又感到心满意足。自己一个人在 这里,这对我的绘画工作有好处,因为我上午多半是被照我从 前的孩子气的笔法磁流胡画的、现在却作出更大的努力、高正 利用面前的真花来画, 并且从中学习技法。我调颜色时更加 用心, 在处理画的形式和浓淡明暗方面更利素、更慎重, 结果, 画成了一幅挂在朴素的农民家的墙上 算得 上相当 象样儿的 Œi.

圖菊这幅画,时间很快、很容易地就过去了,不觉天色已 晚,在这同时,我一直怀着热爱,根据自己的看法,把这幅回画 得更完美些,处处加工,这儿修改一个叶子或叶柄,形加 線一, 个铜彩。这种认真完成一件作品,并且精心加工修改的精神。 我从前是毫无所知的,如今对这位姑娘的爱事之心促使我学 会了这种信神。等却实再也看不出任何就爱加工的起方时,我 就在画纸的一个角儿上写上"亨利·雷国",并且在画中的花束下面用带特体字写上这幅画的未来的主人的名字。

葡萄园里这时候一定还有火量的活要做、因为太阳已经 贴近森林的边缘,光线投在蒸暮的湖面上,象一条火红的餐 带、但我还没有听到我的东道里一家人的声音。我在鼻子前 面的台阶上坐下;这时,红目西沉,留下一片深金色的光辉,这 片金光反照在一切东西上, 给我膝盖上这幅画增添了奇异的 光彩,使它真象一件象样儿的作品。我因为早晨起得很早,改 时候又想不出什么正经事可做,就渐渐睡着了,等到我睡醒 时,人们已经回来了,站在我身边,被苍茫的夜色笼罩着, 深蓝的天空又已星光荧荧。人们把我的画拿到房间里,在灯 下观看,女仆把两只干举到头顶上鼓掌,她说从来没有见过 这样的画。小学教师认为我的画很好、用美妙的言语赞杨我 对他女儿表示的好意,他自己也对此感到高兴。安娜看到 这件礼物,高兴得面上浮现出微笑,她让它在平滑的桌面上放 着,不敢动它,只站在别人背后望一望它。接着,我们就同吃 晚饭,晚饭后,我要动身。但小学教师不让我走,他说我在昏 暗的山上一定会迷路,就吩咐给我搭个床铺。我虽然推辞说 这条路我昨天夜里已经走过一次,但我还是很容易就听从了 他的劝告,纯粹是由于盛情难却才留下来,接着,我们就走进 摆着风琴的小厅里。小学教师弹瑟, 安娜和我随着琴声唱了 几支夜晚的赞美歌,为了使女仆感到高兴,还唱了一首替美 诗,她也乐意和我们一起唱这首赞美诗,并且用洪亮的声音熟 练迚唱出来。然后老先生就睡觉去了。现在才开始了老喀德 难点的统治,她已经在楼下的房间里堆起一大堆豆角儿,今天

方用不得更把它结结结会 因为她有用睡不了很多的时间。 所以硬要坚持乡下的习俗,干议类活一定要干到深夜。干量, 我们就刚装议座绿色的豆角儿出,一直坐到夜一占钟,每人各 自在自己面前把山榴一个深坑,大家逐渐清除植议幽山,老太 婆一面干活,一面把自己知道的传说和笑话都拿出来,使我们 俩一直精神饱满,不打瞌睡。安娜坐在我对面,她在百角儿堆 里挖沟的技术很巧妙,一个豆角儿接着一个豆角儿她往外拿, 谁都没有理会,她就挖成了---条地下坑道,她的---只小手忽然 伸到我所掏的坑里, 象小矿工似的把我的一部分豆角儿梅讲 颇那个阴森黑暗的坑道里去。 喀德琳娜教给我说,如果我能 提住安娜的手指头,按照当地的风俗,安娜就得和我榜吻,但 是捉她的手指头时,可不许把豆角儿山磁湖,因此我就埋伏起 来,何机而动。这时,她又挖了几条不同的坑道,开始用极粉 猾的办法提弄起我来。她把手藏在豆角儿山底下,用她那一 双带着捉弄人的神情的蓝眼睛隔着山注视着我, 同时又在汝 儿露出一个手指头尖,在那儿象暗藏的腿儿似的翻动豆角儿, 然后突然一下子伸出整个手来、随后就又象小耗子钻洞似的 把手缩回去,使得我总也提不住它。她一直紧盯着我的眼睛。 变本加厉地捉弄起我来,突然把我正要抓起的一个豆角儿从 我的手指头缝儿里抢走,结果,我并不晓得豆角儿到哪儿去 了。喀德琳娜弯身凑近我的耳边, 低声 对我说:"尽管让她搞 去;等到这座山最后由于凋太多塌下来了,她就无论如何都得 和你接吻啦!"安娜却立刻晓得了老太婆对我说了什么,她跳 起来, 舞蹈着打了三个转, 拍着手喊道: "塌不了, 塌不了, 塌不 了:"当她喊第三遍时,喀德琳娜赶快用脚踢了桌于一下,已经

均空的豆角儿山就要惨地倒塌了。"这不算,这不算;"安娜 一面碱,一面在房间里就来跳去,或的声音骤样高,跳的姿态 那样放荡,谁都绝对料想不到她那样性格的人会这样。"你们 龄鬼子来说,我已经看见了!"

"没有的事,"略德琳娜便说,"你这小鬼,你得和亨利接个 物!"

"哎,喀德琳娜,你这样说瞎话,真没羞没臊,"处境窘迫的 女孩子说,毫不留情的女仆回答说,"不管怎样,反正在你没打 完三个转以前,山就倒啦,你欠吵利先牛一个购"

"我倒也愿意欠着。"安娜笑着喊道,我自己心里一方面对 于避免了这个庄严的仪式感到高兴,一方面却又想法把这件 步引到对自己存利的轨道上来,但说道:"好吧,那你就向我保 证说,你愿意头运记住欠我一个奶。"

[&]quot;青山中有一所房子,

住著一只白老鼠, 当山果香要倒塌, 老鼠从房子罩追出;"

我姿态就用周标的周子绘下去。

- "人们还是沒住了它,
- 纸上它的一只小脚,
 - 还用一条红缎带,
- 约上它的一双前爪;"

然后我们俩用同样的节拍,悠然自得地摇摆着身子说;

"它边棒孔,边喊叫: 我到底有什么罪过? 人们就把一枝金箭 钻进了它的心器。"

念完这个短歌后,我们的嘴胖已经互相接触,但并**投**有 动。我们没有慈畅,也标本没有想到接物,只是我们的气息在 这题还没有使用过的新於上融合在一起了,我们的心依然是 喜悦而宁龄的。

第二天早晨,安娜又象往常那样安静和蔼。小学教师很 想在白天著我那報闻,结果发现安娜已经把它放在她房间里 最隐秘的地方收藏起来了。她只好重新拿出来,她实在是很 不乐章拿出来的。她父亲从墙上摘下一个機矩,健惟里装着 一块纪念。小一七年的大灾荒[©]的、颜色已经变黄的破纪念

In a company of the same parameter a traping of

牌,他把纪念牌取出来、把我这幅彩色鲜艳的**回装在玻璃启** 后。"我们终于到了取下这块悲惨的纪念牌的时候了。"他说。"因为它未身已经破旧,不想再存在下去了。我们就把它和其他腐起来的,已经忘掉的纪念品放在一起,把我们年肯的朋友给我们画的这幅鲜艳的。充满了生机的画摆上去,来代替它吧。亲爱的安娜,既然他在花下面写上你的名字,向你表示敬意、那就让这幅面同时作为你的光字。随和纪念牌珍藏在我们家住,作为一个楼样。促使我们象上帝创造的这些妩媚她洁的花似的,永远喜气洋洋,带着美丽的灵魂,纯真无邪地生活下去吧。"

吃过饭后, 我终于准备好回刻父家去。安娜想起了今天 又要进行链舞练习,来得了父亲的允许。立刻和我一起走。阔 时,她还声明要在表组家过夜,免得那样晚又得翻过这道山。 我们选择了器备小河的路,为的是在树荫里走。这条路常 很湿,由于水生植物和小灌水丛生,路面也很狭窄,所以安娜 菜把她那条有红点儿的战绿色的裙了折起来行走,路上低垂 的小树枝很碍事,她就把草帽摘下来手里拿着,那关并自徐步 而行,走过这个阳光暗弦的地带,碧波粼粼,响自闪光的两水, 在玫瑰色的,白色的,肯色的小石头上潺潺地流着,整过这里。 安娜的金黄的辫子一直垂到脖颈下,她的面庞儿用自已设计 的一种白色的皴领村托着,被领还适。盖着 她的娇嫩的细胞。 看到百什么花的地方,她加看到一些迟开的花,随手把它标

一八一七年苏黎世州遭到比瑞士其他地区更严重的灾难,这场灾荒并 不只是由于敷收,而且也是法国的关节改变多数的。

下夹,不久,两只手数部食差满把的花了。有一个地方河床扩 大,水积在那里,静止不流,她在这儿把手里拿着的花全都扔 在地上,说道:"在这几休息吧!"我们就在池边坐下,安娜用林 中的高贵的小花编了一个花冠藏在头上。现在她看起来就完 全象个风姿秀媚的童话中人物; 她的影子从水中望着崖上微 等,那又白又红的面容象透过暗色的玻璃似的带有一种神奇 的阴影。在对面的水边,离我们只有二十步,全立着一座几平 是垂直的悬崖、上面只长着很少的几从潜木。这麽悬崖的除 峭程度说明这里的小水潭一定很深,最影的高度和大教堂-样。悬崖的半中腰有一个深入到岩石中的山洞, 根本没发现 有什么路可以通到那里。这个市洞看起来象哪樣上的一層非 常宽敞的窗户似的。安娜说,这个山洞叫做异教徒石室,"当初 基督教传入这个国家的时候,"她说,"那些不愿受洗礼的异教 徒不得不隐藏起来。有一户孩子很多的人家全家逃到这个山 洞里去,谁都不知道他们怎样上去的。人们到不了他们那儿, 但是他们也找不到路再从那儿走出来。他们在那儿住,在那 儿做饭吃,捱了一些日子,孩子们一个接着一个的从悬崖的半 中腰掉到这个水潭显流死了。最后只剩下他们的父母, 他们 俩没吃的、没喝的, 疲得象两个惨不忍玷的骨头架子似的站在 洞口, 呆望着他们的孩子们的坟墓, 最后他们由子身体虚弱无 力也掠下去了,全家都身于这一片很深很深的水里,因为这里 水的深度和这座悬崖的高度不相上下:"

我们坐在村前里望着悬崖, 只见灰色的岩石的上部阳光 果星,把那个奇异的山洞里照得很淫。我们正望着时,忽然看见 异教徒石室里冒出一股发亮光的青烟,顺答悬崖上升,我们再

继续凝想,就看见一个身子又长又应的,怪模怪样的女人站在 飘荡的烟云中, 用她那联类的眼睛由下面宵望, 随后就又消失 了。我们默不作声地影響着,安娜紧紧地偎依着我,我用一只 胳膊搂着她,我们受了惊,却觉得很幸福,我们宏举已是短时. 山洞的形象混乱模糊地浮现在我们限前,等到形象又变得清 楚了,我们发现一男一女站在洞里向下望着我们。洞口坐着 一大群男孩子和女孩子,有的是半裸体,有的是一丝不挂,两 条腿在悬崖的边上耷拉着。他们的眼睛呆望着我们,脸上现 出惨笑的表情,手向我们伸出,好象要向我们乞讨什么似的。 我们心里惶恐,急忙站起来,安娜的眼泪象断了我的珍珠一般 落下来,向我耳语说,"啊,这些可怜的、可怜的异教徒啊!"原 来她坚信她看见的都是异教徒的鬼魂、尤其是因为有不少的 人相信,那个地方无路可通。"我们就施含点东西给他们吧。" 姑娘轻轻地对我说,"好让他们意识到我们对他们的同情。"她 从小荷包里掏出一块硬币,我也照着她的做法去做,我们偏招 旅舍的钱都放在岸边的一块石头上。我们又向上 每了一眼。 那些奇怪的人一直在注视着我们,并且带着感谢的表情目送 着我们.

我们到了村川,就听见说,人们看见那一带有一帮流浪人,最近几天内,人们就要去搜索他们,犯他们驱逐出境。安娜和我现在才明白我们看见的邓些人是什么人了,那个绝方还一定有一条山僻小路可通,知道公客路的,大概只有邓些需要这样一个地方威身的不幸的人。我们在一个没有人的角落里上严重誓。决不泄露那些叫怜的人的色处,于是,我们共同有了一个重大的秘密。

第四回

死神的舞蹈

我们就这样造過自在地过了几天幸福的日子;有时我翻过山去找她,有时她来我们这里,我们的友谊已经被认为是既 成事变,没有人觉得这事有什么不好,结果,只有我一个人暗 自把这种友谊称为妥信,因为对于我来说一切确实都变成了 传奇小说。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担母前了,病是前新作成的.但越来越严重,几个星期以后,人们就看出她快要死了。她已经活够了,对生活已经厌险,她还中之前岂吃时候,起愿意我弃她床边待一两个钟头。虽然我看到她受罪,心里很难过,对于在,我人房间里守着,也很不习惯,我还是甘心情愿地尽这个责任,但是当她到了真正要死的时候,而且无的过程延续了几天之久,这个责任对我来说就变成了一种严酷的考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人死时的情形,现在却眼巴巴地看着这位不省人事的,或者至少看起来象不省人事的老人镇在那里,一连几天喉咙里发出哔叽声,挣扎着窗风神件斗争,因为她的生命的火花几乎不肯熄灭。被照这里的风俗,至少要经常有三个人在病人几乎不肯熄灭。被照这里的风俗,至少要经常有三个人在病人们,到他的我告病情。这时候天气晴和人们正有许多的落实紧,

我耽误不了什么工作,又能够宣畅地朝满,所以很欢迎我来做 这件事,结果,我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守在这样死的病人的床 边。我坐在小凳子上,膝盖上放着一本书,用使人听得见的声 音念祈祷文,诗篇本或谯曲,我一直耐心坚持下去,周然博得 了妇女们的欢心,但对明媚的阳光却只好远远地望着,而不得 不一直在语外生视着独欢的位人

在这种苦行的情况中,安娜虽然是我最甜蜜的安慰,我却 再也无暇尖找她了;有一天,她面带着差深的表情,彬彬有礼 地出现在病人卧室的门口, 前来探视她的很远的亲戚。这位 年青的姑娘在农家妇女们当中人缘很好, 受人尊敬, 所以现在 她在这里受到她们的欢迎;她安静地待了一会儿,便表示要接 替我来游告,人们高兴地答应了她的要求,干量,从该时起,一 直到病人死去为止,她都在我身边,和我一起看着作最后挣扎 的生命的火焰熄灭。我们彼此不常交谈;只有在移交祷告书 时,才小声说几句话,当我们俩都闲着没事的时候,我们就舒 舒服服地并肩休息,偷着开玩笑,因为青年的热血不是可以永 远抑制下去的。等到死神一降临,妇女们抽抽搭搭班大声哭 起来时,安娜也哭得泪人一般,并且总也哭不够,和母的死对 她的触动确实没有对我的触动大,但我作为死者的孙子,虽然 神情严肃,却没有一滴眼泪。这可怜的女孩子哭得越来越利 害, 我为她担忧, 心里感到十分沮丧困惑。我把她领到花园 里,用手抚摩着她的两颊,恳切地劝她,干万不要这样狠命地 哭。她听了以后,象雨过天晴出了太阳似的,脸上浮现出喜 色,據于眼睛,忽然微笑著看了我一眼。

我们现在又有几天的闲暇;我为了休养一下,立刻伴送安

鄉回家, 要在那里住到举行养礼的那一天。因为这几天我一 直守着病人,感觉疲惫不嫌,又因为我和祖母 虽然认识不久, 却误得她为人非常可爱可敬, 所以我的心情始终是相当严肃 的。这种心情又便我的女朋友心里很不舒服, 她干方百计她 试图使我高兴起来, 在这一点上她祁村县其他的妇女们一样, 该这些妇女又能的本自安门前瞻醒。不然她跑起天来了。

去世的祖母的丈夫现在心里觉得很舒服,表面上却装出 仿佛自己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仿佛他太太在世时一直受到他 的尊敬似的。他准备为她举行盛大的葬礼,要请六十多个人 参加,并且不遗众力地做到一切都完全 按照 古老的礼俗行 郡。

举行葬礼的那一天,我同小学教师和安娜—起前往参加。 小学教师旁海一件后控领宽的隆重的黑燕尾服,戴着绣花的 白领带,安娜也穿翁她作礼开时穿的黑礼服,戴着有独特风格 的皱领,看起来象女修道院院长的抨子。她把草帽放在家里 凌载,把头发梳成特别有艺术风味的辫子,今天她心里还祥道 着深厚的麦诚驾信的窗稿,态度安详,举止端庄有礼,这一切 都使她在我的眼里显得具有一种崇新的,无限的魅力。我由于 同这个世上少见的、可爱的女孩子这样亲密而产生的一种甜 蛋的自豪感,和我的要证而且肃穆的情终融合在一起,此外又 有一种识切的歌密和这种自豪感的看起来,使得我也举止慎 重转待,怀利克正的必求必须的心情和她并肩行走,遇到避路 岭岖的地方须要惨抚她时,就随时为她效劳。

我们先在我舅父家停了一下,他家的人已经准备停当,一 听到举行弊礼的钟声,就和我们一起出发。到了丧家以后,就

计我和大家分开了,因为我处在死老的办子的地位,当然得加 入服丧的最近的亲属的行列,我作为最年青的嫡亲后代,穿着 我那件绿大衣站在所有服裹的人们前头、成为受繁文缛节折 磨的第一个对象。较近的亲属都聚 在广大的起居 室里,等 候々客们前来吊唁。我们直挺挺地站在墙边静默着盡立了好 久,才有许多穿黑衣服的、上了年岁的农家妇女陆续进来,师 们一个接着一个的走过来先和我摆手,说些慰赔的话、然后 走到紧挨着我的亲属跟前以同样的方式慰唁。这些年长的妇 女多半都弓腰驼背、颤巍巍地走来。她们是我去世的祖母的 老朋友或熟人,又是加倍感觉到死神迫近的人,所以吊唁时语 气很沉痛,她们都以意味深长的眼光注视着我,我按照礼节 向她们每个人单独致谢,并且注视频们,即使她们没有注视我 的话,我当然也要注视她们的。在这些妇女当中,往往还有个 子高大、身强力壮的老太婆直挺挺地走过来,神色自若地注视 着我;但紧跟着又有弓腰驼背的小老太婆走过来、她象是从 自己的病痛中体会到死者生前的弱痛而深怀同情的样子。可 是,后来的女客们,年岁越来越轻,人数也越来越多。层子里 压压的挤满了人,都是些三四十岁的妇女,举动灵活,满怀着 好奇心,她们共同的悲哀表情简直掩盖不了她们互不相同的 热情和特性。前来吊唁的客人接踵而至,似乎没个完似的;不 仅全村的人都来了,而且四周的邻村也有许多妇女来了,因为 死者生前在这些人中间有很高的声望、这种声望一部分已经 过时,如今再一次显示出全部的光辉。最后,来客们的手变得 更 光滑、更柔软了,最年胄的一代客人的行列在我面前走过 去,这时,我已经瘦惫不堪,看见我的表姐妹们走过来,奈切地

和我握手,表示型问。紧混在她们后面,象个天使似的,正是 最亲爱的实源,她而色卷白,神宫激动, 匆匆忙忙地把手手的 手伸旧告我来员,晶莹的泪珠滴在手上。因为,真也奇怪,我 一点都没有想到她,也没有朋望她来,所以,这时她忽然从我 面前飘然被过,事使专来到他艺少华。

及局、已经投有女客来了,我们就到门前,或新排或一行, 去迎接一眼望不到边的一大郡老成持重的男客,他们在等着 和我们投照同样的习俗程于。他们的动作上起他们的太太、 女儿,姐妹的动作水,诚然非常简短远远,但他们却象用块匠 使用铁错和老虎钳似的,用他们那有老茧的、又粗又硬的手 來和我捏手,我想,我的手从这些尚色皮肤的农夫的╈拳中缩 图来时,再也不是完好无顽的了。

相材终于抵温晃光地从我们向尚拾过去,妇女们抽抽搭搭地哭起来,男人们陪着深思和旧感的表情。低头看着他。教师也出现了,是示由他的尊严。我你吃饱饱。不知道怎么自己来到了挤满了本我区数友的。更新的教章中。我偷奇地、聚精会特地听着牧师在说数坛上宣布祖母娘家的姓氏、她的家庭出身、年龄、生活经历以及对她的顺调,是后大家咽赎罪歌和安夷油时,我也诚心诚意地和大家一起合唱。但我一听见教堂刀外有转银的响声,我就从人挥黑挤出去来看高大。朴素的村已经放在基穴里了,有许多人在周围哭,北大落在棺里整上,发出沉重的响声,渐渐把枯材埋上了。我似乎地望了墓墓穴里,觉得很值生。我看看钱。我也觉得理事行士中的死者根陌生,没有为她客一词跟泪、只有当识想起这是炎父亲生身

的母亲,想起我母亲有朝一日也要按理在**土里,我**才又体会到 我和这个坟墓的关系,才体会到"---代过去,一代又采!"^① 这 句话的意义。

选维的人当中被邀请吃饭的客人们又回到丧家,这里所有的房间都提上了银待送弊的客人的安席。大家入席时,按照这里的习俗,贫会的最初阶段按照偿例要有多少道案都是硬性焦定的,我验强忍受了足是两个时,始终没能和任何人交谈。我顺着长髻桌望去,想看看也出席这次宴会的小学教师和他女儿生在哪里,可是没有找到他们,他们想必是在腐败房间里。

起初大家说话是诣慎有分寸的,吃饭也是规规矩矩地吃。 农夫们身子靠着椅子或者靠着墙壁,直延挺邀坐套,离开桌子 有相当大的距离,乎拿着叉子的未端,郑重其事地伸出胳膊去 叉肉片。他们就这样经过长途运给把食物送到嘴边,他们喝 眉是一小口一小口垫规短矩矩地喝,但是喝得次数很多。灾 待者双手接着宽大的锡钵,举到和自己的脸一般齐的高度,迈 着阅兵式的步伐,便即大摇大摆,担头去,担柴端过米。每 速她们把端来的菜摆在桌子上时,坐得距离最近的两位客人 都烫举杯争先请她们喝酒,每人至少也买向她们耳语,说两 句稍皮高,女侍者从每人的杯子里喝一小口,对于这个礼节 取之一次。

过了漫长的两小时以后,客人们当中那些比较粗豪的人

[©] 见《旧约·传道书》第一章。

把身子越来越凑近桌子,把胳膊放在桌子上,现在菜才开始吃 得勤了,酒也一气一气地开怀畅饮起来。那些比较稳重的人 们谈话的声音高起来了,他们把椅子娜得彼此觅靠近些,他们 的交谈逐渐转变成一种有节制的欢乐。这种欢乐和平常的轻 检闹快的肯绪不同,它们具有一种象征的意义,表示以乐天知 命的态度来对待有生必有死的自然规律,同时又表示坚持活 人的叔和张对梳优准。

我终于得到机会离开座位到各个房间走定。在隔壁房间 里我看见安娜挨着继父亲坐在一张较小的桌子旁边,她父亲 在几个哪明人和虔诚驾信的人当中,正以绝妙的方式实现用 职明的乐天知命的态度来对待不可避免的事物。他向几个上 了年岁的妇女献殷勤,还会对她们每一个人说她在三十年前 喜欢听的话,她们为报客他的好意而添柔小安娜,赞美她的风 度礼题,并且说老人家有福气。我也加入到这一群人当中,坐 在安娜旁边,听老人们的安详的话。我们侧这时候才感觉心 情靜畅了,在侧听老年人讲话的同时,我们还同用一个胸吃了 一小领饭,春位了一杯都想,

从我们头顶上忽然传来低沉的和清脆的乐声。小 提琴、 低音提琴和单簧智开始演奏起来,一只号角无尽无体地发出 沉闷的声音。在座的客人当中一些髮钙的人都站起来,向宽 酸的层面上的房间走去,这时,小学较师说。"这样看来,还是 要跳舞的呀,我寻思这个风俗终于变除了,毫无疑问,这一带 电彩的,但并非一切所谓古老的事物都是值得尊重和有益处 的呀!不过,孩子们,为的是以后像们还能把这种风格作为谈 话的资料,你们还是可以在旁边观看一下跳舞;因为办丧事时举行跳舞会这种风俗,看来终究是要废除的1"

我们心刻飞快的购出去。只见门底里和通往楼上去的楼 梯上许多人排成了一队,他们都是成双成对的,因为单个上不 许上楼。所以我也拉益安娜的手,站到队里去,这个跳舞的队 伍在乐顺们指摆下, 开始动作起来。乐队泰电一支抽出的书 礼进行曲,我们大家按照进行曲的劳护,在变龙了跳舞厅的屋 顶房间里绕了三周,然后排列成一个大圈子,紧接着就有上对 舞伴走到誾子中央,做出非商高的继跃,带下和互相穿插的动。 作,表演了一场基布上种提步的纷纷由来式架器,帧得了响应 的掌声。这个表演特级了语当长的时间以后, 安家的主人鼓水 了,在一排一排的客人中间走了一端,成街他们前来吊唁,大 家还看见他到处奏近年青小伙子们的耳朵小声说。不要为这 件丧事过于伤心,现在让他一个人忍受这种宿营好了,他倒想 劝青年人现在就重新享受生活的乐趣。说了这番话, 他龄又 低着头,徐步离开议里,步下楼梯,仿佛--- 直向厚府毒去们的: 这时,音乐赶忽然转变成一支快后的,四分之二拍的轻快横步 舞曲, 年岁较大的人们退出了舞场, 当年人欢呼着冲过去, 踩 得地板咚咚的直响。安娜和我还一直手拉着手,惊奇地站在 窗子前面,注视着人们象着了魔似的疯狂旋转的场面。我们 看见村里其余的青年人都被提琴的声音引到街上来了; 姑娘 们站立在大门口,由男孩子们把她们请上楼去,她们就完一场 舞后,就有权从穷口把留在楼下的小伙子们叫上楼来。入们 运来了葡萄酒,在屋顶上的每个角落里都设了小酒场,不久, 大家便都融合成一片喧嚣的、狂欢的旋涡,因为这天是善浦的

工作日,村子周围选处近处的田地里,人们都证在照常安安静静脉带动,该种暗印刷狂欢场而便显得更加特殊。

我们从旁观看了很久、鸡开了这里、又回来了,安娜绯红 着脸对我说,效想过一试她能不能在那样一大样人当中眼舞。 对我来说,这话正中下怀,我们便立刻加入到眺华尔兹舞的圈 子里,偏唱起舞,从这时起,我们忘掉了周围的世界和我们自 已,连续不断地跳了好人,并不觉得疲乏。每次音乐停奏,我 作都不停止,仍然快步从人群星穿过,一听到音乐的声音,我 们就随地重新跳龙舞术。

晚祷钟声一响,华尔兹领领时中止,一对一对的舞伴都 把手放下来、姑娘们从男舞伴的怀抱中走开。大家一本正经 地互相打个招呼, 匆匆走下楼梯, 再一次坐下来喝咖啡、吃点 心 然后安安静静地回家。安娜面色绯红,身子依然没有离开 我的怀抱,我惊愕地东张西望。她微微一笑,拉着我走出来, 我们发现她父亲已经不在这个人家了,就到我刚父家去找他。 户外暮色苍茫,最美的夜晚即将来临。我们来到墓地时,发现 那座新坟在初升的金色的月亮照耀下,孤独地,静悄悄敢躺在 那儿。我们站在议座散发着湿土的香味的褐色上丘前面,继 续互相拥抱着。只见两只天娥在游水从中翩翩飞起、安娜汝 时候呼吸才急促沉重起来。我们在各个坟墓之间走来 走 土. 想采集成一个花束,放在祖母的坟上,我们信告在浣草从由 行走时,不觉走进了坟墓上的茂密的灌木投下的错综混乱的 黑影里。我们时时看到褪了色的金字在黑影里闪光,或者一 块幕碑在那里发亮、当我们在苍茫的夜色中伫立时,安娜向 我轻轻地说, 现在她想告诉我一件事, 可是要求我不要等领。

也不要说出去。我问:"什么事?"她说,她现在要还我她从那 天晚上起一直欠着我的那一次接吻。我早已俯身就她,我们 俩就庄严而又拙筝地接了一个吻。

第五回

工作的开始· 哈伯萨特和他的画室

安娜和她父亲在天色已晚时,告辞回家去了,可巧我不在 场,所以难没有能够向我说一声"再见"。我虽然因为看不到 她而感到悲哀惊愕,但是我的新的毕福毕竟占了优势。我在 自己卧室的窗子下又躺了足一个小时,遥望着出葡运行,楼 下面小河的清波,带着月亮的银光流去,好象是把银光偷走 的,一直在吃吃地笑着匆忙奔向山谷,还时时把几片银光投在 岸上,好象觉得过于沉重似的,在奔泻的同时,还继续不断地 眼都豪族的视游之歌。这支歌族产我的医边,跟暗者不见它, 但心里觉得它甜意,温砚,却又溶渐亲爽,如同冷冷的露水、

我去睡觉时,水流的歌声整夜在我唇边萦绕着,不断地响着,无论是睡梦中还是醒着的时候,情形都是这样,而睡梦和醒的状态是频繁而剧烈地交替着。我从一个梦境陷入另一个梦境里,梦境时而彩色鲜明,光芒耀眼,时而幽暗沉闷,接着又从带有深蓝色调的幽暗转变为处处百花摇曳的光明胜境。我

没有梦见过安娜一次,但我吻了村叶、花朵和清新的空气,并 且到处被亲吻。我看到陌生的妇女们走过蓬地,赤着银光闪 闪的脚游水过河;一个穿着安娜的黑衣服,另一个穿着她的蓝 依服,第三个穿着她的有分花的好衣服,第四个戴拳她的皱 领,每逢梦境使我心神不安,由不得在后面逸她们,因而从梦 中惊醒时,我就觉得好象安娜木人确实刚从我的床上悄悄地 溜掉了,我迷迷糊糊她。拳头轻向地从梦中恢起,高声叫着她 的名字,我静的夜里笼罩着山谷的月光渐渐使或清醒过来,接 者又把我没讲新的妙里。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天已大亮的时候,我醒来时,觉得好 象沉浸在幸福之泉的热腾腾的水里似的。

我各这种如mm如萝的状态中来到我的亲戚们限前,发现 邻近的静坊的主人在起居室里。他赶来了一辆每便的马车,在 那儿等我,要带我进减。原来,我回城这件事在一些时候以前 见然决定了,知道这个人要进城去做一笔买卖,就和他的好一 同出发,因为和他同行有一些方便。没本来就不大考虑方便 不方便的问题,况且启坊主人又来得出人意料,没想到他会这 样早就来了,男父和他的发颐都功录让青坊主人独自进城,自 不是感功难讲明,我的情况要求权利用这个机会回家,随即匆忙 地吃完早点,把我的等况要求农利用这个机会回家,随即匆忙 地吃完早点,把我的东西收拾好,和我的亲戚家告别,然后和 蔚坊主人一起坐在西车上,马车一直走出了村子,不久便在大 路上鳞缚他响着向城市走去。我在心底意见的情况下作出了 这个人决定,我之所以心慌愈乱,一方面是由于我猜想,人们会 立刻看出我是别为安娜的象故而留在这里,看出我确实发始,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一种英名其妙的冲动所致。

際离升科子一百步,我就后指动身出域了,我恨不得从马车上跳下来,一路上不断地回头搬穿那识旧游的北游,我望着这些山峦,不知不觉地发现它们变得些来越蓝越小,在这周时, 窗山相从再步骤空的部山流现出来。

我回来以后最初的几天,简直不知如何是好。看到城市 周围的社能的以景,戏离开的那个地方就得现在我眼睛。象乐 假似的,这时,没才感觉到它的朴素字儿、而又那样宁静可要 命由四郊熊忽对,都觉得那群山环绝的一小块蓝色的、遥远的 地带,是我的视野之内的是 美的地方 法去过的村子和离村子 不远的、座落在小学教师什宅旁边的源大概就在那个地带,从 那里吹来的风更清爽、更幸温,我眼时坚不见的安娜就住在那 一带遍远的、青霞迷茫的地方,这个地方似乎有一种礁力,越 过两地中间的山河暖引它究。甚至没得逢在看不见那个幸福 的地平线的平地上行走时,我还问答那个方向坚定,感觉那是 我所向往的地方,我看到从自己的上空向那里伸展的天的一 角被五处的山南指住,心口不禁那它必免那懵怪。

在这同時,我选择职业的问题又近前提出来了,因为母亲 不能再着着我闹散地,毫无计划批待下去,所以这个问题就一 灭比一天道切。有一次,我从我的一位保护人所住的工厂门的 定过。一根难间的被非准进我的熟孔,面色卷白的儿童在里门 面干活,一口做出程信的鬼影傻笑。我完全丢掉了这位工厂 主给我提供的在这目工作的一切希望,如果一旦非得放弃依 画家的志愿不可,我包宁思和这种华艺术家的行业毫不拾边,

THE MARKET PROPERTY OF THE PARTY OF

决心投身在书记的工作中,我已经在甘心情愿地这样打算着, 因为看来我是毫无希望被任何一位好画家收留作徒弟的。

有一天,我看见一个公共建筑的门口有城市里的许多有 文化的人出来进去。实何起原得時,才知道在各城市巡回举 行的资本展览会还在这所房了里举行。因为只有衣服穿得纳 你的人去参观。我能随回家去,也好象是到教堂去做礼拜说 的。尽可能打扮得好些。然后才取进入这种秘的会场。我走进 一间明亮的大房,只见所有的墙上和巨大的架子上都闪耀着 随后的婵明的金彩和框的金光。最初的印象完全是梦境一 般;大观的,抢席分明的风景面从回面人方出现。起初载在来 服一一短看。这些风景画用神妙的笔法两出风吹动树梢,在我 最前岸动。或被风骤着红光,还有一些几度的头像、一些可要 的习作出现在这些画中间,这一切又郑随着新的画面的出现 前消失了。所以我不得不向四下止云一看。方才似乎还看他的 那一片非现的级树林或者那一片凝成的高山现在到什么地方 生了。此外,画上的赤鲜的调色油还放发着一种有礼拜天气 息的香味、我觉得。这种香味比天主教堂里的蒙看还要好面

对我来说,最后站在一件作品前不走,简直是不可能的, 当我真站住了的时候,我就起那件作品前这精色跟着,再也不 能力。用一种我所不继解的调色的妙法圆出高天的增丛和 宏层的几届日内页画家[©]的巨调,是反览会中的精华。作为 轻便的散兵占缀订同的许多风俗氮和水彩面,都圆得具有就

田内瓦面源的主要代表是开创或土积尔立斯心风景画的数别素瓦。状代(François Diday, 1802—1877)和他对学生更为由大、平拉舞(Alexader Came, 1816—1857)。

力,几幅历史画和有光环的圣徒画像也令人赞叹。但我总则 到那些巨幅从景幽稍面、不住地观察着在草和树木间浮动的 目光,在着深切的同情把幸福的画家似乎是用轻快巧妙的手 春凉的羊的小头缘刻在自己心里。

我一直到展览会结束为止,整天都符在这令人喜悦的大 厅里,这里洋溢着一种文雅有礼的气氛,人们客气地互相招 呼,站在光辉耀眼的微程前面,用美妙的话语交谈。回到家里 以后,我坐在那儿左思右想,不住地想怨自己的命运不好,迫 使自己不得不放弃绘画,这种情况打动了我母亲的心,她再次 到察友家去访问,决心满足我的志愿,对于前途如何,就且不 管。

结果幾終于找到了一个在域外的古老的女修道院里默默 死間域接一种古怪的艺术行业的人。他是一身兼圖家、铜設 画家、石版圖家和印刷页,因为他以一种过时的风格圈出人们 香消游览的瑞士风景,然后雕成朝版,印别出来,再让几个年 情人涂上颜色。他把这些画寄往世界名地,做雕铁的生意。 此外,人们委托他像什么活,他都接受,例如,制做画着洗礼盘 和教文、数母的洗礼证以及画者垂婚中定论的天使的美碑铭。 倘若一时来了个无知的人,对他说:"您能给我画一幅特别关 的。在鉴赏家们看来值一干部勒的画吗,我想要这样一幅 画!"他一定会茫不迟疑地接受这项委托,那个人把接酬的半 数预付给他以后,他就立刻动于去画。在做这种生富方面,有 一小群员敢的正直人支持他,他们进行活动的场所就是旧时 度过的修女们的贪宝,这座食囊纵侧的两城墙上各有大个高 宽,预子上欲省圆形的小玻璃,这些块桌圈数可以遭进光来,

但表面方波纹, 德不即外面, 这对于在这用开设的面容的工作 效率产生良好的影响。每个窗干下面都有一个热心致力于美 术的人,背朝着他后面坐的人,跟腊对着他前面坐的人的脖 颈, 坐在那里, 过专部队的主力由四个到六个年春人组成 其 中一部分是儿童,他们给瑞士风景画涂上华丽的颜色,后面基 一个病恹恹的. 不断咳嗽的小伙子, 他把树脂和硝酸涂在小铜 版上,腐蚀成精巧的小洞,间或还用缕烛针在小洞和小洞之间 變刻,这个人号称铜版画家。这个人后面是一位石版画家, 他基 个快活的、不拘形迹的人,和别人相比,他的工作范围最广,仅 次于师傅,因为他得随时听配命令,把政治家的肖像,葡萄酒 的价目表、打谷机的图样以及少女像养书的雇畜用粉笔, 钢笔 回在石版上,雕刻出来或者用墨描出来。食堂紧里面有两个 皮肤稍黑的工匠, 胳膊作出幅度很大的动作在那儿干活, --个是铜版印刷工匠,一个是石版印刷工匠,他们各自站在自己 的印刷机前,分别把上述两位美术家的作品印在湿纸上。最 后是那位师傅、画家、美术商人和铜版、石版印刷所的老板哈 伯萨特先生,他在全军背后坐镇,检阅着所有的人员,把人家 委托做的那些合平自己心意的活都兜撒过来,坐在自己的桌 边,担负最细致、量困难的任务,实际上却大都是做记帐、写信 和包装成品的工作。

在食堂中工作的人们的要求和希望, 受歲然不同的精神 支配著。每版画家和石飯画家都是以自己独立的眼光观察世 射的, 已经完成的人,他们为了两个古领,每天在哈伯萨特 手下工作八个小时,此外什么也不关心,对自己也不怀着什 名很大的希望, 相反地,那些年宵的涂色所情形就不到了。

设此执证的人和古宗的 经还的 资源的彩色灯衣道,把面笔 並上書、红和書颜色來涂抹;因为他们自己一点几都用不着为 者描和枕唇带心思、只要在银版画家制作的圆路的单色辐肠 上匆匆忙忙地涂上五额六色的液体凝糊破得。所以确们重易 得精神快活、他们是这个集体当中的真正画家。他们还前程 混大, 每人都保證沒样的希拉, 一日冰中了哈伯萨蜂脯储设个 **控狱,还能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变。在这一部分人当由, 巨经** 在这个食堂里为师傅服务过的各代弟子, 尽把穿天鹅绒上衣、 载扁平便娟的伟大艺术实的传统维景下来。但是决项目的的 人极其稀少, 总是车没有应名以前进已经失去飞鞠的能力了。 这些感到希望做更的人产业出来去综合后, 多数都不要全了 一种有益的手工业。他们 能监护点的人家的孩子,在选择 职业时感觉疑难,这位精明强干的师傅便功诱他们进他的画 室,他说将来他们有希望成为画家和绅士之类的人,这拳人能 谋到生计,社会地位较比裁缝回鞋匠总还高些,他们便到这个 食堂画室米了。因为他们一般都拿不出钱来,所以不得不承 担义务,用劳动来代替听"画法"课的学费,为师傅无偿工作四 年。师傅从第一天認能训练他们给他自己的风景画涂下添充, 尽管他们完全没有该方面尚才能、但经他严加训练、他们不 久便按照传统的方式方法把工作做得干净利落。此外, 如果 他们愿意的话,还准许他们在假日临意一张被画或者没有用 处的 国来深溢, 他们选择的画大都是一些并没有什么可学的。 但在目前是最有效果的东西,师傅如果不太忙,就给他们加工 修改一下这些东西。但他连这种个人的积极性都不欢迎他们 发挥得过多,因为他已经一再看到,那些对绘画方面发生兴味

而又发现自己且有艺术表感的人, 给他的风景间箱设色时, 额 **鱼涂得又脏又乱。他们不得不严之助、继续不断敝工作、筋** 以,他们是子里就熬着更多的玩笑和笑话,一到休息时间就建 意开起玩笑,说起笑话来了,到了东四个年头,能学会一种更 好的工作的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错行去地、抬不起头 采、父母素条他们仍然不能自己差活自己, 使他们心里很要 恼,还在手握断笔作面的期间,就认真考虑,还要及时选择--种收入更多的工作。哈伯萨特已经使大约三十个这样的儿童 和少年的青春化成量期目的蓝天和草绿色的树木呈现在他的 画纸上了。那个不活填咳嗽的匀版画家用硝酸腐蚀画的黑色 的底稿,把它继闭出来,是他的顶歇中的魔鬼般的帮凶,那两 个寸步不离地站在组乱作响的轮子旁边的愁眉苦脸的印刷工 人,可以恰如其分地说是魔鬼手下受压迫的小鬼,这两个不知 疲倦的鬼卒没生煮了地干着从印刷机的油悬辊下而把须要涂 色的无穷无尽的画取出来的工作。现代工业产品所含的用数 猾手段消耗的查工生命越多、顾客们就觉得越有价值。越值 得购买。这种现代工业的本质哈伯济特看来是理解的。他的 生意也很兴隆,所以大家认为他是个只要原意跟他学,游館学 到一些东西的人

母亲受到某一方面的劝告, 受炮去和哈伯萨特谈一谈, 参 现一下他的工作, 因为这种工作至少给初学的人提供一个为 将来继续消进的立足之地, 尤其是加紧能够和他讲好, 不使用 我来课机, 而在付给他足够的最简的条件下, 尽他所知来故 级, 那被更好了。哈伯萨特听了我母亲的话以后, 表示乐意形 一个青年人培养成为真正的艺术家, 对于我母亲声调在软件 事上读花多少钱的决心,大加称赞,因为,在她看来,如今已经到了须要把她进行节约的成果页就给我的艺术前途的时候。于是,他们二人蛮打了一个合同,规定我在经留三个月交纳一次学费的条件下,在修道院的食量画室修业一早晨到那座古老的修道院去了,还保照我的新研的场变火,把自己过去所有的五花八门的习作统统带去给他看。他先把我这些符奇怪怪的作品看了一遍。然后表示对于我的热阻的成功,被看好看心的在周围的人员介绍我,他说我是个真正努力的人人们在没有进入艺术的股爱以前就一定得已经是这样的人才行。接着,他又冲言,对于向一个弟子传授正规的绘画技法感到菲常高兴,并且郑重其事地表示对于我的熟奋和恒心怀有原常。

给风景画涂颜色的人们当中的一个,不得不在另一个人旁边坐下,把他的靠近窗子的位置让给我。当我站在空桌子前,等着看下一步包样散法时,只见给伯萨特从他那些纸夹子口。 一個石印向水彩画作品中的一个简单的主题。他让我先专心致志地细心描摹这张画。但是,还这等我坐下,师傅又叫我去拿纸和铅笔来,我没有想到带纸和铅笔,因为我对于怎样开始。因为我为边没带彼,我不得不先进河边的路回到家里,然后为到商店里去买又新又好的纸和铅笔,等我回到画室时,离开正午就只我,不要个小时了。在我开始学画时,进一张纸、一枚铅笔都不给我,便要我回来声,次传

母亲要核,最后,等到大家快要下班去吃饭的时候,他才开始教 我画,这一切都使我感觉太平淡无味、太小气了,和我模模糊 糊想象的画室里的工作情况完全相反,我的心为此感到苦闷。

不过,当他给我提出的种种平凡的任务使得我比当初所 想象的证要忙时,这种印象很快就淡下来了。哈伯萨特首先 注意的是,我画的每一菜都要和原画中的尺寸完全一样,整个 画面既不比原画大,好得就此机会实现他的精确和谜严的 精神,说明艺术的困难,沾沾白宫地让我感觉到,学画时进步 并不象的所维象的那样性。

 有人听得过于热心, 忘掉了工作, 他就停住不讲了, 并且在相 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着明智的沉默态度。

过了一些时候之后,我得到了自己去取画帖和翻阅师傅 的蓝画的权利。这一批藏画是一大雄偶然搜集在一起的东西。 包括一些平平常常的旧铜版画,一些零星的、随时积累起来 的、毫无价值的、和废纸一样的画,一些有相当的技法的、但毫 无自然的真实性的表描,以及其他乌七八糟的东西。这里想太 没有一张画家亲手写生而出的喜描、没有一件由于自身的价 值而被收藏的、看得出是渗透着户外的空气和目光的作品;因 为师傅是在画室里学到他的艺术和那老一套技法的, 他到户 外头写生,只是为了尽可能快跑把受人欢迎的,画出来可以畅 销的风景描下来。我师傅的真才实学就是一套熟练的、尽管 是错误的技法,他的教学就完全着重议一点。 起初有一段时间我倚赖他,因为我不大懂得透彻的、一针 见血的讲解和含糊的、拖泥带水的讲解之间的区别,而更注意 形式和特征;但是通过不断的用笔作画,我终于知道了其中的 秘密,从此我就按照一种固定的弄虚作假的办法,一张又一张 地如法制造出大量的具白间。这时我已经只注意作品的数量 了,看到纸夹子膨胀起来,心里就感到高兴;洗泽画帖时,连最 有效果的、最惹人注目的题材,简直都不再博得我的爱好了。 第一年冬季还没有完全过去,我就把我师傅收藏的回蜗几平 全都临摹过了,而且监察的水平也差不多混佈本人所能决到 的一样;原来, 我一旦流得了怎样把画临墓得又细致、又干 净的跨门和方法,不久就是高到师傅本人已经达到的拉法舞

练而匠气十足的绘画的程度, 我在理解绘画的真正性质方面

越是完全茨后,我在那一方面的进步就越快。所以,前半年过。 去以后,哈伯萨特心里就有几分为难,不晓得该拿什么东西给 我临摹, 他先自己打算, 从不肯把他的证法全部传授公我, 厦 来, 他就只留了如何使用水彩浴科这一手, 而这一年, 动心所 理解的面言、由决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油酒、因为修道院会费 福室里科太不知道什么是好些深思和一丝不苟的精油, 际边 那里所谓才能都只不过是一种轻易获得的空虚的外表而已。 但我自己想出了一个办法, 声明想用墨笔临摹他所收藏的一 小批大张的铜吸圈。这一批面包括六张穆振克罗德·路兰® 的画复制的精美的征版画,两张积据萨尔瓦多·罗萨②的画 着山岩和强盗的大型风景画复制的银版画。还有几张根据每 易斯並介®和艾弗尔丁思®的画复制的铜版画。这些东西我 都运用我的流利大胆的笔法依次临摹下来。专罗德和罗萨那 几张画临摹得不太坏、因为除了复制的铜版画本身带有几分 因势的成分外,原画也多半是从象征的粗犷的形式画出来的; 相反原,荷兰闽家的精美而又自然的作品,在我的笔下,都是 到严重的歪曲,而并没有人看出以种驱讨。

但是, 我通过这种工作心里却奠定了更高尚的艺术观点 的基础。得现在我眼前的, 经过深起产生出来种种的美的形 式, 在我进行其他的活动时起着有益的统循作用, 永不让为望 姜灯的东班的影像在邓达中总个海头。但是, 另一方面, 这种

① 克罗德・格兰(Claude Lorrain, 1900--1682), 独国风景画家。

夢尔瓦多・罗片(Salvater Ross, 1315-1673)、今日利荷でき、

総各・凡・会号:「歳不(Jacob van Ruisdael, 1628-1682) 初兰风景國家。
 阿莱尔特・北・艾海尔丁思(Allacr: van Everdingen, 1621-1675)。
 福兰崎家。

好处又立刻带着了不利的一面,急欲进行创作的老毛数又发 作了,古典绘画作品的纯朴伟大引诱我,自己在家里面记读→ 类的风景画来, 不久就利用在师傅那里的正式工作时间继续 这项工作,运用学到的熟练技巧把自己起的稿子加工成为尺 寸相当大的画。哈伯萨特先生并不阻止我这样做,反而愿意 我议样做,因为这样他就省得再费心思去找合适的 阃 帖 了。 他用一大套有关构图、历史风景以及诸如此类的冠冕章阜的 话, 添枝加叶地给我在画中表现出来的奇怪的不成熟的思想 作出了解释,这一切给他的画室带来了一种学术空气,结果, 我不久就被人看应神童,大家还把将来有希望到意大利去游 行、游览罗马、画大型油画和漫画议些乐事都当而描写给我。 对于这些事我都得意杨扬地听着。但是我并没有因为这些喜 自高自大起来,仍然和我的年青的伙伴们和睦相处,共同福恶 作剧。这些伙伴同时又是主如的下人,当他们把一堆木柴给 她运到家里去的时候,我常常帮助他们去运,乐得借此能打破 老坐在椅子上不动的习惯。这位主妇是个口供伶俐、喜欢鱼 吵的太太, 她还根儿就常常带着孩子和女佣人冲进修道院食 堂,把家务福和家庭内幕都抖楼出来,使这里变成火热斗争的 舞台,常常把全体人员都卷进去。接着,她丈夫就率领一帮忠 于他的人和她对抗,这位太太站在自己的党羽前面大吵大闹, 不把所有反对她的人都驳倒,决不离开。有时夫妇俩也站在 一起,和家里其余的人处丁斗争状态,彻版画家或者石版画家 也常常以附庸的面目小现, 掀起一种威慑运动, 结果, 涂颜角 的人们的统一战线的奴隶起义被武力镇压下去。我自己不只 一次陷入危险流地,因为我觉得这些激烈斗争的场面很有趣,

我又太不小心,竟把这种看法表示出来,例如,有一回,我用戏 顯形式拳拟了这样一个场面,并且和年青的国家们一起在修 遊院的半破败的回廊里演出了这个场面。虽然这个时期我员 于感受外来验响,在乡下过那些美纤的日子时,我心里又已经 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憧憬,未来愿意这文键消离的生活,但我投 有志同道台的朋友可以来往,只好参加修道院食堂匾室的租 器的活动,忠实,蹈跃地跟大家一起干方百计地胡闹,因为我 需要和人来往和交谈, 世不懂得保持明智的沉默态度和半心 半夜地愈加什么状态。

我觉得,和群襄一起乱叫,并没有使我受到毒膏,这是由于安娜这颗吉星高照的缘故,我一回到我母亲家里或者又独自走在僻静的路上,这颗星就在我的心灵中出现。我把一天工作完了后的一切需要都和她联系起来,她是宁静的光,天天晚上大阳没后,经常压我的波黑暗笼罩的心灵、同时,在已经照次的胸中,我还经常看到我们的良友亲爱的上帝,大约在这个时刻,他也更加明显地开始对我行使他的永恒的权利了。

在四处技书来读的时候,我得到了让·保罗®的一部长 篇小说。在这部小说里,我觉得自己希起的、寻求的、或者怀 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機模糊糊地感觉到的那一切,忽然都仿佛 象我迎面简来,使我心里得到安慰和满足。这种庄严的景象 使我惊愕,我觉得这就是真理与正义! 晚霞中和虹霓中,百合 花丛中和繁星当中, 雷声隆隆, 电光闪闪的暴风隔中, 天地间

The second secon

① 证·保罗·弗里德里希·李希特尔(1763--1825)。德國小说家、他的作品对凱蘭股布影响。

一切放光的烟火中, 核省这微光万道, 没有边缘的宇宙天衣的 无限的造物主都无所不在, 他是伟大的, 但又充满了爱, 他是 神杀的, 但又是一位安徽笑和戏谑的声, 他的或力是可怕的, 却又弯着身子碱在几亩的胸中, 象起活节的小兔从花司海外 变破的, 从儿童的眼里向外短着; 这可是和款义问各书里的 咬文啸字的保护祥完全不同的一位造物主和保护声响。

这类的事物从前我曾梦见过一些。耳朵也曾听见过,如今 我在冬天漫长的夜里阅读了这位先知的著作大约有三十六卷 之层,觉得醒光出现在自己眼前。等到春天来了, 在变得短 了,我又重新读起来,一直读到明媚的清晨,从而养成了白天 在床上久卧不起、脸枕着爱读的书实然酣睡的习惯。等到我 睡醒了觉,最后还是去工作时,就被一种梦一般的为所欲为和 无拘无束的精神文配着,这种精神比从前那种反抗精神还要 危险。

第六回

毒 麦〇

我急切盼望的春天到来以后,最初的几个暖和天儿我就 到野外去了, 凭着新学到的熟练技巧, 而对着自然本身进行写

② 專丟及於淨田間的存棄的野菜,和良苗混在一起,这里附件标题,來比 喻或表子利效啥伯部特和亨利的消友对亨凡的赎棄行力。

年,来代替临嘉而站。後前院倉章画室的人员都以尊敬而又 暗自嫉妒的目光注视着我做繁复的准备工作;因为,画室的一 个成员这样大规模地带行这种准备工作,这还是第一次,"照 自然"写生花今为止…自是个奇异的神话。我自己这方面,走 到圆形的, 立体的、被阳光照射的自然界物体前而时, 不再体 着去年夏天那种恬不知耻的、但是善意的自信心,而是怀着一 种危险得多的,沾沾自喜的褊狭气量。因为,凡是我不明白的 或者觉得太困难的东西,我就自己欺骗自己,把它打乱,运用 我那不祥的熟练笔法把它梳盖起来,我并没有虚心用铅笔画 起。却立即带着我习惯使用的水彩画碟、玻璃杯和画笔出门。 力图把整张画纸的四个角落都画得满满的。我或者采取湖和 高山互相映衬的全景作题材,或者顺着林中的山溪走去,在那 里发现许多优美的小瀑布,可以入间,纳入四条线构成的框子 里、非常美观。湛水落下来、泡沫飞溅和急速奔流时的华气勃 勃而又柔和的动态, 瀑水的清澈和水光干变万化的反映, 都使 我感到赏心悦目,但我的艺术手段不足以再现瀑水流动的气 势,却把它局段在我的熟练技巧的刻板的公式中,结果水的生 气和光辉昂丧失了, 假若我的艺术良心没有迷糊的话, 我本来 能够比较容易地把溪水里各种各样的、混乱错杂的石头和岩 石碎片娴出来。尽管我眼睛看出而且心里也感觉到远景中看 到的石头线条微妙,形象比实际的体积小,但我都忽略过去,没 有仔细研究石头的种种耐人寻味的形态,就潦草蘸画出来,并 且以关键并不在物体的这个面或者那个面如何,自然界偶然 也很可能象我所表现的那个样子为理由,来原谅自己,在我 这样做的时刻,艺术良心诚然常常起来警告我,但是我的整个,

THE RESIDENCE OF PERSONS ASSESSED.

工作方式使这种良心的责备不能发生效力,每逢我把根侧截 造的作品 泰特斯德香时,他都投有眼力看得出其中缺乏真实 性,而这一点,恰恰从胡灏的级条上是可以看出来的,他始终 从自己的查由画述出处。李幽斯设的在息

除了画法努力求画得干净利蒸议一直则外, 他认为, 他不 只有一个一贯的想法适于传授给我、即爱好奇异的和病态的 东西,把这种东西和具有画意的东西湿为一谈。他最顺我去 寻找中空的、破裂的柳树的残株、风雨侵蚀坏了的树木和幽思 般的奇岩怪石这类呈现出种种腐朽衰败的色彩的东西、称赞 这些东西县有越味的绘图题材、汉话刺激了我的幻想。使我 觉得正中下怀,我就热心地寻找起这类东西来了。 但是大自 然提供给我的畸形的东西并不多,它恰恰和我的原语相反,准 溢着更多的健康气象。我偶尔遇到的议类倒霉的植物、在我 这双受刺激过度的眼睛看来,不久就觉得太平淡无奇了,正如 一个酒徒要喝越来越强烈的烧酒才能得到满足一样。结果、 山林里欣欣向荣的树木,一个个都开始使我觉得无足轻雷,我 从早到晚车营市野林中转来转去。进山越来越深,走入丁从 来没有到过的角落和峻谷;一发现相当偏僻的、神秘的地方。 就在那儿坐下来,为了能带一件作品回家,匆匆抽画出一张自 己构思出来的素描。在这张画里、我把自己能够幻想出来的 极其稀奇古怪的形象都堆积在一起、把自己过去观察到的大 自然的种种特点和自己已经学到的熟练技巧结合起来,从而 产生了一些作品,我把这些作品拿给哈伯萨特先生看,就说画 的都是自然界存在的东西,他也看不出是我作伪。哈伯萨特 对于我发现这些东西表示祝贺, 觉得他说我既热心而又有才

能的活加各得到了证实、因为我派讨议些作品证明自己对于 套右面音的套面右缝锁的, 溶明的眼光, 发现了成手上方的人 从前面走过去而没有注意的东西。这种兼奇的临人的还在我 心里引起了一种维续干这种勾当、事正蓄意欺骗这位好人的 恶劣兴趣。我坐在森林里某一个闷暗的地方,那构出越来越 费度, 越来越异想天开的怪石怪树, 想到而何一定会认为这些 东西是真的、而且在附近这一带读有、我心里预先前或到底 兴。但是可以给我开脱几分过错的是。我看见一些归的情畅 團,例如斯万菲尔特①的铜版團,把极端奇形怪状的东西响成 值得赞美的杰作,我自己坚信,这是因为克罗德,洛兰的高贵 健康的形式, 在我的变幻不定, 见异思迁的青年人的心中, 巴 经消失了。冬天晚上、孩童综合党而宫围曾进行过--占人统 画的练习,我临摹许多直缀风景的,穿著衣服的人物的词版画 时,在画这类人物方面,受到过一些肤浅的训练。现在我就给 我的奇异的风景习作想出了更要奇异得多的人物,画出一些 衣服褴褛的汉子,拿到修道院食堂画室去,想逗得大家哄堂大 等。该些人物是一些无用的,古怪的人物,和奇异的背景结合 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只在我的头脑中存在的世界,最后确实也 使我的上级起了疑心。然而他 并没 有对此事发表多少意见, 任凭我走自己的路,因为,一方面他没有活泼的心灵,不能识破 我玩的鬼把戏,把我抓住,另一方面他自己的见识也不忘明。 一切教育必须具备下列汶飙种品质,一是要未消失的 灌动的 朝气,有这种朝气,才能了解青年,深入体会青年的心理;二是

⁽L. 55年要、凡、斯万菲尔特(约 1800-1655), 荷兰圃家和蚀刻家。

在任何场合都自信自己人格高尚。缺少其中的 · 种品质, 肃 常可以勉强用另外那一种来代替, 值如果二者都缺少的诺, 肃 年在教师于里就是贝龙紧闭的蛤蜊, 只有打碎才能把它弄开。 这两种品质却只来自同一的, 最深的根源, 即思想意识上绝对 诚空, 做诺和士公干息,

光阴荏苒,转瞬已是盛夏时节,我被内心对于第二故乡, 即对于那角瓣的乡村的乡思所驱使,带着自己的东西出发到 那里会。母亲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深层简识,好断不好动, 尽管再三亲切地劝她把房子锁起来,去重游她少年时代去过 的地方,她这次还是没去。我还能身带着离开那里以后迄今 为止的率窗的绘画成果,医为最打容偏近一鸣惊人。

那一大堆色彩降前的画在我写父家里当然引起了几分惊奇,一般说来,人们是以相当尊敬的目光智这种东西的,但我 舅父细看了这些被说成是写庄画的作品以后(原来,我作为阅 着豪森^①一流的人物,自己简直都相信这些是写生画,主要因 为这些作品的确是在野外画成的),他而带着怀疑的表情摇了 经对。他可怪我到底把眼睛放在什么地方了,尽管全然发 有艺术鉴赏方面的知识,免着他作为农民和通境林业者的观 实主义的联光,他很快地,很容易地看出了画里的毛病。

"这些树木,"他说,"彼此都相象,但邻不象真树;这些岩石这样重叠着,立刻就得塌下来;这里这个瀑布的水量说明它是一个较大的瀑布,但它却颇污在小小的溪石上,仿佛一团 吳土在小木片上週越治走似的,这里须要圈一个巨大的悬崖

② 网络豪森男爵(Frenherr von Münchhausen, 1720—1797). 常門人, 海过一些片谜不经的海记和故事。

才行。此外,我还真奇怪,在城市附近到底哪几会看到这样的 瀑布: 块次,我还想知道,这种行柳村的残株有什么值得画 的,因为我觉得倒是一棵欣欣向荣的栎树或者山毛榉更有意 埃些"练签。

妇女们则对于我画流浪人、补锡压和丑陋的面孔很不高 兴,奇怪我在田地里为什么经常回这类丑八怪,不调过路的票 完多下姑娘或者体面的农夫。舅父的儿子们需笑我画的奇怪 的山洞,不三不四的桥梁、象人验似的岩石和皮育不全的树 木,给这些荒肩的东西都起了似乎是嘲笑我的冷僧可笑的名 字。我源面羞情绝站在那儿,觉得自己是想入非非的人,自己一 等来的矫揉造作的病态的绘画,遇到这个家庭里的绝朴健康 的人们和乡村的空气,就无独自客了。

我来到后的第一天,舅父为了把我重新引到现实的道路上去。给我提出了任务,要我帮痛仔细地画出他的田地。房子、 花园和树木、周皮一侧忠实的图画。 他让我注意一切特征、关 注意他心量来画得特别突出的那些特征。虽然他的暗示与 其读符合一位艺术行家的变水,不如说符合一个特明强干的 地主的要求,但我还是不得不再把那些苏南细客一遍,研究它 们表面上是现的一切特征。全院本身最简单不过的部分,甚至 屋顶上的宽片,现在都使我觉得回起来比我压根几想象的更 费力,使得我连周围的树木也同样更加认真地画下来。我重 新体先到什么是新正工作和真正努力,从而阿成了一件作品, 该件作品构图简单,由于这一点水身,它就让最近那些大除饮 赌的作品更使我混意得多,同时,我通过刺苦努力也理解了艺术上所谓朴素而真实的意义。

与此届时,我又看到了去年我离开世界时的那一切事物。 心里非常高兴,我观察婚议里发生的一切变化,悄悄地等待着 重新见到安娜或者至少第一次听见人家极她的名字的时机到 米。但是几天过去了,人们一点都没有提到她,这种情况特殊 减久,我就越没有恐气打断炒的高息。人们似乎完全点掉她 了,仿佛她根本不存在似的,使我伤心的是,看来谁一点都没 有规象单、我会有什么权利或考需要听人们谈论她。我当然

晚上到小半限, 或者走讲幽溪的河谷, 仍每次我都由于真么其 妙雅密伯遇到她而突然折回,我走到慈丽里,站在加会已经 在地下长眠一年的祖母的烙前,但是其沉默着,毫无思念安娜 的声音,是毫不想知道她的消息,花没有低声叫她的名字,由 和谷关于她都寂然无声,只有我的心态呼驰的名字,把它传到 忘恩负义的寂静中。 终于有人问起我,为什么不领小学奶师家主,后来我才佩 然听到,原来,安娜半年前就离开这里了,人们料想我是知道 这个事实的。她父亲经常憧憬着灵魂的传养和高贵, 老虎到 自己死后、女儿过于文彩、不能做农家妇女、无依无墓地留在相 野的乡村环境中,所以突然决定把安娜谈到瑞士决语区的一 个学校里、让她在那里获得更良好的知识和精神上的命令自 主,她哭着表示反对,但他只想实现自己的愿望,并没有因为 她落泪而心软下来。他伴送着不恶离家的女儿到远方的、门 第高贵和宗教信仰深厚的教育家的家里、她在那里至少还得 再待整整一年。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好象晴天霹雳一般。 我现在天天去她父亲家里, 他到什么地方去, 我都隐然

他, 听他谈他女儿的情况; 我常常生他。; 待好几天, 住左她住

过的那个小房间里,但我在这个房间里几乎不敢走动,怀着如 同对神明的敬畏之心,观看其中的不多的朴素的陈设,这房间 很窄小,夕阳和月光经常照亮整个房间,不留下一点唇暗的地 方,在夕阳光中,这房间就像一个金红色的珍宝着,在月光下, 它就象一个银色的珍宝箔,我不免在想象中把其中原来保藏 着的珍宝放在归面。

我每逢使步各处去找绘画题材时,都特别到我和安娜一起停窗过的地方去找,所以,我早已把我和她一起在对岸休息时看无那些齿异的人影的那座能水的悬提画下来了,现在我信不自禁地在这小房间的雪白的墙上画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四方形,然后尽我所能把这幅分数能不靠图画在四方形里面。这是要悄悄儿地表示我对她的敬意,并且以后向她证明,我是怎样经常怎么看她。

由于我经常想念她,她本人又不在这里,所以我sh地里对 待她的3家的态度越来越大跟,越来越宗客。我开始给她写起 很长的请书来,起初了了就烧存了来,最后我 发大阴粑我对安娜的感情都写在一支清词极其热烈的公开信 思,信上端宁上她的全名,下面签上我的名字,然后把这对信 放在小河里,我天真地幻想它顺液而下,露流到世人面前,到 案因河里和大海里去。我在是否实行这个计划的问题上有过 很久的斗争,可是最后还是失败了,因为这对我来说是解除思 想到担的行动,也是我内心秘密的自自,当然我也构刻到,对应 不会有人发现这对情。我看着它决定不追地随着一个废 渡又 一个被浪地溜去,有时被下垂的被火将住,接着人被花枝桂件 好久,经过长时间深足条款才挣脱升;实后,它实然一种,轻快 地觀走了,我的眼睛再也望不见它了、不过,这對信中途一定 又在什么地方耽搁下來,因为它夜里才漂到一个在异教徒石 宏所在的悬崖下面洗澡的妇女胸前,这个妇女不是别人,正是 尤薄韓,雖得記了汝替信,法了以后,把今保存起来。

这是我后来才听到的,因为我这次在村里逗留期间,始终 没到她家去过,并且往意避免走那条通到她家去的路。我因 为长了一岁,回忆起从前和她之间的那种亲密关系觉得很难 为情,并且对这位随往豪迈的女性产生了一种带有几分抗拒 的畏怯情绪,有一次表看见她人门前走过,我赶忙藏起来,没 有和她打招呼,但我每逢运远地望见她在侧里和麦田里漫步 时,我都坏醉,但我每逢运递地的身影。

第七回

毒 麦(续)

我这次返回城市较早,心里怀着一种深刻的憧憬,这种憧憬现在已经发展到完洁的程度,包含着我现在所缺少的,但又觉得在世界上必定存在的一切。

我师傅贬在把我引向他的绘画艺术的最后几个阶段,把 他如何使用水彩颜料的方法传授给我,严厉故导我使用水彩 颜料要干净敏捷。但是这里也读不上自然的问题,所以不久 我就学会画大效泉简室所要求的那样的彩色画,还没等到合

同中规定的第二学年终了,我就觉得并没有能够学到真正的 本领,而画室里再也没有很多的东西可学了。我在古老的像 道院里感到无聊,连续几个星期待在家里不去了,为的是在这 里读书或者开始画一些不让师傅看见的作品。他来访问我母 亲, 抱怨我学习不专心、称赞我的进步、建议让我现在和他 转变为另一种关系,让我在他的画家里勘查准时地为他工作。 但有报酬。他说,这是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在暂时继 继进修的过程中,一方面能使自己习惯于细心工作,同时又能 积蓄一些钱, 出失见一见世面, 现在去肯定还太早, 他斬宣, 在有名的艺术家当中, 那些通过多军比较平凡的工作终于登 上艺术高峰的人,并不是名画家当中最不济的人,这种艰苦平 凡的功夫、往往比高级的、专门的艺术家的教育、野能给坚忍 和自立的精神尊定深厚的基础。他说、他知道一些富人家的 有才华的儿子之所以一事无成,只是由于他们从未被迫自助, 赶快谋生,自己一味地养尊处优,妄自尊大,缺乏不屈不挠的 精神的缘故。

这些活虽然可能是怀着自私自利的目的说的,所起来却 报有道理,但并没有在我心里引起共鸣。一想到超工和小工 业,我就感到厌恶,只想走直路来达到目的,我觉得,缘道院 会遭國弦对我来说日益成为一种碎码和束缚。我渴望,在 已家里布置一个安静的画室,尽可能自己帮助自己举回。还 没有等到我的学习时期终了,我就在一天早晨去恰伯萨特先 生家阿他告别,还向由亲说明,今后我要在家里工作,她如 果 现我去挣毅的话,那我没有恰住萨特也能办到,在他那儿我 觉得到也没有什么可学的了。 我怀着喜悦的心信和满腔的希集.把我家被离的一层楼。 即那侧阁模,布置成了自己的房间,从这间阁楼向城市的北部 复去,塑得很远,诗层初开的太阳和资管的残照都能从阁楼的 窗子射进来。在这里创造自己的世界,对我来说,是一件既重 要而又通意的工作,表责了几天的功夫布置房间。我把窗始不 的圈形的玻璃擦得干干净净,在外面窗台上的宽阔的窗槛花 箱里载上花,布置成一个小型的花园,粉洞台雪白的墙。一部 分上几锅面和一些具有某种奇异的表动作用的图画,一部 分用不紧随上看奇古怪的假面具,或者写上我心爱的语的 使我惊叹的感染力强的诗句。我把家里最古老、最大方的家 具,提在这间两场里,只要是样子拿上的东西,我都搬到这里 具,摆在这间两场里,只要是样子拿上的东西,我都搬到这里 来,高高地常地在已经变成场色的家具上面。各种各样的东 组和越多,加深了富有应意的印象;同楼证中却摆上了我早 就想要的脚架。

现在我完全是自行其是、完全独立自由,不受一点别人的 影响,既没有间帖,又没有潜规或律。我跟一些和我意气相投 或者索部无同的背体结交,整微者可能们球往,最喜欢的是我 旧目的同学,他们当时还在继续上学,每逢来到我隐匿的地方 每平海。我利用这种机会,再努力吸收一蜗半爪的知识,现在 才更深切地感觉到自己失学的痛苦,常常怀某些惊的情绪,隔 持已经镇上的续榻栏门,向高级游板的青年教育的物程多彩 的花园里凝望。不过,我派过我的朋友们还是知道了不少的 的花园里被望。不过,我派过我的朋友们还是知道了不少的 前我去。但已至年来们的知识,和自己在专世临龄的生活中穿 想的产物融合起来,对于自己拥存这样一种滑稽可笑的, 提其 天實光邪的学问而得意扬扬,这种学问奇异地丰富充实了我 的各种活动。我在寂静的市晨,或者深更半夜里写出了一些海 明天空电大发议论的文章,热增洋溢的槽给文章和感叹支章, 尤其很意而,是写出了一些贵水的路音,我把这些格音。 记本里,用一些冯田和崇拜形故的声级者。这样一来,我这个 小房间容起来就象灶上炮制着长生不老的炒药的炼金家的实 野鱼的一个角落。 优美的和健康的东西, 丑陋的和奇异的东 面, 节制和放纵的因素,却一起沸腾冒池,闪现着希望的光辉, 彼此时合阳宽。

我的生活表面上看来虽然很安静,但是出现了一些使我 忧心忡忡的或者使我热情洋溢的青年时代的愁云。

我大约就在这时候结交了一个热情的、活泼的朋友,他比我的所有其他的相识更和我意气相投,常常和我一起画画儿,共同抒发对文艺的热爱。因为他还在学校读书,就从那里把丰富的材料带到我的房间里来。同时,他又是点爱生活的,也常和拔荡不羁的人一起到饭馆里去转悠,然后把那里的豪华推场和大龙大喝的情景讲给我师。因为母亲在这方面只给我极少的钱,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在这种事情上花费一点钱,我大都是愁醒苦脸地蹲在京里。所以,我目送莉这位高高兴兴地因处游荡的朋友,就如何心心一声。一样,我梦想在光辉的未来享受自由,打资将来变成一位给海客增加光的朋友故恶不解,力图进一步把他拘束,常常指摘我的朋友故恶不解,力图进一步把他拘束,在我的安静的住所里。这样我们中间就闹过不少次意见,最后,我心里很高兴他消运

方去了, 该给我们被此之间提供 了热 烈通信的可喜的机会。 现在我们把我们二人之间的关系提高到一种不致于因为耳襞 斷廢而受到妨害的理想的友谊,我们在经常往还的书信中,把 青年的热情激发的雄辩之才完全显示出来。我怀着颇为自满 的心情、努力把我的信写得尽可能差些和热情些、经过相当 的练习,才使我的不成熟的哲学思想具有了一定的形式和连 贯性。给书信的一部分 被 上 狂 租 的 外衣,并用我所襟信的 让,保罗式的幽默加以藻饰,前比较容易做到了,但是,不管 我怎样热情洋溢,竭尽全力去写,我的朋友每次的回信都比我 这些信思想更成熟、更谨严,更表现出宣正的才气, 这种才与 使我信中感情露骨的、激动的流露显得更为突出,我为此咸到 很难为情。我钦佩我的朋友,为他而成到自豪,同时加倍努 力,以他的书信为样板来提高自己,写出和他水平相当的,可 以和他媲美的书信来。可是,我的水平越提高,他就越使我感 到望尘莫及,就象一个我努力去提、但提不住的光辉灿烂的幻 影似的。此外,他的思想还和永恒的大海一样,颜色变化多 端,具有吸引人的难以捉摸和石破天惊的特色,拥有丰富的源 泉, 这些源泉似乎从地下、从高山、从天空同时涌出似的, 我 惊奇地凝望着远方的伙伴,如同凝望着一位神秘的伟大人物 一样,他一天天的惊入的成长,预示着他要取得更伟大的成 就,促使我怀着恐惧不安的心情准备和他并肩投入生活,并且 尽可能和他并驾齐驱。

后来,有一天我偶然得到齐默曼①的《论孤独》一书,这部 ② 约翰·乔治·济默曼(Johana Georg Zimmermana,1728—1795),瑞士医生和疗疗家,这里引用的是他的《论孤独》一书的第十章"孤独对于精神的益处"中的语。 书农已经听见说过多次,所以现在就加倍情急地阅读起来,读到其中的一章,开头这样说,"啊,青年人哪:我庭把你关在你的书房里,"接着演下去,就觉得每句话都更加熟悉,最后发现,我这位朋友最初的几封信当中,有一封是逐字逐和处 这里抄来的。过了不久,我又在从旧书店里买到的外途即分 "关于素搞的战见》中发现了另一封信的原文,从而投到了那使我大为激动的犀利、明快的文笔的来源。正如人应发在而来发生的事件和偶然事件忽然大量地走续出现一样介。现在一种常况跟着一种情况迅速被我发现,揭穿了一个奇异的、故筹玄虚的骗局。我发现他的信用有电地方抄袭中心和关于被争。我也有些地方抄表诉禁思。和希普尔。也有些地方抄袭莱等。,还有些地方是把拜伦电和海湿©的一些光辉的清篇效写成了书信体教的散文,甚至还发现,其中一些我没有理解的。而使我对我的朋友充满了敬意的话,都是一些高深的哲学家的名言。

原采,我是在无能为力地同这样的一些名人较量来着;我 象被雷电击中了似的,在想象中看见我的朋友在嘲笑我,对于

and the segment of

① 欽德罗(Diderot,1713—1784), 法国启蒙思想家和 作家,《百科全书》的舒祉者和组织者。这里所讲的是他的《论绘画》中的第一部分"我关于崇描的一些奇异的思想"。

② 卢枝 (Roussesu. 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和作家、生于瑞士日内 互

營的斯·斯泰恩(Lawrence Sterne, 1713—1768),英國感伤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

⁽⁶⁾ 莱辛(Lessing,1729--1781),德国及問理论家,美学理论家和作家。 (9) 拜伦(Byron,1788--1821),英国诗人。

② 海涅(Heine,1794-1858),德国诗人。

他这种做法,我只能用我自己是个无价值的人来说明。但我 适些短得受了很大的侮辱,我沉默了一些时候之后,就写了一 对人身攻击的信。起避过这对信来摆脱他强加在我头上的精 够说治,与其说是要和他绝交,好宁说是要引导他回到忠诚老 实的逛路上去。但我由于自身心受到了伤害而选用了一些激 烈尖刻的词句,我的对方并没有想拿我开心,只是想不费什么 力號能和我付出的心血抗衛,正如正來在比较重之的问题上, 虽然他完全有进行真实努力的种种才能,因而也有自信心,但 级境,和恼坠我对他的反抗,而以更试整的,表完已到更大的 每等的口气来回答我。我们中间便抓起了一场巨大的怎可 实的成果。我们能不留情地互相责伤,我们正去想亲密,现在 获利能不同情的活宣布他交,每人都盲目地拼命努力, 根格先把对方从自己的记忆中诺除出去!

然而,使我痛心的,不仅是他的尖刻的话,而且还有我自己的尖刻的话,我难过了好几天,同时还对这位已经绝交的朋友惩到又歇、又爱、义恨。现在我在年龄较大的时候第二次体验到绝交的别者,因为这次的友谊关系比上次的高商,所以痛育更大。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只是我用那些骗人的所谓写生面思弄我的师傅哈伯萨特那场恶作剧的很应。

第八回

又是一年春天

去天女了,立全花和整罗兰都被长得茂成的草流上了,没 有人注意到它们的小小的果实。银莲花和蓝色星形的长春花 在树林入口处小桦树的光亮的树干周围却遍地开放。阴森的 日光照耀着林中的隙池;因为这里依然是明亮宽广的,好象一 位学者的家里一样、他的要人在他旅行回来以前毕业里政格 得整整齐齐, 打扫得于于净净, 化间来以后, 不久就又要得象 旧旨那样乱七八糟的。嫩绿的簇叶湿透瓶、有分寸地各自占 据自己的位置, 简直使人想象不到, 其中蕴藏着多么丰富的成 长潜力。小树枝上的小叶子寥寥可数,长得对称美观,但精微 有点呆板。仿佛是经设计妇女头饰的女设计师之手安排讨似 的,叶子上的锯齿儿和皱纹儿还非常精细明显,仿佛是用纸剪 成然后压过似的,叶柄和嫩枝象涂了漆似的微微发红,一切都 被上了盛装艳服。欢乐的风吹淬,天空中明亮的云朵现着被 纹,田埂上的草、羊羔背上的羊毛呈现着边纹,到处都使人感 到春薰崩动: 在春风中行走的少女们的脖子上被散着的头发 星现着波纹,我的心也波动着。我到处翻山越岭,一到寂静 的、风景幽美的地方,就吹起我一年前买的大笛子来,一连吹 几个小时。我从非议卖给我笛子的、有畜乐才能的邻居学会了 入門的技法以后, 贫重也没有清人来教的可能了, 旧日在学校 目练习得来的那些, 如今早已忘得如同石沉大海, 伯由于我 确实吹得次数讨多,所以培养出了一种天然的熟练转巧,议种 技巧专爱运用极其奇妙的解丧。 谢秦知此意。凡是我能用口 前欧的和能凭记忆唱的歌曲,我也能用笛子吹出来,但只能用 较硬的音调来欧、比较柔和的音调我当然听见过,而且也能吃 出来,可是就得慢慢地、更加小心地吹,结果这些部分听起来 就非常悲怆,常常间断,并和其他的噪音交织在一起。在附近 相当距离以外听到我的笛声的精通音律的人。都认为我吹得 不错,当众称赞我,还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演奏。可是当我带 着我的单音栓的、褐色的笛子到场, 看见那些有无数银锥的鸟 木乐器,那些黑鸦鸦地布满音符的巨大的乐谱,感到狼狈和肉 心惭愧不安时,我的无能才暴露出来,邻居们都带着惊讶的表 **愷檔了檔头。如今我越发热心地使我的笛声响彻太空,听起** 来好象一只大鸟的嘹亮而单调的歌声。我躺在寂静的林边、 深深地体验到另一世纪的牧羊人的乐趣。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偶然听见人们提到安娜已经国勤 自己的家乡了。现在我已经两年没见过她,我们偶都在迎接 十六岁的生日。于是,我立刻推备下乡,到村里去往,某一个星 期六,我依着臣悦的心情动身,走在我心爱的道路上。我的嗓 青已经改变,我滥用倒仓后的嗓音,一而走,一面进明,歌 青在林中回荡,晡得我都被倦了。于是,我停止了歌唱,想到 自己的嗓音低,就张想起安娜的嗓音,并且为图想象她现在的 嗓音怎样。接着我又想到她的身材,医为我自己这时候长得 很快,所以我每逢想到我们城里的十六岁的姑娘们的身材时, 款不執打个小小的意味。在这同时、当初她在湖边或者很再 墓旁的单女孩、半少女的形象,她的被领、她的金黄的辫子和 很柔天真的眼睛经常得现在我眼前。这个形象把眼看就要支 配我的心灵的忐忑不安的简绪袪除了几分,结果、我放心大胆 继续练圈步前进,到了别父亲里以后,发现那里象旧日一样秩 序并终、连凝禁军语喧噪的方式与短

不过、确实完全依然加被的只是那些上了年岁的人1年青的人开玩笑和谈话时,指阐都有心皮变。吃过酸饭。他们的父亲和母亲走开以后,又有村出的几个男女青年来到,还想得谈几个小时;这时候,我爱蓉到,提在在开玩笑的读话中,恋爱事件更成了唯一的和突出的资料,但是我爱观,男青年们家爱家,新娘们似乎为图表示出意咨冰霜的,对男子轻蔑的和骄贵自满的神气,火力交叉的汇集和表古一方面吸引人,一方面又仿佛伤人的感情,从这种情况可以写情清落楚意,这里青年男女们的互相爱慕之情越来越接近焦点了。

起初我黑不作声, 力图在这些语多而意义少的神奠中辨 湖方向, 结娘们把我看成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中立者,似乎想争 取我做一一盆顺谱逆的小侍从。但我认为这场等级战是一场 赛正决定胜负的战斗, 齿而出人意料地给到我们男性这一边。 我觉得,这些美人们声言自己没有任何欲望, 并且骄傲地美化 自己,这种做法是危险的, 侮辱人的, 和我的感情格格不入。 但不幸的是, 没没有使用我的伙伴们那种实际些的, 遇和些的 卖器, 而幼稚地、毫无防士风度地使用了姑娘们自己的作战方 法来和她们对抗。我用来和少女们的骄傲自满相对抗的那种 傲慢的态度之所以更快廉使我陷入孤立的, 危险的道题, 是由 王均为此子宫轴自则为右斯多數形括模字的结轴3、而目极 其严肃法自由昭此行电 分立刻成为介集之的,被视为令人不 能容忍的刷动者;参加战斗的男性也抛弃了我,或者狡诈廉调 唆我,为了更巧妙地在生气的姑娘们跟前买好,为此致心里又 不痛決了,并且嫉妒起来,我每逢看到,在交战当中,双方更加 汤婆迪押心昭不言的日光投到对方身上。 绝子定题李越心甘 情感地让小伙子们更久地握自己的手时,我就非常气愤、最后, 大家分手各自走开,我作为一个公开宣称的厌恶女人的人上 楼的时候, 我那三位表姐妹各自举着自己房间里的灯, 在后面 追着嘲笑我,一直追到我的卧房门口。我在那儿转过身来,喊 着,"你们这些离瓷的姑娘, 金杏你们的在窗子里, 虽然你们 每个人腿看就要得到你们的人间住帽干,我还是担心,你们的 耐性象这灯油一样,连这个极短的期限都点不到;你们把你们 的灯吹灰,在黑暗中羞惭吧,这样你们就省下那点儿油啦,你 们议整密相思缩的丫斗:"

可巧有个每次端着一盆水选来; 姑娘们一面把手指头伸 到水里, 把水堆到我脸上,一面举着她们点着的灯在我的头发 和班子周围旅来增去, 银狠炮舒致。"我们用火和水"她们说, "来给你施洗, 使你成为水恒仲假女性的人! 但愿永远没有一 个女性希望看到这种情恨消失, 但愿爱的光辉对你来说已经 水远地天, 杀空您睡得很好, 唉声的先生, 希望您梦不见任何 一位姑娘,"说了这话, 她们或吹灭了我的蜡烛,"也也似的各自

G. "斯多瑪族占守·茶泊信神"详见察九图。

走开, 她们的灯光在里温湿的定院里消失了, 剩下我一个人思 **咕隆咚的站立在那儿,我摸索着走进卧房,搬在各种东西上,**囚 ○不乐的推图儿院下衣服,随手车一件,两一件油扔在油板上。 最后我摸着了床头,正想赶快钻进被干,不料两脚忽然伸进一 个该死的口袋里,我使劲乱磨起来,内脚受到阻碍无法伸开,不 得不蜷起来, 真别把极了。原来, 人们按照乡村习惯开玩笑的办 法,把亚麻布被子非常巧妙地卷起来,叠在一起了,我魚魚忙 忙地想方设法,力图整理好议床被子,但都不成功,只好把身 子缩作一团,以世界上最不舒服的、最可笑的姿势决睡。但我 虽然疲倦,可是总也睡不着。由于自己使自己陷入难谋的接触 而感到惋恨和养愧。由于不知道安妮对于这些问题会采取任 么态度而心里表忑不安,又睡在这张邪门儿的床上,这些情况 都使我只能偶尔台上眼瞌睡一小会儿、这时又有种种极其混 乱的梦境缠磨着我。山谷中夜晚声音嘈杂,一直都不安静,因 为是星期六的夜晚,礼拜天的前夕,朱嫣的小伙子们惯于在他 们前去幽会的路上一直转悠到天明, 其中有一部分人成難结 队驰歌唱着,欢呼着走讨议夜夏笼罩着的地区,声音时而远,时 而近得可以听见: 另一部分人则各自在住宅四周情值抽走来 定去,压低嗓音叫姑娘的名字,靠上梯子,向百叶窗上扔小石 头。我起来把窗子打开;五月间充满花香的空气迎风涌进窗内, 满天星斗脉脉合情师向下界闪烁着荧荧的高光,一只小温口 着腰停讨房子的一个鱼落,一个细长的人张带着长雄缘过星 一个角落,梯子靠在房上和我隔着三四个窗子的地方。他被排 地顺着梯子磁儿爬上去,低声喊大表姐的名字,接着窗子就轻。 轻地开了,特别开始一阵亲密的耳语,校庭国语又被一种动机

烈的接吻声毫无区别的声音所打断。"哃哼。"我心里想道, "这可是妙事啊!"我正在这样想时,又看见另一个人影从住在 我们下面一层楼的二条如的窗前把身子一晃, 跳到挨着楼的 一棵树的大枝子上,然后敏捷地消落到地上;这个人影还没有 走出五十步,就特命大声欢呼,回答远处的夜游者,山鸣谷起, 固再传得福元。

我心里怀着异样的感触,悄悄地关上窗子,力图在我的邪 门儿的亚麻布被子的迷宫中忘掉少女、爱情、五月天的夜晚和 烦恼。

早晨我回忆起夜间的种种怨历,却又不禁百恋交集。我首 先对我的表姐妹们和她们的情人们您到一种恶愤的情绪。他 们给我的印象,就仿佛人们在一个军门深锁的花园里进行着 种种共济会3 活动,而我却作为被嘲笑的人站在几外似的。

当我在走进宽大的起居室以前,迫切需要考虑下一步应 该采取什么态度时,我决定先智时完全保持沉默,这种决定, 在我看来,是非常高贵和宽宏六量的,所以我为此自鸣得 意,我走进起居室时,寻思姑娘们一定会立即看出我的宽宏 大量来。然而,我并没有引起丝套的注意,却看到靠近其中的 一个窗子站着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我的三位表姐妹围绕着 媳。她的面容的特点和已经改变组依然和从前一样可爱的声 6. 使我立刻认出她是安娜。她风度烟霜高贵,我也见到她, 不禁停住了脚步,果果她站着,茫然不知所措。她安详娴静站 既覺着戶外的景色,表姐妹们带着妩媚的表情,和她亲密也低

① "共济会"(Freimaurerei)是十八世纪初年出现的、以互济、友爱为目的的一种秘密结社。

密办漆、前象妇女们涌常在能给她们的小院子锦上添花的客 人来访时部样。她们的交谈那样亲切而又那样摩诃。 仿佛文 四个漂亮的 女孩子是直接从修道院附设学校间来的一样、允 其是屬父家的三个女儿似乎完全忘掉了昨天晚上那种语调。 最后,她们发现我在那川,态度都很自然她和我招呼,介绍我 和安娜相见。我们便眼睛看着妝板,互相把手指尘似接触北接。 触地伸给对方来握手,她好象在握手的同时,还客与地行了个 小小的屈膝礼。我很狼狈地说:"您又回来啦?"她接着回答 说。"是的。"——那声音就象一个不大知道应该不应该开始报。 告正午或晚祷时刻的小钟的声音一般。接着, 我又觉得自己。 不知道怎样就被姑娘们排除在她们的魔子以外了,于县,我就, 热心敢逼着一只猎玩起来,一面偷偷地瞅着安娜。她完全变 成了另一个样子,身上穿着的黑绸子衣服轻轻地飘动,金黄的 头发已经盘起来, 桩得又直又大方, 看得出是细心理讨的, 不 象从前那样有许多绺天然卷曲的头发在辫子当由露出来。她 的容貌的特征和从前完全一样,只是举止更加安详,那一对可 怜酌、美丽的蓝眼蓝已经失掉昔日的自由, 母着有意识的礼法 枷锁的束缚。我并没有马上就仔细看出这一切差别,但这一 切合在一起给了我议样一个印象。汝时候早占已经理在虚子 上,人们让我一定要挨着她坐下来吃早点,我不禁大吃一惊, 原来,舅父由于安娜是从说法语的地区回来的,所以重新拾起 他在牧师住宅的风雅时代所靠握的法语技巧。对我说。"Eh bient monsteur le neveut prenez place auprès de Mademoiselle votre cousine, s'il vons plaît, parbleut estce que vous n'avez pas bien dormir paraît que vo-

us faites la triste figure!" ("好啦! 外甥先生! 请您就 在您这位表妹小姐旁边坐下吧! 哎呀! 您没有睡好觉吧? 您 的脸色看来可不好啊!")接着,他一面用他的号角当烟斗抽了 一口烟,吐出烟气作为礼炮,一面把一只脚向后一桩,深深地 行了一个滑稽可笑的鞠躬礼,对安娜说:"Veuillez accepter les services de ce pauvre jeune homme de la triste figure, Mademoiselle; souffrez, s'il vous plaît, qu'il fasse votre gallant, pour que notre maison illustre revisse les beau jours d'autrefoist allons parler français toute la compagnie1" ("小姐」请您接受议位除 色不好的、可怜的青年为您服务吧。为了使我们这赫赫有名 的家庭重温荣华旧梦,就请您容许他充当您的侍从」现在让 我们大家都说法语吧!")于是,大家便用一些以极其可笑的方 式穿插说出的零七八碎的法语讲行起一场滑稽可笑的谈话 来,因为谁都不觉得暴露出自己的鲁钝和不学无**术是难为情** 的,并且想通过这种开玩笑的谈话,给安娜提供显示她所获得 的文化教养的机会。作为一种对她表示敬意的方式。安娜也 以谦虚而有把握的态度,参加了这场奇妙的谈话,魏讲的话语 语优美, 还用 en verité! (的确!) tenez! (您瞧!) voyez! (您看1)以及诸如此类的法语会话中的惯用语来点缀,则父忘 了自己是牧师,时时在插话时说 diables! (见鬼1)。这些表 现形式我一点都不熟悉。只能用赤裸裸的逐字翻译的方式表 达自己的意见, 语调也一点都不优美; 所以, 我只偶然说一声 Oui(是)和Non(不)或者 Ic ne sais pasi(我不知道:)。我 新常品的熟证是, Que voulez vous que je fasse! (我该

The coder of the c

怎么办() 汶尔漂亮话我用上过几次,但并不恰当。人们为此 笑我, 使我心里或到悲哀恼丧, 原来, 我确实一直深信自己肯 重视并且努力争取至善和至高的东西, 正因为较糕也辨深信 自己具有相当高的价值,而我自从坐在安娜身边,接触到她的 纲子衣服时起,就一刻比一刻地害怕显露出自己是个毫无价 值的、毫不足道的人。在理论上,我已经征服了世界,也配得 上得到世界, 尤其是已经完全掌握了安娜的感情: 但是, 现在 侧一开始实践时,我就产生了一种灰心丧气的自卑感,这种自 卑感大致在下面这一段傲慢的、大放厥词的讲话里概括预购 现出来: Moi, j'aime assez le bonne et vénérable langue de mon pays, qui est heureusement la langue allemande, pour ne pas plaindre mon ignorance du français. Mais Mademoiselle ma cousine ayant le goût français et comme elle doit fréquenter l'eglise de notre village, c'est beaucoup à plaindre qu'elle n'v trouvera point de ses prateurs vaudois qui sont si élevés, savants et devôts. Aussi, que son déplaisir ne soit trop grand, je vous propose, Monsieur mon oncle, de remonter en chaire, nous ferons un petit auditoire et vous nous ferez de beaux sermons francais!Que voulez-vous que je fasse,("就我个人来说,我 是太热爱我国的优美而又令人尊敬的语言的,幸运的是,被种 语言就是德意志语,所以,我并不因为自己不通晓法语而成到 对过。但我的表妹小姐既然有法国趣味,又须要到我们村里 的教堂来作礼拜,她在这里根本技不到那些又高尚、又轉擎。

▽摩波的泛德州②的讲道者,汶县非常遗憾的、此外,氟父大 人, 如果你不具太不愿意的话, 我建议你重新登上布道坛, 我 们带你的人数不多的全仓,你给我们用酒店的注语讲道,我 该怎么办。")我尽可能又快又资利他进了这一段话以后,又带 着几分窘态加上了最后那一句。大家听了这段长篇大论的讲 话,非常惊奇,认为我是个法语天才,议尤其是因为我说得很 快,大家一点都没有所懂的缘故,只有量父除外,他高兴得等 起来。人们当然没有想到、这段讲话写在是我心里暗白根好 的,我科太没有太领再议样治畅协讲下去。字全所懂的只有 安螺一个人, 颁听了以后, 一句话都没有进, 脸上污红, 肥腊图 感他呆看着他板,象是觉得内心受到你医似的。原来,在沃德 州的教士这个问题上, 她是开不得玩笑的, 因为她除了注语以 外,还受了几分正统派的完数教育。当我常识到自己由于以 错误的方式表达了内心的自卑感而几乎给人造成了很坏的印 象时,我就尽快地逃离了饭桌。这时,传来了召唤人们到教堂 去做礼拜的最后的钟声,全家都准备去做礼拜。安娜戴上浅 色的、发亮的皮手套、量分室的一位姑娘虽然县城市人的服 装,向来去做礼拜时,却和乡下姑娘一样不戴手套,这次也把 她们用丝线或者棉线编织的手套拿出来,打扮一下。大家准 备出发时,安娜显示出聚精会神的、虔诚笃信的样子,不再多 说话,眼睛向下凝视着。另外那三个表框独向来去做礼拜时, 总是喜气洋洋、又说又笑的,现在也作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弄 得我心绪流乱,不知如何是好。虽然夏目的朝曜装置着花园,

⁽i 沃德(Vaud)川是瑞士法语区的一州。

我由于心里为难却在验护旁边站着不动。人们问我,到底想 不想和大家一词去,我为了最后给自己挽回一点面子,就神气 十足垃圾,"不,我没有工夫夫,我还得写东西呢!"

大概是为了自安娜表示敬意,今天全宏都作礼拜去了,只 有我一个人留在家里。我从窗口目送着他们这个行列走过树 下的草坪,然后出现在蓦地的主岗上,最后进了教堂的门,望 不见了。紧接着,教堂的门就关上了,钟声也停了,开始唱歌, 歌声传来, 嘹亮悦耳, 接着, 歌声也停了, 现在, 一片寂静象大 海一般笼罩着这个乡村,只有讲道的牧师货出的一声比较强 烈的呼喊,象海鸥的鸣声似的,间或打破议无边的沉寂。树叶 和千百万棵绿草都寂然无声,尽管这样,它们却象淘气的孩子 们在严肃的谈判进行时一样,来因取摇晃着,作出种种无声的 恶作别。从一岛开着的窗扉传出来、随即消逝在汶里的新断 续续的讲道的声音,听起来很奇怪,有时象"荷拉荷。"有时象 "喑嘿!"或者"荷波萨!"的声音, 时而用尖锐的假嗓音, 时而 用低沉的调子喊叫,一会儿象夜间的火警声,接着又象一阵 斑鸠笑声。当牧师在那儿讲道,我想象出安娜安静账必筹注 意听讲的姿态时,就随手拿过纸笔来,用热烈的言辞写下最对 她的感情。我让她厄忆在祖母嘉畔的甜蜜的往事,我直接叫 她的名字,尽可能多地使用从前我们彼此之间常用的"你"字 称呼她、我在写这些话的时候,心里觉得很幸福,有时停住。 然后又用更美的言辞写下去。我在受偶然的、零零散散的教 育的过程当中积累起来的最好的东西, 都在该封信用发挥由 来、其中还搀杂着一些对自己目前情况的感触。此外、全篇还 交织着一种优郁的情绪。我把这张纸写满以后,还从头到尾

使了升高、价值资料员能把每个字都 这刻 在实现心里似的。 接着,我就情不自禁地把这封信公开放在桌子上,自己却到花 周里示、环让春天或者期人能涌过开系的窗子凑到它。但只 是因为我确实知道现在附近的确一个人影都没有,我才敢这 样力即两在花坛之间走来意志、顾时基目的前周默那封美妙 的情事的那个唐印的数字传法。我认为自己位了一件正当的 事,觉得心满意足,轻松愉快,但又不去效心,不久就回房间 去,刚一走进房间,那封信贷被一阵风吹得沙炒堆响着緊颈瘤 外去了。它落到一棵苹果树上:我又跑到在圆即去;我看见它 从那儿飘起来,象箭一般快加高养蜂场飞去,飞到那里,就夹在 一窝嘴嘴地飞着的蜜蒜磨巢的炸结后面。看不见了。我走到 蜂箱腿前;但是, 蜜蜂考虑到更季復短, 它有它们的劳动是紧 急任务, 淺照警察局命令取消量期已休息的制度。它们在养 蜂场前面象穿梭一般 嗡 嗡 地飞来飞去,人们休然而过那里。 我一直站在那儿, 犹豫不决, 提心吊胆, 但脸蛋上被狠狠烦惛 了一下, 暗示给我, 那封信虫永远处于密络王国的改装保护 之下。当然,这几个月它待在蜂箱后前是很需全的;但是一到 割蜜时,我这對信也一定会被人发现,那时怎么办呢? 同时, 我又把这件意外的事否成是天意, 我知道这封信书已经不受 自己的意志支配,终究会被人发现,议种情形简重使收成到高 兴。最后,我禄自被履伤的脸蛋,离开了这群密蜂,临走不由 得任细查看了一下, 看看有什么地方露着那张白纸的纸角儿 没有,这时,教堂中歌声再起,钟又齐鸣,会众三五成群地各自 国家。我重新站在楼上房间的窗子旁边, 壳首安娜的身影从芳 绿丛中穿过,渐渐走近这里、她摘下自钉子,在养蜂场前站了

一会 1. 似乎是在高兴地观看那群勘奋的小动物,我却更高兴 撤导点量那样安详地站立在我的隐藏起来的秘密前面。我想 象,她是由于预感到这件秘密的存在,才对这个百花盛开的。 可爱的地方恋恋不舍。她来到楼上时,面带着摩诚笃信的人 们从教堂回来时那种满足和喜悦的神情,现在说话声音比以 前稍微大些,态度泡出以前容易渗近些。但是,乾年饭时,可 巧我又坐在她旁边,我的又需又甜的锻炼又开始了。——到是 期日和节日, 嗣父的餐桌就完全象他的窗子一样, 在各方面都 显得离奇而又有画意。餐桌四分之三的座位由青年人和小役 占据,桌子上摆着乡村北样的大碗,憨着相应的食物,大块牛 肉和大火腿。新葡萄酒从一个大壶甲斟到一些朴素的绿色洒 杯里, 刀叉都是极便宜的, 攀匙是锡制的。 舅父和可能来的客 人坐在桌子上窑那一端, 高那里看去, 食物和餐具可能不同 了。你的都是淹结的成果连同其他美味食品,每样都是少量 的;因为财母不愿意烹调这些东西,也不爱吃这些东西,所以, 她对待这些东西,就象铁匠担装配钟表似的,老现由药剂师奶 的过分的慎重而细心。一个彩色的古磁盘子里,这边摆着一 只烤熟的鸟, 並边摆着一条鱼、几只红诵诵的小龙虾或者一种 美味的色粒、较小的酒瓶里装着烈性的陈葡萄酒, 夸访拉希 各种各样的古老的精致酒杯、蒙點是银制的、其余的餐具都 是旧日荣华的残余,这里放着一把象牙板的餐刀,那里放着一 把珐琅柄的、短齿的餐叉。巨大的面包象一座山似的登起在 这些美不胜效的特效物品当中,这是下席的食品山脉的一个 巨大的支贴,食品山脉旁边的居民,对坐上腐的、涉究吃的人 们吃饭的技术进行尖点的批评,以此来报复他们的排外主义、

谁要是不会又快 又利 落 瓶 吃 掠一条备或者拆开一只鸟的骨 头、谁就会大受冷嘲热讽。我在母亲身边已经习惯于极朴囊 的生活方式, 吃鱼和吃鸟肉的技术实在很差, 所以, 我就最受 同桌吃饭的人们的嘲笑。今天就有一个仆人意着一块火腿来 到我简前,说着我替他把拉贝德子網膀折开,因为程道我在这 方丽得熟练, 另一个仆人认为, 由我来暗捻香肠的姿容易会 适。此外,我还得以所谓侍从的身分伺候我的美人,议对我来 说是极其别扭的事;因为一来我觉得,把樱在她鼻子底下的→ 道菜端给她,是很可笑的,我宁愿用心采为她服务,不愿在不 必要的消况下用手来为她服务,二来,我这方面的知识又很不 够,有时遇到一条头部好吃的鱼,把鱼屋给了桶,或去遇到。 条尾部好吃的鱼,把鱼头给了她。不久,我也就任任她坐在那 儿,不再何候她了,觉得安逸自在她坐在她身边,是很快乐的。 但是舅父把我从这种快乐的境界中唤面了, 他要求我给安娜 剥开一条梭鱼的鱼头, 他说里面有些督受难的象征①, 计触对 一看。然而,人们先前虽然已经提到过这个,我却没有考虑就 把鱼头吃了,现在就显得又是个无知的异教徒,为此我们得攥 着方才已经剥掉肉的火腿骨头,送到安娜眼前说,这里还有十 字架上的一个神圣的钉子呢。现在,我在那些嘲笑我的人服 甲,当然又理直气壮了,但是安娜受到这样粗暴无礼的待遇可 真氮杆,因为她一直默不作声地坐在我旁边,并没有嘲笑我。 一见她难为情得满面通红,我立刻感觉自己做错了,后悔得真 想把那块骨头吞下去。这并没有 使 找 免 受 舅父的轻微的责

⁽i) 基督受權的象征是十字撰和用則沖續的信息。

备, 他悬切地要求我不要说这类的话。现在轮到我面红耳赤 了, 一 重到吃完这概位都没有再说一句话。我回到自己的房 间, 不想再露面了, 后来, 我的表因朱的来找我, 要我同她们加 她们的弟兄们一起送安娜回家, 那便看包一下小学教师, 她 们知道我陷入难为情的发地, 认为通过这种友好的表示, 使我 摆腿这种境地, 是适当的办法, 因为她气视知道, 按照青年人 的习费, 由于自尊心受了伤害而生气是个面子问题, 受特定的 规则的束缚, 如果她们不请我去, 我按照习惯是不能和她们一 起去的。

于是,我们出门,顺着小河,穿过树林前进,我仍然沉默 着,遇到道路狭窄大家不得不负质而行时,我就紧跟着安娜。 走在最后,但始终一言不发,我怀着髮幕的心情凝视然她的 身影,时刻准备着,万一她回头看,我的初微就近快转移。但 她根本一次都没有回头看过,相反的,我却搞扬何意地想象, 她时时怀着令人几乎看不出来的,想讨我喜欢的意图,脚步轻 快地走过崎岖难行的地方。我有几次投 畏缩 缩能 想 拉处一 化,但她的动作总比我的于快。可巧美丽的尤蒂特正站在这 条路高处的一棵编色参天的枞树下,这棵枞树的树干家灰色 的大雕石圆柱似的耸立着。我已经好久没有看见过她,她出 陈得越来越美丽了,只她双臂交叉着,哪里叼着一朵致魂花 靠,嘴唇在漫不经心地玩着这朵花蕾。她和我们一个人一个 人地打握吓,我没有那

小学教师满面春风地向我们表示欢迎,尤其是他在望眼 欲穿地等待着女儿同家,现在一见她来了,不禁心花怒放。她

筆蘭 解雅、右文化表で、而且右一颗度功度尚的心、如今已登 是他的理书的具体分型,所示论的绸子心态的平渗的效效者。 他就觉得,一个新的、美的世界已经展现在自己眼前,这句话 在这里可没有什么不好的意义。 他除了原 先 拥 有 的 财 产之 外, 还继承了一份得好的流产, 他用议价资产购置了各种活合 自己与分的、使生活方便的设备, 放在自己周围, 而并没有理 國之意。凡是佈女儿按照自己从法语反带来的生活习惯所需 要的物品。他都立刻设法购买。此外、他还为滥足自己的原证。 买了一批好物。他出门时,还脱下灰色的礼服,牵上上籍的黑 燕尾服,在家时,就穿着体面的,长海般的压衣,使自己靠得尽 有一种道貌岸然的、半数十身分的私人常老的传动、凡是他 身上的农绩或者他的器具上可以用刺绣品装饰的服方。他都 用各种样式和各种颜色的刺绣品装饰起来,因为他特别喜欢 这样的装饰,安娜在这方面给他准备得很充足。那间有管风 翠的小厅堂里,现在摆著一个有彩色绣花靠垫的华贵的沙发, 沙发前面铺着安娜亲手绣上了大花的地毯。这些丰富多彩、 富丽堂皇的颜色集中在一处,和朴素的、粉刷得雪白的厅堂形 成鲜明的对照,显得非常美妙而且有特色。只有管风琴的发 亮的琴管和有彩绘的折门的页扇还提供了几分装饰色彩。安 娜现在穿着一件白衣服,在管风琴前坐下。她在女子寄宿学 校时,不得不学弹钢琴,但是当她父亲要立刻给她买钢琴时。 她却表示反对,因为她太聪明太骄傲了,决不肯正把那种平凡 的、拙劣的海琴弹奏继续下去。相反的,被却应用已经整型的。 技巧,在风琴上练习弹奏简单的歌曲;所以,现在我们唱歌,抽 就给我们伴奏,小学教师却和我们一起陷款。但不断地看他

かり、我也不断随着施、因为我们都站在领背后、 嫌着上去道 **象圣客祺丽娜(0)**,而她的白好的手指放在键上的路袋却表现 **出几分孩子的油水。我们尽兴欣赏了音乐之后,前领住宅前** 而去。发现汶里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台阶上搜差小规的石榴 树和夹竹棉、小花园面也不易夜晚和桂竹香对杂鱼箱的庭园 了,它更和安娜现在的风姿相配合, 拉着一些外围精畅, 放弃 一张级色的桌子和几把底隔坐椅。我们在这里吃了一顿简单 的晚饭以后,就到停泊着一只新的小船的湖岸上去。安娜已 经在日内互调下学会了知识,所以小学教师才让人告了读口 船,这是有更以来这个小湖上见羽的第一只船。除了小坐粉 师以外,我们都上了船,向波平如镜的水面上驶去。就由我来: 划船,因为我居住在一个更大的湖壳边图,也相思一思白口到 奶的身手,姑娘们紧紧地挤在一起坐着,小伙子们却一会儿也 不安生,总想找机会开玩笑吵嘴。他们终于达到了重新分战 的目的,尤其是他们的姐妹们渴望放下端庄的架势,自由活 动。她们已经享受够了和安娜一起做出娴雅的。--太正杉的 样子来开心的乐趣,现在主要悲杂共她们昨天晚上擅自在我 床上搞的那个恶作剧的成果。因此,不久我就成了该论的对 象。大麦姐玛格特告诉安娜,说我已经表明自己是个非常 敌视女孩子们的人, 大概不可能看包我有朝一日会对一篇情 意绵绵的心表示伶假;所以,她很先答告安愿说,因为珍龄其 他的方面来说是个优秀的青年,恐怕她退早要爱上我的。听 了这话, 莉赛特就说, 外表不见得可信; 她街认为, 我内心里爱

① 圣齐琪丽娅(Cacilie),果护音乐的女圣徒。

② 拉苏黎世湖。

情的火焰在能够燃烧,至于爱的是谁,强当然不知道:但是次 件事的确凿的证据是我睡不安稳、今天早晨人们发现我床上 的情况奇怪到了极占, 被子源子深遥温利于八糖, 可以根果。 我整夜象结锤似的翻来看上,不能入睡, 迅格特假音表示美 心的样子问我, 是不是直没有能好。果直是这样的话, 那她 可就不够得,该把我看成什么样的人了。同时,她还是希望我 不是那样的伤君子,一而为爱债玉况油魂颠倒,一面又装虫粉 视女孩子的样子: 再说, 我年纪确实还太小, 不会有这种思 想。莉赛特回答说,不幸的事恰恰是象我这样一个黄口碟子 都害起这样利害的相思病来,甚至于睡不着觉。最后这句话 终于着怒了我,我睡道,"如果说我睡不着觉的话,那都是因为 你们自己谈恋爱, 吵了我整整一夜的缘故, 没有睡觉的, 至少 也不只我一个人嘛!"---"啊,我们确实也谈恋爱,谈得神魂 類倒啦!"她们心里有点发慌地说,但随即镇定下来,大表姐接 下去说。"你知道我们的意思吗,小表弟,我们要共同行动起 来,你把你的烦恼坦白地告诉我们吧,为了答谢我们的词情。 你要成为我们的知己,在我们恋爱的苦恼中做我们的救苦救 难的天使!"--"我想,你并不需要什么教苦教难的天使,"我 回答说,"因为你的窗子前面已经有天使靠上梯子高高兴兴地 上来下去啦:"——"你们听听,他观在胡言乱语起来,一定是 发疯了!"玛格特绯红了脸,喊道; 莉赛特还想及时给自己打 撤护,又说道:"哎呀!别和这个可怜的小伙子闹啦!我觉得 他真是个可爱的人, 他怪可怜的!"——"你住嘴!"我更气情饿 说:"你的情人从树上爬到你的卧房肚去啦!"

小伙子们拍着手喊着:"哦嗬! 是这么回事吗! 画家一定

看现什么啦,当然,当然,当然,我们早已看出来啦!"接着,他们就说出了这两位小起心爱的情人的名字,她们听了记后,就转过脸去,背间着我们说,"胡说八道!你们全都是说瞎访的 小流氓,呵家是个非常可恶的瞎话大王!"接着,她们就笑着的另外,那两个女孩子不大明白是怎么回事,她们四个人谁都没有再看我们一眼。早晨我慷慨立臂坚保守的秘密,还没有等到太阳下山就这样讲出去了。这样一来,我和美人们之间就已经宣战,突然愈识到距离自己希望达到的目的象天一般遥远;因为我认为,姑娘们都已经紧密地团结起来,前直就象一个人似的,要想争取其中的一小都分,就得和她们全体处得很好才行。

第九回

哲学家们的论战和姑娘们的论战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村里小学的第二数而调走了,来了一位还不到十七岁的背年牧师接替他,这个人不久就轰动了当 地。他是个相貌异常俊美的小伙子,有红得象玫瑰花似的小 红脸蛋,美妙可爱的小镖,小小的狮子鼻子,蓝蓝的眼睛和金 季的警发。他自称哲学家,所以一股人就都以这个名号称呼 他,因为他的性情和行为在各方面部很特别。他生来记忆力 非常好,做决就获得了本行必要的知识,所以在痴恋学校期间 **蒙钻研各种流派的哲学、把各派学注的内容真正一五一十维** 智下来了, 因为他肯定地说, 站在人类知识最高的, 最明朝的 峰顶,用远大的眼光纵观一切事物,用思界上一切思想来丰富 自己的意识, 局际却以谦虚和行, 举易诉人的态度, 怀着永不 消失的意心和儿童们交往、并且尽最大可能和最幼小的儿童 交往,只有议样的人,才是最好的小学教师。他的生活确实遵 循药这个准则,但是由于他组织太轻,他的生活师成了对哲学 家形象的最可爱的小型滑稽糕仿。他能够象欧粒皂似的背出 从泰勒斯① 创当代的一切哲学体系的学说内容,不过,他对这 数学说的理解就限于字面上的和最具体的看义, 尤其是他对 饱淹和比喻的解释引起了滑稽可靠的混乱。每逢谈到斯宾诺 莎寧时,都认为椅子作为"科试",於不甚將母界上干干万万 的,形形色色的椅子作为切合实用的物质这一点而言,而是指 形造正在他面前摆彩的个别的辫子而言,在他看来, 这把椅子 就是已经完成的和完全的"样式", 神的"实体"就以最现实的 形式表现在这个"样式"中,这样一来,这些梳子游被袖化了。 讲到案布尼茲③的"单子论"时,他想到的不县宇宙分解成→

① 發動扇(Thales, 约公元前 624-547), 古希腊哲学家。

② \$5完克罗(\$piaoza.1652—1677), 荷兰音学家。他把自然界中所包含 的干干万万个别的具体事物, 叫做"样式"。所谓"样式", 他说是"实 体"的变形, 实体"是上帝和自然的统一。

② 希腊·法哲(Latinia, 1916—1916),因問哲学家、佛起自己的 哲學 体系 叫做"和子论"。以为"墨包含安容法一种精神性的、推动的、真正 不可分 的"和子"。因以上"主面结构"。 个本于时,我把握一块手的金融技术 实现好了。可以这个监狱打学了交换过程笔构造一致,这就是所谓"前 定即相信"。

片可怕的"单子"微粒,而是他正月来作为佩子以说明问题的、 在桌子上放着的咖啡带将要分解,不包括在比喻中的咖啡眼 看就要流到桌子上, 如果我们要喝这种使精神兴奋的饮料, 这 位哲学家就得赶忙利用"前定的和谐"来保持咖啡壶的完整。 讲到魔德®时,就听见神圣的道德要求从内心深处发出象骚 车喇叭声那样真实的、悦耳的声音。 讲到费希特印册, 他觉得 切现实又象原尔巴赫的酒店®里的葡萄似的消失了。只是 连我们手里捏着我们的鼻子都不可以相信了。如果说费尔巴 哈图说过。上帝只不过是人抽出自己的本质、根据自己的需 要创造成上帝的,所以这个上帝本身只不过是人自 身而 已。 这位哲学家一想到这话, 方刻就没想自己头上有了神秘的光 轮,以崇敬的眼光来看自己,结果,他一直保存着原话的宗教 意味,但在要尔巴哈的书里本来是表示最严峻的克己自制的 话,在他的口里却变成了滑稽可笑的姿法神明的话。但像最 滑稽可笑的表现, 却在于他把古代各派哲学的生活准则经合 在一起,应用在自己的仪表行为上。作为犬儒学派@的人,他

② 康德(Kant,1724—1804), 德国哲学家。康德伦理学的基本概念是"善良意志"。他认为"善良意志"的"善良"是"无条件的", 他把他这种所谓"生条件的"行为原则叫做"使对命令"。

⑤ 费希特(Fichte,1762—1814),德国哲学家。他是彻底的主观唯心全者、 认为存在完全是被黑维刺流由安化。

[&]quot;異尔巴赫的西西"是我認的诗例《呼士德·中的一场。在这一场末尾, 與黑雅非斯托非勒斯用度法民酒店用长出葡萄茶安養大學生酒徒,这 些消徒刑爭派任葡萄。正要每刀子去別,葡萄忽然消失了,爰現自己爭 里抓住了別人的終于。

動 费尔巴哈(Feuerbach,1804—1672),他国哲学家,唯物论者和无神论者,视勒受到他很深的影响。

[《] 大儒学派(Kyniker) 是古希腊哲学究派之一,以贫陷做量、獲種一切社会制度,主张国创简目的自然生活,短之自处。

前娘上衣的一切多余的纽扣, 扔掉游带, 扯下帽子上的缎带, 手用食者一根和他的可受的小面变形成态导对比的。 粗笑的 手杖,在蛛板上打地铺睡觉,他时而说剪刀是多余的东西,而 把美丽的金黄色的头发留下来,垂着无数的长长的鬈发,折而 又说繁发是可鄙的奢侈,而紧贴着头皮把头发剪掉,剪得用最 细的镊子几乎然本不住一根塞毛,汶时位,一副红得象砂砂切 的面孔, 衬着光乔乔的头面, 糕子比从前还滑稽可笔得多。在 应的方面,他却又是个健康健身影派(0.的人,不屑于防事堂的 乡下饭,自己炖醋渍的小松鼠,红烧自己摇来的小鱼或者鹧鸪, 吃上等的小豆儿、嫩蔬菜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同时还喝半小 怀陈葡萄酒。作为斯多噶学派®的人,他却又挑起各种开玩 笑的争吵,把人们激怒,为的是在争吵发生后保持冷静的心平 气和的态度,显示出自己不为任何事物所加扰,无其他自然是 看不起女性的人,经常对那些想用她们的肉体的魅力和虚荣 心使另人丧失美德和尊严的女性作斗争。作为犬需学派的 人,他到处露骨地讲生理上的种种自然现象,作为伊壁越鲁学 派的人,他到处大讲鱼情的笔话,他妇专们被到难先悔,他为 斯多噶学派的人, 他对她们讲种种粗鲁无礼的话, 哪儿有三个 女性在一起,他就必然出现在那里。她们惊慌喊叫着对他进 訂抵抗,所以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那里需要展开一个非常热。 ① 伊兹约翰学派(Epikurer) 是古希腊哲学家担味编修 (Epikur, 公元前

① 伊德的科学派(Epikurer)是古香風科学家得些場份(Epikur,公元前 341-270)公立的,认为生活的目的是幸福,人生最高的幸福就是快乐, 因此,"伊晓鸡去派"一词后来逐奮引用为"享乐祭"。

第 第多语學訟(Stoiker)是古希腊哲學家芝诺(Zeso, 约公元前336— 261)付立向哲學訟派、決为區演等象是最高的道德目标、要素弃人生乐 埠、从每時、快乐、告偿、該份額签供的完全。於學治學。

爾的场面;然而他人缘儿却相当好,男人们不把他放在眼里、孩子们非常热爱他;因为他和小孩子们在一起时,就一下子变符象个学.蒸饮的,和他们受好被啦。他负责黑管的是最小的儿童,这件工作他极得非常出色,人们从米还没有看见村里有过象他教育出来的这件有礼貌的小男孩和小女孩。所以,人们把他悲起的种种麻烦归罪于他少年赖狂这一客观顾因,而加她悲剧。甚至,他自称是无神论者,都没有使他失去村里妇女们的难心。

他也到我舅父家里来,这里有几个姑娘和年香小伙子。 还常有别的姑娘和年青小伙子朱冠,对于这些青年人,他的 行为很有感染力。我和这位哲学宏专往,一来是要他高谈好 理的吸引,二来是受他对女性斗争的吸引,后者恰好和我同姑 娘们之间的别别福福的关系有共同毒。我们一起散步、走得 很远,在散步时,他就我的理解力所及的范围内,把自己头脑中 掌握的各派哲学体系依次讲述给我听。我觉得,他所讲的改 一切都极其重要,对我都极有教益,我不久就象他一样真协一 切学说和一切思想家,无论是我们赞成的或者不赞成的。对 于基督教信仰,我们不久就有了一致的看法,彼此争先恐后抽 向教士和种种权威开战;但是,当这位哲学家让我放弃对亲母 的上帝和对灵魂不灭的信仰。并且以满不在乎的口吻提出这 种要求时,我就以同样满不在乎的杰度笑起来,根太不想认直 研究这个问题。我说,任何一种哲学的主要公式,不管它多么 合平逻辑, 归根结底部是一种深奥的、可怖的神秘教义, 和三 位一体的救义没有什么不同;我除了自己固有的信念以外,并 不想知道任何东西,也不允许任何人插嘴和我唱反调。除了

我觉得, 没有上帝我不知如何思好, 并且认为, 在小活由还很 需要有天命以外,还有一种艺术的成份把我康纯在这一信令 上、我认为,人类的一切成就之所以有意义,只是由于这些成 进是大类的能力的表现,是理性和自由资本的产物 **因此,我** 须要经常接触的大自然, 也只有当我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象 我一样有威情和预见性的精神所创造的成果时,它才有价值。 阳光普照的山毛榉林,只有当我认为它是由和农相同的喜悦 和美感创造的东西时,才能是赞叹的对象。"您看这朵花、"我 对哲学家说,"上面这些历历可数的新点和银齿都是对称的。 还有这些白色的和红色的条纹儿,正中这个金色的小花冠,议 都绝对不可能不是预先想好的;这朵花多么美,多么可爱,它 就是一首诗、一件美术品、一句妙语,一个绚丽的、芬芳的玩 笑: 这样的东西可不是自己造出来的:"---"反正它很美。" 哲学家说,"是造出来的也罢,不是造出来的也罢,您问问它! 它什么都不说,它也没有功夫说,因为它得开,也翻不得你的 怀疑嘛:因为您所说的都是怀疑的话,怀疑上帝,可耻地怀疑 自然,如果我听来听去都是一个怀疑论者,一个成伤的怀疑论 者的话, 那可讨厌啦! 哎呀!"这一着是他在年长的人们辩论 时听来的,他拿出这一着和他学会的其他类似的创法由我讲 攻,结果,把我击败了,尤其是他最后总说我对所谈的问题根本 还一窍不通,也不会正确地进行思考,听了这话,我就惊了,我 们往往发生剧烈的争吵。但是一旦遇到和姑娘们发生冲突、 我们四面八方遭到围攻,须要共同进行斗争时,我们每次都重 新联合起来。我们一时用冷嘲热讽胜利地击退了我们的敌 人;但每逢她们无力再战,心里又太生气时,战斗就转变为 暴 力行为。一个結繁充冷不妨犯,怀水凌在我们俩当中的一个人头上、紧接着、双方就开始在家里和各个园子里拼命地追来 追去。别的小伙子们很快地跑来了,因为五六个废签的姑娘、 视也引来说,是个绝好的用或的机会。大家互相把果实往身 上乱扔,用按下来的荨麻乱抽乱打,力阻允对方遇下水去,这 时一场短兵和接的内博战就股开了,看到截还的娘子军这样 敏捷善战,我不禁大吃一惊。每逢我用全力抽住一个年青的 对城。想制服她,她却怀着恶恋刻伤害我时,我都是光明正 大地舍刃作战,决不想附带校什么便宜、完全没有想到,自己 已经把一个姑娘紧紧地缆在怀出。这种战斗向来是在安娜 不在场时发生的,可是有一回,人们无意中在她面前发生了争 吵,她想赴快躲开,可巧我正拼命她向另外一个姑娘直来,因 为她就地准下了一件环事而想感到她,却猛然抓住了安娜,吓 继身令如果手始间拿了。

我和哲学家并自作战时,非常勇敢、单独同姑娘们对抗时,敢气馁了,因为,那时除了对一切和选来顺受,则无办法。哲学家不怕这种炮火的洗礼,他有时在十二个年前的和年长的中债等女性的追狱中毫无畏惧地走来走去,公然当面引用。圣经》中代的地狱中毫无畏惧地走来走去,公然当面引用。圣经》中代梯处们又动喷又动于地攻击他,攻击得越利海,他就越高暗飘胀。我却不然,一旦觉得事怎太严重了,就是出战场,或者被出各党接受她们的数别、转变立事的样子。我每逢单独和其中的一位结婚在一起时,总达成体成协议,我总有一半心想看着奔我们的主张,乞求政人的保护。我希思通过这种搜机的气氛和太好的文化,逐渐达到也你用和安娜单独交谈的目

的、并且总悬度电认为,最好是绕弯于达到这个目的,先和别的蛤蟆们保持友好,而不直被了当地拉住安娜的手和她说话。 我觉得层面这一种办法在目前的情况下还远远读不到,绝粹 是不可能的事;我宁可和一条恶龙菽物,也不肯这样轻率地冲 被我和安娜之间这一道概经,虽然没想也许只靠阳恶龙接这 一物,只有靠说出这最初的几句话,才能把"信赖"这一美丽的 少女[©]从师法的生常中不问必。

可是、谁知道怎么样。手里的麻雀比层顶上的腰好。与 其伤害她的名誉心而被追永远分离,还不如确切地保持着这 种默默无言地待在她跟前的情况。因此,我越来越显得冷冰 冰的,到最后连极其无关紧要的话都不能对安娜说了,她也不 对我说什么话,结果、我们根据内心的状势,互相显示电好象 对方完全不存在的样子,却没有因为这个缘故而互相回避。 我在厕父家住的时候,她和先前一样,常到我们这里来,我也 一如既往,常去看望小学教师,她见了我,似乎带着满意的表 储走过来走过去,并不把我放在心上。在这同时,我很奇怪, 虽然我们俩谁都不和谁说话,这种情况一定很惹人注意,却似 乎没有人理会到我们这种莫名其妙的态度。大表姐玛格特这 华夏天和身材魁梧的骑手、年青的磨坊主人订婚了,二表姐 公开容许一个有钱的农民家的儿子 自她求婚; 小表妹是个十 六岁的小姑娘,在战斗中她的举动总是最狂暴和最富有敌意, 可是,有一次最激烈的战斗刚一结束,她就在园亭中让哲学家 匆匆忙忙地和她接吻,冷不防敌人看见了。所以战云户 8 四

③ 这但可能是由"和恶龙接吻"联系到圣守治新恶龙救山网雅公主的故事。因而用少女来比拟想要说明的概念"信赖"、使之更知疑明伊动。

數,普遍恢复了和平,只是我和安娜之间从未处于战争状态。 却没有和平,或者毋宁说只有一种非常静默的郑平,因为我们 之间的关系蒙无变化。安娜已经美掉表面上那 种法国气候、 安奢巴钦德波演假了。然何她仍然是个采到 荒涩的 女 孩 子,根本不大讲话。然情容易受伤索和刺次,她很快地貌红起 来,就表明出现了这种情形,尤其是她常出一股轻微的效何,这 种做气和几分固执混合在一起。但我反例一天比一天更加热 安她,结果,每连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心里觉得牵毫的时候,独 自在山林中设步时时候,我员不断起忽地,因为,至少在我看 来,现在丧又是唯一规理相自己的思想隐误起来的人,所以我 也或又喜欢踟蹰独近行,独立自处。

第十回

凉亭中的审讯

我携带着画具在深林里度过几天的贴充;不过,我只圆过 很少的几张风景写生画,每选发现一个非常秘密的,在那里我 准保不会被人看见的地点,我就取起一张精美的英舆纸,凭自 只像完成上那个客户面给安娜面像。我在印版的的水边, 繁等的树叶搭成的屋顶下,把工作场所布置得非常舒服,膝 选上放着那幅圈,这时候,我觉得,对自己来谈,赛是最大 的幸福。我不大会素揣,所以整个自像画得有几分拜占庭绘 ■ ○ 的风格,按法熟然,设色鲜明,使这相肖像具有特色。我每 天偷着或者公开起观察安娜,然后对肖像加以像改,直到最后 它相当象安娜为出,这感官像面是企身像,安娜站在花宏中同, 高高的花梗和上面的花朵同安娜的头部一起映衬着蔚蓝数子 空。这幅隔上部画成半圆形,用渦形琴饰镶边,这些喝形装饰 中路着始贴到领的鸟儿和蝴蝶,我还用金光把这些鸟形和蝴蝶的颜色衬托得更加鲜明突出。阿这一切东西以及凭空想出去够颜色对托得更加鲜明突出。阿这一切东西以及凭空想地出去哪人家的服装然后加以修饰,这是我在森林中度过的许多天当中最快意的工作,只是当我想吹经常带在身边的笛子时,才把这件工作停下来。晚上太阳没后,我还常常带着这枝苗子出门,没步發际,到过山去,到了但得见下面的潮水和湖底的小学教哪住宅的地方,就让我的白发的旋律或者还让一支美妙的恋歌歌响彻夜色和月至中。

夏天的两三个月 站这样过去了; 袁细心地藏着这幅肖像 圈,还打算长阴藏着它, 因为无论让准点见,都一定会把它看 作相当明确的爱情表示。九月里一个天气呐的的下午, 秋天 的采和的町光照在花园里, 使我学生布别, 得在一起的心情, 我正要出门, 忽然来了一个很小的男孩儿选信儿给我, 让我到 那些较大的阿亭中去, 我知道, 娇娘们都在那里忙着给玛格 情做嫁妆衣服, 安娜也看着她们像; 所以我心里立刻怦怦地 藏起来, 因为我顶越到罗出什么事, 过了一小会儿, 我, 带着 清不在平的表情去了。只见粲绿的葡萄瘦盖的京亭下, 姑娘

more assessed the same

② 拜占庭绘画是公元五世纪以来东罗马帝尺的、主要为希腊正教成务的 宗教绘画,具体表现在教堂内形各种彩色玻璃研放的灿烂夺目的图画 以及圣像和精小时度上。

们在白亚麻布料子周圆园成了半个圈子坐着,个个都很美丽, 犹如螺开的花。

我走退京亭,问她们叫我来放什么,她们一时神态很舒,面带微笑,还忍不住嘻嘻地笑起来,看到这种情形。我一赌气 此想转身走开。可是玛格特先开了起,喊道:"你别走啊!我 们不会想你吃了!"她咳嗽了一声,接着说道:"亲爱的表养! 允们在想你的各种诉状积压了很多,所以我们坐在这里开庭 审问你,我们就批要求你,以忠诚老实的,途心的态度,如实她 回答我们提出来的一切问题!首先我们想知道——喂,我们 打算先问什么呀!卡同!"

"他是不是爱吃杏儿、"卡同回答说, 莉赛特喊道, "不, 我 们得先问他多大年岁,叫什么名字," "你们别讲废话。"我说,"干龄把你们的问题提出来吧,"

玛格特说。"总而言之, 我们妥你讲一讲, 你对安娜有什么恶惑, 促使你对她的改样的致视态度。"

"这是哪里的话?"我狼狈周章地回答说,安娜顿时满面通 红,眼睛盯着她干里的亚麻布。

玛格特接着说道。"这是哪里的话。我还想问你呢! 干脆一句话,你有什么理由,自从来到我们家里以后,没和安娜说过一句话,还美示起那样一种恋爱,舒象世界上根本没有她这个人似的,这不仅对她是一种海琴,而且对我们大家都是个人似的,这不仅对她是一种海琴,而且对我们大家都是做你多必不要这样做。要是安娜得罪了你,她自己又不知道,那你就明说出来,认为这是想要向你讨好求情!目前开底中理,唯一目的就是

要维护礼法和正当的权利:"

我回答说,我也不敢夸口说实够后点讲过一句话呀,一旦 她肯向我说明她采取这种态度的理由,我就可以说明我对她 采取这种态度的理由。一切这话,我们真化责我说,女的还是 有权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无论如何,先得由我开个头儿,然后 安娜就有义务,对我和对其他的人一样,保持着一种社交上的 友好瞬勤的来往。

这是很有道理的话,我觉得,这话说得和我平常认为女人 们总是要成帮结依的智法,是完全一致的,这话在我所来,似乎 偷快地证明,只要她们怀着好底管一件平,那就好了。她们这 禽ে 我微笑着回答说,我很不意听,从立刻越到,她们很需要 我。我微笑着回答说,我很不意听,从道台这里的话,除了同大 家和平相处以外,我再也没有什么夸望。这时我又站在那儿, 安娜在一直不停地缝着,我并没有再看她一眼。消赛特开口 说,"为了开个头儿,依和安娜握一握手,明确炮向她保证,每 次遇到她,你都哭叫她的名字和她打招呼,向她问好,同时还 要规定,你们俩每天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第一次见面, 都要按照是各数数的习惯都平。"

我走到安娜跟前,把手伸出来, 诺无伦次地讲了儿句话; 她没有抬头看, 就和我握了握手, 同时把鼻子稍微皱了皱, 微 微笑了---下。

我讲完话握了手后。正要离开演亭, 玛格特又开口说:"表 弟先生, 别着急: 现在该解决第二个问题了。"她说着就把铺 在桌子上的布赦开,端出了我画的安娜的肖像。

"我们不打算详细讲,"她接着说,"这件神秘的作品是怎

样落到我们手用的,反正它是被发现了,我们就想知道,人们 究竟有什么权利,为了什么目的,不让本人知道就给天真的姑娘们而旨像。"

安鄉已総夠夠地向送詢烂多彩的画面上扫了一眼,所以 炮坐在那里,臉上露出進並和不安的表情,正如我脸上露出又 蒸新又賭气的表情一样。我迫明,这個回是我的,我没有对任 何人答辩的义务,不论它暴露在自日之下,还是仍然腹暮,都 是这样,但是今后我收藏的东西,请你们不要乱动。说了这 话,我就想把我的画拿走,但是姑娘们飞快地用亚麻布把它盖 上了,还把所有的嫁妆衣服都埋作上面。

她们说,她们对于自己的肖像是不是秘密地、为了**处名其** 妙的目的阿迅来的,不能采取无所谓的态度。所以,我一定得 被调查,这件作品是为谁画的,或者我想拿它做什么,因为,想 调查,这件作品是为谁画的,或者我想拿它做什么,因为,想 被我的来的作风来看,很难使起是我打算自己保留这幅画。即 使我想该详做,那也多不套在的

"事情很简单。" 我最后回答说,"我打算在安露的父亲小学教师先生的命名目^①给他增添一点喜悦,认为最好的办法 是给化的小姐圈一幅肖像送给他。我这样做如果不对的话, 那我可非常遗憾,今后再也不这样做了!我画一幅他剔殡的 在宅和花园的写生送给他,也许能茨表舅先生同样高兴,反正 圈什么我私无所谓,"

这个托词固然使我自己失去了这一幅由于**费了精力**和劳 动而为我所心爱的画,同时却把这场不愉快的审讯的线索剪

② 欧美人常以圣徒的名字命名,该举徒的节日即为本人的命名目。

断了,因为姑娘们对于我的话再也提不出什么异议,她们还因 为这件事称赞我对小学教师的关心。但她们决定,把这幅画 保存积来,等到那一天我们大家一起降重地蒙徐小学教师。

这样我就失去了我心爱的睡,却把我的不满情绪掩盖起来,同时,小卡同还不满足,重新开口道:"他说,他画住宅也好,画安娜也好,'他都无所谓,'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均俗物回省说。"这就是说。他是个傲慢的家伙,在他看 来,一所住宅和一个美丽的姑娘都是同样无足轻重的」但这 句活的主要意思是。你们可别从为我面这幅肖像时,对这小 小的面距有丝毫特殊兴趣。这又是一种侮辱,应该对可怜的 安徽着事其事般别消羞媚。"

这时,玛格特从怀里取出一张指叠着的纸,把它铺手,让看餐传郑重其事地朝读纸上写的话。我急于知道写的是什么,安都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稍微治头起了一眼,听了最初的几句语以后,我就引自了,这胆米是我那财务入蜂房里的情书。在听朝读的过程中,我感觉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就我在魏 积周章的状态中觉察到的情况来说,安娜是逐渐才找到了事情的效素的。其余的姑娘们起初脸上都露出做傻的表情和笑 有力的言语打动了内心,她们又惊讶又难为情,一个接着一个地脸红起来,好象还到情书是写给她们自己做的。在这同时,我听朝读完最后一句话以前所感到的恐慌,又使我情急智生。当明读的姑娘一沉默下来,她自己脸上也露出同样狼狈的表情时,我就尽可能冷难地说。"鬼鬼,我觉得这里生。

"怎么样" 游下去?" 玛格特面带着几分 惊愕的神情说, 因为她自己也不知道,这件事会有什么结果。

"你们在哪儿发现的这件东西!" 我接着说。"这是我两年 前在你们家里从法文翻译出来的一段文章。整个故事是在那 串古本號金裝订的田团小说里,这部小说和古剑、对开本古书 一起收顏在小周楼里,当时我开玩笑,用安娜的名字代替了梅 林田小小声同,你把那本中拿下来! 我要给你们谢读 一下这一定的法文原文。"

"小亨利,你自己去參吧,我们俩年岁正好一般大呀!"小 姑娘回告说。其余的姑娘们脸上都露出相当失望的神情,因 为我编造出来的话听起来太自然,太真实了。只有安娜一定知 道,这封情书是专为她写的,因为只有她能从其中提到祖母的 坟墓这一点认识到题材和半代都是崭新的。她一动不动。这 样,这随风飘去的书信的内容到底还是传到原来的对象的耳 边了,我可以让书信的内容不身发挥作用,不必自己直接行 动,也没有让姑娘们得到胜利,我没得越有拒握了,胆子越大 了,随手拿起那张纸米,把它是好,然后向安娜开玩笑地懒了 一起,一面心

"人们既然疑心这篇修词然习是为了一个更紧高的目的、 那末、尊敬的小姐,我请您思赐给这高家泊无依的书信一个 **建** 难之所,从我手里接受它,作为今天这个难忘的下午的纪念 吃!"

她先让我站了一会儿,不肯接过张纸,当我刚要向**左转** 时,她才赶快提纸接过去,扔在身边的桌子上。

这时,我的玩笑开完了,力图斯斯文文地从局寒中走出

来。我又开玩美地鞠了一躬,两大家告辞;姑娘们全都彬彬有 礼思姑起来,帕冷澈文嘲笑又客气的表情,欠了欠身放我走开。 朝笑的原因是她们没有能够使我对她们屈膝和针拜下风而产 生了那种女人味道的悲恨,客气的原因是我的行为引起了她 们的敬意;因为,那幅画和写的那對信固然证明存在着一定的 要慕之情,但我在公开爱审时却鸨子乐守恶部,在开玩笑的外 衣的推挤了,不仅使我个人,而且使安娜完全保持着承认自己 愿意和认的写信的自由。

我踌躇满志地回到我已经布置成为我的工作室的小阁楼里, 沉浸在极度的幸福中,象做梦一般逐离恍惚地过了短暂的一个小时。我觉得安娜从来还没有象观在这样妩媚可爱, 一方面, 我的自私心认为她是再也选不出我的手心儿了, 同对对她那种弱小能浓的姿态简直宽得可怜, 不禁对她那种弱小能欢的姿态简直宽得可怜, 因为九月天的胜利邻上举程, 智蓄能否得到自从美好的蛮年时代以来初次送安娜回家 花, 智蓄能否得到自从美好的蛮年时代以来初次送安娜回家 去了。我姐妹们但经把她娘的外线活或恰起来, 放意做出非常心平气 和, 安娜真把那张低带走了没有,接着,就依着倾闷的心情烦着山谷向上走去,走进茶店的菜色中。

事后最初的几天,安鑑没到我们这儿来,我也没敢到小学 教师家去,她现在手里有我写的一封清书,所以我们俩都受到 拘束,由于我充分体会到这样向她表示妥情所具有的可怕的 力量,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行动更困难了。一天一天地过去,我 的蝴蝶湖太的自信心又消失了、尤其县舆为我没有听到任何 人提讨凉亭中发生的事, 也没有看到讨这件事留下的一点痕 э:,这时我正要赌气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封起来,可巧我在紧急 关头作为借口的小学教师生生的命名日真汇到了, 表姐妹们 宣布,这天晚上我们大家一起去他家向他祝贺。现在我才重 新看到我的画,它已经装上非常精美的镓框。原来,姑娘们发 现一幅破铝的铜板画 1. 装装一个狭窄的、雕刻得极其精致的 木框子,这框子大概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了,上前的...个细木 条上划着成排的、一半一半地重叠着的小贝壳花纹。框子的 内侧刻着一条由四方形设节构成的细锁件,外侧刻着一串珍 珠。村里装玻璃的工人会各种手法,尤其善于修理旧式立子 上的古旧的涂漆细工,他使框子上的贝壳呈现出发红的半泽。 在链子上镀金,把珍珠涂上白色,然后选了一块又新又高的玻 琉安装在框子上,当我重新看到自己的画,发现它被这样装饰 起来时,不禁大吃一惊。村里所有看到这幅画的人都赞叹不 巳,尤其是我面的花鸟以及给安娜作首饰的金手翻和宝石,还 有我廖诚细心间的头发和雪白的皱领,她的美丽的蓝眼睛,红 得象玫瑰似的面颊和红得象樱桃似的嘴唇,这一切都合平那 些想象丰富的人们的心意,他们看了这富于变化的各部分,感 到當心悦目。肖像的而孔凡平是没有看着本人画成的, 所以 没有阴影,这点倒使他们更喜欢它,虽然这种被大家视为优占 的画法,完全来源于我的无能。

我们出发时,我不得不亲手拿着这件作品。太阳光从明 亮的波滨上一反射出来,就证实了这句俗话, 线纺得再细, 终 究逃避不了阳光。我不得不小心流低鬼抱着镣框, 看起来踱 条满头大汗更把一幅至气上的画像返过由去似的,姑娘们每 逢回过火来归我。都说一大兆俏皮话。但是小学教师表示出 来的喜悦,是以非补这一切即失去这幅画的概点。在其是我已 经下定决心再给自己画一幅更实得多的安娜肖像。大家尽兴 艰贯了这幅画似后,或把它拉在有管风琴的大厅里的沙发椅 厉到的墙上,它看起来就象神话中的圣女像似的,这样一来, 我就严然是让大的最受欢迎的主角了。

第十一回

对于信仰的努力

然而这一切却使我接近安娜更加困难,我不可能利用机会和姚树情,我明白,她现在也非得态度稳重不可,我还认识到,这样明确她如一个她少女表示自己的爱情。可真不是一件开现笑的事,但我和小学教育的关系却更加亲密。我常常和他新论。他的教养范荫主要包括常有半岛家。半神秘度遗秘色彩的基督教道德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建立在自我认识和对神的本质以及对世界的本质的环境上的容忍和爱的原则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他就悉各国的才与横遮而一类事遇中的、一些军犯的。有名的著作,这些著作是从了饲料精神需要的人手里流传到他手里的。从这些书中可以该到许多美好的。有教

有含义的东西,我身心而且这么地游佈讲述, 因为我认为对意 现和参约应委员非党以原统。我想由的异议县反对特别属于 素督教的东西、据说这种东西是一切善的唯一的标志。在这 一点上我处于和世间的说法方重 大 分歧的痛苦中。一方面, 我虽然认为《圣经》 印把基督拉写成那样完美的人, 只不过是 一种传说而已、但我对某怪的人格却很热爱, 另一方面, 我不 知道为什么对一切自称是基督教的东西怀着敌意、甚至还京 兴自己怀有这种敌对情绪; 因为, 在我看来, 从督教影响所及 的地方,都有一种毫无趣味的、灰溜溜的、平淡无味的气氛。 因此,几年以来,我几乎没有进教赏做过一次礼拜,虽然有受 宗教教育的义务,也很少去受这种教育,夏天我因为多半在乡 下住,可以幸免;冬天我去两三次,人们似乎对于这种情形并 不注意,也根本不和我为难,原因很简单,就是由于我叫绿衣 享利, 也就是说, 由于我是个狐僻的、与世隔绝的人物。我在 斯讲时,还哭丧着脸,结果,牧师们乐得让我走开。这样,我就 一直享有充分自由, 我认为, 这完全是由于我显然年者, 知確 敢坚决地自由行动的缘故;因为在宗教信仰的问题上,我的立 场是很严肃的。然而,每年总有一项次我得为自由行动受到 足够的报应,这就是每逢轮到我在教堂里出场的时候,也就是 参加有关教义的公开考试,经过预先练习,回答几个背下来的 有关教义的问题。几年前,这件事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痛 苦,现在觉得简直不可忍受了。但我还是服从了这一惯例,或 者无宁说不得不服从、因为撒开不服从就会使母亲难过这一 层不论、我在法律上得到最后解放的问题也是和这件事分不 开的。今年圣诞节我就要领坚信礼 5 了,虽然事后我就获得

完全自由, 目前却使我状心忡忡, 所以, 我现在被对小类教 师发表自己的一些比平常任何耐信重新 列 的 反 基督 粉的宣 论,虽然我采取的方式和我腿那位哲学家在一起时完全不同, 不但因为他是安娜的父亲,我得察赦他,而且他作为一般年长 者,我也要对他表示尊敬,特别是他那种實容、亲切的态度自 然而然地促使我在发表意见时,言语很有分寸,态度激虚,挟 至承认、自己作为一个年青小伙子还能向他 学习一些东西。 小学哲师听了我的离经叛消的意见,也毋宁说是减到高兴,因 为这促使他自己对精神问题进行思考,由于我给使带来了附 难而更有理由爱我。他说,我有这些看法完全是正常的事,况 且我又肯定是一个不把基督教看成教会的成果、而看成人生 的成果的人,将来积累了一些生活经验以后,我还会成为一 个良好的基督教徒。小学教师对教会没有好感、他断言、现 在在教会供职的、都是一些无知的、短野的人。我却有点儿 疑心他说这样的话, 顾因在于他们锋奇伯来文和希腊文, 而 **能对此知一卷不通**。

这时, 秋牧早已过去, 我得考虑回家了。这回剪父要送我 进城, 同时还带着他的女儿们, 他源两个小女儿还没有进过一 次城。 他让人套上古旧的四轮马车, 我们就很发了, 女儿们都 穿上自己最好的花衣服, 所以, 我们路过各个村子时, 人们都 以惊讶的自己着衣服们, 则父当天就带着, 玛格特回来了, 和 赛翰和 阿爾霍我们就住一星期, 现在给到施们来扮演尽头

③ 导信礼(Konfirmation)是印含的所数依上实为此做准备的宗教课程。 由故师在市成为数区的正式与民的宗教仪式。行过坚信礼以后,年青 的无数是在社会上才能自由行动。

杲脑的、畏畏缩缩的人的角色了,因为我神气十足地领着她们 去游览城里所有的名胜,好象这一切都是我创造的似的。

她们走了以后不久,一天早晨,有一辆轻便的马车驶到我 家门前,接着,小学教师和他女儿下了车,为了防备秋天的凉 风、后者裁着迎风飘动的绿色的而纱。他们来访使我喜出望 外, 我母亲看到安娜这个好孩子真是高兴极了。 小学教师组 名处看一看·提否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住所讨多,因为他总得 娶让他女儿逐渐和外界接触,使她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但 他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今年先放一放,宁可明年在近郊买一 所小房子,把家完全搬过来。这个计划圈然使我容然感到喜 出望外,但我心里还是宁愿永远把安娜看成是那些偏僻的,对 我来说已经非常亲切的绿色山谷间的一颗宝石。同时,我看 到母亲和安娜结下友谊、安娜也对母亲表示深度的债务和衷 心的爱暴,心里暗暗高兴,又看到安娜非常喜欢对母亲表示敬 意和爱慕之情, 更使我感到心满意足。我对小学教师表示意 敬,安娜对我母亲表示尊敬,我们倾真正可以说是在这件事情 上展开了意称,由于这一愉快的竞争,我们自己没有时间互相 交往,或者毋宁说是通过这种竞争进行交往。所以一直砌机 们父女二人离开我们家时,我都没有特别和她对着看过一眼。

这时,冬天越来越近,隨着冬天的來臨,圣诞节眼看就到了。我每星期有三次得在清單元点待到副牧师家里去,那里有四十來个年青人在一司皮带彩的狭长的房间里作领坚信从的准备。我们现在被人称为青年,这些青年出身于什么阶级的都存。点者几支半明半暗的蜡烛的上座,坐的都是上流人家的子弟和大学生,在下是中蒙古民朋级的子弟,他们老不拘

東,肆意攜小动作,最后,在完全昏暗无光的地方,坐的是穷苦的皮耻匠学徒,仆役和工厂工人,他们有些租梦,也有些阻估,在这些人当中有时候会发生一阵租野的娶动,而那些坐在上座的人们却循规附足,举止实详,沉浸在心不在焉的状态中。我和的郑底心是根据我们的态度和忍耐力安排的,因为那些出身及高贵的人生来就受到要求他们对效会保持表面上的和平的严格教育,他们在言谈方面也是有把握,等级超低,这种教育的严格程度和言读方面的把握就越小,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种等级的划分是十分自然的,尤其是因为凡是例外者都自己等级相同的人中间,决不想混入其他的条约和土

規定好哪几天,哪几天被得在寒冷昏暗的冬天早晨准时起来到湖牧师家去,然后在固定的席位上枯坐,这对我来说是不可忍受的,因为自从离开学校后,我战没有男受敌帮训练。 当我认到一种纪律有必要性和台理的目的时,我并不是完多,怎在规处纪律的,因为,两年以后,我愿义多兵役,作为新兵处,怎在规定的那几天一分钟都不差地准时到达集合地点,然后 建照饱经风霜的教官的命令,练习问左转、向石转、向后转、一连练六个钟头之久,这些投得极其热心地去做,就就业业也有力博得这位老兵的称赞。不过,这种训练的目的是使自己进行产的东西,国土足眼路得完教训练却追位我要担目之,那种宗教训练却追位我要担目之眼梦中唤醒。到阴暗的房间里坐在一群和自己一样睡眼迷离的青年的长长的行列中间,遵照那位除了这时 以外和我毫不相干的宗教大臣的下篇一律的命令,来过最**荒** 诞不经的梦幻生活。

D.千年前在深远的东方的棕榈树下,部分掌际发生的,部 分由超凡入圣的梦想家幻想出来而后写下来的事情,一部由 传说构成的书①,在这里作为生活的最崇高,最严肃的要求。 作为做公民的第一条件,逐字逐句地进行讨论,对于信仰这部 书还做出了极其明确的规定。人类的相象力的种种最高态的。 产物,有的是明朗的、有魅力的,有的是阴部的、热烈的、血腥 的,但全部同样被渺茫的远方国土的烟霭笼罩着,这些想象力 的产物硬被看作我们全部生活的曼现实、最稳固的基础。并且 如今最后一次向我们一本正经地对这些东西做出了明确的说 明和解释,目的是使我们能根据那些幻想的产物最正确地享 受一点葡萄酒和一点面包②;假如我们不这样做,假如我们不 以相信的态度或者以不相信的态度服从这异国的不可思议的。 教规,我们就不能称其为国家的公民,就连娶妻都不许可。--个世纪一个世纪地过去都是这样做法、对于象征的观念作用 不同的解释已经造成了一片血海③:我国现在的疆域和掌况、 大部分是那些斗争的果实,所以对我们来说,那个梦幻的世界 就和当前的最具体的现实极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每逢看 见人们绷着脸一本正经地研讨那些荒诞不经的东西时,我就 觉得,好象是宏年入做儿童玩花的游戏似的,一犯规、--

C 指«圣经»。

② 举行圣餐仪式时,面包(即圣讲)象征耶穌的身体,葡萄酒象征耶穌的 创。

[©] 消水救改革引起的战争。

微笑,都要处以死刑。

给我们上宗教理的教师把认识和承认人有罪作为基督教 的第一个要求、他的广博的学问首先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以 正直的态度对待自己,认识自己的过错和不谐德的行为,对我 来说,决不陌生,我对于自己竞年时代于的以事和在学校干的 不道德的事记忆状新, 其至清清楚楚地看到一个服人的维形 在自己的意识深处器器而动, 这种形象使我产少任头悔服的 念头。然而我还是不喜欢"罪"这个字;它持有一层过于浓重 的手工业鱼彩。一种令人恶心的技术行业的气味, 避免者轮前 作坊里发出来的臭味或者织亚麻布的工人所用的浆水腐败时 发出来的酸味。我当时还不能很好地理解,关于人类犯罪瘦 洛的宗教传说型仍然在人类的发霉的本质中继续发出发验的 气味, ---要理解议一点, 我们对于神学领域的必要的结器外 还缺乏知识。所以,我对于这个问题就置少不理,我没样做此 不是由于傲慢,而是觉得这总归是个困难的问题, 万一自己的 观点有时离开正直普良的人们的圈子、那是危险的惠。我大 概还模糊地意识到,连正直的人有时都会犯罪,罪行有大有 小, 所负的罪责也就有去有小。

剛明了有关邻辈的教义之后,紧接岩猷刚明信仰作为赎 聊的道路的教义,这实际上是全部课程的重点。 虽然还有神 种附加的说明,例如说得行也是必要的条件,但最后的给论总 不外还一点,信仰使人存稿:为了给我们这些近于成年的年

面 指《圣经》中关于人类始祖亚当和夏雄造诗神命,犯罪堕落的故事,见《旧约·创进记》第三章。 监督教认为,由于人类加祖宏军,人类具有犯罪的本任。

些人说明这一点,数师少你干量的涉我们接受的,听起来很有 着原的矩阵、偏如衰羸到ma高的由土、象数一周的工**线似的** 共教天上一颗一颗的星星,我看不出,这就是信仰坚定的证 明印, 彼如我头刺下站着, 从给兰花等底下倒著看铃兰花, 我 也看不由,效彰思信仰坚定的证明。对于一件事机信的,能是 好人,不相信的,也能是一样的好人。假如我怀疑二乘二等于 四,它并不因为我怀疑就不等于四了,如果我相信二乘二等于 四,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自负的,谁也不会为这个称赞我。假如 上帝创造了世界, 让有思考能力的人类住在那里, 然后他就用 一层看不透的面纱把自己遮上, 却让被创造的人类堕落在苦 难和罪孽中,然后他自己以异常的,不可思议的方式出现在个 别的人面前,在后世人们的悟性所不能理解的情况下,派遣一 个救世主下凡, 使一切世人的得救 (2)幸福都靠对这位教世主 的信仰,这一切都仅仅是为了享受人们信仰救世主的乐趣,而 这位教世主看来侧是相当自信的,这样一来,这全部过程就变 成了一场装腔作势的喜剧, 对我来说, 这场喜剧使上帝的存 在、宇宙的存在和我自己的存在都丧失了一切可以安慰人的 和今人喜悦的因素了。信仰: 啊,这个词在我听起来是多么 难以形容地怯懦呀! 它是人的心灵在一种危机化的羔羊痞绪 中所能制造的最高奇的东西! 事实上我感到上帝和天命存在 的必要性, 而且确信其存在, 然而这种感觉和人们所谓信仰相 距多远哪: 我确实知道,天命在我头上主宰着,就象太空的一 颗星似的,无论我却着它或者不望着它,它都在运行着。因为

② 这似可能参射教给几意思的赞美歌。"宗知清 高高的天空有多少颗宝 题1 主止而已经数过,所有亿万就宝市一个都不法。"

上帝是企知的,所以他知道或內心产生的每一个思想。他知道 现在该个思想来源于它以而的什么思想, 看到现在这个思想 紧接着要转变成什么思想,他给我的一切思想销设了如同是 层运行的轨道和血液循环的轨道一样不可脱离的轨道,所以, 我确实可以说,我到敏这个,波省我不要做那个,我受做个兽段 的人或者我不把这个问题当一回事,这我都能够通过诚实和 练习来实现,但我她不能说,我要信什么或者我不要信什么,我 要拒绝真理,或者我更接受我理,我还祈求上舍把信仰思赐给 我都不可能,因为,凡是我自己不理解的,就决不可能是我认为 值得企来的东西,因为,一种为我所理解的,累而原则的不查。

对我来说,仍然是一种可以呼吸的新鲜空气,而如果是一种为我所不理解的幸福,那对我的灵魂来说,却是污油窘息的幸华。

然而"信仰使人有福"这句词,就这一点来说,却包含着深刻的"真实的道理"就是它表达出所有的人在愿意相信并且 容易相信善的,美向和奇妙的事物时,详溢着否则不敢,或者或是的情感,从而使他们和那些由于自我自和顽对于人家给他们说的一切著的、美的或者奇妙的事物都持怀疑和吹毛求能态度的人,形成剪明的好好的事物都持怀疑和吹毛求能态度的人,形成剪明的好好,对于在缺乏思考力的情况下,由于上述那种天真可爱的好好。而怀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信仰使人有福"这句话是对的"那种由于上述的他种原因而不信仰的人,人们可以更有气壮地来与繁化和一、因为一方面,不管仰述结客的两对于任何其他自身。

一切充满希望的和令人喜悦的事物都唯 唯 诺 诸地轻易相信,而被会中联斥错误者好提出的论证就是以嘲讽的口吻向后者 据出,任何惹人注目的无价值的东河。他们都深信不凝,靠勾 想过且子, 孤惟独不肯信仰伟大的、唯一可信的基督教。 于 港,我们就看到一些自己那心于最抽象的空沦的人,后来 又犯 那些对实际上可以达到的答和美持相信态度的人统统则作空 论家这样一种喜剧。如果人们想知道信仰的意义的话,与其 去观察那些一切都统一口径的、 因而特性消退的正统派宗教家,不如去观察那些在教会的墙外自由地熙来接往的、不受教义束缚的、信仰上的斯人,不管他们是以新兴的教家,还是以 个人 队身分出现。 在这些人身上显示出信仰宗教的正当的动 动数会所具有的畸形的,强化的数士等极制度。

我们城里住祥一个姓乌姆灵格尔的外乡人,这个人好对和自己来往的人讲种种虚构的求情,吹客种各样的大话,后来又说这些话根本不是真的,用这种办法确究他们轻信,来给自己一种独特的资计手法,使人家对他讲述什么事情财的忠厚老实的态度显得滑稽可美,正如他害于确实那些相信他的话。的人的忠厚老实的态度一样。他吃的面包没有一片不是通过滤言囊来的;因为他宁肯俄死,也不肯啃一块通过正当途径得来的面包。而他吃面包时,如果是不好吃的面包、被读技坏吃,却未就是经常置充和自己本来面目不同的另一种人,为此也不得不继续不断地进行研究,给某,他这样一个本来什么都不做得人

的, 住人用处想没有的人, 却时时刻忽地进行着最错综复杂的 活动。此外,他还须要经常偷偷加走,不断地埋伏着,一来为 了抓住有利的时机来进位的种种靠话, 二来为了抓住别人的 弱点, 因为他的一个主要缩好就是没法证明世人都是虚伪的、 好撒谎的: 他在门后罩伏着, 一听到有人来了, 就立刻踮着脚 经轻地走过来, 身子古挺挺地站在那里, 眼睛转动着面周围 晃 吴地望着,用浮资的官词自夸为人正直,诚实,方才一时精鲁。 但毫无恶意,那种信号是曼令人开心的。因为,尽管加出,他 大概还是感觉到别人的景况都比他好,所以,他的灵魂中充满 了不可名状的嫉妒,这种嫉妒心象烈火似的焚烧着他,他动不 动就说"嫉妒"这个词、就显示出他的嫉妒心。他断言自己处 于一种永远幸福的道德上优越的地位,所以,他听到任何一个 树叶不按照他的方式沙沙作响,就认为它是怀着妒意的仇敌, 在他看来, 企世界只不过是一片嫉妒得发抖的森林。谁要反 对他,他就认为反对的原因在于嫉妒,在他大放贩 词 时,要是 有人保持沉默, 他就生气极了, 简直等不到保持沉默的人走 **升**,就责备这个人嫉妒他,结果,他的全篇讲话由于"嫉妒"这 个词不断重新出现沉真正变成了一首响亮的名词其实的嫉妒 之歌。这样一来,他在一切事情上都是真理的不共戴天的仇 故,正如猫不在家时,玄鼠才在桌子上跳舞一样,只有在 直理 不存在的情况下,他才能呼吸,真理也用最简单的方法对他讲 行报复。他的祸根在于他在母胎里就已经自命 比他母亲语 明,因此,只有在他自己不必相信任何人讲的话,人家 却都相 信他所讲的话的话况下,他才能活下去。他当然可以转出仿 供请形确实如此的样子,实际上他也这样做了,他这种做法确

な具有力地集神神や別議言シ大成、心思他的主要的 腕局。 但是会人社会大学这一事实给真实错况提供的 证明 太朋 瑟 7。所以、他就干贴把点类绝对信仰的旅机的数义作为自己 最好的根据量,但是时代的一般方向是恋事信仰,让多数思想 家对于信仰虽然不老示反对, 却都把它撒开, 而专以可以理解 的、可以认识的事物作为依据, 这一事实已经使能觉得看充分 理由和財代潮流背道而驗,届时还建设,时代的趋势和要求形 然是走向革新的信仰的, 因为他子论在什么惟为都鱼不了恐 谎。真正信仰的人,有他看来,都具极生老人贬抗的,对设种 人他不理睬, 所以谁也从来没有在教堂中或者宗教团体中见 着讨他。相反地, 他倒和不信仰宗致的人们来往多些。这绝不 是因为他很关心这些人的灵魂得救问题,虽然他是怀着恐惧 不安的心情注意观察他们不信仰宗教的行为的。他的恐惧就 是:如果他说过,"他"信仰宗教,那么,一切不信仰宗教的人,在 他看来,就必然是蠢驴,如果人们并不按照他的话接受这种论 断,那么,他就认为自己处在蠢驴之类的东西的单位。实际 上. 人们可以把关于信仰和不信仰这一不幸的争论叫做蠢驴 问题的争论,因为在一千个为了自己的宗教上的见解而在血 泊中建过去的狂信者当中,肯定有九百九十九个只不过县因 为觉得从被迫害者的反抗心中向他们喊出了"蠢驴" 这个 词、 他们才认为有理由背弃和平、点燃起火剂的类堆。乌妞灵格 尔曼深恶痛绝的是老实认真的研究和科学上的发现。每逢这 些方面有什么成果发表出来,他就指手划脚地表示反对,极力 把它说成是荒唐可笑的事,如果这种成果证明是正确的,它的 显著效果到处眼睛都可以看见、手都可以摸着的话, 他就更暴

跳如雷、公然说它是骗人的东西。他憎恶九九农和化学实验 用的小器血比魔鬼憎恶主祷文和圣水盆还厉害,但是自然也 截笑着对他进行了报复。因为,他一方而不承认五宫。同时却 力图通过新发明的几种感觉器官高增加五官的数目,打算 的奇逢进界。他由于这样处理。 当人们根据《新约》向他证明这一点时,他形《新约》为生命。 当人们根据《新约》向他证明这一点时,他形《新约》为生命 已的失趣。虽然如此,他还是真心诚意地信仰非智致。因为每 个人都受要饭农某一方面的信仰。他之所记信率得更真诚,一 来因为信仰的小感觉到自己的机智遭受失败,使他陷入哭哭啼 啼、毫无办法的镜他。

有一天,他和一群快活的人一起在湖滨的一个山岩上行走。他本来体型端正,但是他的灵魂长久歪曲下去。他的肉体也随着变得亚绰了,看起来就象级吹巡了的风信 路似的。然而,自夸自己的在关身段,却是他的一个得意的 话题,他随时准备股潜衣服,疾宗一下自己的身段。同时却对别人都有所指摘,不用人家问他,他就凭空捏造说这个人是驼子,那个人是梦圈腿。当他已经受了他的伙伴们的种种冷喘热讽,心鬼快快不乐地走在他们前面时,可巧一个初次细看了他一下的弯曲得要命啊。"他大吃一惊,同过头来说道:"您大概是在做梦吧,要不就是在讲梦话吧。""那个人却转过身来向着大家,请大家也仔细瞅一眼乌姆灵格尔,大家吧乌姆灵格尔向前走几步,

他就走了几步、大家现在都证实说、是啊」他身子是歪斜的 呀! 你听了议话, 立刻忽气冲冲肿站在攻击他的那个人旁边, 想要证明,这个人本人就是个暗形的人。但此人身材细长,象 枞树一般,于是,大家就哈哈大笑起来。乌姆灵格尔一句话不 讲,匆匆忙忙地脱掉衣服,赤条条地在大家前面走去, 做右肩 由于不断耸肩表示嘲笑而变得比左肩高, 满只胳膊时由于他 趾高气扬、装腔作势而向外弯曲, 腰也已经歪斜了; 此外, 确证 由于努力使自己的身子显得很高,结果身不反似更弯曲了。他 就这样赤身裸体地向前走去,时时恐惧不安地回头看一看大 家是不是在后面对他喝彩,表示敬意,那种轻糕儿掌在最少证 的。但是大家看了以后大笑不止,他不禁勃然大怒,为了迫伸 人家对他表示敬意,他开始表演剧烈的膨跃和武工,以显示自 己身强力壮。一阵阵的笑声越来越大,发笑的人们不得不择 着肚子。这个赤身裸体此来跳去的人看见发笑的人们都舒舒 服服他坐下了。他一阵不可名状的愤怒发作,硬要表演一个奇 妙的绝技,突然用力猛一跳,跳过悬岩的边缘,从离外赛和珊 中。他幸而落在一个大鱼网里,恰巧这时两只小船上捕鱼的 海夫正在收烟,他们确实象提一条挣扎跳动的鱼似的把这个 人兜在网里, 救出来了。他冷得浑与发抖, 不得不暂时光着身 子在湖岸上快步走了一段路,最后才选到一个人家,等着别人 把船的衣服送来。他拿到衣服以后,就立刻高开这个地方,再 也看不见他的容影了。

牧鄭给我们讲的基督教的第三个主要教义是关于娶的教 义。关于爱我是没有资格多谈的,我还没有能够用行动证明 什么爱,但我觉得爱在我心里存在,我却不可能遵照命令,从 理论由发去费。当自然的爱正要从我心思涌起时,只要直接 考虑到亲爱的上帝,就使我觉得受到几分阻碍,心里不大舒 服、我曾遇到讨议样一件事。我在街上拒绝了一个穷人的乞 讨,因为我正想给他点钱时,同时又想到了上帝的欢心,不愿 从自私的目的用发去做好事。但我又觉得这个人可怜、就又 跑回去:我往回跑时,觉得这样怜悯他塞在又太轻揉告作,就 又折回来,最后才得出了这个合洁合理的想法,即 伸 如 此, 这 个穷人无论如何也应该得到救济,这是首要问题;但议种想 法往往来得太晚,施舍终究没有出手。因此,我保涤不尽讨考 虑就做了自己分内的事,事后才想到,这算得上一件好事时, 我心里总很高兴;这时,我就得意忘形赖而天打个椰子,戚潜。 "老天爷,你瞧!我到底还是从你手里溜掉啦!"但是使我最得 意忘形的,却是在这种时候我心里想到,上帝一定觉得我非常 治验可笑,因为,亲爱的上帝既然无所不知,他一定也懂得什 么是开玩笑的话,虽然人们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亲爱的下帝 不懂得什么是开玩笑的话。

最明前、最优美的,在我看来,是关于圣灵是永恒的知德 遗在万物之中的这一教义。当然,表悉怕自己对这一教义官 些误解,没仁受到真正的宗教上的差权的感动。 原来,我认为 上帝不是宗教上的、而是现世的特,因为上帝就是世界,世界 就存在于上帝的本体中,上帝闪耀省亚世的光产。

总的说来, 我还是相信, 我是能和生活在一种精神的基督 教中的人们为伍的, 每逢我不得不对安娜的父亲小学教师先 生承认这一点时, 他就占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 把奇迹和信仰 同题哲时洞尘一边, 逐求我至少要根据我所说的这一精神意 艾承认基督教,希望基督教还会呈现出其本来的纯洁性,保持 住它的名声:他说,实际上没有比某些数更好的宗教,也不可能 想象将来会有。但我对此固答说, 圣灵当然可以由一个人以 相当程度的美表现出来,但决不可能是一个人的发明,因为它 自来就存在,而且是无穷的,所以,用一个人的名字来标则直 理就等于对无穷的公共财产的掠夺,这种掠夺是各种各样的 权威统读进行掠夺的根据。我说,在一个共和国里,人们要 求每一个公民立最大的功、做最好的事, 而并不把他的名字放 在首位, 细立他为君主, 把其和国断涉, 来报答 他 的 恩 德, 局 样,我认为,精神世界也是一个共和国,只有上帝高高在上作 为它的保护者,这个或严十足的保护者严格遵守法律而又完 全有行动自由,这种自由也是我们的自由,我们的自由也是他 的自由:如果说我觉得,每一朵暮云都是灵魂不死的旗帜,那 么,我也觉得,每一朵朝云都是世界其和国的金色的国旗!"在 这个共和国,人人都能成为旗手:"小学教师和高地笑着说。我 却断言:我觉得,这种独立心在道德上的重要性是非常大的, 也许比我们所细胞的还去。

第十二回

坚信礼的仪式

现在宗教课就要结束了;我们为了行坚信礼时显得体面,

不得不考虑自己的服装打扮。青年人都定做好这天穿的第一 在框层形,把衬衫领子和高竖起,领子上套弹锯结,还算一次 载上大礼帽,这些都是一成不变的习俗,此外,凡是留着童年时 代的长头发的人,现在都象英国圆颅党①那样,把头发翦得短 短的。我对这一切都厌恶到无法形容的程度, 发替决不解别 人的做法行事。反正级色衣服已经龙了我的特点,就许绿衣 享利这个绰号我也不愿意丢掉,人们短净谈到我,还总是用我 这个绰号。我劝母亲洗绿色的布,给我定做一件镶着几条辫线 的短上衣来代替燕尾服、并且给我定做黑色的天鹅绒扁平便 帽来代替我害怕藏的大礼帽,因为燕尾服和大礼帽确实不恭 经常穿戴的,并且会由于我再长高些而成为一项无用的正支。 我用这种理由很容易地说服了她。她之所以事容易明白我所 说的道理、是因为贫穷的学徒和做领工的人的儿子通常也不 穿黑色礼服,而穿普通 的省穿衣 服前去参加,我 还说,人们是 否把我算作体面的市民阶级的儿子,我都完全无所谓。我把衣 领翻倒,使它尽可能显得宽些,把我的长头发大阳断样到耳朵 后面,手里拿着自平便帽,在圣诞节前夕,黄门这种盗太老到数 师的房间里,在这里牧师还要以亲切的态度给我们进行最后 一次准备。当我站在身穿笔挺的礼服、表情一本正经的青年人 中间时,大家都带着几分惊讶的补情看我;因为我穿着这套服 装站在那里,确实是个十足的新教徒®的样子,但因为我并没 有以反抗和傲慢不逊的态度出现, 供宁说是努力整藏起来, 脏 以我又处在不显眼的地位,不再被人注意。 发师的讲话使我

一六则二至五二年英国内战期间的议会分子。头发都剪短、游名调解党。
 (2) 这里"若约4"一届带在共历自动方义"超议器"依备数。

得高兴, 进话的主要内容是, 从现在起, 我们的新生活开始了, 过去所犯的一切咒讨已被宽恕,已被忘掉,而将来犯错误,酬要 用更严厉的尺度来衡量。没治营油煮识到,这样一种讨准是必 要的,而且讨论的论却已经到来,因此,我怀着特别认真下定 的决心,高高兴兴地,诸心诚意迪参加这一公共典礼,牧师又 恳切她劝告我们, 毫不要丧失自己能改过自新的信心, 所以我 对他也怀有好威。我们从他的住所来到教费里, 下台典刘龄 在全体会众面前举行。牧师在这里忽然 完全 变成 了 另一个 人:他域风密遵守一进层,从永恒的教会的武器库@ 里搬出他 的雄辩的武器、州声音洪亮的话语把天团和地狱的情景展示 在我们限前。他的演说布局非常巧妙,紧张程度逐渐增高,锋 老指命那"一"刹那,即指向我们这些在他周围围成一个大概 子站着的人必须一本而经沧岛声回答一声"是"的那一到那。 这一淵那的力量學使全体会众为之惊心动魄。我没有注意听 他的讲话的内容,也没有把他的问题理解清楚,就低声和大家 一起说了一声"是"。然而我还是感到毛骨悚然,无法克制内心 的激动,一时全身发抖。这种内心的激动是两种情绪构成的 模糊的混合物。一种情绪是我在大家普遍感动的情况下不由 得产生的共鸣,一种情绪是我抓到自己年纪还这样小,毫无生 活经验,每背弃了这样一个古老的传统观念,在自己作为其中 微不足道的成员的这个强大的团体前面觉得自己是异端时、 心里产生的非种强烈的恐怖之成。

圣诞节早晨,我们不得不再次排着队去教堂,这次是去领

指«圣经»。

圣警。我一演早就兴高采烈,我寻思,再过几个钟头,我就要 摆脱一切精神上的束缚,如同经中的飞鸟一样自由了!所以, 我觉得自己是怀蕾温情与和解的意思上教堂去,就和人们最 后一次到一个和自己毫无共同之处的团体去,因而告别时是 心情愉快的、满名礼数的俗形一样。到了教堂以后,我们可以 混杂在年长的人们中间,各自随意风密。我第一次、也是最后 一次占了我家的男子坐位,我母亲本着一向节约的习惯,已经 注意计我把这个坐位的写码字牢记在心里。

这个学位自从我父亲死后, 许多年一古空着, 或者畏宁 说,一个没有土地的穷人已经盘据在这里了。他向这里走来, 发现我已经在这个事位上。他就因人们在教费由设活时的和 蓄态度恳请我把"他的地方"让出杂,还教训我说,这个区域里 所有的坐位都有主。我是个没有经验的年青小伙子, 按理说 可以给这个上了年岁的人让座,自己另找坐位;但是在基督教 礼升堂里,这种把坐位据为己有,挤走他人的精神惹起了我好 推评的脾气: 我还想惩罚一下这位虔诚的上教堂做礼拜者舒 舒服服地霸古别人坐位的行为,最后接确实这样做了,这也具 是因为我想到。这个被我赶走的人不久就可以重新占据而且 永久占据他常坐的坐位,想到这一层,我高兴极了。我还教训 了他一顿,当我看见他目瞪口呆、面带悲哀的表情到那些不断 四处流动的、没有自己坐位的人中间去找一个较远的小心时。 我就决心第二天就向他暗示,他仍然可以坐我的精子,因为我 并不需要这个坐位。但我要象当年我父亲那样在这个单位上 坐一次、占一次。我父亲每逢节日都要卜教堂做礼拜,因为一 切大节目都使他特别感觉到他认为弥漫全宇宙和大自然的伟

大和籍身的轴的存在,并且对轴特别崇敬,从而使他心里充满 了疼慢和勇信。圣诞告,复活节,升云节和圣灵隆临节,对他来 说, 都县粉从廊大的弯目, 在这种恋目, 他龄沉思默相, F教堂 做礼拜, 在芬恩的山峦下恰然自得的瀑布闲游, 把它愉快地度 讨。这种对于节目的受好,在身与上清伤下来,我每逢圣灵路 临节清晨,站在由上呼吸四角无自约空气,我就觉得从沉方由。 谷传来的钟声是绝美的音乐,我常常苦思冥想,万一废除了教 会,可以利用什么习俗把这类处的钟南保留下来。但是我想 出来的办法,看来无一不是黑豹的、矫揉造作的,最后我总发。 现,钟声的令人神往的练力,恰恰能在于当前拉藉情导,设证 运地从碧色的山谷间传来的钟戸告诉我, 那里的人正坐在一 起,沉浸在对占老传统的虔诚的回忆中。这时,我不由得对议 些回忆怀着敬意,正如对自己证年时代的回忆怀着敬意一样。 正因为我和童年时代的回忆已经告别,所以许多世纪以来在 这古老的、美丽的国土上不断响出的钟声,才使我深心感动,涌 起甜蜜的感伤情绪。我感觉到,宗教心是不可能"人工"产生 的,一切都是空幻无常,尘世上万物都处于永恒的 夸 化 中, 汝 种观念已经提供给我们足够的富有诗意、令人神往的美了。

父亲的自由精神在宗教方面主要是反对教皇极权主义的 干涉,反对革新的正统版不容异说和思想催化,反对蓄意提倡 思味主义和形形色色的伪善,所以常常听到他说"僧侣"这个 词。对有德的教士他是尊重的,喜欢对他们表示必恭必敬的 态度,万一他可以求称愈的人是属于极端的天主教就,但又 是信得尊敬的教士时,他就更高兴的他表示敬意,正因为他感 觉自己在慈瀛利派⁹教会的怀泊中是非常安立治。这位在战 锚下渐维的 人文主义的 自由的宗教改造家的形象,在我父 室的心目由, 是个今人微爱的, 可靠的导航和保证人。我却站 在不同的心场上, 深深地感到, 我虽然对较位宗教改革家和革 维非常尊敬, 但我还是不全和拉父亲构团一信仰, 不讨我确 信, 他对于没有独立信仰这一点, 一定全十分窗客和算量。现 在我在教育的椅子上举行我所天真设相的设种父子之间在完 教信仰问题上和平分离的仪式,相象我父亲还活着,我正和他 进行一次精神上的对话,当会众唱起"这是上帝创造的日子!" 这变我父亲当年心爱的圣诞节之歌时,我就替他高高兴兴地 高声跟着大家喝,虽然我好容易才保持会不击调儿,因为方法 站着一个铜匠,左边站着一个彩彩歪歪的浇钉锅器的工匠,他 们力图用最着奇古怪的花腔引诱力走调儿, 我被商品的区特 着不为所动,他们就越高声,越大胆地唱起来, 接着,我就聚 精会神地听牧师讲道,并进行评论,认为他讲得很不错,讲道 越临近尾声,我得到自由的时刻越近,我就越觉得汝次游消非 常出色,心里称许这位牧师是个有本领的人。

我心情越来越容锐,最后,举行圣轻仪式,我注意香金都 准备过程,有证项聚一切细节,把它半年地记在心里,因为我不 打算再参加这种仪式了。面包切成了象纸牌昂释大、那样厚 的白色的博片,看起来就象有光泽的细纸似的。这是数量的 纳姆的,孩子们从他那儿把面包造几灵来,天真地当作美味的 零食来吃.我自己也有不少次把领情接待满满的实国来,心里

① 創示總利希·整温利(Huldr,ch Zwingli,148(—1331),端士宗教改 斯安,他建立的教会组供比路認教会更民主,他对数义所作的解释此比 路也更为照性化。

党部很新经,这种面包吃起来实际上一点也没有味道。育许 多数赏词事从着行列次序把面包片分给大家,然后虔诚的值 提们就并下一角儿,得把而包片停下去,别的司事随即把土林 庭底省的商词高达远米。有不少的人,特别是妇人和始娘们, 好留下一小片面包,恭恭敬以她来在自己的赞美歌本里。从 前我曾在一位表师的歌中正发起远这样的一片面包,我在上 面面了一个小爱诗明第一以代复语节腾空的美华,这件事故 发现以后,我受到严厉的审问,还按了一顿设儿。现在我手里 拿着几片这样的而包片,被惩矩了这件往事,由不得微笑起来, 一时也很知识下一片,在上面间个什么有趣的东西作为自己 和教会告别的纪念。但我又想起,我是站在我父亲的席位上, 我就先掰下了一角儿,塞到嘴里,你为自己郑重其事 鬼,但又 是会品告姻,然后那一次的意思,我是就在我父亲的席位上

我手里拿着資杯,先疑視了一下杯中的葡萄酒,然后才 喝,但我并没有受到什么感动,我喝了一口,随即把杯子传递 给别人,这时,我的心思早已远在回家的路上了,我一面把箱 報稿唱下,一面不耐烦地把手里拿着的大熟绒扁子便轻转过 来转过去,简直不想等到做礼票的似式结束,因为我开始感觉 即冷得很,站落不动,实在难以忍受。

教意门一开,我就初火地从人非用挤出去了,没有让人家 看出我由于获得了自由而喜形于色,也没有碰着撤着什么人, 我虽然非常镇箭地走出教堂,但我还是第一个走出相当跑离 之外的人。我在那几等省我看来,终于看到她穿着她那样黑 衣服, 宏等最才从人群虽然规矩矩地定出来了,就和地一起回 家,完全不管和我同上宗教课的伙伴了。这些伙伴当中,没有 一个和我有讨比较密切的接触。许多伙伴从那次以后直到今 天耳也没有和我见过一次而。我们一来到我们家的温馨的房 同里, 珍黄高高兴兴油把特益版太初下, 母亲黄丰滑岫早暴神 在炉子上的饭菜。据说自从父亲还后珍家的饭桌上面也没有 见讨象今天汶样丰富的, 有讨节的样子的饭, 我们还激潜了一 位给我母亲帮讨一些小厅的穷寒妇。现在她巴准时来到。系 诞节白侧型的第一次除好的影響,所以这时也把雕塑和美味 的猪排一起摆在桌子上。评论酸菜成为两位太太交谈的良好 的开端。这位寡妇既是个好心肠的、又是个好嘛嘛的妇人、她 一见随后端上了小绮饼, 前把双手游到小面上拍了一下保证 说,她一定不吃这个馅饼,因为吃了太可惜啦。最后的一道菜 是烤兔子肉, 兔子是劈父送给的。裤妇太太劝我们不要动议 负子肉,留着明天吃,因为现在菜已经富富有余。但我们还是 把它吃了,在饭桌边坐了很久,觉得这位可怜的妇人所说的话 非常有意思、她把席上要讲的话和对自己的遭遇的叙述专织 在一起,大开内心的闸门倾吐出来。她许多年以前有个极不 成材的丈夫,结婚一年后,他就走南闯北地沟游去了,给她留 下了一个儿子,她历尽艰苦把儿子抚养到能给乡村里的裁缝 们当伙计,作临时工湿饭吃,她自己在城里不得不做挑水、浇 农服这一类的活来煳口。她称她丈夫为"瘪三",她对他的那 一番描写已经使我们觉得非常可笑。但她描写她和她儿子的 关系的话却更使我们觉得可笑。她一方面用极轻度的语气把 他叫瘸三的崽子,同时他又是她疼爱和核心的唯一对象,所以 她经常把他挂花嘴边。凡是她买得起的东西、她都买来送给

品, 这些车辆署来具得重的对抗, 实在螺悬器不足道的, 正因 为议归补物很小,所以每逢她用好心肠的夸大其词的话,列举 自己不断为儿子作出的"牺牲"时,都不免使我们感动,同时又 国得我们等起来, 推说, 今年复活节排户经关给他一条红蓝色 的印花藻软细平组, 圣灵降临节她两关给他一双鞋, 为过新年 她已经给他准备好一双毛袜和一顶皮帽,这个可怜的小伙子、 这个小矮子, 他那副惨白的面孔, 她说, 三年以来, 他从她手 里已经逐渐得到大约两个路易多而进了,这个股出自的小子。 这个没长好的卷心菜根!但是,无论收到什么,他都得给她开 个收据,因为,无论如何,只要她丈夫那个流浪汉一霎面,就得 一文不缺恤徐还给她。她儿子外号叫椅子腿,他开的牧据很 好。因为他的字写得比瑞士联邦总理的字还好。他还会吹单 赞管,吹得象夜弯的歌声似的,谁听他吹奉,谁都要成动得哭 起来。但他是个怪可怜的小伙子,因为他一事无成,虽然确每 次和他的师傅一起到农村去找顾客时,都大吃肥肉和土豆,但 都无济于事,他还是瘦得象个没长好的萝卜似的。他曾一度 痴心妄想结婚,因为他如今已经三十岁了。但因为恰巧这时 刚给他织好了一双袜子,她就把这双袜子夹在胳膊下面,还 买了一根香肠, 然后出城向乡村跑去, 想给除掉这种坏的思 想。他还没有吃完那根香肠,就终于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了, 后来, 他还吹起单赞管来, 吹得声音极其美妙悦耳。正如他 父亲并不是个笨蛋,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出最好的纱线球。 样。这孩子在缝纫方而的本领和应思不相上下,但这两个坏家

⁽D) 第二十四层大革命的制造的变形,约为其中法律。

休身上年来都含有--- 种语传下来的邪恶的而、所以对这个小 海提必须加以约束,对他的婚姻必须慎重洗择对象。 寫如对 这幅饭锦不绝口。用容张过火的话唠唠称差吃下的每一口饭 菜,只是说,可惜无法让她那个饭桶儿子吃到一点,虽然他是 不配吹这样的饭的。在收货活用, 她插进了他儿子曾在那里 干过活的三四个师傅家的故事和他因议 些人家 的 无惠 的争 吵,以及师傅和往弟曾在那里做讨终知活的一些乡村里发生 的有趣的出。结果,一大堆人的港调给我们按额饭增添了滋 味,而这些人自己却一点都不知道。依后,塞妇太太因为赐了 几杯葡萄酒高兴起来。拿起我的管子, 语着吹了一下, 然后递 给我,请我吹去一支恕前。我一次是位于,她被摆着她省穿的 围裙,迈着轻盈的舞步,在房间里舞蹈了一回。我们都笑不可 置,感到心满意足。她说,自从结经后,地就没有再跳过舞;虽 然新郎是个卿三,结婚那天毕竟是她一生中最幸好的一天,她 终究得怀着感激的心情承认,亲爱的上帝一百好心好音抽舞 她,让她天天绝有饭吃,还吃时让她得到一个快乐的时刻。E 如、昨天她还没有想到能讨议样一个快乐的圣诞节。这些话 促使两位太太心溢意昆地进行更严肃的冥想,在这同时,我却 得到机会,大致了解了一个产妇的生活,这个真妇想把自己的 儿子培养成人,为此事,她除了给他织袜子以外,一切都无能 为力。我还得承认,我常常觉得自己的生活情况是贫苦无依 的,这种生活情况比起这位寡妇和她的引怜的、瘦弱的儿子的 孤苦伶仃的生活情况来,实在还是带金粉的餐况。

第十三回

狂欢节演剧

新年后的几个星期,表正盼望存天到来,忽然接到村里来的通知,说那一带的几个有子已经联合起来,这次要举行大规 核的戏剧演出,给那次节日的娱乐活动输上海花。旧时天主教狂欢节的娘乐,在我们这里已经作为一般的新春节日保留下来,若干年来,相纩的民间化炭疏舞会已经逐渐变成爱国戏剧的演化,起初是青年参加,后来,发好娱乐的成年人也参加了,有时演的是漏土来一战役房面,育时演的是著名的英维们的一生中的某一事件。由于演剧起区的文化教育程度和宣播,在各种演出这些戏剧时,工作上的严肃程度和爱用的大小也相应地不同。有些村于已经以演剧出名,其他的村子正努力争取这种名誉。我的老家所在的村子和另外的几个村子。爱附近的一个市镇的臺灣、参加大规模演出。城市,是你不同的工作,为此,我的亲戚们又要求我出城,来参加演剧的信念工作。因为他们相信我特别连续正方面有一些整个的场。几年我是因为我们这个村子所充的地区。居民几乎毫光例外对法是因为我们这个村子所充的地区。居民几乎毫光例外

② 《藏院‧進尔》(180)年)異德國作大為人席与的書名历史斯(徽彝德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遠鄰小说中提到的例中人名和地名均和城译本 统一)。

地都是农民,对于这种工作很不熟悉。我能完全自由使用自 已的时间,为了这件事打断自己的日常工作,又非常符合我父 亲的精神,我母亲也不敢干对此有什么凝虑,所以,我没让人 家再说第二次,就答应下来了,每星期都出城去几天,在这个 季节级常步行出城,有明穿过战石强袭的田城和几种林,这就已 使被我心旷神怕了。现在我也看到冬天的乡间,为下人冬天 的工作和冬天的娱乐,看到那们向何中心即将来临的卷天。

这次演出以需勒的«退尔»为基础,这个剧本供小学作为 教材使用的版本是大量流行的,其中只缺白尔达·對·布伦 量克·和武尔利希·封·鲁登茨·的爱情故事。这本书已经 家喻户晓,因为它以奇妙的方式表达出人们的高尚情操和人 们一般认为真实的一切东西,因为,在作品中通过有诗意的描 等制徵地或者甚至强烈地把人理把化,人看了以后,确实是很 少鬼怪的。

漢關的一群人当中,绝大部分要以牧人,农民,渔夫,雅人 的角色出场来扮演人民群众,他们成群结队地从一个舞台转 移到另一个舞台上,在这卷舞台上由那些自信能大胆登场的 人来表演剧中的情节。人民群众中也有牢育的姑娘,但至多 也不过参加合羽队,而主要的女角色则都由年育小伙子们扮 演。表演剧中情节本身的场所,部根据各个村子的特点,分配 在近当的村子里演出,所以穿着双表的人群和人山人将的观 众象渔濑似的在各村宏山,详描着专目的何象。

在进行准备工作时,我证明自己是个得力的人,有不少额

① 白尔古·封·布伦涅克是维承巨产品女子。

② 或尔利奇·科·布兰茨是阻格門玩像本具用的電子。

歷在城里市的出、都委托我来办。我把可能在放弃会箱装饰 品和假而具的仓库湿搜索了、允其县因为其他要委托的人员 都如先洗颜色刻目的,着人注意的东西,我就想注提出都有用 外的东西。而且, 彩料至还跟其和国的官员们绕触。遇到机 会, 表明我是我那个袖区的函数的代表, 因为我母母杆的事业 洗和偿让古代丘器。这是当局在我们保证立正慎重保管的条 件下批准的。因为可巧议次几个地方都举行同样形式的节目 活动,所以除了具有一定纪念意义的、最有价值的战利品外。 表们还为借兵器争吵起来;大家不管适合不适合自己的需要, 都想借简一件兵器;我为我的乡亲们洗出来一批大刀和战粮。 有一个对手规从我手里夺去,虽然我已向他说明,鼓佈的后名 们想要演出的那个情节发生的时代来说, 他需要另一次兵器。 最后,我向保管兵器的人呼吁,他爪认我说得对,那个站在我 后面准备搬运东西的,在乡村里很有声望的、身强力壮的货馆 去板为此洋溢着胜利的点悦,亲切谁赞扬了我。但那些对手现 在都认为我是个想抢先拿走最好的兵器的危险分子、他们紧 跟着我在古代武器库里转来转去,专挑选我所注视的东西,结 果. 我极力坚持, 才为我们扮演暴君D 的骑兵的人们保留下一 车铁盔和战斧。所以,我在和保管人员核对所借物品的潜单 时,觉得自己得重要,虽然真正的保证人是那位饭馆老板,在 清单上签字的是他。

接着,我在乡下又有许多事要做,我带着几包颜料和大画

⁽D) 指针线数和高型出电力影響的总统器盖更勒。

笔出去,用彩色的装饰和一些格言把路旁一所新次合完全变 皮皮陶法棘[©]之家,因为不但史陶法结和他的妻子的谈证要 在更强进行,而且在这场谈话以们,那忌君本人还要乘马来到 这里, 战他那些魔不讲理的话[©]。

在爾父家用,我确实是个万事酒,我致办苦心是非兄弟们 的服装尽可能符合历史实况、表现使们相邻得时整的现代服 装,我极力阻止她们这样位。除了那位矫订婚的结鸠, 窗父家 的子女都想参加这次渝出,也劝安忍参加,此外,安娜还要到 领导委员会的恳切激请,但她项是不肯同意,我想这不只是 由于法场,也有几分自命清高的原因在内,小学教师先生很久 以前就对提高古老紅笙的戏剧很热心、现在也坚决要求她对 此事做出自己的贡献,她终于同意了。现在最大的问题却是 让她抬演什么角色, 当然应该使她的玩刻的风姿和文化教养 给这个节目辖上添花、但一切重要的妇女脚色又都已分配给 年音小伙子们。不过,我倒早已为她想出了一个脚色,而且很 快就使我的表姐妹们和小学教师相信们出的主意很妙。虽然 白尔达·封·布伦涅克的则鱼已经完全取消,但她仍然可以 作为一个不说话的人物来给盖斯勒的骑士。 鳳 从 队 伍 增 加光 彩。民间的函默趣味向来把这个应从队伍扮演成 相 当 赛碜、 野蛮的样子,特别是把那个暴君扮渝或非常丑陋而又滑稽可 笑的样子。相反地,现在我主张,总信的仪仗队必须相当壮丽 嘘严,因为战胜一个不象样子的敌人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这 个主张得到世知、我自己扮演你花泼的脚色,把他和阿廷豪

助 史附法だ是什维を利が以。

② 見第一等等三月。

套的关系 6.省略了, 而且他到最后才不得不倒向人民一边, 所 以 税拾渝 这个脚 鱼 就有很多的行动自由和时间来 备 时 帮忙, 尤其是我没有多少台词。我的一位表兄弟扮演鲁冬夫·哈拉 斯(1),所以安娜能处在两位亲助的护卫下。可巧,篇父家根本没 有人崇讨席勤的原作,连小学教师也不涉议位诗人的作品,因 为他的文化教养方向不同,结果,没有人知道我放在我的计划 中的人物之间的关系、安娜也天真地落入了我给她设下的圈 套。最困难的问题是劝她骑马。我舅舅的马根围有一匹跑得 腰身深悶 性情温期的白马,它从来没有摆着过年何人, 囫囵 好骑着它到各村去。阁楼上有一个被人忘掉的、古时妇女用 的马鞍子,人们把从庄严的安乐椅上拆下了红色的长毛绒绷 在马鞍子上,使它焕然一新;安娜初次跨在马鞍子上时, 赔得 就相当好、尤其是因为善于骑马的府房主人议位邻居给了她 一些指导的缘故,最后,安娜就觉得赔议匹好白马是很大的乐 事了。人们把早先挂在有天盖的床周围的巨幅浅绿色缎子梯 帐裁前成一件女骑装,小学教师家里还有一件祖辈流传下来 的、旧时供新浪子业的、银丝编成的宝冠。安娜的金光闪闪的 头发只有贴近鬓角的部分编成美丽的小辫儿,下面的头发剔 全部自然披放着,然后戴上宝冠,还戴上一个大金项圈,按照 我的主意, 又存载着白手套的手上跛上几个戒指。她初次试 着穿这一整套服装时、样子看起来不仅象一位骑士小姐、而且 象一位仙后,男父全家凝神看着她的妩媚的风姿,不觉出了袖。 但她因为觉得自己这种扮相太奇怪了、现在重新拒绝参加演

② 春多人、哈拉斯是盖思勒的写真。

出,假如当时那些最有名望的人家不是全家启动去参加这次 盛会的语,是不可能再把她谋加的。在这同时,我并没有休息,却和我的袭及骑和一起干了一。
 一个就太人那里糜价买来的红绸子,把别文的不大干净的皮疆 纸桌上维外,因为我不知让安娜的手背身将她改备旧厚雪鄉。

我早已把自己的服装准备停当,我透的是绿色的、摄人样子的跟装,用为造这样的服装对拨这至火设少的人来说,可以多省些线。不过,这套服装还算是也实于原作,又把一条巨大的黄棕色的毛毯完好无想地放成了一件皱襞很多的外套,遮盖上我这穿跟装的缺陷,我背上背着等弓,头上戴着灰色的齿帽。但是,因为人总难免有弱点,所以我把阀模上收藏的那把托笛多化剑阀在腰间了,我劝别人师要也实于历史,并且亲手从兵器难见取出许多符合剧情发生的时代的兵器,然而自己却失器难见取出许多符合剧情发生的时代的兵器,然而自己起历了这一把西班牙剑,直到今天我也同不清楚我当时是怎么想的!

粉望已久的重大节日来到了,早晨天气非常晴和,天空明净,万里无之,今年二月已经这柱暖杯,树木都已开始发茅,牧坊上草已发绿。太阳阳一出来,人们正给在闪光的小河畔始着的白马脚选身体时,阿尔丰斯山上的号角声和牧舞的岭中就传到村里,只见一大群年青小伙于和姑娘赶着,队大约一百多头带着花环和铃铛的健壮的母牛定过来,要顺着山谷前去访问其他的村子,这样来表演一个他的徐的途袭,再加上身上一切外外的时髦的发束,穿上完全的大路就是一个大路的大路。

子们港不在平地行着额斗①。这些小伙子和姑娘们的新衬衫 袖子,红裳心和花马印,在欢乐的人群里远远地似乎,他们在我 们家的门口和邻近的愿席前面离下来,将下忽然一片人山人 海,花花绿绿,歌声,欢呼声羽笑声大作,他们高声招呼着要一 杯早高呢,这时,除了安娜以外,我们大家都已经打扮好,正坐 在桌子周围吃丰富的早点,一听见他们要喝酒,就高兴得一跃 而起,我们确实真由如外,自己都对自己的真似感到给证,因 为我们事先没有料到我们会这样喜枝欲狂。我们赶快急着巴 经装售葡萄测的容器和许多两杯到人群里去,實文和幫品提 着装满乡村风味的糕点的大粽子随后就赶来了。这最初的欢 乐决不意味着人们很快就会疲倦、而具不过是准确地预示漫 长的喜目和更盛大的场面来临的前泰。舅母观察了一下那一 群漂亮的牲口, 夸奖了一番, 抚偿汇税着嫌所熟悉的聊名的 母牛和年青人讲种种学话。 量父不断原斟酒, 表姐妹们把酒 杯送到周围的姑娘们混箱, 附知道她们专的清晨不喝酒, 知 极力劝那些姑娘呢,这些赶着牛米的姑娘倒更高兴地吃美味 的糕点,还分给许多赶着母山羊前米壮大这个队伍的儿童们 吃。我们走到拥挤的人群里,调到粉油从另一侧成击敌人始露 坊工人们,他们由年宵的磨坊主入字领着,只见他扮成穿着钩。 甲的骑兵战士的搅样,身体笨重,走起来铠甲咔啦咔啦地响。 着,来到这边,所任观众以致格的眼光观看并且横墨曲那在过 了时的铁衣。这时,安娜丽上带营着怯的表情出现了;但她的 畏怯的心情立刻被这男女老少喜洋洋的 气氛 的力量 消除净

③ *战庫,遵尔*前替节发生车-四世纪初年,烟草则是每伦布发现美洲以后,在十六街纪才传入欧洲的。

尽, 转晚间, 师就好象变成了另一个人似的。她的微笑表露出 自信和快活的心情,她的银冠在阳光中闪耀,她的头发迎着潜 是的灵朗群烈动势, 她手上微数戒指, 双手提着女蜂站的衣裙 走来, 姿态那样优美、稳健, 好象 数有生以来一直穿着这种衣 聚似的。她得到各处约一下,所到之处,人们都带着惊奇赞美 的神情而如表示欢迎。参加演出的队伍终于向邻村开动了, 队伍一出发、我们这一家人也分开了。两个表姐妹和她们的 两个兄弟加入了这个队伍, 订了婚的专姐和小学教师乘一辆 经傅的马车, 走另一条路去看渝出, 肚脐和我们遇到一起, 也 为了万一安娜不乐意看某一场演出时, 把逸接走。舅父和舅母 留在家里,招待其他四处流动的观众,给挨着到附近看一看热 闹。安娜、扮演您多夫、哈拉斯的表兄弟和我现在加赌士马、 由那位穿着铠甲走起来咔啦咔啦响的磨坊主人护送着出发。 磨坊主人从自己的马当中给我选了一匹老实的栗子色 的马, 为了骑起来更安全起见,还在马鞍上锁了一张单皮,用皮带勒 住。可是,我毫不考虑自己的马术如何,既然别人也不考虑这 一类问题,所以我就满不在乎地跨上果下色的马,曾冒失失被 骑着它四处小步慢跑。每个骑受过训练的 马会掠下来的人, 都令骑乡下的马。于是,我们就骑着马维赳赳地从村里走过, 如今我们自己也成了留在村里的人和一群在我们后面跟着跑 的孩子观看的对象, 真到另一个队伍引起他们的注意为止。

到了村外,我们看见人们穿着红红绿绿的、闪着亮光的服装,从四面八方蜂涌而来, 沒们猜当马走了一刻钟的路程以后,来到十字路口一家高店,门前坐着扮演抬走旅思勒的仁爱会³ 修上的那六个人。这些人都是附近最爱玩爱闹的小伙子,

只见他们都在僧衣下面鼓鼓囊囊弯起了一个大肚子,都戴替用粗麻做或的可怕的胡子,还把为字染红;他们打算随心所欲 地游燕一个蓬矢,现在正大噱大叫地玩纸牌,同时还从僧相望 另拿出一些纸牌,代替里边烟至仍至健像,送给旁人。他们还 带着装着食品和酒的大口袋,看来他作已有几分那意了,这使得我们对于他们在盖思勒死后需否执行他们的庄严使命有些

到了邻村、我们看见扮演阿尔洛尔德·梅尔图达尔德的 那个人已经穿上古装,还从客不追地把一块公牛卖给核里来 的密户。接着。就有一部人放着线、吹着笛子。竿上接着一 槓子、前来的附近的居民宣布那道思導 明素 人民的法令。 因为这种露天演测的成大优点 就是流贯们不受舞台的限制, 不追求使观众该奇的效果,而是自由地各处走动。象实际生活 一样,也象自然集合在剧中情节出现的场所一样,这样就有上 盲出小戏在各处演出,到处都有可看的和他人发笑的场面,而 在表演重大事件时,大家又都以庄严的、渡精会神的姿态是上 舞台。

我们的队伍人数已经大大增加,既增加了一些骑兵,又增加了步兵,这些都在骑士队伍之列,我们来到大河上面的、班 新拼旁边。登山的队伍一大部分人从对岸走来,打算先把牲口 全国家去,然后再来扮演人民的脚色。可巧这时桥上有个小 气的改役人,他非实依法对讨牛和马征税不可,因为照他的意 见,这些牲口是在运牲途中的。他已参把拦路的树木放下来,

② 作以会是以故作的人和受伤者为空后的天主教胜俗修士会。

② 网络尔德·海尔西达尔是林间州出民。

赶牲口的人们说,因为现在谁都没有准备遵守、也没有心情邀 守这些繁琐的法令,劝他这次放弃自己的要求,但他执意不 肯。那里已经济了一大堆人,可是谁都不敢硬阀过去。

第十四回

退尔

这时,可巧扮演基於®的人忽然出现了,他独自带着自己的男孩儿走来,此人是一位著名的,熟练的饭馆老板和射击手,大约四十来岁,是个有声望的,身强力壮的人,大家自然而然地。中是古代瑞士人的一成不变的聚装,带有许多破积和花边的、红白二色相同的次服,显似齿形的,红白二色相同的小帽子,帽子上有红色和白色的羽饰。此外,他腕前还系着一条丝领不适合,组他的严肃否度却表明,他通过查车头的服装量,对这位支撑在他的心目中的形象怀有多么深高的敬意,因为,在他的心目中,退公不仅是深朴的牧人,而且是政治上的安护神和圣徒,只能设想位穿着瑞上国旗颜色的天鹅候九灵。

② 威廉·退尔是乌里丁智畏, 驾禁以他的姓名作为剧本的名称。

他那个打扮得象一种小仙人似的几子神色镇定地走上桥来, 两次家打听出了什么乱子。人们宜他说明原因以后,他就向 收税人提事实,讲道理,该他根本无权征收这到远方去的,应该说 是作为一般的交通工具路设运年的。也不是运到远方去的,应该说 是作为一般的交通工具路设运的。 收税人贪图那许多克罗 宋① 的税金,坚持说这批牲口排成一大队,身上什么东西也没 有,被人赶着在人路上走,决不是从田星来的,所以他有权征 收益到税金。一师这话,勇敢的退东抓住拦路的横木,象拿起 一根轻轻的羽毛似的,往上一推,蒙抱横木推起来,即朝他自 已承担责任,让大家过去。他劝农民们及时回到这里来看 是实的剧情,对我们这些骑士。他却面带着冷淡、高傲的神气 招呼了一下,似乎把我们这些骑者马的人真正看成了那个暴 智的部下,因为他已沉没作自己所受扮演的角色的尊严中。

最后,我们来到了今天当作别中的阿尔托夫村®的那个市镇。我们晓着马走进古老的城门,发现这座围绕着惟一的一个不很大的广场荒成的小城市已经相当热阔,到处听到音乐的声音,看到一面一面的数子,家家户户悬挂着小枞树枝。可切扮演盖思物老爷的那个人正骑着马出城,想必是到附表近区去于一些暴行,他带着距房立人和扮演哈拉斯的表兄弟一同去了。我和安娜在市政厅门下马,其余的完生女士们都聚在市政厅里,我陪伴着安娜走进大厅,委员

⑥ 古代珍士和奥地利等医通行的一片消形。

⁶ 阿尔托夫村是岛里州的首局, 节星简生这里经筑堡全作为统治岛只州的根据地。 也在这里洞边进尔从儿子为上射中苹果, 兄弟 三 籌 第 三 场。

◆成品和东南的市份全沙局夫人都以赞叹的目号而她表示数 迎。我在这里只是个无名小卒,借安娜投射到我身上的光辉 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接着、小学教师和大表明母着马车也来 到了,他们幼母找了个停车的地方以后, 注和我们聚在一起, 向 我们会说你们方才看到寿凉在大路上把年青的梅尔西沃尔的 两头公生从照付上闭下来抢击, 梅尔西达尔挑鞠, 他父亲被审 插,暴声的总径和他的部下的其他胡作业为的情况,以及在史 陶法赫家门前当着许多的观众演出的一些精彩的场面。观众 不久也涌讲城梁;因为,虽然并非所有的人都想把各处海出的 场面全都看到,但是大部分观众都渴望观看令人肃然识器的。 意味深长的主淫情节,特别是很尔射箭的场面。我们市已经 从市政厅的窗子望见手持枪矛的兵士盘着那棵可见的木杆来 了,把木杆插在广场正中,在鼓声中宣布那多法令。现在广场 上不许停留,所有的人,无论是穿戏装的还是不穿戏装的,都 勒令退到广场边上去,各个窗子前面、楼梯上, 太钊的示审里 和屋顶上摆挤满了人。广场上、只有那两个站岗的兵士在宋 杆旁边走来走去。这时,退尔拉着他的男孩儿走过广场,观众 蒙声情动,表示欢迎。他把他和孩子的对话省略了,很快就陷 入和站岗的兵士们的剧烈争吵中、人们都密切注意观看设备 争吵,安娜和我连同扮演总督的其他爪牙依人们拥到后门外 面去上马,因为我们和游恩勘的打得以伍汇合的时候已到,打 猎队伍已经停在门外。我们验着马在喇叭声中走进广场、发 规剧情达到高潮,退尔陷入进退准谷的境效,观众情绪异常激 品,真恨不得从压迫者手里把这位英雄为走。但是,总督的台 词一开始,会场就安静下来。各个角色的台调都不是以演戏

的姿态做对手势念出来的,而了忽解众大会上的演说。声音高 而且单调,还有几分歌唱的语调,因为这些台词本来就是跨, 金出来的台词整个广场上都听得见,万一有人改场,念的声音 太低,人家呀不懂时,双众就喊:"大声说,大声说!"接着,大家 把同一段台词又听了一迎。而并不觉得别情在自己心中透成 的勾觉受到于统,所以都心满意尽。

轮到我念我那几句台词时,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素而我 的话被一场闹剧打断了。因为这时可巧有十多个按照旧时的 方式化装的男子在广场上游游,他们都是一些穷鬼,在破旧的 衣服上罩着白衬衫,全身缀着花里胡鸣的破布条,头上戴着纸 做的、网锋形的、面着漫画的嘉耀子, 脸上蒙着一块穿了许多 小孔的布。这套服装是早先狂欢节时一般的假面化装会下的 服装,人们穿着这种服装做出各种滑稽可笑的动作。此外,这 些穷鬼也不喜欢新近治出的戏剧,因为他们损于化绩成议种 怪样子来给自己募集救济金,所以也极力保存这种化装表准。 他们可以说是倒退标道落的象征,现在拿着太剑和扫帚以奇 奇怪怪的姿态来回踪舞。尤其是其中的两个人恰巧在我该会 台词的时候,互相拉性涂着芥末的衬衫的背面,扰乱了演出。他 们手里都拿着一根香肠,在咬一口之前,先把香肠在对方的衬 衫上路一踏,同时,还象两条彼此都想咬住对方的尾巴的狗— 样,不住地咒圈子。他们以这种珍杰舞蹈着从盖思勒和退尔 中间走过,思妄地认为自己做了什么精彩的表演。当时也确 实发出了一阵响亮的笑声,因为观众在最初的一瞬间抑制不 住自己对目时的疑剧的癖好。但是那两个兵士随即用剑精上 的圆头和载狠狠地乱打乱数了一阵、吓得那些滴滑精戏的人

想拼命选往观众当中去躲避,但他们无论处到哪里,人们都大 内笑着把他们推回架,结果,他们在次乐的观众行列中找不到 藏身之处,顺着那些行列惊慌头措地转来转去,帽子都被嘴角 般烂不堪,极力把脸上擦的布紧紧按住,惟恐被人认出来。安 鄉对他们很闹情, 喊啦按波鲁多夫,哈拉斯的那位未兄弟和 我设法让这些爱虚待的小丑递出去,结果,我的台调就不念 了。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妨碍,因为人们根本没有数过脱本中 的台调有多少,而且在则中情节的感动下,甚至近用自己的组 写的活来转的席勒的抑扬格诗句。但是,演到退尔射箭的场 面贴,一般人民催众的幽默翻床本身抽产倒僧当中右下上风。

自占以深,每途按照旧的传统万式演出各幕有关退尔的 行为的效品时,在这一场中,他的身後几都驭在进行反复问答 的时候,把头上的苹果拿下来,大模大样儿地吃掉它,引起戏众 高声欢呼喝%这种逼死的表演是普遍被行的。这次读出时, 也把这种逗乐的表演输物地重新我上舞台,当盖思勒恶级跟 地我问男孩儿为什么这样时,后者人肚地回答说:"大人, 父亲是了不起的穿射手,要他射这样火的一个苹果,他会感到 定趾:给我火上放上一个不比你的慈心大的苹果,父亲会舒 行员准让"

遊尔射击时,对于平下没有他那文步枪,只能进行舞台上 的假射击,衍在感到遊越。但他瞭谁时,却不由得真正全身发 抖,因为他觉得。由他来表演这一神圣行动,是发大的光荣,为 龙心情非常激动。当所有的观众都屏住气、拢心吊腿地看着 他以成恨的姿态把第二文系举到急督服前时,他的拿着箭的 手又发起抖来,眼睛盯着盖思勒,声客一眼间高起来,显示出 那样巨大的激情的力量,吓得盗思物而无人色,整个广场上的 现念也大力震氛。接着,一阵快乐的,低宽的,嘁嘁喳喳说话 的声音响彻全场,人们互相程手说,依伯老板是个好样儿的, 只要我们看该针的人,被万生大害,

然而,这位赖明强干的人却智耐当了囚犯,被绑走了,观 众为丁君其他场面的演出,或者打算随意到例处去游览,象褶 不一般从城门浦出,向四面八万散去。还有许多人听到四处 传来小提琴的声音,为了继续听下去而留在这里。

大家却都做好准备,要在正午到场看在卢特里[©] 宣智建立联盟这一场戏的演出,演出时,要把席输源作中有关夜晚的 那分香贴。演出这一场的地点是鬼阔的河流旁边的一个美丽的音乐。连环被山坡上的树林阳绕。这条河实际上也只好用来 化替原作中所说的湖,作为渔夫和邸夫活动的场所。安娜坐上她父亲所乘的马车,我骑着马和马车并排行走,我们做这样安逸自在地向目的地前进,剑那里作为观众,一面休息,一面 依赏表演。卢特里这一场演得非常庄严隆重,人事是以全生四周出坡上的树荫里、同盟者开会的场面在山下演出。只早转大刀阔斧的,真正行战斗力的成年人和手持铁棒的转度,人都集合在那里,当中是三个首领。一切情节都被得好极了,确实是深有体会的演出,宽倾向两个波光四闪,悠悠自得地克,还是几个学校师往携,扮演青年人和老年人的演员在资质上严爽器的动作时,竟但可以说都是想干了高嘴。始治罗色导动

⑤ 卢特里是什治兹,乌里印林何亚川居民秘密结盟、图谋超叉的地方。是 第二卷第三标。

父中的演员不住地吸鼻烟。

当础于联盟在从展围的必滥观众的由上发出来的雷唿吸 的欢呼声中宣誓成立后。现众和渝品混杂形成的人群就一起 申动了,大部分人象一次民族士子從似的通商小城市,那用准 签了便饭,几乎家家户户都变成了招待所,或者是招待朋友和 纵人, 或者是收停官的货钱招待素不相识的人。因为正如我 们已经随便打乱了剧本各墓的剧情一样,我们还认为,最好把 淮出新修一下, 休息一小厨, 为了随后更加精神抖擞油油用使 用暴力的最后一场的情节。饭馆老板们看 到天 气异常暖和, 已经迅速把城市中心的广场变成了一个餐厅。一长排、一长 桃的桌子,上面已经铺上台布,这都是为招待"穿拉装索"因及 那些愿意参加深餐的先生女士们而丧的难度。其余的人们则 到各户人家和各家门前摆着的许多单粒的桌子旁边去坐。汝 样一来,这个城市便又呈现出一个大家庭的样子。分散在各户 人家的客人们从各家的窗口望着主要慈腐的大桌子、坐在各 家门前的客人们不久便也象是属于主要筵席上的 客 人 之列。 各个桌子上部普遍进行戏剧评论,这种剧评是人们高声谈话 的内容,剧评的口头论文是演员们自己做的。评论与其说是以 戏剧的内容和演出为对象,毋宁说是对主要人物的浪漫色彩 的粉柜和他们平日的行动进行比较。从这种评论中产生了种 种滑稽的比较和影射攻击、甚至连本来无懈可去的退尔几平 都难独自幸免。但是暴君盖恩斯加陷入猛烈的交叉火力的方 击中,致使他在这场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喝得醉醺醺的,不久便

⑤ 罗毛曼神父是真甲川崇良。

能思想自然的方式货币值的盲目的情知了 使而,这一切都 不知(4.0) 开心、因为政力会继的多数而代心忡忡、确处在 她父亲和州长中间的类类席位上,对而是恰渝退尔的渝员和 当时在座的,他的真正的妻子,安愿由于风姿妩媚高贵,早已 经引起普遍注意,现在,做父亲的名切,她所受的良好的教育。 紅外还有她等继承的那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这些也都发生 作用。她所坐的座位四面都被前次充满希望的各种各类的小 依子周起来、甚至大学用所有的四个学科(3) 的代表简直都在 努力讨好议位神杰庄严的小学教师、因为一个年青的乡村医 生、一个法院书记、一个副牧师和一个母过大学教育的农夫都 讨来敝殷勤,最后他们都把自己大学毕业时印的名片送给安 輝, 我看到这种情况, 不由得忧心如焚, 这些都县仪夷登登。 朝气蓬勃的音年,都有生活舒适的未来,而我却冼择了一种一 般人认为是和永恒的贫困联系在一起的职业。所以,我第一 次谅慌地意识到自己和一股多么坚密或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外 于对立的地位,我站立在安娜的座位后面,陷入意志消沉的状 杰,想离开那里。

安娜突然转过身米,请我停她保存那些名片,她微笑着说, 我一定会细心保存的,我把名片放进荷包时,觉得好象已经把 四位英雄师掌握在自己手心里了。

② 即医学、法学、神学、哲学(包括农料 四科。

第十五回

席间的谈话

当人们从四面八方虫发时, 在我们旁边坐着的树长, 桥窗 威廉, 很尔的饭馆来粉和其他重要人物那里, 知已经开始了 一场重要的议论、议论的是一条新的专路的线路问题、汶条 大路要从本州宣府修起, 经过宏融区, 一直修习国治线为止, 对狭义的宏地区来说,人们提出了质种不同的,可相对立的铁 终方案,汶两种方案字行起来,都有罰糕大的好外和困难,一条 线路经过丘陵绵亘的地带,大致和一条次级的旧路是同一条 线路,但这条线路弯弯曲曲,预计需要巨大的筑路费,另一条 线路量过收条河,比较点,北比较平坦,但较里领更的影响曲度 比较贵, 还得像一座桥, 所以, 议两名线路费用不相下下, 交通 运输条件也去数相同。但是扮演很尔的那位表面的能压却必 孩在那个丘陵地带的旧路旁边,可以切得很远,有许多商人和 车夫在这里打尖落脚。如果在平原上修筑一条大路,交通线就 塑移到那里, 这个古老的, 验名的修定就要冷落了, 因此, 粉油 退尔的精明强干的老板占在拥护他的那些丘陵地带的居民的 最前列,力争新路必须经讨丘陵事带。另一方面,有一个有钱的 木材商人把他的广大的木材场设在平原上,用船向下游运输。 他觉得,这条新路对于向上游运输是十分必要的。五六年来,

他就是太州大参议会议员, 是那些与丰遵会立法和关在思想 方面有所贡献、毋宁说由于堂樱惠各方面的家际知识和地方 知识,而成为这一机关中的朴实的,不可缺少的,因而经常连任 的委员和对一切党派都同样有益的人物之一。他思激讲派,在 政治问题上赞成进步的主张,但不好点谈阔论,因为他与其说 是通过他的演说,每字说是通过他的榜样发生影响。只有一 旦涉及掏腰包的问题时, 他才好大发议论, 提出反对的理由。 结果,使辩论拖延下去;因为,对他来说,掌行自由主义也是一 种生意,他认为,从六个企业的费用申削减下的开专环可以重 办第七个企业。对待自由和启蒙问题, 他主张按照聪明的工 厂主那样的办法,不打算使用巨额资金修建起一座庞大的、赛 华的大夏,勉强可以让工人在其中干活,而宁愿使一些不显眼 的。被煤烟熏黑的建筑物,工场挨着工场,仓库接着仓库、排成 行列出现,根据需要和利润条件,有时修建临时性的、有时修建 半永久性的建筑,这些建筑都是逐渐修建的,但越往后就越来 越快,结果,到处看到烟筒冒烟,锅炉冒蒸汽,听到镊子敲打的 声音,而每个工人在欢乐忙乱的工作中都懂得自己的操作方 法。所以,这位木材商人总是极力反对修建又大又美观的校会, 反对提高教师的工资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因为他认为,一个国 家有了许多简陋的、设备较差的教室,这些教室坐落在一些儿 童住的地方附近,儿童在这些极其简陋的教室的各个角落里 勒奇刻苦地学习,这个国家才可以说是有真正的文化。这位太 材商人断言,过分巨大的费用只会妨碍实际行动;人们需要的 不是一把剑把上镰着宝石的、拿着硌手的金宝剑,需要的是一 把又锋利又轻便的、由于用力使用已经把木柄磨得光滑的、拿

起来进行防卫和劳动都十分适用的签子, 这种签子板上的令 人尊敬的光泽比那把宝剑上镶着的黄金和宝石放出的光芒要 美得多。一个修建宫殿的民族只不过是为自己定做华丽的墓 確,对抗风云变幻的最好的小法,上唇流果在风云变幻的施帽。 下, 经快敏排泄流过时代的惊涛疲迫, 一个民族只有理解了效 一占,经常保持武装,做好讲室准备,不禁不必要的辎重,但概 有丰富的战争基金、它的结构的经验和原则构成的现象证明 换带、可以搭起的轻便通风而又无法破坏的活动修签,同时又 是它的神庙、宫殿、要塞和住宅,只有这样,这个民族才有希望 真正永久存在,甚至凭借这种活动帐篷使气的国土保持更久。 特别是瑞士人如果想在自己的山上修建壮丽的建筑,那是愚 囊的事:至多为许可以在由脚下修建几个升现的城市,除业团 外,就完全让大自然去显示其壮丽的风光,这不仅是最便宜的 办法,而且是最聪明的办法。在艺术中,这位木材商人只肯定 雄辩术和歌唱,因为这两种艺术符合他的"活动天幕"论,不用 花钱、也不占地方、他自己的产业看来完全体现了他这些原 则:木柴、建筑用的木料以及煤、铁和石头堆积加市,占了很大 的一片地方;其中还有大大小小的菜园呈现出一片一片的绿 色,因为哪一片地方整个夏季都导闲着,就赶快在那几种菜。 在他还没有让人研伐的大枞树荫里。到处都有锯木场或镊工 场。他的住宅夹杂其间, 青起来与其说象属人的公馆, 不如说 象工人住的小房子,他家的妇女们为了一个不远眼的小花园。 不得不进行不断的斗争,小花园时而移到这个角落,时而移到 那个角落,她们不得不随着小花园在住宅周围逃来逃去,这一 片地方则儿都看不见落笆或树垣的影子。这里踱著巨大的财

食、但这对實子天然在改变它的外貌,遇到有利的机会、此人 在IN基系织设定还符物的层面都变出去, 效而, 他多年以来说 在坟块十亩上居住。这条有鱼边的小路们平沿给的坟块破产 锦上添花,因为他认为,好路是册思上的至宝,但决不能有费 钱的里程键、训梅以及诸如此类的玩音儿, 他还几乎去少着 一辆轻使朴素的、但质量极好的马车上街, 这辆马车的车房也 经常量于流动状态,而且完全是用很次的建筑未料修善的。这 个木材商人说,饭馆老板得把山上的小房子锁起来,在山下的 新路和桥旁边修建一所旋店,因为那里还有船去来往,格来廊 客一定会更多。但饭馆老板的意见却恰恰相反。他现在你的房 子是他的祖先代代相传开饭馆的房子, 他好从这座阳光充足 的山上纵目远望四野,而且他已经让人在这所房子的墙上画 了一些取材于瑞士的美丽故事的壁画。他绝对不赞成用粗制 的斧子来进行防卫的主张,他说,这种斧子至多也只能偶尔用 来杀死一个伏尔芬西森[®] 那样的人; 在真正卫国的情况下, 他 得使用一枝极好的、結工细制的步枪,对他来说,操纵沒种步枪 是最高尚的娱乐。他还认为,自由公民必须劳动,必须设法给自 已谋求和维持独立的生活,但储蓄的钱不要超过所需,如果生 活已经不成问题,人就应该有适当的休息,喝一杯葡萄酒,一面 喝酒,一面说一些有道理的话,对国家的过去和将来进行有数 育意义的考虑。他经营小规模的葡萄酒生意,专贩卖名贵的好 酒,这与其说是以此为业,毋宁说是临时的副业,对家里的事, 他并没有多去费力,却件件都顺利进行。此外,他还是一个足智

① 伏尔芬阿森昆林甸州总督驻罗斯京前氏理总督,被林何州居民包与加 教会死。即第一次等一场。

多谋的、崇尚实际行动的人,但多半是在治德方面,在政治方 面, 他虽然不是本州大参议会议员, 但是个有势力的 深孚众望 的人物。洗举时,许多人都听从他的意见;因此,政府既不愿 惹怒木材商人,也不愿惹怒他,和自己为敌。州长即在抓住这 个机会,促使他们二人在有争议的策略问题上妥协。文价州长 是个面貌清秀、身材魁梧的人,高贵的、灰白的头发复数上发 粉似的。穿着质地精美的内衣和上衣。白皙的手上被着金戒 指,态度和蔼,很喜欢笑。他总是神色镇静,处理事务果断有 力,而并不仗势欺人,裸出政府官员的架子。他有政治学方面 的缘器,但后来都只是在必要时才适当地显示出这一面的缘 养,而且这样做时,好象只不过是对农民们讲自己做代听到的 事情似的,这种事情,如果机缘凑巧,农民们自己照柱可以知 道。他穿着他的质地精美的上衣到农民去的一切抽7:去。而 并不当心把衣服弄脏,也确实弄不脏。他待人不象:: 官对待 下属,或者军官对待兵士,也不象父亲对待子女,或者教长对 待教士那样, 而象对待和自己一起办事、一起尽资目的人似 的,态度非常自然。他既不努力做出平易近人的样子,也不 努力哗众取宠。更不想装出被雇用的人民公仆的样子。他的 自信心的来源不是他的官职的荣誉,而是他的责任感,他既不 自命高人一等,但也不自认低人一头。

然而,他并不是个遗世独立的人,他出身于一个才,被的、 但又好起花线的家庭,自己年尚时,是个花花公子,等 前有了 生活觉情,回到父亲家强时,正老上家遗中落,所以,这、年青 人不得不立刻钱个项位,经过许多变迁,积累了许多经验,最 好变成了那些没有职位就得讨饭的人们,也就是说变头?了职 业的政府官员当中的一个。他却可以说是以良好的政绩给做 官这一声名狼藉的生活方式恢复了名誉,并且为之增光,他是 在青年时代和迫不罚已的情况下,迈出官吏生活的第一步的, 等到后来这种生活再也无法议受时,他至少是以体面的和真 正聪明的方式把坏事变成了好事。一提到他,小学教师就说, 他是那些通过做官而有了智慧的少数人之一。

但是现在他的一切智慧都不能帮助他使木材商人和饭馆 客板取得一致的意见。便能能向政所报告,哪一条线路在这个地方受到普遍欢迎。这两个人各自预图地 保卫自己的利益。木材商人五藏了当地及持说。选一条平坦笔直的秘密,还是一个东阔山越岭的线路,这在今天按照情理当然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她就这样常治理律护论提紧接递他个人的利益。他还暗示,自己作为当局之一员,希望能助一臂之力使情型得胜。饭馆宅板却点截了当地说,他不能容忍阅家这样对不起抱,让他很粗望辈流传下来的房子变成荒凉的地方:谁都休想劝他搬到山下,象水獭似的,在卑湿的水边流巢骸窝。他生在干燥的、即光充足的山上,也要一辈子往在那里不动,一听运话,他的即光充足的山上,也要一辈子往在那里不动,一听运话,他的时光充足的山上,也要一辈子依然这样做、谁都不跟止他。他可以梦想自己很自由,实际上看上,就搬到哪儿去住。就搬到哪儿去住,就搬到哪儿去住。

心平气和的情况已经开始消失,双方的追随者已经高声 骂起"顽固!"和"自私!"来,这时,一群欢乐的人前来迎接扮演 退尔的饭店老板去继续表演,跳上险滩♪和射光总督》的情

② 见亲四幕第一场。

② 见节四帮第三场。

节、她面上略带包容出发了,同时,甚会的人也做了。只有安 架、加父亲与我还依然坐在那里。这一场谈话给了我极不愉 供你印象,尤其是饭店老板在这样的节日,穿着这样有历史管 义的衣服,公然为维护一己的私利而斗争,引起了我的反威。 模范人物之间各自固执已见。在公田事业问题上提出个人的 要求,突出自己的功绩和声望,这些都和我对于国家的不偏不 倚的性质以及对于深孚众望的著名人物的形象所体的幻棋完 全相反。我用價失的活向安娜的父亲说明了我议种印象。不 附带说,人们有时说瑞士人小气,自私,心胸狭窄,现在看来,改 种责备不久就会证明是有道理的。小学教师把我所提出的需 备减轻了几分,要求我以容忍的态度对待这些在其他方面很 正直的人也未能免除的人情之常的缺点。他说,此外,也不容 否认,我们爱自由的精神还过多地是乡土的产物,我们的进步 人士缺乏真正的宗教心,这种宗教心给严肃的政治生活带来 那种开朗、虔诚、可爱的轻松愉快心情,这种心情来自对上帝的 衷心信赖,有了这种心情才能谈到真正的自我牺牲精神,才能 谈到肉体和灵魂各方面的最自由的灵活性。一旦我们的勘奋 的人们认识到、《福音书》中还教给世人一种比木材商人所讲 的那种灵活性聪明得多、也好得多的灵活性时,讨论起政治来 才会有更重大的进展、才能获得成熟的结论。我正要提出反 对意见时,忽然有人拍了拍戏的肩膀;我转身一看,原来是州 长站在我们后面,他亲切地说道,"虽然我并不主张,一个良好 的共和国星, 在老年人还不悖晦、还没变成糊涂虫时, 就多听 取青年的意见、但是, 年青的先生, 为了使你不致由于这种所 调惨痛的经验而对今天这个美好的节目觉得扫兴,我还是想

设法减轻你的忧虑,况且,你既然连我本来所省的青年时代还 没有达到,你既然已经会这样严厉地责备别人,那么,你一定 也会从我的语单学到一些东西。首先,我乐意设法使你对于 侧才离开这里的那两个人不再感到灰心丧气,当然可以说,在 我们瑞士并非所有的人都一样,但是,州议会议员先生和狮子 饭馆老板这两个人,你都可以确信,如果国家遇到危险,他们 都一定会拿出全部家产来救回,如果其中一个人资泽不幸,另 外那个人也会牺牲全部家产来拉伯、也许正因为今天他们不 这条路的问题上双方那样力争,各不相让,他们一旦调到对方 遭逢不幸时,才更会毫不踌躇地救助他。所以,为了将来参 考, 你要记住这话, 谁要不告公开亲自争取和保卫自己的利 益,谁也就永远不会自动为他的邻人谋利益;因为(州长官下) 面这番话似平主要是对小学教师讲的)自动放弃得来的,辛辛 苦苦净来的产业或者自动把它分给别人,和把自己从来没有 占有过或者没有男气保卫的东西拱手让人,是大不相同的。 前一种情况和慷慨大方地花费以正当的方法得来的财产一 样,后一种情况则和把继承的或者拾到的钱财挥霍掉一样。 一个一贯与世无争的、处处温顺地站在后边的人,可以说是个 老好人:但是谁也不会为此而感谢他,提起他也不会说,这个人 为我谋了利益;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过,为别人谋利益,议只 有自己真能争得并能保住自己的利益的人才做得到。凡县人 们以充沛的勇气、毫不虚伪地这样做的地方,我就认为那县个 健康的地方,为了个人利益偶尔掀起一场激烈的争吵,在我看 来,也是健康的标志。凡是没有人能坦率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和产业的地方,我是不愿在那里住下来的;因为在那里,除了

物价的,带有圆赐幸福的性质和浪漫色彩的腐败气味的,施给。 乞丐吃的精汤以外, 什么都得不到。那里人人都抱与世无争。 的杰度,因为大家都嫌葡萄太豫,带着暗笑皆非的表情,福着

狐狸尾巴拍打枯瘦的两胁。至于外国人的意见(这话又主要 是对我说的),将来你会在流行中逐渐认识到,要少知理解," 说了这番话以后, 州长和我们提了握手, 就离开了。他这 番话并没有把我说服,小学教师由于话题转到自己身上,心里 也觉得不愉快。但我们一致认为州长是个可爱的人, 我因为 他和我讲了那番话感到光莹, 便一面怀着好意目误着他, 一面。 向小学教师称赞他是个有功绩的,因而也一定是个素福的人。 小学教师却摇头说, 治光的未必全是告令。近北, 小学教师和 我说话时,已经开始使用"你"字,所以现在就议样继续说道, "你既然是个好深思的音年,所以中应该对人生有所认识。因 为我认为,对青年人的许许多多的质况和状态的了解,比一切 這德理念更有用处,道德理论只对于积累了经验的人才是分。 所应得的, 这种理论可以说是对他现在这种已经无法改变的 生活的一种补偿。州长之所以那样激烈反对他所谓与带无争 的生活态度,只是因为他自己是一种与世无争的人,也就是 说,因为他自己放弃了唯一能使他幸福的、唯一适合他的性 格的那种活动。虽然他这样自我克制的精神在我看来是一种 美德,在进行他现在这种活动中,他显示出是个有功的。有

用的人,如果从事别的活动就未必如此,但他却不是这样看 法,他往往有忧郁的、受严峻考验的时刻,这从他的快活的 表情和亲切的态度来看, 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原来, 他生来 既有容智的、清楚的头脑,又有火热的性格,所以适于在人们 146

照相交锋的原则斗争由傲英重的领袖, 把许多人吸引过来, 而 并不适于在同一机关做固定不变的行政宣量。但他要怕突然 被解职, 华活成了问题, 他根本不明白, 飞鸟和野龟里的百合 花没有图定的的入层交还能吃饭穿衣的着棚(D)。所以做做不 去得力贯彻自己的主张、强备党派斗争导致政府更换领导研 子, 得胜的党派根围不正当的手办监巴失势的党派时, 他作为 正人君子已经不止一次站在自己的职位上表示反对。但是,她 果按照他的性情去做的话,他一定全向政府情而辞职,站在运 动的最前列, 运用自己的短谋和精力把当权滤却下台走, 处 而,他并没这样做,因为他没有这样做,他吃的苦头就干倍于 他一直不断进行的繁忙的行政工作。对待农民、他只要会现 在这样的作风,就能保持自己的尊严。但是对待官厅当局和 在本州首府,他就得常常客客/7行抽除等脸,常常说一些吊头 还算无伤大难的花言巧语,在这种场合, 他心里的话却是, '先 生, 您是个大傻瓜, ' 或者' 先生, 看这样子你县个骗子, ' 因为, 方才已经说过,他对于人们所谓失业,是怀有一种模糊的恐惧 的。"

"可真活见鬼!"我说,"难道我们这些当局的先生任何时

② 这里指的是那稣对门我们说的话。"不受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 场身依仗患,穿什么。生命不贴于较高端,身体不能干水能叫,你们 需那天上的飞鸟。也不伸,也不似,也不引着在仓里。你们的天之跨且 养后之。你们不比飞鸟荒崖身多归,你们那一个他用鬼鬼。使母亲多 加一到死!" 何必为衣裳忧趣吃! 尔思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 也不劳劳。也不对我。他而我一个说不是是那多归,被身体的时候,他 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太我看你着我们。"

候不都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共和国里吗?"

"当然是啊,我的家爱的儿子!"小学教师回答说,"但是看 怪符很,特别是近来这一部分人民,这个代表人民的集团,整 性简单的选举于统造出后,就变成完全英名其妙的另一种东 西;它一方面依然是人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以成为完全和人 民对立的,几乎和人民为敬的东西。这就象一种化学物质一样,只要在一根小棒浸入其中一模动,或者甚至仅仅把这种物 ;质兹在源儿不动,它的成分就起神秘的变化。有时候高量人 人感觉,旧时的城市贵族极疗更能显示和保持它原来的人员 性,不过,你可不要产生误解,否认我们的代设制民主政体是 最好的制度;方才所讲的那种现象只会给健全的人民造成一种有造物明的管罚。因为维全的人民会十分沉着地以此来 开心,有时稍微结动一下这种起了神秘变化的物质,把玻璃瓶 对着光度着造成一下。是后还是让它分程作用以为产用。

我打虧小学效师的话,同他,象州长这种有学问、有才智的人,如果从邓自由职业,是不是比担任公职,生活更富裕。 他回答说,"他不他从事自由职业或容自己认为不能,这大概 使国答说,"他不他从事自由职业或容自己认为不能,这大概 就是他长纲独写的秘密。因嘴,对于从事自由职业,不少的 人很饱才有这种能力,还有不少的人一生都没有这种能力。 对于许多的人来说,它是一种简单的窍门儿,偶然凭运气,他 们就易如反恋地慌得了这种窍门,对于另外许多的人来说, 它却是一种须受勤奋努力才能慢慢学到的艺术。谁要是没有 在中时代测过练习和周围的榜样,也可以说是通过自己出 生的家庭的役结或者通过什么别的溢卷、在遗当的时间和遗 当的追点抓住这种窍门,能就往往直到四五十岁还依然是个

没有固定职业的, 乞丐般的人, 常常在死的时候还悬个所遭痕 三。许多当了一辈子干练的公务员的国家官事,不懂得什么 县从事自由职业,因为所有领公家薪俸的人自或一个集团,他 们彼此之间进行分工,每人都从公家的收入中领到满足自己 生活需要的钱,再也不用担心什么雨天晴天、庄稼散收、战争 和平、成功失败的问题。 这样一来, 他们就成为一个和人民对 **立的、完全不同的世界。而他们却是管理人民的公用事业的** 人。这个世界对于一直在其中生活的人的从事自由职业的能 力起着麻痹作用。这些人知道工作、知道认真负责、知道节 约、但不知道自己领到的全部薪俸是在竞争的风雨中聚积起 来的。其中有不少的人一生中对于金钱问题都是勤劳的审判 官和执行官,却始终不会开汇票和及时总观汇票。谁想吃饭, 谁也就应该劳动,但是,劳动得来的影酬县应该十食力趋,不用 操心, 还是应该除了单纯劳动之外, 又县安心和熟练的结果, 从而成为一种收获,这两种情况究竟哪一种是合理的, 显天意 安排给世人的,我不敢断定,也许未来会下结论。可是,在我 们现在的社会状况下,这两种情况都存在, 房面依赖和自由部 混杂交织在一起,不同的见解就混杂交织在一起。州长认为 自己是有所依赖的,在每一次危机中,他都一律保持缄默,从 来不表示自己的意见,殊不知有许多的人在他背后力图了解 他内心深处的思想,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指针呢。"

我对州长感到深厚的同省,而且怀有敬意,为什么这样, 我自己心里也饶不出理由,因为,对于他害怕贫穷这一点,我 是很不以为然的,后来我才明白,他做了,录她们可挽的事,在 被迫接受的职位上充分尽到他的咒劳,仿佛她年来避暴专为 尽这种职力似的,并没有变成满腹牢骚的或者甚至庸俗粗鄙的人。但是,小学教师关于自由职业和正确的第门的讲话,我 听起来,却很不顺耳,我觉得,我是否也会抓住这种正确的第 行,是很成问题的,因为我开始认识到,对于这全体奋发有为 的人民来说,只有当他们的减包已经了保证时,自由才能是一 种对产,我面对着现在已经空了的、长排的桌子,心里感到,如 果大家拨着肚子,我包空空如也,就连今天这个节日也会是个 非常表惨的节日。

我高兴的是我们终于出发了。安娜的父亲建议,我们俩 坐上他的马车,大家一起前去看戏,安娜莉表示,她更愿意验 上已经休息够了的白马,再随便兜个圈子,因为以后就没有什 会借口再跨马玩了。小学教师对此也表示赞爽,他说,他死少 安坐着车和我们同走一段路,一旦在路上遇到机会,能让一位 同家的老年人就他的车时,他就和我们分手,因为所有的青年 人都把他丢开不管了。我却暗中林快,跑到我们寄托马匹的 人家,把马牵到街上,我扶着安娜坐上女餐时,由于乐不可支, 心里怦怦的直跳,又因为预起不久就要单独和安娜并替在山 野间游玩,在惊著交集下,我的心仿佛又停止了跳动。

第十六回

傍晚的景色 白尔达·封·布伦涅克

我所预想的特景也果真实现了,虽然实现的方式和我所期待并不相同。原来,我们出了城门还没定多远,待人亲切的小学教师就已经让三位老人坐在他的马车上,向假想的酸道©的方되驶去,马驾舍年高高兴兴地小步慢就,已经走在我们前失了。我们现在安详地按警徐行,向我们遇到的左右两旁的否详评的人们热情地打招呼,一直走到象潮水一般流动的,闹哄哄的人群附近,几乎到了他们做流。这时候,我们是见了那位哲学家,他的复为的国孔在态意演着玩儿的冲动支配下焕发着红光,表明他已经摩无忌惮地开过什么玩笑了。他穿着日常穿的服装,手里拿着一本书,因为他和另一位教师一周担任了提词员的任务,万一份演主要角色的人能了各词,就当场速示给他。但是现在他说,观众根本不想再明剧中的他便要在很多的空间,在我们演出行前的那一场中,来给我

企 指原四葉旗三括所出め产的耶特斯研約一多難消。

章: 推第三專第二场白尔达和鲁登资工人在打猜时单独对籍、海营山盟的 场点。

们提词,我们俩这样单独跑出来,肯定是为了演出这一场,现 在这一场的演出也是刻不容貌了,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我脸红了, 赶骑马想要走开, 但哲学家拉住了我们的缀 组, 安娜问他, 打猎的一场是怎么一回事, 他笔着喊道, 使大 家都开心的、毫无疑问使我们俩比大家还要开心的场面,他又 何必更向我们说明:安娜一听议话,也除红了,非要知道他所 指的提什么不可。他便把那本已经打开的书递给她,这时,我 的要子鱼的马和她的白马安徽自在地互相用患子须来领去。 我却如同坐在提热的火发上一样、抛把封约在右膝上, 整精合 神師把套符炭和白尔达海軽山期的那一场 从头至尾 读了一 福、越边越脸红。我毫无恶意地位她没下的 圈 在现 在暴露 了, 哲学家还准备无尽无休地开玩笑, 这时, 安娜察然把事合 1, 往他上一招, 十分坚决地说要立刻回家。周耐, 她觉撞转 马头, 顺着一条涌到田间的装窄的车首, 大弯頭着我们那个村 子的方向去了。我目决着她的身影站了一会!!,觉得很饱和。 心里犹豫不定: 但我想到确实须要有人送她才行, 所以我还 是故起勇气, 新快骑着马小跑儿差去追她。 哲学家在我追她 的时候,朝着我们唱出一支揽你的歌曲,议支歌曲的声音却越 来越小,逐渐在我们后面消逝了,最后,我们只听到从假智的 隘道上传来的迎亲乐队的轻快,但又滔沅的乐声①,以及山野 问各处时时响起的、零零散散的欢呼喝采声、欢呼喝采声间 新时,山野间却显得更为寂静,沉浸在宁静的气氛中的田康和 森林,在午后的阳光照耀下,仿佛渲染上了一片纯金的颜色。

① 见第四事第三场。

设时,我们正去在一段连续起伏的山坡上,我把自己的马一直 还均躺在比她的马紫后一个马头的距离之内, 也一直没敢和 她讲一句话。安娜尔思她抽了白马一鞭子,打得它在雕起来, 我也采取同样的行动。形以向而吹嘘、我忽然看见她面颊独 红,吸着芬芳的空气,喜洋洋地向参前而微学,戴着闪光的空 冠的头高高地仰着,她的头发却飘扬起来,呈水平状态,我就 紧紧地向她靠拢,我们俩就这样在这寂静的山地上踏着马森 驰了大约五分钟。道路还是半湿的,但相当坚实。河水奔流 在我们右边的山谷中,我们顺着水光闪闪的河道眺望,只见对 面断岂壁立,上有幽暗的森林,再往前望去,越过许多连绵重叠 的山峦,望见东北方史瓦奔①山的几个山峰,象孤零零的金字 塔一般,在无限的沉寂中隐约浮现在远方。西南方阿尔卑斯 山湄沼环抱、一首到山麓还被积雪覆盖着、山的上空有奇美 的、巨大的云海,象连绵的山峰似的,这些云峰的光和下面的 山相同,颜色的明暗也完全和下面的山相间,也就是说,是一 片桌白和深蓝的大海,但就其形状来说,则干姿万态,杂香黄 秦。全景呈现出垂直耸立、光辉耀眼、离奇荒野的形象。它与 势磅礴, 巡近人们的心, 但又那样寂静、那样巍然不动、那样谣 远。我们并没有特别向什么地方眺望,一切景色却同时映 A 眼帘:我们觉得,这个广大的世界象一个无限巨大的花环围涂 着我们转动,我们匆匆下山向河边走去,越往下走,这个世界 就越来越狭小。我们乘着渡船讨河,清彻的碧波冲击着船舷, 浪花飞溅,发出哗哗的响声,在船底下流过,而我们却实际在

⁽D) 更至亦(Schwahen)包括跨土活跃区位达可巴路、特路是和巴伐阿罗瓦 南部等地区。

贿着马顺着弧形的路线渡河, 汶时, 我们只觉得好象在梦山进 入了一个梦境似的, 当我们到了对提, 师若一条被正融化的 积雪覆盖着的幽暗的路道慢慢往上攀登时,又觉得好象进入 了另一个梦绪似的。 这里寒冷, 潮湿, 阴志, 幽密的灌木从不 住地滴水, 不落下许多雪块, 我们完全走在一个半线呈深褐色 的昏暗的地方,积雪在幽暗处悲惨地闪光,只有全色的天空高 高地在我们头顶上闪耀着明亮的光辉。当时,我们也已经深 了路,突然发现我们周围都是一片绿色。而目也不更是混漫 浸的了,这时,我们真不知道,我们在什么砸方。我们上了山。 走进高高的枞林,林中的地面被一层很厚的,干松的苔藓覆盖 着,树干和树干之间的距离有三四步远,大树枝高高地在上面 交错年长, 构成了一个深绿色的层面, 我们几乎一占都看不见 天空。我们觉得这里暖气袭人,一缕缕金色的阳光在一些地 方掠过苔藓和树干,马走在青苔覆盖的跑面上听不见马蹄声, 我们绕过一棵棵的枞树悠然自得地从林中走过。时而彼此分 开, 时而象通过天国之门似的, 彼此紧紧地靠拢着, 从两棵圆 柱般的枞树中间穿过。我们发现这天国之门已被早来结网的 蜘蛛横挂的一缕蛛丝封锁上了,这缕蛛丝在一线阳平照射下, 闪现着象金刚石的亮光一样的蓝、绿、红变化多端的颜色。我 们俩…齐弯身从蛛丝下面走过,在这一瞬间,我们的脸接得太 近了,不由得互相接吻。我们在隘道上已经交谈起来,现在又 继续闲谈了一会儿, 沉浸在幸福中, 等到一想起我们方才接吻 的情况,彼此对着一瞅,就发现我们俩都脸红了。接着,我们 又沉默起来。这里、森林地势向另一侧倾斜、又被山影准上 了。我们望见下面山洞中水光闪动,对面的山坡离我们很近。

阳光擦过上面的岩石和松树、射到我们走过的枝叶黄鹂的树 于中间的空隙,在这座根林构成的幽暗的殿堂中投下神秘的。 蒙眬的微光。这里也势过于陡峭、我们不得不下耳。当我拦 腰拖住安妮, 把她扶下马时, 我们便又第二次接吻, 但她立刻 躲开了、在我前头趿着象搬毯一般柔软的绿苔徐徐走下山坡、 撤下我在后面拉着那两匹马。我看见她议诛人秘,简直是天 仙一般的情影这样在枞树中间徐行,觉得自己仿佛又在栅梦。 我跑下山坡去追她,把她搂在怀里,为了使自己确信这是现 实,并非梦境,我紧紧地拥抱她,几乎拉不住马,让马跑掉了。 最后,我们就来到水边,发现我们已经走到异教徒石室附近, 这个地方我们很熟。这里甚至比枞林中还要寂静, 而且极其 隐秘。阳光杲杲的悬崖倒映在澄清的水中,悬崖上空有三只 大鹰盘旋,不断地遇到一起,它们扇动翅膀,转弯飞翔,翅膀外 边的褐色和翅膀里边的白色随着它们的动作在日光中交替闪 现。这时,我们俩都站在下面的幽谷中。我一面给两匹想喝水 的马摘掉嚼子,一面沉浸在幸福的心情中看到了这一切。安 娜瞅见一朵小白花儿,我不知道是什么花,她采下来,走到我 跟前,把花插在我的帽子上,现在,我再也看不到、听不到什么 了,我们又第三次互相接吻。在这同时,我双臂拥抱她,紧紧 把她搂在怀里,象下雨点儿似的吻尼她来。她先是颤抖着任 我吻了片刻,然后就用双臂搂住我的脖子,又吻起我来,但 她吻到第五次或者第六次时, 恆色变得象死人似的苍白, 挺从 我的怀抱里挣脱,在这同时,我也感到自己的心情起了异样的 变化。接吻自然而然地停止了,我觉得好象怀里搂着一个十 分陌生的、虚幻的对象,我们俩用陌生的和吃惊的眼光而而和

超,我高管还依旧相构着地,心里犹豫不定,既不敢放婚走开。 又不敢把她拥抱很更紧。我觉得,我如果放她走开,就一定会 传输被讲无底深渊,我如果继续出构着施不放,就一定全体被 死在我的怀抱里,巨大的不安和悲哀等翼上我们俩的幼小的 心灵。最后,我的双臂松开了,我们俩又装架,又镶嵌做站在 那川、眼睛看着她。接着、安娜前少在又清又深的河水旁边 的一块石头上、福坚起来、看到这种情况、我才又顾得上她 了,因为,在议以前,非深深被约入了自己内心的深侧和袭击 我们俩的心灵的那一片冰冷的与灯之中, 不能自拔, 我走到 这个伤心的, 室洞的少女假前, 一而心里有占发横倾凹墙的名 空,一面很去拉她的一只手。但她仍然泪下如面,把脸紧紧握 贴在她的褶呈很多的缀衣形上。最后,她心情稍微平静下来。 只说了一声:"啊,在这以前我们一直是那样快乐呀!"她说这 包活时的心情,我觉得我是黑似的,因为我和她颇有同感,具 县没有她那样深切而已, 所以, 我没有答碴儿, 知稍微离开她 一点、身子斜对着确安安静静地坐下、我们便被这样心情期 郁、默默无言地望着河水。我看见她的蔚着宝贵的匍影,仿佛 来自另一世界似的,从水底呈现出来,她好象---个陌生的水仙 一般,一发现背信的行为后,就要将国水症去。 我使劲拥抱她和她接吻,她在心绪缭乱中也做出**同样的** 效作时,我们已经把我们天真无邪的喜悦之杯倾斜得过度了。 採中的酒忽然变成泼在我们身上的冷水、肉体的近平功膏的 接触完全把我们从天园中拉出来了。我们这两个年青人从前 在童年时代曾经做过和现在完全相同的事而并未成到一占他 丧的借绪,现在在这纯洁的、发自内心的深情高涨之际,竟然

感受到这样的后果,这在许多人看来,会是很可笑的;但我们 快不认为是可笑的事,我们怀着真正悲怆忧郁的心情坐在水 边,这水的纯净都超不过安炼的灵魂一分一厘。我根本不知 道这个可怕的事件的真正原因,因为当时我不晓得,在我们那 个年龄,青春的热血比精神更明智,它一旦叛起了过大的被 浪,就会自动抑制住自己。安娜这方面主要是责备自己让了 步,答应参加今天的节日活动,现在果然为此受到惩罚,使自 己的烟粹的生活作风受到租暴的干扰。

期围的材档上发出很大的飒飒的响声,把我们从忧郁的 沉思中惊醒。这种沉思实际上已经又和另一种美好的幸福提 界相近了,因为,我现在觉得,强劲的南风的飒飒声惊醒我们 之前的那最后的几瞬间,在我的回忆中,其惨赍啥忘的程度,并不在我们跪着马在山上和队林中问行的时刻之下。安娜也似乎感到心空气和些了,我们站起来变走时,她向着我倒映在 水中的,正在消失的影子匆匆地微笑了一下,但是,她的优美而职断的动作同时又似乎说,以后可不要对我再这么动手动脚的了;

那两匹马早已喝足了水,站在山石和河水之间那一小片 几乎沒有动明的余地的狭窄,宽新的地方,眼睛观出惊奇的神态。我给它们数上喂子,把安娜扶上印马。然后牵着这匹马,在 装窄的、常常有地方被两水冲坏的山峰小路上,尽可能稳妥地 前进,那阵栗子色的马耐心地,老老公实地在后面跟着。我们 也的实安然到了每坪,最后来到古老的牧师住宅前的射行。 家里没有人,连剪之和财母傍晚都看热闹去了,房子四周静精 情的。安娜立刻跑进去,在它同时,我把自乌牵到与哪里,给 它即下筷子、把喂它的干草给它放在饲草架中。接着,我就上 楼去拿点面包给栗子色的马吃,因为我还想骑着它赶快去看 戏。我走进房间时,安娜也马上叫我给灭子色的马拿点面包 吃。 原来,她已经换好了衣服,正在略微匆忙她把头发输成往 箭那样的辫子,不料当场被我看见了,她又红了脸,最出很宥 的样子。

第十七回

仁爱会修士们

我們一出村,就看见小学教师和舅父夫妇一起坐着乌车来了,我告诉他们。安娜已经回到家里,又在前走了一段路,就使见厨房老板的瓶工等着主人的马园家。我听他说,大家都要集在爱起的乌里镇压堡。所在的地方,那里中都然闹,路也不远了,就把马也交给这个雇工车回去。自己匆忙徒步前往。原来,人们已经选定一座破败的该堡作为剧中的镇压缝,这座城堡路在东西区的公地中的一个山顶上,那里顿野广阔,可以依此"然后"的高级,也这座城堡是是不多。他被被的坡堡。而象一座正在建造中的城堡,为了显示暴力统治的麓利,城堡上还最挂着花环。我来到这里时,太阳就更精山了,看见演出人民群众外掉稍手架,走过低水小一起粉在一大堆木集和干树枝上,放火烧掉的汤面。。歌烟起外的窗面。也是在这里、而不是在恐水屋前演出的,这场演出也并没有按照原作中的次序

③ 乌鼠镇压堡是盖思勒为统治乌里州而建筑的堡垒,见第一幕第三场和 第五蔡第一场。

② 指第五幕第三场。

② 指尾花。

进行,而是由于当时的信息激发了上手人的创作欲,即兴寒淹 出来的,这个国场无形由前变成了欢声雷动的疾况大会。被赶 勒的压迫者和他们的应从这时又偷偷地走过来。以喜逢迷的 幽灵的姿态,在人民群众由徘徊,他们表现出最无害的反动派 的样子。这时,只见大大小小的由上都占起狂欢苦的餐火,我 们的整火已经列始能能,服得很远,我们几百人在整火四周圈 成一个髁子站着,现在被箭手退也作为优秀的数手,基至作为 告知,出现在议则, 位当介演唱了一支歌颂寒媛的赫赫得@的 雄壮的民歌,大家齐唱其中的合唱部分。这里有大量的葡萄酒 供人们畅饮:大家组成了几个歌咏组,有演唱旧歌曲的朴素的 独唱组,有演唱新歌曲的男声四部合唱组,有象学校里似的男 专责年混合歌咏组,有川斎歌咏组,在夔史的红光遍图的公师 上,大家又唱歌,又碰杯,声音刮成一片,人群象潮水一般流动 着。从高山上吹来越来越强劲、越来越温暖的南风、把大块的 云彩卷到天空,四处飘动,天色越晚,欢乐的声音就越高,兴高 采烈的人群先是集合在城堡废墟和篝火周围形成---个巨大的 整体,后来就走下山坡,分散成许多小队和个体,有的仍然在 篝火的红光中徘徊,有的在苍茫的暮色中欢呼。在更远的他 方,欢乐的声音隐隐地从昏暗的田野里传来,最后,又看到他 平线上有无数的火焰闪耀,看得出那是欢乐的人群。这个国 土上自古以来年年都有的强劲的春风、虽然能带来危险和灾 难,现在却引起人们心里对自然的那种旧有的又对抗又欢喜 的感情,当它吹到人们脸上和熊熊的火焰上时,入们的思想就

查轉油熱(SImpach)就役是鴻士联盟的軍队于一三八六年七月九日韓 維强大的美地利侵略軍的一次被役。

从职前这些象征政治意识的篝火回溯过去,从中世纪基督教 能的火,想到异教时代春天的篝火,这种篝火当时也许就是在 和现在同一的时间。同一的地点点燃的。在黑朝棚的云层里。仿 你那已经濟失的世世代代的人们在成群结队地走过,他们有 身在这夜晚曜歌,笑语喧哗的人群的上空停下来,仿佛很乐意 等临到地上,和这在篝火旁边忘掉人生短促的人群打成一片 似的。这块公地也确实是个引人入胜的地方,我们觉得,这块 处处新生出嫩绿的野草的微褐色的上地比 天鹅 候墊子还软 和、还更有弹力,对于这个地方的显民来说,在法兰克人亚 统 的时期以前,这块土地就已经象今天这样是个优美的风景区 了。

妇女们的声音随着夜色的降临更高起来, 年岁较大的妇女已经走了,已婚别另于常结伴到飘迷的酒店里去喝酒, 姑娘们却更加无物无束地实行起她们的统治来, 先是集合成小园一起读笑, 最后, 大家都和自己的对象凑到一起, 这一对一对的情侣合自按顾自己的意思, 有的民政龙人们面前, 有的躲藏起来。但是等到篝火燃烧得落了架, 这些结戏对儿的人致分开了, 开始三五成群起向小旅镇定去, 那里的市政厅和一些小饭店里响起了喇叭和小提琴的声音, 等待着他们前去跳舞, 我原先一连在人群儿里漫无目的地转来转去, 现在乐得欣赏, 年晚大晚长寒场天的篝火, 篝火周围除了几个男孩子以外, 就人有那几个小丑几在那儿眯舞, 因为这种娱乐用不着花晚。他们穿着随风飘动的衬衫, 戴着纸糊的高帽子, 好象是从破城堡

① 公元五三六年、瑞士开始处于法兰克王辰的墨洛混(Merowinger)王朝 (481-751年)统治下。

的灰色的墙壁中出现的幽灵。其中有几个还数着自己抓到手 的钱,另外那几个试图从火里再被出一块已经烧成炭的木头, 我无特别睡见一个人象发了疯似的影命,从火上,跳过来跳过 去,我一直当他是个年音的二流子,现在被下面具,露出了本 相, 原来是个鬓发苍白的小老头儿,他正慌慌忙忙地拼命使 幼,想从火里把一大块不在冒烟的松木油中米。

我终于转身,侵慢走开,心里犹豫不定,不知道回家去好, 还是往小城镇去好。我早就觉得我的斗篷、宝剑和弓弩大果 赘了,我把这些东西卷在一起,放在版下夹着,快步走下公地。 在情象早晨那样愉快欢畅,越往前走,开不畅饮、欢度节日之 夜的这一大胆的超短疏越强烈,同时也越后悔那样轻易地放 走了安娜。 卖自以为很有本领带着自己的 僧人参加又跳舞、 又確怀、又开玩笑的节日之夜的晚会。我严厉责备自己这 样插案、这样糊涂地迎干载一时的这一天的时间糟蹋了,同 时,心里还狂妄地想象安娜的情况也是这样,寻思现在已经九 点多钟了,她也并被没想得睡不着夸起。

我不知不觉她来到乐声大作的场所,一定进挤满了人的 大厅,看见一对对的青年男女翩跹起舞,我心里就越来越气 债,热血就越来越沸腾起来,我没有想到,假如我和安娜一起 来的话,我们俩就是参加这个公开的晚会的唯一的一对十六 岁的年青人,更没有想到,我们何今天那段生活经历,较比这 些实活喧哗的青年人在这里后经历来,我就应该感到自己的生 法是够丰富,够幸福的。我只看到眼前这些成年人,这些已经 订婚的人和独立的人的喜悦,妄自以为拥有他们这种权利,笔

为有想到, -- 日安娜古在我身边, 我议种狂妄的气焰就会立刻 收敛。要使我的态度面新港沿起来,就非得安娜亲自在场不 可, 这对我来说, 也决不是什么光彩的事。然而, 我的老兄弟 们和熟人们却觉得,我象是个涨了路的孩子走回家来似的,对 我表示热烈欢迎,把我卷进欢乐的漩涡中去, 议时, 欢乐的光 芒照得我眼花缭乱,使我忘世所以, 也忘掉了自己的烦恼, 就 顺序和三个表姐妹除起舞来、我或陈城起劲、而并不成到满 星。这场欢乐就整体来说,是那样喧哗热闹,但是把每个人单 拿来看,我就觉得,欢乐的表现太识级,太平淡。虽然所有的 年青人的眼中都闪烁着喜悦的光芒,但我觉得,比起已经在我 的想象中闪烁着的那种光芒来, 这只不过是一缕 微光而已。 我师躁不安地走过大厅旁边的几个喝酒的房间,有一群一面 喝餐红的葡萄酒、一面喝歇的年青小伙子把我拦住,劝我喝 酒。在这里,我的憧憬似乎终于能够实现了,我喝了颜色美丽 悦目的葡萄酒,就热情地唱起歌来。刚唱完一支歌,接着就唱 另一支,一支比一支唱得更快,唱到意味深长的地方就得高峰 音,不久就把别人的声音都渐没了。那些小伙子看到城里来 的这个蔫不唧唧的家伙比他们还能喝酒,还能闹腾,也就不甘 落后:我们大家就互相打气,我一连气唱下去,直到大家顺序 轮流唱一支反复重唱的歌、我得暂时沉默的时候。我才觉露 到,我的三个表姐妹正站在门口往里面望,看见我神气十足被 坐在那儿,都现出惊讶的样子。她们对着我笑,因为我从她们 的旗帜下逃跑了,她们还以或吓的恣杰向我示意,要我再去躁 舞。但是,现在我完全和过去童年时代充当牛皮大王的那个 时候一样,在自己的伙伴们中间已经是个成功的、有名等的人

了,这时,有几个伙伴又想去找一些女孩子,我就和其中的 两个祖ో的背牢一同到这个小城镇里名处大转悠。我和这两 个壮莹的农家子弟特到路尉很冲地正过街去,我们对着说整 非常滑稽可笑的话来开心,还不断地唱谈,都体验到身分不同 的人废在一起玩耍作乐时那种愉快舒畅的心情。

但是,我们进了最先来到的一个舞汤以后,我的新朋友们 载一个一个的离开了我。因为在这里他们大概找到了自己寻 找的对象,只有我一个人猛孤单单地、但毫不等额地继续游 恋。我在一些地方观看一会儿,毫不迟疑她回答人家跟我开 的玩笑,后来,走速一个喝瓷的房间,发现这里还有四个扮演 仁爱会修士的人在一张大圆桌周围坐着。另外那两个人已经 离开自己的伙伴们,不知去向,留在这里的四个人已经第二次 臀后圈过来了,现在处在一种懒洋洋的状态,有经验的混徙在 这种织态中让快话的一天结束,说些暧昧的俏皮话,喝酒时露 出价佛不想再花很多的钱在这上头的意思,但是非常当心,连 最后一滴洒都不剩下。

尤蒂特和他们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边,但相隔有一段距离, 他们按照习俗向她敬了一杯酒。看来她是自己一个人来驰节 日的大会上看热闹的、现在正兴致勃勃地以巧妙的方式回答 这四位先生对她说的肖皮活和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笑话,而同 时还使他们不敢对她表示狎昵的态度,做到这点是需要不小 的权变之才和能力的。她也条他们那样懒洋洋地坐在那儿, 身子靠在椅子背上,斜对着他们,心平气和地隆口做出针锋机 对的回答。这四个扮演僧侣的人已经摘下亚麻做的胡子,洗 掉鼻子上染的红颜色只看年岁最大的,头已经有点秃的那一 个人的两辆展子上的天然的深红色还在闪光。这个人是个大 废物,我正要从他旁边走过去,他向我喊道:"喂, 毛孩子! 上 哪儿去:"我站住回答说。"穷朋友! 您忘了象别的弟兄们那样 洗掉您典子上的银朱丁! 我就此提醒您一下, 免得您把枕头 每句:"

另外那三个人哈哈大笑,立刻让我加入他们这个快意的 小圈子,我不得不坐下来喝一杯,接着,他们就说道。"难道您 相信,这个家伙仍然认为今天还非得给他的鼻子涂腻脂不可 呀?"——"那样做。"我回答说,"当然和人们想在玫瑰花上涂 眼脑— 斑枫喜嘛。"

"而且还要危险得多呀,"另一个人答案几混、"因为给政 塊花漆胭脂較是给上帝创造的东西加工, 亲爱的上帝是会原 谅的呀!但是给红鼻子涂胭脂就是嘲笑魔鬼, 魔鬼是不会原 该的呀!"

玩笑就这样开下去了,他们现在拿他的类头开起玩笑来,在开玩笑方面, 沒不久就远远落在他们后边。因为他们单是关于他的秃头,就讲了二十来个不同的情皮语,这些俏皮语在,们的想象中引起极其滑稽可实的形象,就使用的比喻的新致大胆来说,也一个胜过一个。尤崇特看到这些二流子们互相 攻击,不禁大笑起来,那个被攻击的人一见这种情况,就向她 开火,想借此从炮火中脱逃。她坐在那几,身穿一件杆肃的褐色衣服,胸前垂着一条片侧巾,微微露着她的美丽的脖子,脖子上戴滑精美的金项练,被圆巾遮盖着,此外,她没有戴任何首饰,只有头上美丽的褐发为她增好。那个秃头的人眯缝着眼睛,唱拉,

"我的宝贝,你的富白的脖子 周围绕着一条统金项练, 一直垂到你的胸前, 活到你那都增伤於心量。"

尤蒂特迅速回答道。"为了让您忘掉我的雪白的脖子、我 也要让您呀一听味一件白东西的歌!"说了这话,她并没有唱, 而只是以悦耳的声音说道。

> "如今真是世风不言! 卢娜@原先那样式歌, 现在白天向老那人头上进秋凉, 嘲笑我们这些可怜的孩子无可奈何。 月光何,你好设查! 黑夜星,我打开窗户, 看卢娜走向何处: 原来,她宽敢在我家门状上放亮, 我气冲地犹水,放在那片发白的地方。 具条例,你好受劲!"

尤蒂特的母亲已经死去,自从母亲死后,她因为感到无聊 耐常干买外国彩票这一类的事,还中过一次彩,发了几千古顿 的财。所以,她在那些大大小小的对迷们的心目中,现在是比 过去任何时候都好的猎取对象,那个秃头的人向她借过几次

① 罗马祥语中的 月 神(Luna). 德 文 诗 中有时 只采指"月亮"。

食,她都笑然告给他了, 他就认为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处得勤 事, 结果,她却照得笑答把他击退了。上面那个歌儿甚至还仿 佛影射着他求婚时经历的一桩倒霉的冒险事件。因为, 另外 那至个人眼睛放出照烔的光芒,极力闭着想要绕出来的嘴, 面 面相觑,露出心明不宜的神情, 开始低声哼唧着,

这一阵哼唧的节奏诱惑力非常大,使得我也随声呼号起来,觉得自己能和这些嘲笑者一起唱,心里确实得金紡纺。——这时,酒吧间灯火荧荧,充满了肃静的气氛,我们又严肃又自在地想这种奇异的节拍继续下去。尤蒂特发出爽朗的笑声,喊道:"啊,你们这些孩子气的家伙!"我们一听这话,就大芦笑起来,"哈哈哈!"一哈哈哈:"

那个被嘲笑的人却向四下里窥探,冷不防从贼得声音最大的一个嘲笑者的僧衣里面抻出露着的一张狠纸,把上面的坏鬼一个嘲笑者的僧衣里面抻出露着的一张狠纸,把上面的坏鬼,我自己这个冷不防被人抓住辫子的人,这个人的弱点就是他的保守主义,对于这种观点。他既没有能力充分加以说明,也没有能力为它辩护。保守主义这个名称是 是来才流行的,一些先前态度暧昧的人,被贴上这种标签。那个秃头的人要求这位保守主义者,说则一下,既然自尽是使守主义者,已心里到底是怎么起的。后者都被出对传这个问题态度极其严肃的样子,极着脸表示不忍意谈政治。但是另一个人喊或:"这在伊甸乐园里就已经有了说明了,当如亚当各各种动物起名

字时、其中就有一个小心翼翼地探动着耳朵说自己是保守室 义者;它却说不出理由来,亚当就说,"你就叫驴吧!""那个保 守主义者听了这话,气得就把他的真正理由,也就是他的置换 的想法,一古脑儿都端出来了,他责备激进主义使葡萄酒味道 变酸,价纯根高、要具证相贴--- 从▼母又便宜的酒,於具有到 老古板们为了避世藏身而悄悄儿去的那些仍僻古老的饭馆里 才能喝到。"你们就到你们那些赫赫有名的、政治上进步的饭 店老板那里大喝其激进主义的廉价的浓酒去吧!"他喊道,"我 是和那些老古板站在一起的:"因为这些贵难的话确实有符合 尔际情况的协方,所以尽外那二个人有多少由格,置收个保守 主义者是沿溪中伤者,极力向他证明,如果没有费进主义,好还 也罢,坏酒也罢,他都连味也闻不到,说他本人连当保守党的 走卒都完全不配, 他从他所拥护的守旧派那里得不到常赐给 变节者的想神补血的美酒,只能在后腰上接他们的皮鞋踢几 脚。这番话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这些先生在争吵中针对 对方的主义、实情和党的领袖互相谩骂,谩骂时,接二连三也 使用了中肯的、有特色的词句、比喻和成语,任何戏剧家为描 写人民群众的场面,都未必能够想出比议些更申告,更有特色 的表达方式,甚至记录这些词句、比喻和虚语、都似乎是不可 能的,因为这些妙语都是从时而是實实正滴檢、財而是惡實地 想出来的、但总是以实际情况和人物为依据的假定中, 那样轻 快地、象闪电一般产生出来的。从这场舌战中,确实找不到--篇社论或者演说的材料:然而,人们还是可以看到,人民群众 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多么独特的批评,那些在进台上为了不可 告人的目的向台下喊"诚实、善良的人民"而预想人民会对他

们表示大善意、太天真的热情的人、是多么自欺欺人。 人民群 众甚至把杰出的人物的外貌、积习以及肉体上的缺陷和这些 人物的言行密切联系起来,认为后者只不过是前者的必然结 果、简直使人觉得,这些没有学问的、但宫于想象力的老百姓 好象都是极其相信相木的人了。不少的头顶人物在这里被塑 造成滑稽可笑的或者令人毛骨悚然的形象, 塑造得活灵活现, 历历如在眼前,甚至那些为他们辩护的话,假如他们本人所 到, 也会引以为此。

我在这里好象是在一个和小学教师家完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觉得也象在家里一样自在,对这四个人的激烈的, 肆无忌惮的言语和互相朝讽时表现出来的活破天惊的狂想, 我都和对安娜的父亲的文雅的,心学气和的话语一样,一直在洗耳时, 及是得自己在安娜父亲那里时, 是一个样子, 在这里时, 又是另一个样子,但又觉得自己一直还是同样一个人。 我高兴看到, 我的生活一个人面又一个方面的聚现在我面前, 包以为, 这四个快活的人一定认为我配得上加入他们一伙, 在我面前毫不抑制自己的妙论横生的才气, 为此我心里得意扬扬。我想到外学教师, 想到今后我要和他严肃认真地, 彬彬有礼地进行辩论, 而我心里确实还知道生活的另一个方面, 就不由得 瞎笑起来, 因为, 我觉得, 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是, 任何地方都愿去, 四申物都愿报意,

第十八回

尤 蒂 特

那四个扮演仁爱会像十的人由王谈政治而又精神田惑起 来、虽然议时早已过了半夜、他们还让人重新把酒瓶装造了 酒, 这时, 尤善特忽然站起来要走, 她说: "妇女和年青小伙 子们现在访问家去了, 党站, 我们走的县属——多路、你不相 一起走吗?"我说,想一起走,但我先得去找一下我的亲戚们, 他们大概也要一起回去。"他们大概 已 经 走啦、" 她回答说、 "因为天已经晚啦, 侵如我没有指望着能和你同行的话, 我也 早就走啦。"——"哎哟!"酒徒们喊道,"我们不是也在这里嘛! 我们大家送您回去: 可不能说,没有可供尤著特林选给她做 伴的人!"他们站起来,还想法把新要的葡萄酒收起来, 汶时、 允蓁特面我示意,我们来到门厅以后,她说,"我们要好好被骗 一下这四个异教徒!"到了街上,我看见我的表兄弟们和老姐 妹们去的那个大厅已经黑洞洞的丫,有几个人证实他们回家 去了。我只好跟着尤崇特走、她领着我穿过一条黑洞洞的小 就走在那四个人前头了, 听见他们在我们后面直喊。我们急 急忙忙地并排向前走去,彼此相隔只有几拃远;我一本正经地 保持着矜持的态度,在这同时,我的耳朵却没有放过她的稳健

"哪里的话!"她说:"您也同样是我的姨弟,您如果想来看我,就得可以到我家来,这是名正言顺的事嘛! 当初您年岁还 外的时候,您曾那样喜欢过我,我也一直有点爱您;但是,现在 您有了一个"片,您对她钟情,觉认为,再也不可以和任何别 的女性见面啦!"

"我有了一个情人。"我回答说,她又肯定了自己这句话, 并用得出她说的是安娜,我新钉破铁地否认此事。 我们说 着,不知不觉她已经来到村边, 听见村里还有许多人说话的 自音,有许多年青人在街上来来往往,尤蒂特点独特他们走。 现在我虽然很有理由和她分手,自己走自己的路,但是,她 拉着我的子往前走,我并没有表示反对,却不知不觉地跟着

她,从黑糊糊的、参考错落的资色和墙壁中间穿过去,不让任 何人爱见我们问到确定。原来、输出经规即继索抗、贝尔下 检鲁房子的美丽的果园, 现在就师自己一个人住在汶斯房子 里。我们悄悄儿地顺着狭窄的小路走去,我由于喝了酒心情 更加激动、到了她家门前、尤著特说。"进来吧」我还要看咖 啡喝呢!"我就进去了,她随手把大门闩得紧紧的。我顿时心 里怦怦的跳起来,感到一种模糊的恐惧,同时,心里却又对这 种冒险奇遇得意扬扬,自以为能够光荣地、但是大胆原经历这 场风险的考验。我底没有想到安娜、我的沸腾的热血使她的 形象变得暗淡了,只让我的虚荣心的星光带带闪烁着,因为。 仔细一想,原来我只是为了自私的目的,才去考验自己的坚宙。 程度的。然而,我可以坦白承认,归根结底是一种带有浪漫色 彩的责任感支配着我、使我不放过任何重要的生活经验。尤 着特一点上蜡烛,生起火光明亮的炉火,我的恐惧激动的心槽 也顿时平静下来。我坐在灶火台上, 高高兴兴地和她聊天, 不 街地瞅着她的被火光照亮的面孔, 骄傲地自信能冒汶次风险, 象做梦一般回忆起两年前我还解开讨她的发辫,然后又把它 编上的情景。咖啡煮得发出隆帐的响声,在这同时,她走进卧

室、権下围巾, 脱下节目的衣服, 然后穿着一件露着胳膊的白衬 衣造出来,透过雪白的亚麻布,令人眼花缭乱的美丽的肩膀隐 约可见。我顿时又冲魂编倒了,目不转睛地瞅了她一会儿之 后,我的迷离恍惚的眼睛才渐渐看清了她这安详的、楚楚动人 的姿态。在我少年时代,她根本不考虑我在场不在场,就在 我面前换衣服时,我已经有一两次否见过她象今天这样,现在 我的眼光虽然和从前不同,但这雪白的肌肤看起来还和从前 372

一,把完善无瑕, 光崇待的动作也非常沉着满脱, 我在她的成本 下, 举止中沉着了。她把者好的咖啡端到卧室里来, 在我身边 必下、把拿来的營並給集打开,说道。"你職,你给我面的那些 画儿,我都保存着呢!"我们把这些幼稚的面一张一张的看了 一下,当时仍不准确的笔法,现在看来,象县已经同忆不起的。 非常逼近的过去时代的标志似的。实在奇怪极了, 我对于现 在和少年时代相距很近,其间的遗忘深渊意会如此之深,感到 吃惊,一面看着这些画,一面沉浸在冥想中,我在画上写的格 官,笔迹也和现在完全不同, 那还是在学校里上学时的笔迹。 那些幼稚的笔道儿在我看起来很恋碜、尤菩特也默不作声被 和我一起看同一张画,看了一会儿,她忽然搂住我的脖子, 癖 视着我的眼睛,说道:"你还和从前一样!现在你想谁呢?"—— "我不知道:"我回答说。——"你知道,"她接着说,"如果你这样 胡思显想,想得出神,我就马上把你吃了!"说着,她就把我搂 得更紧,我说:"为什么呢?"——"我自己也不知道;不过,和人 们在一起感到无聊。能想些别的时,就常觉得高兴,我也很愿意 想些别的,但我知道的东西不多,想的总是同样的东西,虽然 觉得脑子里不知是什么东西在那儿盘旋, 现在看见你这样出 神,我就觉得,好象你正在想我也愿意想的东西,我总认为,假 如一个人能带着你那些秘密思想到远处走走,心情一定是很 愉快的!"这样的话我还从来没听到过;我心里很明白,尤蒂特 猜错了我内心的思想,太便宜了我,我深深地感到有愧于心, 顿时脸红起来,我想,我的绯红的面颊贴在她的雪白的肩膀 上,一定会使她的肩膀感到我的面颊热辣辣的; 虽然这样, 她 那些极其甜蜜的茶能活,我还是急切地添字添句吸收到心里。

在这同时,我的眼睛一直在凝视转她的高耸的胸部,这高耸的胸部在崭新的亚麻布村衣下面呈现出宁静她结的渗态。象是水但的幸福的家乡似的,直接在我眼前发光。光青特不知道,或者至少是没有十分意识到,我现在全途的胸前是既宁静、又聪明,既悲哀却又幸福的。 没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处在时间的它顶之外了,我们催在这一瞬间是同样年老,或者说同样年青,我心里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还在好象预先尝到了将来还安然历的那一切烦恼、一切穷苦蔑米的安息。不仅如此,现在一瞬间似乎未身就完全有它的正当的存在现由,所以,当光带特爵检婚的赞美歌本,找出一张悬起来的纸,把它输掉开,拿到我询前,我想了许人,才认出那是两年前发让它随波震去的那刻写给安娜的情中时,我都毫不惊慌。"你还否认,这个可爱的女孩子是你的情人吗。"她说,我老着脸皮再次加以否认,把这样信说成是一件已经忘掉的离气气力。

这时,房子前面有人喊叫,我们听出是那四个人的声音。 她立刻灭了灯,我们俩在黑扇洞的房间里坐着,尽管这样,外 面的人仍然要求进来,他们喊道:"您开门吧。 海杀的尤帮侍, 租待我们喝一杯杰咖啡吧;我们要规规矩矩些坐着,还要说 也下分。他看,现在是狂欢节,您招待一下这四个全国最规矩的 伙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嘛!"

我们却一直一动不妨; 大雨点儿打在窗子的玻璃上, 甚至 还然闪一名又忽闪一光地直打闪, 远处传来耀煌的营声, 仿佛 到了五, 六月同一样。 为了使尤蒂特放心, 那四个人以一种接 该作行的认真态度, 尽可能把一岁回中间的或烟喝分, 他们由 于熬夜、歌声确实带有一种动人心弦的颜料的声音。这一切 都毫无效果,他们被开始咒骂起来,有一个人顺着花架爬到窗 子眼前, 白黑洞洞的房间里直望。我们清清楚楚维娜见他已 经把僧衣上的尖头巾蒙在头上,这时,忽然打了一个闪.一下 子把房间里照亮,因为无卷特穿着白色的衣服,所以那个前来 朝城的人曾认出她来了。

"这个可恶的女人还没瞧,还大模大样地在桌子旁边坐卷 呢!"他低声向下面叫道,另一个人,这。"让我来看一下!"在他 们便互相替换,房间里又黑了时,光常特急忙跑到床边, 揭起 自席桌, 扔到椅子上,然后椅所,地把我投到床边,从窗子前 面是恕不足这床的。这时,打了第二个闪,比第一个更死,把房间里照得清滑楚楚,那个人两只眼睛象双管枪似的盯着那把椅子,说道:"不是她,那只不过是一块白布,桌子上摆着咖啡用具,旁边还被看发;持集。原来,这个天服的魔女比人们所想象的要虔诚些啊;"

尤蒂特却凑近我耳边小声说。"如果我们坐在那里不动的话,这个流氓现在一定会看见你啦!"

但是这时忽然来了一阵倾盆大闸,电光闪闪、常声隆隆、 把前来刺探的人从窗前赶跑了,我们听见他们科按僧衣上的 雨水、卷后各自跑到村租去找地方过夜,因为他们都高家很 远。等到我们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了,我们还一声不响起在床 上坐了一会儿,听着智肃的声音度动这所小房子,使得我无法 担自己身体的轻级的颤抖和房子的震动清楚地区分出来。只 是为了打断这令人苦闷的颤抖,我将生光落体,吻她的哺臂, 她也紧紧地回了我一个热吻,但按着地过以更携落等她的脖子 的双臂中摔开,说道,"幸福当然就是幸福,不过,幸福只能有 一个,你要不肯向我担白承认,你和小学教师的女儿互相爱 泰,我可就不能再让你留在这里啦!因为只有说谎会**跟掉一** 切!"

现在我开始把安娜和我之间发生的一切事情,把整个这 一段历史从斗至昆亭无保密地知道给施斯、并且把有关施的 为人和有关我对她的感情这两方面的动 斯的 描写 结合在一 起。我还详细叙说了今天发生的事情,向尤崇特倾诉了安妮 我们俩之间一再出现的芳涩和畏快的谐绪使我内心感到的痛 苦。我这样忽说和倾诉了许久以后,她并没有回答我的诉说。 却问我:"现在你对于你在我身边到底是怎样想法?"我心里一 时非常迷惘和羞愧,默不作声, 机找一句话问答:后来, 终于吞 吞吐吐地说:"是你把我带来的嘛!"——"不错,"她回答说,"可 是,如果任何别的漂亮女人引诱你,你也昭祥忍她走吗,对这 个问题,你仔细想一想:"我确实仔细想了一想,然后新红藏铁 地说:"不,决不跟任何别的女人走」"---"那么,你也有点和我 要好吗?"她接着说。现在我陷入万分狼狈的接他,因为我现在 清楚地意识到,对这个问题作肯定的回答,就是第一次对安娜 的真正背叛,但是,我认真想了一想之后,觉得更不能说个"不" 字。最后,我实在不能说别的,只好说,"是的——但那又确实 和我对安娜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啊?"我讯瑟曲搂柏她。 抚摩着她,以各种方式向她表示温存,接着说:"你听我说!我 为安娜愿意忍受一切,他示意让我怎么着,我就怎么着,我 愿成为一个在她看来是正直高尚的人,一个各方面都象水晶 一样纯净明彻、使她完全看得透的人, 无论做什么, 然要想到

施,即使今后我再也见不到施,也要永远和她的灵魂在一起生 活;这一切我为你都依不到;但我还是衷心爱你,假如你要 实我让你拿刀子刺入我的胸腔来证明这点的话,我现在就安 安静静域让依来机,平心静气板看着老的成强的依据\n

我立刻对自己这番话大吃一惊,同时又觉得,这并非夸大 其词,而是完全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綦来对尤蒂特不知不觉 地怀着的感情。

我突然停止了对她的抚摩,手还放在她的脸蛋儿上,在这一瞬间,我觉得一前眼泪咨询我的手上。在这同时,她叹了一口气说:"我要你的她做什么呀!——哎! 从来没有一个男子在我面前想把破实、明明和她结的心幸给我看,但我爱读实又实在如同爱自己的生命一样结

我听了这话心里很难过,说道。"可是我确实不能做你的 真挚的僧人或者甚至你的丈夫啊。"——"啊,这我完全知道,我 也根本没有这种想法!"她回答说。"我也要告诉你,你应该怎 样一凌吻,我回头马上就要这样做。在我看来,你正是最强的 的人,第二是因为我认为你是个高效的小伙子,想要被心 的人,第二是因为我认为你是个高效的小伙子,想要被多个 你,第三是因为我认为你是个高效的小伙子,想教你会 你,第三是因为我认为你是个高效的小伙子,想教你真不 你直年时代我就已经爱过的、如今还保藏着你原来的品质的 人。"成了这话,她被他住去,和我被起吻来,吻得我得不把自 大家被的家火一般,只是为了此这种热海冷却,我不得不把自 的嘴唇,就够能在她的湿润的嘴唇上,又来吻她。我和安 我专的时期,我的人就会

健康的女性的胸巾涌出来的袖秘的。在特的包身一口一口的 滋驯我的膨动。 议种差别可以深切抽成到, 所以, 当尤蓁特在 执列接吻当由,好象多举是自言自语切的任由说出,"你现在 也想你的情人吗?"这句话时,安娜的彩象就象一颗眼黑似的 浮现在我眼前。 --- "是的。"我回答说。"现在我更走啦。"说 着激烈忍开她的怀抱。"那你就走吧。"她微笑着说。但她以一 种非常奇异的方式松开她的柔软的、赤裸的双臂, 使我觉得离 开她就痛苦得心如刀制,我正想重新投入她的怀抱,她忽然一 跃而起,又和我接了一次吻。然后把我推开, 低声说,"快走开 吧。现在是你同家去的时候啦!"我港师总概、找到自己的帽 子,撒腿就跑,她大声笑起来,几乎追不上我,来给我开大门。 "且慢!" 永正要跑亦时,她小声儿说,"你穿过上边这个果园出 去,绕点远儿从村外走吧!"说着,她不管外面刮着风,下着镣 盆大雨,就穿着她那件薄衣服,拉着我的手从果园里穿过去。 走到栅栏跟前,她站住了,说道:"你听我说:我从来不在自己 家里见任何男人, 你是我好久以来吻过的第一个人哪, 我愿 意更对你保持贞节,你不要问我为什么,我得在今后一段长时 间内考验一下自己,这对我来说,是件开心的事。但反讨来我 要求你,每次来到村里,都要到我这儿来,要夜里悄悄儿地来, 白天,在人们面前,我们就装出谁忍懒得看谁一眼的样子。我 向你些保,这样做是决不会使你后悔的。人世间不会象你想 象的那样,你和安娜在一起也不见得会象你想象的那样,这一 切你肯定会明白的;我只是想告诉你,对于你到我这几来这件 事,你以后肯定会感到高兴!"——"我再也不来啦!"我多少有 点粗暴地喊道---"嘘! 声儿小些!"她说;接着,她就以严肃 378

的目光额视我的限励,尽管在暴风调中,天色昏暗,我还看得 见她的歌中闪烁着光芒,她接着说道,"如果你不以你的名誉 担保,庄严地向我保证,你今后一定再来,我就马上把你拉回 放去,拉到我的床上,你就非得和我睡觉不可!我对上帝起 智一定该提做!"

对于她这威胁的话,我心里绝对没有起一笑置之或轻 度的念头,相反地,我却把手放在尤带特的手里,赶快向她保证,我一定要再来,然后急忙走开。

我澳无巨的地一般劲几地往前跑,因为倾盆大雨使我好 受,这样我不久就出了村子,来到一座山上,从那里我又继续 走去。正位天色破迹,微明的密色造进暴风哨中,我狠狠追责 备自己,感到后悔得要命,忽然发现脚底下就是那个小湖和小 学教师的住宅,在雨和蒙眬的密色织成的灰色的面纱中隐约 可见,我顿时倒在地上,身体疲惫不堪,不蒸大哭起来,哭得非 常恭惨。

 執節些的心情考虑,回到男父家慈什么做借口来说明一夜没 有回家,我想,我就说遂了路,最头转向地乱走了一夜。 这是 我自从接过充满危机的童年时代以来,第一次为达到一种目 的而不得不振端,这几年,我一直不知道什么叫撒谎,想到这 一点,我心里就觉得,我完全象从自己曾有一段时间在其中作 客的美丽的花园里被赶出来似的。

卷三



第一回

劳动和冥想

我一直陪到脑午, 睡得很熟, 也没有做梦, 一觉醒来时, 温 瞬的南风还在新着,雨还下个不停。从窗口向外一望,只见山 谷里的小河上游和下游有几百人在水边劳动, 修筑堤坝, 因为 山里所有南观雪必然融化。眼看要有发大水的食脸。小河已 经分出购高的膨胀的水声,显视出灰蓄的颜色,套流而来。我 们的房子毫无信险。因为它必然在一条支流旁边。那里筑有堤 切,安全血把水栏住,用来转动水磨。但是家里所有的男人都 去牧场防汛去了,只有我独自和妇女们一起吃饭。后来,我也 出去了, 看见男人们在劳动中精力充沛, 坚持不懈, 如同昨天 在娱乐中一样, 他们忙着用土 太料和石头熔像爆防,站在深 得投膝的泥水里干活,有的抢动斧子伐太,有的来回搬运装捆 和檩条,看见这样八个人打着一棵又长又面的树壶来,就会觉 得,他们又在列队游行,但和昨天有所不同,没见他们叼着烟 斗。我看不了人们多少忙、倒得手碍脚。所以我漫步向小河 上游走了一段路以后,就从山坡上穿过村子转回来,一路上都 **看见人们照常进行着各种工作。不在河边劳动的,就到树林** 图新快把那里的活做完。 还看见一个人在用里那样安详地专 心耕地,好象不知道今天县节日后的一天,也不知道这个地方 有发大水的危险似的。惟独我一个人这样漫无目的 地 纲 酱。

心里觉得很惭愧,只是为了改事技事,我决定立刻回城。虽然 可惜我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要做,没人指导和支持的绘画工 作,目前又根本不能给我提供一个有魅力的安身立命之所,我 甚至觉得这种工作枯燥之味,毫无意义,但是,下午的时光已 经过去大半,我势必要冒爾在泥泞的路上步行到夜里不可,一 种苦行的心情使我认为这样徒步回去是一种善行,便不顺勇 父一家人极力劝阻,立刺出发。

途中虽然风丽变加, 道路视行难行, 但我觉得, 走这一段 相当远的路, 如同走在阳光和煦的花园小路上一般; 因为我心 里思鹣起伏, 象玩金球似的不住地探索人生之谜, 忽然意识到 自己已经到了城里, 不禁火吃一惊, 我来到我家门前时, 发现 窗子都黑洞洞的, 知道母亲已经睡了, 我就随着一位夜晚回家 的房客悄悄地进了家门, 又悄悄地走进自已的房间, 第二天 早晨, 母亲出乎意料地看见我回来了, 一时惊讶得睁大了眼 瞎.

我立刻看出我们的房间里发生了小小的变化。 靠增放者一张沙发床,是我母亲从一位熟人那里廉价买来的,这个人因为家里放不下了,才把它卖掉。这沙发庆选得放朴素简单,上面只铺转一领用自色和绿色的麦秆镇的席子,却是一件相当深充的家具。但上面却放着一大堆书,用一根结实的绳子绕了几遭捆着,大约有五十册,装订形式完全一样,书替上红色的居形小框子里印着金字的书名。原来是一套吹篷全桌、灰地一点值的旧货商人还来的,让我看一下,打算卖给我。

偶然说过,"伟大的歌德死了!"汶彻话至会还经常在我耳边同 荡。这位死去的 不相识的诗人体验计几乎一切工作和刺激。 把和生活联结起来的各条线都拉到他身边, 把线的一端都握 在他那只人所看不见的手里。我觉得好象这些线现在统统集 中在捆书的绳子打成的那个笨结子上了,就立刻抓住结子,赶 忙动手去解, 最后, 结子一开, 八十年的生活结出来的黄金的 果实。一下子琳琅满目地散落在床上。又从床沿儿落到地板 上,我急着忙着把这批财富的您在一起。从这时起,我就寸步 不离沙发床。连续阅读了四十天,在汶局时,又是一年一度各 去春來,但是洁白的雪花加發一般从我旁边顯过,我从侧面瞥 见品尝的雪光而毫不迎念。我先把那些从印着的名称看得出 县戏曲的作品愈讨来阅读,然后阅读了不少的诗篇,接着阅读 了长篇小说。然后又阅读了《意大利游记》®, 当这条文艺创作 的长河随后流入表现日常生活的勒奋和个别的努力的散立式 的田地时,我就不再往下读,面又从头开始,在这次阅读中,发 现了这些文艺作品的星座的美妙位置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 又发现其中还有象《列那狐》《 和《本维努托·切利尼自传》》》 **议基大故异彩的独立明星。我就这样重游了一遍这布满文艺** 星宿的天空, 把许多作品又重读了一遍, 最后还发现了一颗崭

and the second and the second second

② 《放大利游记》(Italienische Reise)作于一八一大至一八一七年。

② 《列那張》(Reineke Fuchs) 是歌德楓器中世紀民间創作《列那張 後春》 中的於事項故前於專訴(1794年)。

③ 〈本性穷托·切得尼自传》是於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職型家、金物医本雄 穷托·切得尼(Benuto Cellini,1500-157i)口述給一个少年 写 下來 的自传(Vin)、敬德于一七九七年紀官孫或總文。

新的明星、〈诗与真〉O。刚读完这部作品,旧货商人就进来了, 他问我要不要留下这套全集,因为另外还有一个人想要。在 这种情况下,要买下这套珍贵的书、就非得付现金不成。这我 目前是奶不到的;母亲当然看出我认为这套书是重要的东西, 但速想到我躺了四十天,埋头阅读这套书,就就像起来,正当 造足聚不决之际,旧货商人又拿起绳子,把书捆在一起,放在 背上背似来。告辞而去。

① 《诗与真》(Dichtung und Wahrheit)是歌卷写的自传,从一七四九年 出生满起,到一七七五年为止,全书共分四部分,分别于一八一一年,一 八一二年,一八一四年,一八三三年由氪。

我并没有立刻用这样一种固定的思想意识来观察一切,但这 逐渐产生的思想觉悟的根源,却完全在了那四十天,我之所以 得出下途的这些结论, 归根结底也靠那四十天的整个印象。

惟市动中之静能使世界存在,能造就其正的人,世界内部 是宁静不动的,所以人类想理解世界,并作为世界的一个能动 部分来反映世界,也非宁静不可。宁静吸引生活,绿动排斥生 信,上帝岿然不动,所以世界関绕着他旋转,这个道理,对艺术 家来说,应该这样运用,不要奔走追求事物,宁可作为感受者和 旁鬼名,听任事物在自己身边通过,因为参加节日龄行队伍的 人,不能象站在路旁观看的人那样,把游行的汤面真切地描写 起来。所以,站在路旁观看的人那样,把游行的汤面真切地描写 有一宽架术,被观察的事物才有它的全部生命,如果他是不正 确的观察者的话,那么,他象《安克自》剧中第八位同王手诗那 面照得出许多其他国王形象的娘子那样,手持自己的金钱参 教,也高不开"外在"的行动和努力,正如旁桌节日辞行的人争 物或有怪在"合种方动和努力,正如旁桌节日辞行的人争

此外, 关于什么是有诗意的这个问题, 我的看法也起了变 化。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和怎样养成了这种习惯, 把生活和艺术中凡是我认为有用的, 其的和美的事物, 都称为有诗意的, 甚 至我所邀的职业的对象——色彩和造型, 我都不用有面意, 而 总用有诗意来形容, 对于人间一切使鬼穗·到数舞的事件, 也帮 复如此。 我相信, 这样像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使各种事物有诗 意, 或者提供这些事物的存在值得反映的, 是问一法则, 但是,

就是怎样保持自由,使我们观察事物的眼睛不被遮蔽起来。

关于许多我迄今称为有诗意的事物,现在我认识到,其中凡是不可理解的和不可能的的,离奇的和夸大的,都不是有诗意的,还认识到,正如在上述的场合动中之静是必要的一样,为了的 化出有诗意的,也就是他有生命的和母乎情理的作品,文采和 形象当中娘须要有朴素,真挚的内容,一言以藏之,不可以形所谓艺术无目的论和艺术无根据论混为一谈。这实在是个老问题。因为从亚理斯多德的著作中已经可以看出,他关于散文,政治的修辞学力面的具体论斯,同时,对诗人来说,也是最好的培特

我自己的艺术的对象既不是人的语言,也不是人的形象, 我能在这个最平凡的领域里,在人类活动的大地上它是,可以 说在诗的世界中至少能做一名打扫地毯的宿沽工,我只感到 幸福和满足。歌鄉关于风景问题实在谈得很多,而且字里行 同洋溢着热爱,我相信,通过这个桥梁,我可以和他的世界有 几分聚系,这块不能说是大言不振。

我打算开始真正以热爱和注意的态度对待要画的 景物, 完全照自然写生,不画多余的或者无意义的东西,画每一笔都 要胸有戒竹、我脑海中已经有一上批作品出历在日、汶此槽 象中的作品看来都是美的, 有价值的, 内容主寓的, 画面布谱 了歪和的和谐劲的线条。其中没有一条是毫无意义的、我在 野外坐下来, 开始而议批优秀的作品中的第一张; 结果, 我想 发现,必须以自己最近的水平为起点继续前进,规实然创作出 崭新的作品,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这非得先看到崭新的蒐本 不成,由于平边连一幅绘画大师的作品都没有,我的铅笔一 接触而纸, 相象中浮现着的理丽的面面就立刻烟消云勒, 我力 图理斯自己所鄙视的旧画法, 结果, 画出来的想是一幅抽塞不 做的作品,现在甚至把旧面法也破坏了。我脑海中总浮现着 一幅活合要求的优秀作品,但我的手却而不出来,为此连续苦 惊了几天。我心里惊恐起来,寻思如果画不成功的话,现在就 北立刻死了学高的心不可,一面自思自叹,一面祈祷上帝帮助 我细胞困境。我还是用和十年前一样的孩子活得告着。并且 总重复同样的话, 在喧脑祷告时, 连我自己抱觉察出这种情 形来了。我心里思量着这一点,不觉停止了匆忙的工作,凝视 着画纸,沉浸在冥想中。

第二回

一个奇迹和一位真正的艺术大师

我膝盖上的白纸一直被跖光照着,忽然上面出现了一片 影子,我吃了一惊,回头一看,只见背后站着一个仪表堂堂,服 装奇异的男子,纸上的影子原来是他的身影。他身材细长,面 部装饰含蓄、严肃, 鼻梁弯度很大, 嘴上留着细心捻过的小胡 干, 身穿质粒彩紡爺的內方

位用标准德语向我说。"可以看一看您的作品吗?年轻 人1" 农款上带着半离半赛的表情把我的素描拿给他看,他聚 精会种地看了一会儿,然后问我,练灭于里还有没有别的传 ,想不思做真正的艺术家。我出去写生时,确实每次都随身 带着最近完成的…些作品,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为的是遇到 天毫无收获的情况,总不至于空着手同来。现在听到他这样 何,我就一面把作品一件一件的拿出来,一面热心地、坦自地 把自己学画的经过讲给他听,因为从这个陌生人看廊的方式, 我立刻看得出来,即使他自己不是艺术家,也是懂得艺术的 人。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他指出了我的主要較点,把我 正面的那张习作和自然景物相比较,对照自然本身说明重点 在什么地方,教给我怎样看到重点。我感到十分幸福,接着, 他就把我的丽纸上的几组簇叶和实物对照,说明明暗和造型 问题,然后在纸边上以艺术大婶的手法>>> 儿笔毫不费力画 出我煞费苦心也画不出来的东西,在这同时,我正象高高兴兴 妆准备接受人家的题惠的人一样,一直在安安静静地注意看、 拌瓷听着。

他在我旁边待了大约半个小时以后,向表说。"您附才提 到过常明强干的哈伯萨特, 您知道, 十七年前, 及也是他那可 密的急遊院画室里的打杂儿的吗? 不过, 我及时从那里逃出 来啦, 后来一直在意大利和法团。我是风景画家, 处罗美军, 行算在故乡符一段时间。要是能对您学面有所帮助的话,我 是乐意效劳的,我家里有不少的作品,请您来我家看一下,如 果您同意的话,你就马上和我一起回家吧!"

我赶忙把面具收起来,怀着庄严肃稳的心情和强烈的自 变感,和此人同行。我常常听到人们讲他:因为,他是修道院 面室的伟大传说之一,哈伯萨特师傅一听见人们说自己旧日 的些生罗莫尔总罗马有名的水彩画家。他的作品专业给干学 和英国人,就洋洋得意起来。我们还在野外行走时,一路上罗 草尔都把大自然中各种优美的景物指给我看。我热情洋溢地 向他的手轻轻指示的方向注意观看: 虽然我刚才还相信自己 能看见什么,现在我发现,实在什么都还没有看见,不禁为此 感到惊诧:我更惊讶的是,现在发现,有重要意义的和能起教 育作用的东西。 大部分都在自己以前忽略过去的或者不大法 竟的现象中。但我高兴的是,我的同行者随时讲出来的道理。 我都大智能够听懂,听了他的说明以后,能够看出一棵树的浓 重而清晰的阴影, 柔和的色调或者优美的枝杈。我才和他物 讨几次步,就很快地养或了一种习惯,不再把全部自然风景看 成浑然一体, 面具看成一批已经画成的画和习作, 这具有从正 确的观点观察才看得出来,我还卷成了使用绘画术语评论自 然风景的习惯。

也租了一所美观的住宅中的几个漂亮房间作为住所,我 们来到那儿以后,罗赛尔立刻把自己的几个画夹子放在沙女 前的一把椅子上,让我和他并肩坐在沙女上,先打开最大锅 前,最有分值的习作夹了,搬序把一辆一锅的习作酬开,靠在 椅子上给我看。这些习作都是在意头洞面的.题材截置广泛. 郑用水彩颜料画在粗糙的厚纸上。但都是以一种对我来说崭 新的画法,以我未赞见过的大胆泼辣,精采神妙的麦达手段画 出来的,因而既显得明快,有力,而又设色鲜艳,气物牛动,尤其 县每一笔螺证即, 汝此习作郏县对着活出出的大自然写出的 作品, 我不知道, 我该对精助溢新的而法, 还是该对面中的最 物更为欣赏。因为从罗马剔野用的亭亭玉立的黑榴榴的柏树 林、从秀丽的莎宴山脉(0、盲到佩斯图摄(2)的废墟、风光明媚 的那不勒斯湾,以及用神来之笔的, 诗意盎然的线条面出来的 西西里岛的海岸,一幅一幅的画相继展现在我眼前,画面都显 示着写生的季节、地点和阳光的特征。美丽的像道院和城堡 受南欧的阳平阳射,在美丽的山坡上反光,天空和海县视粤族 的颜色或调亮的银色, 想十分宁静, 具有古典的朴素而又非常 完善角形态的绚丽, 高密的植物, 倒映在海中。 每逢罗莫尔说 出画中景物的名称,谈起景物的性质和状态时,意大利文名字 便象歌声一般, 琅琅地在我耳边圆荡。有时, 我的目光掠过两 面,环顾室内,看见这儿一顶那不勒斯渔民戴的红帽子,那儿 一把罗马制造的小刀子。一串珊瑚琉练。或者一根锦簪、炊 后,我又怀着衷心的好感,注意观察我的新保护人的面孔。他 的白背心, 他的衬衫袖口, 直到他动手要把两翻过去时, 我的 目光才飞快跑回到面上, 想在下一幅出现以前, 再匆忙跑看它 一祖.

看完这一画夹子作品以后,罗莫尔还让我浏览了一下另

① 萨宾山脉(Sabiner Gebirge),意大利半岛中部的山脉,在罗马东北。

② 俱禁图錄(Pestum), 意大利半岛南部萨勒诺湾鄉澳的古城, 是古希腊 练尽在公元前公百年左右條號的, 环磷酸谷一氮价力系而致值。

"今天放此结束!"罗宾尔说,"您就常到我这几米吧,如果 您高兴每天来,就每天来吧,来时,要把您的作品带来给我看, 也许我能借给您一些画带回去临摹,为的让您学会一种更简 便,更切合实用的技法!"

我怀着万分感激和尊教的心情告辞回家, 一路上与其说

③ 薯水潤(grotta 822urrn)在意大利半島南部那不動斯特的卡該里(Capri)岛。

② 埃斯泰(Villa d'E_{cte})在罗马东北的蒂沃里(Tivoli)镇,是枢机主教伊 被利托,德,埃斯泰(Ippolito d' Este)的别墅,建于十六世纪,是著 名的文艺复兴式别歌。

⁽³⁾ 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 (Ludovico Ariosto,1474--1533) 意大利文艺 复兴时期诗人。

④ 蚤被得大教堂,罗马著名的文艺复兴式建筑,在梵蒂冈城。

是走,毋宁说是连绷带跳地跑回去了。一到家,我就口者悬河 也向母亲叙说起这一次幸运的奇遇来,不免使用我所拿握的 一切最美之词来形容这位陌生的绅士和艺术家,我高兴自己 终于能给邀举出一个获得释健成就的例子,作为她为我自己 的前途担忧的一种安慰,尤其是因为罗莫尔也同样是从贴伯 龄v转先生的简陋的画宽出来的。但是,这种成就须要在遥远的 外围度过十七年的岁月,才能取得,对干这一点减少家众很 现古一年的岁月,才能取得,对干这一点减少家众很 回自己的故乡,维都不认识他,他的娘况是不是真好,还根本 不能断定。然而我却有另一种秘密的征兆,表明我所怀的 每 级是对的,这就是,我刚祈祷过以后,罗莫尔就是然出现了,因 为我虽然有反抗教会的叛逆思想,但一遇到自身祸福似关的 场令,还依然是个完全相信物局奇态的人

关于这一点我并没有对母亲说过,一米因为我们母子之间向来不好谈这类问题,二来因为母亲虽然军住上帝的帮助,但我如果以这样奇怪的,戏剧性的事件自夸,她就一定很不高,只要上帝不让我们没有饭吃,在人苦人难,生死攸关的时刻,肯安磨塞给以改助,她就心满意足,假如我真把这件事告诉了她,她大概还会用相当尖锐的讽刺口吻教训我一顿呢。正因为这样,我就由不得更翻细地琢磨起这件事来,琢磨了整整一观上,老实送,我自己也未尝不感觉有些可疑。我不由得想象,好象什么地方有一条长线,一听到我祷告,那个陌生人罗寒,欢飘雕着这条长线到这里来了,和这种潜能,却更和我的心情,我不几人因为现在我觉得,罗霓尔不在这里出现根本是不情格不入,因为现在我觉得,罗霓尔不在这里出现根本是不

可想象的。从那时起,每逢週到这种好运时,或者与此相反的 情形,也率注税,每確发生那种我总由不得认为是对自己意识 到的,先临所犯的过情的一种惩罚的不愉快事件时,我都惯于 作为既成事实接受下来,并且为此憾谢上帝,而并不穿畬附会 施妄自以为它是直接为我和特别为我而发生的。但是,我一 遇到毫无办法的时候,就又不禁不由地力图通过祈祷、尽得这 种教助,从自己的述情中寻找受命运谴责的原因,并且改过自 都。

我心急如焚地等了一天,第二天,我就把我直到那时为止 所有的作品都带着,去罗奖你家。 他察切殷勤地接待录,怀着 很大的兴趣注意观看我的作品。在观音的同时,不断给我好 也被好的意见,我们看完作品以后,他对我说,首先得放弃处 埋材料的抽笨的旧技法,因为用这种技法再也不可能有什么 成就。我应该先用软锅笔勤练习写生,在家里画的时候,应该 开始练习他的顽法,他乐意在这方面帮助我。他还从画夹子 了他我需问题,正要合辞,他马上说"嗳! 您看着我面一会 一个来小时吧,反正上个您也做不了什么呢,您看着我面一会 儿,咱们稍微谈一谈!"我欣然从命,注意听他说明他的画法, 第一次看到艺术家作画的朴素,自由、准确的笔法。我获得了 新的启示,每逢回忆自己照过去的画法作画的情景时,就觉 朝,好象一直到今天为止我都只不过是在做织袜子一类的机 操作工作而已。

我把罗莫尔借给我的画迅速临摹下来, 临摹时, 怀着初次 上阵的兴味, 获得了相应的成功, 我拿去给他看时, 他说, "临 幕得真好: 好极啦!"因为那天犬气非常好,他约我同去散步, 路上把我在他家里已感领会的道理和活生生的大自然联系起来讲给我听,有时还以知己的态度和表谈论其他的问题,关于 人以及社会上出现的情况,一会儿用央锁批评的话,一会儿用 开玩笑的话来读,所以,我就同时得到了一位可以信赖的老师 和 位復有因興的,和當可查的朋友。

不久,我就觉得需要经常在他身边,因此便利用我可以随时去访问他的自由,越来越频繁地到他家去,有一天,他详细 他而且已经稍微严格地审查了我的一件作品之后,对我说, "能最好是再有一段时间完全接受一位老师指导,我也很高 兴、很乐意为您效劳。但可惜我的境况使我不能完全不要接 瞬,除非您认为,非得无接關不可,所以,请您和您母亲商量一 下,她肯不肯每月出一点学费。我无论如何要在这里待一些 时候,希里华年就可以使您学到相当的程度,以后出去游学时 被会有更好的基前,自己也就能有一些收入。您可以每天早 净八点钟来,在母故小脑一卷天。"

我觉得他这话正中下怀,就急忙鹿回家去,把这个建议稍 悄地告诉母亲,但她却不象来那样心念,因为这是要出一大笔 镜的问题,而且我自己也认为付结哈伯萨特的钱一部分算是 白糟蹋了,所以她先到那位从前已经访问过一次的是妥人士 那里,请求他出主意,因为她寻思,这位先生一定知道,罗奕尔 是不是象我熱心吹嘘的那样,真是一位变人尊敬的,著名的艺 术家。但这位先生却常了空肩,虽然承认罗莫尔是个有才能 的艺术家,在国外是有名气的,关于他的品性如何,却含糊其 第,据说看到并不太好,却又讲不出详细情形如何,是后说,我 们要当心。无论如何,要求的报酬数目太大了,我们这个城市 并不是罗马或者巴黎,他还认为,例不如把钱舍下来恢旅费, 早点出去前学,那时,我就能亲自阅历并且获得罗莫尔所拿盟 的知识和转能了。

游学这个词现在已经屡次在话里出现,足以促伸母亲下 决心把每一个芬尼① 都储存起来给我做旅费。因此,她就把那 位显要人士不大赞成我跟罗莫尔学画的意见告诉了我, 并没 有太强调有关罗莫尔的品格方面的话,对这些话我当然也错 然加以否定,原来,我由于从罗草尔所说的一些谜语般的话里 听得出来,他和社会上的人关系不大好,受讨许多不公平的符 调、因而我对于有关他的品格方面的风言风语已经有了予以 回击的思想准备。不仅如此,我们二人之间已经在批评社会 汶→占卜产生→种特有的共同语言。 汶是由于我抱着尊敬和 同情的态度听他倾诉心中的不平, 同答时, 表示出好象我自己 已经有过极痛苦的经历。或者至少将来也会遇到这样不愉快 的事情, 但我要严阵以待, 届时予以迎头痛击, 为我自己同时 也为他报仇。罗莫尔听了这番话以后,就纠正我的想法,提醒 我说,我对人的了解肯定不会比他深,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很 对。 还做出一本正经的表情请教他、 我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才 好,其实我对于他所讲的问题根本不得要领, 也不明白他那些 经历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很快地下定决心跟他学画,对母亲说,想用从前被我偷 着拿过一部分后储蓄匣子里还剩下的钱做这次学画用。母亲

④ 芬尼·德国输币单位,一马克的百分之一。

设有表示反对,于是我把大金质奖章和剩下的几个都卡特金 而取出来,都泰给一个金匠,他折合成模币村给我,我把钱送 到罗莫尔那里,对他说,我拿得出来就是这些,希望他至少能 教我四个月。他亲切地对我说,根本不必算得这样清楚! 既然 我这方面就自己能力所及,做到了一个学美术的学生应该做 的事,他也不清整后,在这里待多久,就要尽心竭力帮助我多 久,要身干燥细干管*半下供脚枪坐

干量我心满意足也在他家里即他学起面来。第一天和第 二天学习还相当轻松愉快。但第三天罗莫尔就已经开始唱起 另一种调子,忽然变得非常爱批评人,面目态度严厉,毫不留 增地形低我的作品, 证明我不但还什么都不会, 面目懒散, 不 用心学习。我觉得奇怪极了;于是我稍微专心地画起来,但并 没有得到什么好评;恰恰相反,罗莫尔的指摘却越来越严厉, 救灾赦尖刻, 措辞毫不顾情面。 干县我更认真独专心夫面, 他 的指摘也事严肃认真,简直令人感动,最后使得我完全怀着悔 悟和谦卑的心情而起来, 画每个线条时, 都仔细考虑应该画在 什么地方,有财经轻地、小心翼翼地把它画下来,有财略微斟 两一下, 就免据册王摘云与似的, 一捏而就, 最后, 就努力按照 罗草尔的要求面起来了。结果,终于填到了某一条航道,顺着 这条結道向着达到过得去的水平的奋斗目标驶去。但这个老 狐狸看出了我的意图,冷不防提高了作业的难度,这样一来。 磨难又重新开始了, 师傅的批评比过去更厉害。经过努力以 后, 我终于又向着达到初步令人满意的水平的奋斗目标驶去。 随后又在更难达到的目标前面败阵面回,希望在某一阶段取 得的胜利成果上休息一下,都不可能。罗真尔就这样使我惟

命是听跑混他学了几个月,在这同时,关于痛苦的经历以及 关于这样那样问题的神秘的谈话,却继续进行下去,每天工作 结束后,或者一同散步时,我们的关系依然如旧。由于这种关 系,罗度尔方面出现了一种奇异的作尽,在进行亲切的、意味 深长的谈话当中,突然向我咆哮如雷地说,"您面的这是什么! 这第什么作品! 哎呀! 我的天! 难道您被煤烟子迷了眼啦!" 一听这话,我突然的戳了,心里摘怀着对他,对自己的怨气,又 排给窗ູ游传她面起来

这样,我就終于体验了真正的苦功,因为它本身起着不断 恢复精神和音春活力的作用,所以我不以为苦,我已经能够着 于称摹罗英尔的一件已经弥得上正式绘画作品的大型习作, 把它临萎得惟妙惟肖,我的老师看了以后说,这方面的功夫已 经够了,到此为止,否则,我会把他的画天子里所有的作品全 都临亭下来,这些作品是他惟一的财产,虽然他和我是朋友, 但还是不顾谈别人手里有这些作品的正式著本。

奇怪得很,通过临摹这些作品,我觉得,南欧对我来说,已 经比自己祖国都亲切得多了。因为临摹的作品,都是野外写 生, 顾得非常出色,临举时又不断听到罗英尔的叙述和议论, 所以,我对市欧的阳光,对那里的天空和海的了解,几乎如同 蜜眼见疗一样。

那里一些地方疫留的希腊建筑的废墟,对于我具有一种 特殊的魅力、每逢清要以蓝天为背景,鲜明 地 画 出多 利 亚 式 ① 神庙的按照日联照的大理石柱顶部的轮廓时,我就又感

① 希腊人创造了多利亞、爰與尼亚、科林斯三胂石柱的形式:多利亚式的 特点是协文。

到诗意盎然。要把這樂、雕帶和挑但的水平线以及團柱上的 槽沟画得核其精密准确,要怀着寬正度被的心情,以轻描淡写 的、却又稳妥又优美的笔法去画。这些被阳光泉上金色的柱 石上的投影层纯蓝色、彩母產目不特聯地凝視这蓝色时,最后 放觉得仿佛确实看见一座真正的神庙在自己眼窗似的。 石柱 照那每个露出蓝天的缝隙,石柱上的槽沟的每个缺,对我来 说,都是神圣的,我和最细微的地方邓骤不幸样地临摹下来。

我父亲的遗物中有一都建筑学者作,其中包括古代建筑 样式的历史和说明,附有很好的、很详细的插图。现在我拿出 这都书来,急切地进行研究,为了深入理解那些遗址,充分认 识它们的价值。我还回忆最近读社的取储的《意大利商记》。 多多。除了荷马史诗句的确实译本和阿里奥斯托的核奇体级事 诗的意大利立原文版本以外,②他几乎什么书都不读。他劝我 读荷马,我立刻照他的话去做。初读时,并不顾利,且然实得 人态时间。但是罗克东向栽培,成场或,不能连续读程 一切很美,对史诗的朴素和雄伟却还很不习惯,不能连续读程 人态时间。但是罗克东向栽培,成 马德与任何动作和姿态。 都只使用绝对必要的和恰如其分的表达方式,他所描绘的任何一种粗物,任何一种粗装,同时以是人的头脑中所能粗场的 艺术趣味最高的东西,最后向我说明,他所写的信何场流而,任 问出性。但都充调着是优秀的诗。"可是今天人们总要来精妙

荷马史诗《伊利昂经》和《奥德修纪》相传是公元前九至八世纪的一位名 山梯岛的着精沙人所作。

② 阿里奥斯托的传奇叙事诗《窥狂的罗兰》(Orlando Furioso)。

的,有趣的和有刺激性的读物,由于感觉识钝,他们根本不晓 得,再也不可能有比荷马这样具有海朴的古典的味的构思更 精妙, 更有刺激性和方古常新的作品了! 亲爱的话, 我不希望 有朝一日悠亲自体验到, 學德修① 赤身裸体, 浑身是泥, 在劳 西嘉雅@ 和团她在一起嬉游的侍女们面前出现时, 他的处境 具有的那种精妙的, 有刺激性的真实味道: 您想知道, 这是怎 样一种愔境吗? 我们还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来说明吧! 如果 有朝一日您离开家乡和所有的亲人,在异乡漂泊,见过很多世 面, 網历过很多事, 感到忧愁烦闷, 也许甚至陷于穷涂潦倒的 遺地。那时,你夜里一定会梦见走近故乡,看见它呈现着光辉 灿烂,绚丽彩彩的形象,风姿妩媚,秀丽,可爱的女性向您迎面 走来, 您忽然发现自己遍体鳞伤, 赤身裸体, 满面风尘, 在路上 蹒跚独行,顿时心里感到不可名状的羞耻和惶恐,极力设法遮 盖自己的身体, 寻找隐蔽的批准, 从禁中使醒时, 浑身是汗, 贝 要世界上有人类存在, 汶种情景就永远景面清流离, 饱经优惠 之人梦中的情景,所以荷马诗中单德依所经历的那种情景县 取材于人类量深的永恒的本性写出来的呀:"

但是,在临弊他的画缘这一点上,罗莫尔的利益和我的利益一致,这却是一件幸事,因为现在我听从她的劝告,再坐下 来面对自然写生时,事实证明,由她等嫁成的全都技巧和关于 定大利的知识,大有偿我把二者结合起来,面成无中生有,离 奇古怪的作品的危险。我付出极大的耐心和努力,才能画出

① 《臭签修纪》中的英雄和主人公。

② 麥西嘉雅(Nausikaa) 是浙蘇里岛上的国王的女儿, 爐在海滨和吳德藝相遇的情景見4吳德懿起:崔六(杨光益泽)。

具有我的临摹十分之一的水平的象样的作品。 最初 几次 学 试几乎完全失败, 罗莫尔幸灾乐祸地说,"您胜, 亲爱的朋友, 这可不是一朗一夕之功啊! 我已经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现 在得用自己的胸站着,或者毋宁说,得用自己的腿睛看才行 啊!把一幅好习作临嘉得相当成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难 道您以为、谁皆轻易为别人必在太阳地里顺着脊背写生吗?" 繁築的话。于是, 他那方面指摘, 我议方面预防北摘, 并且对 他搞恶作剧。这一场斗争就重新开始了。罗莫尔陪我出去写 生, 他自己也面, 所以, 我始终在他的监视下。 假哈伯萨特学 面时干讨的那些蠢事、要讨的那些花招、在这里不可以重复 了,因为罗草尔似乎洞察一切树木山石,我画的每一笔他都看 得出,是不是认真面的。我画出的每个树枝他都看得出,是否 太粗或者太纲,如果我说,反正树枝也能长成这样,他就说, "您别讲这种话! 大自然是合理的 常得住的,再说,这么花招 我们早已知道得一清二营,您并不是第一个棚对大自然和自 己的老师弄虚作假的魔法师嘛!"

第三回

安 娜

因为我得好好利用罗莫尔在这里逗留提供给我的时间, 所以,虽然已经接到村里各方面的亲友们的问候和友好表示, 我都不能考虑下乡去访问。因此,每逢写生时,听到绿树在周 图轻轻地发出翼频的响声,我就更常想到安娜。为了她的缘故,我对自己的学习感到高兴,对自己今年这一年比去年经验 本宫参了,感到高兴,我看望自己因此而有了几分真正价值, 这种价值使农在她的跟里处于亨利的地位,使我大胆对自己 怀视的希望,有即由继在她安徽到承认。

秋天来到了, 有一天中午我回家去吃饭, 一步屋子, 就看 见沙皮庄, 放着一件黑狮子大衣。我又似又宫, 赶忙走到那 儿, 把这件又轻又可爱的东西提起来, 里里外外仔细看了一 。我拿着它走进厨房, 发现母亲正忙着准备一颗比平常好 些的饭家。她告诉我, 小学教师和他女儿来了, 但立刻又面带 忧虑, 严肃的表情说, 可情他们不是来消遣, 而是来求一位名 医污痕。母亲走进房间, 布置饭桌时, 用几句话晴示绘业, 安 逐身体出现了奇异的, 令人不安的位象, 小学教师心里很担 伙, 母亲自己他很姐伙, 她说, 因为从这位可怜的姑娘观在的 样子看来, 这个勇不禁风的女孩子是不会长寿的。

我坐在沙发床上,手里还拿着那件大衣,往意听她讲这些 诺,心里十分诧异,对我来说,这些玩影解作出字查料之外,阅 所未闻,致使我与其说大吃一惊,毋宁说觉得奇怪。在这一瞬间,房门忽然开了,衷心悲爱和尊敬的客人进来了。我吃了一惊,站起米迎接他们,要和女娜握手时,才意识到自己手里还仍然拿着她的大衣。她脸红了,同时微笑了一下,我站在那儿,觉得很着。小学效准,当我像个夏天都没有露面,于是,我吃在和客人周旋中,忘了母亲力才动我讲的情况,也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透象使我想起那些情况。我们坐在泉边吃饭时,母家对待安娜的态度是示出一种更探询的疾受和关怀,便

我概定了她暗示给我的情况, 这时我才发现, 安娜身材似乎比 先前更高些。同时却又更柔弱、更瘦削些: 股色似乎白皙得透 明,更加明亮的眼睛时而洋溢着先前儿童般天真的热情,时而 沉浸在梦一般的深思中。带有一点寂寞、她得高兴、话得多。 我扫沉默着。一边11.断,一边11.瞅着她。 木学翰师也得高兴。 神态和往常一样;因为在自己的亲属资逢不幸和患病时,我们 并不碎声叹气。却几乎从一开始就和潜到不幸和患病的亲属 本人一样泰然自若,希望, 恐惧和自欺的情绪一样在心里循环 亦恭、但息、小学教师汶时却劝他专儿不要说话太多。问我是 否已经知道这次小旅行的原因,又说,"是的,亲爱的享利!我 女儿安娜看来象要生病啦!不过,我们不要丧失勇气吧! 医 生确实讲过,暂时没有很多的情况可说,也没有很多的办法可 根。他告诉我们一些养病的规则, 劝我们安心回到乡下去住, 不要搬到改租来。因为乡下的空气对着病更合适些。他提为 化惠写转信给村里的医生,由我们指去,他也想偶而亲自出城 前来论视。"

我听了这番话以后,根本不知道说什么好,也不知道怎样表示自己的阿情,却满股飞红,就因为自己没有和她一样有病,而觉得惭愧。 安娜听了她父亲的话以后,却笑吟吟的看着我,好象是见我不得不听这番令人难过的话,而对我表示同情似的。

吃完饭以后, 小学軟师想下解一下我的绘画工作的情况, 有一看我的一些作品。我拿出满满的一画夹子画给他看, 并 具讲了我哪样的一些情况, 但他并没有看多么, 就准备到一些 地方去, 买些东西。我母亲陪着他去, 我独自和安娜**曾在**摹 里。安娜維续聚精会神地看我的作品,她坐在沙皮床上,让我 把一幅一幅的商放在她窗前结她看,并加以说明。她看我的 风景画时,我低头看着她,有时,我不得不弯着腰,有时,我们 共同拿着一幅面观看很久,除此以外,却没有任何爱情的表 示,因为,我这方面,现在又觉得她和从前相比判若两人,惟恐 自己对故的自尊心有检笔的损伤,她那方面,又犯一切喜悦和 兴味的表示统统领注到我的作品上, 视线舍不得离开那些作 品,对我水人只是佩而看一服而已。

越忽然说,"牧师家里你那位舅母,也就是我姑母让我们 个口信给你,要你立刻和我一同出稿,不然,她就生气啦!你 愿是什么啊啊?"——"唉,我自己也不知道,总觉得破倦,有时 候,觉得有点儿不好受,别人比我自己把这病看得更严重了!"

我母亲和小学教卿回来了。小学教师暗自叹息了一声, 把者异的药包放在桌子上,此外, 他还就她买来了一些礼物, 质地优良的灰料,一条保暖的大圆巾和一块企業,好象他买借 助这些预计可以用得很久的贵重物品,来迫使她的命运好转 假的。安娜对此感到似异,他就说,她早就应该得到这些东 页,如果他不能花这点钱使她高兴一点,这点钱对他来说就毫 无价值了。

他听说我一同去,表示满意。我母亲也愿意我去,给我打 点了几件衣物。在这同时,我把停放在旅馆里的乌车赶出来。 安娜强好限巾,就上面纱。是在小学软师身边,样子十分秀美 可爱。我坐在车头台上,都省强绳,肥壮的马已经急得用助子 似地了。母资还在马车旁边张罗了好久,再次向小学教师表 示,她愿意在各方面帮忙,必要时,还愿下乡看顾安娜。最后, 我和我的妩媚可爱的同伴乘车走过狭窄的街道时,邻居们都 从窗口探头想着我们,使我更感到白著。

这天下午, 邓外秋阳果果。我们穿过一些乡村和田地、村林和山冈都被糟糟的烟霜笼罩着, 从远处传来了强人的号角, 到处遇鬼许多运送教牧的大车。有的地方, 人们正准备清 葡萄用的容器, 制作大桶, 有的地方, 人们正在特地, 秋天的阳光把全家都吸引到田里来了, 到处都看到生气勃勃, 心满意足的人们劳动态。空气那样温和, 安娜揭开红色的面说。我们三个人都忘了本来为什么在这些道路上行走。 小学教师决策风生, 给我们讲许多有关规范的地方的故事, 指给我们一些有名的人居住的住宅, 他们的整洁的田庄显示出主人的聪明才智。其中有的住着一两个美貌的女儿, 我们路过时, 对您们里做你了。要是看到一颗红, 只要就以自己是当地之花的少女的雍穿细雅的态度, 向她们招呼。

但是,我们到达目的地以前,天色早已渐新略下来,我看 到客色苍茫,忽然超起,已经答应尤蒂特,每次到村里来都去 看地。这时,安娜已经又蒙上面妙、现在我坐在旁边了,因为, 个学领师对这一带的路途比我熟悉,已经把鞭绳接过去,由于 天型了,大家比较沉默,所以我有眼考虑我要怎么办。

我越觉得,遵守诸宫是办不到的,就越觉得,对于自己感觉 到越貌坐在自己旁边,现在每年生年已是上的这位少女, 这思想上都决不似有对不起她的地方,同时,在另一方面,我 就越深如她相信,参究还是不可以贪言,因为,那子夜里,无蒂 特只是因为深信我洗了话算数几,才放我走的,我马上想象 出,我若是食言,就要得罪她,使她觉得,我是由于害怕而作出 她面前显得没有男子汉气概,使她觉得,我是由于害怕而作出 请言,又由于害怕而食自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出了一个我 认为非常巧妙的办法,这个办法至少可以使我自己感到心安 環得,只要我住在小学教师家,我能不算来到村里了,我自天 到村里去,就不必見尤蒂特的尚,当初趋要求的条件是,我来 料田小任时,只在安里将情地上看她

我们到了小学数师家里时,只见勇母带着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在那里等我们来,要立刻用马车把起接同村去,我就突如其来地声明。愿意留在这里。老略邀琳娜赶忙去给我准备住处,安娜已经被急不堪,吱喊了一阵,不得不立刻上床睡觉去。急把我带到一张布置得很整齐的、上面放着她的书和针线活儿用具以及纸张和书写用具的桌子跟离,把蜻烛放在桌子上,微笑着说。"我父亲天天晚上在我的房间里,但给你放了上在这里自己找点事做。你看,这是我给你做的一件东西。"他说我看一个小纸夹子上的刺绣,这是她做爆我几年前在朴的祖子的一个纸夹子上的刺绣,这是她做爆我几年前在朴的,是我看一个小纸夹子上的刺绣,这是她似嘴的一样东西。"他们看着说,"明天见"我也用闹样低沉的声音说。"明天见,"我也用闹样低沉的声音说。"明天见,"

她走了以后,一会儿的工失,小学教师就进来了,我看见他手里拿着一本精装的祈祷书,又离开这里,到安娜的房间里去了。我却仔细观看桌于上所有的小物件,拿着她的剪刀玩

来玩去,根本不能认直地设想,安娜的身体会有什么危险。

第四回

尤 蒂 特

因为我在自己的意中人家里作客,所以醒得非常早,还投有一个人起床。我打开窗子,向前上眺望了很久,岸边树木荫翳的山闪已经染上初日的红光,迟升的月亮还挂在天空,形象相当前端地反映在昏暗的水里。我看着这残月的光辉,在阳光照射下,黯然失色,阳光在树梢的贲叶上涂上了一层金色,还把柔和的闪光投在发蓝的湖面上。在这同时,天色又开始财沉了,海雾起初象郁色的而妙似的蒙上了一边最物,使原来有光的物体的形象逐个消失,在这一过程中,周围明丽的最物如问眼圆蝉一般,新新分离,看不见了,后来,雾忽然更加浓重。我只看得见面前的小花园,最后,雾也遮上了小花园,湿漉漉的向窗子冲来。我关上窗子,走出卧室,发现老喀逐琳娜坐在照你里即来舒适的护火旁边。

我和她闲谈了很久,她用充满深情的言语烦沉她对安娜 病情的忧患,告诉我病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因为她的话里使 用了不少的神秘验晦的暗示,所以我并没有偏情楚病的真正 性质。接着,她就用令人感动的、却又十分恰当的言语,口若 悬河滔滔不绝地赞美起安娜来了,详细回顾她从小时候一直 到现在的生活历程,我就请请楚楚地看到三岁的小天使穿着 老略德琳娜详细描写的服装,在我面前跳来跳去的形象,但 我当然也看到小姑娘祝早就长年卧病在床的痛苦情景,这时 就瞅见一个面上总带着微笑和聪明祝心的表情的惨白的小尸 体,直挺起起横端在艰暖站,但这有精的少女恢复了元气。 树的痛苦产生的表现出早熟的智慧的奇异表情,又消失在这 种表情的尚未探明的来源中了,一个玫瑰花一般的天真烂慢 的女孩子,好象什么事件都没有发生似的,继续向着我初次和 越相见时的年华成长起来。

小学教师终于出现了,因为他女儿观在早晨得待在床上, 比从苗参暖一会儿,他也就不再落灰中起,完全按照生病的女 儿故时间来分配自己的时间。 过了好一会儿,安娜也出现了, 是来吃特别给她规定的早点,我们吃普遍的早点。由于这种 差别,这顿饭就充满了一种患哀的气氛,当我们三人饭后继续 坐在桌边滚话时,这种悲哀的情绪就转变成严肃的灵想状态。 小学教师拿出托玛斯·阿·肯庇斯的《效法基督》0 这本书, 财到债的内质,安娜则开始她的刺绣工作。 她父亲随后就无弟 财姻债的为人使我会的一个大人, 对姻债的为所力,使我的观点趋于和缓,为了共同受劲的 方,被力把我的观点引导到一种有数益的和他的观点一致的 道理上去。但我自从今大夏季以来,对于这种议论已经足了 我们实现了,我的服光专注视感情也没来,甚至 和罗莫尔波敦们的经验用程语般的盲语交换意见,都完全 和罗莫尔波敦们的经验用证话般的盲语交换意见,都完全

托玛斯·阿·肯庇斯(Thomas a Kempis, 1380-1471), 楊國特秘主 义者,宗教修养书(爱法基督)(Libri quattuor de imitatione) 相传是 條写的。

于世俗范围以内。此外,我还感到,观在得极力照顾安娜的感情,我觉察到,她对于我被留在这里,在宗教信仰上初步接受改造,甚至显出高兴的样子,我要末款当心,不提及对意见,对于内容含有真理或者文字表达确乎深刻、美妙、有力的章节,就表示衷心赞问,要未就观赏安娜的小丝线球的美丽的颜色,犹浸在一种涉人的安阁自得的境界中。

安鄉大概已營贓足了, 滑起來精神相当好, 白天觉察不出 趣和完渝的状況有很大的滋別。 这饱我心里非常高兴, 我就 动身去牧师住宅看望舅父家里的人, 白天到那里, 天濕以蔣就 回來, 汝祥龄可以蔣争和克密特泉而了。

我一出门就走进旅雾中,心里非常快活,尤其是因为在灰色的面珍遮藏着的大自然中隐马行走,使我还被得,完全象间过由去,不久候來到村山,但是由于有第,我在这里速失了方向,陷入花园中和草地中的小路交织成的网里,这些小路一会儿把我引到一所偏僻的人家门前,一会又把我完全引到村外。我的跟路看不到回身远,总师见入后,看不见人,但读巧外上没有走过这运办门,然后一直穿过所有的庄院,最后直前,到头路上去。我侧然走进了一所壮丽的大果树园,因里所有印以看,是大路,是大路挂满了最美的已熟的果实。但总是只有一棵柯可以看,对于精楚,则阻距直它最近的柯木郡已经半隐半现,这些柯木后面,雾又围成了一道白塘。我突然看见尤蒂特向我迎转上来,两手抱着满满的一大整苹果,由于分量太重,压视柳东筐较轻焰咯咯地直响。掏收果于几乎是她唯一衷心要好的,

下起劲头十足的工作。因为绝上的草混流灌的,她把次帮稍微挽起来,强着两只非常美雨的脚,头费因被雾腾器, 而后越垂下来, 四周被秋风吹得浔泛着她红色。 施眼睛注视着她身个位子,一直向我走来,忽然看见了我,不禁大惊失色,先把筐子放在地上,然后面带着真正衷心喜悦的表情起过来, 穩住我的脖子, 在我的赌磨上亲了六七个助。 爽不得不极力克制自己的ظ级,不去聊敬,最后才从她的怀和里特斯出来。

"態驗」你这个懂事的小伙子!"她喜气举洋绝笑着说。"你 今天来了,立刻就利用这漫天大雾的时机,不等天黑就来看 我,我可万万起不到你会这样说!"——"不。"我黑腈瞅着地回 答说。"我是昨天来的, 住在小字教授家!!, 因为安娜病者。在 这种情况下,我绝对不能到你那儿去!"尤带特双臂交叉着沉 麽了一会,用她那聪明犀利的目光看着我, 我不由得拾起眼睛 注视她的思酷。

"只要你这种说法能对你有一点儿帮助的话,那当然比我 那种说法还变聪明唸, ''情管无济于'年'不远,因为我们的可 怜的小宝贝病着,我要公平合理,把我们达成的协议修改一 下。看来至少一个星期之内,象这样的亨天天都要持续几个 小时。如果你每天白天都到我这儿来,我就免除你皮里来的 责任,同时还向你保证,决不对你有狎呢的表示,如果你要这 样做,我适至还要训你一顿呢,只是每次你都得用一个字目 替我向你提出的同一问题,可不许说谎!"——"什么问题呀?" 我说。"等一会儿你就知道吗!" 她回答说,"你来,我这儿有 美丽的苹果!"

她抢先走到一课草泉树下,这棵树从树枝和树叶看来,品

种比其余的核更为优良,她顺着棒子往上爬了几碳儿,把几个 形状和颜色都很美的苹果摘下来。其中的一个还是藏藏的**发** 亮, 做发音符香,她用出语白的牙齿咬或两半,把咬下来哪一单 给取,然后开始吃另一些。我也急忙吃我这一半,觉得味道新 鳍用美得出奇,但不得她照样氾邻二个苹果咬下一些给我。我 自15样吃了三个苹果以后,我觉得哪里跟现余的甜味,这种敌 组不得想和尤蒂特接吻,无想从她嘴眼默吸余的甜味,这种敌 塑筑不得不极力克制住。她看到我这样,笑着说,"现在你说, 你是喜欢我吗?"一面说,一面凝视音识,虽然这时安娜的形象 鲜明生,再,池浮现 亡我的脑梅里,但我还是情不自紧地说了一 声"儿",尤蒂特听了以后心满意足地说,"你可要每天都对我 议缝的","允普特听了以后心满意足地说。"你可要每天都对我 议缝场"

繁接着,她就和视阁读起来,说。"你确实知道安娜这个好孩子的情况吗?"我回答说,是对她的情况实在不了解,她接着说。"据说这可怜的女孩子还来能过一些奇异的梦。有过一些有异的预感,她预言要发生的几代事、乖实都已经应整了,她有时在梦中和醒着的时候忽然心血来潮, 预感到远方的亲人当时在做什么或者没做什么或者健康情况如何,她现在非常虔诚,最后,据说她有前身担,我不相信这类事情,不适,她有精却走真的,我宠心根恶她安好,因为,由于你的缘故,我也很喜欢她。——但是,所有的人都积受自己注定要爱的苦啊!"她带着沉思的来情能和说。

我摇了摇头,表示不信她这话,在这同时,却觉得育点儿 毛骨悚然, 浮现在我脑海中的安娜的形象也蒙上了一层奇异 的自纱, 使人竟得高奇古怪。简直就在同一瞬间,我还觉得, 好象她现在一定沿见我多么亲密地站在尤蒂特身边似的,不 蔡吃了一惊, 向四下里东张西墓。这时, 穿著箫韶散了, 透过 它的银色的神参已经看得见蓝天, 一缕一缕的阳光投射到耀 淋淋的小树枝上, 照得脑续滴下来的小水点晶莹发亮, 已经看 见一个男人的蓝色的身影, 最后, 阳光渗透周面八方, 笼罩在 我们身上, 我们俩站在那儿, 身影投射在阳光微微照射的草地 上。

我愈忙高天那里,来到切父家,听见人们讲了安娜一些情况,这些情况证明允浩特告诉我的确是事实。因为我在这个气气就医院自家庭受到股勤款待,大家的亲切的交谈使我心里宁静下来,我就又微笑着对那一类等情衣示出不相信的意思,还高兴地看到,年轻的表兄弟们都和我一样,也不太看重这类事情。但我心里总被留着一种混杂的情感,因为我觉得,喜爱这类现象,对这类事情起反应,就任是可以说是狂妄的表现,虽然我决不认为薄良的女综会这样,但我看到她受了魔法痊愈,我我大不认为薄良的女综会这样,但我看到她受了魔法痊愈,有这种狂妄表现的,所以,我晚上回来,向她迎面走去时,心里就怀着一种恐惧的感觉,但我一到她眼前,她的可爱的风寒,但快就消除了这种恐惧。她还当着她父亲的面,低声神的现象。

当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更用心琢磨这个问题,想起自己曾读过一些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并不假定有不可思议的 和超自然的事物存在。指出自然本身环石而来探問的领域和

能力,因为我一部人思索, 觉得, 如果不起对一切可能性之中 最伟大的,即对上帝的存在, 控标疑念度, 把他放逐到荒漠孤 级的虚无渠绿之乡的话,就得相信,还可能存在誊不少奥卷奖 解码差否和现象。

我在床上躺着的时候, 晉出了这些道理, 还想到安鄉的纯 洁和诚实, 因为这一点也确实应该加以考虑。这种观念一主 幸了我的心灵, 我就规规矩矩地伸直身子, 两只手以优美的方 式交叉若放在脚部上, 这样做出一种最端正, 敏想想的姿势, 为的是万一安娜的慧眼无意中看见了我, 决不致丧失体面。但 随着了以后不久, 突就不知不觉地改换了这种很不习惯的姿 势, 第二天早晨, 发现自己原来是以世界上最舒服、最平常的 姿势暗在床上, 心里非常被表

我急亡操作起来,如同人们每天早晨微脸、饶手一样,我可以说是给自己的灵魂洗脸、洗手,开始表现出沉着谁慎的态度,较力非担住自己的思想,使心灵时时刻刻都明净纯洁。我说以这样白姿态出现在安娜面前,这种如同过节日一般的。竟无那念的态度,就在她面前已容易被到的。因为当我的面极本不可能表现出别的态度。今天早晨又象昨天早晨那样过去了,第一直恶近窗前,好象赋我出去似的。如果说我这时心鬼一阵总怎不安,想去访问光带特,这与其说是过于反复无常和意志深弱的表现, 我可愿激之信使对对这位处距对方人的外型。我不反好,来很老她对我的倾心,原来,自从昨天看到她料理不到她遇见我小,立刻就表现出宴实的看说以后,我跪确实可以认为,她真心喜欢我。我根信,我也能落不犹豫她对她说,

我喜欢她,因为,说也奇怪,我一点都不觉得,这会使我和安娜 的感情破裂,也没有意识到,我对她说这话几乎就是老明,我 想紧紧地拥抱她。此外,我还把访问尤蒂特看成一个良好的 机会,来夸脸我的自制力,证明自己置身于最危险的环境中也 不依安娜在梦中用菜醇芳丽花的行为。

以这样的能辩为借口,我出门去看允蒂特,临走以前不免 用恐惧不安的目光赋了安娜一眼,发现她没有一点疑心的样子。到了门外,我又跨落了一下,随后就坚定绝取解判九蒂特 的花园前面。我先找了一会儿才找到魏,因为她就在花园门口管见了我,立刻骤忽果,报言即在房中走来走去,走得自己 迷了路,最后只好站住,小声儿叫我的名字,我才找到她了。我们俩不由得都做出想要互积拥抱的动作,在随即或创性自己,只互相握了起了。她还经常被填架子,但只收骗小树上长的 比较名贵的品部,其余的越部美鲜,让买上自己从树上树下 。我都是是高了清晰的一锅,还是上了几棵她上不去的钩。一股子烈皮劲几上来,我还爬出一棵很高的卓界料的树梢,我 顺力是上去。我还爬出一棵很高的卓界树的树梢,我 项以过是从云中回客了一声"是"。她随即用娇滴沉的声音被 项以这是是一种,这是一首眼珠的联,我事欢听1 下来吧,你这个唱

每天,在我去舅父家以前,我们都先这样相会一小时;相 会时,我们能来批两允班该起来,关于安娜我该得很多,她都 不得不听下去,面且非常耐心地呼,只是为肉出来的比我自身 。因为,我这方面没安娜,爱的是她身上体现出来的比我自身 更好命,更侧重精神方面的部分,尤带特方面则又从我的青春 之中寻求比迄今为止人们给与她的一切都要美好的东西,不 过,她一定看得出来,她只不过吸引符束的感官方面;她虽然 感觉别,我的心对感官快乐的追求,超过我自己所意识到的程 度,但她不让我觉察出她有这种感觉,仍然让我回答每天都要 间的那个问题,因为她她拿认为,这种问答没有很大的关系。

我也常教促她给我讲一讲她的生活死历,为什么过这样 模拟的生活。一时,施给我讲起来、我非常好奇饱听着。她还 是年轮的姑娘时,跳和死去的丈夫给了婚,因为他长得样子假 强完。身体又强壮有力。但事实证明他愿意,小心眼儿,爱说 闲适,是个十分可笑的,好干涉家务事的丈夫,当何他求婚妇, 这些习性都被他驱种畏怯不爱说话的样子拖造上了。她姐举 难说,他死了,是一件很大的牵牢。 后来向她来野的,都只是 都得到她的财产的人,这些人一发现别处的财产多几百古辆, 就症快到那里来错去了。她曾见过一些年宫力强、聪明。能干 的男人娶了身子歪歪扭扭、面色苍白、尖鼻子、很有钱的婆娘。 因为这个缘故她哺繁这些男人,以轻缓的态度对特他们。"但 我们已也活该受到报些。"她添加说,"谁叫我嫁给了一个长得 签言的蠢驴呢"

第五回

师傅的愚行和徒弟的愚行

一个屋期以后,我回城里去,再继续跟罗莫尔学画。因为

户外写生已经给柬,而且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临摹的了,罗莫尔 就让我在他的排导下,试一就自己能不能逐用学到的东西,独 立创作一件完整的作品。 我得从自己的习作中对出画题,加 的对料,"他说。"只有我自己画來了里的作品,这些作品,假如 许您参考的话,经过这一冬,岂不都画进怨的画来子里去啦, 所以,红似好照我说的办法做吧,要读创作。 您年岁诚然太 轻,还得一次又一次从头开始,和果一些都的瓷迹,然后才画 得出不被时间淘汰的作品。不过,我们还是试着面一幅,来装 画框子吧,您到了不得已时,还可以类异它挽钱嘛!"

第一次尝试相当成功,第二次和邻三次也是这样。趣味 新鲜, 题材单纯,又有罗莫尔的真实可靠的经验指导,使得强 他的安排水到现成,完的分布设有困难,作品每个部分都合 地, 清澧地面出明暗,不留下任何无意义的和混乱的地方。 逢要我把摆在限前的习作中的一个或几个受光的对象而成学 光的,或者反过來,把骨光的对象画成变光的,然后根据好形 的地方色调,当天的作画时间,天門睛以及因周的景物反对 影和色温将等条件,自己构思设计,努力创作一件都的而又 是催一必然的情景的作品,我就感到很大的乐趣。如果我成 功地画出了在同样条件下大自然本身会呈现出来的色调 远写上可以看出来,因为真实的色调总有一种完全熟物的魅 力——我就觉得自己的经验和大自然的创造一致而为此自 变

但是,一着手画比较大型的、内容更为丰富的作品,在这种创作活动的刺激下,我的独创孵重新发作,而且变本加厉

"当然,"罗莫尔说,"有一种不惜牺牲直接反映现实的真实性,把独创性放在第一位的商派。但这种面看起来与其说象 真正的面,毋宁说象写出来的诗,正如也确实有些诗给人的句 成,与其说觉得它是表达心声的语言,毋宁说觉得它是绘画一样。 假岩觉现在罗马,看到老书赫印或者来因哈特印的作品, 根据您的明显的艺术倾向,您会真实得入迷,会加入这些年老

② 釣稿・克里斯蒂安・米贝哈特 (Johann Christian Reinhart, 1761→ 1847), 德国风景画家。

的怪人的試說。您不在罗马,这侧很好,因为这对于年轻的艺术家是危险的事。这得而法需要一种与其觅建立在树木和藏术研究上,毋宁说建立在人体研究上的较过扎实的,几乎可以 说是科学的终禁。一种严格,准确,细致的素插,一切高,需要一种伟大的风格,这种风格为了使人忘掉平凡的写实性的光辉,风始由画家的全部丰富的经验均成,硬强到这一切,就只会给得水运处于怪人的境地,遭受劳困,这是建所当然,因为零个偿法是流去沿海的概率。

然而,我对他这些话并没有随声附邻。因为我已经看出, 独创性不是他的特长,原来,在改正我的画的市局时,对于,我 认为非常重要的地方,即山空和森林中画得很得意的部分,他 已经不只一次根本连着都没看出来,因为他用亚僧笔毫不同 情地在上面画了一些纵横的影线,把这些部分一律变成了有 力的,他至任何意义的背景。即使这些部分有功全局,我认 为,他至少应该注意到这些部分,理解我的用意,讲一讲他的 意见。

所以,我放反驳他,把过偿推到水彩颜料上,说用水彩颜料作循不可能面得有力量和自由,表示自己渴望得到质量好的面和和油丽彩料,说有了这些东西,无论画什么,那一定会自然而然地画出可观的形象和明暗亲。我这活却击中了我师傅的要害,因为他相信面且断育,只有用一些白纸和几小块英国颜料作画,才能使艺术家的全部才华得到充分的和最好的证明和发挥。能的艺术发展没程已经终端,满足一过去的面源,不想将百什么划的作为,万以,现在或一表示出,把人概如果类到的东西只看作一个阶段,已经觉待自己有了能越过这

个阶段,达到更高水平的意思,他就感到受了侮辱。在这个问题上我源语坚持同他进行热烈的,以复的争辩,不肯放弃自己的希望,对于他所袭示的关于一般问题的意见,不再无条件地较爱,相反地,倒大屈地反驳,所以,他的性情就变得比剧家 是容易生气了。主要原因是他关于其他方面的宫谈议论或来越离奇古怪、耸人听闻,致使我对他的判断力不象从前那样软 佩。有不少的宫谈议论和关于他的端音不谋而合,我眼看着自己尊敬的,可靠的那傅娘化为极认古怪、极其神秘的人物,心里一叫处于极痛若的雾张状态。

近来,他对人和世事的议论,由于内容完全是关于政治方面,所以恰调越来越李渊,同时也越来越明确。他每天晚上都到本城一个读书俱乐部去,在那里看法国和英国报纸,经常做予多绩录,在自己的在所里也提弄各种神秘的纸条,常无意中看到他正忙于重要的公文。 他特别爱看 Journal des Debats®。 他说,我国政府是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小市民,大议会是一帮人所不齿的贱民,我们国内的情况总的看来是一团糖,我听了这话,大吃一惊,不轻易表示同意,或者为我国的情况辩护,认为他是一个对现状不满的人,长期价居外国 使他对狭小的战步充满了轻蔑。他带讲到路易·非力告恋。象看到自己一项报验指示没有被严格遵循的人似的, 指摘路易·非力告的情趣和办法。有一次,他签气冲冲地回到家里,对于娣也

① Journal des débats(辩论接),自由派巴黎晓报,为摄道国民议会消息 创办于一七八九年。

路易·蒂力普(Louis Philippe, 1773—1850), 法国国王(1830—1848), 一八四八年二月草命屬发至被推翻。

尔① 公表的一篇演说表示不满。"对这个则期怪气的家伙可真 没有办法"他一面把一张报纸摘实标述解,一面喊道。"我万 万想不到他会专模独断单做出这件亊撞事来!我还认为他是 我的学生当中最听话的呢!"——"那么, 梯也尔先生也顽风景 画吗?"我问述, 罗莫尔这珠深长地搓着于回答说。"他就是不 面风总面,我们不该这个问!"

但他營即向我陪示,歐洲政治的一切线索统统操在他手里,如果这种眼看就要把他的身体搞特的,辛勤紧张的劳心工作松懈。天、松柳一小时的活,结果,就会立到出现政治方面。每多方监省上出现了一篇糊除的, 黑小的社论、都表明他自己身体不舒慰或者安施不堪,没有给根纸出主意。我严肃地注视着我的老师,只见位脸上带着白然,严肃的表情,弯弯的鼻梁儿脸起在正中,象往常一样,下面是理得整齐的小胡子,跟晚连一台游戏心独不多的他思想没有

我的惊讶心情还没来得及诱静下来,就又听见罗葵尔说, 他一方面是放涡各国政府的彩后中心, 同时又是旷古未阕的 安朝春幕启行为的受话者。他由于拥有不只是一种而是很多 的正当权利, 有资格当众坐在欧洲摄弧大的君主的宝座上, 却 受到一种种秘力量的强制, 就象个被阵伏的精灵似的, 一直过 着销時的, 贫困的生活, 他的四肢动弹那要那些压迫他的暴君 们的意志支配, 而这些缘君们每天都从他的天才中称取恰恰

① 阿灌尔夫·梯仓尔(Adolphe Thiers, 1797~1877), 法国政治家和历 史深、落马·菲力普建立"七月王朝"(Julimonarchie)后, 曾任癸却。一 八七一年参加对巴黎公社的领点。

是以解决他们的琐细的政治问题的分量。当然,假如当初他 获得了他的权利和自由,一团精的政治局面就立刻结束,自由 的,先明的、幸福的时代就开始了。不过,他的精神药剂象现 在这样一滴一滴地跟用,由于药剂沿近黄决定,一滴都不可能 消失,也不能去掉,这一点一滴的药剂就肯定会慢饱和聚 放ໝ力无边的大海,在改成力压倒一切的大海里,他将他似实 埋施的天才,探查世界,所以他甘心情愿让自己的肉体相悖。

"您听见这只该死的公鸡叫吗?" 他喊道,"这只不过是他 们折磨我的几千种下段之,他们知道,公鸡叫的声音震动我 的整个特经系统,使现完全失去思考能力,所以,他们在我附 近到处饲养着公鸡,从我这几得到必要的急件后,立刻就让公 鸡叫起来,使得我的心灵的齿轮装置当天不再转动!您相信, 这所房子里全都安装上秘密管线,我们说什么,人们每句都听 得见,我们做什么,人们统然看得见吗?"

我在房间里东张西想, 想提出一些异议, 但鄰較他的尖利 的, 神秘的, 象然有介事似的目光和言语压下去了。和他谈话 的时候, 我的心情一直象儿童学信半疑地听着自己浓爱的, 尊 够的成年人讲童话时的奇异心情一样, 但我自己一个人的时 候, 我内心破得承认, 直到现在为止, 我所学到的最好的东西, 都是从狂人手里得来的。这种思想使我恼火, 我不明白, 人怎 么会或狂。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残恶的念头, 决定 只用一切纳 确的话把这金部放弃安虚的迷雾断然离散, 但是一站在这个 找到对 这位精神病患者的思想起作用的、使他通过倾诉束情 家轻骗苦的话, 就不由得高兴。因为我不能否认, 他确实是不 幸的和有病的人,也确实感觉到他自己想象出来的那一切受 迫害的痛苦。

关于罗莫尔的精神秘, 取长时期没有应别人讲讨, 本我母 亲我都没有告诉付, 因为必觉得, 如果认为这样一位优秀的老 而和艺术宏有精油症, 这关系到我自己的名誉, 电压为我不愿 兼神合社会上附婚的那些关于他的恶毒的语言。但是、有一 次,一件字在上可笔的事情引得我随便讲起他来。这就是,起 初他常常用有深长独时而诸起涉旁家族①. 时而诸起 拿破 6 窓体®、財而谈記哈布斯堡家族®、后來, 可巧就看某一个君主 国的年老的王太后带着很多的仆人和第子在我们这个城市逗 留了几天。罗莫尔立刻非常兴奋起来, 和我一起散步时, 故意 路过舱所作的能馆门前、还走到围顶步、好急是同文位据他 说是太阳谋实的。为了他的缘故专群驾临汶里的贵妇人溢行 重要会谈似的, 让我在楼下等了很久。但我从他问来时嘴里 带来的气味觉察出。他一定具不过是在马车夫房间里待着来 着,在那里一定还吃了一根大蒜香肠,吃了一杯葡萄酒。这样 一个仪表堂堂、神态严肃的人要这种滑稽程戏,这种把戏又和 一种可擎的狡诈结合起来。使得我更加恼火、因此,我开始在 家里谈论这件事, 也在别的地方谈论, 现在我深感惊奇地了解

③ 被旁家族(Bourbonen)建立的被旁工用于一组八九至一七九二年和一八一五至一八三〇年相后需次统治》。因。

額法国皇帝拿获合一世(1769—1821)和《被仑三世(1808—1873),分 別子一八〇四至一八一五年和一八五二至一八七一年在信。

③ 哈布斯·拉尔蒙(Habsburger)是古老的他意志到建貴數,这一家 蒙的的 耐产担定(Radolf)于一二七三年被些力达愈患王和神孟罗马旦济,建 少了哈布斯堡王朝, 長茶及一寸气度为水沸量很大的王金之一。

到,罗莫尔的乖辩原来是东所周知的事实,而这种乖僻并没有引起怜悯和关怀帮助,却被看成一件恶毒的劣根性,一种有意识的虚伪,目的在于骗人, 芬盧作假来使人上当。他的精神,就一定是在强远的外国干了什么有失身分的或者有伤风化的国人。我们不能像还的时候开始的,但能都不知道真正原因,把它秘密地往在心里,时时到起起来,却不避让人觉得他是个怀恨在心的迫害者,他似出了一种巧妙的亦法孤立病人,结果,人们对这件事几乎一字你的艺术家都能然够得过上舒适的生活,罗莫尔在人们的心目中却好象根本不存在似的,他虽然被神失常,在绘画方面的的对表来较有整微感得过上舒适的生活,罗莫尔在人们的心目中却好象根本不存在似的,他虽然被神失常,在绘画方面的的有人表示好荡,予以肯定,家切地为他辩护。后来,我为知道,在我们俩交往的期间,罗莫尔几乎一直挨淡,他手头那一点微差不多都很在维持外来整洁上了。

现在我虽然不轻信那些流言激活。而且近解端,为罗爽尔 辩护,但这些谣言却损害了我对老师的信念和我作为青年人 对老师的景仰, 彼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人们一起对他看偏见,不 同之处仅在于,就艺术家而论,我对他始终评价很高。

在他的指导下,学了四个月以后,我认为所付的报酬现已 和他付出的心血和振。就想思出来,不继续学了。但他一再表 示,对报函不要算得那样崇楚。不要当这个中断学习,都反处。 他觉得,使我们的交往继续下去,但是一件愉快的和必要的 弯。结果,我虽然不再到他的住所去而,但有时去辩访他,接 受他的损导。这样又过了四个月,在这个期间,他曾追不得已 向飛採问,我母系能不能的他提供少尼短期贷款来數急? 但 这话是额口期便提出的。他提出了一个和能已经接受的报酬 大致相等的快数,当天,我就把钱给他带去了。 春天,他终于 越强又卖出了一种作品,得到了稻乡的钱。他决意带着这笔钱 到巴黎去,因为在这里总也改有成为的查遇,另外还有一雄妄 的想法驱使他离开,以为换一换地方就能停命运好转。因为他 虽然有狂人和不幸的人的锐敏的本能,却远远没有意识到,他 的实际的命运要比他给自己却想出来的痛苦更严重,也远远 没有意识到,他会上的人为了惩罚所谓他的那少行为,对于他 概要可怜的学校商客值一致且字不品,都以即仍

我去访问时,发展他正收拾行李,付一整帐。他告诉我, 明天就起程,并几系对地的我告别,还说了几句神秘的话,睹 示出旅行的目的。我把这个新島告诉了母亲,她马上就问,他 基不是一点几海没提借给他的镜?

在罗英尔的指导下, 我取得了决定性的进步。 扩大了全部能力跑团和限界, 如果没有这一切, 我的前途如何是绝对无法 估计的, 而且是根本不堪也想的。因此, 我们请可以把这笔线 为成理应付给他的报酬, 尤其是罗英尔最近还一如既往地指 导致, 这科院就更是理斯当然。但我们却把他不提借钱的事 看成是那些谴言符合事实的证据, 我们当时还不知道, 他的电 活多么悲惨, 因为他把自己的贫穷状况仔细推造起来, 我们还 以为, 他有相当多的技术。 来得完定转, 借给他的钱他一定得 还, 处事气响点, 她准分形在自己几乎的成长方面的邓点, 她 常人实定业将其一部分于旅福为己有。 我所学到的东西, 她 不为它, 因为在她看来, 把自己预知近的每家西边找给我, 是 所有的人应尽的义务。

我叫一来因为自己也对罗慕尔有了偏见。认为他是一种 骗子,一类因为是我劝册亲会出议笔缔约, 末了电由于无知和 概念,并没有反对母亲的意见,倒觉得,自己受讨他那些气,现 在得以罪句。而感到森原、所以、看到母亲给他写了一封领 信, 珍尽思, 他要具决意不肯还够的话, 对于一个在他看来具 不过是普通妇女提出来的警告,他会置之不理,就把母亲写的 信作房,本来,母亲给一个这样体面而又这样古怪的人写信就 点很穿, 我就虽起蓝写了一封, 说起来真惭愧, 这封信写得可 去১原路入里了。我照顾到他的周执的疯狂思想,做气和自尊 心, 措確非常客气, 如果他不把这封信放在眼里, 这封 错辞客 年前信就变成--种讽刺, 如果罗莫尔对这一切忽加以嘲笑, 这 封信的措辞如此巧妙、到头来会让他笑不成,却感到自己已 经结套接了。 秋而海空证明, 根本用不着套收么多的心思; 因 为, 我们派人送去这封绞尽脑汁写成的信以后, 送信的人当下 就把钱带回来了。我觉得有点羞愧;然而,就因为他还了我们 议不忍眼的一小堆银币,现在我们都大讲起他的好活来了,说 位许不量那样的坏人等等。

我想,假如罗莫尔自己认为自己是何马或者食物橱的话, 我是不至于对他这样冷酷无情, 溶黑负义的,但是,因为他硬 毁以你大的先次自居,我自己的应案心就感到受了伤害,而用 种种能势质,差陌上的理由来觉验自己。

- 一个月以后,我接到了罗莫尔从巴黎寄来的下面的信。
- "我的尊敬的年轻的朋友!

因为我高兴设想,今后我仍然可以享有您的同情和友谊,所以

我感到有向的很告我的近思的责任、约翰实是作我得到最后依据 拉和姓(4)的大盟人、多号信事或和旧译议集级(改集设业并提高 忘记,但我想等到更适当的时候再还给您), 我才终于得以进入我 的初辈的宫殿、我始命运力等就正得基所能! 仍常先经历了手事 万芒, 我去来想把文笔等作为自己则定议见住下时的生活费; 但 有事無要求我们还次結發,何去效费,我还剩下一个法郎、身边总 借着这一个决图第五子公共乌车站,正下芒铜盆大河,所以,我就 用这一个法即应马车到官办当铺、把我的简子抵押在那儿借了点 级。后来不久,我就迫不得已把所有的画都藏作老给一个招偿商 人,得到了象小资源并一点钱,现在投才终于欣幸政完全丢掉了自 己载上的艺术宗而具和一切绘画用具,没有佳处,没有衣服,钱着 肚子流浪街头,每为一身自由而從跃欢呼,我的高贵家族的忠实仆 人们发现了我,他们以凯旋的姿态把我借回家去! 但有时还监视 着我,我对证话当前组合器电读料信。您已经成为我所做爱的人。 我打炼为条件好事: 哲时请您按受涉对实保使我命运 烃 转 的 謝 ** 年经的基準順,但原位上一切不認領人签心里,但應如號、 忌和怀疑初抱您。 悲惨的语调应为惩窃食的炸锅! 我把永恒的说 咒作为殷勤的小侍从送到您身边, 造此致候, 余容再叙!

您的亲爱的朋友"

具匆匆写了这些,我太忙啦!

后来,我才听说,罗莫尔遊了法国某地的颜人院,便杳无 濟息。他您么熬得这样的结局,从上面的作鬼奢禄相当时自, 这一切情况我对母亲痛隐秘不说,她除了和所有的妇女一样, 由于为自己家里的人操心而对待一切外人都心胸狭窄,毫不 体就以外,不能说有什么责任。而我这方面,恰恰这时候正相 信自己是善良的相努力上进的人,却这识到自己干了什么坏 事。我并没有象小时候那样撒谎、诽谤、欺骗或者偷客, 但我 是一个披光表面上正义的外衣的忘恩负义、不公正、冷酷无情 的人。我瞧可以对自己说,那次向他要转,也不过象一般人那 栏, 只是请求还偿而已, 母恋和我想决没有调借, 我滥订以对 自己说, 胺一纸, 长一知, 厚相真正认识和游鱼议种最常犯和 最容易犯的错误,最好为办法基诵讨亲身终验;尽管我可以这 样说服自己。我的态度和行为是罗莫尔的为人和他的命运引 起的,即使次次要钱的事没有发生,也会有这样的结局;所有 议—-切相注: 却然除正不了我的自心狠狠责备自己。 罗莫尔的 形象一浮风在我脑海里,我就感到羞愧。尽管我诅咒社会上那 些承认我这种行为是聪明, 正当的人(因为最正直的人都祝贺 我们收回了这笔钱),但我一根到自己一点都不设力地, 简直 可以说是即兴成意地写了那封短信,就觉得,一切责任又回到 了我自己一个人身上。我快要十八岁了,现在才愈识到,自从 音年的范围和危机过去以后,在这大年悠长的岁月中,我的生 活名么平静, 名么天直无职呀! 现在忽然干了这件坏事! 结果, 一想到当初自己曾把罗莫尔出乎意料他出现在这里看成是天 意安排的,我就对自己为此事感谢上帝,感到赔禁皆非。罗慕 尔来的那封今人心情不快的短信,我不敢烧掉它,又怕保存着 它;有时,把它藏在偏僻角落里的旧器物下面,有时拿出来放 在我最心旁的书物中间, 现在, 我一看到它, 还是给它变换地 方,放在别处,所以,这封信始终不断地流动着。

第六回

烦恼和生活

这件份害我的自尊心的事对我的打击所以特别沉重,是 因为我为了在安娜的梦中和预感中显得纯清普良,一冬都过 着消象徒式的生活,不仅对于自己表面上的态度,而且对于自 己的思想都严则检束,努力做到经常象一块透明的玻璃一样。 现在爱了这种阴烈的扰乱,我才明白,那种生活方式中混杂着 多少矫情和门清情绪,由于感到自己的愚蠢和虚荣心,而更加 严厉损者各自己。

安娜一冬福沒有能够走出房门一步, 李天被防床不起了。 可怜的小学教师到城里来接我母亲, 他走进房间就哭了。我 何就把房子领起来, 和他一起来车出战, 到了村里, 我母亲简 直象海中的舶从沿现似的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华敬。但她并不 去消览任何一个衷心喜爱的地方, 也不去看望上了年纪的熟 人们, 面赶快到生病的女孩子家里住下来, 后来, 她才随续利 用适当的机会去看望少年时代的朋友们, 虽然这些朋友大多 整住客阳近, 但经过几个月的时间, 越才一个一个都看望过。

我往在別父家,天天福到湖边小学教师家里去。安娜的 病情早晨和晚上都不好,夜里验产蛋,白天,她一直微瞎着成 着种歌有躺在床上,我在她床边坐着,倚直不知道他什么好。 由于她确查证证,死别的想意起答,"它还被未来的面份统差 着, 但返早总会到来, 这种常况使得我们之间的关系表面上似乎越来越疏远了。每近我一时单独在地身边待上一刻钟的工 失, 我就拉着她的手, 她则时下河泊谱严肃地, 时而微笑着往孤 存我, 默默无言, 或者至多也只不过要我给她拿个杯子或者什 么别的东西。她还常常让我把她的小金子和小宝贝给她拿到 床上, 她把这些东西都摆出来, 等到她就被作了, 就让我再一 件一件地致起来。这件事使我们们心里简直可以说充满了一 种默默无言的幸福, 随后, 我就离开了安愿, 是怎样和为什么 丢下她, 让她一个人等待难堪的痛苦到来的, 我自己也不明 自,

现在春光明媚,百花盛开,但是,可怜的女孩子几乎不能、 实际上也很少由人扶着来窗下观赏了。所以,我们就在她的 白色的病床所在的起居室里褶褙了一盆一盆的花,还在窗外 挤了一个宽阔的架子, 想上较大的花盆,尽可能布置得象个小 花园的样子。每逢风和日丽的下午, 安娜病势数好,我们就打 窗子, 让温暖的正月里的太阳照进来, 玫瑰和夹竹桃花丛中 内螺着假灰色的腐光,安娜穿着寂人的白衣服在那里躺着,这 个房间里的情景就好象是在对死者举行静默的, 悲哀的祭礼。

在这時的條,安鄉有时非常精神,比較喜欢说活,我们就 在她的床周围坐下来,从容不道巡谈论一些人和事,这种谈论 时而轻松愉松,时而严肃,从而彼安娜对下我们这个小天地里 发生的事情都行所问。有一天,我母亲到村里去了,话题转到 致自己身上,小学教师和她女儿态度非常亲切,似乎都对这个 话题很感兴趣,所以我心里觉得十分得意,一直怀着舒畅的, 基鞘的心情,对他们异常担率地谈下去。自从写那封信的事 发生后,或对任何人都没读过我和不幸的罗莫尔的关系,现在 就利用这个机会讲这件部,说了一套激烈责备自己的话,表示 对这件事和自己所抱的态度稍心疾首。小学故例却不入理解 我的心情;因为他想鬼鬼般我,说这件事问题还没有我所说的一 半严重,不过,这件事处理火当的地方,应当使我想到,我们 大家本来都是罪人,需要数世主的慈悲。这话我觉得很不入 耳,对我来说,罪人这个何却永远是个又讨厌又可笑的词,感 悲这个问也是这样,我宁愿毫不愈悲地貌此事对我自己进行 才令,而是人生俗的道德观点出发,而绝对不从宗教观点出发 来批判自己。

安娜神态一直很安详,受了我所似说的事件和我的表情的影响,情绪散动起来,突然一阵剧烈的痉挛和痛苦发作,便特我第一次目睹这个柔弱可怜的少女完全陷入她所遭受的无法解教的苦难中的样子。痛苦和恐恨的心情使大颗的困躁。 在力和胸魔拥引,顿时不得不完全放弃矜持拘谨的姿态,只是不时从一个对我们来说完全陌生的,痛苦能界中。张既至此一个对我们来说完全陌生的,痛苦能界中。东张百题。另究缩苦的表情,心里有点难为情而局征不安的样子。我这样健康强壮,心里历趣的物级很不堪的程度,几乎和对她原外的同情不相上下。我深信,最早让她特在她父亲的怀抱里,这样至少可以使她心里复照地,于是,我就茫然失措地、羞着滔滔地,允仁离开那里去按较分房回来。

母亲和她的一个侄女前去护理病人,我那天就一直留在

限父家, 自己责备自己太荣, 不知道对安娜说句给当的安慰 话。不只是我对罗莫尔的不义之行,就连对这种不义之行的 坦白忏悔,以及今天这种坦白忏悔所产生的后果,在我身上都 投下了可憎的阴影,使我觉得陷入了一种阴郁的心情,不能自 按, 觉得对于自己是否真正是个应该得到素福的好人, 产生了 疑问, 觉得自己的缺点与其说在于心地不好, 性格不好, 毋宁 设在干脑筋不怎么好,随机应事的才能不怎么好,这种毛线比 煮正的混行环境不幸、我由于油切需要对人倾诉衷肠而→ 直不能入睡, 因为, 没有效果的坦白忏悔和把心里的话永远隐 移不说一样, 忽使得心里不愉快的感觉更加强烈。过了半夜 以后, 我就起光, 穿上衣服, 悄悄地溜出家门, 去找尤蒂特。我 从许多人家的花园和篮链之间穿过去,没有被人看见,但发现 植家里陽黝黝的,没有一点儿光,门都锁着。我站在房子前 面,一时犹豫不决: 但量后还是爬上花木攀架,提心吊胆地敲 了敲窃子, 因为恐怕把这位又差丽又聪明的女性从神秘的夜 嘉中惊起。她一听就听出是我来了,立刻起来,穿上一件薄薄 的衣服,然后让我从窗子爬进来。紧接着,她就点上蜡烛,把 房间照亮、因为顽粗、我来的目的是大胆做出一些温存的表 示。但是,我讲起我自己发生的事情来了,她感到十分惊奇; 我先进了一下今天没给病人的安静的房间里带来的粗暴的于 抗,然后就把利罗莫尔之间的不幸事件的全部过程叙说了→ 滴。我描写了一下自己写的那封措辞巧妙的催还贷款的信和 后来接到的他从巴黎寄来的那封信,我们从巴黎来信的内容 大致可以知道罗莫尔的命运如何,但我们猜想收容他的地方 并不是缩人院, 根本总监狱, 尤诺特斯我讲完了写信的事情以 后,喊道。"这件事实在太可恶了! 你这小子,难道说你就不觉 得羞耻吗?"她一面怨气神神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一面非常 精细地提给出她心里的误想, 假如没有弱夺罗莫尔刚到巴黎 居住时的生活费, 他也许已经精神正常了, 生存的欲退也许 去, 转至一定会使他暂时聪明起来,说不定因此命运可能以这 株成那样的力式有所经验

"啊, 假如我能护型这个可怜的人," 荒贼道,"我一定会把 他的病治好!我会嘲笑他, 奉承他, 直到他变得聪明了为止!"

说了这话,她就站住,贩着我,说:"你可知道,享利,你的 幼稚的心灵已经有杀害一条人命的污点了吗?"

我心里对这句话的含义还很本没有劈骗,不禁惊慌地说。 "事情决不是这样严重!我想这件事最坏也只能说是个偶然没 生的不幸事件,我万万想不到,我会引起这种不幸的事件!"

"是傷。" 她用轻柔的声音函答說。"假如当时你的信里直 做了当地,共是很不客气要求也还说。远 法不会引起这种不幸 的事件的! 但你那可妙的 直言咒谓放的借辞与真是一把剩入 他则酸的匕首,这也完全符合今天这个用音溶和书信杀人的 时代的风气! 哎,这个可怜的人! 他那样别后,努力狠腮围绕。 最后有了一小包钱,又给人你走啦! 用劳动的狠閥來維持生 着,这是艰听当然的! 但是人家说,"你借了做,就先还钱,然后 像死轻的!"

我们需坐在那儿, 怀芒到郁的心情, 沉思了一会儿, 我说, "谢这些污无济于事, 已经发生的享反正是无法改变的。这种 难我应该引以为成, 但我不能永远省"这个思想包根来来去 去, 我既然认识了我的信贷, 并且要示诗权, 那你最后就得尿 **谅我**, 向我保证, 我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显得丑恶可怜!"

现在,我说这番话时,才意识到,我来找尤蒂特的目的,是 因为自己虽然拒绝小学教师所讲的基督教的安慰,但确实留 要通过担自和听到来自他人之口的安慰,来达到消除良心上 历的感觉或者受人原谅的目的。但是尤蒂特国答说,"这是 办不到的! 你良心上的逾过对你来说。是一种营弃丰富的面包,你一生都应该咀嚼它,用不着我给你在上面抹上宽恕的奶油!我也决不能这样做,因为我认为,凡是不能改变的事,正由于不能改变的缘流,也就是不能宏祥的事,对于这一点我是深 有体会的! 邦说,可惜我并不觉得你已经有什么地方让我不喜 欢你了:如果不爱任何人,又何必要生活呢?"

光带特口里说出来的这番考异的话, 使农感到综心动魄。 陷入长时间的沉思, 我越想就越痛信, 光带等的摆进正确的, 并且得出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同时又变成自己的决心, 这就 是, 意识到自己仍犯的罪违以后, 我要永远不忘掉自己犯过的 押过, 要永远恕这种意识十分鲜明地惊刺在自己的心里, 正因 为如此, 这种决心在我看来, 是唯一可能的抵罪的办法。

奇怪的是,人们总认为自己不能忘掉的只是自己干的那些大鹰邓,一起到这些馕事,就用手打自己的商额,毫不加以 推饰,从而爽明自己已经比过去聪明了,但他们即自欺地相信 能新游忘掉所犯的错误,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原因就在于错误 对悬塞关系密切,性质类似。我想,是的,我的愚蠢的行为对 我来说是那样不可原谅,我的情误也是这样!我对罗泉尔干下的这件亏心事,今后未不忘掉,如果兔死后灵魂不灭的话,我要把我的过错后我的人格的一

部分,我的历史的一部分,我的本性的一部分,否则,它是不会 发生的嘛!我惟一的心愿是今后还要做许多好事,使我的生 活在章以!

緊急忙站起来,向允蒂特亞布要这样来应用和实践越那 看到单的语星所讲的道理;因为我觉得这样立志再也不想忘 韓自己所致的坏事,是一个亚文的事件。先蒂特拉我坐下,接 近我写边小声说:"对,这样才好,你现在长大成人了,经过这 近我写边外声说:"对,这样才好,你现在长大成人了,经过这 经来公子就能,可不处子,现在价能够警惕,不 继续这样敬了:"她使用的潜潜言语便我还从新的角度明确着 到这件事的可笑的方面,因而心里感到非常愉吹,写自己这样 让人家愚弄得一下子上了大当,是个待出的傻瓜,数材和良以 为了不起的纸老说。尤悲特实着感应,"你别忘记,谁要认为 自不用矣!"我生气地回答说,"别才我来的时候,我心里还中伤 了你,我相心,也许会有一个野权子在你家里哪。"

她马上打了我一个耳光,但我觉得,这与其说是因为生气,毋宁说是因为高兴,她说,"你可真是个很不要脸的分子,你一定认为,只要暴露了你的可耻的恶想,我就会赦免你的! 当然,只有糊涂。愚笨的人才决不肯紧紧思想,但是其他的人 也不能因为暴露了思想,就弥补了一切过失啊! 为了词你,我 现在立刻对你下逐答令,你务必回家! 明天夜里你可以再来!"

从此以后,我只要能脱身,夜里就去她家;白天,她多半是 孤独寂寞地把时间消磨过去。我不是出去很远去写生,就是得 安安静静地、规规矩矩地待在小学教师家这个锻炼受苦受难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的场所。所以,我们在这样相会的布里就有很多的话谈,当存 晚天空的毫光繁單着夏季的户外世界时。我们常常在开着的 窗子旁边一连坐几个小时;或者,关上窗子,再关上百叶窗,然 后坐在桌边,一同读书。去年秋天,她要求读一本书,我就把自 己还没有细胞对的德文译本《缩狂的罗兰》D 给她留下了。他 蒂特整个冬天都翻阅这本书,现在向我推崇它是世界上最美 始书, 她觉得安娜不久将死悬无可臂疑的了。并且毫不隐律 他对我 '文样说, 是 然我 并不肯 国 资 他 **议话**, 添 文件 事以 及 我报 告稿人床边出现的那种情况时、我们倾都各自陷入忧郁悲怆 的情绪中,现在我们一诗阿里塞斯托这部作品,就忘掉一切悲 愁,沉没在一个生气勃勃的,光辉灿烂的世界里。尤蒂特原先 把这本书完全作为一般出版发行的读物来阅读,并没有琢磨 它的来源和意义,但我们现在一同读这本书时,她就想知道不 少的东西,我不怎不尽我所能使她对于这样一部作品的写作 一个概念,我还尽我所知向她介绍了有关阿里奥斯托的情况。 现在她更高兴起来,说他是个聪明、智慧的人,怀着加倍的兴 邀读他的诗, 闪为她体会到, 这些悲欢离合的故事情节的成 因,是一种明朗的意图,一种志愿、创作和塑造,一种见识和知 识,她对此感到新奇,觉得好象一颗明星在黑夜里放光似的。 书中闪耀着美的光辉的人物从一个迷梦陷入另一个迷梦中。

① 《於狂的》之》是一部长达四千八百石的故事傳, 信用中懷起就看的韓 土传奇体裁, 反映意大利文之忽实时期的社会生活, 表达人文主为 理, 寺中曾沒強。 採罗兰相安法市诸的疫情为主要效果, 更其形態 行安深, 冒险经历万岁地洋源在一起, 使人遭到丰富多深, 吳不進收。

不住地从我们膜前经过,他们热情洋溢地互相迫逐,互相抽 视,总是其中一个刚看不见另一个的底影,第三个就出现了, 或者,这些人物質时受到惩罚。心里悲哀,我情冷淡下来,或者 毋宁说,他们似乎更深地沉浸在热情之中,在清澈的水旁边, 奇异的树下体息,光带特读了这些情节,不紧赎道,"啊,聪明 的人,他那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人,我们 概念的人自己就是这样,人类和人生就是这样,我们

我觉得自己成了讽刺诗的材料, 银雀看到这位完全如同 书中那些虚构的人物一样。达到了力量和差已经充分发展的 阶段,势必引起游侠英雄们的热恋的女性在我身边时,就更有 这种感觉、她的全部形象的任何一根线条都具有一种显示胜 利和坚强的特征,她的朴素服装的衣纹总是非常美观、庄严,使 人在心情激动之际觉得, 好象诱讨衣纹看到了会手缀或者甚 至看到了闪闪发光的武器。每逢看到这部香槟的诗中的女件 不穿衣服, 不戴首饰, 以裸体参出现, 被追逐得陷入无路可洗 的困境,或者大胆呈现出风流妖艳的姿态,而我则只被一条细 线和艳丽的尤著特隔开,我前觉得自己完全心或故事中的痴 情的主人公之一,成为热情奔放的诗人的傀儡。不仅由于自 已对躺在那些四周有人以基督教方式祈祷的症床上的安娜怀 着柏拉图式恋爱®的责任感和忠心, 也由于害怕于脸被安娜 在病态的步中看见,结果,我的沸腾的情欲受到了约束, 光蒂 特一来由于原全安娜和我的关系,二来由于内心变成和我一 起体验一下青年男女的美妙的柏拉图式恋爱的滋味。所以也

Commence of the Commence of Part

⁽i) 即精神恋爱。

抑制住自己的情感。 我们的手有时不知不觉地向对方的肩膀 或者篡辞伸出去接犯, 供中逾补了仓, 在暗中接索起来, 最后, 只畏畏缩缩地拨了拨对方的脸蛋, 旋突然中止, 所以, 我们这 特愚蠢可笑的样子, 就象两具小猫五相伸出前爪, 身子触电似 的髋动差, ҟ不停搁著近好还是打擊好一样。

第七回

安娜之死和葬礼

除了我昼夜经受着完全相反的感情激动外,这一夏天,乡村的家庭生活中还发生了种种事件,虽然都是些"常的事件。 但都显示出人生的巨大变化和它的无法抗矩的激程。年轻的 關坊主人的家务使他不能再把自己结婚的日别推迟,所以,被 举行了婚礼,庆祝活动持续了三天,在办这件著事时,新娘从 自己娘家带来的那一点或余的城市习俗,不得不被凄惨惨地 让位给乡村请排场的风气。这三天,小提琴的声音一直没断, 我去过那里儿次,发现尤带特穿着节日的服装在沼挤的客人 中间:有一两次我和她跟舞,我态度拘谦,好象陌生人似的, 她也克制自己的情感,虽然我们在喧嚣的夜晚有少年, 给他比较沉,而不被人觉象。

婚礼刚过, 舅母就病了, 病了三个星期就死了, 年纪还不 到五十岁。她是个健社的妇人, 所以这场致命的病来势就更 猛烈, 她极力抢扎, 很不愿意死。由于经受剧烈的痛苦, 一直 報转不安,到最后两天才听天由命,不再拎扎了。从全家惊恐 万状的样子才看出,她在大家的心目中是多么重要的人。但 是,正如一名好战士在光荣的战场上倒下去后,人们迅速填补 上战斗行列的空隙,士气旺盛地把设力继续进行下去一样,这 位勇敢的妇人死后,大家含患忍病,把家庭行列的空隙填补起 位勇敢的妇人死后,大家含患忍病,把家庭行列的空隙填补起 有分担家里的工作和责任,把衣掉留存星期日进行,这天是日 常生活和安息界线最分明的一天。只有舅父超初还说几句忠 叹的话,但不久就把这些活总括在"我的已故的内人"这种意 里,现在他一有机会就说这句话。举行群礼时,我发现尤蒂特 在我不认识的妇女们当中。她穿着城里人穿的黑色丧服,短 扣一直到下巴底下都扣着,一面矜持越低下眼睛看着地,同时 却气势昂昂地页所排步走着。

这样, 引文宝在短时间内就变了样儿, 由于经历了各种事情, 大家都更老成, 更严肃了。可怜的安娜从病床的悲惨的舞台上看到这些变多, 但她对这些事情已经不见是表面上冷微面已。她的病情长时间很稳定, 大字本都看跟她最后能闯过去。 但是, 秋天有一天早晨, 万万想不到, 小字数婶穿着黑色支腿, 来到自己还穿着表腿的翼父家, 报告安娜死的前息。

霎时间,不仅以父家里,面且连邻近的陪坊都充满悲叹的 声音,让陪的人担噩托传遍全村。差不多一年前,人们对于安 娜之死或已经开始有了思想消备,大家似乎都打算届时举行 正式的哀悼仪式,因为失去这位统洁可爱,受人等敬的少女, 较比失去自己的亲属,更适于太家共同举行妄悼仪式。

我一直躲在人们后面, 默不作声, 遇到什么喜事时, 我虽

然好大放厥词,不知不觉地出起风头来,但是,遇到什么悲哀 的事情时,怕怕相反,我很本不会挤到前面,突出自己,总是陷 入被视为冷酷无情的人的窘境,尤其是我向来只是在犯了错 误或者受了委屈而心情不快时,在人与人的心弦互相触动时, 才会流泪,但是直接的不幸事件或者死人的事,决不会使我流 泪,所以拿脸重要,太要心验好无情。

现在我对于安娜早死感到惊讶,对于这位可怜的早死的 少女是我的恋人,更感到惊讶,我沉没在您跟哭起巾,虽然脑 梅里充满了这一等件,却没有感到震惊或者剧烈的痛苦,甚 至魁到光常特时,我都没有感到两心不安。小学表颜把自己 的事情安排妥当后,宋了从我释起来的地方把我拉出来,婴求 我现在和他一起回去,在他家住几天。于是,我们俩就出发 了,其他的亲戚,特别是那两位还没有出嫁的老姐妹,替应脑 后始全。

路上, 小学教师把自己内心的悲痛之情象中起来, 通过再 次携写最后一位和波旋安娜施终的情景, 侧诉给我听。这一 切彩都默不作声地注意听着, 最后一夜的情景是恐怖和痛苦 的. 死的来临却几乎是不写不爱的. 恬澹的。

我母亲和老略為琳娜已經把遗体装饰好,停放在安娜的 小房侧里。当初她给她父亲刺绣的美丽的花毯子,现在按照 她父亲的意思馆在她的狭小的床上, 让她的遗体躺在花毯子 上, 周为这位善良的人打算, 等花毯子上面停放过安娜 的遗体 后, 自己一直到死要永远把它搁在身边。 略德琳娜如今头发 已经完全自了, 心里你着极其深挚的感情, 高声悲叹李娜之 死, 她已经起我从前给发娜藏的肖像挂在贝床床头的墙上, 对

在这同时,我也安静地守在突部的遗体旁边,目不转精地 往视着始,但是在近处直接观察,并没有使我对死的聚秘有更 然的了解,或者毋宁说,并没有使我感到心情比以前更加强 动。安娜赖在那儿,和我就后一次看见她时,样子没有很大的 差别,只是眼脑饲料,蛋白的晚上好象随时都有微微泛红的意 思。头发闪耀斧鲜明的金光,两只白皙的小手十指交叉着故 在胸窗白色的衣服上,手里拿著一朵玫瑰花。这一切我都历 历在日,由于处在这种悲哀状态,看到死后遗容具有这种诗意 之美的少年时代的恋人在自己面前,心里简直觉得有一种幸 福的自豪感。 我母亲和小学教师似乎都默认,我有接近这位死去的少 女的权利,因为大家商量好,要一直不断地有人守灵,他们先 让我守,这样,其余的人就可以暂时遏由,端微休息一下。

我自己一个人守在安娜身边,时间并不长,因为表姐妹们不久就从村里来了,随后又另外宋了许多姑娘和奴人,对她们来说,出了这样令人悲痛的事件,死了这样一位有名望的少,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必须放下尾紧迫的工作,前来进行人世中最近严肃强的哀悼。房间里挤满了妇女,她们起初一本正经地低声交谈,后来就相当随便地聊起天来。大家挤在长眠的安娜周围流着,年轻的蒙恭收敛起垂着双膊,把一只手放在另一只手的干胃上,上了年纪的双臂交叉在胸前。为了出入方便,房间的门一直开着,我骤机走出去,到户外散一散步,只见温过村层的路上大来,允非常落构。

奇怪的是,不知選什么时候安排好了的守灵欢序,半夜以后,才又抢到我。从这时起,我就在房间里 查宁到天明,但 我觉得,这几个小时就象一瞬间似的飞快地过去了,当时想过一个人,有过什么样的感触。我实在说不出来。周围一片沉寂,在沉寂中似乎听到水恒飞驰而过的声音 面色蛋白。身穿白衣的少女的遗华文风不动地躺着,毯子上的绚丽的花在微弱的灯光下,却似乎在任长。现在启明屋出现了,反映在调画上,为了向它表示被意。我把灯吹火,让它单矩照治安爆的遗体,我被坐在昏暗的角落里,看着房间里渐渐地亮了。当朦胧的使奏级绝种的,金色的朝霞时,沉静的少女身边好象微光中星现出鲜明的形象。我已经离开坐位,站在地床前,等到看得越

的而容时,就叫她的名字。但只是唯气信不语声追叫她,周围 依然一片死寂,我一面叫她,一面接心品胆也去凝尬的干时, 就象接着一块烧然了的快似的,急忙把自己的缩回来,因为她 那只手冷冰冰的,如同一块冰凉的烙土一段。

这种可厌的、冰冷的感觉愈逐衰全身,使我忽然觉得遗体 的面孔也枯槁无神,完全是另一世界的人的符子, 吓得我几乎 就非。"我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这时候,从小厅盆里传来音色 或非,行感的管风琴声, 只是有时带有一种亚忙的颜洁, 但能 即报音起来, 变为强有力的和声, 原来是小学教师在那儿院 琴, 这天治早, 他把感情奇托在一首古老的歌曲的旋律上来减 轻自己的痛苦和悲叹, 试图把它变为一首灵魂不灭的赞歌。我 疑神静听这个旋律, 它解除了我身体上的恐惧的感觉, 它的神 枪的音色打开了水恒不灭的灵魂世界的į榨幕, 我觉得, 宜温和 长照的少女建立的誓约, 使自己更牢固地和这个世界误系愿 来了。这对我来说, 又是一件数发强流的,非常严肃的事。

但是,同时我觉得,继续将在这停放遗体的房间里,是一 件讨厌的事,高兴建出房间去,脑海里带着灵魂不灭的思想, 来到生意蓬勃的绿野中。这一天,从村里来了一个已经出脚 的细木匠,到这组给安娜做棺材。小学教师在几年前已经来 手伐了一棵秀丽的枞树,准备将来给自己做棺材用。这棵树 已经锅成木板,放在房子后间屋檐下保存起来,一直当做长凳 使用,小学教师常坐在上面读书,他女儿小时棂常在上面玩安 螺的小棺材,不敬于妨害将来给她父亲做棺材的材料,于是。 把那些已经风干的木板岩出来,一块一块堆橡皮两半。但是 小学教师不忍在现场久留, 甚至家里的妇女们对拉银的声音 都喘有烦言。所以,细木匠和我就把木板和工具搬上轻便的 小船,把小船划到湖边一个偏僻的地方, 小河流出树林后就在 那里流入湖中。那里,幼小的山毛榉构成了一座进入树林的 棚惠的门厅,细木匠用螺旋夹钳把几块木板夹在细树干上,搭 成一台话用的侧床, 由毛榉被精的缝骨形成一道牲类, 笼罩在 上面,首先得把拉材底样在一起。用鳔吃糕体,我把最初侧 下来的领花和干煳材占着。生了个火、把数额胶的锅放在火 上, 用手从小河里掬水滴在锯里, 在汶同时, 细木匠又镊又侧, 起劲地干起活来。只见卷起来的侧龙和落叶混杂成堆,木板 已经制得光滑平正, 同时, 我对这位年轻的细木匠更熟识了。 他是德国北方人,家乡在遥远的波罗的海之滨,生得身材高 大,容貌英俊,浅蓝的眼睛炯炯发光,金黄的头发异常浓密,使 人一见就觉得,他的头发好象从广阔的前额将到头顶上,结成 一束似的,因为他的样子太象原始日耳曼人。他干活时,姿态 优单, 性情却带在几分孩子气。我们很快就互相亲近起来, 他 对我叙说了他的故乡。北方各古老的城市。 大海以及强大的 汉萨同照① 向情况、他见识广博、把这些沿海推击行去的历 中和风俗习惯讲述得头头是道: 这些城市和 擬 答賴 食 输 送 队②之间进行长期顽强的斗争,以及克劳斯·施蒂尔森贝舍

② 汉萨阿盟(Hansabund),十三世紀建立的以昌贝克(Lübeck) 为首的範围北部城市的河盟,十四世紀中叶花門扩大,极盛时期联合了约二百个北欧城市,从十五世纪后期起,开始查济。

② 海盗粮食輸送队(Vitalienbriider), 十四、五世纪出沒于北海和該罗的 海的依义海查, 第治被围困的资海或市输送粮食。

尔① 和许多伙伴一起被汉堡人斩首的情景、都历历浮现在我 职前;接着,我眼前又浮现出,五月一日那天,最年轻的市议会 议员带领一队身穿华美戍装的青年扈从走出旅特拉尔松◎ 城 门,在赛你的山毛塔林中当冼先五日伯爵,被授予绿时冠,晚上 和美丽的五月伯爵夫人跳舞的情景。细木匠还描写了从后波 廠尔人® 到有讲取心的弗里西亚人® 这样的北方农民的房屋 和服装。在这些农民身上还可以看到男子气概的自由精神的 痕迹:对于他们的婚礼和葬礼,我脑底里也有了鲜明的印象,这 位细木匠最后还谈到德意志民族的自由, 认为不久一定会建 立宏伟的共和国。在这同时,我根据他的指导,简成了许多木 钉子: 他则已经用双重侧子在木板上最后加工侧了几下, 侧下 藤藻的、象柔软而有光泽的丝带一样的钡花时,发出清脆悠扬 的声音,在树下听起来象奇异的歌曲似的。秋天的温暖可爱 的阳光射进来,照耀在空旷的水面上,消失在我们在它的入口 工作的瑕度密林的蓝色烟霭中, 现在我们把光滑洁白的太折 钉在一起, 镊子的声音在林中激起了问稿。 林中的鸟都吃惊地 飞起, 惶恐地掠过湖面, 不久, 棺材就做好了, 摆在我们面前, 做得样式朴素,细长而匀称,棺材盖做成美妙的穹形。细木匠 侧了几下,就在棺材沿几上刨成了一道美丽的细槽,我跟瞅着 一洁接着一道的线条水到渠成地在柔软的木头上刻出来。心

① 克劳斯·施蒂尔森贝含尔(Klaus Stirzembecher),海滨粮食輸送队首 餐,一個○一年紅仅僅市处死。在民间传说中,成为被剥削者的保护人。

② 滋特拉尔松(Stralsund),被罗的海南岸海滨城市。

③ 彼摩尔人(Pommern),数罗帕海南岸沿海地区居民。

④ 弗里西亚人(Friesen),北海弗里西亚群岛居民。

里很惊奇。接着,他就敢出两块浮石,手里全着这两块浮石雕 據是交, 使混石的白粉末洒落在棺材上, 我看着他熟练地使用 和估打议两块浮石,如园业母亲会若须块方糖麻擦,作糕的粉 末葵在糕点上一样,不由得笑出来。当领用浮石把棺材完全 磨光以后, 棺材就象雪一样白了, 枞木的微红的纹理, 颜色象 苹果花一般,还隐隐约约地看得出一点来。这口棺材看起来。 比经过彩画、涂金或者甚至用黄铜镶嵌以后,更要美观和高贵 得多。 细太匠协蹈议里的习俗, 在棺材头部开了一个小天窗, 上面安上了一个可以滑油的盖子,在棺材入土以前,可以从这 个小天窗看到死者的面孔;现在还得安装上一块玻璃,可是底 了带来,我就划着船回家去取。我已经知道,有一个棚子上放 着一个古旧的小镜框、里面的画早已不见了。现在我就拿了 这世被人忘记的铰框里的玻璃。把它小心谨慎地轻放在小船 上,然后把船划回来。细太匠到椒从里去离个弯儿,找一些棒 子, 汝时, 我就会这块玻璃去试一试, 发现把它安装在天窗上 非常合活,因为玻璃上布满灰尘,唇暗襟翱,我就把它浸入清 亳南溪水中,细心洗夫尘垢,并没有梅在石头上把它碰破。接 着、我就把玻璃提起来,把上面的清水榨干净,然后把亮晶晶 的玻璃高高举起,对着太阳一照,我有生以来未曾见过的、最 姜妙可爱的奇观立刻映入服育。只见三个奏乐的天使, 中间 那一个手里拿着乐谱,正在唱歌,旁边那两个正在奏古式的小 提琴,这三个天使邻丽带喜悦、虔诚的表情望着天上;但他们 的形象那样空灵、缥缈、透明, 我简直不知道, 他们是在日光 中,还是在玻璃中,或者只不过是在我的想象中浮现。我动一 动玻璃,一时天使们的形象就不见了,我再一转动它,忽然又 重新不到了他们。后来,听见人家说, 我才知說, 網版画或考 業指波在玻璃肯居长年不动, 在这傻长的另目中的黑夜里, 会 散集, 我在玻璃上看出古铜版画的影战, 并且看出其中的影象 是凡, 爱宽② 画中那样的天使, 当时心里也产生了类似的想 捷。 玻璃上看不见有什么文字, 所以我想, 这张画也许是一种 不容易得到的样张。 现在, 在我的心目中, 这块珍贵的要用。 不容易得到的样张。 现在, 在我的心目中, 这块珍贵的 要 对就治分安娜放进 相对的最美的瞪高, 我亲于把它女装在面 材盖上, 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这个秘密。那位他国领北在面 了, 我们俩把杂有许多红叶的最精细的刻花收集在一起, 储在 相对里给安娜作最后的床垫, 然后, 查上相对差, 把相对拾到 小船上, 则看这只载有自相对的船被过明数平静的湖顶, 一见

第二天, 可怜的少女入殓, 把家里, 园里现在正开的各种 花都折米一变, 放在遗体周围, 但穹形的棺材盖上却放上本故 区的少女们选来的用ີ 就会娘小枝和白玫瑰编成的沉甸甸的花 圈, 此外, 还有许乡束个人送的用各种淡色的秋花散成的花 ,把整个棺材造造盖住了, 只露着那块玻璃, 看 肾见遗体的 白嫩的而孔。

举行葬礼时要从舅父家起灵,为了这一目的,得先把安娜 的灵柩拾过山去。所以,从村里来了一些青年,他们轮换着用

① 格·凡·登克(Jee van Eyek, 1390-1441) 与其见前给特·凡·爱克 (Habbert van Eyek, 1370-146的意见文艺发光明即尼德兰画家, 倘顧 我术的事業者, 足第二人合作的《机特殊证明》符號认为是歐洲德國史 上等, "任皇夏传品。"

我们下了山进村时,乾钟第一次敲起来,儿童成群站队地 限着我们走,到了男父家,拾运灵柩的人把灵柩停放在门前的 朝桃树下。亲戚们含 話迎接死者这最后一次访问,那次狂欢 节前来参加演剧的一队牧人,就在这棵树下活动未袭,他们看 到安娜当时穿着那一套服装出现,那带着惊奇暮悦的表情欢 远途,这窝观在还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广场上不久人都满了, 太家纷纷将到窗前,最后跪他一次不差的谁客。

现在出殡的行列开动了,执绋的人特别多;小学教师紧跟 在灵柩后面,一直不断地象孩子似的抽抽搭搭地哭。现在我 后悔自己没有黑色的礼服,因为我穿着我那件绿衣服止在穿 着我驱的表兄弟们中间,看起来象个外来的异数能,村里的人 在教堂里卷行了传统的礼拜式,来了唱了一首带美诗以后,就 集合在教堂外面的这穴周围,在这里,全体青年被天荒地用压 低的声音唱了一支细心练过的挽歌。现在棺材被放入 墓穴; 据墓人从下面把花圈和花束递给上面的人保存起来, 这时, 具 见那口可怜的杭材白星界的楼陈在湿漉漉的灌穴里。青年们 在继续唱换歌, 但们女们全都抽抽搭搭他哭起来了。这时, 最 后一道阳光透过玻璃照在下面死者的像白的面孔上; 现在我 觉得自己的心情是那样奋异。只能用学术界造出来的"客观 的"这个陌生的、冷冰冰的词来表达。 我怀着欢欣、肃穆的、面 又十分平静的心情,看着玻璃下面的珍宝被人埋葬,如同把我 的经验的一部分,我的生活的一部分装进镜框子里一样,我相 信,我之所以这样,是由于那块玻璃对我有魔力的缘故:我对 于这一悲剧性的、严肃的事件,心里与其说是忍受,毋宁说是 欣赏,对于人生现已日益严肃这一转变,心里几乎可以说是感 到立位, 过是我的优点, 还是我的弱点, 自到今天我还不能判 断.

小窗子上可以滑动的篮子插上了; 摇慕人和他的助手从 墓穴中上来了,不久,就堆起了一座褐色的坟山。

第八同尤蒂特也走了

第二天, 小学教师表示, 想闭门谢客, 独自和亲爱的上帝

在一起,來克嚴自己的悲痛,我就准备和母亲一起回到城里去。 我先去尤蒂特家,看我她正忙着检查果何,因为又到摘果干的 时节了。可巧这天是秋天第一次下雾,果园已经被秋雾织成 的银色的轻纱遮上。龙蒂特看见我来了,脸上表情严肃,还有 几分为难的样子,因为她真不知道,对这件令人悲痛的好,该 采取什么恋虑。

我却邓武其事地对她说,我这次来是向她告别,而且是和她水诀,因为我从今以后再也不能和她相见。她吃了一烷,微笑音响道,这话不见得是一言为定,不可收回的嘛,在这两族一笑中,面色领时变得那样在自,表情却那样亲切,她这种表情的魅力,几乎使我象人们把一只手套翻过来里儿顺外那样回心转意。但我抑制往自己的感情,接着说,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我从童年时代起就喜欢安娜,她一直到死都真心爱我,并且确信,我永远对她忠贞不渝。世上非得有忠贞和信仰不可,人非得要情意称得住的东西不可,把我对死的所体。把我的体令,把我的体令,把我的体令,把我的一生引路,我的一些行动都可以拿它作为指针,我认为,这不仅是我的本分,而且是一种幸福。

尤蒂特听了这番话,更大吃一惊,同时又觉得痛心,因为, 我二说, 从来没有听见任何人对她讲过这样的话。她气冲冲 绝个树下走来走去,随后说道,"我还认为,你心里至少也有点 安我呢,"

"正因为,"我回答说,"我确实觉得,我心里爱你,所以才 得一刀两断!"

"不,正因为这样,你才更得开始从心坎里完全爱我呀!"

- "你想的馒好!"我喊道,"那样做,把安娜放在什么地方?" "安娜已经死了嘛!"
- "不! 競没有死, 我会再见着她, 我可不能储满一后宫妇 女带往来世啊!"

尤蒂特面带苦笑在我面前站住,说,"那样做确实是很可 笑的! 可悬我们哪儿知道,到底真有没有来世啊?"

"反正、"我回答说。"是有的,即使它只是从思想和真理推 演出来的来世也罢! 况且, 假若这位死去的少女永远清澈了, 一切化为乌有,只剩下她的名字,那正好说明,对这位可怜的、 已经不在人世的人忠贞不論, 是很有理由的! 我已经发誓这 样奶,什么都不停动摇取的语心!"

"现在我就知道了,"我回答说,"我再也不到你这来,和你 交谈了, 我在我发誓,对着上帝和一切神圣的事物,对着我自 己善良的灵魂——"

"住口!"光蒂特懷騰地喊道,一面捂住我的鴨。"你给自己 設下这样一个可怕的劉玄·將来像一定还会后清的! 哎! 这些 人头脑里有什么要不得的东西呀! 他们还自己的'骗自己, 说还按照自己的心愿行事。难道你就不觉得,一个人的心,要 底他要那个爱自己的人,就去爱这个人,只有这样行事,是一 个人的心的真正荣誉吗?你能这样做,面且确实暗地里在这 样做,所以本来一切都不成问题嘛! 等到你讨厌我了,等到多 少年后,其他的原因一旦使我们的心分离了,你就把我完全抛弃,忘掉,水远抛茶,忘掉,这我也甘心忍受,但只是现在可别 抛弃我,别强迫自己抛弃我,只有这样做会使我痛心,如果仅 仅由于我们自己愚蠢的缘故,我们连再过一年或者两年幸福 的生活都不能,这可会伸我真正痛心哪。"

"这两年,"我说,"也得照样过去,而会照样过去,要是我们现在就分开的话,我们隔鄰会更幸福些,现在马上分开,还来得及,免得将来后悔。要是让我直蔽了当地说心里的话,我就实话告诉你,我也想把你格记在心里,这对我来说,将水远是记住自己曾经走入建涂,但我还是要把这种记忆尽可能地洁地保存在脑海里,不让它消失,只有我们现在赶快分开,才能做到这一点。你说,爱情更贵重的,更高尚的那一半,你从来没有分享到,觉得非常遗憾!要是你由于爱我而自愿给我方便,让我能怀着敬爱之情把你记在心里,同时又能对死去机力人生,次往一来,你不能分享到那样更深锐爱情了吗?"

"啊,这些话都是抽风捉影!"尤蒂特喊道,"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实在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不要你的尊敬,我只要你本人,能占有你多久就占有多久!"

她极力设法抓住我的两只手, 结果抓住了, 我努力獲脫也 摆脱不了, 在这同时, 她完全带着恳求的表情凝视着我的眼 睛, 用热情洋溢的声音继续说:

"啊, 最亲爱的亨利!你回城里去吧! 但是你得向我保证, 不用这种可怕的誓言、誓约来東缚、强制自己!让你——" 我想打断她的话,但她阻止我的话出口,抢先说:

"我要告诉你的话就是,这事就听其自然吧! 也不要让我 束缚住你,你应该象风那样自由! 要是你愿意——"

但我没让尤蒂特把话说完, 就挣脱她的手, 跑掉了, 一面 跑, 一面喊道:

"我再也不称你见面了,我说了话是算数的! 尤蒂特! 永 别了!"

我急忙走开,但又好象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所驱迫信的,不 由得又回头望了一下,只见她话头被打断后,还站在那儿,两 只手还象我的手挣脱时那样向前伸着,脸上带着惊愕,悲哀和 候陷交集的表情,目送着我,一言不发,直到阳光照彻的雾霭 诚住了她的身影为止。

一个小时后,我和我母亲。起坐在一辆马车上,我的一个 表兄弟把我们送到城里。整个冬天,我一直过孤独的生活,不 和任何人米往。对自己的画夹子和绘画用具简直选着都不想 石,因为一看兹他我想起不幸的罗莫尔,觉得简直没有权利再 独特的新面法,但一着手,成立短急误别,连自己为此运用的 判断和方法,都几不过走从罗莫尔学来的。和绘画相反,读书 我倒维皴下去了,从早到晚读下去,一直读到深夜。我读的都是 我回人的著作,读书的方式奇怪极了。每天晚上都下决心,明 天一早就把书扔在一边,开始工作,甚至一个伸头一个伸头的段 朝,但是,书本一页一页的翻过去了,光阴也一个伸头一份 头的谁搬了,我确实是店掉了时间,几天,几风,几月是偷绝。 极其狡猾地过去了,好象悄悄地拥挤着,自己偷走了自己似 的,笑着诡得无影无踪,经常使我感到不安。

但是, 春天却给我带来了棉布力的劲拐, 使我摆脱了这种 不愉快的状态。我现年已经过十八周岁、到了应该服兵役的 年龄, 在规定的日期, 必须来到兵营里, 学习一些国防的秘诀。 我在那里遇到好几百名出身于各种社会阶层的青年。大家聚 在一起闹哄哄的,但不久就有一群样子很凶的兵士前来制止 肩膀, 把大家分成几队, 当作组架的原料品维来推去, 折腾了 好几个小时, 才加工成了会格的东西。然后, 开始教练, 各队 初次在各自的上级面前集合。这些上级都是些曾经此咤风云 的老将, 汶财候, 我事先万万没有想到, 在一阵笑声中, 把我的 长头发贴着头皮剪掉了。但我却怀着极喜悦的心情把头发献 上祖园的祭坛,感觉凉爽的微风吹着剪去长发的头部周围,非 做好服。现在我们还得把双手伸出来, 检查手统讨没有, 指甲 前得是否整齐。这次轮到一些正直的手工业工人要大声训斥 了。接着,就发给我们每人一个小本子,这是许许多多的本子 当中的第一个, 里面用奇异的文句和问答的方式说明新兵的 以各和规则,各条据标出号码,即得清清楚楚。每一条规则都 附有篇短的文句,说明理由,虽然有时候说明理由的文句混入 规则本文中,规则本文却混入后面说明理由的文句中,但我们 大家还是专心致志地学得把每句都背诵下来, 认为能把这个 手册的内容背顶如流,是一种荣誉。最后,又努力练习了一下 站着和走几步的姿势,第一天剩下来的时间就过去了,这场练 习是在奋勇和灰心交错的情绪中结束的。

在部队里,必须服从铁一般的纪律,凡事都要努力做到 世

稿 / 民兴,这样做虽然把我从完全自由和独立自主的状态中强 拉出来,这种疾一般的纪律的直接的, 渺小的目的虽然滑稽可 笑, 但我还是以心渴望严格地遵守它, 有几次, 我只是由于粗 心大意而几乎受到惩罚时, 在次件们面前心里实在感到羞耻, 依依们方面心情和我宗全相同。

等创资练得能存衡上体而地行进时。我们流天天到演兵 场上去, 议个演兵场在城外, 有一条大路穿过那里, 有一天, 我 排在大约十五个人一行的横队中,教官在我们前面不知疲倦 地大市喊着口令,两手打着拍子,倒退着走,我按照他的口令, 在广大的海兵场上已经向四面八方来间走了几个小时。我们 的權以忽然来到大路咨访立定,在那几面向着大路停住,教官 站在權以背后, 暂时让我们继续肃立着不动。为的是指摘我们 的丰闆的姿势方面的一些毛病。他在我们后面站着, 在礼法 许可的范围内叫嚣责骂,我们面向大路站着听他训话时,只见 一辆轰移居海外的人们准备好去海港上船所乘的四驾大马车 向这里要来。这辆马车看来供好几家移居美洲的人 搭乘 的, 车上装裁的东西数量相当可观。身强力壮的男人们在马旁边 步行, 马车上支着个舒适的帐篷屋顶, 下面坐着四五个妇女和 几个孩子, 甚至还有一个老人。但是, 没想到尤蒂特加入了这 一伙人,因为我偶然向那儿一望,瞥见尤蒂特穿着旅行服装的 又嘉又能的形象在妇女们中间。我大吃一惊,心里怦怦地盲 牌, 但我身子一点儿都不敢动。我觉察到, 马车驰讨时, 尤些特 用怒 计划了一下兵士的行列。瞥见我在行列中,就立刻向我伸 出双手。但是,就在这一瞬间,我们的暴君喊出"向后转!"的 口令,象着了魔似的率领我们跑步向广大的演兵场的另一端 行进。我一直按照规则双臂靠拢上身,"拇指向外",和大家在 一起跑步,这时候虽然觉得自己的心在胸中好象要转过去似 的,情绪万分震动,却较有比人看出神色有什么可疑的迹象。 等到最后我们遵照教官脑海里变幻莫测的思想产生出来的权 感性命令,重新游过脸来向着大路时,那辆马车闸刚已经走得 很远,想不见了。

幸而这时队伍解散了,我马上离开那里,找个冷清清的地方待着,感到现在自己一生的第一部分已经结束,另一部分从 此开始。

第 九 回 小羊 皮纸 文 书

自从写了以上各国之后,已经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我自 身几乎前后判若两人,我的笔迹早已变得和从前大不相同了, 假我觉得,现在好象是接着昨天写的写下去似的。在一贯对 人生待旁观态度的人看来,走好运和走坏运同样有趣,他为自 已在生活中的变换无常的座位漫不经心地付出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的宝贵光阴,直到自己一生的似水流年终结为 止。

青年时代初期已经过去,尤着特已经离开,在这同时,我 不知不觉地已经临近生活的转折点,当我感到现在就必须完 成自己的美术学业时,这一转折点就以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 现在我得开始走上到广大世界去的征途,天天都有成千上万 的背布走向那里, 其中有许多是一去不复返了。这件天天都 在发生的事情,就我来说,是这样一种情况,在限定的一段时 间内,我还可以不整没有饭吃,专心从事自己的学业,却展盟 着格来有一天福施立生活。

许名年前、我从父亲方面得到的少量潜产、按照扶律规 定,委托被指定做我的监护人的置父管理,虽然他对我的事情 是很少讨闹的。但是因为现在要用这笔遗产供我在依照惯例 选定的差术学校求学,就得经过监护人协议,才能把它变成现 金来使用。这在我老家所在的乡间,完全是破天荒的事,没 有人记得,那些质朴的孤儿监护人曾开会审议,是否准许一个 学美术的青年带上自己的全部财产,离开家乡,真正把它花得 精光。相反他,那里不久以前倒有讨议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一个并没和他们商量就这样做的人。 外号叫吃蛇人。此人家 乡在窗边里得远的地方。从小就在轻率无知的父母的保护下 长大成人, 和北一样相做画家, 曾身穿天鵝绒上衣和瘦脚裤 子, 留着很长的鬈发, 脚上步在踢马刺, 在一些美术学院里 濯来濯去, 直到家产耗尽, 父母双广为止。后来, 他似乎还 曾靠背上背着的六弦琴维持了几年生活。但他用这种乐器也 弹券不出什么有艺术水平的东西。不久以前, 人家看他上了 年纪,把他送回这个村子,安置在贫民救济院里,这里收容 着十几个老太婆、白痴和热情已经冷却的最低级的生活享乐 者, 他们有时呼号喧嚣, 仿佛坐在炼狱里的烈火中似的。此 人过去的历史好象一个渺茫的传说。他究竟有没有才能,学 到一点绘画的本领没有, 这方面的情况, 没有一个人确实知 道,他自己似乎也记不得了。从他的言读举止,容否不出他从 前曾和名学问的人们交往,对一种艺术下述功夫,只是有时夸 耀自己从前曾穿过漂亮衣服。他惟一的本领是他千方百计她 弄到一口烧酒和善于捕蛇,把蛇兔烤塑鱼似的烧熟,津津有除 地大吃一顿。他还把满满的一罐子蛇蜥象保藏七鳃鳗似的加 工保戴起来,准备冬天再吃。这一罐子蛇蜥,他不断地从一个 角落里推到另一个角落里,以防阿住的人们偷窃这种珍贵的 食品,在自私自利这一点上,这些人也是很恶劣的,并不下于 上等的享乐者。

这种怪物只要来一个就能祸害整个地区,使所有的人心里都对艺术家产生反感,所以,吃蛇人恰巧当我现在前来列席上述协调会议时,来到了村里,这对我也非常不利。我正在路旁对着去年生的一棵形状象易普尔①战场上的死神似的大鹅,在小本子上写生。这汉子肩膀上扛着一根上面挂着两条无蛇的树枝,来到我照宵站住,眼看我得了一会儿,好象想起了什么滑稽古怪的事情似的,就看牙微微笑了一笑,揣了摇头,投腿就走了,当时,我觉得,这双子本人就是个恶魔。他穿着一件板是右锅色的、已经破旧的长上衣, 钡扣一直到上面全和 着,光着脚趿拉着一匹已经褪色的绣着玫瑰花的拖鞋,头上做着一顶奥地利兵散的便帽。他拖着脚步扬长面去的姿态,今天还浮现在我眼前。

这个怪物的形象显然在那三四位以评议员的身分聚会在 桌子周围的村长的头脑中作祟,他们一时都带着谨慎和好奇

① 易普尔(Ypern,法治为Ypres),比利时西部城市。

的表情注视着我。原来, 可父认为, 最好亲自把我带来, 介绍 我一下, 以便在必要时, 我可以对他的读话做补充和更详细的 被明。但是, 我觉得, 付长们放上或情, 就象料到一种讨厌 的事情八成儿要出现, 心里说, "我们可麻烦了!"的样子。几 年以来,一到夏天, 我被在田野和森林里游玩, 时而在这儿, 时 而在那儿女开白亚麻布伞面领儿, 这种情况, 他们大强已经看 在职里, 感到宗奇, 而且觉得他们这个地区并没有因为我面画 几而特别驰名, 也没有外地旅游者前来游览这个胜地。 至于 我都自己这种奇怪的手艺能不能真正抱点钱糊口, 因为没有 人向他们提出什么要求, 他们就曾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现在 这件事惯别真面上来了。

勢欠把问题详细说明后,村长们起初态度非常慎重沉默。 據都不超先暴露自己没有头脑和腿光,或者显得是对自己不 他的事妄知鄙薄的人。但他们心里对这一点都非常明确,这 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财产,日前象拉赞赌在亚伯拉罕所怀里 一样,安全保存在箱子里,在一定的那间,勢必实实在在地化 为乌石。他们都很快地各自根据自己的情况和性格,考虑应 该用这笔钱做什么。一个打算买一块可以饲掉则买一块地含 场,将来可以作为遗产传给予孙。另一个计则买一块地的 好的葡萄朋,甚至在气候是不倾的年份,这块田里出产的葡萄 还可以顺成相当好的葡萄酒。第三个心里想把一条纵贯 起 好的葡萄品,甚至在气候是不倾的年份,这块田里出产葡萄 已 田地的道路的通行权从邻居于里买过来。第四个,也就是是 后一个,寻思这个小羊皮低证券,是古港的有价证券,必定是它 包下。当他们用自己的尺度,这样商法要抗您还来较频,福商 田、道路通行权和小羊皮纸有价证券,来换取眼睛看不见的 东西时,那种东西就越来越具有看得见的具体形象了,但这种 形象却又似乎是一种能无缥缈的雾,一种触拔不透的烟霭,于 是那个年岁最大的人能有了勇力,先轻轻地干咳嗽了一声,然 后大胆说出了自己的重重疑虑。别人随后也一个接着一个地 设加了自己的都虑。

有的人说, 拿自己手里仅有的一点可靠的东西, 來換取一 神毫无把握的东西, 似乎不是可取的办法, 因为我能否达到目 的, 真正学会自己希望学会的东西, 是完全没有保证的。 在这 种情况下, 现在就假定我没有这笔钱, 自己另想办法应急, 这 种做法也许更聪明些。这样做, 将来一遇到生病, 急需或者贫 图的时候, 就立刻明白这笔钱的可费, 而小心遇慎她去使用 它。

有的人说, 自己还听说一些杰出的学者或者艺术家早年 就单枪匹马走进广大的世界, 不得不靠自己辛勤劳动维持生 悟, 同时还得学会并且提高自己的艺术, 而且听说正是在这种 情况下习以为常、坚持不懈的勤奋努力, 彼这种人一生受益, 获得极高的成就。这一套大道理, 在我有生以来这很短的十 几年间, 现在号第二次时, 依然受得很不顺耳。

呼议员都坐在一张圆桌周围,面前都放着一杯淡薄而略 带酸味的葡萄酒;相反地,我作为评议的对象,单数坐在一张 长泉旁边,长桌一步儿都运门口,那里光线暗溅,看不清楚。吃 蛇人已经淌进来,在这暗暗的地方脚着,我却是无线比较充 足的上席,面前还放着一个照深红的葡萄酒。这确实是非常 失键的,虽然这种边糖者任在科龙房的女情难觅身上。是她把 葡萄酒放在我面前的,我当时不够谨慎,没有拒绝。 舅父和评 议员们坐在一起,他对这些农民说,他因为有点胃病,所以喝 我面前放套的那种伯茹诱

那些农民中有一个人把自己带着的一小块白面包看得象蛋白杏仁嫩果一样,掉在桌子上的面包查儿,他都用手指尖一点一点地组心捡起来,好象检金粉一般,这个人在接着发点,他并于这个问题完全外行,但他确实也觉得,如果这位青年人不报都这笔小小的遗产,却在跟母亲一起生活的这许多年间,已经学会一种手艺,用世界上最简便的方法积蓄下目前高要的这笔钱,那是更妥当了。那样做,现在就已经为将来被厂样命,因为,谁及时并成为体本,做任何工作的有值如何的好习惯,就再也不全无掉这种习惯,就像此的客人一样,能够随机应变。这也是一种已好的技艺,这早学会它越好,所以,他想干脆功我,现在就带着一小笔放表,怀着自食其力的决心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出去漫游。他说,以往这许多年,想必我已经学会什么本领了,奠非不是这些错误。

这个问题提得又正确又不正确,大家听了以后,都扭头向 我这边看。吃蛇的人已经从半明半暗的地方逐渐 讀 到我跟 前,目不转睛地盯住我的葡萄酒,同时侦察协商的情况。结 果,红葡萄酒,吃蛇人和我三者也都被人注意起来,当我意识 到会场上出现了意味深长的沉默场面时,我感觉自己脸红得 象面前的葡萄酒一样。这种高级饮料是我不能虚遗蚀和不知 像值俭省的证据,我旁边的问行是最份生活针划喻战的证据, 因且这些证据都非常明确,所以没有人感觉有必要再补充一句。 所以,大宗把闯进来的吃蛇人赶出去后,还沉默了一会 儿,真没为了虚糊浅的小帽重新摆得起来。随即是言。他说。 不能象村长先生所讲的那样去考虑这个问题。那样做,就好 一个农人把一斗谷物不用来播种,宁愿保藏起来,以各荒年 来到,在这同时, 母去给人家打逛工。俗话常说,时间也是金 锭,强追一个育年人历尽多年的艰难图苦,来学习一种只要迅 避投入一小笔遗产就能使她在较短别问学会的东西,这样做 是不对的。对于这笔遗产,歌们并不是没有计划的,而是压根 人工就指望在适当的时候使用它。此外,大家也可以听一听外 切自己的想法,外甥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

主席随后就允许我发育。我怀着一半羞怯、一半气愤的心情,说了一些大话。我说,美术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的、美术学生可以象其他手工业已经出廊的工匠那样摄飾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的时代,早已冲去不复返了。如今每年也没行这种个价段心的循序渐进的学习制度了,如学者得单凭一件情心创作出来的处女作,就能自己独立生活才行。但这只有住在一个美术城市才能做到,在那里不仅可以看到各种美术习作所需要的范本,还可以从许多同行的艺术家互相竞争中得到教益,最后,又能包自己做的来找到繁荣幸福之门。走到该过行前,侧下来一原不振的,是改有资格进去的人,是心灵没有天才的种圣火焰的人,侧如,方才看到的可怜的吃吃人。其他为人却大胆迈进了说道门,迅速成名,过上牵辐生后,结果、不少生葡萄田或者一块排城等的的报酬的美术表,还是这些人一块葡萄田或者一块排城等的的报酬的美术表。还是这些人一块葡萄田或者一块排城等的的报酬的美术表。还是这些人

当中比较平庸的呢1

警良的乡下人由广容易相信人言,听了自信心很强的人说的大活,难免常常耳秋心情趣来,所以,我说了选藩强以所, 特长们即使投有感到厌烦,心里也动擂了。会上一时又出现 了冷场,大家对于方才听到的话,只简单地咳嗽了一声,请蘅 啾咙,接着,会议主席忽然说,希望别父作为照护人表明态度, 是否坚持自己提出的建议,因为这件事归根结底在男父的议 银之内,而且他也悬遮于做出最后决定的人。贸又至复了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不带着被去覆游,这是必要的,但是,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不带着被去覆游,已上就干脆自己没法概 口,既没有考虑过这样做,而且外甥也不适了这样做。假如设 有这笔财产,外甥又根本是个父母双亡的孤儿,也没有什么朋 友的话,那他相信,外甥是一定会以大无畏的勇气听从命运安 并令致甚极。

会议主席普遍征求其他村长的意见,他们都回答说,已经 根据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发表了意见, 爱得没有必要特别 反对这件事, 尤其是因为大家都愿意相信这位被审议的受监 扩入先生的天资,勤奋和遵德品行,但他要想迈进紧荣幸福之 门,当然还得暂时去掉无论坐在什么地方都要立刻喝点好值 程衡的习惯。

对于这句暗含讥讽的话,我忍气吞声,登之不理,会议做 出发给我这笔小小的遗产的决议,并把决议记录下来,由舅父 和大家一起答字。

保藏受监护人的有价证券的柜子,由于别的事情需要,已

经运到这几米,各位当局声育,最好现在立刻取出这份遗产, 这样一来,大家就可以一劳永逸地了结这件事。

于是,把锁着三把锁的木柜搬到桌子上,会议主席、会计 和书记各自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 播进相应的钥匙孔里, 水 心爆骤他把钥匙一转,把柜子打开。开开柜子等几一看,具具 孤儿寡妇们的财产包裹,都挤在一个犄角儿里,好象一小群羊 似的,这是撒柜子时颠簸摇荡的结果。"这个柜子里过去已经 有许多人的命运出出进进了("书记开始念这些包裹上的标签 时,说道。这些包裹不全是妇女和未成年的人的财产,也有一 些是囚犯, 浪荡人和精神病患者的财产。最后, 他看到一个小 包裹, 念了念上面的标签, "已故卢道夫的遗孤亨利·雷," 然 后递给会议主席。这位主席从小包裹里取出一个颜色已经发 黄的古老的羊皮纸文书、上面挂着一个半破碎的灰色的蜡印 章。他戴上铜框眼镜,打开这个令人肃然起教的文书,手里拿 着它。眼睛离得远远随着。"写成这件文书的做方法院书记。 也已经不在人世了!"他说。"这件文书的日期是一五二九年圣 45丁节①, 是一件可靠的古老的有价证券。"一面说, 一面用严 **肃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但他的腿镶是具适于看书时戴的老花** 镣,所以他看我时一定觉得非常模糊。

"三百年來,"他接着说,"这件令人肃然起敬的文书就一 代传一代,每年都要生五分利息呀!"

"假若我们真有这么多的利息到手,那可好啦,"别父为了 分散人们重新集中在我身上的注意力,笑着说,"我外甥拥有

② 圣马丁节(Martini),在十一月十一日,

这件文书,实在才只有十来年光景,离现在不到四十年前,这 件文书还属于一个修道路,奉命时期,修道路院长把它卖了。 我们根本不能这样计算利息,这样计算的话,就和人们总说, 这三个老人一共活二百七十岁,或者那一对夫妇是一百六十 岁聚种穿法一抒情设!不,那三个老人都一共只有九十岁, 那一对夫妇都是八十岁,因为他们有生以来度过的年月完全 是同一的年月鸦。所以,这位年轻的美术家如果卖出这件文 书志求学,他花游的并不是三个世纪的利息,而仅仅是卖文书 所得的那一笔铁而已!"

这些人当然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因为他们每人的田庄 都有这种不能偿还的古老的债务, 都把自己看成交付这一切 永远付不完的利息的人, 所以就把一个一个不断更换的债务 人家债的手, 也看成永远存在的东西, 并且认为我这件文书具 有一种神秘的, 比它的实际价值或的价值。结果, 最后我也 感到这次评议的强要性, 这种感觉沉重地压在我心上。我看 到自己是严肃质问和法律程序的对象, 认为自己并没有犯什 么辈或者想犯什么罪, 却觉得自己既是被告人, 同时又是负债 人, 所以怀着加信的慈心, 努力从这种不自由的境地解脱出 来。"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自由!"美术学生谈到市侩腈人 时文样说,并没有意识别他自己并开始认识何语自。

第十回

骷 髅

这件古老的羊皮纸文书以相当有利的条件索给了一个收 数议类文书的人, 我启题的日期确定就在眼前了, 四月最后 一天正好是个屋期六, 汶天, 我为拾起要携带的行李来, 我们 的起居室里因此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忙乱要象, 我母亲情绪 也激动起来。一个装着我在今为止的可疑的绘画成果的大纸 夹子, 已经用油布包好, 靠在墙上, 至少可以使人觉得相当重, 感到几分安慰。屋子正中放着一只敞开的旅行箱子, 是一只 枞木浩的箱子。我已经把要擦带的书都一本一本的 襟起来。 放在箱子底, 还用这些书筑了一个坚固的抽牢。以便把一具骷 赞安全地保湿有箱子底。近来。我一方面用次具骷髅作我的 工作室内的装饰品,一方面又用它作开始进行人体研究的标 本, 这种研究这次实际上进行到下颚部分就结束了, 所以我暂 財員過得出各种並得的名称。这具點點是我在一个募集的角 落里发现的, 大概是摇蕊人因为它很完整就把它放在那里了。 原来, 议是一具年轻的男子的骷髅, 牙齿还都完好无缺。 附近 有一块已挖塘的倒在地上的古老的墓碑, 是大约八十年前建 立的, 上面刻着当时死去的阿尔伯图斯·崔汉的墓志, 虽然 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这具骷髅是这个姓崔汉的人的骷髅,但我 还认为这是事实,因为根据一家邻居的手抄本家吏,崔汉这个 姓氏县和一个极其腐存古怪的小故事联系在一起的。

就可考的线索来说,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在亚洲度过了 许多年非且死症那里的姓祖汉的人的私生子。那个眼他生这 个儿子的看兰女人,先前还跟一个如今已经下落不明的人生 了另一个怎生子,名叫希罗尼姆斯,她对他比对小组设更爱。 老批汉因为爱她,听了她的劝说,把这个叫希罗尼姆斯的孩子 定为法律上的养子,却迟出没有和这女人补行婚礼,也没有追 认自己的孩子阿尔伯图斯是亲生的儿子。那个被收养的样子 知下落,最后,老祖汉和殷他同居的女人不久相继去世,没有 他来校的阿尔伯图斯就独自守着这无主的家和财产,他毫不 迟疑魅以巧妙的方式顶着了唯一有继承权的养子,老人挣来 的财产,他能猜到多少。然后急速离开这块亚洲旗 压做,而往自己交响的致乡。

因为他先弟曾梦见他的同母异父的哥哥淹死在海里,而且着来坚信自己梦见的事,所见他对自己这些行为,一点双感到良心的资备, 虽然他一到自己还没来这的这些父亲老家所可的成功,就依据地隐瞒了自己的身分,用带来的文件作为证据, 實充希罗尼姆斯。他买了一所资款的住宅。里面还有消粉的, 贯心悦目的花园, 他在国中走来走去, 颇有绅士的风度。他一到这里, 邻居们当然都用好奇的目光注视他,但他没有理会, 只是当他把家里布量好了以后,邻居们才象海岛上的土人海新出现在漂流到那里的旅行者而前一样, 逐渐活起起来。商人们说, 这个索搬到这里的人拥有相当多的、来路正到的收入和投资,并且把这个精息传开了。于是,他在街上走到一些地

方, 前已经有人向他亲切做打招野, 一出现在窗子阳前, 看一 看天气、他住的那条街另一侧那些和他的住字对过具的人家。 就不只一个窗口有人探头探脑, 向他议访望。在一户人家的 狭小的凸肚窗显前,有一个年轻的女子背向着街坐着,整天纺 线,从来不回头看,他也就没机会看到她的脸。他因为是风流 种子,天性多情,所以他就暂时凝望着纺线的女子秀美的背影 和她低着头的妩媚的姿态, 除恋不舍。但是, 有一天, 他正在 自己传宅的另一头儿的花园里, 心里回概纺线的女子的样子。 突然听见一个妇女的声音喊科奈丽雅议个名字, 接着, 邻居的 花园里就有另一个人的声音答应。以后的几天,这种情况又 出现了几次,结果,阿尔伯图斯·崔汉忘掉了纺线的女子的背 影,爱上这个看不见的女子科奈丽雅的美丽的名字了。原来, 她在素馨花从排成的一道墙后面站着来着。但是,素馨花的枝 子容然分开了,一位女性的债影,穿过一道先前没有看见的小 耕栏门儿, 向他的住宅走来, 汶时, 他够多惊讶呀! 原来, 包括 那家的花园在内的那一所住宅、并不和他的住宅在同一条街 上,而是在同一街区的另一条街上,这两所住宅的住户,自来 就有为一定的目的和在一定的时间穿过对方的花园、院子和 大门的权利。

这个女子并不美,却是个生来就有一双含笑的明眸、身材 苗条的女性,她站在他面前,看出他的惊讶的神情,就向他说 明两家都享有穿过对方住宅的通行权。她对他说,他一定也 有一把开小银栏门儿的钥匙。他拿来一个装着各种旧钥匙的 匠子,她帮助他找出了那一把开小锅栏门儿上的锁的钥匙。她 用纤纤的自手描试效把钥匙时,他用弯饱的目光细铜打量她 的癫激的身材,由于衣服很纯,她的身材几乎使人觉得又灵涛 又主脚, 形在, 抛出直接叫他的名字向他问候了, 还告诉他, 自己的名字是什么。原来就是那个好断的名字科奈丽雅、接 着,她就说出了自己的来意。她用客气的口气说,她想洗半年 以来堆积的许多该洗的衣服,需要大量的水,要求按照有契约 为根据的惯例, 行储施的权利, 在他的院子里的水量丰富的水 井上, 安装一根活动的水管干, 通到她的厨房里, 把水引过来。 颐尔伯图斯用司总客气的口气, 请她随便安装, 所以, 科奈丽 雅一示意。几个洗衣妇就立刻带着木制的和白铁制的水管跑 来,把水管安装在一起,搭成一条悬空的水道,然后走进她们 方才走出的湖木从里,看不见影子了。科奈丽雅鞠了一个朝。 **然后也穿衬灌木从溜回家去。崔汉先生孤零零地站在自己的** 甘善的水井的水管旁边, 根不得阳地一起走过去。 们是, 第二 天, 那几个洗衣妇又出现了, 她们把水管子拆卸下来, 给一个 身材高大肥胖的妇人让路,这时,她正从小栅栏门儿里挤过来 了。这个妇人是一个他人得到安慰的实例,说明亭亭玉立的 海小姐们如果营养好就可以发福;因为她说出,她就是那个名 字叫科奈丽雅的姑娘的母亲,说她女儿不敢为一件不方便的 事再来麻烦邻居先生。因为不见得整天有太阳,所以最好把洗 完的衣服一次全都晒干,这又得经崔汉先生许可。把一部分 衣服挂在他家的花园和院子里才行。她说,从前好象也这样做 过, 虽然这并没有成为一种类似安装水管权那样的地役权, 这 件車理当征询意见,请求惠允,所以她就亲自来了。阿尔伯图 指一听议话大真过望,马上答应了她的请求,那妇人对此表示 感谢、随后就走了,这时,那位小姐却率领着几个提着篮子的 洗衣妇,从套凳在从里走出来,她自己愈着缠在一组出栖上的 脑衣服用的绳子 不过, 恶抑缩子缴在附前的样子 執子和補 枝上, 即使神极力胜若磨,她的身材也不是外外都够得着的。 自然,阿尔伯图斯提施帕什,曲图器弯曲老来走去,把绳子排到 各外、缩稳结定的、科森而雕却缀在他后面, 把曲插上缠着的 缩子请续放开。她这样做时,姿态十分优美可爱,年轻的崔汉 看了这种轻盈的体态, 热情高涨起来, 走来走去地绑绳子, 于 得非常起劲,以至这儿踩坏一棵莹罗兰,那儿踩坏一棵石竹。 等到开始把洗好的衣服挂在绳子上时。他还是没有一点男子 汉气派,依然待在花园里不走,又帮着提篮子或者在别的事情 上搭把手, 那位小姐亲切地说, 拿到这里来的都是自己的最好 的衣服, 把比较旧的衣服 探留在自己家里了, 以免晒在别人家 的院子里显得太寒躁。于是,整个院子都挂满了她的衬衫、长 袜。 即由和睡帽, 可巧刮起一阵凉爽的微风, 这些雪白的东西 就肆意飘荡起来。大家七手八脚才把这些迎风飘扬的帆状物 稳住了。

干完这件工作后, 並沒怀着异常數為納心情。回到自己的 房间, 从窗子里不断向外面千姿百态的花园中张望。 選在那 建沒有一个人了, 四处静悄悄的; 只有那些女衣仿佛风神附价 似的, 轻轻地來回飘动, 皮出黎率的声音,忽然一阵风把它们 卷起来, 吹得雪白的长袜象幽灵的驅似的四下里踢蹬, 一项羽 跑了的女帽, 已经象小气球似的飞过屋顶去了。 阿尔伯自 類: 提议现在心里已经觉得, 这些东西比自己的皮肤离白己 例体还近, 担心被风制走, 急忙又跑下楼来去抢救。他奋勇和 风湿波一场, 但是长来打在他的耳朵上, 对衫在他的蓝袋周围 數務, 遮住他的眼睛, 他制服不了猖狂的亚麻布, 后来妇女们 等着走过来, 才把这些造好的衣服收拾在一起了。

几天以后, 女邻居家为了他的感情厚谊, 正式激遣他夫曦 咖啡。他第一次走进邻居家的花园, 发现那一排墙一般的套 骤花从后面有一个小厅堂, 里面摆着已经铺上台布的桌子。太 士和小姐招待仙十分殷勤, 幽空咖啡后, 还清他到楼上房间里 去學、并且清德數了一本權驗饭、他当然答谢这样的感觉招 待,由一个年岁的厨验帮忙,尽自己所能,好好跑回请了这两 位女邻居。总而言之, 两家来往马上颖锋起来, 小姐和阿尔伯 图斯·福汉身边都经常带着开小栅栏门儿的钥匙。不久。母 亲放计女儿独自和这位外客在一起,他们俩沉浸在上百次倾 诉衷情的交谈中。科奈丽雅向阿尔伯图斯问起他过去的一切 经历或者遭遇来;对于她这种好奇心和同情,像却感到光荣和 幸福,为了报答她的情谊,也可以说为了表示自己的一片真心 诚意, 他把他的家世, 财产情况和他那件最后的秘密统统毫无 保留地国白告诉了她, 只是讲到这件秘密时, 他说, 他那个不 知下落的同母异父哥哥是真流死了,而不说是自己梦见他淹 死了,这一点和事实有出入。

这两人新结成的女谊不免引起满坡风雨,人们都认为, 他们确已经订婚或者至少是最近就要订婚。情郎清缕接到的 几封置名信向他证明了人们有这种看法,这些信就他准备和 该你小姐订婚。母, 向她想出参告。

信里院,这两个女人只不过表面上象是家境富裕的样子, 实际上是一无所有,或者,要说有的话,也只是有好借钱的习惯,借钱之道他们确实精通。她们总选定思想高尚,守口如概 的人作她们的牺牲品,遇到不得已的情况,她们有时也让第三 者吃亏,借这个人的龄, 归还一部分债务, 她们善于通过这样 的办法,便人们每次都不把借战的事说出去,不管怎样, 反正 这件事是个公开的秘密,自己不能坐视这样一位连名门世家 都愿和他来往的优秀的同市公民奔向毁灭的深渊, 因为,一种 恶习存在之处,第二种和第三种恶习必然不远,缺钱是万恶之 结始, 欧此以外,自己不概互参股什么。

阿尔伯图斯读了这些信以后,心里既不难受,也不生气。 却洋洋得音, 因为他觉得这些信都是嫉妒的表现, 既然難论认 为结婚是很有把握的和临沂腿前的事, 这些信贷表明, 只要他 一表态,婚事就成了。他受温柔的同情心推动,希望信里所说 的两位妇女穷困的状况是事实, 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自己就可 以作为動助者對於和和铱躺在聽習戴德的爱人怀视里了。他 甚至还考虑到万一她们直需要稍多的钱的情况,为此他立刻 制定增加自己的财力来应急的计划; 反正他本来就打算利用 自己所掌握的有关东方贸易状况的知识。非常方便而又慎重 地开办一个商号, 开始进行一种适合自己这样年岁还轻的人 的活动。受这些思想驱使,他情绪激动,在起居室里踱来踱 去。春头并进地把做生意的计划和未来的光辉图景粗略地设 想出来, 这时, 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有势力的保护者和敷助 者,一个浩福者和伟大的创造者了,这种感觉使他越来越头脑 发热, 卧高气扬。为了在这幸福的被浪上休息片刻, 他站在窗 子图前, 偶然看见那个他现在已经完全忘掉的纺线的女子走 到对过几人家的凸肚窗子殿前,这纺线的女子在纺车旁边坐 下之前, 也偶然看见他了。她刚刚象往常那样扭转身子, 把他

常常看见的背背对着他,就又回头整他,这次对他蹦详了很长的时间,把他方才象电光一闪似的瞥见的神秘的面孔,安详地正面向着他。这副面孔几平可说是心软的,下端是美丽的小巴,赛你一面几与其说是血肉构成的,不如说象刻在白象 好上的小画像,只是嘴如同含苞来放的玫瑰花萱那样微红,看起来似乎比那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小得多,这副秀丽的面孔围着铜粽纱头巾,令人感到奇异。最后,她又扭过脸去,开始爱纺车纷线;但似乎已经觉察到这位邻居的眼睛一直盯着她。随即站起身来,走向房间尽里必的幽暗的角落。她开开那里的门,穿过一道被夕阳照明快的走廊,最后,她的身影象幽灵似的清澈在那边一片朦胧的暮色中。

阿尔伯图斯头脑里方才福现的种种计划和空中棱隔,也随之谓消云散,或得好象不是过了几分钟,而是过了百年之久 他的,这时已经把那一切计划和设想点全忘掉。他伫立着向对面凝壁、那里宿染着天空背景的少照渐渐耐除下来了,那个房间被肾黄的春色弥漫,到最后就和他自己所在的起居室一样一片漆黑了。只有方才看到的那一双神秘的眼睛还在他的脑,每里放出刺刺的光芒,并且在夜晚睡梦中还能够下去,一直到明星在天空出现,星光一定照着他的眼帘了,因为他醒来一睁眼,就看见这颗星了。原来,他刚才做梦来着,梦见起飘星了。原来,他刚才做梦来着,梦见已醒和那个不相误的幼绒的女子中间,越铜都已和他正式给婚,成为他去不清明,就是一种一次惬意和值得数变力他表示。但一段路游战住一个,就绝们横在怀里,她们对他表示。但今要先,他一只路游战任一个,就绝们被全不动的演都在从像的安安的的接身,所以一直象空气和效益不动的赤雾花丛似的安安静的情境,所以一直象空气和效益不动的赤雾花丛似的安安静

热油坐在那里, 不料, 那个纺线的女子突然站起来, 以无法形 容的妩媚姿态,给他弟了一个眼色,要他跟着她走。但县,和 奈丽雅紧紧抱住他不放,他动弹不了,只得眼巴巴她看着她顺 着一条漫长的林荫路飘然而去,手里举将一盏明灯,匆匆走过 时, 灯光把路旁的树木一棵接着一棵被野喜, 随后又把它们抛 在茫茫的夜色中。最后,她的身影被青凰的夜幕流往,看不见 7、只有那条灯还悬在夜色中。 议参灯原来就是他醒来一陷腿 就看到的启眼吊或者金星。他心里充满了无法忍受的渴望。 迫不及待地盼望适当的时机到来,好详细打听这位不相识的 女子的情况,并设法接近她。说来奇怪,他首先就拿起开邻居 科奈丽雅家那个小栅栏门的钥匙,把小门一开,悄悄地溜进 去。清早登门拜访那两位妇女。看见她们正忙着势几只旅行 箔, 些到一个小小的矿泉疗养地去住一两个星期, 已经等待着 每年涉嫌们去那里的旧出和马车来到门前、推汉一间起纺线 的邻家女子,科奈丽雅登时把工作暂停下来,在一只箱子旁边 職着, 朵朵地看着他的面孔。"那多半是阿芙拉·齐格尼娅· 麦路芙特!"她与其说是惊讶毋宁说是感到意外地答道;因为 施以前心里就觉得奇怪, 怎么他似乎还不认识这位差得出奇 的美人。但她一觉察到,他嘴里重复刚听到的名字时眼睛闪 据着喜悦的光芒,她就打断他的话,突然邀请他问她和她母亲 一起去疗养地。她飞红着脸接着又说,如果他对这个女子感 兴趣的话, 路上地可以把详细情况告诉他, 再考, 据地所知, 这 个女子几天以后也要到这个矿泉疗养地来。 和朋友 们聚 会。 翻时,他就得到最好的机会,在自由变际的场合见到这位美人 **转且和她认识了。听了这番话以后,阿尔伯图斯立刻跑回家** 去, 象来几件行李, 一个小时后, 他和这两位妇女一起坐在他 行马车里, 听见她们说, 这位阿芙拉·齐格尼娜·麦路芙特小 姐原来并非出牛在这个城市,而只是议家邻居的亲戚,因为父 母双亡,近来才寄居在这家的,而且现已被人看成信女和女圣 者, 甚至传说她八成儿已经加入夕秋叫做赫恩胡蜂兄弟会① 的新教教团。说了议署话后, 科奈爾雕和她母亲仔细观察崔 20 先生脸上的表情,看看所讲的这些事实是否对他起到了她 们所希望的恫吓作用。但是,他沉浸在甜蜜的冥想中,只是更 加神情恍惚地向前呆褶着;他倒觉得,方才听到的话使他看到 了自己能享受某种迄今未知的幸福那样一种 令 人神 往 的 前 最。一到矿泉疗养地, 他那两个女朋友, 为的让他散心, 立刻 拉他到一群在矿泉疗养物体素的快活的客人中间, 还另有一 小群衣着朴素的具人和专人。

不和这些客人在一起休養。

不 论这些安静的客人在哪条路上散步,低声交谈,他总被她们俩 带到别的路上去, 结果, 那个名叫阿芙拉·齐格尼娅的女子某 一天晚上点来了,他也不知道,第二天一早她和那些宗教家中 间的两个人一同去上旅行马车, 他才发现是她。 刚看到留在 这里不走的人表现出庄重却又真挚的友情, 簇拥着她给她说 行的情景, 车轮就已滚动起来, 不久就消失不见了, 那些斜在 这里不走的人,象办好了一件自己极其关心的,诊重的事情的 人们似的,脸上带着虔诚满足的表情从他旁边走过。"这亲爱 的孩子可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啦!"他听见他们说,"她可要得救 前,不久途要在主於龙閎用信先保游前!"

前規則每元第会(Hermhuter Bridergemeine),一七二二年在轉題期 待(Hermhut)建立的新數數圖。

听了这些话以后,他产生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感趣,为了弄精自己方才所见所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怀着著简的心情, 总忙去找那何位亲切的女友。她们微笑着告诉他,这件事观 在到处都在议论,据说,这位阿芙拉·齐格尼娅为了加入赫思 胡特兄弟会,并且在那里度过一生,已是到萨克森去了。"这 就是我梦中所见的情景嘛!"他对自己说,"迪举着灯从茫茫的 跟夜中向荧荧闪耀的启明星走去,我可不让这个科奈隔糠把 敢输住,这定去要服务她事。"

他故作镇静,又在矿泉疗养地待了几天,接湾,一天大清 旱,他就不辞而别,返回家去,把有关财产的事务托付给公证 人,把家交给厨娘照管,自己也备好旅费,然后悄悄地离开那个 城市,去追求梦中的幻影。但由于对秦西各国的地理不熟悉,又 不履把施行的目的泄露给任何人, 所以, 走了一些冤枉路后, 才到了赫恩胡特地区。起初。他在这个虔诚笃信的人们聚居 之他的問題帝國子、越来越走近那里,最后國进去,极力申请 加入他们的数团。因为存他的外貌和言谈、眼神和举动上,都 看不出他和他自称希望达到的目的有任何相近之处。也看不 出他对于这方面有什么知识,整个样子却象一个抽笨的难以 得赖之徒,所以人家就用惊异和猜疑的目光看他,问了他几个 问题之后,就拒绝了他的申请,让他离开。他心里很难过,犹 犹豫豫地站在那里,甚至为这次旅行徒劳往返而不由得泪证 汪的,这时,有一队未婚的妇女从他旁边走过去,末了那个就 县阿芙拉, 齐格尼娅。她一瞥见他, 她就似乎认出他来了, 或 者似乎在回想,自己在什么地方已经见过这个男人,因为她站 住腳, 对他细细端详了片刻, 他马上利用这个机会, 低声下气 地招呼她,走到她跟前,结结巴巴地坦白说,他因为热爱她,才 眼在她肩面到这里来,但是他提出的入会中毒,却遭到拒绝。 他变得,她听了这话,脸上琥油既似好面又同情的妩媚表悔。随即 用燃饥却又慢耳的声音说,他爱上帝比爱凡人更为参娶,但 还是要设法不让他遭到拒绝,他可以在旅馆具再等一两天。 设了这话,她就面带着又温柔又庄重的表情,向他招呼了一 下,然后追上她的姐妹们,跟她们一起走了。第一天,陪早,就 看因为他由于心里又充满了梦一般甜蜜的希型而显得半,稍 做虔诚矣,或者因为麦路英特姑谁施加了重大的影响,反正好 果先,他接往约为在今段中的会员,参加新信徒的最低的班 果先,他接往约为在今段中的会员。参加新信徒的最低的班 级,但人们认为,他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之后,但是比较 重要的事命但所这个方法,但神意能有直接表达的余处。

如今他必须字·J以正确的方式關读、拼為、唱談、必须谦 虚盛族。安静動旁,首先是要细想自己事孽深重的恋惨境地。他 包因为对于这一切都没有感到丝毫内心的要求,心里只想卷 那个他自以为是他的意中人的阿芙拉,所以他就觉得这是一 件非常困难的事,每天他的目光和言语都暴露出他的不信教 者的本性来。他只能在做礼拜的会上远远地 望见他的 意中 人,在这种场合, 她感染在未婚女子的行列中,他则在独身另片 别,看他是否还在那里,总是用那一双如同儿童的眼睛似的人 跟瞒去强地,这一双眼睛在初次相见时就已经突如其来她打 动他的心了。于是,他每次都重新数起勇气,继续从事修道事 业。但是总没有什么成就。所以, 过了几个月后, 会里的兄弟 们不想再浪费工夫促使他觉悟。而真正采取了询问神意的办 法。在一次为决定几个周米问题而举行的能重的会上。神秘 的蜡烛带带闪光, 祈祷吉和歌声响彻整个会场, 他一直单独踏 在地上,最后被人提到签简旁边,在肃静无声的气氛中抽了 答。抽签的结果对他有利、决定让他进入受考验者的较高级 的班。现在他又回到教友们的队里坐下来,情绪异常激动,忘 了唱歌和祈祷, 因为, 这时一位去讨许多国家的, 很有声视的 传教上正版在阿尔伯图斯·崔汉方才搬着的地方。 大家又开 始唱歌和祈祷了。关于这位传教士,要决定的问题是,根据他 的坚决的志愿, 让他前去接管一个气候极不利于健康的非洲 传教所,还是根据会众由于他体力相当疲惫而提出的要求,让 他安心在一个空气比较有利于健康的地方工作。结果、神意 符合他的执规, 他随后就又回到原他跪下; 全场又临起歌声。 厕尔伯图斯, 弗汉在汶园时已经稍微位静下来, 就利用会众 执情意欲的机会,纵目寻找他还一直没有见着的阿芙拉·齐 格尼姆·麦路英特的信影。只见她常坐的坐位上并没有 她, 因为她正静默着跪在那位传教士身旁,阿尔伯图斯眼睛东张 西望, 不意在那儿发现了她。原来, 她要决定这个问题, 神意 是让她作为传教士的妻子, 眼着他到炎热带凉的沙漠里去, 还 是认为她这个人母宁说为人太文雅娇嫩,太富于内心生活,太 高唐,不适于去那样的独方。但她被带到答篇跟前一抽签,结 果她也如愿以偿,当她和自己选中的对象手拉手飘然而过,立 刻去订婚时,她那一双素来神态娴静的眼睛,放出炯炯的光 芒,为这样一件尘事流露出一种几乎有点过于热烈的喜悦之 信。

阿尔伯图纸坐在那里。目瞪口呆。而无人色。只是由于连 舒一口气或去収以一声的力气都没有,才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开完整个会以后,他蹑手蹬脚地悄悄几溜上床去,度过了可怕 的一夜。他作为蔡无教养的无知的人所怀的自私自利思视象 一条镰在他身上的舵似的, 几乎要担他的心勤死了, 在汶园时 总看见阿莱拉姑娘手拉着那位传教小型伙而去, 原来, 在那场 骗人的梦中看见她手里会装的灯。就是这个男人哪!第二天 早禄,他宽面时,形容憔悴, 怙绪低落, 人们就认为, 这表明他 **额然悔悟的时机已经成熟。为了让他发入一种振奋精神的活** 动和工作中,就指定他做另一位即将高程去格陵兰、拉布拉 夕① 吴尔米立地区②各估数所的估数上手下的助手。他毫不 拉拓地挖附人家的音思为此寒作好准备。再准没有能够见着 阿芙拉姑娘一面,就随着那位作为自己精神上的导师的传教 土壤开议里了。 她具寄给他一本装订得很精美的厚厚的小书 作为纪念; 里面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目历, 每天都有一句箴 育或者一首诗,书上还拴着一根小象牙签子,捏签予随便插进 书里、皖可以根据插到的那一页上的文字领卜未来。过了几 个月以后,有一天,他手里拿着这本小书,坐在格陵兰岛圣雅 因附近的海岸上、微弱的阳光照着大海、时时有海豹露出水 而 在这使人昏昏欲睡的状态中, 偶然把象牙签子往书里一

① 拉布拉多(Labrador),加拿大东部的半岛。

② 字尔米克地区 (Kalmückei), 卡尔米克人是西蒙古部落, 徽布在我同 新疆北部在苏联中区组里等地。

插;因为在仓库和办公室工作已经觉得有点疲倦,还仍然在做 梦,这时瞥见书页上是一首奇异的歌当中的一节。

你知道的小花园里,

有灵魂乐园的美景,

鸽子闪动银白的双翼,

浴于圣灵之泉的水中,

天国的亲馨散发芳香, 灵魂感受到甜蜜温存,

在野政環从單徜徉。

新郎在那里和新娘接吻。

他读了最后几行后,起初只醒了一半,接着就完全醒了, 忽然想起自己房了后面的花园和科奈丽雅溜过花园里的素馨 花丛时的情景,他乎里华着的小书居然好几年以前就出版了, 认为这是上天通过阿美拉姑娘发出的神奇的指示,每看你写说, 认为这是上天通过阿美拉姑娘发出的神奇的指示,每看你驱 国家乡和科奈丽雅结婚,这时,他越想就越觉得,科奈丽雅又 更值得自己爱慕了。另一方面,对于阿美拉·齐格尼娅。他也 的母感,深信她比他吧明,接于他出到到一条决不应离开的越 路上来。认为,梦中感走开,给他点上那蠢灯,就意味着这一 点。想到这里,当天夜里就做价行李,不经上级许可,急忙揩 栗插鳞脑南下,一直不停地间家乡奔去,一天晚上他拉自王家 的门时,他从前携带的张鼓削州公车和光,因为他高开客到现 在已经足第十个月了。他正在老忠,是否应该在今天天刚熟 的时候,就穿过花店,生的小门儿,前点看想甩下的女友,使她 感到又惊又喜,忽然大门开了,一个陌生的男人就在他预防, 此人满脸麻子,皮肤或褐色,钩儿鼻子,因眼睛,留着浓密的瓷 须,穿着在家的服装,脚登土耳其式地鞋,头踩向下垂得很长 的红头巾,这种头巾在地中海指岸的图案可以看到,此外,在 水毛们当中非常看到,这个男人间依有什么落。

"我要进我的家嘛!"他惊讶地答道,"我是希罗尼姆斯· 准汉先生!"

"我本人就是这位先生,"对方声色俱厉地说,随手就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阿尔伯图斯站了几分钟,才想起去救公证人,寻思公证人 大概知道,什么人占了自己的房子。但是公证人 死晚饭受到 他来访的干扰,随着眼惊讶地看着他,大声说,这么长时间处 他来访的干扰,随着眼惊讶地看着他,大声说,这么长时间处 高高信(因为当时还没有这许多可以整广告导拔下落不明者 的机关),定么或在接下间来啦,设住在他家的并不是别人, 面是已故老指汉的养子和惟一继承人,或者至少也是和阿尔 伯图斯一样以此自居的人,而且还有完全同样他证明文件,人 们认为和阿尔伯图斯订了婚的某某科奈丽雅小姐,已经在法 除性证说,通过该心的方式,她从阿尔伯图斯自己口里听到这 个秘密,能并不是看罗尼姆斯,那是他的已经在陷上死的问 母异父哥哥,而实际上是老祖汉自己的私生子。根据这个证 明,就准许突然来到这里的希罗尼姆斯暂时住在这所房子里, 因为,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根指此觉的继承法。

对上面所说的有什么意见?

阿尔伯器斯剧然没有什么理由再相信自己梦见的事,但是残酷无信的必要性迫使他,这次还认为希罗尼舞斯已经淹死。他心里又惊慌又气顿、结结巴巴地说、讲的那些情况都不良实,都不可能,这件事情的真和会很容易产清楚的。但是,公证人耸了耸肩,还从自己代为保管的财产中食出一点给这个不幸的人,让他能投个住宿之所,几乎都不肯答应。实际上,阿尔伯图斯的下落不明的哥哥在他自程后不久。就突然来说这一,一直没有完全了解清楚,但人们管地里传说,他曾和海路在一起传过,被到了荡满的一人口象往来传令他的模模。

这两个同母异父兄弟和私生子到底谁是他们的轻率的亡 交的养子,这场学论还到法院来解决。他们俩各有一个律师, 两个律师为了把有希望获得的报间捞到手,拼命争牌,由于椰 传发生的地点遥远,又没有证人,这场斗争一时似乎陷入局 局,后来希罗尼姆斯的律师根据科奈丽雅的主意,找到了几个 上了年纪的人,他们还熟识移居海外以演的背车时代的老祖 双。这几个人作证说,他们对老祖汉的相税记行席港歷,因 为阿尔伯图斯长得跟他一模一样,所以他一定是老祖权的亲 辛苦苦运来的全部遗产,都由他继承,阿尔伯图斯阳周犯冒名 項替罪,虽然比陷深认有可以从宽处理的情况,还是被知处一 年徒刑,关进了监狱。阿尔伯图斯说这样丧失了自己和应 身母亲的过仇,每时一个完全不相切的冒险案的后代,一个自 身母亲的过仇,一个自

身也是胃险家的男人平型,而自己却沦为乞丐。相反地,当初 宜税互纳名字的引起无直的原尔信图斯无限 疊票 的 科 亭面 雅, 现在基不怕这个海路不知礼法 塔中组野, 而毫不识证他 和他结婚。为了在不幸的阿尔伯图斯服刑期滞后还继续折磨 他,她劝她才去看在上杏面上多必把他边留在家里,她才去也 解办了。现在他不得不做具体的 或者肚宁说使女的话。因为 他目前一个钱据没有, 无法离开议员, 或者开始做什么生意。 所以只好惟命是听。科奈丽雅•崔汉夫人经常带着恶意的微 笑督促他去安装那套水管子, 去把洗好的衣服挂起来晾干, 这 比让他被杂草, 洗莴苣, 排水还能他空气。给他的单调生活提 供一点快点的变化的,是沙写自己的家吏,这部家吏妇一位崔 汉家薛庙统由老妇人所有,由她借给了希罗尼姆斯,带汉,看 罗尼根斯加今认为自己县这个过去颇为重要的家族最后一个 嫡系的男性后代, 想借助家史详细知道自己的祖先, 因为那位 性情間換的表記人不肯计給他沒需家更。他就通过借来抄写 的办法,实现自己的愿望、他自己不会写德文,科奈丽雅具一 味學享清福,不肯替他抄写。

通过抄写家史, 阿尔伯图斯才知道他出身的家家基本门 型除, 如今已該人从这个家族市事籍出去,因为什么文件都没 有, 所以也连自己作为这个家族直线的私生了的资格都无法 证明。由于隐瞒了真实身分, 这个可怜的就人害得自己无家 可归, 和父亲相貌相似这一点, 足以剥夺他京得完运产, 但人 仍以这不足以没明他有资格应父亲的处, 获得公民权, 因为他象不出。孤判珠状。, 件身分证作为证据。

他想使自己的生平至少留下一点痕迹,发现家史原本中

有若干空白页,给他提供了足够的篇幅,就偷偷地把自己的生活遭遇写进去,写完以后,就立刻把书还给那位老妇人。她读了插入书中的故事,对他非常问信,尤其是因为她讨厌那个新的巅系男性后代,以后不久,阿尔伯图斯·崔汉就因为自己的存在、乃至自己的人格和身分却核床杀,气得一病身亡,她就给他立了一块墓碑,并且在家史中写道,他一死,真正崔汉家 脉的 重统从此断绝,万一将来还有以这个姓氏指摇过市的人, 骤都是一个外来的流浪人和海路的子孙后代。

当初我跳过塞地的围墙,去取我在参加一次葬礼时警见 的这个骷髅时,那是在一个暑结的夏夜。骷髅在高高的绿草 中,颚肾在骷髅为边,骷髅里闪现着发旗的微光,这荧变的亮 光从服穿里透印来,仿佛阿尔伯图斯·俄安的空空的脑壳里, 假定这真是他的骷髅的话,还住着一些梦幻中的精灵似的。原 来里面趴着两个荧火虫儿,也许在举行婚礼,我却认为是科条 匿雅和阿芙拉的灵魂,就带回家去,放进小脑精瓶子,最后把 它们杀死,因为我坚信,虔诚的阿芙拉也曾放意以她的背影诱 感这个意志灌漏的人、把他引上了邪源。

言曰正传, 我把书探在旅行箱底, 把骷髅放在书中间, 好好地保护起来, 刚收给完, 母亲就来到眼前, 把新内衣一件一件地放进稻子里, 摆得非常合适, 远辗晓我, 应该细心保存这些东西。她拿来的内衣, 都是她自己初步, 让人织成布做的, 有些质地比较特美的衬衫还是她年轻时做的,因为父亲一死, 家里早已不再增加人口, 所以她努力储备的内衣大部分没有拿出来用, 我这次也只带走一部分, 母亲希望我能及时回来, 为此, 把其余的保存起来, 准备届时供我更换。

最后,我们把其余的衣服和准备旅行用的零星用品都放进去,把清苦的生活所需的各种不值钱的日用品都塞在來物中间,然后锁上躺了,有一个男子来到家里,把这只小俗子运空下,用馆处的生活着房间地板上今天整天放存那只躺下,现在已经空了的地方,而夹手也已运走,所有与我有关系的东西都不在这里了,只有我本人还在,但也只能再待短促的一夜前已。不过, 母亲并没有久久沉浸在这种预先感到的孤寂情绪中,却因为今天可巧是层别六,而又打起精神来,照常坚决地门,却因为今天可巧是层别六,而又打起精神来,照常坚决地行,却因为今天可巧是层别六,而又打起精神来,照常坚决地行,却因为今天可巧是层别六,而又打起精神来,照常坚决地方,却是为未施,水平形宝内一切收拾干净,安安静静地迎接星期日早晨来临,水不形止。水不形止。

五月一日这个星期日,一清旱也确实天朝气清,则黎明时

分,我就醒了,只是为了在出发前的急躁情绪中消磨时间,最 后眺望一下家乡的景物、随即跑出城去、登上附近的一个山 岗。我站在森林边缘的树下;只见森林后面东方的天空染上 明丽的朝霞; 在这同时, 南方的高山的一些向东的最高的山 峰, 山脊和綠縣, 因为我们巧从来没有在这种情况下看到讨它 们,在朝霞的映射下, 却呈现出新奇的形状。先县巉岩和峡谷 显露出来,接着,我一点都不知道的地势较高的田野和村落, 也都逐渐映入腹密;最后, 服底的城市中那些古老的教堂的东 侧, 都被某个山口里射过来的旭目的光辉照得发亮, 加上万里 无云的子容够差四野,周围传来百息的歌声,汶时,我觉得,汶 个家乡异常新奇,好象我不是要离开它,而是现在才初次认识 它似的。我们早已看惯的, 近在眼前的事物, 在我们离开它的 那最后一瞬间,才显示出前所未知的魅力和价值,使我们痛苦 地感到自己的组家和褊狭、我现在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在 **议种场合,就根看一看这些最物在光线实际上来自另一侧时** 是什么样子, 单单这件事就是以使我更难离开家乡, 在我心中 引起后悔和不安的情绪、甚至促使我立志做一个勤奋早起、爱 借时间的人,仿佛我是个清早当然要到野外去的农夫,猎人或 者兵士一样, 这种志愿对我米说实在是一切志愿中最不可能 空现的。我从此上捡起一根有白色和蓝色条纹的桦岛的小羽 毛, 这根对毛颜色和阳日瑞士联盟的盟旅颜色一样, 我把它插 在天鵝绒帽子上,作为自己立定志愿和加强责任感 的见证。 随即匆匆下山,回到市内,这时,旭日的光辉已经遍照各条街 巷、教堂都响起了最初的钟声。在母亲给我准备最后一顿早 饭的同时,我就逐一访问住在各层楼的房客,和他们告别。

在底层体的是个对白铁皮进行加工的白铁匠师傅、这种 有用的材料本身几乎毫无价值,用讨以后决不能再用,只有经 讨无数次剪切、敲打、焊接,才成为几分有价值的东西。所以 全得靠加工成为给各种各样的太桶的白铁箱, 而且由于原料 不值钱, 谁都不告多出钱去买这种白铁箍, 也得载从早到晚维 续不停的劳动, 敲打出大量的白铁罐, 才能获得必要的收入。 因为这个缘故, 也因为在钉白铁皮檐沟时非常危险, 须要特别 小心,这位师傅就变成了一个有点爱嘟嘟唠囔发牢骚的形式 主义者,对工匠们很严厉,对妻子和儿女也没有笑脸。他由于 华性名疑, 小心谨慎, 一直沙散开个什么店铺, 扩充营业, 而荡 尼干从早到晚坐在自己那间没在一条离家相当运的街上的作 坊里干活,干到工匠们已经睡了或者下酒馆去了,还不停工。 他总准时交房租,对我母亲态度和气,适当;但他却多半斜着 服看我,以生硬冷淡的态度对待我,因为他对于我这种一贯自 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对于我的职业,对于我的一切所作 所为, 都不特成, 这我早已看出来了。但我现在去他家时, 他 却十分高兴地, 友好地接待我, 这使我特别感到惊奇, 这种出 我意料的喜悦还因为他新刮了脸、穿着星期日穿的衣服而增 加了光彩、但是, 当一个坐着吃早点的小男孩还要多喝点牛奶 时, 他还是打了他一个耳光, 打得他马上哭了。紧接着, 一个 女孩儿泡抽抽搭搭地哭起来,因为她把面包摔在地上,他猛然 操住了她的辫子。--见丈夫带着严厉的表情递了个眼色, 他 大大說紫蒼孩子们開到厨房里去了, 她们走了以后, 他就高高 兴兴被谈起我的旅行, 我要看到的城市, 这些城市中须要参观 的具有特色的名胜,还象漫游中的手工业工匠们通常传述见 問一學, 提了几个名胜的名称, 说哪几有一个石人, 應有一座 斜塔, 既个城的市政厅旁有一个木雕的猴子。然后就读起饮 食来, 什么地方的预好喝, 什么地方的两不要喝, 他吃过哪些 未远忘不了的有地方风味的好案, 说我会吃得上这些各有本 地独特风味的好架。希望我一定要奋得在镜去吃。

不料能稳步走到他的写字合嚴離,取出一个用小纸包包 帮的劫位班纳心 传适的堵勒尔银币, 波法是给我建行的礼物, 把银币递给我时还嘱咐我, 要身体健康, 心情愉快地吃喝, 把 气心地。 按照这里的习俗,我不能拒绝, 只能收下,就客客气气地向他废缺, 于里拿着银币上二楼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 他的友好的表示是怎么回事。 他之所以那样高兴, 表面上对 我那样亲切,是因为您深信,我现在要体验生活和劳动是什么了, 要在我无忧无虑地离开家乡去进的命运学校里受到严厉的处罚了。 原来, 他自称在提谱时代底宽过的那些地方名案, 并设情,公了起,他曾忍受饥祸, 历尽艰辛,不是由于自己的钱, 而是由于自己的人员。所以,他高高兴兴地和取告别,虽然没是祝我一路平安,实际上是一种作为邬别赠言的诅咒。

我接着去访问住在二楼的小小的机械制造匠,他做秤,尺 子, 圆黑等各种普通用的标管器校主意,后来也做咖啡豆的磨 具, 供蓝奶饼的铁碟、剥苹果皮用的小机器生意,根据照客娶 水,在一个老工人的帮助下,也修理这类东西。同时却担任— 县的度量衡器检定官贩务,检定容量和重量,把度数划在或者 打在或者磨在有关的器具上。尤其是对许多商店老板整常进

① 勃拉班特(Brabant)地带,现今南部周比利时,北部属荷兰。

行斗争,这些人力图通过各种能计和常常更换玻璃容器的办法来选通法网。他对工作非常法心,不仅监督容器检定准确 无误,而且监督老板把容器被份分量充足,还从一个酒店返车。看哪儿的部分量不足。则是们人吃亏,不提应见一一遇到逃查的时机,他自己就失去常别到处一小杯一杯好鬼喝起来,大犯暂端,虽然在喝以前把每个小杯都严格仔细地看过,但一喝起来,就再也摆脱不了自己的酒癖。我去访问他时,他还没有刮脸。身上还穿着工作日穿的衣服,正等着喝早晨的他大发还有刮脸。身上还穿着工作日穿的衣服,正等着喝早晨的他大发还有是层一点褶瓷,我能放着洒出。在力量进行核扰,所以把学辣的责备活管时憋在心里,等他洒宽完全醒过来,还只剩下好喝酒的羽点时,她才说话,这一弱点,她每天都宽浮。但笔无效来,这位度层葡萄枪变官也是一点擦珠,这一弱点,她每天都宽浮。但笔无效来,这位度周葡萄枪定官因为妻子由于感染或者气愤起后后一个高胸外摔碎了,就拿勾和少量的酒时使用的国简形小杯影了一点擦桃自兰地。

他把这小杯里盛着的提神饮料放在我面前,却用较大的 杯子给自己割了一大口,准备一饮而尽,这是能稍微延长他的 对抗状态的绝对方法。他搔着还被梳的头发,用发红的蒙眬 的睡眼看着我,喷声取气地自想自艾,不该染上果期六晚上老 坐得太久的坏习惯,预先败坏了星期日早晨的情绪。接着,就 说,

"霸先生,我还欠您母亲上月的原租,所以您这次出去旅 行,我就是送给多么少的礼物都不合适。但临别我要向您进 一忠白, 與果您照看做的话,会对您很有益处。您要永远和好 人交往,永远胸怀开朗,但是,不管您是富环是穿,是年怀县 開,是能干还是不能干,反正白天水远不要遗覆店,等到晚上 再去! 这是有文化教养的人的立场,可惜我不是这样的人! 就是晚上也不要早去,宁可晚去;什么都不如最后来的客人受 人等教和欢迎,除非他是从别的酒店来的。当然,并非每个人 都会,以为有一些是中间来的客人,等等。进了酒店,您可 要坚决地喝自己那少量的酒,还要同样坚决地离开,或者至少 不对着空酒杯坐套塘塘明明地说些无聊的话,宁可让人再把 置杯虧满,而不要象赖沒浪费老不等白天的时间那样,以改雄 即面的方式浪费酒店老板夜晚的时间!现在为了很好地和您 告别,我还要给你检查一下好让怎任何事情都有分寸?

他拿过一个细长的匣子,从里面取出亮光光的黄铜做的精美的法定标准度显衡器,放在脖子上说。

"福和祝、辛和忠、乐和者都到这星为止,不能再往上去! 任凭胸中情绪激烈波动, 嗾或星气都鳴不过來! 至死也不要 垂头丧气!"

因为这亮光光的金属棒放在脖子上觉得冰凉, 突然感响, 传佛它真正起了一种不可抗拒的作用似的, 他这番话是如人 的梦呓还是"哲人的至理名言,我是无法判断的。他也和我一 样笔了,随即坐下来位早点,我整夫访问另一家。

这家却领着门,这本来是在我意料之中的。因为里面住 的是个单身权小公务员,每个星期日,只要天气不坏,他都一 星就出门,整天不在家,免得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务或工作的 时间他去债。就是工作日,他也是六点神点一明,就扔下笔不 管工作多么紧急,都立刻离开办公室回家。虽然他现在租在 約銀位是他追求了很长的时间。简直县聯下哀求才得到的,但 他总不断地加以诅咒、徒自称是"幻灭了的原则"的牺牲品。 只参加那些可以听到人们骂他的上词的鎏会, 他在那里宣传 自己的看法, 党没有提升他招任更好的职位, 是财力他不会愿 躬屈膝, 建定, 没有提升能的直正原因, 是他没有能力相任事 好的职务,他使用"幻灭了的原则"这个词藻,就是以证明他不 知道语言的正确用法。尽管他对自己的职位极不满意,但他 仍然死构着这个职位不放,即使用动火钩业休息把领机开;因 为这个职位虽然不能使他有丰富的收入,但也有可能的、相当 不错的收入。因为他意工是有意的,对于这一点他可以自由 掌握分寸,所以他也当心,不超过一定的限度,以免被上闭开 龄, 对于周期性的由压和鼓励, 知向来述不在平。我之所以更 对议位邻居没有好感,是因为他的为人虽然毫无可取,对我来 说, 知是一种无声的责备: 因为母亲看到他过着无忧无虑, 安 定舒适的生活,已经一再要扶地提出这样的疑问,假若当初我 们听从那位市政府当局的劝告,选择了小公务员这种职业,是 不悬比较好些。他这样一个蠢人正在这条生活道路逍遥自在 她走下去, 而我却不得走向广大的世界, 不知自己前途如何。 不过,当时我只向母亲指出,象他这样一个没有崇高的思想感 情,没有见过世面的汉子,够多出洋相,心里也就满足了。现 在我站在他的房门前,看见门上有个漂亮小黄铜牌子,上面标 出他的姓名和小小的官衔, 听见室内挂钟的钟摆缓慢、安稳地 摆动着。房间里十分寂静,时钟都似乎因为这个牢骚满腹的 汉子不在家, 直正觉得高兴似的。我靠着门柱, 听着这个决不 把同一时刻让量二次的记时计的单调的意味深长的歌声。我

的耳朵听了这歌声,当然有些体会,但因为年轻,没有体会它 的真正意义,最后,我就一谓烟儿跑上楼去,回到自己家里。 母亲正在它里等差我,她已经准备好我们母子二人在一

起吃的最后一顿简应的伤。下一箱排除要自己一个人吃了。 早晨太阳的光辉充满了我们的房间,我们坐在饭桌旁边,话非 常少,在这沉默的气氛中,我觉得自己好象一个陌生人似的。 仔细看了看朴素的白窗帘, 占旧的壁板, 各种家具, 仿佛永远 不会再看见这一切了。这领早饭准备得比往常丰富些、主要 是为了不让我最近几小时内就觉得饿,得花钱吃饭,但也是因 为母亲相把剩下的货事留着吃一整天。今天就不单为自己一 个人再做饭了。她在话里透露了这个意思,我听了以后,心里 十分惊慌,本来想对她说,千万不要这样做,不然,我一定会怀 着悲哀的心情上路的。但是对于这类话我不习惯,所以一句。 都说不出来, 母亲议方面却努力找出活当的话, 亲给我想出 通常应该由父亲提出的最后的告诫。可是因为她既没有见过 世面,对子我不久就要开始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也一无所知,而 又似乎觉得,我的话和希望有些不对的地方,却说不出个所以 然来,所以最后具简单地嘱咐我,决不要忘了上帝。因为我心 里怀着彻底有神论的信仰和感情,所以,母亲当时使用这句概 括性的教训话, 当然就包含和表达了她想对我说而没有能够 说出来的一切意思;我默然接受了这句教训,这种沉默本身就 是表示同意。在这同时,教堂的钟忽然响了,各处的钟声迅速地 一齐传来,这句教训话就成了我们这次交谈的最后一句话,因 为我出为的时刻已经到来。我急忙站起来, 金起大衣和行拳, 和母亲握别、母亲想送我,我在房门口轻轻地把她推回去,随

手把门关上,自己一个人匆匆前往公共马车站,隨即坐上一辆 套着五匹马的大型快速马车,这停马车每天早晨都一辆一辆 的颗着这座山城里的坡度很大、路面簡得很坏的街道发出揍 辘的声音疾驰下去。

大约五个小时以后,我坐在这辆马车这一座很长的木桥。 探身从年行向外一组,只见一次大河从眼底下流过,覆盖着两 岸悬崖的山毛榉的林和五月里底湿跌;空互相衬托, 映在水 舞,这种景色象雕法一般把我迷住了,当这一片美景又从我的 视野中迅速消失,听见车里的人们说,"这是莱茵河"时,我的 心里才怦怦地强烈跳动起来。因为现在我已踏上,您的 心里,从现在起,我有和和义务去说连育我的育春时代,使我 产生最美好的梦想的书中所使用的语言了,我之所以没有胜 起,自己只不过是从古阿勒曼尼亚①的一个地区进入另一个 地区,从五支瓦奔的一角进入古史瓦奔的另一角,这是由于历 史发展的结果所被,因而我就觉得,莱茵河水闪射着青绿色的 明丽的光辉,好象是我的脚路上的神秘的魔法国土的精灵向 和来示弦和似的。

意想不到的情况却从这种梦境中唤醒了我, 使以后我的 旅行变成任何人都未曾经历过的最高高古怪的赎罪历程。原 来, 邻国公共马车的超点站旁就是悬挂着饰有王冠的王家纹 前的我关,别的旅客的行李几乎没有打开,马马虎虎地检查一 下漱放行了, 我的不象样子们旅行缩引起了税关工作人员的

① 阿勃曼尼亚(Alemanniem),即阿勒曼尼亚人(日耳曼族部裔联盟)所居 之地,包括观今德国西南部、瑞士北部和法冯东北部。

柱章,他们要更仔细地检查一番;把我昨天悠费苦心装好的东 西意不留情地拿出来,一件一件地分开放在一边,其中尤其是 箱子底放着的书额,被他们翻腾得乱七八糟。于是可怜的崔 汉的骷髅就露出来了,它又引起另一种好资心,总而言之,直 到我的箱子里的东西东一件西一件地全都摆在这异国的地上 以后, 於香才停止了。接齊, 汉些威瓦应应的国境税关工作人 员而带冷酷的微性。跳着我愁眉苦脸橄欖们把自己的衣物重 矫扔排箱子, 压了又压, 还几乎不能全装进去, 其余的旅客却 已坐在新楼的公共马车里、车夫直催我赶快装完。他还搬我 使劲儿往下一压, 把箱子盖儿盖上, 然后锁上, 服务员们把 这件沉重的旅行箱搬走后,原地空落落的就只剩下那个骷髅, 因为人们把它放在箱子后面,就忘掉它了。即使没有忘掉它, 稿子里也没有独方得它了。所以我就把它拣起来, 夹在胳膊 底下。带到车上、用一块随身擦带着, 万一夜间寒冷可以围在 龄子上保暖的布包起来,放在膝上,直到旅程的终点为止。我 没有在路上干脆扔掉或者丢 下这 件 累赘 的东西,是因为考 虑到自己当初太轻率地从墓地里把它偷来的缘故, 这可以说 是一种自然的虔诚心或者良心上的恐惧感; 因为连最坏的人 也还会找到机会,表现出自己的人性来的,即使他所使用的表 现方式可能是非常奇怪的。

第二天太阳落山的时候,我到达了旅行的目的地——这 个国家的伟大的都城[®],这座城市伸展在广阔的平原上,巨大 的石构建筑和丛生的乔木相互掩映。我手里拿着用布包着的

① 巴伐利亚王国京城泰尼黑。

骷髅, 赶快去寻找已经写下名称的旅馆, 在寻找的过程中走遍 了大半个域区。域里希腊式的山塘和哥特式的尘塔在夕阳转 服中闪耀着红光: 柱刻的有装饰的柱头还沐浴在玫瑰色的光 中,新铸成的亮铮铮的锡像,好象自身还在放射着温暖的日光 似的,在昏黄的暮色中闪光,在这同时,敞开着的,有彩绘装饰 的大厅已经被路灯照得亮堂堂的,有一些盛装的人走进去。高 高的尖塔上的石像排成长长的行列。在深蓝色的天空的衬托 下耸立着,各种建筑样式的、崭新、壮丽的宫殿、剧院、教堂构 成宏伟的全景。其中借杂着市政厅和居民楼的黑糊糊的圆屋 100和尖层页的巨大的阴影。从数党和大酒店用传来音乐的声 音, 钟声, 风琴和竖琴声, 从右神秘色彩装饰的数型门口散发 用清成天姜的香烟,一直涌到往上,仪容份秀的和相貌丑陋的 艺术家们成群结队地走过,身穿花边装饰的上衣,头戴银线绣 花便帽的大学生们信步走来, 身披铠甲、头戴明晃晃的钢盔的 **骑兵们以从容不迫、神气十足的姿态骑着马走向夜间值勤的** 炭哨,裸露着肩膀的高等坡步作则而传出辐散和喇叭声的 灯 火燃烧的跳舞厅走去。肥胖的老妇人们向许多来来往往 的。 黑色服装的数十亿鞠躬致敬, 数开着他门厅里却坐着营养充 足的市民,面前搜着烧小瓶肉和大唿洒杯; 應尔人和猎人乘坐 的马车从街上行驶过去。总而言之、到处都有足够观看的东 西,结果,我看得身心十分劳累,当我终于走进旅馆,在安排给 我的房间里脱掉大衣、放下手里拿的骷髅时,心里实在高兴。

第十一回

画家们

现在回忆起来, 發当时的生活大約是發在不同程度上應 姓堪名地在这艺术之都度过了一年半左右的时光后, 才又有 了和 欲明确的形式, 因为我的思想准备和对人生的知识都不 能促得我的生活方式武弘具有确定的形式。

仔细回忆这一模糊的过渡时期的往事,我想起了,一天下 年,我为了贫尽脑汁完成一幅根据听来的技法着手顾起的面 而,正及时到冷弹色板、洗净面笔的情景。我还起底,自己匆 在实起那一页早已代替有感伤色彩的天鹅就扁平便槽的朴素 的宽锁程子,前去访问一位新相识,为了趁他画面儿的时候, 挺到那里,看着他画一会儿,然后再按照我们约定的时间和路 线,到外面去散步。原来,我来到这里学习,没有非常任何介 组信,也没有办法去进已经成名的养尊处优的大师的面室学 则,只好站在艺术神庙的窗厅,从榛e秧的途隙显东张沟覆地瞧 一應,这样学习总有困难。因为从一般的美术学生那里学不 到什么东西,一旦这些青年人类出一都小小的作品,居然包视 为后起的大脚时,他们对于自己的艺术秘密综守口如瓶,不肯 多讲。有一次,我根据明确的遗憾,怀着畏忱的心情,登门等 访这样的局一个人时,他微慢地推托,说他正和一位准备给他的 一顿新作品与详论文章的艺术批评家谈话,教给"此人"如何 去写, 通过这种借口让我吃了闭门羹。在艺术的难题世界, 就 根和盐也比珍馐突昧多, 假如此人知道, 不少的画家, 诗人和 音乐家的头脑多么鞍小平凡, 他们就会丢掉一些对老百姓只 有害而至与的偏原。

我的新朋友與斯卡·史利克森却是个性信单纯直爽的人、他身量鞋馬,向除宽端,从高处龄入的光接过他的稠密。 金炭, 他坐在那里, 顶筋强岩高布, 正在面一幅极小的画儿。 酸的房间里, 除了几胖写生薄以外, 減 只见端上挂着几支絮 枪。地板上放着一双防水长舷靴, 東子上放着火药简和霰弹袋 以及几本书而已。我走进房间时, 这个巨人嘴里叼着着人烟 斗, 吐出巨大的朝雾, 唉声叹气, 嘟嘟囔ლ, 身体在椅子上来回 搜动, 站起来,又重新坐下, 把烟斗扔在一边, 烟斗中震出的微 寒冷息被湿: "该玩!一定是什么魔鬼晚使我做高家的!这个 可悉的大棒枝! 我面上的时子太多啦, 我一辈子也收集不了 这么一大堆树叶!我怎么这样狂妄,竟敢画这么复杂的灌木 丛!上帝呀!上帝呀!要是我没在天涯海角,够多年呀!唉!唉!这 可是一件称心如意的工作——但您这区还能 棚屋这种程验。"

他由于绝望忽然大声唱起:

"啊,但愿我在大海中 坐在船上牢牢地掌舵!"

这一唱似乎帮助他突破了难关,因为现在他在适当的地方落 笔,从容不迫均率续减了几分钟,同时,用越来越平缓低沉的 声音重复已经开始的旋律,最后就不再作声,默默地画下去。 但他显然想到,过久地试探上帝的意旨会犯读神耶,所以突然 一跃而起, 倒退了一步,一面用口哨几吹奏古老的《德绍进行 曲》,一面踌躇满志地观赏著自己的作品。然后,一面把拐下 的烟斗、烟丝收走口起,一面把方才用口哨几吹奏的旋律变 饭歌词,烟道,"我们就这样生活,我们或这样生活,天天就这样生活,等等,在照这文歌油时,终于发现我在场。

"您瞧,我得下多大的工夫啊!"他一面和我握手,一面高 声说,"您是个有学问的构图家,凭自己的沙脑作画的确家,用 不着掌握什么技巧,这一点您应该感到高兴,象我这样一个靠 委画为生的可怜血就大不相问了,我真不知道怎样画出这千 一个能赚现钱的中间色调,明暗重点和投光的部分,才不至于 担自己这幅可以放在陈列室里展出的四十平方时的通涂抹得 太不象样子!"

他说这番话决没有讽刺我的意思;相反地,他却又用怀疑的目光观看自己的作品,重新坐下来跳,再稍微试一试,看顾得是否成功,在这同时,我从旁聚结会神地看,如此位于,然后上小心翼翼地选择纯净的,不褪色的颜料,调配均匀,然后向性小心翼翼地涂上去。正如后来在我们的交情更深时,他对自己的评论中所说的那样,他不是什么抽步的顾案(他才气横溢,当然不可能运样),而是从问题的根本意义上说,绝非画之家。他生长在您否和斯堪的统维亚之间的边缘国度的北海之家。是生在高高的的海家的儿子,少年时代就显示出善于用铅笔对着偶然看到的事物写生的可喜的才能,至是每次学者就做都赢出器高的黑色雄等画作为形貌,虽。有些感做失意

的图画数幅力图用无限的热情来掩盖自己绘画功力薄弱或者 改善议种印象,到处对人说些有害的鼓励话。他在这样的一个 图画数师的影响下,又受了意欲家庭的自由主义的鼓舞,自己 日志半自党业士庙了艺术领域、那个图画数届当然享受了不 少次酒店, 还因为出谋献策, 奔走效力而得到现金报酬。这个 性格明朗活泼的青年也觉得,走上这条不同寻常的生活道路 比坐在父亲的事务所里适于发挥自己的无法抑制地增长的力 量。干量,和许多跟他情况类似的青年相反,他获得了各方面 的同意,带着充足的生活费和介绍信,离开家乡,到一些著名 的差太学校去游学, 受到一些画室经常对外开放的, 最有名的 大师们的欢迎和抬导。起初,这个青年进步很快,面且不闻 断, 尤其因为他虽然不太热心而爱享受人生的乐趣, 但他勤奋 学习,从来没有真正停顿过,而且仪表堂堂,性格开朗活泼而 又严肃,结果成为治孤室增添光彩的人物。然而他的进步只到 决一定的界限,就无情地停滞不前了,因为所有的老师都对这 个刚毅沉着的学生怀着最美好的希望,对他的指导并没有什 久故少,所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莫明其妙的事。 艾利克森 本人最先觉察到这种现象,但他认为应该对这种现象作斗争, 把它克服和消除。他改换学习的地方, 在各个绘画领域试验 自己的才力。一次又一次地资换顺傅——都无济于事。他感 到, 自己既没有创造力, 又没有充分实现自己的构思的力量, 在可以明确地认识到的一点上,内心的灵感就消失了,或者至 多也不过象幸运地概由一次好点子的色子似的。 偶而出现一 次而不再重复。他已经决定放弃这场不光彩的斗争,返回故 約然得到父亲家道败客的消息。父亲由于家道一败涂地, 至少几年內没有好转的希望,认为几子回来是给家里增添來 旗,所以明确表示,希望他努力靠自己迄今通过值得称赞的勤 奋学到的本领,维持自己今后的生活。

这种艾利克森真迹,前景大多是一条沙路,几根上面爬着 南瓜蔓的篱笆裤子,中景大多是一棵烟森的白棒,紧接着就是 广阔平坦的地平线,地平线是经过槽心设计,仅用很少的几模 线系画成的,这些线条和天空的单纯的颜色结合起来,产生由 设幅小小的作品的主要效果。

虽然这种画凤的艾利克森被人视为真正的艺术家, 但他 并没被赞誉冲肾头脑, 而过高地估计自己或者贪得无厌, 蘸 到卖出后得到的钱足够自己花费时,他就扔下画笔和调色板, 對山里去,在那里作为打錯的伙伴和本地鴉人打成一片,所 以,甚至他们去猎熊时,都许他参加。他就以这种生活方式在 返离妹的地方度过一年大部分时光。我现在之所以经常到这 个不作私为自己是绘画大师的特明强干的伙伴那里去了解他的 工作秘诀,只是由于我须要了解一般生活和处理生活的适当 方式。

"現在可區够啦!" 艾利克森忽然喊道。"这样画下去是不 能进步的。再说,我们还要顺路坐清一个伙伴,您在他那儿能 實更好的作品,就是说,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 您认误荷兰 人数略吗。"

"只听人说过,"我回答说,"他就是那个谁都不知道他在 那儿酥什么的怪人吗?他是不让任何人进入他的商室吗?"

"他一定会让我进去的,因为我不是画家嘛! 或许也让您 进去,因为您还什么都不会,将来究竟会不会成为画家,还没 有决定嘛! 端,只要您不厌烦,您就会有些成族,而且现在已 经有了一些。黎斯游天谢地不需要有什么成就,他很有钱,要 画什么,也已经有能力而出来,只是作品不多;因为他几乎什 么都不干。归根结底,他也不是顾家,至少不应该把实际上不 作画的人称为画家,看來他一定还有别的打算,就象那个把塔 勘尔银而相到大贵堂的圆面上去的列鬼那多①一种!"

我赶忙帮着他把绘画用具刷洗干净,他是向来注意保持 绘画用具整洁的,所以现在也检查了一下我刷洗得干净不干 净。"因为,真打算画出纯正色调来的人,"他说,"对于使用的

① 列奥那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意大利國家、 離剝家、建筑家、技术家和科学家。

絵画用具脏与不胜,并不是无所謂的。绘画用具上总有整东 西或者把不能调和的东两混合在一起的人,就象在调味品里 放上茶食药的厨子一样。但是您源的画笔都很干净,上帝除 佑您, 从这一点看来,您可以说是无可指摘的呀;您有一位 房间的母亲,还是她已经死前。"

我们走过几条街后,就进入那个神秘的荷兰人的住所,这个住所是他仔领选择的,一层宽敞的坡房由他一个人居住,房间的窗子都是锅空旷的地平线和寥寥的天空开的,城市本身除了一些高华的建筑和丛生的乔木,别的什么都看不见。本城的临边的一角,这里木板塘、破旧的棚了和小店铺错杂林立,从黎斯先生的窗口看到的,则只是上面所说的那些理想的风物沐浴在一片金色的阳光里的美景,这样看水,这个住所是根据自己的艺术趣味仔细挑选的。至少那些从大窗子里望见的光辉景物,由于显然有意识地选择补素的、使人感到宁静的象内要做,而产生出双熔的效果。

黎斯亲切地接待我们,使我觉得奇怪的是,这个人一点都 没有我们通常所想象的荷兰人的特征。他或许有二十八岁光 景、细能的中等身材。黑头发、黑眼畔,后者和浮观着美的 俄努 的嘴财同样带有一种几乎可以说是忧郁的表情。 使我觉得更 奇怪的是,我们在此的房间并没看出一点淡无消动的迹象, 倒觉得 阿象学者或政治家的住所。一些挂着雜模的 大书架上 收磁着许多 书弈, 后来我大知道, 其中有不少的罕见的版本和 最初的版本。 端上挂着的并不是画或习作, 而是地思, 桌子 上 放着一堆各种文字的报纸, 黎斯似乎刚才还性在宽阔的写字 台边工作来着。

"我还没喝午后的咖啡,"我们坐下以后,他说,"先生们一 同喝好不好?"

"我们都您的咖啡质量一定不坏,当然要喝," 史利克泰代 表我们橱回答,黎斯随即按了一下铃,即伺候他的年轻的仆人 来。在这同时,我还一直在房间里东张西望,实在太不合乎应 有的礼物

"此人也觉得奇怪。" 艾利克森大声说。"这麼艺术之宫里 瞭儿都看不到血架和衄! 别答急.勤育好学的年轻先生,如果 我们恳切请求的话,这位先生会让我们看到的。不过,亲爱的 教能,你这里确定每一位,让我心觉的恋妻就长的点水安颐。"

,则以大河来。 黎斯的褐色饮料是我这个生活朴素的人有牛以来喝过的 最高级的,不过,看到一个在外游学的艺术家天天使用一套料 传的极其珍贵的用具这样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源、我心里有点 发怵,黎斯警见我又向四下里张德,便对我说,"雷曼先生,难 道您对我这毫无画家住所色彩的住所还没有熟悉吗?"一来他 忘了或者没有注意我姓任人,一来他又不肯让我看他的作品, 惹起我对他发动一次小规模的讲办。我同答说。他有智住所 的方式和我近来看到的另一种现象很有关系。这就是各种艺 术都互相借用其他艺术的术语作为自己的表达方式这样一种 莫名其妙的风气。例如、最近我读了一篇评论某一交响乐的 文章,其中海讲什么色调的温暖,光的分配,低音部的深沉的 投影、伴奏器的迷茫的地平线、中音器的透明的阻暗对照、最 终乐章的大胆勾勒的轮廓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使人觉得简直 是在读一篇评论绘画的文章。紧接着, 我又听见有人把一位 博物学家说明动物消化过程的词塞华丽的讲 窗 和 一 部 专 响 乐, 甚至和《柚曲》中的一歌相比, 而在这个饭馆里另一张桌子 旁边坐着的几位画家,却在评论著名的美术学院院长的一幅 新历中面的构图,大谈什么逻辑的布局, 什么辛辣的语言, 什 么概念对立的辩证的区别、什么使怀疑终究和谐地消逝在全 篇语气的肯定倾向中的论战技巧,总之,各行各业似乎都自惭 形秽起来,每个行业都想扮成别的行业的样子出现。这一切 大概都是为了给所有的科学和艺术找出和确定一种崭新的内 容,人们对于这件事情都得急忙开动脑筋,以免落后。

"我已经明白啦,"黎斯笑着喊道,"为了让您看一看,我们 至少还是用绘画颜料画画儿,咱们还是得到隔壁房间里去一 跳!"

他先去过去,开开一道通着一套房间的门,每个房间里都 陈列他现在正面的一幅画, 您在光照最合适的位置, 使看画者 的日光绝对不被其他的事物转移分散。这些本身已经发光的 部, 由于年后傍晚的太阳照在窗外的云层、广大的郊野和庙宇 样式的建筑上,反射到室内, 而显得更加明丽美妙,在房间里 宁静的气氛中给人以一种异常庄严肃穆的印象。第一幅画的 县所罗门和示巴女王®, 把所罗门画成有独特之姜的男子, 使 人一看就觉得他既是《雅歌》的作者,又是写下"日光之下,万 事尽属虚空*® 这句名言的人物。女王的女性美和他的男性 美不相上下,他们俩都穿着华贵的服装,二人单独面对面坐 着、用充满热情的眼睛互相注视,似乎想在几乎含有敌意的、 执列的语言分格中、互相探索对方的性格、智慧和幸福的奥 秘。此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演是。这位传差的国王的相貌似乎 是经过美化和避损化的黎斯自身的相貌。房间单没有什么摆 设,只有一个感考几个桔子的、形制古老的擦得很亮的黄铜浅 底体碗,大概是偶然放在屋子犄角的小桌于上的,除此以外, 没有别的东西。画中的人物有真人一半大。

第二个房间里的画, 画的是丹麦人哈姆莱特®, 但不是根据悲剧中的一个场面, 而是作为优秀艺术家所画的肖像画, 作

① 所罗门(Salomo)和示已女王(Königim von Saha),所罗门是公元前十 世紀自立色列面王、尼智童著称下世,示世女王"年度历罗门的名声"或 来到耶路描述,至原证部的话试问所罗门,……所罗门特施历间的都答 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日母· 历代志下传九章》。

② "目光之下,万事尽属虚空",出自《阳约·传道书》第一章、

⑤ 哈姆来特(Hamlet), 丹麦王子, 莎士比亚的阿名瑟剧中的主人公。

为一个王子的肖像进行构思的,这位正子身穿越巷,还非常年轻,生气物坊,他的前额,眼睛和嘴边却已闪现出尚未见分晓的未来命运。这个時樂特形象也他人想起画家本人,但经过中妙的艺术加工,使人说不出什么地方相象。房间的一个特角,靠着一把宝剑,剑精上带有细工罐在他,用铜和银制造的盆穴护手,这把宝剑显然曾用来作为模型,或许现在还用来作为模型。这件惟一放在这里的东西,使得派面宁静的光产生的孤独凄凉的印象更加深刻。再则,这缄半身像和真人身材完全相等。

从这个房间,我们最后走进已经可以叫做大厅的最末一个房间。这里陈列着一件构图最宏伟的作品,和上面所说那两幅邮画样,已经装上华美的大酒框,作品的构思是由《圣经》。 或感通阻而着对工个身穿十八世纪股装的男人,坐在罗马式别墅里想葡萄架下的半圆形石椅上,画消有一张大理石桌,桌上几个成尼斯式高杯里的香槟酒冒着珍珠般的泡沫。展了前面,此一面双手为琉特等定弦。一面喝旁边一个年龄不到十九岁的官年学到她瑞边的杯中的香槟蜜。这个音年懒洋作地举着一个红光清面的,根后我会传统。这个音年懒洋作地举着一套在一个红光清面的,根后我会的老人身上。这个老人也让视看看面的方人,都看被慢慢的,旁若无人的表情,一只手打握子,另一只手按着桌子。服赌非常数點而又和衷地怀缝着,无分表

① "不坐衰慢人的坐位,这人世为有福!"见《旧约·诗篇》卷一第一篇。

② 確勢(Loute),十四至十七世紀的一种依舊乐器。

政出土九岁的异年的调度是子、那个青年却面得增居使借而 帮助行, 面目型眼瞼膀胱天油, 落林的生发器计熔積的发验员 现着乌木奶的里油油的来源。 看样子们至少世龄很深的艺人 似的。从坐着的人之间的空隙里,隐隐约约地看见雕刻得精 差的 高高的格普, 格子正中坐着一个十足的废物和小丑, 息 子皱着,脸上带着明显的瘆慢表情,从画型注视着看面的人。 还把一朵玫瑰花举到嘴唇前面, 仿佛好心好意饱想掩盖自己 的赛梅表情似的,从而使得这种表情更加危辱人。他旁边拳 着一个身量魁梧的, 穷军服的男子, 用安详的, 几乎可说是忧 郁的目光向前凝视,却仍带有既怜悯而又褰慢的神气。半圆形 的石梳敲后一个坐位上,和那个青年遥遥相对,坐着一位穿绸 子法表的抽直,以位袖甫正要把一器鼻烟盒近鼻子来吸,好象 恰巧在这一瞬间看画的人引起了他注意似的,他暂时手里拿 着鼻烟不吸, 却把侦察的、锐利的目光投向看面的人, 好象对 看画的人的可望, 空虚或者卑污大为震惊, 想说一些恶毒的俏 皮话似的。画中除了那个少女以外,所有的人物就这样把目 光想集中在看廊的人身上, 这些人的明察秋毫的腿力, 好象 把他内心的自愿, 浅溢, 狂热, 隐藏的湖, 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 伪恙统统修察出来。这些人物的前额和嘴角上虽然带有明确 南维望迹象,除了那个红光满面的老人以外,脸色都很苍白, 但他们却象水型的鱼一般,身体十分健康,不大有自信心的看 画的人,在这些人物众日睽睽之下,感到十分难堪,简直想大 喊一声, 站在感慢人的坐位前, 这人便为有祸!

如果说这幅画的意图和效果具有否定性质,作品本身却 磁得充满温暖的生命。每个人物头部都表现出丰富的,真实的 个性,自成一个完整的悲剧世界设者一部容别,连回人物的不劳动的、美丽的手,都而得光和色彩的明暗浓淡恰到好处。古怪的男人们的绣花衣服,少女的古罗马式服装,亮白的脖颈儿,的爱别人们的绣花衣服,少女的古罗马式服装,亮白的脖颈儿的腰剑,万至少女神路的地面上的发亮光的沙子,穿着红化和夸张过大的泡方,完全是根据纯朴的内心灵感面组的。因而画面的喜过的允辩和作品的批判性题材之间的矛盾产生出不可思议的效果,该演练这幅画为他的"高级委员会",就是他自己有时怀着假器的心情的去听波发现的美术鉴定家评议公之意。此外,他有时还把一个似乎并非用一种来自清净无错的天上的声音,表示出自作您到和投板架式的可怜的郫人,最到这幅画面面,为的看一看这个人没上的级现来情。

我们三人一再从一幅画走到另一幅画前面去观看,我有时还独自在这娜或者那幅画前面污图:他们的液活,我一句都撷不上嘴,作品是以出来的优势的才能,就有限光的人们下源。 他不上嘴,作品是以出来的优势的才能,就有限光的人们下源。 然,他把自己的工作范围限制在一个狭小下凡的领域的,专心致态地去做,练习和看的都很多,所以他能不没什么心思,就发出很有见解的议论。他还叫常进,他现在对于绘画艺术的理解,恰恰是以该能在时来运转,发家欢高的条件下,做一个有相当水平的艺术爱好者和收藏家,这一愿望如能实现,他就代的面和规划。在该水在一边,不平作画了。他对古时的画和规状。

本不理解。这种狂热的狭隘性对于许多得周守自己维一能胜 任的领域的人们来说,当然很有必要,因为野心和太领互相配 合的好运气,是很难遇到的。黎斯听了艾利克森说上述的话, 有时就回答说,当然该偶而有人自动提出面家的队伍,给鉴定 家的队伍注入新的血液,艺术批评家对于逻辑性的问题,对于 年代 画法 传记问题。对于记录有定论的东西。固然得起作 用: 但是, 他们一看到自己觉得新态的, 意想不到的现代作品, 一般说来,就茫然不知所措,写不出什么来了。最初的论调总 要来自並术界太身,所以大都带有矮件, 艺术批评家克服了最 初那种是头转向的情况以后,就把这种派性继续扩大,直到这 部作品已经成为过去的东西, 能够对它作出从平合理的定论 为止。他说,这寒在悬使人生气的事;他认识一些画家,他们 置过去的画家拉攀尔 D 是个讨厌的家伙, 还以饮种残酷批评 的才能自负,认为是什么了不起的本领;他又想到一些讲美术 课的教授, 连方面上用真金涂成的金色和面成的金色都区别 不出来,就技术方面来说,他们的水平根本和常认为商人险时 福出来的魔子的阴影是污点的孩子们和未开化的人们不归上 下。

我已经明确地看出,擊斯的顧以激等的方式学习伟大的 意大利顧家们的风格,而并不想硬模仿他们那不可能模仿的 地方,现在我却听说,他从前经立勋学苦练,已经成为严谨的德 国风格的素情家,用铅笔和搜条短额的单端程度,几乎比得上 他的著名的老师邓,认为颜料对画家来说,是一种相当大的祸

① 拉雙尔·桑齐獎(Raffaello Smrio, 1483-1520), 章大利文艺复兴时 期預象, 建铁家。

客。在意大利待了儿年以后,回来思想完全变了,以轻蔑的眼光看待从前的画法。有一次,谈起这个问题时,更有或柔说, 德国素洁歲江独特的风格而言,确实是一种任何东西都代替 不了的民族产业和特征,黎斯就这样把这种崇高的艺术定全 推弃了,实在可情,黎斯回答说:"嗳,说哪里话!一旦真正会 随着了,就更会画素描,而且想画什么都面得出来!再说,我现在有时还画素描观。当然只不过是自己面着玩儿罢了。"

他把一个相当大的册子拿过来,这个册子是用最好的纸 装订成的,对面是皮制的,上而还有一把钢锁。他用表坠儿挂着的小倒匙开了钢锁,一页一页的美人世界间时又是嘲笑美人的世界就映入服帘,这一世界这样丰富多采地集中展示出。来,恐怕是不容易再看到的。内容是他自己签历的一系列恋爱事件的历史,这些恋爱事件都用极潮的销笔,在册于昆画成级损损致的糖囤风格的案情,好象是丢完。和赞尔拜因。. 欧 弗尔贝克② 或者科內爾斯给《十日谈》② 会强图,直接为侧刻

② 指後得・對,科內留斯(1783—1867),德國而家,一八二五至一八四一 紅,任意尼斯拿木学院陪长。

③ 阿尔存莱希特·丢精(Albrecht Dtirer, 1471-1528), 德國宗教改革 运动时期的信而家、版画家、雕墨家、建筑家。

② 资斯·提尔拜因 (Hans Holbein, 1497—1543),宗教炎草运动时期德 固百億兩定,应函家。

⑥ 药輸·弗里格里希·欧弗尔贝克 (Johann Friedrich Overbeck, 1789—1869)、松耳迪尔、自一八一〇年起·张界罗马、与玻璃·帕·科 内的坚同原引主张及海文艺复兴以前的艺术的家撒顿 貞養 (Nazarener)。

⑥ 《十日读》(Decameron), 意大利作家薄值丘 (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的故事集。

帽筋, 印成铜版画面画用的老闆一样。每个恋爱事件, 据根据 特继时间长短,占或多或少的页数。都是以一幅有关的女性 的头像以及根据不同的构思面出的同一头像的 一些 变 化开 始, 楼差, 罐基一幅象偶然在市场上。 经费里或者公园里第一 沒看见的一位带人那样的全身像: 然后, 积全以及和主人公→ 总是黎斯自己一的关系就发展到恋爱胜利和凯歌时期。随后 就开始走下坡路, 出现争吵不休的场面, 单方或者双方不忠实 的风流事件,导致不可避免的决裂分离,分离的方式不是突然 把似乎有悔恨情绪的男主人公赶走,就是双方都表示出一种 喜剧性的无所谓的态度。在画出这一过程的作品中,有若干面 借祭容的或者正在哭泣的差人的单人画像画得特别精**采,真** 可以说是代表这种既优美而又遂严的艺术风格的小型杰作。 画中人物的松开的发辫, 乱推到肩上和脚上去的衣服, 好象船 上烟油着的被风吹破的帆老明经历了一场是风雨一样。加深 了画中情绪激动他印象。画这些共剧情景的人,是怀着惨诚 的同情动笔的, 还是稍微带有嘲讽的意思, 这无法高新; 反之, 其中几个人物的女件的差点闪耀游光芒。她们站在胜利的顶 点上,被菲化成为神话中人物的形象,则是确定无疑的。

我们注视着他翻过一页又一页,看到画页上那么多的洋

① 弗拉斯卡蒂(Frascati), 罗马东南的一个市镇。

溢着美和不华的形象简一般快地从眼前飞过去,不或目瞪口 果,只是艾利克泰有时还把手放在某一页上,暂时不让翻过 去。"说实跃,"他被后说。"我不、理解,怎么会把这样丰富的 天才压抑下去,或者顶多也不过把它浪费在个人的无聊的琐 事上! 您如果把这种才能完全用来为一个严肃的目的服务, 就会给人们提供来么去的乐趣呀。"

黎斯耸了耸肩说,"天才。赐儿来的天才。问题 就在于 此! 就连人类申最惩野之辈,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和工作的时 读,也一定杂孩子一般迷波障朴。也许我缺乏这种虔诚。我从 来没有自己一个人安生的时候,所有的狗都在我眼前,把我追 逐得被干杂面"

这番活和他先前自称什么都会的说法又自相矛盾,我们都不大明白这番话是什么意思。我自己更是完全不残得,对整个问题应该有什么看法。我感觉到分秀美。安林,甚至可说是严肃的人对我很有吸引力,而画册的内容则给人以某种财无忌惮的印象,许多人对于自己身上表现出这种作风可能原谅自己,但是看到一位严肃的朋友是这样,就不以为然了。这种作风颇有点把男女两性看成互相放对的自然力,就是说,不当睡于统得当砧子,不消灭对方载得被消灭,说得更高明些,成是颇有不能自卫获得被激华掉这样一种可怕的原则的意味。

在这同时, 求引已经看到最后的有素糕的一页, 后面还有 几页是空白, 零개级起快把碗塘合上。 值 文 利克森把他往往, 家求更仔细地看者最后一幅调, 因为在前面所有的画里出现 的女性都是意大利人, 而这一幅画的想象然是循环想的女性。 但是并不象画其他的女性邓洋、先把头都单独画成案情习作,而仿佛头部不好分开画似的,直截了当地画出了这个身材十分苗条的、亭亭宝立的少女的全身像,她的编成大辫子的头皮异常半身,对得头都几乎像花塞上的石竹似的,不跌重荷而是。出摇晃的姿态,虽然美万醒的脖子和脖纫几微微低垂着,其实这只不过是天生的风影的表现。而部除了一双繁独明星的、天真无邪的大限解以外,几乎什么都没有两,为了勾剔这划旁的容颜,面家选用了似灰色的铅笔,级余画得似有似无,在几乎没有能完全做到神似。相反地,这个神态矜持的少女的身体,固然也是用轻柔白毫独勾勒出来的,但由于农纹画法该严,设备一笔画得过火或者不足,所以能更准确地、恰如其分地再观化宏、

"哎哟!" 艾利克森贼道,"这个花一般的美人在 什么 池方。"

"就在本城!"黎斯答道,"你们要是老老实实的,有时候就可以让你们见到她!"

我却由于为画中形象的不可抗拒的天真无邪的神态所感 动,没有考虑就用恳求的口气减道:"您可别让她伤心雰,对不 对呀?"

"嘿嘿,"黎斯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说,"我怎么会让她伤心呢?"

支利克森也笑了,我们说由这个看兰人除同周发,把晚上 的散步继续下去。从三朝顾高置走过时,又看到美丽的画面 放光,对我个人来说,这是最后一次,因为后来我就只有一次, 机会再看到这三幅画,那是暗色灰白的黎明时分,我简直无暇 看画。我不知道,后来这三幅画的下落,反正没有公开展出过一次、繁新自己后来内心一动摇,就离开了艺术。如果象人们 所说的那样,诺浩莲莲她看见过有些星星一瞬间指摆不定,那 么,为什么一个金奶的人就不可见离开有已的约束形。

我们三人从城的北部向城西头走去, 打算到那条向南流 来的河水沿岸慢慢找个舒服的地方休息。我们路过我住的房 学。我和黎斯正要走过去, 艾利克森喊道, "站住!我们也到 这个人家里看一眼。瞧瞧他在创作什么! 快要落山的太阳这 时候正好照准他那间窗子向两开, 很不适于面面儿的屋子里。 会助他一尺之力, 使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一点色影嘛!"我怀着 准确的 伯并非不乐意的心情,先走过去,开了房门,果然看到 我那些奇怪的画儿在晚霞映照下好象一座大火燃烧的 城市, 我们三人都不禁大笑起来。原来这是两大幅画在厚纸上的画 . 稿, 一幅画的是古代德意志人在一道怪石嶙峋的大峡谷中猎 取野牛的场面, 一幅画的是一座有石碑, 英雄墓和祭坛的日耳 曼栎树林。这两幅画都是用巨大的苇管笔在大幅的纸面上画 成素權, 影线面得刚劲有力, 还用灰色的水彩颜料画出大片 阴影, 然后在画稿上涂上胶水, 接着就在这底子上兴致勃勃 协随意涂沫油面颜料。使浅黑透明的部分到处可以看见用等 管笔画的线条。我画的时候,没有参考过任何一幅写生画。 而是在一股奔放的创作欲的推动下,自由构思,从第一笔到 宋后一至一气呵成浊画出来的。用这种方法 画 既 容易 又痛 快, 所以这两幅彩色画稿颇有特色, 但又说 不清在 什么 地 方。因为首先人们就看不出,我是不是真有本领画出这样的 画儿。画中那些八时高的人物,就都是我让一位在美术学院

學习的、已经能大胆每生的年轻同乡添进去的。但这些人物 还没有过色。彼时都象惨点的幽思似的在蓬林里薜荔。

这两幅准千形的画儿, 象舞台上的侧面布层似的, 一幅半 進着另一幅、后面增上还有第三幅高級在这两幅上边、是用 同样的方式起稿的,但还没有设色。面的是由坡上的一座小城 市, 四周有很大很知底能展唱练, 设市从树干中间和树梢中间 露出,许多尖塔 人字形界属的形式 雌烯酚維煤 尖阔和凸肿 窗密集其中。贝见一条条除室弯曲的衔基通过一些有合阶的 坡道互相连接,一些小广场上筑有井台,视线穿过大数党师 楼,穿过在空中露出侧影来的, 宜于向外眺望的酒店亭子, 看 到后面飘动着的阴亮的反云。一伙一伙的小人儿聚集在凉亭 里,这些小人儿都是我自己画的。这座奇异的城市是我参考 一部建筑学大全, 独出心裁, 以几乎前所未有的方式, 把罗马 **试建筑和哥特式建筑的形式是矮组合。加以夸张、设计出来** 的,由于城堡和游堂下部的建筑式样显示出最占的时代,同时 也就暗示出建筑城市的年代。 地平线画在比 椴 树 还 高 的 地 方, 作为一片广大地域的边界, 这一片地域有一些农场、磨房、 树林、还有一个绞刑架竖立在一个阴暗凄惨的角落里。前景 准备而一个中世纪式的婚礼行列走出敞开的城门,渡过吊桥, 和一队开往城内的武装整备兵被此交臂而过的情景。我口头 说明要加上这一群人物,因为暂时还具不过为此留着一块空 白地方而已。

"妙极难!"察頻说,"作为点缀景物来说,这可是一种无比 轻快、无比空灵的意匠:再说,您画的这座城市,在颜色如同 讨厌的太保计一颗的晚霞晓照下,红彤彤毕奋光,活象大火燃 统的特洛伊①呀1可是我又想到这一点, 您得把重重叠叠的墙 磁统统函成红砂岩石的, 这和大村, 闪光的白云互相映衬, 会 产生独特的宏观廉! 喏, 这框面你又是什么呀?"

他说的是一幅靠在增上的较小的画路,用褙一色的灰颜 在题出民族大迁移时期我的故乡的风观。只见一些原始森林 并列波者重社着伸展在人们就识的地形上,从森林与森林之 间的缺口,远远型见一队人马在行进,山顶上的罗马了垦堵 里,烟在升腾起来。黎斯却已翻过第二烟画,这一幅画的一时, 是地质率风景。只见一些根据科学知识可以区别由来的后期 由脉中间露出王冠形的原始山脉的顶端,这道山脉却画得和 由脉中间露出王冠形的原始山脉的顶端,这道山脉却画移 的原始山脉形成一个富有画窗的线条。脸密 荒席 全生气 就 连日光也要为你留在最高峰上的夜里的充满河意的黑云的略 影防遮蔽,而同后着得斗。在岩石之间却扁着豫西章 在摔碎 最初的两块写着十被的石版后,造黑上帝的命令,忙着重新曲 出两块准备再把十被写在上间。

这个身材异常高大的人物, 兩帶十分严肃的設備, 低头注 视着石服, 施在那里, 不知邀背后一块花岗石上站着注定做数 世主的幼儿耶稣, 这幼儿光着身子, 倒臂誊阅凡小手, 面带同 释严肃的表情, 注视着身材高大的石匠。因为这只不过是一

① 特洛伊(Trois)、小亚维亚古统,相传于公元前一一八四年被与希腊人 用木马针攻敌,焚烧。

② 摩西(Moses),相較是帶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定层施東的部落首领, 在西东山受十減,从面炎定了犹太教的基础。见《出约·山埃及记》第 三十四章。

个初寫,所以这两个人物都是炎酸自己能力所及茶笔画成的, 结果超使得这两个人物和大地納烈变化时期更相接近。由于 寒四头上有发光的犄角,幼儿头上有光环,所以黎斯立刻看出 画的都是什么人,这使表感到满意,但地随即喊道,"这下子我 明白了! 原來您是个雜灵论者! 是个无中生有地创造世界的 人! 您太隱從信任帝熙?"

"当然呢,"我回答说,心里很想知道他说这话的用意,但 变利克森打断了我们的话,对着黎斯逸,"亲爱的朋友! 您不 要老在那儿拼命设法铲除亲爱的上帝吧!您干起这件事来, 可良比最顽固的狂热信徒在灌输上帝的信仰问派上,还更绞 除汗啊。"

备房开放,而后获得凋谢作为报酬。可是由于凋谢,它才可以 说是一朵真正的玫瑰嘛!"

因为我确信,我画这幅画是真正的劳动,对于他这话的意思就只听懂了一半,所以就对他说,自己认为画这幅画也是 劳动。

"那是由于这样一种顾困,"他回答说,"您想画的这种地 这构造学中的风景,是您从来没有见过的,我取断育,您将来 也绝不会看到。您在这幅画里面上四个人物。一方面是用来 碳灣,一方面母是用来嘲讽创世的历史和造物去;这是很好的 鐵湾诗,而不是绘画。再说,显而易见,您凭自己的本领终究 画不出这两个人物来, 至少现在绝对画不出来,所以就不能使 他们具有您才思敏捷的头脑想出来的意义; 所以您的全部工 作都是在空中; 是渐戏,不是劳动!这个问题现在就读到这 星,我实实在在地告,形态,我没看说数不是针对看恋,面是针 对着整个流源训练,使我已经根感兴趣。总之,我们都是做的 的二元论者,不管我们从那方面开始,都是一样。这个懒慢是 怎么一回事啊? 准不差人恋的,那么,是从土里挖出来的啊。"

他抬者屋子将角地扳上阿尔伯图斯·椪汉的骷髅说。 "那是一个在菜种意义上也是二元论者的男子的骷髅。" 我答道,我们一面走出房门,我一面向他们俩简单地叙说这个 男子和两个女性的关系,他时面倾向于这个,时而倾向于那个 的故事。"我要反复地说!"黎斯笑道,"我们要当心,可别腾腾 面只的,赛个一场空啊"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待到深夜,还约好要常见面,后来也确

实如此, 所以我们不久就成了好朋友, 到处都看见我们三个人 在一起。

第十二回

别人的恋爱事件

即所謂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帝国的疆域在历史上常有变化,这里排一八〇六年帝国告终时的疆域。

② 丹麦人、荷兰人、说德语的瑞士人同属于日耳曼民族系统。

指德国。

人 理解和重视, 所以外国人族把这种怪话信以为真, 自己还学 着使用或者滥用, 尤其因为这样做确实能讨好那些不幸的诚 亡者, 这些人由于不恒人情 世故而希望信助说怪话获得人在心 起。随着时间的准多, 我们彼此坦率交谈, 结果使我们得出这 样的结论, 移居国外的人和留在国内的人, 任何时候都不一 样, 要想正验地了解一个民族的性格, 就得到这个民族中间, 到它的本上虫。即里的人比流亡国外的人更容忍, 也就是善 良, 所以不在这些人之下, 而在他们之上, 尽管表面上看来恰 恰相反, 这种错误的表面看法, 留在国内的人终究是能破除 的。

我们心里现在对了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什么凝问,可是的 又有另一个问题使我们感到苦恼,这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 对立。对于应该共同形成一个统一体的民族大家庭成员和说同一语音的人程来说,他们如果有什么可以互相指编和讽 的地方,这是真正的幸事,因为,在这里正如在全字由和自然 男一样,鉴别归多样性也越着闭结作用,不同面可又微的 的话,却是非常传承人的,失能刻薄的首语,北方人互相方人及相待的话,却是非常传承人的,失能刻薄的首语,北方人说市方人投行前神和理智,治方,说北方人没有人心和感情,这种假态的说法虽然毫无证弱,但双方都只有少数优秀的人不相信 这种说法。或者说,只有少数人有勇气,敢在自己的亲戚朋友 地们所这种老一套的论调。我们感到有必要恢复失去们里中间打断这种老一套的论调。我们感到有必要恢复失去们当中一个人在场还走三个人全在场,都要特不偏不像的念度,并

且要为我们认为受冤屈的一方仗义执言。有时,我们的话引起了几分常愕,有时,甚至使得活趣向陪意的论调律变; 油反地,延有几次,我们自己也被人划到这一方或那一方去,根据我们的网籍,说我们是头脑简单的正直人和充实温情的感伤主义者,或者能我们是太好批评的,有才气的穷鬼。因为这并没有使我们感到不快,倒觉得很开心,所以,结果至少是读话的灾事将气变得绳和了,出现了相当和深陷气氛。

不一天,我们忽然发现。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充当调解人 了,同时还旅宿了张吴轩的银限。因为这时富有了华的全体艺 不来准备眼合起来,不使用甌布。遮笔和赋别刀,而逼过他的 时代的景象,来庆祝即将到来的狂欢节。要在人的活生生的 时代的景象,来庆祝即将到来的狂欢节。要在人的活生生生的 形象所能表现的范围,再现号称最后一位骑士的皇帝马克则 米连一世0举行庆典,把宋学和敦章授与组伦堡政优秀—— 一个人里出来的,立刻得到八百个在不同的程度上致力艺术的自 年人和背年人的赞同,他们好象是要创作一件流传后世雕顿 相交往的原想,这在程度上虽然不及中日的家乐,但回忆起来 仍然是全部庆想,这在程度上虽然不及中日的家乐,但回忆起来 仍然是全部庆祝,这在程度上虽然不及中日的家乐

节目游行队伍分成三个主要部分,第一是纽伦堡市民,美术界, 王商界,第二是皇帝,王侯,帝国南属骑士,军人,第三是

③ 马克丙米差(Maximilian)一世(1459-1519), 神圣罗马皇帝(1493 年 即位)。

这一重要的希阔直辖城市为前来作客向皇帝表演化荣游行的 队伍。这最后的一部分真可以叫做梦中的梦,我们三人决定 参加这一部分,作为梦幻中的梦幻形象和大家一起在过去的 历史即代加幻影叫行进。

这一压根就准备托严隆直举行的盛大庆典,并不拒絕妇 安参加:所以艺术家的妻子、女儿、未婚妻以及他们结交的其 他社会阶层的女朋友,也都准备自己参加节日化装游行的既 他,男人们那届古代股装魁增产这件大学重行指导。愿替她们 把天鹅绒、金丝织物,重船级和香纱裁剪得适合苗条的身材, 然后缝好,把头发适当地输成发鲜或者披散开,使有羽毛装饰 的帽子、扁平帽子以及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女帽具有适当的 样式和风格,戴谷冷活,这是他们节日前最大的乐趣之一。我 的朋友艾利克泰和黎斯也算是这类有福气的人,他们都以自 已的方式走上恋旁的道路。

住宅富丽電息, 养来可以证实关于死去的酿酒商非常有戗的 游传, 他不得不把来宽告诉。一个老女仆,这个女仆随即给他带来回话说,女士人高兴出让这幅画,但希望他下次再来商量。 对于这种肯通感面又轻慢的答复, 艾利克森毫不在意, 还等 元次,第三次到越家去,第三次到那里时,女仆终于通知他妃, 这位好说话儿的太太要按原价的四分之一奏这幅画, 担沱笔 钱赦济穷人,希望先生明天一定带着钱前来取画,免得再来回 题,一听这话。他才觉得有点惊讶,也有点输火。同时又照到, 这样一来,反正一年四分之一的时间不必尚确儿了,心里以此 自愿, 握了望天气是否会有适合于打猎的日子出观,然后出发 带行管四点访问。

那个每次必然见到的老女仆把他带到她的狭小的下房, 让他在那儿等着,她对去取那個小曲。但是哪儿都找不到这 解去,就避了厨房,她下室、储藏室和马车房。嘈杂的声音把穿 居的夫人引来,她根据耶個小画判断,以为画家也是个嫂小的 人,现在一见身屋处相的发利丸养站在那里,闪光的金发垂到 宽阔的府榜上,她一时陷入十分貌狈的状态,尤其因为他从安 详的微笑中醒来,如同看到幽夏似的,睁大眼睛凝视地。不 过,她也实在值得久看,年华不满二十四岁,那肤光出鲜艳的 玫发食,充满世类和青春活力,身段和四肢十分分称,褐色色 似实在值得人看着,等你不完美,总而言之,她可说是名 個其实的阿芙罗狄蒂型®的人,她不从也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① 阿关罗教蒂(Aphrodite),希腊神语中爱与美的女神,相当于罗马祥语中的维纳斯,阿美罗教蒂蜜指具有肉穗之类、德引起爱情的女性。

因而以高尚的礼法自持,守身如玉。

为了消除双方的惊愕和凝钡状态,这位夫人重新镇定心 构,绯红溶胶,请画家到房间里来,他们俩进了房间以后,他发 取装着那朝画的小第子在这位穿妇的小写字合下面,也许越 投有社流,也许她宏雄了,已经当做路殿登倾用.

"画儿就在这里嘛!"艾利克森一面说,一面把小维子拿出 来。小箱子连开还都没开过;原来,箱子盖儿还用螺丝钉松松 地钉在箱子上。艾利克森没有费什么事就把 箱子 盖 儿 弄 开 了, 只见那幅小画装在一个照古老的、精美的图样做成的画框 里,在日光映照下,光彩鲜艳夺目。在这同时,年轻的夫人已经 很快地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首先想要避免由子自已对待一件 姜术品这样马虚而受到责难。她又绯红若脸说,原先实在不知 道是什么样的画;现在看到后,自己虽然不是鉴赏家,但也觉 得, 这幅小画确实有很高的价值, 她如果不要求, 至少祭付她 买这幅画时的价钱的一半,她认为,那就是对创作这件作品的 画家的污辱。艾利克森担心她会再提高价钱,赶忙掏出钱包, 把金币放下,在这同时,那位夫人越来越注意观赏这幅简单 的风景画,美丽的限腈好象面对着那不勒斯湾的海陆风光似 的,一直在对着画中阳光和购的原野沿来看去。接着,带着具 缩的表情抬起眼睛瞅着巨人般的变利克森,又说,这幅画她越 看越喜欢,非得要求完全按原价付钱不可!

艾利克森叹了一口气,为了奎少不落一场空,提出原出原 价四分之三。但她一点不怕继续食言不体面,明确表示,宁愿 自己保留这幅商,也不愿按照原价以下的价钱卖违去。"既然 这样,"艾利克森同答说,"我要是硬让我这件小小的作品失去 这样好的地方,那就太狠心了;而且我再也没有什么理由坠持 要做一等无利可图的空易嘛;"

他一面視,一面把徵又放到後包里,靠备走开。这位美人 却看着那個內面,带着几分黎動的裝情,講他再符一会儿。这 时,她才拿了一把椅子给他坐,以便底得时间,想办法完分外 绘,用很客气的话间支列应募,可不可以消他通一幅信和这 配成一对的面儿,调得使眼睛看面时虚到问样愉快恬静,处打 算把这两辆小画都挂在写字台前的墙上,这样,她坐在写字台 边,每只眼睛就可以说都有一个安静的休息场所了。这话从 模型上来说是荒谬的,却使画家内心感到快意和喜悦。他来这 里的目的,虽然是为以少而不是为增加自己的工作,但他当然 运是邓军其事符放了她的要求,这位寡妇随后却突然中断了 读述,心不在紧填积面张铁们打去。

当天晚上, 支利克森線把这一股经历作为一件美好的冒险 高越添口 紅 设治我们听了, 但是以后他能没有再提近, 对于这作事一直铜心保持沉默。尽管这样, 我们从下面这一迹象仍然推断出以后的发展情况来了, 有一天, 他读起已经预定的第二帜小画, 不允担别订画的人,一时疏忽, 失口叫出了她的被名罗萨丽娅。我和黎斯互相看了一眼, 什么都没有说, 因为我们是他的真诚的朋友. "四所当然地对他怀着好意, 不想干扰他的恋爱。

这位夫人自己也出生在有钱的酿造商家庭, 遵守古老的 家法, 少女时代嫁给了这位障酒厂厂主, 因为以典型的民族长 料啤酒微遊业作为婚姻的基础, 本身具有社会愈义和足够的 厂主因害致命的热病猝然死去后。他的溃竭意识到自己忽经 有了完全自由独立的身分,而且同时作为女件,对于自身的价 信也有了充分认识。她生来具有上面所说的那种使人觉得既 少见而又完整的非凡之差。同时内心怀着对和谐的生活的愉 偿,刚失去丈夫以后,她一直显示出心情安定,无意再嫁,甚至 可以说是断念的样子,以此在自己周围筑起一道轻便而又坚 团的排栏, 为了游兔一切全使自己后悔无及的极之讨急和无: 理得求的情况出现。但心里大概还想保留在活当的时机到来 时, 微出果断的选择的权利。 艾利克森一出现, 这样的时机就 突然到来: 罗萨丽娅由于认识到或者预感到适当的时机到来, 这最初的一瞬间想没有轻易错过, 但是后来却继续表现出十 分沉潜慎重的态度。她设法逐渐给艾利克森到她家里来出各 种各样的主意的机会: 这种机会水到渠成地出现了, 因为实际 上帧正打算把偶然拼凑起来的、各式各样的房子和家具改变 一下, 使这些房子和家具既朴素而又丰富多采。当她看到艾利 克泰用沉着的。有把握的口气回答她的问题或是对她提供帮 助, 同时表现出好象对子这种工作完全得心应手的样子, 把家 具和房间按照自己的设想适当加以安排、她心里不禁暗自欢 喜。在根据自己的经验所能判断的范围内看出, 他出自良好 的家庭, 受过良好的教育, 她就一步一步地继续前进, 打算提 (4) 公只已经使她自己成为它的俘虏的熊。为了能更频繁地邀 请他,和他一起吃饭,她把更多的客人请到家里;她还让他把 他的朋友们带来, 所以我也去过她家一两次, 我听母亲的话, 保留着一件省穿的好衣服,在这种场合就对我大有用处了。但

重要性, 传议鉴估注信以继承下来, 故位乌疆力驻船隐满厂

是他一次都没有带我们的朋友紧斯去过她家,他坦白地对我说,这由于那一本带赖的画顶的橡胶,对于这话我极着脸表示 换同。我对于自己受到这种优待,简直觉得怀有一种法利豪 从0 的虚荣心,对于自己没有财富。自由生活、处世之才和还 当的人品,从前还没有俗,入进使门台的德行逻考案的规矩,感 到几分自豪。因为我完全没有把自己先营和尤蒂特的冒险事 件当一周奉,这时,我早已把那些所谓泉儿童闻着玩儿似的行 为忘掉,对于自己还没有经历过的事情,都自以为是地采取严 纱的了场,一概加以非常。

当艺术家的节日庆典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时, 罗萨丽娅 和支利亞森之间的关系已经发展到相当密切的程度, 使得趣 大概能象以避参加跳舞会似的, 作为他的女伴去参加这次庆 鬼。

黎斯得到参加节日庆典的女体,是由另一种逾秘。市内老 区一个偏智的小广场上,有一张展黄砌坡的,只有三层楼高的 狭小的楼房,每以宽度只能建造一个银子,但是强得确实美。不仅每个向了框上都安排着高丽的装饰,而且下层的窗子上面都有装饰连结上层的窗子,这些装饰中间又有颜色发黑的噩画。因此,这所楼房看起来就象一座小塔楼,或者说,更象前几个世纪的艺术家们特别喜欢给自己建造岛、细高的起。每两两亚像,身高达到第二层楼,门上原有的造型呈大胆向外。当身和亚像,身高达到第二层楼,门上原有的造型呈大胆的为当身的美人鱼形的门环子,还明晃晃地闪光。第一个窗子顶

注利賽人(Pharister),古代犹太教的一个集等传统礼仪的张强,转义是 自以为正确的人或者旨行不一致的伪善者

上那朝最低的壁画,面的是南耳修斯① 杀死巨龙,敦出安德洛 堡达②,第二个亩子页上的壁画,面的是蚤乔治》同飞龙 搏 斗,从它的暴力下激出利比亚国王的女儿,屋顶三角墙上画的 是天使米迦勒① 为了护卫大门顶上的圣母,也用长矛鹎死了 一个怪动。许多年前,象这座漂亮的小楼房一类的有纪念意 公的竞纲物遭到轻视,拆没或者和别时,有个小建筑师用 很少 的线犯这座小楼房买到了手,细心保存下来,作为遗产检给了 他的儿子,儿子是个平庸的肖像画家,因为身趾魁梧,同时 又 是国王卫队的后备军人。这位会画画儿的卫兵的遗孀和她的 女儿一起住在这所老房子里,靠少屋的穿织抚恤金和一定数 量的补助金过话,这笔补助金在逃避守未经上面批准决不要 量的所分子,也不对房子的正面稍有毁坏或者改变的条件下,每 年发给她。

她女儿名字叫做阿格奈斯,是审美专家黎斯的面册中最 后一幅素描的原型,他首先看了这座楼房,然后看了楼房内 都,还发现了这座宝石箱似的小楼里保藏的这颗举上明珠,这

① 乌耳修斯(Persaus),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② 突然落垂达 (Andromedia), 樂墨蒙比夏國王的女儿, 因为她母亲说她 此弟中做女正典, 杜瑟了斯特就高条(Porsaldon), 海特曼巨龙螺磷染铝 他也更、神論意实所做曲,只有客交響衛王站就會巨龙,才能盤軟而水, 因主道不得已用消费者大型似在沒有上, 突峰車耳移消杀死巨龙, 彩她 數如,事動結了鄉。

⑤ 孟乔治基基督教孟者(死于公元303年),根据传说,他曾新惠龙敦出利 比亚国王的女儿阿雅(Aja)公主。

④ 天使米迪勒(Michael),基督教大天使之一,他战胜代表黑暗势力魔鬼的恶龙,是中世纪艺术中常见的主题。

位母來不仅守护者女儿之受刑这麼建筑之美,还守护着她自 身之美。这就是说。在死去的史夫家于给她画的和她真人一般 大的肖像中,还^原然致光的那种美。 肖像头上摇着高高的高 光網、伊藤是房间的主要,肖像海面经常搜着两枝还没有点 边的,玫瑰红色的蜡烛。 这幅肖像画相虽然平该无力,但仍然 可以看出她当年的美貌,可是,不知什么地方总使人觉得没有 更爽。这是由于画家技法指劣所致。还是由于这位失人本样如 此,却无法判断,然而她直到今天还凭借这短肖像画中的神态 统治普波今家庭,只要从五儿服前走过。向睡面看一眼,就肯 定女儿的美非弦行超过自己。她一天之内经常把这幅回看待 变人,正如出入房间时经常把手指在门旁的小圣水盆里蘸一 蘸一样。她的灵魂在应长变化的过程中,一刻不停地从她身 上他稍美失,但是灵魂的一部分却在女儿身上再观出来,当然 也和夏凉的资源族身体一样能到。安静、灌补。

以非常优美可爱, 每净感受到任何魅力吸引时, 她就象一个还 没有过虐待的幼小的动物似的。眼睛闪经着天真无邪的喜悦 的光芒, 结里值很轻低不正象从前那是以轻磁的态度谈亦要。 而是不知不觉他讲行起正当严肃的交往来了。这种交往已经 成为他从未曾感到的内心要求。每逢这位少女的母亲当女儿 不在场时,为了夸她老实,说她向来连撒个小罐来开玩笑都不 肯, 小时候就已经自动招自自己所犯的任何讨错, 扭自时, 如 果说不是怀着好奇心, 抱着这样做的结果如何, 反正也表现出 十分宏详的态度, 使人觉得不能或者不必予以责罚。听到这样 的话时,黎斯就可貌测周章。接着,少女的母亲为了使自己不 被看成不聪明的人, 免不了以她的独特方式暗示, 她女儿当然 说不上是个最有才写的。但她倒是个十分鬼鹰去塞的人。然 而,黎斯坦已看出,阿格奈斯比赫母亲聪明,尽管阿格奈斯自 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而且在动作灵活蜃楼这一点上,她 北川経紹讨尬母亲, 因为他看到, 她干家务劳动时, 又麻利又 没有响声, 而且从来没有打碎过什么东西。她母亲干一切活 时,总是来回来去跑走着,喋喋不休跑说话,把器物弄得乒乓 乱响、她的行动以啪嚓一声打碎某件器皿结束的事例屡见不 鲜。遇到这种情况,她女儿向来都要说句替她辩解的话来安 戀她,这种發解话听起来象妙趣橫生的笑话,但态度非常认真, 企思和说法都鎮粹是客观的。然而黎斯对于这位少女的精神 或者性格并不了解,每逢人们祝贺他发现了这位少女,说阿格 奈斯性格娴静, 和谐, 具有美的动作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是涵 家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妻子,他都摇摇头说,他才不能和一个天 生的 尤物结婚呢!

然而他仍需继续到这位苗条的少女居住的细高的小楼里 史访问, 具悬注冷群集一切表示要榜的推动或者言语。他觉 得,这位结婚的眼睛犹如静止的水, 出处没有冲击力, 但由于 投法知道水底隐藏着什么精勒或者动物, 所以对于熟练的游 就者来说、也不是没有危险的。他脑底中对这类危险形成的 迷离情惚的想象, 使他苦恼, 陷入异常忧愁不安的境量, 时常 不知不觉地发出一声叹息;这些叹息却把这位不满上七岁的 姑娘心里许久以前秘密燃起的真诚的爱情之火扇得现出熊熊 的火焰: 这受情的火焰人人都看得见,黎斯为了不独自去她 家,而又不必器而不去那里,时常在这两位妇女家里攀行小小 的跨餐会, 激请我们参加,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议要情的火焰。 看到那位少女的眼睛总看着他,当颇发现,他做强傲出不理会 的样子时。就转身向别处看, 们每次视线都重新回到他身上。 他议方面,虽然领强做出不理念的样子,却显然不得不一再克 剧自己,不伸出海动的手去撑她。相反地,如却装出理解和尊 重做这父亲般的,一本正经的态度,还把手在他的肩膀上放一 会儿,或者甚至象天真烂漫的孩子似的把身子在他身上靠一 会儿,在这同时,她的眼睛闪耀着幸福的光芒,整个晚上都处 于心清意是的状态。

大家都开始认为,这种关系继续下去是困难和危险的,只 有那位由来是例外,她对于自己家里热闹最来感到高兴,正况 为黎斯态度这样矜持,她相信,他总有一天会真心诚意地来求 。 支利克森由子另有打算,对于这个问题也无心多加考虑。 尤其是每逢我们一同离开那座小巧的棱房时,支利克森都立 刻观自走自己的路,我则和黎斯同行,有时走到他的住所门 前,有时走到我的住所门前站住,还常常在那里遂论争辩好几 个小时,我确实不敢为这位少女的寡国塞地杏间位,因为他对 这事不肯多谈,心里就觉得犹豫不决,就被坚决装出一种对于 自己的事怎样做法已经胸有或作的人的样子。为此我就能弯 子、通过形而上学论会的流径来涉。因为我怀着真正沉痛的 心情指责他轻离, 把他的轻盛和他的无神论思想混为一碳, 一 育到深夜,我不住他身击他的无神论思想,他也同样狂热痴迷 敢为这种思想辩护。有时,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还继续大 声谈论、结果受到市巡逻队的警告、叫我们不要妨碍市民睡 世。但是有一次, 在准备艺术家的庆典时, 黎斯大概是听出我 要谈到什么事情上去,突然打断我的话,平心静气地宣布,准 备激请阿格奈斯做自己参加庆典的女伴,他们俩能否永久结 合,要看举行庆典的过程中情况如何发展。他说,拘谨的人遇 到这种机会常常去掉矜持的态度, 比平日更有正视命运的勇 气。他也是这样的情形,因为希望永久结合的力量和害怕这 一步走错的心情完全处于相持不下的状态,所以要由偶然性 的因素来决定。

当她的恋人亲口告诉她这一喜讯时,阿格奈斯顿时焕发 出充满新的希望的容光,原来,途起初希望能在举行这一喜气 择详的越大庆典时在他的近旁参加的念头,她都已含歌忍痛 地完全打消。但她不想多讲这个喜讯,以免乐极生悲,他带来 辛美的农料,试图给她做一套农服,使她的苗条财为材穿起来 合适,她的曲线美能更鲜明她表现出来,她都默不作声地一切 顺从他的指挥。但是,当他手里捋着她头上是有三个少女头, 上那样多的波状的黑发,先加以检查,然后来成新的发型,她 一直默默无 宣地位着头听任他去版时,她这年轻人的头脑里 却暗暗地, 庄严地下定诀心, 专去努力想办法, 在造当的时机 把他接在怀里, 和他结或终身仲侣。这种大胆的计划只能是 一个儿童般天真的,而又在情常滚动中的心灵的产物。

第十三回 又是一度狂欢节

京城最大的网易已经变成一座大厅,里面对火辉煌,演员和黑众这两支参加庆爽的队伍和已入场。观众聚集在顶层楼座和各层包厢里。带门下在特门正在特别的艺术家挤满了正厅旁边的厅堂和走廊,传来喷驰逃遭设语的声音。那里五光十色服装的人流,乱纷纷地劝荡着。人们都各自蒙较成意味深长的关键的人流,乱纷纷地劝荡着。人们都各自蒙较成意味深长的人物,他们一方面自己装程很象样子,同时看见旁人穿上美丽的服装,也和自己一样显得仅夹鲨炽,精力充沛,两歌的旅校,尽管举办这次庆爽的核心力量不是由遗华克敷的运程外,尽管举办这次庆爽的核心力量不是由遗华克敷的五代是的工作达到炉火绳青地步的成年人构成的,除了那些人人,全都已透过几步,参加这个队伍的还可建筑家、黄烟家、水烟画家、积极画家、不极画家、,树潭雕刻绘器画家、不短画家、铜板画家、石板画家、,数雕刻绘器画家、不短画家、铜板画家、石板画家、,数

场里陈列着刚完成的、为王宫铸造的、十二座十二呎高的、 在火里镀金的王室历代祖先像。许多本国和外国君主以及文 化名人的骑马像或者立像连同巷座上 的雕 刻 都已 完全, 并 分散到世界各国,巨大的铸造计划已经若手进行,各个铸造 车间大概已经呈现出象当年本维努托① 在佛罗伦萨传选珀耳 修斯铜像时铸炉旁边那样的猛烈突击、热火朝天的景象。-眼看不到尽头的墙壁已经画上剧地壁画和蜻壁画; 用烧制出 来的组合在一起的彩色玻璃镀银的、和房子一般高的 花窗, 绚烂多彩、配得上用来庆祝这一衰亡的艺术的复活。公家和 私人藏画当中,凡是在容易损坏的画布上画出的无法替代的 税世之宝,为了长期保存,都由熟练的工匠通过平凡主助的劳 动,以精湛的技术描在瓷板和贵重的器皿上,这种技术近几年 来才达到这样的水平。这一艺术世界的全体代表——大小师 傅、工匠和徒弟——之所以有更高的价值,与其说在于他们更 纯粹地反映了一个时代初期的成熟性,这个时期具有的理想 的喜悦情调在这同一时代很少重新出现。毋宁说这里那里周 圈已经浮现出蜕化和颓废的阴影。所有这些人,就连上了年 纪的, 还都富有朝气, 因为整个时代是富有朝气的, 仅有技巧 而无感情的游众还不多见。

现在各门大开, 号手们和数手们随者原亮的小号声和铜 载声首先出现,他们的队伍遮蔽着他们后前人山人海的行列, 观众望眼欲穿地等待着他们过去, 让后面丰富多采的游行行 列展现出来。紧跟在乐队后面的,是两个身穿绣着粗化堡物

① 即本維努托·切利尼,他的代表作是《珀耳修斯》〈山游和达郡厄的儿子,希腊神話中的英雄之一〉傳像。

小爺嗨市徵的红白上衣的领队,他们后面是盛大的工匠歌手 行会队伍的领队,他头戴巨大的绿叶花冠,事全被金手钱,身 材细长,体态优美,大碗步走来。行会的良好的队伍中,个个 戴着绿叶花冠,夺着镜百牌,走在前面的是身穿短衣,爱好遗 畅的宇年们, 躲在他们后面的处据着令人,肃然起爱的,汉 斯·萨克斯堡 的卷人们,双斯·萨克斯身穿混色皮外衣,白发 如做的头上闪烁着水恒青春的阳光,体观了功成名遂的一生。

然而那个时代市民诗歌是极其丰富的,创作热潮势如泉 源,每个行会都有自己的诗歌,尤其是现在出现在工配似乎的 队任后面,举着上面画着料刀和制切须吊的洗脸盆的理及脚 特色的颜帆行过的队伍,非常壮观。其中有议厅。罗森勃律 特勒,他是景旗专家,一个瓣历过诗多地方的潜德诗人和纹章 诗人,一个抱着大灌肠器的驼背的喜眉突眼的汉子。跟在他 后面通着大步走来的,是长姆斯市的长腿的汉斯。學尔茨岛, 他是有名的理发师,可封又是在次守祸和趣剧作家,在这方 面,他是罗森幼世特的伙伴,汉斯。萨克斯的先驱。德国戏剧 的效前就是议样由两个理发师和一个都匠族育起来的。

随后出现的一切别的行会队伍,都同样富于诗歌创作,这 些衣服、旗帜领色各不相同的队伍接蹄而来; 桶匠和酸啤酒的

④ 权第、申克赛(Henz Sachs)1/94-1576),纽冷堡程度,创建了组役组 」所敬曲学校,推动了工民教曲(Meisterg)中(2) 确发版,写了大量工, 股數曲和独立等限,是十六度犯量重要的法因作家。

② 预需·罗泰勒律持(Han- Rosaphit, 生于十五世纪初, 死于1160年 后). 权质·萨克斯以前通重要的组金经济人。

② 汉浙, 平尔茨(Han- Folz,約 1450 年生, 25于 1515 年以前), 德国沃姆 馬市的工匠歌馬作家和發致节關作家。

工人,身穿用弧皮镶边的红、黑色行会服的锯尖,身穿浅灰色 和白色行会服的面包娜,身穿较目的煤,白、红色行会服的蜡 烛匠,身穿浅褐色和裸红色行会服的有名的菱拼卵,身穿象配 晦气和希望的黑,绿色有会服的立了不节的功绩的鞋底,身穿 玉彩缤纷的百衲行会服的戴缝。出现在织锦缎的工人和织地 毯的工人队伍中的,已经是高级织物行业的著名的建工写匠, 因为他们创作豪华的地毯和衣料,装饰大商人和城市贵族的 住宅.

这些纷至沓来的、形形色色的、几乎每个都有自已可爱的 传说的团体中,有不少的人物表直到如今记忆影新,但和全体 相比,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走在穿着火炭酸红黑衣服的钉 马蹄铁的铁匠队伍中的,有自有行设计、转造铁蛇炮的变坏够尔 师傅,走在转造大口径短舱的工匠似中的,有当时已经象理 赛本软的木料一股把金属制成薄片的、具有独创力的工匠以 斯·达诺尔和做的兄弟来混哈特——指毁墙噬的穿孔螺旋的 发明者。还有明火枪的发明者沃尔夫·达诺尔师傅、他旁边是 铸造大炮的人们的师傅薄海姆,这些铸造大炮的人所铸造的 装饰得很美的闪闪安亮的炮身、加农炮、梅涛炮、卡通炮使他 们闻名全世界。

具有刀劍制造者和武器制造行会是一个由有独创力的金属制作工人组成的秩序并然的团体。刀剑制作者、兜鍪剑作者、兜鍪剑作者、兜鍪剑作者,各自使自己名下的那一部分军事装备达到数 "某些附两用的程业 从而证明他们是名不虚传的不朽的工艺家。严格的专业分工以寿妙的方式向自由和发展多方面的才能转化,外实的行会会员又向极汽重大的工作和发明进军。他们往往走还不会读书写字的人,但都又成为无所不能的工匠。制作带有太阳系标志的巨大时钟机构的领匠仪斯·布尔曼农校这种时钟机构趋于完善的安德莱亚斯·海因菜因、都是这样的前形,海因菜因来到水场有工效在手杖的圆顶中的小瓷,杯次的真正发明者被将。黑勒①也挂着流匠师傅的粗犷的头衔会加了这个行会的队伍。

现在国忆起来,走在木刻家队伍中的、身穿漏反小外套的 矮子希罗尼姆斯·罗施拿的资态, 还如在眼前, 他喜欢就, 他 的安静的工作家里到处都卧着这种打呼增向动物。我看 妈, 聚跑在这个身穿灰黑磷皮缸外套的爱馅的镜子后面 走来 的, 是穿着天窗和玫瑰红衣服、披着白色斗涎的银匠的阴窗的队伍, 和牙着排紅衣服、外面翠着异常华丽的金线绣花的蒸缎子

① 夜彩·濕勒 (Peter Hela, 1480—1542), 纽伦區訂任, 最早創造怀表 者。

② 看甲尼姆斯·罗施(Hieropy;nus Rösch,死于1556年), 经伦强的著名的纷拟工人和印码工人,受到皇帝马克西米港一道的资重。

大次信命 ict队伍。他们前面, 运载着银牌和雕花金碗; 雕刻木 突跳咪起躺充这里的 储量篮里, 新生的制炭雕刻木起源于这 里的金属工匠, 和木板雕刻水分开, 木板雕刻水的队伍和代表 印刷水的里期端的队伍在一电游行。

现在回忆起来,铜匠队伍中还有一个秀丽人物的形象浮 上我的脑海,这个人就是塞巴斯蒂安·林顿阿斯特,他制作的 铜版的器皿和铜碗异常精美名贵、据说因为当时禁止铜匠耙 铜器镀金,显帝特意授于他这种特权,这个传说特别使我感 动。由制作的器物形式高贵丽授于他把娘金凤挺高到黄金地 位的特权,提明工人和国家元首之间的关系多么美好啊!

但是现在以平凡的铜匠名义出现的彼得·菲舍 尔②, 却 县个完美的古典式的人物, 他带着五个也都是铜匠的儿子一

也 非特·史托斯(Veit Stoß.約 1445—1519), 銀伦盤戰利家、國家和網級 聯約家。

同参加游行。他长老似兹的虬须、灰岩阁形色领,系着皮图相,后独原的一种,原始实现的是实出细胞。 树苗沒切的大殿前显示出 确的 弃做心情。这廉实员了多年的工力,因宗言希腊生活反对的大型,是明光的蓝宝内守护圣者银榷的许多瑶像安率的地方。同样,这位能工巧匠本人也和五个儿子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儿女同性在一所房子里。在同一件坊里劳动,周围闪耀着新作品的光辉。

还有一个几乎使我怀有时样好感的人物,这就是在瓦匠 和木匠队伍里迈着大步走来的奔洽。成伯尔,他身盤异常魁 桥,或上那件液衣服不知后驱多少支勒布®。此人当然是毁你 桥,对也挑选了一些和他本人一样高大、强壮的人,以 这些彪形大双为自己的帮工,他象巨人一般在树木和螺条中 问结着干活,手之帮巧,独具匠心,没不能比得上的。然而,他 却是个具有反抗精神的很得人心的人,在农民战争®中砍伐 林中的绿树为农民做大炮,因此,要在丁克尔斯毕尔将他处以 躬刑,但组伦是市议会因为他很有技术和用处,出设给他康 里,任命他做市木匠头。他不仅顺作贬美观又整实的橡骨物 和锯结构,还制作磨而机,起里机和巨大的载重车,无论遇到

③ 被務・基合尔(Peter Vischer, 1460—1529),銀伦豐聯樹家和饒工,他 斯蘭的茶案巴尔杜斯擬信亞由他的儿子们完成的。

③ 赫费斯托斯(Hephästos),希腊神话中的火翔银冶之神。

④ 旧附德熙长安单位,约为2/3米。

什么障碍,什么重东西,他的思考力很强的头脑都能想出对付的办法。尽管这样了不起,他却是个文盲。

因为游行队伍根据整个时代,所以一群一群的生平都有 所成就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人物形象。接踵而来,当阿尔布来 希特·丢勒为首了。丢勒南面有个小侍从,更明于驻地上有与三个 小假纹章的盾,这个饰有纹章的盾是马克两米连皇帝还一 个位代表全体美术家的大师的。丢勒本人在他的老师沃尔格 特①和亚当·柯拉弗特②二人中间以整齐的少伐行进。化载 成丢勒的人自己的金色的攀发,完全象去物那顿有名的自身 成无数的发生在的宽肩膀上,这个身体更便的男子,扮 资他所担任的尊贵庄严的角色。要态优美,动作熟练。

建筑和装饰城市的人们的队伍在前面走过后,现在出现 的可说是代表城市本身的队伍。队伍的最前面由两名有别级 的执敬的兵士护卫着大旗。身穿饰有许多长线的衣服的男或 的我更,高举型以招展的旗帜,左手攥着坐头,紧弦在腰旁,是 得很成严。随后走来的是市警备队长,他身穿江黑军服,披着 胸绝,头戴饰有羽毛的宽大的扁平便棚。他后面是市长、法律 顺问和市议会议员们,其中有不少是广大帝国中有名望的和 有才能的人,最后是豪门大族的杜阳的队伍。这些经营商业的独 和宝石、沉何何, 还晶晶, 琳琅满目。这些经营商业的城市贵 族的商品要过各个海洋,同时他们以战斗的姿态用自己铸造

 ⁽¹⁾ 未對尔·沃尔格穆特(Michel Wolgemut,1434—1519), 組伦盛商家。
 (2) 亚当·柯拉非特(Adam Kraft, 約 1460—1508 或 1509), 组伦盛鄉

的大炮保卫自己的城市,参加帝国的战争,就读华常裕以及公 共心和道德品格来说,都超过中等边族,他们的变子和女儿娇 枪有如大朵的鲜花一般,衣稍皮出露擎的声声,给摆摆摆地走 来,有的在编成美丽的小辫儿的头发上罩着金色的发网和小 软帆,有的败者饰有判毛的钳子,有的脖子上跟着高级亚麻布 围巾,有的光岩肩膀,上面披着贵重的毛皮。这个壮丽的队伍 当中,有几个作为外实参加游行的威尼斯拉人和画家,身穿意 大利式的紫红色或黑色的有诗意的大衣。这些人物把现众的 服象力引向水上城市威尼斯,从那里远远引向地中晦指岸各 图。

第二个广大的仪仗队高,^将着双头鹰旗,^被号手和被手高声 吹打着开道,一切由于英勇和显赫 庙有资格随待在基帝 配 的代表人物,整个帝国登场了。首先出现的是由体格及及当的 的长率领的,张康、他们立刻把那个战乱时代及当的 的好动,粗野、爱唱歌的民族性生动地展示出来。这一群趣名 兵臂着丈八长枪行进,从枪林里,我在胆象中看到山峦整谷, 森林田野, 被是和婴恋。德恋志和亲年建筑的城市相对服成。 一群由青年人和几个年龄被大的拦路行动者扮演拍的战友,非 常焦心地使自己熟悉了历史原型的服装、习俗和歌曲,结果, 这次庆典风,流流农敷的雇佣氏的裸露着的、被太阳晒黑的酵 这优庆典风,流流农敷的雇佣氏的裸露着的、被太阳晒黑的酵 子,他们穿的那种挥破褐的股坡和佩带的那种短剑,以后很久 还到她撒着群见。

接着难又出现了庄严肃静的行列。先是四名各自拿着上

面飾有勃艮第、荷兰、弗兰德尔和贵地利钦章的盾牌的传从, 然后是四名各自举着斯提里亚、提罗尔、哈希斯堡的旗帜以及 皇帝的勃练的转士,然后是一名特别者和两名传令官。于重 拿着蓟的皇帝卫队后面,是一群身穿金丝织瓶足之衣、手捧商 精手和饲腐人是在狩猎长官前面。戴着格子形面取的手, 排手和饲腐人是在狩猎长官前面。戴着格子形面取的一个 来的上衣和貂皮外套,被着金胸他,扁平便帕上饰有象征 其中 的企鑑,成风凛凛地走来,眼睛注视着有英雄气概、第士精神 和聪明才智的人物。这个扮演皇帝的人本人可以说就是这样 的人物。原来,他中来扮演皇帝这一角色的,是一位来自 原先 的个帝因边境的画家,他的风度和相貌一点都不用打扮,就完全 适合这一角色。

紧跟任皇帝后面的,是他的宫廷弄臣孔波·封·梭尔· 罗森印,但不是以丑角的姿态,而是以宫于幽默机智的、聪明 剪敢的英雄的姿态出现。他穿着一身紧身的玫瑰红天鹅绒衣 腰,但上半城崇于很愿,有错哲形装饰。头上筑着一项天蓝 的小帽子,上面至着一个玫瑰花和金针相间编成的花环。腰间 的玫瑰红剑带上却佩带着优质铜制成的又宽又长的军刀。正 如他的英雄和皇上一样,与其说他是诗人,毋宁说他自身就是 诗。

在他后面,全身披挂,刀枪齐鸣,迈着整齐的步伐行进的, 是从吕内侯荒原到古都罗马,从比到牛斯山脉到土耳其境内

① 孔炎・封・蔥尔・罗森(Kunz von der Rosen,死于 1519 年),马克西 米洛…世份寮原和金信。

的多環河畔到处治血苗层的帝国名称, 世袭即聯國官兼总督 西格蒙鄉。封·帶韓里希総泰因②, 开任临时总司令的 法学 家乌利希。封·帝佐贝尔克雷, 格曼尔相。封, 弗伦皮贝尔 克岛, 史利希。封·不伦瑞克③, 弗兰茨·封·西肯根②, 一对 惠实朋友罗根道尔夫和萨尔姆④、安德米亚斯。彭·佐愿堡。 卢道夫。封·安哈尔特②以及其他的特领, 各有替自己拿着 武器和啟利品的侍从, 还有人高举着标出战役和彼包围的城 市名縣的战舰, 拿着上面有豪亚的成者高贵的题铭的层隙, 在 这个部行行列中, 轉列看到相似使美, 体魄强健的男子形象。 因为参加这个队伍的, 大多基自力为自己开拓率形象。 但为参加这个队伍的, 大多基自力为自己开拓率规, 都适 于扮演最优秀的人物。 我为了更便于看走在 我们 前头 的队

预整款簿·對·幕待里希施泰國 (Siegmund von Dietrichstein, 1127—1496),秦康则大公西格蒙德二世。

② 汉宗·乌利希·封·舍伦贝尔克 (Hens Ulsich von Schellenberg, 1487—1558),杏园名称。

魯 格奥尔格、射、弗 伦 茨 貝 尔克 (Georg von Frundsberg, 1473— 1525), 著名的泉循及队长,马克西米连一世手下的将领。

② 艾利希·赫·不伦州克(Brich von Braunschweig, 1470-1540), 不 伦灣点和自內盤(Limeburg) 公司支利希··世, 一五二七年参加了抗击 土耳其人的故食。

動 弗兰茨・封・兩灣根(1481—1593), 公园骑士, 莱茵区骑士易动的领导 名, 一五二三年百月, 企業故中受伤而死。

⑥ 萨尔姆(Salm)伯牌尼古拉斯(Niclas)一世, 携击土耳其人的战役中的 将领,一正二九年指挥保卫维也输的数斗。

③ 卢道太·5s、妥哈尔特(约 1458—1510),马克西米造一世手下的 等 额。

伍,已经在还被人群挡住的地力和做问前济了拼,象具有千里 限的人一般,贪看一切。我完全忘了自己是参加表演者,只顾 对着北阔的景众赏心悦目,觉得好象自己是已经死去的免记 时代的人们的后裔似的,不禁扬眉吐气,充满了自豪的喜悦。本 领虹伦堡稷军对瑞士人作战,并著书描述那一战役的首家名学 者戚利巴尔特·皮尔克海莫尔①出现在国王的博学是外的 中间的时候,我这种自豪的喜悦情绪大概更加高涨起来。表 来,那时我忽然起起,这位号称最后的骑士的虚冷中,和所出 放出国重新合并于帝国,在讨侯载的租企治中,和所出 也些将军们。起被迫把举起的帝国军旗放倒,惨然退却,即 如,不禁哀叹说,他不借助于组大的对手是不可能打败塌的。 市一,没有考虑到命运的启福不新地上升和下亭。 出明。由于这有缘故,我能更但不断地上升和下亭。 出明。由于这有缘故,就能可能不断地上升和下亭。 时期,没有老师的意见。

我还几乎没有觉察到,这位最后的精士的授长的豪华队 低已经定完,在迄今已经走过去的各个游行队伍则大圈子互 相穿过的同时,化装部行队已经走过来了,化装游行队把艺术 界形形色色的滑稽可笑的怪物,爱讲艺来啃肉运访的人,滥竽充 数的人,想入生地的人即观喻尽,无奇不看。

化装游行队总指挥骑着一头犟驴给这个梦幻般的队伍开 道,跟在他后而舞蹈而来的,是身穿彩色衣服的小丑吉利姆、

① 威利巴尔特·皮尔克蒂莫尔(Willibald Pirckheimer,1470—1530),卷 国人文主义者,在马克西米连一世对瑞士内战争中,率领值伦堡援军对 瑞士人作战,后来,驾了《瑞士战争》(Bellum suitense)。中书。

坡克和古哥利里斯, 侏儒小丑梅将施和杜万顿以及其他的小丑, 我作为一个相当安静的小丑澶回到这些人中间。接着, 头 戴花混、手执属神手执的男子率领着导放毛皮 头上有犄角, 身体后面拖着尾巴的乐队走来。这些披着山羊皮的汉子按照 自己的音乐的节拍翳删跳跳,时面以八度音,时而纯粹以五度 方, 从最高音—下子胜到最低音, 有的用口哨吹奏出, 有的呼 出一种古类的, 备章你怎么

獨神巴克斯游行队的领队手执有绿叶缠绕的金质酒神手杖, 迈着整齐的步伐开道。 亨葡葡编成的花冠遮着他的红扑扑的旗额, 一流有彩色条纹的宫阁的丝带闷鸦舞动着从肩膀上一直垂到附边, 轻飘飘地遮盖着他的细高的身体。只是腰上奔着全色的古希腊式便鞋。 系卷半古代式、半中世纪式围辖的旗艏截着, 簇孤着《圣经》里所说的亩长窥探上仓担。 程行、商调制, 都葡萄树的重量把担子都压弯了, 他们后间还有调个更强壮的男子, 用四棵笔直的松树拾着更大得多的偷狗对走来。 杂音咏啼的酒神游行队中所有其色跳人员, 有的全着盆, 嫁, 手杖, 有的拉拉着, 推着头戴常青蓬花冠的酒神动生上。一串的葡萄树边的笼毯的天穿紧宽在滚袖头上。

接着, 妥神维纳斯的凯旋车来了, 有两个作为战神玛尔斯

^{5.} 所有打定以免到背荷们"表现总施海热。——那些正是舞动自糖化时候。——他们到了以实各样。从那里被了那切得的一枚。——他们到一个人用在拍着。——因为以免到人员那里依条的跟挂编码。所以那些对对公以实名等。这了位于天、他们没接紧地无间来。"(引力)中心会记忆中二章》。

传从的温柔可妥的少年,穿着雇佣兵服装,蘸着鼓,吹着笛子 开路, 把显似做形的稀容别巧的翻子看在背上, 帽子上的彩色 羽毛拖着短短 他们面皮勒拉音做出一本正经的态度败者讲 行曲, 欧泰时, 与其说尖锐, 展宁说柔和的笛音不断重复属一 的充满憧憬的乐句。头藏王冠, 手盘节杖的回王, 背着讨饭背 包的、衣衫褴褛的乞丐, 以及数十和犹太人, 土耳其人和摩尔 人, 青年和老人, 您拉着这辆凯旋车走来。车上的维纳斯不是 别人,乃是美丽的罗萨丽娅,她半坐半卧在头顶上有透明的鲜 **花烂盖的玫瑰花睡椅上。她的衣服是深红色的丝绸做的。但** 式样却大致象阿尔布莱希特 • 丢勒面冲话中的人物时好用的 那种一样,是当时城市告旅家庭的节日服装的式样。这种后地 鷹家的织物把 ▼ 即 ▼ 长的袖子上和王后裙裾上的客雨的如画 的衣纹都忠实地做出来了, 宽大的深红色的天鹅绒女帽, 边缘 上榆有白色的羽毛, 横遮上地的头部, 头上有一颗金星闪闪发 光, 抽手里拿着一个会色的他球, 上面落着两只拍打着钢膀, 互相接股的鸽子。她的俘虜中有异教哲学家亚理斯多德① 和 基督教诰人但丁·阿里盖利②,他们在凯旋车两旁行走,以必 恭必做的杰度,特别对她尽保护和帮助的责任。但她却时时 同讨头来看, 因为身强力壮的艾利克森扮作野人, 腰间和额上 榜着原原的一层栎树叶, 肩膀上披着一张熊皮, 紧跟在她的凯 游车后面,给月神狄安娜的游行队开路。后面有许多猎人,头 戴插着绿树枝的帽子或便帽,手拿用簇叶缠绕的狩猎号角,身

① 亚理斯多德(Aristoteles, 公元前384-322),古希腊大哲学家。

② 但丁·阿里滋利(Pante Alighieri,1265—1321), 意大利大時人, 写出 《新生>和《神曲》来给念她所爱的贝雅特顯齐。

穿用略卻皮,山崩头,小應與和野猪牙索物起來的豬人服裝, 跟隨着他行迷,有的學者大猜狗川意大利灵裝, 行的腰帶上 也看發在低山鞋上的缺切助應點,背上背為社對羊,有的簡素 由山鄉和一撒財為,还有的房担架給着长牙,特角和偶鄰都給 大樓色的野猪和肚鹿,接着,就有一排野人拾着一座活動 林走来,林中神木种类繁多,黎叶茂密, 不松鼠鄉村,禽鳥鎮 星。从这麼傅林中的树干空歐烈,已然替见月神歌安娜的機 发力的佛影,是由身材苗条的阿格奈斯经过黎斯汽手化裝 對我来接續的,她的车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遊動,薪份的徐上 金色的特角和彩色的型形形成花环,装饰着这铜车。 經自己 带着马前坐在岩石上,岩石里冒出的泉水塘缓到外乳石水盘 中。野人,豬人和山林水洋的仙女,穿着五光十色的服婆,纷 的前金椒水解照

阿格奈斯穿着绿白色的丝绸衣服,一直到腰部称紧贴着 身子,使待她的体型的全部曲线美仿佛自张特成的边像一般 铸明地表现出来。小面的暗的到.房犹如银匠精工做成的一样。 周围用绿色的纱剑腰带缘衫儿道在腰身以下,绝向水爬胆大 简旦打着程子,虽太遮住,却一直飘垂到从根色的希腊式便叫 里盖盖答答地露出来的双脚。盘成希腊式食物的黑发中隐约 风观着明亮的写牙,她头看放一动,月牙就管时完全被绝的竖 发逃住了。阿崖尔济面色象月光一样白.比往常压在语,黑色 的明眸闪射出刷洞的光芒,在寻找她的意中人,而她那闪现着 概光的胸中极出的计划,却被得她的心怀怀重重跳。

她的途中人黎斯为了能走在自己的恋人扮演的**狄安娜身** 边,选择了酷爱打猎的亚述图王的**装束**,但他一瞥见罗萨丽娅 扮演的维纳斯,就离开狄安娜,混入维纳斯的凯旋队伍中,如 同想梦行症者一样,目不转睛地瞅着她,不知不觉地寸步不离 她的隐迹车。

我吗,就忠于旧时的绰号,穿上叶绿色的小丑服装, 带铃 L的網子周围在上用上編和有红色數學的冬青嫩枝编成的關 圈。瞥见上述的情况或者毋宁说动向后, 我就利用这种类似 猎人的服装,时时飞步穿过活动森林,到举目无亲、十分可怜 的狱安城服前去护卫地,因为她身边别无一人,那化装成野人 的艾利克森帕服防便始终注视着黎斯和罗萨丽娅的动态,不 过眼前的 - 切并没有怎么扰乱他的心思。展现出南方希腊景 象的游行队伍走过后,紧接着,表现北方日耳曼童话的山王游 行队伍前来到了, 由于的车上用矿石标本和水品筑起一座大 山,身级高大的山玉巍然坐在大山上,身穿灰色毛皮长袍,雪 白的胡须和头发一直垂到腰部,象波浪似的在腰间飘动。头 上轍着上面呈銀齿形的高高的金冠。周围有小土填神钻到洞 意和坑道甲去采掘,都是真正的儿童扮演的;但是,车上在前 面站着的、头顶光芒四射的安全灯, 手拿锤子的小山神, 却是 一位身长不满三拃的、完全成年的美术家扮演的,他体型端正 匀称, 生就一副男子汉的干净的小脸儿, 一双蓝眼睛, 唇下 留着金贵的小绺胡须。这个活象神奇的童话中人物似的小人 儿, 决不仅是个希罕儿而已, 面且是正派的光荣的画家。 为这 些优秀的艺术家的行列不仅包括广大人民的各个阶层,输体 型而论。也包括各种不同的类型这一事实,提供了活生生的 证明。

这辆车上,在山王背后,造币长官正用银子和白铜为这一

庆典铸造小妃念章:一条龙把纪念章吐到盘子里,发出丁零当 昭的声音,然后由离名叫做'金蛮'"和'银產"的待从把苑晶晶 的纪念章打到裂众中去。最后,弄巨居里土强零零地溜过来, 果老窑龄站鬼着安空如此的链缘。

当然,紧跟在这个破胸的小孔后面, 北丽的仪仗队又重新 出现了,各个行会的队伍, 象征古时赎的组份蟹, 皇帝和帝国 以及神话世界的行列, 都相继走过去, 这样重复出现了三次, 黎斯基不离开维结斯的车旁, 艾利克森总密切注意地在车后 圆着,坐在林中看不见外面发生什么事情的网络奈斯,时而困 感热东张百强, 时而张复独相目光低下去。

一时全体游行队员排成密集队形, 合唱一支洪亮的节目 歌曲, 为的是向这整个参幻世界归根结底都属于其势力范围 的真实的国王表示敬意。然后, 这长长的队列就从聚集在党 原席包厢的同王家属前而走过, 顺着地下通道进入王宫, 穿过 王宫内一些挤满了观众的大厅和走廊。心满意足的, 在宫 经 平是喜气洋洋的君主, 有理由认为这种有声有色, 丰富多星 般 节日或乐景象, 在一定程度可说是对自己的均量前报务, 正坐 不是旅席位正中的金椅上, 观看象潮水一样从而前涌过的服 时, 觉得还须要和他算帐。原来, 不久以前, 我按照那个好喝 酒的度质衡器检定官的劝告, 黄昏时分穿过一条僻静的街道 方线不通馆喝一杯晚满, 遇见了一个素不相识的, 身材 他简 的男人, 他突然停住你就的脚步, 质问我这卷不往我从他 倾 简单过去的行人, 为什么不按照搜定的礼节向他数礼。我院 讶地瞅着他, 但他已经从改头上挖帽子拿下来, 放在我手里 说:"你不认识找吗?我是闯王!"说了这话,就向昏黄的春色中走去。

我又把们了校在头上,页加京門地目送着这个豪影鄉鄉
可以望见的行人。也里不如如何是好。最后我对自己说。像套 他是个爱说笑话的人给自己开了个玩笑,那就读不到什么像 机,但他如果真是国王,那也读不到什么像礼,因为,如果像不 可以对国王央礼、那么。国王也不可以传奉人、鬼人,因为他一 个人随意乱走,平日的威风也就扫地无余。今天,我从国王殿 前走过时,立刻认出,原来货间或的那个行人,就是面上。我 利用异臣享受的自由,从队伍里跳出来,走到他面前,伸出头 来,向他次呼道:"嘿,国王兄弟!"他为什么不识我的帽子啊? 他注意地看了看我。虽然想是那件事来了,还明白了我这话的 意思是说,他一抓,帽子上的大蓟相令青会扎伤他的手指。但 他一句话说说,却微笑着用尖细的手指捏住我的便帽上两个 直立的有小铃的尖角、轻轻地把领帽。就来光着头站在那 点,然后又轻轻地把它放下。我看到自己不是他的对手,就放 有了这场争论,小鬼儿着继续行进。

 后, 跳温和各种娱乐活动也立刻在各处开始。手工艺人数手 在统小的厅堂里随开着门举行音乐会。按照行会的惯例进行 歌咏比響,把大师的称号授予一名会友或者一名歌手以及诸 如此类的活动。他们朗诵的诗歌主要内容是不同的艺术流派 相互间的严厉批评,对一些个人和流派的狂妄和固执的癫氓, 对社会弊端的哀叹,此外,也有对大家公认的,毫无争议的事 物的糖缬。这个音乐会可以说是一次总的评选会,各个流派 和名家都派自己的代表带着已经作出的评语 到數 手 们中 闻 去。生动活泼的讽刺诗句的内容,由于以独特的方式歌咏而 产生极奇异的效果。因为, 所有的歌手都演唱他们用单调和 呆板枯燥的打油诗句写成的所谓章节和尾段, 却宣布每个人 海唱的都是崭新的调子。当时演唱的调子有奥尔甫斯① 的充 港憧憬的悲叹课, 黄狮子皮调, 黑玉调, 刺褶调, 包藏起来的故 祭调, 参天的高山湖, 弯曲的木号角漏, 滑溜的丝绸罩, 麦秆 调, 尖鞋锥罩, 秃面箪调, 柏林蓝颜料漏, 莱茵芥末调, 闪光的 楼钟调, 酸柠檬调, 黏糊的蜂蜜湖等等, 每当官布这些神平其 神的名称后,一再听到的却总是那种陈旧的忧郁的手摇篮琴 调子, 听众就哄堂大笑起来。有些歌手还临时就地取材: 例 如,一个鞋匠,为了对扮演贵妇人的女子按照这一角色的身份 傲慢地拒绝同他涨舞进行报复。就高声静颂说。只要方法对 头,鞋匠就能博得不只一位黄金般的贵妇人的欢心,紧接着, 一个徜徉皮子的工匠提出了,为达到目的,是胆子大好,还是 构道好这一老问题, 最后, 一个蜡烛匠断言, 女人的本性是这

⑤ 異尔前斯(Orpheus), 希腊神话中的色简照歌手,他的音乐有不可抗报 的魔力,能使顽石起舞,强兽剔跟。

种人根本得不到,就一定会洗中驱种人的.

维纳斯带着一部分侍从也在歌咏比赛会听众当中, 这样 的粗话,对她来说,是不能听下去的。她假装生气的样子离开 会场, 回到一向耳鼻里, 那里是她的驻跸处, 几位风姿妩媚的 妇女加入做她的侍儿 猎人们在踢劈一间完全刷成绿色的鞭 拿里來下,他们的秋安娜由几个年轻的山林水泽仙女路伴着, 这些仙女大名让狄安娜淌自坐在那里, 她们自己却和粗犷的 猎人们整捆而出、前去跳舞、所以、我就常常坐在狄安娜旁 边, 通过和她交谈并为她做--般的服务工作。尽可能使人看不 出摊的孤独状态、直到情况象所期望的那样好转为止。艾利 **袁鑫走过来走过去。因为野人打扮, 不好去跳舞, 也不能坐在** 塞妇女们太近的地方。这个角色是出于不得已在庆典前两三 天才硬漲給他的, 他倒也乐于接受, 因为这个角色使他和罗萨 丽娅夫人保持相当的距离,从而使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不至 干过早地公开,罗萨丽娅对此也表示同意。现在他对于这样的 做法几乎感到后悔,因为看见黎斯一直紧挨着她寸步不离,她 沙堂员生, 协会着亲切妩媚的容光, 向热中于向她就殷勤的不 忠实的朋友提出美妙天真的问题,使他一直感动得神魂早荡, 万想不到罗萨丽娅内心--直处于美好的镇定状态。每逢扮成 厨人的专利克森在相当距离之外走过, 她在和人交谈的当中, 据编似偶然也以勿谋但满意的眼光目送着他的身影,这种情 况,黎斯和艾利克森都没有觉察出来。

阿格尔斯已经在我旁边沉默无言地坐了很久,在这同时, 这个夜晚的宝贵光阴在不停地流逝。她由于激情冲动而胸部 起伏不定,把长着黑油油的鬈发的头摇来摇去,只是有时用锁 怒的且光向黎斯和罗群丽耀煌一眼,有时也用冷静而又惊奇 的目光向原里看,但总看到同一的情景。最后,我也沉默起来,怀若恶怆的心情被神思紫我所崇敬的朋友怎么会有这样 大的弱点。这种肆无忌惮的轻浮作风,变成了一种厚颜无耻 的大朋宏为,象一种雾颜白。然现象似的,使我心里恐惧不 安。我得到的印象仿佛在梦中看见一个精神情乱的人跳入深 渊一样,心里非常虚爱。

一声长叹惊醒了我;阿格奈斯召见梁斯和罗萨丽娅一起 步入附近的大厅。参加乐声悠扬,人群如潮的跳舞会去了;她 忽然爱求我也带她去那望,和她一起跳舞。我们已经在五级 充色的服装闪闪发光的人群中翩跹起舞,曾两次遇到象取魂 花一般的维纳斯,她的探红色的衣服时时遮住和途跳穿的黎 坊的半身。黎新而带着喜悦和满足的表情招呼我们,就象招 呼似乎玩斜很高兴的儿童们似的。华尔兹舞结束时,我们又 遗鬼了;罗萨解娅喜欢这位秀美的少女,要她稍在信己身边, 我因为这时跳舞会已经结束,接着就是滑稽表演,不得不前去 参加该功考别。

孔茂· 封· 總尔· 罗森用一条长绳牵着所有集合在这里的小丑, 穿过拥挤的人群。这些所证每人都带一个胖子, 上面写着自己的毛病是什么。这位百至小丑把九名毛病重的从无, 新致轻著当中分出来, 让他在皇帝面前排队作为九柱或的木柱。于是, 体现做慢, 被炉, 粗禁, 虚荣心, 半抵痛, 彭胜心, 自我欣赏, 周执, 经评的弄臣都济在众人眼前。 其余的弄臣以潜精激烈的动作吧一个大木珠滚到这里来, 这时, 有不少的骑士和市民试图把这个大木球向代表木柱的九名弄臣窗去, 但没

有一个木柱摇晃起来,最后,象征全体德国人民的英雄马克西 米连皇帝把大木球一滚,一下子就把他们九个人统统撞倒,个 个都翻取头倒在别人身上。

这场蜃楼海市般的情景刚一消失, 拉奥孔® 雕像群就出现了, 是艾利克森和两个化装成半人半羊的森林之神的青年

② 起烈(水(心)»)。海蘭斯洛中北京王島、生了七个東庭衛女儿和七个號 被約几千,即此自芍海下只有一对李生子女的繁花(Loto)。孫王飾几子 阿世罗和女儿們不成海斯,为了悉而她,我他的子女徒侯杀死,她只 也必必石头,兄院相應課程中写真用米佐一世死局六十四年出土(1583 他,如本年來的時 14年本校。

参 普賽克(Psyche),希腊神话中的小曼神埃罗斯(Eroa)所爱的美丽的少女。

③ 那嗜索斯(Narcissus),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因爱恋自己假胶在水中的患子,他猝而死,死后化为水仙花。

身上都随着两条金属丝和亚麻布像的大蛇扮演成的。一直保 精象原型的姿势那样前内忽张的姿势,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发利克森头都痉挛似的向后冷酷,侧高斜着眼睛看了一下,在 当前这一瞬间的说野中,臂见黎斯特者罗萨强的起锅。带为 应走过来,旋数突着,但勿忙她面头追了烈自己,随即和黎斯 一面谈,一面走入捆挤的人群里,看不见他们的身影了,这时 似,之利克森统更难保持这种姿势了。他还听见近处有人地。 "那位霸宪的维伯斯和那个有候的佛兰些人或者郑·里西亚人 或者什么别的维方的人一直寸步不离地捏在一块儿。 评说, 这个人样子也够体面的,那女的心里一定想,两个人都很漂 尔·都是有他,直卷拳编翻绘。

支利克蘇去掉繼在身上的大蛇, 恢复自由居, 立即段到房子里, 请求正在开怀畅恢的熟人们储给几件暂时穿不着的衣服, 自己读在一起穿上。他穿在这套部分象主教, 部分象别人, 部分象别人的 奇裴异殿, 孝上还藏着那顶绿叶冠, 去寻找看不见踪影的罗磨; 國經和擊辦, 发夷他们稍在海岸的队伍, 爱补维纳斯的侍从和猎人们集合成的更大的圈子里。他并不嫉妒, 读至似到自己有这种可能, 心里都感到羞惭, 因为嫉妒不论是行理由还是没有理由, 都会伤害真正的恋爱所需要的尊严。他只晚得, 世界上什么样的事都可能发生, 后果极其严重的事件, 常常是小小不言的疏忽使事态不必要地发生变化引起来的, 况且,这时他还不能确定, 表示混合棒的态度, 还是表示出

④ 拉與孔(Leokoon),希蘇奈语在流中的特洛伊祭序,與香告等洛伊人勢 中木時計,触發了天神,和两个几子一阿彼大蛇缠死,拉莫孔思光胖于 一五〇六年出土,現在罗马楚新博物物馆。

志忍不安的恋俊, 二者究竟哪样会更使罗萨丽娅感觉自尊心 受到伤害。因为, 如果她对于这个荷兰人向她求爱当众这样 尽力发示容忍的恋度,同时心中却隐藏着一种秘密的意图,那 么, 艾利克森这方面也必须大大方方地尽力表示出对这种事 心昭军宫的娃子.

当他瞥见这一对不知去向的人坐在那些神话世界的人物 当中时,冷静态度在他心里占了上风;他春然自若他坐在他们 附近的坐位上,但是不久就由不得又极力注意起来。黎斯谈 的都根本是些无伤大雅的, 甚至是无关紧要的事, 但说话的语 调却是直接针对罗萨丽娜而使用的,即这类征服女性者为了 使世人的耳目及时习惯于不可避免的事件所惯于使用的那种 亲切的语调。艾利克森对于黎斯的言行大多 采取 容 忍 的 态 度,不表示不清; 但是,现在他脑海里却不由得浮现出这样的 想法, 汶位朋友恐怕就是那种以偷人家的会表, 把别人的老婆 弄到手为主要生活信条的军人。他寻思, 社会上的男人和女 人当中,确实有象肉食兽的变形虫那类的家伙,这些家伙只有 破坏了别人的幸福时,才感到幸福: 当然,他们弄到手的,也 只是那些愿意上他们的钩的人,这种货色也大多是可想面知 的:不过,这次的情况可实在令人遗憾:他一面想,一面怀着 新的忧虑和钦佩的心情注视着罗萨丽娜,看到她带着无限柔 偕昕着黎斯谈话,以使人错魂醉魄的微笑引诱他以富有才气 的、充满自信心的口吻继续讲话。艾利克森只顾注意他俩的 情况,没有理会阿格奈斯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理会我充当 她的使者再次到黎斯跟前,小声儿恳切地请求他只和她跳一 次舞。这时,黎斯刚把话头停住,稍微休息一下,一听我这样 说,就象正交尾的雄山鸡似的突然惊起,但并没有飞走,却压 低声音斥责我说:"一个年轻的姑娘怎么这样做法?你们一起 跳紅吧,别来頻磨我!"

我根故力安慰这个受刺激而伤心难过的少女、使她心情平静下去;但是。艾利克森已经抢先去做了,原来,我和察斯说话时,罗萨丽娅小声以对他说了几句证;似乎使佛神起来。他是身穿很光闪闪的衣服的阿格奈斯带到跳舞的行列中,和他一起以新坡而轻快的舞步回旋舞蹈,阿格奈斯的娇小的骡子骨里面好象有领丝似的,一面以有力的舞步和他一起跳转,一面ן绕着他型或着衣腿,那个扮演那些诶,封。西诸是他人,看来还不愿意埋在沉重的铠甲里,随后就要求而也是最美。这正参加了花样舞蹈表演,又显示出奇异的魅力,引得那位粉资还不巨匠美勒的面家特意走近她,站在路旁,按自己扮演的治色,一面目不转睛地往视着她,一面拿出写生簿,起劲地画起来。这一口的美妙的意趣诗者,吃喝菜,人们停止舞蹈,面带贵美的,几乎可说是敬畏的赤帽张龙在他的剧情,仿佛看见过去的要太人懂去敬爱,在

这述不是今天阿格奈斯享受的最高的崇誉。《白王》® 的 主人公马克西米崖星溶散步从旁走过时, 听了随从人员把单 作派委报告给他, 并内他介绍身村苗条的数安娜后, 就用和碗 盲语清凉求患当淡、封、晒背根把她安结自己, 陪盖袋鸡——同 在管弦乐队一, 齐奏起的乐声中, 阿格奈斯拉著这位庄严的梦

①《白王》(Weisakönig),是马克西米達一世宗自起草,由他的參书习成 的一部編年林的、自传性质的著作,这里用书名米指作者马克西米達一 集。

幻世界的图王的手,在大厅中绕场一周,所到之处,骑士、贵妇 人和豪门大族的夫人、小姐都向他们鞠躬,市民都向他们脱 &i.

皇帝認並交給百貨根, 西肯思住严地把她交给支利克森 以后,她在支利克森的陪同下,带着这样的荣誉自到原来的坐 位时,由于宿绪激动和充满希望而置色绿红,犹如盛开的红 花。然而,她的恋人黎斯对干这一切却一点没有零见,也没有 党黎到地回来。在这同时,罗萨丽娅已经摘下饰章利毛的理 放入的错子,交给黎斯拿着;现在坐在那里用白皙的手指整理数 安然香气的头分,她的著作黎斯感到一种新的迷人的缺力。

看到这种情景,阿格奈斯脸色都苍白了,转过身来,面向 着我, 请设特告黎斯城, 她希望送她回家。 他立刻跑过来, 给 她打点出版大衣和蚕鞋, 她穿好后, 他向我逃了个眼色, 让我 眼着, 随即同她来到院子里, 使她的脑膊持着我的脑膊, 一面 带着高端可京的父亲般的表情向阿格奈斯告别, 一面恳求我 非常跟额周剑跑把他负责保护的这位小姐送回家去。

我们站在街上;来的时候,把下定决心表示爱信的阿格桑 斯遊到这里的悲憾马车已经不知去向, 她传心地向着传来歌 市和雷乐声的灯火料稳的大厦望了一眼, 随后更伤心背过脸 去,和我转着铅膊,穿过静悄悄的街巷走回家去。

她一直把头低垂着,手里无意识地拿着黎斯由于心不在 為沒有交给我面塞给她的那把古宓的细工制作的开街门的大 钥匙。她华平均攥着这把钥匙,模模构物地感觉到,这块冷冰 冰的已经生锈的快是線屑交给她的, 这确实是一件从他手里 来的东西,除此以外,他今天没有为些多贵什么心。在宴会上, 越简直什么都没有吃,后来她润嘴唇的那一点东西,还是我给 她発来他.

我们来到她家门口后、他默不作声地站着。我一再记她。 我是拉门铃好,还是用那个美人有形的门东子即门好,但她一 动都不动,后来,我发现她手里有钥匙,或盆过来开开门,请她 进去, 这时, 她才慢慢膨腾地用两只胳膊搂住我的脖子, 起初 会做替付的呻吟着,后来眨了眨眼睛,但那泪一滴也没有流出 来。 抽的大农从自路上涨不来, 金星坚大衣藏住而没有藏住。 归象哥哥对妹妹一般拥抱帅,因为她的面颊隐藏在我的怀里。 就抚摩着她的头和脖子。她的胸志靠在我身上,我觉得,这细 细的银白色的胸中涌上的叹息和心脏的跳动,都发出声音,传 到我的耳边:好象躺在森林里,耳朵挨着地似乎听到眼睛看不 见的泉水的淙淙声一般。她呼出的热气涌进我的耳朵。我觉 得,彷彿真体验到古老的歌曲里所说的那种又甘美又悲哀的 否话世界的意味、不觉长叹一声、最后, 这位非常可怜的心 **力婴出来了。开始张镕敞抽搭起来。这倾诉内心悲哀的自然** 之亩,一点也不美,然而却象儿童的悲哀一样,具有无穷的动 人心被的力量, 每当她的细胞的喉咙里涌出这种声音, 就在我 耳边爆发。她把头扭过来, 靠在我另一个肩膀上, 我好象为了 安慰她的悲痛似的, 不觉也把头歪到那个肩膀上。我的便帽 上的蓟叶和冬青扎着她的脖子和面颊,她急忙向后一闪,就惊 醒过来,突然认出自己身边的男人是谁。这位陷于双重失望 中的少女站在邓儿不知所措、哭着掉过脸去向旁边看。我只

为解除她这种不知所情的状态,把她的大衣挂在她的胳膊上, 轻手轻脚地把她送到楼梯口,然后出去,随手把街门关上。楼 上还静悄悄的,一点动静也没有,她母亲似乎睡得很熟,我只 听见,阿格奈斯呻吟着上楼,一碰一碰往上走的脚步声,最后, 我也离开了那里,慢慢回到快来会场所在的大厅。

我走进大厅时,太阳削削升起。妇女和上年纪的人都已 经走了;青年人却沉浸在欢乐的高潮中,乱纷纷的人群象波復 一般循来,雅备乘处一排并列的马车,一刻都不休息,立即出 被到乡下去,在山里一条大河沿岸的守林员住所和林中的庭 饲里继续整行酒令。

罗萨丽娅在这一带有一所别型,她已经邀请这次参加化 装薪行队伍的人下午在那里聚会, 作为殷勤的东道主, 她届时 也要一直符在那里。特别是还有人也如女孩受了道清, 既然越 狂欢节, 大家就约好, 穿着古裳, 乘坐马车出城去参加, 因为越 们也希望有尽可能长的时间享受这美好的棒床情况的乐趣、

支利克森回到自己的住所,穿上平常穿的衣服,只是比往 常精微铜心选择了一下。罗萨丽娅后来也穿着和季节以及这 个娱乐的日子相适应的现代服装出现,可以想见,他们二人在 这一点上,娶么是事先商量法,要么是有共同的感觉,这两种 可能忽旦有为冷静的观察老所共唐的明显的态象。

黎斯也急忙回到住所,但是他的底图却和他们完全相反。 当初为了函那幅有所罗门像的油画而进行习作时,他曾让人 给他试被了一件占代东方隔玉的限装,一件用质地精美的自 色细心康布敬的长袍,上面打着许多楣子,还饰有深红色的。 蓝色的和金色的盘带、流苏和他子。头像和鞋床也大致待合 古代近东的式样。这件可作他在画那幅油画时并没有利用, 现在临到觉得这套服装很有用处,如果穿上这套服装在爱神 螺丝烯菊的宫廷里出现,就好象昨天粉瓷的爱好打新的空还里 王穿着宫庭服装出现似的,很可以给大家助兴。他还让人用 烫发钳给他烫胡子和头发,接上香喷喷的油,最后,他还把夺 奇怪怪的手镯和指环戴在裸露的崩臂上。这一切使他一直忙 到中午,而且在这以前,由于如情发作,思绪不宁,大概也睡得 相不绝。

我吗,一夜都没醋,天一亮,就立刻和大队人马一起乘马车出城。长枪林立的船侧兵共间乘坐的儿辆大型马车撬撬 在前面开巡,后面各种类型的马车排成长蛇队,在高峻的河岸 上沿着山毛榉林的边缘迎着杲杲的朝阳驶去,这条河水绕过 既石和灌木形成的小岛,闪烁着明净的波光,发出深踪的响 声,密尝曲曲曲度盖.

这一天是二月里天气晴和的一天,天空呈瑰出荫蓝的颜 色,阴光不久就照射到树木中间,裈上虽然没有叶子,地面上 和树干上的苔藓却更显得绿草茸的,眼底下的蓝色的山水闪 闪发光.

这一群穿着五颜六色的服装的人,象潮水一般,涌进一片

过森林围绕的,掺布在洞壁上的富有画彩的帛金里。一座宇 林人的宅院,一座古式的饭店,一座靠近一条水流溢急,淘汰 飞融的林间小河的应坊,不久就变成了共同的行乐野营,互相 联络起来。安静的林间居民真可以说是看到了遗迩闻名的狂 欢节的化身,他们发现千奇百怪的形象突然从四面八方把自 已包制起来,又是看,又是听,又是赞叹,又是笑,简直忙不过 来。艺术家们看到野外的大自然和苏醒的春光, 巧妙的意匠 不禁从心灵深处油效而生, 欢乐在清爽的空气中停出最景緻 的触角,如果常能天夜晚的娱乐是先商量好的,按照预定的计 划进行的, 那么今天白天的娱乐, 就象树上的果子任人偶然漫 不经心地随手自由采摘似的进行起来。那些适合即兴的情感 和享乐的服装,现在就象已经不能改换的传统服装一般,陶醉 在幸福中的人们、穿着这些服装表演千百种才气模溢的或者 天真性泌的新奇的玩艺儿,游戏和恶作剧,这些表演常常姿然 被议里树下的。那里酒馆里的或者一群围住磨坊老板女儿的 雇佣兵的悦耳而激越的歌声打断。但是,大家尽管沉浸在忘怀 自我的境界中, 知都没有丧失自己的本性, 人的永不消失的弱 点,象轻松的阴影似的,掠过喜气洋洋的面孔。满腹牢骚的人 遇到机会就露出点儿不高兴的表情; 狂放的人就触怒容易生 气的人: 无忧无虑的人就惹得好吹毛求疵的人同位发生一场 小小的鱼鸭, 忧郁的人忽然一下子想起发愁的事来, 就长叹 一声。厉行节约的。患得患失的人偷偷儿地把自己的现金重 数一遍,冷不防被已经破产的轻率的人瞅见,伸手向他借钱, 使他感到难堪。但是,这一切都象微风吹皱波平如镜的水面 一样,使人们的情绪稍微波动一下就过去了。

我一时也陷入这样的天赐中。顾着与姑安边的小河走讲 树木深处, 用造凉物河水洗了洗脸, 碗后, 菜皂在水闸的木架 上, 翻去覆去地想昨天夜里的情况和阿格奈斯家门洞儿里那 奇异治一幕。听着柔和的, 凝躁的流水声, 不觉进入半睡状态, 在这种状态中,我的思想象位参一般问到了故乡,觉得自己穿 着演《武廠·很尔》以注题制造。和死去的安妮并后學**在薛悄悄** 的林间水边。接着、和独验着马并绑走入榜晚的最色中的情 摄航浮型在我眼前, 我还着宁静的心情对这一切, 觉得这是 过去时代约,本身已经终结的,再也不能改变的情景。不意这 种情景则常来被高级而终于消毒了。接着,和我一起在昏黑的 夜里行走的尤药特的形象, 菏泽现在眼前, 我在她家學在她旁 边,外面仁爱会终土们包围着她的房子,随后,就看见她从她 家果园里的秋客中出现, 最后, 速就坐在移居海外的人们所乘 的马车上到远方去了。如今她在哪里?情况怎样?我心里喊 道:对她的怀念是我突然从梦幻中醒来。我看见她在灿烂的 阳光中站在我面前,然后走开,却看不见她的可爱的脚着地, 我觉得,自己过去所有的科现在本来还能保持的那一切最美 好的东西,好象都和她一起砸装抢走,再也不能失而复得了。

想到光阴实问小偷儿一样飞快地流逝, 我不禁惊讶得好了一口气, 微微地搞了潘头, 听到帽子上的铃儿的响声, 我的 思想才完全从梦幻中惊醒, 回到正路上来, 也终于悲到了事家, 当然只是象想到一件自然而然要想到的, 不可能失去的东 网络贝拉金 里做的美味面包那样, 因为我还没有体会到, 这样的东河有朝一日也会修忽失去。然面, 我还是怀着相当 庄严肃秘的心情, 遥想在寂静的房间里的母亲。我已年满二

十二岁, 关于自己的职业、前途和在社会上即何生活的问题, 还 无法写信明确地禀告母亲。 我急忙把腰带上牲着的小口袋脚 到前面来,里面除了手精和别的东西以外, 还装着母亲最近象 则前方次常钱时一样难时无设地寄来的那笔残金的一部分, 这一部分现金还得供我暂时制口。当然, 现在数一数这笔钱 是无济于事的, 所以就把小口袋又推回到原来的地方去, 但 我心里问白, 远在故乡的勤俭特家的母亲, 对于我参加加这次使 是是不会同意的, 扮演小丑的服装固然要不了多少钱, 我 要是由于这个缘故才选中了这种服装的, 然而, 有朝一日, 就连这一点点费用, 我都不得不忍痛免掉。 不过, 对于年轻小 依子需要什么, 什么对他有益处, 现在我却比母亲知道得请 整、我又摆了摆头, 摇得帽子上的小铃儿发出响声, 随后就一 摩斯氏, 如如窗井下都里。

我高高兴兴地信步闹行,有时相别人一起,有时自己一个 人在风景区游山玩水。停午时分,路上遇到刚从城里徒步走 来的身材魁梧的艾利克森。我们首先淡的就是我们的朋友黎 那的行为。艾利克森谷了耸肩,没有说多少话,我却表示自己 的惊讶,说了许多他这个人怎么会有这样无耻的行为的话。我 之所以大放厥词,极其尖刻地高声谴责黎斯,是由于模模糊糊 地感觉到,阿格奈斯昨天夜里在心灯意乱的状况中接住我的 脖子时,我极力克剑力避免了不许可的热情突然爆发出来。我 这自以为正经的心情确乎是有根瑕的。因为固想起无蒂物,对 她一生了强烈的怀念,使我感到死经得起考虑。过去的一 些对于我有危险而且又不正当的经历,现在竟起到徐护作用, 使我不受当前的诱惑,这当然是一件奇物的事。 "我敢断定," 艾利克森打断我的话说,"今天他准丢开这 位可怜的抗娘,不带她到这里来,我们应该给做精个恶作剧, 让他熙胜过来。你去叫一辆马车,建城去看一看情况如何! 如果发现这个娘人既不在自己家里,也不在那位姑娘家里,你 流说受罗萨丽娅的委托,以她的名义邀请这位姑娘,直接带她 到这里来,这样做,她母亲不会反对,这件事實任由我承担, 事后,对察斯依彼说,你认为,遂命服办是你应尽的义务,因为 昨天夜里帆态度,那样坚康她把这位姑娘托付给依了。

取觉得他这个想法很对头,就立刻乘马车进城。路上遇 见黎斯, 他身上围着一件暖和的大水, 独自坐在乌车里, 上面 前有装饰品的圆锥形圆工便钳和赁成奇特的虬髯的黑 胡干, 充分装器出他是个醉心于节日级乐的姗姗来迟的愈加者。

"你上驛儿去呀?"他向我喊道。"我来找你。"我回答说。 "让你也把那位好姑娘阿格奈斯得米, 万一你不自动带她来的 后,现在看来, 果然这样, 如果你不反对的话, 我就以你的名 义去接她。 契利克森所要的斯位美丽的寡妇希望我这样做。"

"你就这样做吧。我的儿子""黎斯极力要出端不在平的样子说,虽然显而易见地感到几分意外。他一面厉声命令车夫 赶着马车继续前行,一面把人衣紧紧地阻在身上。和他分手 后不久,我的马车就来到了阿格奈斯家们前。马蹄踏地的声 音,车轮滚动的声音,马车突然停住的声音,使僻静小广场上 异常袭动,阿格尔斯柳山服游闪耀茫深境的光芒。跑到窗口来 看。一见我下车,她的眼隙又见上忧郁的云翳,但我走进房间 时,她还在那儿望服欲存地夸着。

她母亲也在那里,把我上下细细打量了一回,一面用一根

ment a service seem property and the service

旧蛇鸟翎雕皴蝉祭坛和上面挂着的圣像以及瓷茶碗、华美的玻璃杯乃至蜡烛,一面开始用形泥尽来,"哎, 赞美查 IP 马柯亚,我们家也来了一点起欢节的气氛啦!这位先生化黎的是个多口或的小丑啊!可是,你们怎么啦?案斯先生到底和夹安儿顺了什么别祖? 她早是一直坐在那儿,不吃不赔,不笑不哭!先生,这是我二十年前的肖像啊!我想,您也已经看见过我!悉谢我们的主耶练基督,今天辽鸠画还值得一看!罚练一不成,我总是,要和这位想文东雅的先生更低,越去大量年太少有数算!她什么都不学,育该举止没有分寸。嘴,嘴,阿橘麻斯,你可得注意呀!你在这方面向我学习吗?你从这幅画来那,你可得注意呀!你在这方面向我学习吗?你从这幅画来那,你可得注意呀!你在这方面向我学习吗?你从这幅画点就看到,我年轻时风度多么大方吗?我不象一位费 妇人

对于她这一套话,我的回答就是以攀斯和罗萨丽娅的名 又发出邀请,还提出一些避由,说明攀斯为什么不能柔自前来 邀请,在这同时,这位号来。—再喊道,"杂遗,快点儿,快点儿, 大葱小,有点儿太瘦小,别的方面都很漂亮嘛! 昨天你诋误 的和做错的,现在你可以弥补嘛! 你去把豢斯先生邀给你那 些贵重的衣服穿起来吧,你这忘恩负义的人! 那个月牙儿形 的首的辫在地板上啦! 不述,这位先生得起我失礼,我先得给 依据桌碗,茶费!"

阿格奈斯在房间正中坐下,面颊由于心里重新酶生希望 面微微泛红。母亲随即运用熟练的技巧给她梳起头来。她使 用懷子,姿态相当优美,我端详着这位身材高大的太太,看见 她那依然美丽的面庞和容貌,心里不得不承认,她的虚荣心当 初显有相当极短的。

阿赫奈斯索治脖子,上面披微着已经解开的黑油油的头发,坐在那见,母亲给她依答一堆几一端儿的长头发,接上部, 纳成胖子,在植头时,不得不住后退好几步,我觉得这种情态, 异常美好精溢。她母亲我完没了地说话,我们们却一直默穴 无言,为什么这样,我们彼此心照不宣。我从她母亲所说的一切活里那听得出来,关于昨天夜里发生的不洋的泻,阿褚宏宗 还一点儿都没有透路给自己的母亲,由此可以想见,这件多一 定在特别提近照着她。

母亲终于把阿格奈斯的头发梳得大致象昨天那个 样子。 阿格奈斯姆即與君母亲走进她们們共同的路室, 重新字起記 該門 伸於安娜的那套服裝, 更換限裝的工作只进行到一定短 度, 她能服券母亮走出了野兔。当茬我的简相迟衰服装完全穿 上, 因为她母亲喜欢和我交派, 想尽可能详细了灯忘次庆典的 情况和全部过程。这位太太端后就赶快把救巧克力煮好, 这 是她特别喜爱的营养品, 这种驾务品的材料以及短饼, 她大汽 是她信卫准备好, 为了招待她期待来访的各人——协资驱迷国 王的毅然

这位自泰基倫的太太在这同时还靶这种有乔味的饮料作 为自己的午餐,因为煮的相当多,她就尽反喝、喝得准律行标。 阿格奈斯也喝了两杯,吃了一大块糕饼,我虽然已经吃过一些 东西,但也高兴陪着吃。人的一生就是这样经历着各种不同 的场面,现在回起起来,自己当初曾穿着这样的服装,在这样 一座梅溢样巧,宿有艺术仓彩的小袋里,坐在月前教安鄉和志 女巫中间,安然无事他眩晕点,觉得简直是难以相信的事。

一来因为天气非常好, 二来因为这位太太想在邻居们面前夸耀自己的胜利, 我们出发时, 就按照她的意思, 把马车车 塞放下来。她一面和我们说告别和祝愿平安的话, 一面从 我们出了城门, 她呼吸才精效舒畅些。 随即和我俩淡起来, 却只 字不提昨天夜里的事。我不得不告诉她说, 今天的娱乐是怎样发起的, 在城外会遇见谁,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因为她还不敢坦白地说出,她心里投想, 誰象她所希望的那样, 不同我一起, 面问察斯一起回家。我更没有资格说明什么, 只是讲, 根据一般情况推测, 所有参加娱乐的客人会一同动身, 要是由我来决定的话, 今天夜里, 我们大家干脆还不回家!

她说,她也不回家,说这话时,神情那样高兴,简直好象真愿意这样放假的。可是,等到我们看见那座白色的别墅已经在相当距离之外闪光时,她的情绪就又被动起来,脸色红一点,白一些,一见路旁的小山,有一座小教堂,她就要求下车。

施提起银白色的衣服, 夠夠拾級面上, 走进小教堂。车夫 前下朝子, 放在自己的坐位上, 用手碼了十字, 利用阿格奈勒 去小教堂的时间, 背诵起主祷文来, 我无事可像, 只好走到外 教堂门口, 尴尬地等得这股意外的插油结束。 只见门口一根 柱子上挂着一股装在镜框里的印好的祈祷文, 标题大致是这 样的话, 向极最有辐的, 最是充满希望的童贞女马利亚, 向教 营救难的, 为世人祈祷的圣母马利亚祷告的时的祈祷文。 经基 转货的主教大人批准, 雅春始力心烦恼的妇女们使用, 知道 常灵验云云。另外附有规定要背循多少逊"万居"马利亚"和 其他特告话的用法说明书。几个木制的长凳上,零零散散放 着印在厚纸板上的同一祈祷文。此外,小教堂里就只有一座 用规包的索罗兰色的台布菜 着的朴素的圣坛。蚤坛上有一届 用租套 的老脑前的天使向马利亚 祝福语,还领画前面,还有一棵身穿用鲸骨撬扩大的老腿的丝绸裙子,头戴宽光十色的金属片首饰的小型圣母马科亚立像。圣坛周围的墙上,挂着信女们敬读的大大小小的、用种种不同的形式装饰超来的造 放铜箔刻的火焰,又有一颗心上组新者一朵绢刺的小花,另一颗心里的造 放铜箔刻的火焰,又有一颗心上生荷。还有一颗心还全象针抓

|由感,感谢造物主。 |最后,阿格奈斯似乎确信获得了圣母的保佑;她舒了一口 气,這點長水, 空向我旁边挨着的圣水盘。瞥见我正倚门往视 着边,看到我的整个态度,就想起我是个异嘴教徒来。她惶恐 起迅清圣水用的酒水器探察地放入圣水盘里,然后急忙拿着 吃向我走来,用它面了许多十字,遇了我满脸圣水。这样她就 在不到十二个小时的时间,把我的身体弄影了两次,先是用她 的相水,现在是用圣水,因为水滴运到炸孩子上,我觉得很不 舒服, 就把脖子扭过来扭过去。这位属子双重意义的神话世 目已的胳膊持住我的胳膊,让我把她重新挟上马车,本夫身已 结束了他的宗教活动,准卷般时出发,他一见表这样,就对着 我放出一副古怪的笑脸,因为民间流传的关于这个小教堂里 你还好看我成的偷偷伸,他是知道的。他大概象一个相当身 非的冠徒偶然看到面前握着一杯甜颜,不由得顺手拿起来一 依面尽似的,自己也听到了她念端妇女求圣母保佑爱情成功 的那段祈祷文的声音。

我们来到别型时,那里已经有相当多的人。这所别型坐 落在一个广大的同林区。混合的意识文件来明,这所另子从前 是作级店用的,近来才变成一个彩凑的是渗山庄。现在仍然在 继续交法中,由一个侧户或者管家在这里同时照管各种经济 利益。因此,现在罗萨顿娅夫人招待客人喝提神的咖啡时,这 里的优颜鲜奶油煎起了极好的作用。由于刚光非常暖和,有 些人就来到户外,在新布里好的花园房间门的眼畔。其余的 人则在室内阴岩壁炉坐着,或者甚至在这所别墅当初作饭店 时的一间日客堂里。坐在已经生着火的护子旁边。

我比受我保护的少女胆子大不了多少,一到门前,就放轻

騎步,同她一起向前走去;可是,我们很快就被美丽的女主人 发现了,她现在穿着一身华美的丝绸衣服,仅态大方,走上前来,立刻把阿格奈斯带到里问屋里去。

"穿着神的衣服。"她说。"对于这里的气候。尤其是对于咱 们妇女来说,实在能不合近!咱们到生着火的房间里去吧! 化较成巴比伦王或者尼尼被王的黎斯先生也在里间屋里;不 然,他在这里会被死的。"

黎斯霞谱双槽。穿着麻纱衣服。的确忍受不了户外的赛 成,现在坐在大火炉边,心情一点都不愉快。我们大家都觉得 质量得好的咖啡。 也愿故不了他额上等符券的赵云。这比秋 云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储意根不到施发型,当时化装成维纳链 的罗萨丽娅和他的朋友艾利克森现在都换上平常的衣服, 更 由于看到汉位好朋友象在哪儿做领工似物。一会儿从院子里 滚过一桶极好的啤酒来、一会儿去切面包或者做什么别的事。 一貫在精力充沛地忙活着。这位心情忧郁的证述图 王 觉得。 在这种情况下,看见阿格奈斯来到,是差强人意的事。他马 上亲切乖伸出胳膊给赖去挎,认为在这孤独寂寞的时刻,或者 说,罗萨丽娅不在自己身边的时刻,她是最适于弥补这种缺憾 的人。原来, 罗萨丽娅这时正站在门前, 不仅为了接待从树林 里来的节日游伴,还为了迎接自己已经匆忙派人去请的各种 各样的亲戚朋友。黎斯心里激发起来的异常强烈的热情。也 促使他象战场上的第十一般。加倍警惕起来、现在如果患食 验的重感冒或者甚至患致命的重病,那对他是很不利的,他不 得不小心谨慎地待在室内,以免自己由于愚蠢地选择了这套 **飯装面身受其害。现在阿格奈斯穿着他给她买的那套扮演狄**

安娜女神的银白色服装出现,给他提供了隐蔽自己的窘境的 绝好机会。

这样她就将在他身边,也就是说, 特在她的爱情的故乡, 认为自己获得了理应得到的权利。但她并没有自马得愈、骄 傲自演的样子,只是心绪略微宁静地部了一口气,暂时把内 的事, 决不能一下于忘掉。她诗着俊美的、扮成大国王形象 的黎斯的胳膊,从房间里走过时,脸上毋宁说带着沉着严肃的 表情,这位大国王却开玩笑她自称是老守来少,说在打猎方面 自己是尽人皆知的走红运的人,现在把狩猎女神都遇到了。 每一个人,现在上的一个人。 他们何从大镜子前走过时,她才比方才更稍差饱看到,黎斯 接上了华美的服装,显得仅表堂堂,看见自己在他身边的 好人,以及在场的人们已选着他们这一对真正秀丽的人物时,脸 上露出的惊讶神情。她的白皙的简礼上顿时泛出轻微明序的 红晕,但边勇敢抱收摄心神,保持镇静的态度,虽然,在这所别 里中,看到黎斯这套奇特的被束后,象他痴心希望的那样感受 到诱惑的,恐怕只有她一个人。

在这同时,从这所别墅的较远的房间传来了青年人聚会的场所和狂欢节期间必然听到的迷人的舞曲声音。原先开饭店时的一间大厅里,还保留着当年乐师们奏乐的小演奏台。社全着四个带着乐器来参加会的艺术家,她们是互相请交、社者有趣味的生活的朋友,晚上经常联合演奏。人们称他们为四名虔诚的提琴手,因为他们一来由于爱好育乐,二来也为了

① 宁丞(Nimred),传说是尼尼蒙城的建设者,"他为世上英雄之苗,他在 那和朱面前且个美勇的骑户。"(见《旧约·创世记》第十章),

这位"查神名"拉大芸琴,还穿着酒神巴克斯队伍里摘葡萄的服装。第一个提早下是那位身材魁梧的山王,他已经 即是到于放在一边,露出吉车雕刻家的本相。据说,两年以来,他一直在初数宵负着十字架的邮外建多倒数照,但总统不一向的演奏者是两位玻璃画家,他们设计划是名别处。中美统的国家和其他的被强和其他的被不高,不过,我已经不完了。不过,我已经不够去吃一点。在继伦堡行会的游行队里,他们等不过,我已经不会大歌手们的行列,是从那里到我们这几米的。不过,我已经在常达的一个饭雾价快更大不断来到高家携带着用。对我们这个经常顾客高速的饭馆里吃回的皮饭,但是其中只有这两人因为他们工作收入虽然不多,如有保险的 证,生活又很俭省,每个星期日还演奏教堂音乐,捧点儿外快。

今天,这四个人却为了助兴而进行额外的伴奏,以真正对人心弦的音调招引人们前来跳舞。不久,宽敞的房间里就有大对舞伴跳起舞来,阿格东新和蒙斯也在其中,这是整个狂欢节期始寒,她第一次怀着前生的幸福之感,在他的怀抱里崩舞,她在个教堂里的祈祷似乎非常灵验,当然,这四位虚妙的提琴手的热心演奏也助了她一臂之力,尤其是那位"造槽者"目光倾侧地注视着她的信息,她跳舞一转到低跟前,他就握著大提琴弓子,用能安出型响亮面又柔和的声音的力量,按在弦上演奏起来,通过这种方式,把他对她的爱慕之情用最优美的形式表达出来。我守着一杯新啤酒,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休息,瞅着他这样,心里很高兴,完全体会,这位美丽的少女分价像则和牙罐艺人多么深刻的印象。

这以后的几个小时,阿格奈斯都过得縣心如意。四位虔诚的规举予是自愿尽义多伴奏的,形以资疾不太频繁,既舞的人们也能不感觉较劳,有足够的空周从容不迫地进行交谈。 用快安设了,房子里光线渐渐暗下来,支利克森像大管家一般,到处忙活,张罗着在必要的场所点灯,根据具体消况,把灯 挂起成者摆上。他一是儿就不见了,又到一个新建成的大厅里去安排这位快活的寡妇准备款待客人的简便晚餐,这个不 帮劳苦的人还用抱歉的担气对大家说,晚餐是临时仓促准备的,好象弦次请答已悉是他自己的事似的。

在这同时, 黎斯常常到别的房间里去看看, 最后, 就一去 不复返了。我们等了他将近一个小时, 阿格奈斯一直沉默无 盲, 我和她说话, 她儿乎一句都不回答, 也不想同别人交谈和 號舞。最后, 我看她等得不耐頻, 又难过起来, 便向她建议, 到 这所房子其他部分转一转, 看看那里都是什么样的情景, 这个 建议她接受了, 我晚带她慢慢走过一些房间, 到处都瞧见一伙 伙的人聚在一起消遣娱乐, 最后, 来到一个房间里, 发现人 们正坐在两三张小桌子周围打牌。秦那坐在其中的一张旁 边, 对面坐着这所房子的女士人, 两旁坐着两位上了年岁的绅 士, 四个人正在玩儿一局惠斯特牌¹¹。这两位绅士都是罗萨面 短的亲戚, 她愿意让他们尽可能愉快地清迎解闷, 黎斯当然 起 忙跑来。 阿她分担这种牺牲。 他觉得幸福碰了, 一直陶醉于自 目前的情境, 根本没有觉察到我们在旁边观看他们打牌, 两 目期阻不有其他的夸观者。

这一局结束了,黎斯和罗萨丽姬赢了两位老绅士几个路 易多尔金币,不可救药的黎斯爱得这是个吉兆,不禁心花怒 放,喜形于色。但罗萨丽娅却把牌收起,请在座的和从别的桌 子去讨塞的打盹的人所她的缢妃的讲话。

"我一直刺鬼东"她用委婉动听的口气开始说。"对艺术 混有不可宽恕的驱动,因为我虽然很有钱,但是对艺术可以说 投尽过一分力。由于自己觉得跟艺术家们交往非常愉快,所 以为这件事就更感到惭恨,如果现在我终于开始旗一些有益 的事,我想这也肯定是对兴高采烈的艺术家们光临此地表示 几分谢意的最好方式。可是,保护人和捐助者都有这样一个 依所周知的特点,他们总要为自己的义举争取参加术,为了使 好事得到更广泛的响应,必须在尽可能广大的范围内进行宣

① 惠新特(Whist)。一种类似桥静的简改。

传。所以, 尊敬的朋友们, 诗听我讲一讲! 今天下午, 我到房 子周围去叫一个别人,在花园里一个偏僻的角落,看见今天的 客人当中一位最年轻、最像值可爱的,这前县在游行队伍里慷 慨播教会银的, 由王殿下的那位'金奢'侍从, 这个还不满十 七岁的男孩子站在他的伙伴'银膏'旁边, 丰里拿着一封已经 拆开的信,面色花白,神色惶惶,美丽的眼睛含着大颗块泪。 今天, 我和大家一样, 心情开朗, 充满同情, 所以由不得走到他 跟前,亲切问他悲痛的原因。我才听见说,昨天各家瞭报上都 已登出这个伤心的男孩子远方的老家所在的城市失火,几天 以来,大火一直在熊熊燃烧的消息,我们沉浸在层出不穷的欢 乐中,对此却一无所知。今天那个叫'锦奇'的传从清早就去好 好地睡觉, 打篮中午去把他的朋方'金膏'接来——因为他们 俩都是我们美术学院的学生, 工作学习时, 两个人的坐位紧接 着——,今天下午,从他去接的那位朋友那儿把这封信借到这 里来了。信里说,那位朋友出生的地点——他的上了年纪的母 亲住的那条荷也化为灰烬, 他母亲已无家可归。我让艾利克森 先生赶快打听详细情形。这个年轻小伙子,有非凡的天瓷,很 小的时候, 人们前把他送到这里来, 让他靠一点存款求学, 能 够早日在职业方面获得较高的位置, 这种冒险的办法, 由子这 个学生运气好, 学习勒益, 似乎直到今天都行之有效。可是, 现在一切都成问题啦! 这场大火不仅害得这个可怜的小伙子 或许永远没有生活费的来源,就连现在赶快回去探望在一片 瓦砾中过着悲惨生活的母亲都不可能。 一来因为别人爱中了 他的美少年的仪表, 非要借重他不可, 他被他们说服了, 把手 里的几块塔勒银币都花费在做狂欢节的服装上,不然的话,是

可以嚴辭費的; 二來因为此外他还正盼望若家里奇一笔镜翰 他, 这笔钱如今已經落空。他认为自己太轻率了,后悔得要 死, 改完被了地奇黄自己, 好象这场可信的大火是他自己放向 饭的! 我已经让这个因为为演账放金银财宝的角色结垛倒了 他们一我已经让这个因为为演账放金银财宝的角色结垛则不 我已经让这个因为为演账放金银财宝的角色结垛则了 很, 应努力设法让他在母亲生活有了保除, 心情安定后, 还能 马上叵来继续学习。一盲以蔽之: 我想为这个倒霉的人筹集 一小笔奖字金, 这笔奖学金要足够化两三年用, 现在就在这儿 开始劳经! 我亲自坐正发牌, 就象当年遵命陪同先父先母去 它桌疗养地时, 曾经非常遗憾还最而使卖出一半, 放在这个多 能要就了, 谁要赢了, 就把师嬴的钱卖出一半, 放在这个多 能发学基金的盘子里吧! 精博的人只限于不是艺术家的人! 黎斯先生是例外,我听说, 他是不靠自己的艺术维持生活的!"

说了这番话后,她就拿出一个沉甸甸的钱包,放在桌子上。接着,就一面洗牌,一面大声说:"快来下注吧,先生们,女 十年,下在红的上还是星的上?"

大家都感到有些出乎意料, 乾徵了几秒钟, 黎斯随即表现 出供义精神, 精上一块金币, 结果赢了。罗萨丽娅付给他一 牛, 把另一半拐进刚放在手边的已经倒空了的虚砂辖的盘子 里。

"多谢,黎斯先生! 现在谁接着下注?"她喜形于色、和蔼 可亲地道。

一位岁效较大的绅士在贮赋"好啊,叔父大人!"声中,押 下了两块占领银币,清果也赢了。她把一块古领放在盘子里, 把另一块和他的赌金一并交还给他。有三四位女士看到这种 情况后,增长了勇气,同时各自押下了一块古顿银币,结果都 输了,罗萨丽娅笑着替她们每人把半块古顿放在盘子里。黎斯 说为妇女们进行报复,又押下一块路易多尔金币,随后又有几 位绅士挺身而出,各自押下两块塔勒银币,妇女们也大胆出面 下注,奇的押下半块古领,有的甚至押下一块古领。双方输赢 大体相当,但每次都有些投落到虚砂糖的盘子里,罗萨隔娅的 所谓爱学基金增加和虽然传,却显然在不衡增加。

议时、黎斯却大声说。"议样带去悔了!"说着就把够包里 剩下的四块全面一起押下。"再次敬谢啦!"罗萨丽娜赢了后, 把赢的钱半数扔在盘子里说。 黎斯是否和她一同感 到 高兴。 当时看不大出来,不过,他随手拿了一把椅子,走过来在这位 姜丽的夫人对面坐下,大声说,"还一定会赢更多的钱哪!"按 照长年的旅行习惯, 他每次出门, 身边都一定带着相当多的钞 票。现在衣服里某个地方也藏着一个信夹子, 他说着就把它掏 出来,把其中一张菜岗州发行的一百古顿的钞票押下,输了以 后,又押下第二张、第三张,接连不断地押下去,直到第十张为 止。他一张紧接着一张他把十张钞票全都拿出来押下。整个 过程粉据过两分钟。结果, 罗萨丽娅仅仅用真悦的目光看了他 一眼, 几乎来不及喘气量向他微笑了一下, 就把第一张一直到 長后一米納票統統贏到手,没有先扣除半数,便都隨手扔在盘 子里了。 铑碳 万赢得以电粉快、 使这场暗牌具有一种独特的 妙趣,给旁观的人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觉得这位面颊象玫瑰 在一般红润的女庄家真了不起,好象掌握了魔术似的。

"我们的钱已经够了!"她喊道,"不算现金,光妙票就有一 千古顿,一个年轻小伙子一年不应该花费五百古顿以上。所 以我们能供他学习两年,要把钱存在银行里(不过,明天可得让做先回家去!"

被着,她就给自己和我们大家描绘了一下那位被大火烧得一. 贪如饶的母亲不久将同意料不到会带着教济金回家来的 儿子见闻的场面,又描绘了一下这个刺气蓬勃的少年,远离窗 免,在狂欢节的欢声笑语中,突然听到那个可怕的消息,伤心 绝理地站在那儿,强忍那忍不住流下辛酸的眼泪的情景。这 时,她脸上,像发着喜悦的光辉,显得格外美,真达到了女性的 魅力的银点,她隔着桌子伸手亲切地和黎斯紧紧提干时,她的 美就反射在他的脸上,她粗着他的手,说。"您对于我们站您的 那点儿光,不也和我们一同感到高兴吗。要是没有您这种急 人之难的高贵精神,这笔选金根本不可能这样快地凑足!今 天晚上,您也应该做我们的主要各人,带我去入席,坐在上座 呀!"

那半个小时内发生的事,后来传到和这件事有这样那样 关系的人中间,大家都大爱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原来黎斯突然 下定决心,飞跑着去已经不用去的即步停而级,及观处独自 在一间解静的屋子里,打穿在那几同另一个男人进行简短的 安读。他操住协两只手,表明自己对她怀着真诚的、种圣的

and the second s

大概他还一反常态地说了另外一些这类夸张过火的话。 据说他说话时样子那样善良,那样就品慷慨,甚至非常富有魅力,因而罗萨斯瞪起对于他今天穿着那套服装来到她家已 经感到惊讶和不快,却觉得不可能用俏皮话或者骂人的话打 退他的突然袭击。

雄吓得缩回双手,倒退了一步,大声说。"亲爱的黎斯先生!我不懂您这一套卖名其妙的活,只晓得您所说的什么明灯,什么双方相互评价,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完全被不到的。我不是什么女性中的女性,上帝保佑我不是,不然,我可就成了一切弱点的总和了!我是一个普通的,愚笨的妇女,第一,我没爱得对您怀有丝毫爱慕之心。第二,您也不可能对我有所了

解,因为您第一次和我见面,离现在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嘛!"

他却打断了她的话,一面似乎是再模律她的手,一面说, 他很了解她,这她的过去和将来他都知道,说她一直在谁卑和 不认明自己的真正价值的状态中生活下去,这正是命运往定 她要明确认识自己的权利, 胜利地担负起自己的使命的征兆! 说一些有天神般的仁慈和美貌的人物沦于然贱和奴隶。现位, 要到启发后,从不认识自己员正价值的可虑状态中变触过水, 本质的东西必然从非本质的东西的主线中新说出来,这就是 许多关于神的传说和关于人的传说所蕴含的深远意义。

她忽然拍手,用悲叹的声音喊道:"天哪,多么不幸啊!要 是我一个星期以前听到这些话就好了——现在又已经太晚 了! 我订了婚啦,您酱和谐?"

"和史利克森呀!"他用相当激动的口气回答说。"我对这 事已经料到了一举!不过这没什么关系!真正的命 运 变 化, 诚象聪风从草上吹过去一样,把这种踪别道过去!今天一下 协心,昨天朱矿的事族失去时效,不算数了。"

"不!"她摆了摇头,做出悲哀和为难的表情回答说。"我是 属于说话算数的一类人;我不能改变,我是草一类的人哪!"

地沉默了片刻,好象在想什么似的,他却又开始游起情急 的话来,但她仿佛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似的,又打断了他的话。

"我听见人说,或是在书本里谈到,一些伟大的妇女一面 和平凡的丈夫一起过着和睦的家庭生活,同时又和极杰出的 人物结成精神上的友谊,开始双方却应保持相当的距离,等到 使人冷静的老年时代到来,就会产生真正的幸福,这样的妇女 生了相当多的孩子,并且暂好地把他们数季变人以后,因为在 生活中有暇追求自己的理想,所以摆说那时能使自己提高到 完全理解那些杰出人物的程度的人,并不罕见, 您瞧,只要我 们肯这得做,我们还是能够做到阿全其美的。 假若象您心里 恳然想象的那样,我真有什么非凡的才能的话,那我就很可以 每日和珅的平凡的专利百套给她,你都不说因——十年——"

她提到这里就停住了,一见黎斯痛苦地长叹一声无力地 倒在梅子上,跟暗球看面前的龙板,她心里不免感到不安,他 现在才竟察出这位有魅力的女性在捉弄他,因为同时又看到 自己的服装,大概意识到自己的弱点使自己陷入了目前这种 股水还第一处逐些到自己虽然才华损溢,内心却有个阴 临空审的成方,这种感觉大概使他情绪低落了。

变利克森几分钟以前已经走进这间小屋子, 站在他的朋友官员, 因为走在柔软的地毯上, 听不见他的脚步声, 罗萨丽娅一直当着他的面讲了那一套开玩笑的话, 殿踏也没有眨一眨, 诱案他他左孫,

"你说, 痴心的怪人,"艾利克森把一只手放在黎斯肩膀上说,"到底是谁要抢走自己伙伴的未婚妻呀?"

黎斯猛然转身,一跃而起。只见自己右边站着罗萨丽娅, 左边站着那位北欧人,彼此相对微笑。

"嗨!"他似乎不仅由于后梅和狼狈,也有几分由于内心痛 苦而凝着难说,"我认例都!这才是一旦向人交心的结果。现 在我才体会到,被放逐的人心里是什么滋味了。虽然如此,我 仍然极俗们幸祸"说着就是忙转身走了。

事过之后,我们去吃饭,这顿饭与其说是豪华的宴席,毋 宁说是舒适的便餐,因为黎斯没有回来,我又为善良的阿格奈 斯但心了。她开头曾默不作声地和我并肩观看艋門,吃饭以 前那一段长时间,曾转着我的胳膊,一言不发地和我一起转来 转去。我还一直投取以任何方式和地谈她的问题和情况,也 觉得没有必要该或者说自己没有本领演,可是,我却明明觉察 由,她的心在怦怦地跳动,愤怒的叹息和悲哀的叹息在交流, 二者力量互相抵锁,被强力压抑下去。

我院问她来到饭菜眼前,可巧有些位可以坐在越旁边。支 利克森向大家简短致辞,宣布他订婚的事。还附带恳请兴高 采烈的客人们趁这个良好的机会共同庆祝他订婚的喜事。这 时,在大家表示惊讶,互相碰杯,欢昨况贺之际,我听见阿格奈 斯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她如释意负,坐在那儿沉思了几分钟。 后是因为蒙斯没有回来,对她来说,一切都无济于事,正因为 她模模糊糖地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心里就更明白,他为 什么没有回来,而她的单纯的心灵又不能在他不幸的基础上 制定新的计划。但她抑制住自己的悲哀,勇敢她支撑着,没表 感新娘的女主人而前表示祝贺和敬意时,她甚至还答应我的 要求,参加了智喜的人们的行列。

罗萨爾經首先就被她的亲戚们图住,这些人听到宣布这 件意想不到的订婚的事,似乎并不特别高兴,脸上都做出相当 严肃的表情,既来,这位彰明的短人利用这个日子把他们诱入 了圈套,使他们由于许多客人在场,不能是出不受欢迎的警告 或建议来对她订婚的事稍微表示反对,而不得不彬彬有礼地 参加施订婚的宴会。那些堂兄弟、表兄弟、堂姐妹、表姐妹歌 更老希脸,相形之下,心满意臣的罗萨加德亚墨得风受妩媚, 满面春风。

阿格奈斯也从形形色色的客人排成的、男女提杂的从里 走过来,作为被遗弃的女性向胜利的女性视贺订婚之喜,情景 是非常动人的。她好象是不幸的人对幸福的人表示谦卑似 的,弯身去吻将婴做新娘的罗萨酒娅的手。罗萨福娅似仍地 看了她。眼,随后就怀着同情心紧紧握住她的手。在这一瞬间,罗萨丽娅已经完全忘了这位少女,正如也已经忘了不正就 向黎斯一样,我们至行出,她是在打什么主意呢,不过,一秒钟 后,那位心情非策的少女已经从她间前匆忙走过去了,她自己 相从这种类似的比喻姚宏中常视诗来。

體后,所有的客人都重新坐在自己的坐位上,一时出现了一种适度的欢乐气氛,结果,那些终究还是好吃喝玩乐的蒙儿 表,是对你们也都卷入这种气氛,但是,还这流度的欢乐场面 不久又被打断。一位伙伴命运发生变化的消息,已经迅速传 到那些还正在森林中的大娱乐营里玩要的不知疲倦的青年们 中间。所以这叫战有一队化装的雇佣兵敲着鼓,吹着笛子,举 若能从一个门走进来,又有一群兴高采烈的行会员和事工 业工匠奏着玩,从另一个门走进来,这明队人里看仅桌环行, 探动着躺子,高声欢呼,以这种豪放的方式前来祝丽道喜。这 样一来,原来的秩序就乱了,为了安假越来越多的。简直把所 有的房间部符得调调当的客人,又判克森和人们忙件报 下奔命。但是,在办理一切事情时,大家都心情愉快,客气洋 洋,显然使得这个值得纪念的目子更加令人难忘。

我问阿格奈斯打算怎么着,是想回家去,还是想待在这 里?我心里倒愿意她回家,因为我虽然觉得继续保护这样一 位纯语可爱的少女是非常愉快而且光荣的事,但是我又称年 轻的悠阁伙伴们一样,还想享受一下自己一直没有来得及享 受的贪心乐事,作为自由人中阅的一分子,和自己的伙伴们一 起度过最后几个小时。

阿格奈斯泛聚不快,对于独自返回不可能得到任何真正 安慰你家里,心里感到不靠而菜,同时大概也不忍离开她所爱 的人刚才还得过的,她自己也怀看新的希里流迹的地方。所 以我说暂且带她去各个房词里,在神态如画的演徒们中何走 来走去,哪里可以看到由一个人或者许多人不断开动脑筋想 出来的新毒可观的谐戏娱乐,就到哪里去。

我们正信步走着,忽然听见怪耳的四重唱的歌声,就朝着那个方向走出。发现灯光晴振的门厅尽头有一个凸脏窗似的 向外突出的房间。因为这个房间的窗子可以利用,就把这里休息转柱就经前小温室。这里想着大约一打极子棘、石榴被和烧金旗,"宣神者"和能为三个伙伴在这些糊中间放了一张小桌子,他们坐在这张桌子旁边。房间入口处挂着他们在某个角落里,出毛和两个玻璃面家手工艺人贩手,四个人正坐在那几艘歌,表明他们的四重唱功夫之深不下于他们的爱乐功夫。一见我们站在他们的知时看乐室前听他们时,他们就被此把待天挪近些,又搬过他洒得手来,立刻高我们坐在他们旁边。我觉得真也奇怪,阿格奈斯欣然坐下了。歌面似乎吸引住她的心,使处所得入神,心情宁静下来。那时候一些古老的险陷及发彩度。近年得入神,心情宁静下来。那时候一些古老人歌品。我则被更新发现。已由当时的作曲对诸旅新地人歌品。我见被摩,是纷纷的脸散

具有民歌情调的作品也由诗歌诸曲家诸成多少带有一些忧郁 色彩的歌曲,先由受过歌唱队训练的男青年们作为崭新的民 歌来歌唱,后来又随传到民间,其中有些是先前已为民众所熟 悉的歌曲。阿格奈斯还从来没听见过这类歌曲。四位歌手啊 阿完《门前井泉旁有一棵菩提树》"必这支歌、璇唱《春天夜里 了霜》。然后,就把一些古老的别离歌、孩丧歌、悲叹消逝的幸 福的歌,宣告养天来临的歌,磨房水车轮歌和桃树歌,乌兰簪 的歌《可怜的心,忘掉愁苦吧,现在一切一切都要变为,一个接 着一个地用清脆纯底,老情丰凉的青调就响出来,读唱时,"造 神者"用晾死的男高宽侧高音部,一上唱,低音都,两位玻璃 画家准确注意曲调和节柏、操精合神独可唱中音部。

阿格奈斯听得入神,觉得听到的一切,都是为她而作的,都是从她自己心里涌出来的。因为她听完每支歌曲以后,都 都一口气,心情思然逐年带下来,比起初自由自在了。我们 的半胞半现的小桌子周围,洋凝着一片阳光和煦的喜悦气氛, 好象人家心里都暗暗撼到,压在这位少女心上的沉重负担已 经解除,虽然除了我以外,其实没有人知道她的事。可巧,艾

的語奏·封·支承多奏(Joseph von Eichendorff,1788—1857),復國 能類海邊維持強は利用小说文。

路遊遠看・乌兰德(Ludwig Uhland-1787—1862),德国晚期浪漫霰掉 人。

尤斯蒂努斯·凯尔诺尔(Justinus Kenzer, 1786—1862), 德国晚期浪漫 派诗人。

② 反康・郷勒 (Wilhelm Müller,1794-1827). 徳国晩期次養猴籽情等

⑥ 政策·缪勒的诗,由奥地利作曲汉舒伯特(Schubert)潜成歌曲。

利克森正在这所房子里转来转去,这时也走过这里,发现了我 们这个落脚的地方,看到这里的情况,就赶忙拿了几瓶法圆香 桩语来,随后就继续持女主人巡回招待客人去了。

阿格尔斯和我们中间大多数人都还没见过香槟酒,更不 用现明了,一见当时流行的那种相当高的流杯里不斯冒着珍珠胶的泡沫,我们的情绪就是高到庄严难够的程度。这时,罗萨丽娅东自来到这里,给阿格奈斯瑞来一盘子耐点心和果了, 能适还嘱咐我们,和美丽的狄安娜在一起,一定要完现出非常 高速和解析以往子

这一点我们也确实做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尤其是"造神者"对她表示出异常关怀和亲切的态度。其余三个人也都喜气洋洋,对于这位被他们誉为诗一般美的少女先临他们的小方、一同和她破杯,极她能康时,她就把精巧的高脚杯里的酒一气儿喝干,或者毋宁说,那一杯冒着珍珠般泡沫的甘美的饮料。象小蛇一般,不知不觉地流进了验的口中;至少后来"急神海"晚见,只见她的洁白的歌头一动,那酒一下了流污进了她的歌咙。她干杯后,就开始象鸟儿婉转也叫似的说起话来,说这里很好,觉得好象在冬天时雪零零的天气走速暖和的小房间似的,谈她已经晓得,这是什么缘故了,凡是几个好人赛在一起的地方,即使没者火外,是顶和窗子,也都可以说是一向温暖的小房间根

"普天下的好人万岁!"她喊道,接着,大家互相碰杯,她再一次一气儿喝干杯中的酒,还说,"咧, 过酒多么美呀! 它也是 活整的善神哪!" 表们听见题说这样的话,都觉得特别点兴,四位歌手顿时 不约两间地引吭高歌。"秦波两声,亲蓝河畔,那里盛产创葡"。 啊唱完这支无伤大雅的依衡歌,他们被改用庄严的曲调,但不 用缓慢的节机,唱出克劳丢斯的 的另一支美妙始歌,

> 人生在世上, 只有很短的时间,

世上一切蒙绝。

这支圣歌随即在热情洋溢的"蛤利酪亚"和"阿门"声中结束,我们这爪顿时寂静无声,又听见别的房间里的破贼整查的人声,杂乱的歌声北舞曲声,象从远方传来似的,每逢我们的歌声一停顿,都听得见这一片持续不断的底沉杂乱的声音。然而,在圣歌刚一结束的这一瞬间,这种声音在对照之下,对丛里、沉浸在整然信仰的交通,传佛听到生世的喧嚣在耳边归荡似的。我们安逸自在地细听了一会儿这种奇异的喧闹沸腾的声音,接着,就都把头探到桌子上,彼此凑近,进行有趣的交谈。每人都讲一个结局调清的或者悲惨的故事或者一件往事,尤其是"选神者"知道许多关于圣母的引人入胜的故事,他讲了太母的书刊亚平完得来世界上最有名的圣地的马利亚圣保尔大会的故事和开会的情况,说会上发生了一场许多和女集会

③ 马蒂亚斯·克劳委斯(Matthias Claudius, 1740—1815),德国抒情诗人。

财不可能不发生的巨大条约。还知道了她们在往渡的旅途上 的一切经历和所作所为。说有他在路上象大公路去上一级空 生, 有的在路上多寒龄的吝啬鬼似的, 在小客栈用讨布时, 把 供自己使唤的天使们关在地容里, 第二天早晨还象影悠识的 数了一下,看看少了没有。说当时前往参加大会的,还有另外两 位贵妇人,一位是被兰的琴希托霍瓦圣地① 的圣母马利亚,一 位是瑞士艾茵席德恩圣地@ 的圣母马利亚, 她们俩带着自己 的传从,在一个旅馆里不期而满,在花园里一园排午餐, 无见 端来一大盘菜比锡云雀,上面还摆着一只烤山鹬,波兰的圣母 马利亚马上把这一大盘菜盒倒自己衍前,说,据她所知, 她基 在廖的客人当中身份最高的人、所以上面摆的那只小鹳应该 计被吹! 原来她因为山鷚的嘴长,就认为是小闆,把它用叉子 又 起来。前在自己的数子退了。瑞士的圣战马利亚对于这种 专權的行动非常气愤, 只用嘴唇吹出一声"丝微泼丝!", 那只 烤山鹬就又活了, 长出了羽毛, 从盘子里展初飞起, 一下子就 飞走了。在这同时,这位艾茵席德恩的圣母马利亚已经把大 盘子拿到自己面前,把所有的云雀都拔到自己的盘子里和自 己的传从们的数子里、但是聚希托雷瓦的圣母马利亚也吹口 哨儿, 吹出了一声"忒利里!", 那些云雀就如同方才那只山 酷一样, 展蚓飞起, 喂着歌飞到九零云外去了。结果, 汶两位 贵妇人由于互相嫉妒, 害得自己也吃不上正经午饭, 后来, 她 们由不得滑稽可笑地哭丧着黑褐的脸, 勉强喝浓牛奶充饥。

② 等看托法瓦(Czenstocheu),在克拉科夫西北约八十公里,那里的修道 按里保寿的显录母像是被当天主拉的象征。

② 支育席後屬(Einsiedeln),在苏黎世东南约四十公里。

阿格奈斯象我们的伙伴似的,一只胳膊颈住桌面,手托着 锯,坐在我们中间。她不明白,这些差母马利亚本来都是同一 个人,怎么会以许多不同的身份旅行,聚在一魁开会,甚至互 机设击,她把心里这个昼间旧自五险她说出来。

摘葡萄者把手指放在鼻子上,思索了一下,说:"这正是我 们的智力不能解释的神诵, 專稿呀!"

山王在创作背十字架的耶稣像这件作品上虽然脱离不开 拉圭尔那镇名面,谈起非本行的事情来,却口若是超同。他说。 "据我看来,这件事说明天国的工后神遍广大,有分身法,自由 变化,无所不在,她如同人自然本身一样,是一切的一切,作为 女性就已经和大自然最为接近,在女性的变幻无常这一点上 也和大自然最为接近,此外她还好以各种不同的形象出现,甚 至近以到壤的战于姿态出现,在这些方面都和大自然最为接 近。尤其在这一点上地可能保有女性的、至少是特别优秀的 女性的一个特征,这就是按穿到装。

听了这番语以后,一位玻璃画家笑起来,"我想起了这种女扮男装的一个滑稽例子,"他说,"爱的家乡所在的城市,转别是秋天有巨大的集市,在这些集市上,苹果,梨。于和其他的果了转车装载和零售时,常有当少年子净在地下乱滚,我们这些野孩子就成群地遇着去捡,还从果子堆里偷着拿。那时,经常有个我们谁都不认识的男孩子和我们一起跑,他总跑在最前,到且比谁都服疾手快,装满口袋,就一溜溻儿跑得混运进城来,在市见家门前被出桶塞子把侧拔出时,我们都拿瓷板长的中空的宅管了,跨在车下,偷偷儿地把苇管子桶入罩

些放在酒桶底下的大桶和矮桶里, 吸着喝管酒客的人最酒时 暂时注入桶里的剩余的新葡萄酒,在汶同时,我们大家都不认 识的那个男孩子干这种勾当很麻利, 但他并不象我们那样把 葡萄酒咽下,而是采取聪明的办法,让苇管子里吸滤的酒流进 他在短上衣里面揣着的一个瓶子里。这个小伙子长得不比我 们高,但稍微壮实些,而容显得奇异苍老,语音清脆,却象儿童 似的。有一次,我们用器吓的语气问他,到底姓什么、叫什么, 他马上说,他叫约赫尔·克赫因。原来这个姓约赫尔的孩子甚 个冒充的野孩子, 其实是个在城外住的、身材矮小的穷寡妇, 家里穷得没有饭吃, 贫困温得她情急智生, 穿上已经死去的十 二岁的儿子的衣服, 剪掉发辫, 在一定的时间大胆走上街头, 混在男孩子们中间。后来, 她把这种伎俩用得太过火, 就被人 发现了。她曾在干乳酪市场上瞅见,干乳酪商人做买卖时,为 了学一尝干乳酪质量好坏,用中空的干乳酪试味采样器,从大 块的瑞士干乳酪上捅出圆圆的棒形或者栓形的干乳 酪 条 儿, 细心把前端掰下来尝一尝。然后顺手重新塞进那块干乳酪上 的漏里, 使得它又完整无缺。干县, 她随身带着一个普通的钉 子, 在干乳酪周围需来煮去, 发现干乳酪上有一个细圆圆儿, 知道这就是干乳酪条所在的地方。她在适当的时机把钉子插 讲去,把干乳酪抽出来,结果,常常把大约半磅上等干乳酪带 回家去。但是、干乳酪商人处处都比其他商人更心疼自己的 利益,不容也人侵犯。所以最后她被抓住, 交给了警察。这时。 抛的真正身分就被查明了。不过,一直到她死为止,大家仍然 叫她约赫尔・克赖因。

阿格奈斯觉得这个穷寡妇的简单无害的巧计很有趣,只

是对于不幸的结局非常遗憾。另一位玻璃画家宣布, 也要讲一个女扮男装的故事, 但比方才那个寡妇假扮成野孩子的故事更骇人听闻。

"这是十六世纪的一个古老的故事。"他说。"根据编年史。 是一五六〇年或者六二年在盖尔德恩州的奈梅思市发生的, **汶里尔领子手被召往勃拉班特州边路马斯河畔的格拉菲小城** 去外中三名聚犯。但是奇梅根的刽子毛正卧藏在床、身休虚 题, 原来他的仆人企图得到他的位置, 在汤里液了灌药规把他 害死。因为,编年史作者说,再不起眼儿的官职也有人不惜出 李自己的灵魂来猎政它。于是, 这个刽子手就报告格拉菲市 议会,说自己不能来,但他和阿纳姆市的刽子手订立了一有困 难就互相救助的协定,说他马上派他的老子到那里去送信,那 个刽子手会及时赶来听候命令的。接着,他就命令他的妻子 立刻前往阿纳姆市、通知那位同行朋友。他的妻子是个体态 匀称、相貌俊美、大胆泼辣的女人,生性贪财好利,这件有利可 图的差事的报酬,她是不肯放过的。因此,她不动身到阿纳姆 去, 却先出照自己胸部的尺寸放宽嫩丈夫的衬衫和短上衣, 然 后偷偷儿穿上他这套衣服,把他那顶饰有羽毛的帽子戴在自 己匆匆剪短了头发的头上,腰间拎着那把宽阔的行刑刀,趁着 夜间雾气弥漫, 起程前往格拉非, 准时到达该地, 向市长报到。 她的光溜溜的脸, 青年人般的清澈的声音, 的确使市长感到诧 异、不由得问这个自然是刽子手的人,他或着男宁说她有没 有足够的力气和经验干自己打算干的这件差事。但她却大言 不惭地保证说,这种勾当她相当熟悉,已经干过好些次了。还 立刻抓住那条捆绑着第一个可怜的罪犯,把他拉出来正法的

展到黑和巫宗传子上, 频用费期的指子要件独立服务的阶段。 题犯录录出有点惶恐不安的样子;干品,她更向前弯着身子戴 近伯的上身,看一看蒙眼的带子费得是否十分严实,哪儿都没 有舒敞, 这样一来, 黑狼就觉出她的柔软的驯房教着他的头来 了。他立刻去喜瞪胆,这个人是个女人! 他可不愿被女人杀 死,要由真正的刽子手行刑,这是他的权利!这个可怜的人希 望利用这种情况得以缓闹。在随后发生的骚乱中,他声音越 来越大地叫喊,该扒下她的衣服, 大家就看出,她是个女的来 前。因为最后思思没热阔的人们都认为这种恋并不是不可能 的,所以当局就命令一个刽子手的助手去检查清况是否属实。 这个人用他方才剪罪犯头发的前子,把这个女人的短上衣和 衬衫从胸前和背后剪开,从肩膀上扒下来,结果,独当众袒露 着上身站在沼儿,美人现限,被轰出现场去。当局不得不把罪 犯们至新关诉监牢;情怒的群众却要把这个女人扔到水里,经 过端力劝阻,才没有这样做。然而妇人们和姑娘们仍然从家 用购出来, 金着纺缎杆和相带把去的滚走的女剑子手, 一百浪 到城门外,把她的白嫩的背上打得背一块、紫一块。这个胆大 包天的女丈夫女扮男装,落了这样一个倒霉的下场。事过之 后不久, 她丈夫就死了, 他手下那个拿握药谋害他的奸诈的助 手,果真接替他当上了奈标根的刽子手,还婆了他的遗孀为 李, 结果, 这个刽子手就有了一个配得上他的表现。"

编了, 这样来把这个罪犯罪到自己手里来处准, 但是, 工作讲

这个不能歷大雅之堂的故事使我们的闲谈儿手起过了在 这位少女在场的情况下我们应该保持的界限。她不寒而栗地 摇了摇头,我们大家碰杯时,她毫不犹豫地喝干杯中的酒。在 角淡的全部过程中, 我们每个人都始终紧握着自己的长形的 高脚杯,不让它倒, 也为的是有时投洒, 自己的酒杯离着嘴尽 可能近些, 阿格奈斯由于没有经验, 也由于想乘火忘掉一切 苦恼, 一直忠实地仿效我们的做法。我们都是不懂人情世故 的单身议,不知道在这种场合应该怎样对符一位女性,只要涵 杯一空,就立刻揭满,看到这位善良的少女这来感激动,欢快, 大家爆高兴得忘证所以.

在大家长谈的时候,外导叫"遊神者"的樂周赫特已经从 阿格奈斯背后的小搞子树上折下一些开着花的嫩枝, 鍋成一 个水形泥,现在给她娘在头上。在这同时,还请求她答应和他 一间跳一次舞,由同伴中一个人或者两个人伴奏。

 急不號就證例, 随后就放声大哭起来, 哭得十分凄惨, 使人伤心 消納, 还一面哭, 一面喊叫自己的母亲。 她哭喊的声音那样 凄厉, 其他的客人听到后, 也起来了, 大家站在她周围, 惊慌失 措。我们想努力扶起越来, 但她从我们手里带了下来, 倒在地 板上, 伸衫闪放直挺挺地躺在那几, 象死尸一般苍白, 嘴后和 两手直在发抖, 不久就似乎完全没有生命了, 这时, 大家面面 和视, 六雄王士, 不禁沉默起来。

報后,我们不得不下决心,把这身子一点都不动的,可怜 的少女抬出去,在这所房子的有人居住的或者便于进行救护 的房间找个地方把她放下。于是,由王一把掐住她的夹股窝, 抬起她的上身,"选神者"提往她的两脚,他们就这样把这身子 较的,衣着闪着般光的少女小心翼翼地抬走了。我在前头走, 那两位玻璃画家来不及把小堤琴装进去,因为是很好的乐器, 也不肯放下,就来在米股房里,随后跟了来。

真賴繼,罗萨丽娅已经由艾利克森陪同乘马车围城去了, 她怕客人们因为她国城也纷纷离开这里,不改而散,临走就没 有向任何人告别。幸面这时候女管家或者说女管事的来了, 我们就更感到是救星来了,她把我们这个选弊似的小队带到 自己的起居室,让把这位身子一点几都不动的少女放在舒服 的长沙发游上,还拿了几个惊头来给她优上。

"情况不太严重,"我们问她时,她看到我们害怕的样子, 这样说,"这位小姐大概是有点儿醉了,这很快就会过去的!"

- "不,她是心里苦闷!"我小声儿对她说。
- "那她正是因为苦闷才喝酒的,"她回答说;"到底是谁给 了一位年轻姑娘这么多的酒喝呀?"

这时候,我们才红了脸,站在那儿羞愧得无地自容,十分 惶险,这位精明强于的妇人还刊听了一下漏,始家避和住址。 然后放我们走,才算解了图。"东家的马车"地说。"一有什么 数可放弃,会再出城到这里来一趟的,所以一切由我们也办 了吧。"来风赫特表示愿意留在这儿不走,谁劝他走他都不听, 他感来我让他接替我保护这位被遗弃的少女,因为大家公认 他是个老实、正碳的人,所以我很满意。这样,阿格奈斯就在 不省人事的时候,而且已经在整个红水节期间,象沦为权隶的 古代王家公主似的,听任命运的安排,从一个人手里落到另一 个人手里。

小提琴手们须要想法带走自己的乐器。我就和他们分手,自己动身回城。这时,这里的客人和森林里的客人也都动身 了,路上挤满了回家的人们的马车。我因为不能立刻得到强 车的机会,宁可步行回域,为了避免填上快步驰行。互相追赶 就马车、发生危险,就走一条和大器平行的林间小路。 下弦月 照进树木中间,勉烈云得见路,可是,下层林丛中的撒木育的 地方仍然绊脚,后来,我也确实赶上了一个河山楂枝子和黑森 枝子懷怒擠斗的孤独的行人。原来,这个行人是擊斯,他的深 色的大衣下颌露着的发亮的细亚麻布衣服已经被荆棘丛性估 了。

我们互相认出以后, 我就用一种让他猜得出我的目的何 在的口气, 级成了发生的事。秦斯是个覆重很大的豪饮者, 但 他对男人喝醉西就做讨厌, 一听见说阿格奈斯图序, 心里事 恼火, 并且表现出气酸的样子, 想借此来阻止我继续责备他 或者说刺耳的话。"你们于得好事!" 他喝道, "把一个没有经 验的始频滞除,难道这就是你们的英雄行为吗? 我可真把这 面怜的女孩子籽村给面靠的人啦!"

"托付!"我气愤地回答说,"你应该强速奔,青板才对!"被 着,我又大煮阪词。溜溜不绝地冲他说了许多我根本设资格 说的或备话。"难道从,"我曾且请来自己滋香活道,"牢牢柜 制住自己的爱情,怀着几分由于虚蔽之情的忠诚,满足于上帝 制生的这样一件货业的礼物,被那样困难吗? 人们就准得剔 来,到你互和组合。互相就给难顾吗。"

在这河河,黎斯已经摆脱了测棘丛 性管到吓不倒我,就 软下来了,我们俩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五走着,他用心平气 和的语调说,"你别夸我,你对这事不了解,"

我納然人怒,回答说,"好久以來,我一直错误地认为,你 的性格中有一种农凭经验无法认清和判断的东西!现在我可 看得太清楚了,你是受一种最早都的自私自利,不顾别人的心 理支配,这是容易看出来的,也是令人愤恶的。唉,似若你知 送,这种自私心多么严重地损害了你的形象,使你的朋友们痛 心,你一定会从同一的自私心出发改正自己,去掉这种丑恶的 行点的?"

"我再说一遍。"黎斯特身半向着我, 回答说, "你对这事不 了解! 我认为, 这是原谅你说这些无礼话的最好的避由。 请 问你这道学先生! 一直到现在, 你除了不似不做的事情以外, 还做过什么别的吗? 你现在是这样做法, 一旦遇到什么特殊 的事件, 你随可是以基份缺乏!"

"我至少希望,我一认识到是坏事,是缺德事,在任何场合 都能不做!" "你会在任何场合,"黎斯又转身向着前面,接着冷静地 说,"你会在任何场合都不做你觉得不愉快的事!"

我急着驱弃打断他的话,他却用比我更大的声音继续说,"你一旦同时遇到两个女的,要是觉得两个都中意的话,你大 概会两个都迫,这比决定一个简单!你这样的保持,就 我来说,我就认为,眼睛是爱情的根源。爱情的保持或者消灭也取决于眼睛,我可以下决心忠实不渝,眼睛并不下什么决心,它只服从水恒的自然规律的支配。路德说,我见女人,他 皖由不得对她动情!这话只不过是说出了人之常情而已。只有看见象罗萨丽娅这样一位毫无固执,树态、怪解毛纲的纯种 心才能未远成为她的俘虏。象阿格奈斯这样一个海岭的诗的人,我竟然想和她结合,现在想起来,感到多么脸红啊!不过,你象个没有形体的够了似的,作为空虚的遗倦的化身到处抵抵横项,也是可耻的嘛!快努力使你自己最后能有点儿内容。

我觉得在几方面受到了侮辱,沉默了几分钟。黎斯说我 称来可能同时遇到两个自己都中意的女性, 他不知道, 这句话 确实道破了几分真实情况, 因为我早在半几意时代就已经在 类似他所说的那样的道路上彷徨过。然而, 我还是不容许拿 我们他相比。我喝了酒, 又经受进二十四小时以上的多种多 我们的人, 这些因素也对煽动我的好斗的情绪起了作用,所 以,我又再色程厉地说。"根据你耐才能的话来判断, 你轻率地 在她心里引起的那些希望, 你难道就当真不大乐意她如愿以

偿吗?"

"我没有引起什么希望。"蔡斯阿答说。"我有自由,是自己 的意志的主宰,对任何女性和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要是此 外我还能为这个善良的女孩子做些什么的话,那就是想做她 的一个不被被作样,不讲空话,不自私自利的真正朋友! 最后 一次暂告你,我的恋爱事件或者非恋爱事件依都别管,我绝对 不许依管?"

"可稅成要暫!"我大声说,"現在你就得保持忠诚和坏函, 不然,我就要向你的更魂深处证明,你做的不对!这种锖误的 行为只能来题于你那糟糕的无神论!谁心里没有上帝,谁就 身有力量,源而除少有依监!"

黎斯哈哈大笑,回答说。"是那么一回事吗?你的上帝可 太值得赞美哦!我就想到,你最后还会逃到这个幸福的避风 港里来的!不过,我在我请你,绿衣专利,不要在这个问题上 把来爱的上帝推进来!他和这个问题根本毫不相干!我向你 保证,不论我心里有上帝没上帝,我的想法都完全一样! 冪不 取决于我的信仰,而取决于我的眼睛,取决于我的头脑,取决 子我的帮个责体!"

"反正取决于你的心!"我气得不能控制自己,大声说,"好 吧,我们就直藏了当地说!!來吧! 不是你的头脑不知道!上帝! 依你的心不知道!上帝! 你的信仰或者毋宁说你的不信仰,就 曼依的性格!"

"我听够了!"黎斯咆哮如雷地说,一面站住,转身冲着我, "你的话虽然是胡说八道,本身不是骂人的,但是,你这话的意 思,我很谐整,我知道这是胡扯淡的人和狂热的信徒们的无耻 的话,再也没想到你会说出这种话来! 你得马上收回你的话! 我不能任人你孽我的人格而不加以惩罚!"

"我一句都不收回!我们就来瞧瞧,你的无神论音的疯狂性能使依于得出什么声水!"这语是你着茫然的好!情绪说的,黎斯却用怨恨的,生气的话调说。"你别再写人了:我要问你 你块!"黎明时分,你要作好准备。秦着武器为你的上帝被斗,为了他你会这样狠狠地写人。你要找个助手,我的助手两小时内去某一地点,办理一切其余的事。"他指定了一个地点,那里预料这天整夜都不断有送那些参加节日裂乐的人回域,因为这时路已经比较好走了。我自己也飞快地跑到大路上去,那里在我们争吵的同时早已冷静无人了。这就是这一美好的节日的终结呀!我在大路中间走着,月光把我的影子投射到我面前。我瞅见我的小丑帽子的尖角照在地上,请请楚楚。不我比斗的曲手。

至少六年萬我就服一个住在我家一间小屋子里的被兰人 学过点儿击剑。此人是一八三一年革命0 失败后那一批逃亡 在外的仪表堂堂,身至短稻的军人之一,这批军人,以流亡者的 身分開名一时,后来简直在世界上,或者至少在流亡者中间有 不见他们的踪影了。他出身高贵,原是精英军官,在流亡中以 巧妙而又正当的方式艰苦奋斗,克服困难,适应极低下的生活 方式和任何工作,总是满面春风,和蔼可亲,只有该起各次战

① 指一八三〇至一八三一年间被兰人民为据说俄国统治而进行的革命斗

得和他的相国的不幸以及他对俄国的恺提时,才不 县 这 样。 银资谈到这些方面, 他虽然受过良好的天主教教育, 却总管不 自禁,义惊境磨地叫喊,天上没有上帝,不然,他就不会把波兰 人交给俄国人手里了。他很喜欢我, 想以什么方式向我表示 方好或者为我做好事,又没有什么别的方法,所以辞非要赦我 坐一些剑术, 他自己抱腰似乎了两把绕剑术用的体头剑或者 小劍, 两副金属丝面置和其他必要的思具, 無天都和我一起到 屋顶下面的大阁楼里,教我一个小时,使我勉强学完了初步剑 术, 他仿佛在教练会术似的, 教得异常热心而且特之以恒, 直 到命运的转变使他离开我们那个地方为止。在我现在侨居的 议个城市里,我有时和一些在议里留益的问乡们来往,看见他 们的房间里有击剑的竖械, 有时就又试一试这一段或那一段 戳刺动作,只是作为一时的娱乐,并没有什么别的目的, 现在 我想,这时到这些年轻人经常聚会的地方去,一定会遇到其中 的一两个人, 可以请来做自己的助手, 到了那里后, 果然发现 他们也怀着和夜阑人静的气氛相适应的爱好冒险的情绪, 满 足了我的愿望。他们马上出发, 就往我的对手等候他们的地 方。

不久,他们就回来了,说已经约定,决斗于早晨六点钟在 黎斯的住穿进行。 说黎斯强调说,他自己一个人住在那儿,好 以不必担心有人看见,再者,要是他变了伤,他就可以立刻躺 在自己床上,稍稍此地治好或者死去,他的对手就可以平平安 安地,不懂不忙地离开这个城市。要足式被判中,我就可以先 在他的床上躺下,在这回时,他就可以逃走。

他们说,已经找好了医生,武器也准备好了,准备的是我

所建议使用的细长的冲刺剑,就是所谓巴黎剑,我之所以建议 使用这种剑,是因为这是我惟一稍微会用的一种剑,尤其是因 为设知道黎斯也会用这种剑。

我没有听见说,察斯差怎样废过这短短一股残夜的,我自己则同我的顾问们一起坐到天明,因为我们都认为,我与其没有畸移,就被人从蝴蜓中唤醒,勉强在精神恍惚状态中去决斗,不如把决斗作为节日全部穷累的缩尾来经历这一惊险场面,这一场面可以说是节日芬累过程的一部分。结果,我连衣服都一直没换,假如当场北不幸受到命运打击的话,我就已经以被领死的小士的形象会给走了。

尽管这样,我还是蛇得被煮不堪、不由得打盹儿、最后,头 就就在桌子上睡了,在这间时,别人都和进进出出的迟来晚时 的伙伴们一起喝一大体熟热的混合甜饮料。黎明时分,我晚 人拙是醒了,也喝了一杯,是然睡了一小爱,但一点不觉得精 特短作,头脑诗陋起来。然而,今天我还回想起,当时我和那 两个级我一起去的助手一样而带着异常严肃的神情,穿过一 条一条的街道,走进黎斯的清静的住所,他和两三个青年人也 同样常音严肃,冷淡的表情等待着我们,这些情景好象梦境一 约5.

我们都站在黎斯住所的最宽敞的房间里都輻圖者三个 妻 侵人的油商 前面,我做的展光射、室内,使那些在暗处发亮的 面中人物显得神态栩栩如生,仿佛在等着观看即将发生的事 价值的。

接着,助手们就从长箱子里取出两把磨得明晃晃的、象针一般尖的三棱剑身,两把用银丝缠绕的剑柄,两个键金的半珠

形的篮状护手,然后用螺丝安装在一起。他们同了我们一下,有没有和解或者采取其他谅解方式的可能,我们偏离没有反应,他们就把武器交到我们手里,并且指定每人的位置。受杜了黎新一眼,他看来象我一样然了夜,面色苍白。我们们除处任何好意和友情的迹象都没有了,原来心里的怒气也已艰消云陂,惟有人类的愚蠢的假强劲儿流路在嘴唇上。我现在站在那儿,手里拿着剑,为了证明自己信仰上帝,真理就在自己这一边,而不借按一位朋友被血,这位朋友为了保卫自己的世界观的道德上的荣誉,也需要我流血,而我们问来都自以为是现的道德上的荣誉,也需要我流血,而我们问来都自以为是到的激烈人一颗温暖的心脏了!

但是再电没有时间考虑补赦的办法。助手们发出了信 号,我们转到按照习惯的方式互相敏礼,然后摆出准备交锋的 的对学看的要态。当我们互相把自己的剑锋阳绕着不身熟练的决斗者的要态,而毋宁误象不大对方的 锋挥动起来,开始伺酸觀刺时,我们的手几乎一样发抖。我 然发动的第一次微刺,也确实是在剑术馆里练剑时所学剑的 参加者数把这次微刺挡开了。他随照只见向我到来,我比较迟钝 发的者数把这次微刺挡开了。他的进攻。我们这样一对为了上帝 均人但还算及时地击退了他的进攻。我们这样一对为了上帝 的有无问题而决斗的和平的击剑者,怎样陷入这样危险是危 的,因为两剑交锋的呐声越来越大,战斗越来越激烈迅猛。 由于自卫,我们双方的甄刺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难确而。忽然 面到身和蓝状护手闪出微红的亮光,在这同时,房间及阻面 專幅油画也开始微宏炎亮,二者都是晨曦穿透一片云彩射出 的簡光远照到室內所效。察斯不觉射者眼望了 星 他那幅 油 画,只见那些他称之为他的鉴赏家的画中人物的睫况 維 在我们身上。他把到放下来, 我正受重新向地进攻, 他登时员 快喊了一声"且慢!"。黎斯本来就一直保持着十分冷静的头 腺,一看到通师人物他跟她,首先粗到我们的行动亲无意义。

"我收回我的挑战,"他用严肃的、但是心平气和的语调宣 布,"我要不经过流血忘掉过去的事!"

他向我走近一步,伸出手来准备和我握手。"亨利·當, 我们睡觉去吧!"他说,"同时我还向你说一声再见!因为我本 来就准备旅行,所以索性今天就离开这里一些时候。"

说了这话,他就向在场的人们招呼了一下,然后向自己的 卧室走去,我们俩虽然出乎意料地和解了,但离别时仍然没有 官归于好,因为我们实在是自己梅耳了自己,目前谁都没有自 知之明,见证人和医生对于这场争竭的原委根本不明白,他 们在这所房子门前默然分手,各目回家去了,我在路上心里还 有这样一种感觉。本来想数训自己的对手,如今却好象假于 对手的混卷优势,败阵而回似的。

我同到住所时,房东夫妇正坐在桌边吃早点,他们把我看成一个坚持到底的狂欢节行乐者,向我表示欢迎。我虽然筋疲力尽,因惫不堪,如儿学一点也睡不着,附一睡着,就梦见我把朋友朝死了,可是也设施血,我自己倒滤了血,母亲哭着给我包扎伤口。在这同时,我梦见自己抽抽搭搭起哭得哽阻。 起来,给果然醒了。我虽然发现跟随和比上没有泪痕。但由不得左思右舰,假若梦中的情况是事实,能有什么样的后果, 提着照着就终于睡熟了。

第十五回

郁闷

我一觉睡到下午,睡醒了变后,对了自己本身不知道该整 么着好,变得谁界和自己的头脑这两方面都已空虚,死灭。想 起少年时代参加军事該习结束时的情况,想到《威廉·逊尔》 演出结束时的情况,心里对自己说,如果你参加的欢乐的节 日活动都是这样的结局,哪儿要有这类的活动,你就再也不去 参加,我首先把掉在地板上的东一件四一件的小丑衣服如不 一起,当作有颜意的装饰品挂在顾室里的钉子上,把大腐 码 可叶远放在提议的骷髅上,然后把骷髅放在小卧室里的五屉 框上,以此来时时给自己藏起警钟。究们内心的游戏解和破 级出来,一直到我们死去为止。这种察性或许就是良心的一 部分,因为正知曾不笑一样,竟无良心的人就不游戏,除非为 了案键。

正在我感觉烦闷无聊的情况下,搞葡萄者和小概琴手案 因赫特前来访问,我当然很欢迎,他来访的目的,是要我读心 帮他一个忙。他说,阿格尔斯的悲惨可怜的状态还持续了几 小时,傍明才恢复到可以送她同爱的甚处,等送到家时,天已 大笼了。可是,中份她的诚言已经先传到那里,说她什么行 为放离, 喝醉了酒,结果,马上被一位存戗的求奶看丢开,不要 娘了,马车来到她家门前,这位少女下车时,现用级套不光, 情 纷览落的样子,那时, 邻居家的窗户都开落, 人们显然带着笼度的,或者至少是不以为然的表情望着她。 他说, 他是和别墅里的一个使女一同把这位可怜的姑娘送回家去的, 他当然立刻走了,没有跟着一起到她家匪去。 但是,一个新的保护者出现,也傻恶劣的印象变本加厉,因为我们对于造成这种恶果都有一定的或任,所以批本应该由我们来保卫这位无辜的少女的名誉。 他说, 他已经作出计划, 并且已经和朋友们约轩,今天晚上要在这位遭受折腾的小姐的窗子下面举行一次能登大雅之堂的庄严的音乐会,以极其郑重的形式演奏一支小夜曲。为了避免一切干扰,并且壮大这件事的声势,已经获得了官方的许可。 小夜曲演奏结束后,他想立刻上楼,向被抛弃的姑娘下去常

"对于过去的一切," 他继续说。"不管人们背地里讲什么 闲话,我都故意充耳不啊!"就她现在这样的人品来说。她的小 脸儿,她的轻盈的体态。她的整个为人和小小的不幸的遭遇。 都便我喜欢她,觉得非得到她不可 那也只情在她比我所想的更好! 一点温暖的阳光,一点幸福, 比如说, 乔美茵州的葡萄瓷酒。会使她马上就精神起来!

"这件事要我怎么帮忙呢?"我惊讶地问他,但也表示出关 心的样子,因为我觉得,这个温厚的人的计划是摆脱目前的困 境的最好办法。

"我希望您做的,"他回答说,"就是您今天傍晚到那所狭 楼里,那所藏着这件珍宝的房于里去,想法拖住那两位妇女, 不让她们出门, 知让她们冷不妨听到窗子下前的音乐。如果 她们不自发地谈到我、您就以不露骨的方式把话题引到我身 上来, 要稍微夸一夸我, 就是说, 不夸我这个人, 而夸我家道小 康,也就是说,我有相当的财产,可以使我无忧无虑成家立业。 我希望, 你顺便讲这些情况, 但要免讲一件自己知道得很清楚 的, 可以说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一样, 使得我来到那里时, 这一 先决条件就已存在,我自己没有必要再从这些话开始说起了。 这样的话得重要, 在这举情况复杂的场面大规能产生决定性 的影响。我向您保证,只要您一点不夸张,您这样讲就决不是 扯谎! 我的一些地产和我的手艺方面的收入足以过中产阶级 的 而决非过于节约的生活, 终来的日子我有一位要站量的请 产,这位姑母老絮絮叨叨地劝我结婚,象为了独生女儿出嫁似 的准备被物、日傷」这种情况你可以详细描写一下! 说起来 实在好笔、这位好心肠的姑母一看见她认为我成家立业用得 着的东西,就要买下来,一直不断讪买,她家里东西老早就已 堆得满满当当,她还不断地储藏大大小小的新物品。——所以 您就照我所说的说吧! 讲吧! 您肯满足我的愿望吗? 我可以 告诉你。我的心情象一个人表现一块被愚蠢的人扔掉的金刚 石, 生怕自己还没有跑到跟前, 就被别人抬去一样!"

这件机综冻巧的世事,如果来因赫特的计划实现,情况就 会巧妙地好转,得到圆滑的结果,对此,我内心不由得微实,我 高离兴兴地答应他,要就自己力所能及,满足他的眼里,又商 量好了以后的必要的措施,然后怀着希望匆匆忙忙地走了。

我对于这种做浆的事虽然毫无经验,在这空虚无聊的日 子,当然还是心计情愿接受这种委托的。"你守护了被一个唐 黄昏时分,我就去访问那阿位妇女,一会儿的工夫就来到 整们的房门部,她们倾沉默默无言地坐著。因为听不见房里有 一点儿声音。我敲了敲门,才听见里面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声 "请进!"我一进门,只看见老夫人坐在光线半明不暗的房间 她常坐的那张安乐椅上, 阿手托若腮。她面前的桌子上放着 一个小匣子。一认出是我,她就用沙哑的嗓音只说了一声, "相可过了个美好的节日! 一个美好的被晚和一个美好的 自无!"

"是啊,"我低声下气地说,"真是有点儿见了鬼啦,我们好 几个人都遇到了奇怪的事情!"

她沉默了一小会儿,接着就口病设为蓝和地说下去,"可 真是一种美妙的怪事!我一在!门口踩面,邻居们就用手报头指 程程: 向来不出头部面的婶子大娘们都一个接着。 个地侧进 来,幸灾东战近看我们的候话,你们起这孩子拖紧拖头,凋腾 了两夜,灌醉了她才给我送回家来,还是让不认识的人送回来 的! 那位又漂亮又有饮的水婚者黎斯先生,当然看够了这种 行为"自信斯绝关系",前悄地震走啦! 您瞧,我们遇到的都是 什么样的乖啊!"

她从小厘底下拿出一封信来, 把它展开; 但是光线太暗,

① 磨膜(Dota Justa), 医脏牙传染中的人物, 1 六世紀以来, 作为专爱引诱 女性的苹果子的典型, 形见于置方文学, 艺术中。

不能读信。"我去拿个亮儿来!"她说,随后就带着镀像和不高 来的表情出去,拿了一盏厨房里点的蹩脚的灯回来,因为她 意得, 在值得费事去拿更好的灯放在那一伙卑鄙鲲帜的人一 中的一分子面前。我读了这封短信,黎斯在信里用多寥敷行表 贴,他须要向汗这里,不定多少时间,已诗永远离下,对于自己 一直享受的深厚友谊表示衷心感谢,没愿全家幸福健康,随信 遂上一件小小的纪念品,请她女儿忠巧。表读完信后,愁居苦 脸的老夫人打汗小匣子,只见一块有格美表链儿的相当贵重 他去在相简诗学。

"这件珍贵的礼物。"她大声说。"不就证明,他是真心诚意 的吗? 挂至现在他还表现出这样的高姿态,尽管受到了人家 的解释。"

"您错了!" 晚說,"能都没有什么可以资备自己的, 賢惠的 小姐更没有啊! 黎斯压根就把您女儿抛弃了, 去追求另一位 党人, 他遭到人家拒绝, 因为, 简单是估许您, 人家现在已经是 他的朋友支利克森的未婚妻, 就是由于活到拒绝, 他才离开这 里。在您女儿还没有因为悲哀和激动而身体不舒服起来的时 候, 我就准知道, 她已经没有吊型和他结婚了, 这对小姐来 说, 大概是率运, 据我名, 甚至管定是率近,"

老夫人惊讶得睁大眼睛看着我,从这间狭而深的屋子尽 里头发出了呻吟的声音。这时候,我才发现,阿格尔斯堡在一 个角暮里的火炉旁边。头发已经解开,但投邦偏应发辨,披散 着遮住她的脸和母奇的半身。此外,头上和肩膀上还围着头 小,一直拉到脸上去,脸不对看我们这边,却写在墙上,并且保 待这种姿势,身子动也不动。 "魏不敢再疾着窗子坐啦!"母亲说。

我走到她眼前, 根探呼她, 和她揭手, 她却转身躲得更靠 單边, 开始忍润吞声池悄悄啜泣起来。 整觉得非常尴尬, 同到 桌边, 因为自身的冒险事件削弱了我的消德力量, 使得我感情 臉弱,腿泪不禁夺眶而出。这又使这位寒母心里很感动,她哭 起来了, 哭时呈现出一副歪曲得变形的嘴脸, 这样的嘴脸只有 小孩子撇着嘴哭鼻子时,才能看到。这是一剧奇异的、使人不 愉快的嘴脸,我看见后,眼泪很快就干了。这位太太自己却也 加闭小孩子一样,那一阵骤雨似的哭泣得快就过去了,汶时, 施才用和刚才完全不同的语调请我坐下。在这同时,又问我, 一清早把阿格奈斯送回家来的那个不认识的人是谁? 他会不 会把这不幸的事件继续往外传?我回答说,他绝不会,因为他 县个虫鹰老家的好人,随即乘机用显然县无所谓的话,同时采 取必要的谨慎态度,把"造神者"和他的境况尽可能按照他本 人的意愿描写了一番。只是讲到他的姑母、讲到她怎样热心 为他结婚准备嫁妆,使得未来的侄媳妇除了本人进门以外,家 围绕百再也没有地方可以放进, 搁下, 地积或者悬柱什么东西 时, 因为自己觉得讲起来律律有味, 讲得就更活泼生动。我在 结束自己的话时说,再者,如蒙太太,小姐许可,莱因赫特先生 今晚就来登门拜访, 履行理应履行的礼节, 并探问小姐的病 情,因为他知道,我荣幸地和府上相识,所以恳求我为他获得 府上许可,然后由我介绍他来访。听了我宣布这次郑重其事 的访问, 这位太太的自信心恢复了一部分。

"孩子!"她发脾气大声说,"你听见了吗? 我们要有客人 来,你去把衣服穿好,把头发整理好,你现在这个样子真象个

女巫似的!"

但是阿格尔斯坐着不动, 母家走到她眼前轻轻地推绝, 她 还是抗范, 哭泣若清求母家不要管她, 不然, 她的心就要破裂 了。 母亲无可奈何, 只好开始她桌子, 准备菜, 她端来几碗冷 食和一个花式大圆蛋糕, 全ে在桌子上。 她感叹说, 昨天晚上 就买了一纸袋最好的款, 准备了一些可以唸和可以呼的东西, 镜心盼着年轻的人们早点儿回来; 现在我们还可以用这一小 份會品教精即将来访的家人, 那样令品感觉有坏。

我们坐着,不常用的、亮光光的茶水壶里的水已经烧开了 好久、客人还投有来。因为时间毕竟还太早。 善良的太太着急 了,开始杯聚,莱因赫特会不会真实。我极力劝她放心,我们 又等了好久。最后,她等得不简短,就把茶砌好,我们喝了一 杯茶,吃了一点东西,又继续等着,一面尚言不携后语处。心 在岛地聊天儿,聊斋聊着,由于我语儿越来越少,精神疲倦的 太太莫打起髓锤来。这时,房间里变得鸦鹊无声,过了一会 儿,我听见火炉所在的角落里有轻柔的,规律的呼吸声音,知 道欲安娜也在打盹儿。我自己根本没有顾起,眼睛也睁不开 了,家陪着一同打盹儿。在这同时,那一盏小灯在房间里荧荧 闪光。

我们大概一问打了一个小时的盹儿,就被喉亮而又轻柔 的音乐惊慨,同时还看见一片红光胆窗于照得狼笼。吃惊的 老寡妇和我赶忙走到窗子跟前去看。只见小广场上有八个乐 婷站在几个乐谱莱前,因个少年举着点燃的火把,广场入口处 有一个警察走来走去,负责维持迅速群华广场的听友的秩序。 除了那些提举手外,莱因赫特还邀集了几个会吹奏警乐器的 人,带着号,双簧管和长笛来这里---起演奏;他自己坐在折叠 梳上,拉大摆琴。

"耶稣马利亚!这是怎么回事啊?"阿格奈斯的母亲吃惊地说。

"您点上蜡吧!"我回答说,"这就是我所说的那位莱因赫 特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他来演奏小夜曲给您女儿听,这音乐 是麟给她的,为了向魏表示敬意,给世上和这个城市的人看一 看,"

我打开了一扇窗子,在这同时,这位太太赶忙去拿她的华 美的朝台,点上故晚近躺拢,这种紫烛观在起极好的作用。一 位年代帮早的意大利作曲家的侵島随着早春温暖的微风传入 宝内,宴在美妙极了。

"孩子!"母亲对凝神细听的姑娘低声说,"听见小夜曲啦! 听见小夜曲啦! 你来,向外面看一看!" 我第一次听见她这样 心花怒放地,真正然情洋溢地跟女儿说话,这次演奏也对她起 到了拯救作用。阿洛奈斯默不作声,把花白的旋棹过去,向着 窗子。随后,慢慢地站起来,走近窗子。一看见街上和邻居。 百里,许许多多被火把照出来的面孔,就跑回原来的些位,两 手交叉着放在膝间,头帮放向旁边候崇者去听优美的音乐,不 肯放过一音一调。她继续保持着这个姿势,一直到乐师们演 奏的三支乐曲结束,音乐转变成荷直象剧弊曲似的,优美快活 的调子多缘为此,乐师们随即在"街上听众的响亮整章市中退出, 静默着离开了。看到乐师们提着那些美观的乐器胆子和盈至一, 好众也更觉得所听所手作累待呆、高贵,人们好奇地塑着 这座奇特的楼房,慢慢地放了。这一切情景直到最后一分钟, 站在窗子跟前的母亲都看在眼里, 喜在心里, 就達撒走乐谱 架, 她都觉得是自己一生所见的旅庄严、最伟大的事件。

最后, 她关上窗子, 转过身来, 贝贝莱因赫特站在房间里, 恭恭敬敬地向她致敬, 在议信时、我把他介绍了一下、接着。 他就表示不揣智昧,大胆前来打搅, 非常抱歉, 希望她鉴于瞽 调洋溢着的狂欢节气氛,不要见怪,她用大大老维和感谢的话 回答他,说话的障礙变成一种喜悦的唱歌的调子,听起来简直 好象小提琴奏出的陪音似的。 做说着说着突然打住了, 觉得女 11.蜂卉鱼花里识识不出来, 时间长得大不免话了, 副颜色点形 讨求, 谁知师已经情情儿师从房间溜了出去, 议时, 又讲来了。 触原来穿着仰服在房间里难付了一整天, 现在已经在上面围 上一条白围巾,把围巾的两端在背后系起来。她的黑发已经 简单地挂在一起,打成一个大结子垂在脖颈儿上,这一切是在 一分钟内做完的、大概没来得及照镜子。她的态度和面部表 信息得年纪大了十岁, 连母 2~看见她都惊讶得脸大了眼睛。 仿佛看见了幽美似的。阿紹奈斯挺着腰板几去近"浩神者"。 目光娴静热能放对着他,把手伸出去给他握。假如她穿着一 身天鶇绒和丝绸衣服,也不如她现在这样朴素的样子能使莱 闪赫特目不转腈地看着她;我心里顿时不由得想道。谢天谢 做,黎斯已经走了,再也看不见她了,不然,要重新抱起麻烦来 é9t

業因婚勢緊默无育地用獎或的目光莊觀着自己创盛的作品。因为他实在可以说是把这樣倒伏的花扶起来了, 使它又能 語下去了。他站她恢复的实潜在她前额和沉静的景亮的眸子 周围闪耀希明冷的光辉, 使得他自勤游渺, 黎梨则章。不知说

什么好, 等到我们坐在桌子周围, 母亲沏上新茶时, 还是这样。 大家曾得有古儿尴尬, 话儿都很心, 后来, 老大大才说起家人 的故乡蒌前州来, 河他, 说不久前惠开议里, 返回家乡, 文话县 不是真的? 经地议一间,他就口若悬河他讲起来,说明那里的 教堂和主教们等着他回去,向他订准神像和聚物,指望着他的 手艺已经有了讲书。接着。他就对自己的美丽的家乡糖不绝 口,"我的家。"他说,"學藝在古老的小城外面的向阳的山坡 上,从这山坡上往上游和下游一提都是莱茵区;只见一座一座 的古堡和山岩浮现在碧霭中,下面宽阔的河水从碧霭中流过。 庭园后面山坡潴积是葡萄树、山上有一座圣母 马利亚 小数 堂,俯瞰着原野,可以望得很远,黄昏时分,小教堂就沐浴在晚 霞残照里。紧挨着小教堂,我修建了一座小小的凉亭,在凉亭 下面的岩石上开港了一间小地下室, 里面经常储藏着十二瓶 清醇的葡萄酒。每逢制作成一个新高脚杯,我在把里面镀金以 前,都先到山上来,用这个酒杯为一切圣者和一切快活的人的 健康干杯三四遍。因为,说实话,做我的银匠话,演奏点儿音乐, 赐荷萄酒,这一市是我惟一的乐惠。每逢风和日丽的圣母节 日,到附近的数堂里,一面看着自己制作的器物在下面那座饰 有花环的圣坛上放光,一面演奏赞美圣母的乐曲,这一直是我 最美好的日子; 坦白地说, 演奏完了以后, 在教士家的酒席上 赐得醉飕飕的,我以为坟就县人牛幸福的而点。当然今后不 再是这样看法了,我现在知道更美好的事是——"

他说到这句怀着更大的热情说出来的话,就停住了,但立 刻鼓起勇气,从椅子上站起来,向着两位妇女说,"我何必再绕 弯子呢? 我到这儿来, 想把一颗真诚的心以及手和家园等一 切附帶的东西統統献給小姐;一句话, 我是来求婚的! 我清求 傾所 我的来恋, 如果我的行动失之太急, 大腿的话, 就请考虑 一下, 象刚刚前东的市日这类的喜庆日子, 不少是以这种出乎 資料的卓積收點的麻;"

善良的寡妇侧于历行节约,偏偏失手把一块儿砂糖掉在茶杯里,刚用小茶匙捞出来,悄悄地波在茶托上,为了把还没溶解的部分抢放下来。她又快又利索迫把 东匙 辰干净,接,脸上离兴得红形形的,开始用她最美妙的声泻为这种染高的灾责大型恢恢,但也表示,得冒昧请求讨以必要的时间加以考虑。可是,她女儿这时脸色甚至更加苍白,打新她的话,说:"不,亲爱的妈妈! 对子菜因赫特先生提出的问题.根据我们最近的一切遭遇和他为我所做的一切,必须立刻信以答为,在你的许可下,我就答应了!我遭受这种不幸,是根冤枉的,防以,对于这位把我从被抛弃、被鄙视的境地中拯救出来的救尽,她更乐竟表示搞消嘛。"

她感动得泪如泉涌,走到这位幸运的求婚者跟前,用两臂 接住他的脖子,把从来没有接过一次吻的,这时张开急欲接吻 价嘴唇拉着他的嘴唇吻起他来。

他带着羞怯温存的表情抚摩着她的两類,眼睛却一直凝 沒着她。 寡妇母亲任一旁看着,十分依识,不知所谓,阿格奈 斯大声说, "母亲,你放放心吧, 阿意吧, 昨天我还问圣母祈 祸, 恳求她把我的意中人变给我, 今天我整天都一直认为, 嫂 对于我的将告置者两隅, 现在卖却把比我所想的意中人更能 使我幸福的人报在怀里呢!"

这时,我觉得,事情进展到这个阶段,我留在这儿已经是

.....

多余的,可以及时离开,因为,我实在不知道,眼睛往哪儿看 好。我匆匆和大家——握手,急忙走掉,不让人前住,也没有 人留我。到了街上,我抬头又望了望这所楼房,只见月光照着 高昼在大门顶上的黑大型石圣母像, 照得镀金的半月形装饰 和宝颢攀修首坐。

"天哪,多么袋名其妙的事啊!"我自盲自语地说,感到人生变幻莫冽,不禁摇了摇头。今天黎明,我曾向一个无神论者 按出锐利的剑,观在夜晚又皱起这些崇拜圣者的信徒来了。

第二天早晨,我得再继续做中断的工作,再也没有这样欢 整的心情了。大部分艺术家大概都坚定地。 无忧无虑饱沿着 习惯的轨道继续前进,我却决不定首先做什么。向周围一看, 就觉得,好象自己已经好几个月没在汶间屋子里,我那些半完 成的作品想是过去时代的纪念物似的。我一件一件地拿出来 看, 觉得件件都只不过凭个人的爱好面着玩, 平淡无味, 可有 可无。我想了又想, 总弄不清楚自己突然产生的灰色的心情 是怎么回事。另外还感到孤独寂寞;黎斯已经走了,是不可挽 回了,对于艺术来说,他大概也是不可挽回的了,因为最近他 的话里流露出,万一再受到一点打击,他下中的杯子就会失手 落地。艾利克森昨天在匆忙从纵情欢乐的时间里赢得的头脑 清醒的一瞬间, 他曾向我交心说, 他打算结婚后马上放弃伤脑 筋的绘画, 利用他太太的大量资金重新经营和复兴自己老家 的航海业。现在时机很好,他想自己不久就要发家致富。现在 我也动摇起来,我们这三个曾自以为在某种意义上要比集结 在德国本土的坚强、伟大的民族主力部队更幸福的边区日耳 曼人, 都象锉屑似的落下来, 从此分手, 大概彼此永远没有再

见面的机会了!

相到汶里, 聆示您需要, 为了找个激激的办法, 拉电一张 刚开始而起的面稿来,这些一些至少有八明空和相应的高度 的。绷在面框上的灰色的重焦。再纸上具看到两边各面出一 棵受风雨侵蚀的云杉,作为将来的作品的一部分前景,这件作 品的构思当时在几个月以前流已放弃,而且完全忘得一于二 為、现在、具是为了没事状事情、也许还为了活跃自己的思 想,我开始把用紧条面出轮席的那两棵树中的一棵用芦笔面 下去, 期望组出什么名堂来。可是, 刚而了半个小时, 在几个大 枝子上添了些单调的针叶,就深深地陷入心不在恶的状态,象 试笔似的毫不动脑地在旁边画起小线条来。这样信手胡画下 去,就画出了一个由无数笔道子构成的织物形状的东西,每天 一相开始工作、黄在郁郁沉思的出神的状态中继续扩大这个 织物形状的东西,结果,这个格物社会一个灰色的天蜘蛛网一 般,占去画面的绝大部分。然而,如果仔细观察一下这杂乱无 童的东西,就会发现,其中脉络分明,显示出极其值得称赞的 勤奋,因为无数的喜线和曲线连续不断,也许长法几千艾 勒①,构成一条迷路,这条迷路从起点到终点,细看都看得出 来。有时, 表现出一种新的手法, 可以说, 表现出一个新的创 作时期:一些新的理想和新的主题时时透过轻柔美妙的线条 **既然纸上。假如当时把画成次件毫无意义的镀嵌图案所需要** 的注意力,目的性和恒心,全部倾注在一件真正的创作上,我 必然已经而出大为可观的作品来了。只是有些地方笔势出现

① 德国旧时的长度单位,约为三分之二米。

有一天,我又在精神恍惚、判断力却很强的状态中,把那个大螺蛛网状的东西继续信乎朝面下去,忽然可见有人敲门。 我吓了一跳,但已经来不及拿走画框。来因赫特和阿格索斯皮 房间,我们附互相相呼,发利克森或和现已成为他的妻子的 罗萨丽艇进来了,我顿时从参如中被声音,生活气息和美噪飕。 原来这两对情侣已经结婚,婚礼都是悄悄儿地举行的,秦则是 由于影源问题,因为罗萨丽艇的亲戚们和教士们车后才就会 由于影源问题,因为罗萨丽娅的亲戚们和教士们车后才就因 市下,已经给诸龙高这改举支利克森斯属的被派,她边,如步后 下,已经给诸龙高这改举支利克森斯属的被派,她边,如近外 家当时声言,为了巴黎是值得作一次弥撒①的一样,她觉得 行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赛月旅行途中!"发利克森结束 作记案前短的话说。"今天曹时还在这个城市的集啦!" 天成走在大路上了,我希别,不久就上了自己的船啦!, 天成走在大路上了,我希别,不久就上了自己的船啦!,

在这同时, 他的妻子已经招呼过另外那一对夫妇, 并同非 常幸福, 而免健康的阿格奈斯交谈。 艾利克泰却站在确架前。

⁽¹⁾ 这是法国国王亨利玛世为塑膜困境,不顾胡格诺教徒的反对,决心改 奉 天主教时所是的话。

看我最新的作品, 脸上显露出极为惊奇的神色。随后, 又而带 疑点的表情看着我,看得我实存尴尬,由不得脸红了。他先摇 了摇头,然后恶作剧地点头说,"绿衣亨利,你诵讨这件重要作 品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着手解决一个能对德国艺术发展有极 大影响的问题。人们总在高谈自由的、独立存在的美的世界。 这个世界不应受任何现实 任何倾向的干扰,而这些人同时期 完全自相矛盾, 总使用人, 动物, 天, 屋屋, 树林, 田椒和腹野汶 样纯粹平常的现实事物作为表现的对象、这种情况实在早已 令人不能忍受了。你这件作品向前迈出了现在还无法估量其 重要意义的一大步。因为, 美是什么? 县通讨作品的目的性。 鲜明性和成功的意匠体现出来的一种纯粹的理念。假如把现 在这样的、或是轻柔巧妙,或是刚健有力的、上百万大大小小 的线条具体配置在一种风景中, 当然会构成一幅旧意义上的 所谓画,从而成为最粗鄙的传统倾向的奴隶! 好啦! 你已经干 脸下定决心, 抛弃了一切具体的东西, 讨厌约内容! 这些勤奋 面出来的影线,是浮现在美的绝对自由中的影线本身;这是最 美妙的抽象的勒奇、目的性、鲜明性本身: 你以巧妙的方式 摆脱的那些分谱, 不龄已经胜利他证明, 逻辑和真正艺术只有 通过抽象事物才能完全胜利军师, 虚无产生执情和忧郁, 而又 胜利地克服热情和优郁吗? 上帝从康无中创造了世界: 世界 是虚无所生的脓肿,是上帝的自我否定。美的作品,有诗意的 作品、神圣的作品产生、就在于我们摆脱了这个有形体的脓 肿, 重新终于虚无之中, 只有这样的作品才算是艺术, 而且是 真正的艺术。"

"得了, 亲爱的丈夫, 你净说些什么呀!" 艾利克森夫人注

意起他的话来, 转身向着我说。选神者目瞪口呆, 因为这一大 会古怪的话, 不论是开玩笑的, 还是正经八百的, 他的单纯的 心灵都觉得奇异, 莫名其妙。看到艾利克森这样喜气洋洋的 似乎, 我自己心里也愈脱了此, 却仍然尴尬地站在窗子殿前。

"可見,我的粉羊。"他一本正经继续说。"马上就产生一种 指摘,或者毋宁说一种对今后努力进步的要求! 在这一革新 的尝试中,依然有一个使人想到什么事物的主题存在;你为了 使你这个美妙的织物形状的东西有个支点,还会不得已用一 些较长的线把它挂在这两棵被风雨侵蚀、却依然遒劲的云杉 的大枝子上,不然的话,人们就担心,它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由 于自身的重量掉下来。不过,这样一来,它就又和最讨厌的现 实,和有年轮的老树联系起来啦! 不,勇敢的亨利,别这样!别 到此为止! 这些线条,或量星形,或量波浪形,或量回纹形,或 县辐射形,构成了一个还太具有形体的图案,一看就会想到糊 墙纸或者印花布。丢掉这些吧! 你从纸上边的角儿上开始画 起,一根线条一根线条并列着,一行一行重叠着;每画十根线 条就用一根较长的线条隔开,作为一小栏,每画一百根线条就 用一根较长的线条隔开,作为 ·大栏,每画一千根线条就用一 根粗线条然尾。这种十进法是十足的目的性 和逻辑 性的 明 证, 而一叔线条一根线条地画下来, 测是完全摆脱一 切倾向, 专追求纯艺术的勤奋表现。这样做,同时还达到了一个更高 的目的。在你这样信手画出的线条中,仍然看得出你有一定 的工夫; 生手、非艺术家是画不出你这信笔胡画的东西来的。 工夫却具有太现实的意义。在热敏艺术家的人们中间造成无 数忧郁的云翳和不平等;它引起倾向性的批评,并且永远和纯 粹的意图处于敌对弧位。给我们指出正确消路 的 县现代 电 诗:在这种诗中,富有灵感的先知般的诗人教给我们,怎样在 或薄或厚的诗卷中从头到尾贯彻清白无垢, 纯净如天的意图, 始终和一般人所说的工士的里路力量毫不相干! 在放坞表词 道合的诗人中间,存在着加同他们的诗卷的会边一般鲜明的。 永恒的平等。他们毫不费力, 也不感到什么苦恼, 就把几千行 诗分成若干意节,谁能断定,诗也抛弃太笨重的文字行列,采 用轻飘飘的线条那样的十进法,在同一外形的基础上和造型 艺术相结合的时代,距离现在多近呢?那时,每个市民内心潜 在的细粒的创作才能和诗才不再受规定的数圈限制, 就会显 震出来,凡是两个市民相遇的地方,就会听到他们这样互相招 呼, '诗人?' --- '诗人!'或者'艺术家?' --- '艺术家!' -- 个 由检查合格的装订工人和画框镀金工人组成的评审会。先宣 暂保证, 在扣任评审职条期间, 他们自己既不写作中语, 也不 品以精装本和金框子的菜类、大批受过坏教育的出版商就把 这些获得桂冠的优秀作品每小时重印一版,然后,经过慎重考 虑,把这些重版的作品普及到全德国,使得鬼也不能再找到 它们!"

"丈夫,别说嘘!"罗萨丽娅又喊道,"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 回事!"

"我们不就这个啦!" 史利克森战,"这一大套空话就算是 我沉缩地和艺术永远告别的话吧! 从现在起,我们就把艺术 之类的事情搬到脑袋后头去,一生都专心从事于一种实用的 事业吧!"

我们从这块象舞台边厢似的纸板后面走出来,又从正面看了。下那个洞,然后匆匆互相告说,当然还表示希望将来再见,虽然后来这四个人我走一一位地再见着过。一分钟后,我见房间里又象死一般沉寂。美貌的妇女们和男人们走出的那道油漆得雪白的门,象面布似的在我面前发光,画布上的气氛热热,生意蓬勃的画面已经一下子消失了。

卷 四



第一回

波尔葛塞战士

我的画室里的低级的火炉上面,捏着一个三尺来高的被 尔葛塞战士^① 的石辉像。这像翻刺得极为精美,虽然已经带 有几分褐色,原来它是从前的一个房客留下来的。后来的房客 一个接一个缩纺把仓传下去。每个人接收这个强壮的战士的 石辉像时,都要行给房东大虹一笔租金,这一对大妇在二千年 后的今天,就善于这样借助技法精湛的问题西亚斯的作品来 获得周期性的外读。

我目送着艾利克森夫妇和莱因赫特夫妇走出房门后,视 线能从房门转移到房门旁边摆着的战士像上,目不转睛地盯 住这件优美的石膏像。我好象在孤市五利。这也许是我第一次仔 结观察它。我迅速把画和画架搬升,据到增始点,然后把石膏像 解对房间正中的一张小桌子上,摆在光线好的地方。这石膏 像虽然被侧照得微带褐色,却发出短明亮的光辉,显示出成上 在守势和攻势的绝势的循环交替中保存住自己的生命。从左

⑥ 被尔克洛庆生(Der borgherische Ferhies) 職像, 古希望原知原阿如 西亞原(Agseider, 约金元前 100 年) 的作品, 以其表現人作解剖 F女情 核若称于世, 因最初为点大利波尔葛喜 (Borghe e) 家族所收藏, 似名 曾次嘉泰位, 清雅像。

肾高拳的拳头经过肩膀直到右骨下垂的罩头,从前额直码碎 配,从脖颈直到脚眼,运动象被浪一腹,从肌内到肌内,从形态 到形态表达出来,显示出战士从危急之中走向胜利或者走向 光荣的灭亡时迈出的那一步。多么丰富多彩的形象啊! 所有 这些器官象一队兵士组成的小共和国似的,为了保护自己的 团体不受破坏,而在第一的意志驱使下,向前冲击。

我忽然找出一张自纸, 铜心制尖一支挨条, 开始试着勾匾 战士像于足部分的轮廓, 可是没有多大的结果, 于是, 我就试 着把它的左臂到腋下和从那里到左边鼠蹊部位的连续的运 动, 一气可成地速写下来, 但我的手对于面石膏像却缺乏调 练, 等到炭条已经脐得几乎没了尖儿时, 线条才自然而然地变 得鸦微有血有肉了, 才有几分生气流入丁手指。不过, 现在面 对人体形象, 眼睛要足够迅速始往于淮明方向, 对此我却很不 习惯, 我不得不站起来, 更行细地研究各部分之间的界限和 过渡, 因为自己年龄确实已经不小了, 不能再自且地继续画下 去,必须对各个都分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思考。

这样,我在几天之内总算把整个人像面出来了,接着又把 石膏像转过去,努力面出侧面和背面。这时我忽然心血来潮, 要设想这个人像是直立的,娶面出供息姿势的战士像,可以说 是作为农所获得的知识的实际证明。从这个由人体解剖学的 角度,在翻制得很精美的石膏像,我清楚地看到,把骨骼或队 经改变的姿势和形态来表现这一切,我就感到,自己对于政 肤下面的东西和皮肤下面的动态的相互关联,完全缺乏明确 的了解,因为这里不是画什么微糊的、大胆的速写问题,这种 速写在这里是毫不中用的,所以我就只好搁笔。

这件事是在我已经学习美术念年,学业即将初步结束时 发生的。在动笔之前,我本来可以准确地预见到,会有这样的 结果,现在两手放在膝上,仔细思量起自己的愚蠢来,心里就 奇怪, 自己当初怎么不洗轻丽人休作为眼边, 而专门画人愉住 所和活动场所的风景,当我请议一不祥的倡伙件的抉择维练 展景下去时,心里就又惊昏起来,自己当时还在儿童时代,在 选择对自己长远的一生起决定性作用的职业问题上, 怎么居 然会这样豪无别人的忠告,轻易由着自己的意志行事。我还 没有摆脱少年时代认为自己年岁这样小就能决定自己的道路 是最值得称精的事情的想法, 可是, 现在却忽然开始认识到。 同一位能看到家庭以外的世界的、处事严谨的父亲争论, 比对 自己百依百顺的母爱,对于锻炼少年的成长力量来说,能起到 更好的铁矿泉的作用。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第一次比较清楚 她感觉到没有父亲的痛苦; 我迅速设想出, 假如父亲活着的 话, 我小时候的自由全被剥夺, 或许受到强制的训练, 但也会 因而被引导走上了安全的道路。想到这里。立刻感觉热血洗 腾, 育往上涌到毛发根子下面。在这种想象当中,我由于一 种对父亲既惊恨而又有矛盾的感情,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既服 从又反抗的甜蜜的感情而热血沸腾时,力图重新回忆起已经 几乎完全忘掉的父亲的模样,但我在思潮澎湃中回想起来的。 结果只是母亲梦见的已经去世的丈夫的模样。

原來,在悠长的岁月流逝过程中,母亲曾经一再梦见父亲,但总是间隔若干年才梦见一次,也许总共梦见过两次或者 三次,这似乎表明,我们见到这种使我们感到最幸福的神秘、 光明的梦境,机会多么稀少。但每次她第二天早晨都怀着感谢的寡悦心情,向我忽说长久没有做过,如今出乎意料做的好. 您,还描绘梦见父亲的情景.

有一同, 她梦见自己和先前一样在礼拜天同已经死夫的 丈夫一起郊游;但她发现他并不在自己身边,却瞥见他忽然从 一条望不到尽头的田野道路上远远地走来。他穿着礼拜天穿 的衣服, 背着沉重的背包。走到眼前, 就站住了, 篱下帽子, 擦 前额上的汗。接着, 就亲热地向母亲招呼, 用悦耳的声音说。 "路很远很远哪!"说了这话,就拄着旅行杖,精神抖擞地继续 走去。越走越远、后来就得不见他的影子了。在这个梦里、她 梦见自己的丈夫不是一个正在休息的人的样子,而是一个背 着沉重的背包,在无限强远的征途上奔波要碌的人的样子,这 使母亲仔细思量起来, 心里很难过, 因为她虽然不迷信, 也不 相信圆梦,但她感到或者积象出已经逝世的丈夫承受的大苦 大劳,仍然使他心里很痛苦。然而,对于我来说,现在回想起 父亲亲切的思密向约束知的表值世界坚忍不 按 他 迈 进 的 情 据, 班中谈传我看到了永不搀拓的生活勇气, 看到了向着一个 目标办办不偿前进的典范。我亲眼看见他在那里走着。向我 以目示意, 当他的形象渐渐离开我的脑海, 完全消失时, 我就 新钉截铁铀对自己说,"这有什么办法! 你再也不能犹豫了。 一定要把缺少的知识补上去!"

于是,我就下决心塞不迟延地开始研究解剂学,至少要研究这门科学对于理解和表现人体十分必要的部分。 因为公立 竞术学校虽然为此提供了一些不充分的机会,但我不是这个 学校的学生,所以我能立刻去找我同类逊南 等斯进行那一 场流零的决斗时,给我作助手的几个大学生中的一个。 他是 医科学生,不久就要毕业,现在差不多还只在病房里和手术台 边继统研究。他马上来示,准备把他的人体解剖学图册和十下之后,放功我同他一起去听一位优秀效那刚开始讲程的人类学课。他说,他自己前去听讲,不是为了学这门早已学过的 课程,而是为了欣赏这位被师证跟的优美形式或精神中容,这 对讲技术与然是一种有效益的享受。此外,正如解剖学家了以叫做遗污的,打个譬喻这,叫做诉您人体的雕刻家一样,关 未家最好的办法是走相反的造路,不仅要以骨骼为出发点,如果他还 观察出感自在人类纯益的皮肤的天幕中分布的情况,他 姐 然来知识是能验自在人类纯益的皮肤的天幕中分布的情况,他 姐 然知识是能验自在人类类的大事的,如今已经 农夫的正有大大,但这

现在我更加注意地看了看这位深明事理的同乡,简直不 相信,说这香语的这个人,和几个星期以前那样乐意帮助我在 别动中发此交了朋友,后来火都发现对力具有更严肃的气氛的 中发此交了朋友,后来火都发现对力具有更严肃的气氛时, 他们总感到满意,这种满意的心情使他们易于接受对方的决 定性的影响。所以我毫不踌躇地听了我的朋友的话,同他一 起走进了大学的大楼,只见那里的枝梯上和楼流里,世界各国 真正的优秀有年象潮水一般来来往往。我们去听课的那次讲 型量点的杂子,一切都使我想起已经这么多年没再以的教 量点的杂子,一切都你我想见起已经这么多年没再以的教 意,心里几乎怎得透不过气。想起自己辍学的情况,心情非常 沉重, 觉得自己好象坐在讲堂中的一个凳子上, 可能突然被指 名批评, 受到差畴, 因为我没有粗到, 这里每个人在这短暂的 学习期间都过着完全自由的生活, 准都不注意别人怎样, 他的 都觉得, 自己的结算日还远在渺茫的未来。然而, 讲堂中却新 新坐满了人, 我用惊奇的目光便了望暗蒙绝的旗来听课的人。只 见许多象我这样年岁的青年人不顾一切地占据坐位, 保持坐 位, 此外还来了不少年岁较大的人, 他们的跟装有的好, 何 位, 此外还来了不少年岁较大的人, 他们的跟装有的好, 行 位, 此外还来了不少年岁较大的人, 他们的跟某有的好, 行 位, 此外还来了不少年岁较大的人, 他们的跟某有的好, 行 位 定为还否的老先生, 本人都是有各望的较师, 他们远远地坐在 靠边的坐位上, 想试一试, 看自己这样的年岁还有什么知识可 以学到手。看到这种情况, 我当然就忧然大悟, 自己向来以 为, 特别是在科学领域, 学习对某种人来说是一种耻辱, 这种 对结束相自己。则担后%。

这样,集合在讲堂中的听课者大概已经有一百多人了,大 家正在等着教媚来,这时,教师忽然进了门,校步走向讲台,在 讲台上先敦恰如其分的开讲词,被考就开始概括地讲人体及 某生存条件,他讲的内容符合当时的科学成就,这门科学如同 一般科学的发展一样,业也达到当时可以边想的最高水平。不 过,对这类辉煌成就他决不加以谊验,而是通过稳重、清楚、流 畅的讲授,把听讲者引进并并有条的学科领域。他讲课时不慌 不忙,也不作无用的停留,讲使人感到意外的活时,成是遇到 万不得已讲笑话的场合,他也决不用广告式的手势或盲语加 以育布刻除衬。

第一堂课就已经引起我很大的兴趣,使我忘掉了到这里 来的目的和一切事情,只顾凝神细听涌到自己耳边来的知识。

首先吸引我的注意力的。主要基动物的有机体各部分据且有 似乎不可思议的目的性。每个新的事实, 在我看来, 都是上帝 的奢智和技艺的证据。我虽然一直认为世界只能是按照预定 的计划创造的,现在听了这第一掌课,就觉得自己过去对于上 帝创造生物的道理, 实在一窍不涌, 相反地, 现在却能够而且 准备以深信无疑的态度,对任何人坚持造物 主存 在并有无 穷智慧的主张。但是, 教师对动物的有机体各部分的妙处和 必要性作了最好的说明之后,就以听众不觉露的方式,听其自 然, 任其互相渗透, 成为有系统的东西, 结果, 我那些节外牛枝 的有关造物主的思想, 也不知不觉谁缩回来, 被咒禁在事字构 成的严密的圈子里。对于残余的难以解释的、若明若暗的部 分, 教师就借助已经说明的事实的毫光, 照明隐晦的部分, 使 得尚未解决的问题如同沐浴在朝阳中的遥远的海岸一样,至 少以处女般无垢的姿态等待解决的时刻到来。即使在自己认 为自己不能解决问题的场合, 他也以令人信服地的方式指出, 反正一切事物都有道理,人的知觉力有限度,决不意味着自然 规律的一贯性和准确性也有限度。在这种场合,他决不使用 任何武衡的言语,对某些神些用语和反对神学的用语,想同样 慎重地群免使用。存着成员的听课者也完全没有理会到这一 切。只顾在夜不像旅把他们觉得对自己的虚荣心和准备提出 的学术论点有利的东西笔记下来, 而那些没有虚见的听课者 则屏除一切私心杂念,在听教师循循彝派的讲授过程中,怀着 喜悦的心情学习对纯粹学术知识的尊重。

我心里的种种武衡的假定和应用课堂知识的企图,不久 也不知不觉地成为无足轻重的东西,因为我一直在专心接受 单纯的或者丰富的事实对我的影响。探求寬强当然在任何时 候都是无恶意的、无害的、无罪的,只是在停止探求真理的时 刻,无论是插得教徒还是异教徒,就都开始撒起说来。我一直 没有旷过一堂课。想到自己现在到底还是开始学习起一些知 误来了。心脏好象解除了梦魇似的。宋知的幸福之所以是真正 的幸福,也由于它是单纯的,毫无保留的,不管这种幸福来的 早晚,它总达到它防能达到的最大限度。它指引人们向前看, 而不是向后君,使人们在思考自然法则的永恒不变的生命时, 忘帧自身的阶别无常。

我心里对这位能言善辩的、一直没有和我相识的教师充 清了好意,因为,人对于特神上的帮助比对于物质上的帮助更 为感谢,而且特神上的帮助本身带来的任何直接的、物质上的 品质。只有当物质上的帮助证明自身具有一种精神力量,对 于受惠者来谈,这种精神力量又成为一种道德经验,只有在这 样的情况下,受惠者的感谢之情才达到佐他本身品质高尚。 更美的高度。探信世界上存在着纯粹的美德和好心,这确实 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信念,就连进德败坏的人,知道别人 以给意和美德对待他时,他的灵魂也会高兴得暗她里搓起它 肉服看不见的照于来的。

有关人类本性的讲课眼看就要完纳, 我心里有点青帐, 在 我的想象中讲过的事物和它们的实际的外形同时是现出一种 奇异的典型形象, 这种典型形象固然提高对事物主要特征的 亲象能力, 却妨害对细节的更帮痛的认识, 这种情况的出现, 法由于习惯于有甌窟的具体形象所致, 这种习惯现在在这本 来应该由抽象的观念占统治流位的场合进行干涉。而抽象的 观念又挤过来,占据有画意的形象理当占有的单位。结果,一 排到血液循环时,我腿前立刻就浮现出一条鲜艳的,深红的河 流的形象,河流旁边坐着豪无血色的幽灵般的,灰白色的神经 系统, 这个鬼气森森的形象披着神经组织的外衣, 贪婪地、鞭 哪有去他喝那河水, 恭遇了能象善為沃斯① 一样, 採身一會就 变成各种感觉的力量。或者,我服前浮现出数百万加耐天体群 一样勒也数不清。肉髓看也看不见的球体,它们构成血液,通 讨千条运河流走,神经系统的闪电般的反应,在一段时间内不 停油随着汶洪澄传播, 这段时间, 从宏观世界的观点来看, 可 说和星辰运行及其命运实现所需要的时间一样长,或者说一 样烦。宇宙空间森罗万象,错综复杂,这种情况重现在每个人 的脸弱的头颅中, 也使我心里异想天开, 觉得仿佛脑髓底层可 能坐着一位紛小得象单子似的科学研究者, 用他的望远镜观 察头师中的广大的空间,虽然头颅中的物质似乎非常紧密,他 观察起来超象天文学家用望远镜观察宇宙空间那样容易: 我 其五环党得, 眩腦神经组织的振动, 也许具不过是构成思想或 者概念的積小物体在脑半球空间的实际运动而已,还有诸如 此类的滑稽可等的担法。

然而, 故师的热诚和他讲课时始终一贯的冷静态度,终于 克服了这种种干扰, 使我的注意力重新集中, 一直坚特到底, 但在讲课结束时, 我却陷入了某种程度的思想混乱状态。因 为, 数师讲述感觉的发展, 末尾讲到人类意识的产生时, 他终

② 曾沿逐斯(Protens), 古香脂种語中的变幻无常的海神。

干放弃了稳健态度,公然反驳所谓自由意志存在的说法。他 是用极简单的、有分寸的话加以反驳的,这些话固然温柔和 平,却垫毫没有得意或者自满的口气,毋宁说,这些活里从头 到尾分明含有一种严峻的断念之意,这立刻引起了我的反抗, 因为青年人对于自己认为美好的、宝贵的东西是决不肯轻易 故奉的。

第二回

关于自由意志

我心里对这位教师越尊教,就越热心地努力设法恢复自己所熟爱的、确信自来就具有的、并且勇敢行使的意志自由。 从那时保存到今天的很少的旧物中,有个小小的习字本。本子 里有一些匆忙记录下来的感想,现在重读这几页用铅笔写的 感想,心里比过去谈准谨慎,但依然有所感动。

"引起我的反感的或者说使我觉得可怕的,并不是教授 否定意志自由这件事本身。有一句俗话说,人们不仅要会被 坏,还要会建设,懒散,肤淡的人们,碰到弧则优劣的话动而感 到不快时,总要撒出这句俗话来。这句俗话用来对付草率的 判断或者用来对付从愚蠢的筹性出发作出的否定,是适当的, 但它用在其他的场合,就是怎么。因为,人们并不尽是为了 重新建设,才去破坏,恰恰相反,为了让光和空气得到畅通无 图的空间,才放意去破坏,凡是去掉了障碍物的地方,光和空 气就自动流进来。如果人们正视事物,以公正的态度对待事物,那么任何事物都不是消极的,一切事物都是积极的,我们 妨目和这句表生常途的证案说。

即便意志自由在人类的低级阶段和个别没有数券的人身上并不存在,但只要这个问题一出现,意志自由就一定会出现和发展,伏尔森の有句俏皮话,"要是没有上帝,人一定会创造出个上帝来的!"如果这句语与其说是一句"积极的"好话,毋宁说是一句该神的话,那么,意志自由的问题就不是这样了,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可以根据人的义务和权利说,让我们来创造设备自由,把空传展强进见上步四。

把自由意志比拟作马术训练场是最恰当不过的。马术训练场的途面就是深要以正当的方式度过的观世生活,同时也可以说是物质的牢固基础。良种的、经过剔练的马就是特质的东高、良种的、超过多种质的解音。马背上的骑手就是人的善意。从两以更高贵的方式从那粗糙的路面上走过。最后,脚穿高筒靴足、车车鞭子的马术收练就是道德法则,这道德法则却是全在。但是,如果马可以走的地面不存在。马流成为怪物了,这个连圈的各个缝环都是互相制约的,没有一个连圈的各个缝环都是互相制约的,没有一个连圈的各个缝环都是互相制约的,没有一个连圈的各个缝环都是互相制约的,没有一个连圈的各个缝环都是互相制约的,没有一个连圈的各个缝环都是互相制约的,没有一个连圈的各个缝环都是互相制约的,没有一个连圈的各个缝环都是互相制约的,没有一个连圈,这个

伏尔奈(Voltaire,1694—1778), 法国哲学家, 史学家, 文学家, 这句符度 话引自他的《致三个骗子一书的作者的 僧》(Epitre à l'Auteur du livre des trois Imposteurs, 1769).

优劣之分,这不仅要看身体能力如何,主要还取决于能否坚决 集中精神。我们偶然遇到的任何一个骑兵联队,都证明这一 点。成群的士兵学习马术, 用较大的还是较小的注意力, 是没 有洗基的自由的, 只是通过铁一般的纪律, 才使他们习惯干额 马生活。这些十兵都几乎是同样可靠的骑手。没有特别出人 头地的, 也没有落在人家后面的; 为了使常规惯例的生活更加 圆满,习惯于排成密集队伍的军马总助骑手们一半之力;万一 骑手有疏忽的地方, 作为他的器官的军马就自发地去做。只有 当议种强制和惯例。这种大队人马驯练的严酷的必要性不复 存在时,也就是说,在值得粉美的军官团里,才有所谓良好的 驗手, 絞差的騎手和优秀的騎手; 因为这些优秀的騎手有能力 政名或少地超过要求的标准,做出成绩。十兵在撤战中,在无 決逃避的危险和困境中,本能地,无意识地表现出的卓越的技 术和大胆的行为,例如骑着马跳出很远,军官天天都作为自己 的娱乐、根据个人的自由意志来练,可以说是从理论上来练; **然而, 中不能说, 军官因为这样就是全能的骑手, 有多么大的** 頭与和力量,不会落马,或者不会被自己的太难驾驭的學驗權 到另一条路上, 殿他自己想走的那条完全不同。

另打一个臀响吧, 难道舵手因为偶然的风暴可能使自己 离开航线跟流, 因为自己航行要靠顺风, 因为船不好, 因为有 料想不到的暗磴, 因为北极是被云荡道上, 因为阴天看不见太 阴, 就说,"投育家能的技术!"而不想尽最大的努力, 争取到 头而完的目的地吗?

不,这千百个互相关联的条件冷酷无情但又首尾一致,这 一事实正应该促使我们不放弃我们的目的,至少要争得能笔 直地穿过汹涌急剧的河流的游泳能手的荣誉。只有两种人不 能到达级供,一种是不相信自己有这种力量,另一种是扬言自 己根本不用游泳,而要飞行,只是还等着自己高兴飞的时候再 飞。

是的,这些事物中學育營的责任您正在戰功,使宁静的心 灵如德的水面採起荒海,正当的自由意志问题的提出,同时又 是存在自由意志的理由和自由意志的实现,谁一提出这个问 愿,谁然是经科负担从谋梯上肯定自由意志存在的责任啦

我记得,这些话是八月间在公园里一个偏僻的地方写下来的。当时并没有完全被这些话的严重性压倒。写完后,就整闪自在地继续散步,来到野双鬼战成的篱笆旁边。 野玫瑰丛汤 它可读中悬挂着许许多多的蜘蛛阴结的蛛网。那些蜘蛛是一种一个小的,黄色的花园蜘蛛。它们似乎正在这星建立殖民地,个个都在警歷地活动着。有的安安静静地趴在自己的艺术品——练网当中,聚精条并是常容排提舒彻。有的好著敌意监视着东邻居。因为,每个蜘蛛两旁边都跟着一些叫样最色的。但身体很瘦的蜘蛛,它们隐藏在叶子里,自己不结例,专想掠夺这些粉劳的艺术家的收获。一阵微风吹动玫瑰丛,这些殖民者的绝对市的指着完足起来,结果,普遍的自然法则在这个安静的地方的记行了 蛮情和不安。

我提了一个苍蝇, 另在蛛网上, 网上的蜘蛛本来趴在网的 中心, 动也不动。这时, 立即毫古这不幸的苍蝇, 前脚翻来覆 去睑转动了它几次, 用临时准备的绳索到上它的翅膊和腿, 然 后象转动境肉使叉上的战肉似的, 用面贝后脚非常万分触转 动着错束的猎物,用更密的网丝把它完全缠住,打成一件便于 携带的但要,然后轻快地拖向网的中心。但是。这时那个需生 的强盗蛛从埋伏的地方向前一冲一冲地新演逛,已经进 到半路,准备从合法的精人那里拖走清茶的东西,后者一发起 我一、就是对雷袋掉在自己的破缝的挪栏门上,然后象闪电一 般转身向着攻击者。它们眼睛炯炯有光,前脚伸出,互那在 放顶,象真正的剑术家似的彼此试探,然后向对方扑过去。那个 在正当权利的蜘蛛,经过坚决的战斗,击溃了敌人。回到另一 物研查形址方,紧勃在这同时却已被以相反的方向来的另一 你强查弹走,这个强些正准者它躺向自己的解凝的地上撤退。 这个更幸运的家伙既然已经把猎物严到手,现在就反过来把 这个更幸运的家伙既然已经把猎物严到手,现在就反过来把 这位自己的合法的所有者赶走,然后迅速离开了蜂网,遇出了 敌人的势力范围。那个蜘蛛非常激动地各处走来走去,把这 次事变中网上受到损坏的地方修补好,最后就重新肌在图的 中心。

接着, 我又提來了一个苍蝎, 蜘蛛和賴提前一个苍蝎那样 把这个芒蝎抓住。可是, 那第一个强蹩蜘蛛人 糕是 懷得事 抢劫 不可了,已经又走到那前来。这次, 网体蜘蛛不再把新的鼠物切 中地但裹起来, 却立刻用触须灰住它, 象德可毕盖似的运走, 不运到网的中心, 面向网外一个避难所运去。它没有到达这 个避难所, 因为敌人跑到它前面, 拦住了去路, 它不想放下铺 获的东西, 因而不能应敌, 所以就只好另找一个避难所。这个 受折磨的小动物还要受大的颠沛流离之苦, 因为, 在这同时, 别得更大了, 吹得练网剧烈摇晃起来, 结果, 把蛛 两的 主要支柱, 就是悬挂练网的那几根更结实的网丝中的一根墙

我对此额为做讶,因为蜘蛛的小小的头脑里这种下定决心的能力,已经把这种能力本身几乎提高到我所主张的人类的意志自由的领域。或者说,已经把人类的意志自由除低到这种能力的领域。即自目的自然规律和热情冲动的领域。为了选出这个领域,我立刻提高了我的道德上的要求。因为在建筑空中楼阁时,用费多还是少,从来是满不在乎的。这种空中楼阁时,用费多还是少,从来是满不在乎的。这种空中楼阁是否也可以实现,或者至少起到保护中庸之道的作用。就象罗马时代的壁垒当年保护军事上的要路一样,这大概将是一种从经验得来的秘密,那些学会谦虚谨慎的人也未必肯透露这种秘密。

喪號这样用明晃晃的意志自由之创武装了自己, 却并不 是什么剑术家。 当初曾打算获得一些有关人 体的 解 剂 学知 识, 这种意愿已经几乎完全忘掉,而且现在也决不再朝着这个 方向而出了。

当年夏天,不知怎么决定的,我已经去听一门法学基础 课,因为不久就觉得,对于自己最近还不懂的,而且没人要求 权懂的东西,仍然一旁不遇,是难求的,所以只耽误过很少的 几个小时的课。我从听课时认识的新相识当中的一些正在餐 经底行的人手型借到了事,自己也买了一两本。现在能好多 为试近在服前一样,几天几夜地继续阅读起来,秋天重新开学 上课时,我就去听罗马法主任教师的课,目的决不是想成为法 学家,而只是想知道罗马怯的意义,看到它的结构。当然,我 在这里听课只听到自己对罗马国家和人民的一般历史产生比较合理的兴味为止,不肯而喻,从这里出发还要上源在游戏分校子的形力,还不够有的影响,从这里出发还要上源者腊历 卖,当初我被学校开除时,不得不中断简略的初级希腊史课始 学习。现在我非常安静地听这门课,怀着容悦和舒畅的心情, 接受其中的美好事物的影响,每连次前说出一些风景优美的 地等。他们成为所得现在服前。

可是, 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些当时名声极盛的有关德国法律史料, 判决案例、传说和神话方面的书籍①。这里, 条条滥路都把我引到自己家乡的原始时代, 我怀着新的惊奇心情, 觉得自己对家乡的法律和历史越来越喜欢。当时, 表现对日耳曼民族肯年时代的愤慢的布仑希尔特崇拜②。也已开始出现在地平线上, 把更精明级干街上担限斯奈尔达②的蒙了排挤走了,

正如在聽官不受到过分刺激不能满足的人们看来, 富有魔性 的突然更[©] 要比當有人性的伊菲萃遵亚[©] 更令人喜 欢一样。 尤其对于不孕的虚弱的骑士来说, 这个迄今尚未致, 樂解, 使 人心被减散的英雄少女, 恰好可以满足他们的内心要求, 一见 她披着玄霞织成的面纱的形象, 就有许多人以追补的方式, 向 她眉目传情。然而, 这个光辉的幻影却仍然把明朝的光线照射

- ② 範囲法律並具、契約者解析、长板物等点方面的有常品的表面已限文学 研究者, 且耳朵语音学和 考古 学 的 英 基 人 雅 科 市· 格 林 (Juob Crimm,1783—1889)的《超風旅传等方支科》(Outsiche Rechterstertimer,1829)、《器周刊改集符》(Deutsiche Weistümer,1840版)、《福国 传说》(Deutsiche Degen, 1816—1818)、《福 国 传话》(Deutsiche Wicholden) (22) 年代。
- ② 布仑希尔特级开始的最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范围编彩、尤其是意思清晰 周对日耳鱼传说中的人物布仑布尔特(Brinhitid)序建筑流域。在范围的 英维史诗化信点是之際(Obas Nibelungschied)中,是第三三千两格 天里特(Singfried)爱命者尔良特所王思特尔(Gusther)的妹妹失复辩 着尔特(Krienhild),我您非思特尔委员法会女主命仓特的外,现代尔 才允许金和玄里特尔林贡旗。十年代,心仑布尔特及政风等尔及收算 四极大型特的力能大规划的。感到自己受了每季、便吸使风格尔的特 百余级《日志识》并在"影影之类"(四极大型)。
 - ⑤ 图第奈尔达 (Thumolds) 是公元9 年生条吨级 森林 (Teutoburger Wald)打效罗马侵略军的潜骨新克尔 (Chonaker) 部族首領阿尔明紐 斯(Arminiux公元前18—公元19 年)的妻子。
 - 美狄亚(Meden),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科尔喀斯国王的女儿, 以巫术者称,獨为她的丈夫即得於,【Jaxon) 遊弃她,另崇标托斯國王 的女儿为妻,她怀恨在心,杀死了她的情故,还杀死了自己的孩子以黄 惟
 - ⑥ 伊菲華經至(Iphigenia),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是麦锡尼阿伽门 农的女儿,依然的诗题(伊菲峰提出在陶洛斯)(Iphigenia suf Tauris, 1787)把伊菲库程亚写成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优身。

在古代的最物上, 喚起对隐藏在柯林探处沉睡的西格夫里特 形象的相应的向往。

然而, 这些从幻想产生出来的图景不久就消失了, 让位于 给更冷静的思想,因为我更习惯于观察历史,并且象一个新的 秦丘·潘沙① 似的。用几句平凡的该语就几乎能把观察的结 果概括起来, 我看到, 每个历史现象持续时间长短, 取决干它 的深刻程度和它的内在的生命力,并和它的产生方式和活应。 我看到。每一种成果存在名众。只不讨是对使用的手段的评 断,对理解的试会石,对于历史上连续不断的原因,希望也罢。 恐惧也罢, 悲叹也罢, 咆哮也罢, 傲慢也罢, 沮丧也罢, 都没有 什么用,反正运动和反动经常保持着整齐的节奏。因此,我试 图注意历史上这种关系, 把各种事件及情况的性质同议些事 件及情况持续的时间以及其后果的转变加以比较。例如,持续 时间较长的情况中,哪一种突然结束,哪一种逐渐结束,或者, 出人意料的、迅速发生的事件中,哪一种却有持久的成果? 哪 种运动引起迅速的反动。 感种引起缓慢的反动。 哪种引起人的 错断,把人引入歧途,照种显然是在预料的轨道上进行? 道德 内容的总和,和一世纪又一世纪,一年又一年,一星期又一星 期、一天又一天流逝的节奏。究竟是什么比例?通过这种办 法,我想伸自己在一种运动开始时,就能根据其手段和性质性 断出,一个谨慎的、自由的世界公民对这种运动应该怀有多大

① 桑丘· 潤沙(Saucho Pansa)、四班工作來塞万提斯的於舊小股(東省時 施)的另一主人公。他的外茅和監幹部和設訂阿彌那波得明的对比。他 们的失業應是好立的。又是個特相成的。 金吉诃德用瑞士方式不虧弃 我的機態,在桑丘的行動中得到丁英岛。

的希望或恐惧。因为我认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句谚语 用在历史上,幸而也不是老生常读,而是铁一般的真理,所以,对于现在的生活,这样一种认识是有益的, 凡是我们认为我们的放人匹受谴责和非难的行为,我们自己一定驱避免,一定要去做那些本身是正当的事,要不单单出于个人的爱好,而且要确定以目的性的历史曾被此势。

現在我最爱停留的地方是数学场所, 我以一种举大学生的身分在这种场所到处出现,什么都想所,什么都想看,如同年轻的贵族少爷在高等学院学习,只是为了受到一般性的教育家或者解剖学家提出值得注意的论证,黄说家发表特别著名的演说的场所,我都经存在新到那里的好奇他,就中出现。这个目睑场面过去以后,我就坐在一群在泉边喝早酒的大学生当中喝旱酒。现在沒才违背了度量衡器检查官办我除非晚上不过满馆的话,因为我急干师人们对例可试这意愿的该论,并且由己的意见。有时在头脑发热之际,甚至高声大放厥词,简直完全和自己当初康贵了结存线的太恒里的线,成了少年当中的牛皮大王,定向悲剧性的灾难时的情形一样。

第 三 回 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当然又有一笔储存在线匣子里的钱等着使用。原来,三

年多以前我离开家乡的第二天,母亲就改变了生活方式,想出了几乎完全不吃饭过活的方法。她发明了一种象黑汤①似的独特的案,几年以来,天天晌午都在沙火上做这种菜,这沙火也几乎不娩什么燃料,一担柴能水久用下去。因为现在完全是自己一个人吃饭,平日就不再確原有,不是为省事,而是为节省资深布的钱,想自己的小碗放在一条经常保持整洁的,朴素的草席上,一面把擦得发光的,儿童用的粪匙浸入汤里,一面来时她祷告亲爱的上帝,为所有的人,尤其是为自己的亚东有级的自办储在桌子上,上面摆上屋房六晚上买来的一小块中岛。母亲上街买肉,与其说出于雷要——因为对她来说,于安要助,礼拜天都吃这种新巴达式的汤,也感到源起——,毋宁

一见也面。 她持落小篮子,安详面急切地先向肉摊走去。大主妇们 和使女们挤在这里吵吵嚷嚷,厚颜无难地让把自己的篮子餐 流,她明智、礼址地站在拥挤的人群后面,用批评的眼光观察 妇女们的举动,特别对那些路波经免绝的使少感到气愤,趁们被 一些嬉皮笑脸的卖肉的伙计迷惑住了,这些伙计在阁着玩,哈 哈大笑的时候,冷不防把大量的骨头和切碎的气管扔进秤盘 星,她们也没有理会。伊丽莎白·雷夫人对这种信况看都看 不下去。假如她是这样的使女们的女主人,她们就一定为在 店摊上水旁旁到严重和的意思。无论如何非都自己吃骗人的伙

设为了和社会有所接触,有机会每星期至少去老市场一次,见

① "照汤"是牛肉和牛血做的汤。

计们掺上的软骨和气管不可。但是, 命运注定, 柯木不可长得 顶筏天, 她也许是所有在场的主妇中取严助的人, 可是当时除 了细心地, 不厌其烦险挑选自己要买的一磅肉外, 再也无权过 但什么别的 **

处地内放在签子里, 顿即向水边的菜汤走去, 看到歸端油的 路菜。 工劃六色的果子, 以及"切以凤星和田星远来的东 赛 海, 與衛電視, 及一億一億的 蔬菜和果于前面走过去, 较 着, 與衛電網接吳晚的木板从一只船上走上另一只船, 一面观 赏着堆积如山的出产, 这些出产物美价廉, 看出国家繁荣, 内 政僚明的程度, 在这同时, 脑海里浮现出少年时代自己娘家的一块一块的绿油油的田坦和园子, 当时她曾亲自动手在那里, 这样不得不精打和写买来的要多十倍。 假如现在她还得给人口众多的家庭购买大批蔬菜和果子的话, 那还可以补偿种植付出的劳动, 但是这种补偿她也得不到了, 针对类菜的人类发出许多尖铁的怒音后, 才套干买下来, 放进锭子里的几把菜工, 或菜或看到萝卜, 以及经过力争, 才给她格上的一小摆跌开或者看着煮煮, 对他来说, 只不过给孤紧算是过去时代的象征罢了。

她家里过去吃的是城市里的白面包, 現在她也不吃了, 每 星期去买一次便宜的租面包省省吃, 最后, 面包硬得象石头似 的, 但她却心满意屈此啃这种面包, 真正陶醉于自觉自愿的苦 行中,

大约在这同时, 母亲变得对谁语都很少, 态度都不和搞 了,为了些兔花钱, 在社交方面很谨慎, 不轻易参加, 她不请任 何人吃饭, 就是请, 菜也很少, 怕多费钱, 结果, 假如不是由于 加倍热心去骸不用花钱,只凭双手劳动鮁能帮助人的事,抵绑 了使人得到的态度冷淡,厉行节约的印象,那她早已被人们看 或吝酪的,没有愤而的人了。

她走到哪儿,就把自己房行带的的方法带到哪几去,结果,生活比较高裕的人一面怀着熔澈的心間接受趣的不知被 使的帮助,背地里却说,雷夫人太胆小,太慎重,什么事都不 能或者不愿交给亲爱的上帝安排,这确实是一种罪过。恰恰 相反,一切不理解的事,她当然交给天意安排,尤其是道德范 国内的纠纷,因为她不陷入这种危险,所以这种纠纷和她没有 多大关系。虽然这样,在它饭问题上,她认为上帝还是主要的 游山,但她觉得,吃饭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毫不踌躇 地决定,首先常自力更生,结果,表面上看来,她似乎只信赖自 己。

她以铁一般的忠诚态度坚持自己的生活作风,无论是喜悦的情绪,还是忧愁的情绪,无论是轻似愉快的场合,还是庄严肃器的场合,森不能引诱她花一点不必要的镜。她一文镜一文镜的费,指攒的镜如同放进顽阔的守财奴的钱租里一样,完全总保藏起来。她一直象守财奴似的坚持不懈地攒钱,但不是为饱服福,因为从来不看,也决不数所溃的钱。至少决不数第"次、更不考虑用那些镜可以买什么东京来享受。

在这同时,我早已花完了那一笔指定做我的学费的钱。现

在已经陷入名副其实的侦网里成了俘虏,而且是十分容易地陷入其中,原因就在于同大学生交优。这种变往和美术学生的生活方式根本不同,要术学生因为经常动于练习画属儿,从和时时手工业者的良好习俗相似的特殊经济状况。我和有钱的黎斯以及也过惯无忧无虑的生活的灾利克森交往期间,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境况不好。我们经常只在晚上见面,他的晚上的生活,一般地说,和我以及同我一样没什么钱的人也可以过的皮括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读不到互相引诱去乱花线的优先。

大学生的情况则恰恰相反,他现在而且直到股后审判日 在任何意义上说都是在自由的旗帜下生活。作为育年人,他 自己热情地信赖别人,也要求别人特别信赖他。 懶惰,較快去 借债,都不至于报告他的名誉,特殊的歌曲倒赞美这两点,古 今的仪式颂歌甚至对花掉最后的一文钱和愚弄慎主的行为加 以歌颂。这些行为在今天习俗比过去文明的情况下,虽然都 已经多半具有婉则的意义,却仍然是大学生所享有的一般以 该实为前提的自由的表征。

一天早晨,我没观自己无心无意中负了一些债,现在事后 对这件事反复思索,将自己的看法大致说明如下,假如我得给 自己的儿子一些良好的教训,我被对他说,"我的儿子,你要是 好有必要而只可以说是为了娱乐借钱,你在我的眼里,就与其 说是个轻率的人,毋宁说是个双乘卑鄙的人,我疑心这种人怀 着一种肮脏的自私自利心,这种自私自利心使他故意装出坦 寒尚人家表示需要的这的缝子。来临而人家的财物 要是这 种人们你借钱,你就拒绝,因为你哪笔他,比让他嘲笔你好! 反 力,如果你闲住了,直正需多少钱,你就借多少,对待向你借钱 的朋友也要议样,不要小里小气,斤斤计较,另一方面,要努力 不清你所借的债,别人借你的钱不环, 使你受到损失时, 要努 力做到处之素就、要努力做到以坚定不移的态度而又不用责 骂争吵就能收回你借给人的钱。因为不但能尽还债的义务的 债务人证明自己是能引起人们的撤流的好人, 而且不争吵就 能协同自己供给人的转的债权人也证据自己是这样的人。不 要向不肯偿给你就的人再请求一次。也不要让向你供钱的人 编密依面次: 更经常框到, 你的好么市是和环债分不开的, 或 者毋宁说,连这点也不要想,除了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偿还多少 钱的债以外, 根本什么概不要组。但是, 如果别人向你作出还 钱的诺言而不讲信用的话,你不要马上说他不好,宁可让时间 对他作出判断。如果他对你起到存钱的匣子的作用,也许你 还会觉得喜出望外呢。从你向人借偿,借的时候,衡量自己还 借的力量如何,就看出你为人的价值如何了。你就能从人情 上体验出,人在生活中是互相依存的,和不肯借给人什么,也 不肯欠人什么的 人相比, 你就能以更崇高的方式使用独立自 主议一宝物, 如果你闲住对,需要一个诚实的债务人的模范 和典型的话, 你就想一想西班牙的民族英雄熙德① 好了, 他把

① "顯德", 利拉伯尔, 意为"拉主", 是一种称号。照德原名罗德利戈、地 重新、德、比伐尔、(Rodrigo Diaz de Bivar), 生活于十一世纪。历 史上的黑德付为阿敦国王服务, 西班牙妥单史片(照德)-把他原业化, 指 好處力打破降尔人的法典域。

一只装满了砂子的箱子抵押给犹太人,对他们说,里面有成色 好的银行。他的话当然和银子一样好,但是万一当初有个好 奇的人或者好疑心的人役等到期就硬把箱子打开了,那够多 么糟心哪!然而,就是这位照谎,当一个犹太人在他死后要依 他的胡子时,他的死尸还用手动了动空剑呢。"

这些用以代粹景明的父亲对我的忠告的大道理话,确实 给我的良心以有力的鼓舞,使我准备打开自食认力的门。我 没有迟延多久,就开始起一幅小型的风景画领。这幅画并不是 压根几就不大可能卖出去。我所根据的题材是从家乡带来的 一幅相当可观的习作,画着一座已经开垦的山上的森林。这 座森林的边缘耸立着经过恢伐线留下来的栎树,沿着一道更 高峻的山背一直伸展到下面山谷中的浪花飞溅的林中小溪旁 边,好象一队两步行进,到山下集合开会的巨人一般。起笑画 橘后,我觉得,有必要去他求一下同行画家的意见,凡是能使 这面状得成功的办法都不放过。因为每画一笔,我都更加深 切地感到问题严重。

幸而这时我遇到了一位正享有盛名的风景而家,曾和艾 利克森一起遇见过他几次,和他是泛泛之交。此人掌握了准 确的、有效的技法, 画述, 明快, 所以他的画也到处受人, 发一笔不 足, 每一笔都一贯造荡。明使, 所以他的画也到处受人, 欢迎, 为 了迎合人们对画的需要, 他画得异常影查, 已经开始感到题 種 動長乏, 画出的作品多, 构思能力则相形见绌。他频繁地重复画 同一主题, 画一些云形或地形时, 甚至感到尴尬, 因为他年龄 虽然还不到四十岁, 这些云和地形却都已在某些场合使用过 一次或者数次了。因为他有个胖墩墩的老婆和一群孩子需要 他养活,他刚一奉运地能够养家嗍口,立刻就想,还娶过富 俗的生活。他常常说,娶想为老来打算,旋得年轻时操心。还 认为,自己的孩子当中,会有人过贫困生活,是不堪设想的;所 以, 他得保障他们不受穷,同时还是使他们将来也同样为他们 的孩子着想;认为只要坚决贯彻这一原则,万事就会长久一帆 风雕的。

他问我正在干什么。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向他请教。他欣 终来到我的住所, 看见我的画稿, 或者毋宁说看见画稿所依据 的那幅写生画习作。有点惊讶。画中旧时的大森林经过砍伐 后残余的树木, 都呈现出不容易看到的, 或者说不容易再看到 的独特的、富于两意的形态、树木特别顺着山脊排成稀疏的行 列, 也同样具有独创性。而且, 因为这些框树后来大概也被砍 倒了, 由于他方偏僻去必被剔的高家而下来, 所以, 这幅习作 和画稿的题材, 虽然我的技法不高期, 还具有价值很高的, 珍 奇的素材的性质。大概是这种情况促使这位有经验的风景画 家执心脑考虑怎样修改我的商稿。起初, 口头教我挑出画稿 中多金的, 互相妨碍的树木, 把多金的或者互相妨碍的树木剔 除。你必要的树木彼此挨近些。后来,情不自禁。自己拿过笔 和纸来,一面继续说,一面用准确的笔触使自己的意见变成腿 瞎看得见的形象,笔法异常神妙,半小时就完成了一件素描面 杰作,这件作品摆在任何优秀的索描画的行列中,都能占有它 自己的一定的位置。我看到自己不愿牺牲的,有意义的,适当 的主题不只一个消失了,当然暗自感到遗憾,但又发现,正因 为这样, 其余的主题才显示出新的、更强的效果, 作品也必然 更容易而得成功, 心里又高兴。我庆幸自己在适当的时候找 到了这个人,已经点象出自己正在画画儿的样子。当然,我还 得另打新稿子,因为那位卖术大师指点完了,就从各不迫地把 他的画裤折叠好,放进衣袋里,然后容客气气地告辞而去,使 我心里对他感谢不尽。

现在鳕鳕儿时,想尽最大努力去酮,在打騙子工作中尽可 能遭跟这位人师的批评捐款,一直勤奋地,满怀希望地能续酶 下去。他走后,我问然觉得,对于我这样在设色方面功夫钱的 来说,他在构图上去掉的东西似乎过多,因为毕竟要面成一 朝真正完整的画,就非将下苦功突破动步投款的牵头不行,可 是,过了几个星期以后,把插摆在自己房间里一看,觉得结果 还差强人念。我给它配上了不除金的,朴素的画框,这种框子 一来要表现艺术家不道求华丽装潢的严肃替搡,二来也和我 的经济情况相适应。我把这幅送到了陈列每星期的最新作品 并且介绍卖弧的服紧馅。

现在,我曾在乡村孤儿监护会的负责人面前满怀信心所 说的开始幕正当职业挣钱的时候,已经到来,下一个礼拜见, 我走进衣冠楚楚的人群拥挤着参观的陈列室时, 前楚地里起 起当年的豪言壮语,但因为现在一切已经几乎完全取决于这 作作品,心里不由得感到气候。从远处一瞥见自己那领不引 人注目的画,就再也不敢在近处停留,因为忽然觉得,自己 就象一个穷孩子把他用一小块棉花和一点儿金箔做的小羊拿 到圣诞节市场,故在一块干巴石头上,让它回条腿直挺挺地站 在那儿,他焦急不安地等着,看面而走过的低于百个人与当中别, 万一有照点买卖的各诞小羊的人,我就得称赞这是偶然的 幸运。

然而,已经再也被不到什么偶然的幸运了;因为,我一走 進隔壁的阵列室,就瞥见我那輛风景面已经成为那位指數我 的應家的展品,这件展品是他尽会部等步校被的能事順成的, 在埔上仍經者光輝,单是周围懷着的画框,就比我政给自己的 画要的价峻还高。画框上挂着个纸条,标明这件成功的作品 已经专出。

一群美术家药在这件作品前读论着。"这美妙的主题是 从哪儿得来的呢?"其中一个人说,"他已经好久投画出这样的 新作品了。"

"前面的陈列室里,"刚走到跟前来的另一个人说,"挂着一件作品,也是这个主题,显然是一个生手画的,这个人还不 大会打底色,上亲油就更该不到了;"

"这样看来,就是这个骗子照窗了这位画家的主愿啦!"其 余的人笑道,接答,他们意看我那瞩倒棚的画去了。我仍然站 在胜利者的作品前。风息了一声,想到,谁有本领,谁就得胜! 但行细窥察这幅作品,我似乎觉得,这位画家进行的後夜,从 他的技巧观点来看,的确适当,有益,对于我的凭灵感的画法 米说, 则毋宁说有害。因为我想,既然自己没有他那样道劲 的, 新程的笔势,自己的最初的画轿原来具有的深刻的超位 使, 那朝内容和形式都丰富多采的写生画习作的余阶所起 直接动人心弦的作用,对使火变给者来说,会是几分补偿。

临走时, 我又在自己那幅已经无人观看的画前停留了片 刻以后,更响信,遵照那位美术家的忠告并没有使我的画变得 比原稿好,反而使它真正贫乏了,这证明,在这些事情上,燕雀 也是不能向重置学的。

按照当时的规章, 我得把自己的作品在陈列室里陈列一 层期, 在这期间, 没有一个人间过它的价钱。后头, 我把它取回 来, 暂时靠在墙上。随即走进隔壁的卧室, 坐在那里放着的箱 子上, 我的习惯是, 每逢有什么重大的事情须反考虑时, 那要 坐在这只箱子上, 因为它是一件从家乡带来的用具。我自己 特徵酮口的尝试, 就寨下这样的结果。

什么是牟利? 什么是劳动? 我心里间自己, 一方面的情 况是,单凭自己的欲望,巧妙的相法毫不势力於非得主富的物。 质利益;另一方面的情况是,通过更象空际劳动的,但没有内 在的真实、没有必要的目的。没有任何思想的,有秩序的, 持久 的努力获得丰富的物质利益。这里叫做懒惰, 无用和愚行, 那 里就叫做劳动,就得到报酬,成为美德。这里所做的不是真实 的工作,每一部分却都是有用处的、有效益的,那只所做的工 作是真实的,自然的,却没有什么留处;任何时代,总是对者干 剖①(至少他这样叫议种东西)的主意。以极端慎的态度和极 大的恒心炮制成这种液补剂; 它畅销各地, 获得极大的成功; 上千人被发动起来,得到几十万人,也许几百万人的赞助,尽 管人人都说,这是骗人的事! 而通常思想不劳动,不弥精力就 能赚钱叫物欺诈和骗人的事。可是, 谁忽不能说, 做淡补剂尘 意不需要什么劳动;做这种生意的商店,和最有毒类的商行动 国营公司一样, 秩序良好、勤恳热心、考虑周到、洞察一切; 在

即拉伯滋补剂(Revalents arabics), 十九世紀中時曾经大肆宣传, 表 动一时的一种用类复数制成的补药。

投机家灵机一动想出的主意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范围广泛的活动。一种真实的考动。

采购豆粉,则造盒子,但装和运送都需要许多工人,深思熟虑地大力进行招插罐输的宣传,也需要同样多的人员。各 大洲没有一个城市里没有靠印刷报纸上宣传这种滋补剂的广 已过活的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没有一个乡村里没有从贩卖 这种滋补剂赎点钱的商贩。这些钱通过上千泉小血管汇集在 一起,由上百家银行的可敬的簿记员和话语简洁的出纬员经 手,送回到炮制溢补剂的方案的发祥地。那里,炮制这种滋补 剂的发热人坐在自己的柜房里,而程严肃的表情,正在苦心经 贯。因为不但须要监督和维持日常的背业,而且为给这种豆粉 制的滋补利开辟新的销路,保障这种商品在这一大洲、那一大 洲不受竞争的威胁起见,还得新吃自己的商业政策。

但是,这些柜房里并不是一年到头都在肃静无声地处理 事务,按照不容违背的严格规章进行工作。也有依养的日子, 客庆的日子、获得道鑑上的报酬的日子中斯之种严举起问严肃 气氛。使人心情愉快。 受到全体市民的信任,经营这种滋补利 的人家的户主被授予市议会议员的光荣称号,为了庆祝而举 行象样子的招待会,招待所有受自己保护的人,或者举行长女 的婚礼,这个日子对于一切和这一家有关系的人来说,同样是 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是同这一市区最有声望的人家结战 可完全门当户对的婚姻,同家的财产不相上下,按照情理,设 程不出婚后的李德会受到什么干扰。婚礼前夕,家里载运来 了几车榜树和桃金娘,挂起了一个一个的花环、那天早晨, 贯 上看滋嗣的人山人海,一辆一辆的马车排成一眼望不到尽头 的行列,来米往往, 络绎不绝, 看熱闭的人群恭恭敬敬地给马车让路直到盛大的宴会在嘹亮的喇叭声中开始为止。 但 是, 不久又帅游无声了, 这时, 新数的父亲就了酸酒杯, 以毫不为受损的人, 带着稍微感动的表情。似说自己的经历来。
费美天意注定他这样不足取的人, 过上观在这样 有目, 并踏 的 好日子。
他说, 当初身边只有那一根如今还保存在背静的小屋子里的旅行校, 架到这座受人尊敬的城市, 历尽千辛万苦和
种种优惠, 但是一直以不知被像的勤奋一步一步地继续奋斗
方法, 有时几乎安美了男气, 可是, 有孩子们的母亲, 自己的勇
贵的妻子的支持, 自己一乎叛奋起来, 把眼睛盯住自己财的
他一的东西, 盯住当时追切需要的伟大事业。在静悄悄的长度
里, 曾对自己的独创性的思想反复进行斗争, 这种思想的成果
如今已遗漏于世界, 当然, 此外还使自己的诚实的努力获得了
和确, 每在了要专项科嗓子

还有许多事情的做法和炮制阿拉伯强址剂一样,差别只在干做出来的并不都是无害的豆粉,但同样是劳动和欺骗,内在的空虚和表面上的成功, 胡说八道和机智经营构成的莫名 其效的混合物,最后一切都落得被时间的教风一扫而光,原野上只不过这儿留下一点现余的财产, 那儿留下一所快要倒塌的住宅, 住宅的继承人再也说不出这所住宅当初是怎么建成的,或者学不愿意出来。

我心里继续想道,要想学出一个既是真实的、合理的生活,同时又是影响深远的劳动的例子来看的话,这就是弗里德 里看,同时又是影响深远的劳动的例子来看的话,这就是弗里德 里看,原物也生活和活动。席勒逃出家庭和君主给他规定生 话准閱,把他们按照自己的庭思使他幸福的一切东西统统独 车, 在少年财代前独立自主。只做自己爱意能会的事, 甚至诵 过写一个离奇的情节,一个夸大的, 狂暴的强势故事①, 使自 己得到新鲜空气和光明;但县。他一获得了这些。他内心就不 斯净化自己,他的生活就完全成为他的内在的本质的实现,成 为他自己的、和他的时代的理想必然形成的水晶般明澈的结 品、这种朴素的 勤奋的生活最后给他提供了能使他自身得 到满足的一切事物。因为, 不揣冒昧地说, 他是个书斋里的学 者, 天性决定他不能是个富裕的, 有才气的社会活动家。假如 他的身心的本质稍微偏离了磨勒型的本质, 他也就变成那样 的社会活动家了。但是,在他死后,可以说他的正直的、光明 的。真正的尝动生活才开始显示出它的影响和创造厨室的能 力,即使完全器开他留下的精神遗产不谈,他忠实地宣扬自己 的理想所溃留的物质影响,所遗留的单纯的现实利益,也是惊 人的。在德语所及的范围内,城市里没有他的著作的人家不 冬, 乡村里至小一两户人家有他的萎作。国家教育越普及, 重 印他的著作的数量就裁多。 最后将流传到最卑贱的 茅屋 里。 上百个渴望发财的人专等著作权消失, 好把席勒一生的崇高 的作品象《圣经》那样大量地、廉价地印行、普及,本世纪前半 叶已终在经营的这种范围广泛的赚钱生意,后半叶将增长一 信。无数造纸业者、印刷工人、店员、麻员、跑外的伙计、皮革 商人, 装订工人已经在靠这种生意挣钱, 还要继续靠这种生意 挣钱。这种大量翻印席勒作品的生意,和不少的阿拉伯滋补 剂式的生意对照起来,也是一种运动,而它却只不过是一份水

⁽Die Rinibar, 1780)。

垂不朽的民族遗产的、一个味道甘美的内核的、粗糙的外壳而 已。

这是一种统一的、有机的存在,生活和思维,劳动和精神 是则一的运动。然而,确实还有一种同种论则正大,同样充确 和平的、同时又是分裂的,可以说是非有机的生活。一个人为 了得到自由思考的安宁和保障,天天敷一种平凡的、赎款无闻 的工作,就是这样的情形,例如,新宾诺莎耶德什^①。然而,在 抄与乐谱的卢梭^②身上,这间一的关系就已经歪曲到令人生 庆尚强度,因为他并不从抄写乐谱的工作寻求和平或者安宁, 而进宁说,无论别什么单方,都折腾自己,又折磨别人。

我该怎么办? 劳动的法则和牟利的荣誉在哪里? 二者在 哪里一致?

我就这样对一件自己首先完全没有选择自由的事苦思若 想起来,因为生活的困难和严峻性势一次真正遇到了门前。 这种情况我也终于想到了,还想起了那个把被破坏的阿重勒, 妇妒的蜘蛛,于是治起身来,自己对自己说。一切都无济于事。 妇死而开始,我们看着了一下自己的面,想从中找出一些 似乎适于用装饰碗的笔法调成简单的小颈儿的颇材。我心里 忽然只打算从事于一种自己认为随时可以停止的绘画工作。

① 荷兰哲学家斯宾苗莎(见卷二, 第九回, 社②)一六五六年四方坚持思想 自由, 怀疑反戏可以脱离同体而存在, 怀疑相自然的上帝却天使的存在,被庞太被会开车就门, 抚着,由于市政治局应教会要求下驱逐令, 只得移居更做就承紧的多好, 很快学会遭遇被找不,以此提生。

普頓,雅克,卢俊(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法貿思經 家、文学家。曾智时以抄写乐谱单持生活。

不是画那位刺勃绘画主题的大师擅长的、自己却不胜任的高级美术画,而是要降低到茶盘和盒子盖儿上的漂亮的装饰画的等级。我当然不愿意完全落到画这种画儿的地步,仍然想收果照顾到纸级市场上对绘画的无知和组俗趣味。但我尽管 热心地, 基至过细地在画步于里找来找去, 还是爱得, 采用手里 \$ 9 9 那一件习作的题材, 那一张小画稿的题材, 来画这种画儿, 都是大材小用, 太可情的。要不想自己粗暴地欢坏以往的创作乐趣, 就得再降低一些, 自己有思画出一些虽然降低水平, 由必不要却定的任息

我更仔細地考虑这件事后,这种打算就是得非常不利,我 灰心丧气地放下方才手里拿着的弧稿,重新坐在旅行箱上。 可惜这就是自己漫长的学习时代的结局, 就是自己的伟大着 星和充满信心的语言的实现! 就这样把自己排除在优雅的艺 来领域之外,不光彩地理股在欧家天园的世界,与那些都干意 无价值的营生勉强过活的可怜虫为伍! 我还患都没有想,自己确实打算拿出一件象样儿的作品,在美术界器一露头角,但 是成功的机会被一个善于剔窃的老油子夺去了。我只是在琢 路自己的错误在哪里,因为我太高傲,决不肯把自己看成倒霉 透。想来想太,并没有罪明自自己错在什么地方,最后长叹了 一声,还是向自己要求延期,从前在解决,但是把延长的时光自自掩 费了,我就曾准许自己延期解决,但是把延长的时光自自掩 费了,

现在,我双手抱着头,坐在那里,不住地左思右想,最后想 到了故乡,从而产生了新的忧虑,以为母亲会预感到我的处 境, 正在伤心难过。先前我一直经常写信给她, 信里的口气是 惊活的, 把我听看到的外地的各种风俗习惯讲述给她, 其中还 点缀着不少的胖稻故事和笑话, 为的是从远方远她笑, 同时大 w 也是想亏細自己 1 子 过得很快活。 越回信时, 不讲什么笑 活, 而把家乡的人情世态起实她报告给我, 就具人举行婚礼或 者某人死去, 某一家败落下来, 或者另一家以可疑的分方式走了 红运。她说, 舅父也死了, 他的子女随着大路上乱纷纷的人样的 孩子坐的几套牢。但是, 近来我写信少了, 信也写得密短了, 母亲似乎言怕问我是什么原因, 我倒透谢她不问我, 因为我实 在没有什么正经话可讲。 近几个月以来, 我根本没有写信给 她, 她他一宜没有来信。 现在我坐在静悄悄悄歇间里, 听见有 人轻轻地藏外则屋的门, 接着, 有个孩子进来, 命给我一封信, 我一看品母亲的蒙涂, 还涂上了她的图意。

信里讲, 起疑心或者勿宁说書信, 我的景况不顺心如意, 这种疑虑或者恐惧的心情她不愿再忍受下去了。所以, 她要 求我写信告诉她我的现况和前途, 她担心, 我已经负了债, 因 为她并没有听见我说挣过什么钱, 那一笔小小的遗产一定也 早已用光。她节约多余的开销, 储存了一些钱, 以备不时之 需, 只要我且平地把我的情况报告给她, 这些钱现在就可以拿 出来使用。

我匆匆忙忙地抱信看完, 选值的孩子还站在那儿快走, 当 初我画那模基督教中记风景画或者地质学风景画时, 为了及 这个孩子身上了解有关儿童体型的最必要的情况, 曾用他作 模特儿。 限为衰潮降自己的画儿时, 阅然招这幅画额到上面 来了,所以,这个小男孩儿规在航正好站在这幅画前面,把手 指头放在面里的幼儿那稣像上说,"这是我。"这一美妙的巧合 使人感觉这一事件带有超自然的色彩。送喜信的孩子仿佛 使人感觉这一事件带有超自然的色彩。送喜信的孩子仿佛玩 笑方式显示奇迹,但这一小小的非常事情,仍然便或感到喜出 遵外, 他使母亲的信对我起到双倍的数詞作用。可惜我不得 不承认,仔细考虑起来,当初在画稿里画上这一人物形象,是 然高言,至少会对我表画的事程光化作用,把它和水恒的事物 联系在一起,这里和公园都高溢此。

现在似乎万事大吉,实现一切希望似乎又有可能,甚至有 把握了。我毫不踌躇地接受了母亲提供的牺牲,用几分胆怯、 而又担率喜悦的口气给她写了回信。在信里不免提到我在大 学里学过的奇异的学科,说明这些学科对于我现在当然是一 种不利的干扰,但是对于将来还是会带来某些好处的,写到来 尽,我又在好望和心智起,向母亲作出一些良好的语言。

母亲接到我这封信,读完后,就领上房门, 开了古老的写字自的领, 第一次从抽屉里拿出她的宝贵的积富。她把碾布案拢起来,卷成卷儿,再把一卷儿一卷儿的银币打成一个不成举了的包裹,用几层结实的纸包好,用绳子捆上,到处滴上火漆到好,然后在火漆上盖上图章,这一切都是毫无经验的作法,因为包裹早已打得十分牢靠,根本不需要费这么大事,不

① 好望角在非洲极南高,一四八七年,若有牙人巴托罗瑟·迪亚士首次便 过这一向角,克服了前往印度道路上的主要旧准。故名好望角,这是借 用作政治,适用他用高度至少云自己对直接保石真料的希望。

过,话又说回来,包裹反正是牢靠的了。接着,她就把这沉重 的包裹塞进一个波纹绷手提包或者手提网兜里, 挤在胳膊上, 然后顺言小路急急忙忙地向邮局走去;因为她不愿被人看见, 怕人家问她拿着这些钱到那儿去, 硫鳞得回答这个问题。-到邮局,就用抖额的手使大劲把小绸子口袋从那一捆钱上扒 下来,把钱拿到上下推拉窗的窗口, 递进去, 心里觉得如释重 位。邮务是看了看油量,又看了看这位去人,办了一套铺铺的 手续, 然后把约据交给除, 能头也不同脑走出邮局, 好象像 并不是交给了人家这么多的钱。而是偷了人家这样多的钱似 的。她那只将过重东西的胳膊又麻又累, 所以带着几分疫势 的神情返回住所, 默不作声地穿过拥挤的人群, 这些人只要为 自己的子女花费了一个古顿,就没有不夸口,嚓嚓,或者悲叹, 诉苦的。我以父在世而且还讲道时,有一次说,"上帝知道得 很清楚,哪些人谦虚谨慎,与世无争,哪些人不这样,有时他就 给后一种人一点苦头吃,却不让他们知道,苦头从何而来;我 疑心,他这样告还位他觉得有责开心呢!"

母亲回到家里,发现写字台的铰链扳还开着,那几个小脑腿拉开后没有关上,现在都是空空的。她把这几个根层关上,随手拉开另一个抽账,里而有个小碗几,碗里放着供她每天过日子用的不起跟的一小堆儿镜,这些钱表明,现在对她来说。 首先是在享福和继续受苦之间已经毫无选择的余娘,即使这位善良的太太愿意过好日子,现在她也过不上了。不过,她既没有爱察到日子不好过,也没有往这方面想,她立刻用手一堆又把小帕屋梳进去,把文具和火漆收起来,镇上帽门,然后坐在破旧的,没有靠背挟手的安乐椅上,休息一下,消除走动后 的疲劳;她身子直挺挺地坐着,好象一棵小枞树似的。

虽然我不在她身边,但她当时的姿态现在还如同在我眼 前,这是由于我象考古学家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和线索,复原 已经毁坏的纪念物一样,熟悉她的生活习惯。

第四回

笛子的奇迹

母亲寄铃的包裹不是象那封信一样由房东的孩子送来, 而是邮递员亲自送到我的房间里的。房东家好久没有听见过 邮递员上楼的脚步声了,现在一听见他的沉重的脚步声,就立 刻活跃起来,他们对于自己始终不渝地信任采,暂时感到心满 意足。我费了不少事,打开一层一层的包装,解开一条一条的 绳子,把铁拿出来,匆匆忙忙地把新来的信宥完,这封信是母 案怀若不明确的忧虑写的,但对几子的困境这一忧虑的主题 却讲得很清楚,看完信后,我就把拖欠下来的钱数相当多的房 租金给房东家,他们怀看话谢的心情故下了。

裁缝、鞋匠和农照顾过的商人们也都面带着亲切满意的 神情在玻璃上签字, 正请我继续做他们的主顾。 这一切都使 我洋洋得意, 仿佛这是自己的动声, 这笔宝贵的钱是自己挣杂 的。 我简直有些惋惜, 再投有更多的欠款娶付, 这种豪华气聚 根快款娶结束, 但是, 当天我就把从娶好的熟人那里借的现金 也归还了他们, 他们却满不在乎地把钱放在一边, 这种请况就 给我的骄傲自满的心情淡了冷水。从这种情况看得出,在他 们的眼里看来。我许觉有做电铃到了不起的事。所以自己又把 影出来的骄傲自满的犄角缩同去了。然而,自己的心情还是 轻松愉快的,可以说是把母亲的付款能力看成了自己的付款 能力,那天晚上还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宴会,庆祝自己从债务中 解放出来,花枝虽然不多,但母亲拿这些钱是够维持半月的生 信。我并至用比近来唱歌时更快的节结唱了一文充满波视线 教的情效的影响。仿佛已经想了谁想了一世世里知的

但是,第二天早晨,我就发现,用这一卷儿宝贵的钱还健 后,还剩下载后的一小堆几银币了。原来,我现在才比较精确 地计算这笔钱,把它数一下,我把已经撕破的最后一层包装饭 拆开一看,发现剩下的钱最多只能维持三个月的生活。我心 里很奇怪,忧愁怎么这样快又溜回来,诚后我猜想,它根本没 原开这里,就象刺猬夫人和兔子赛跑时,安然卧在犁沟里,贼 演,"我在校里啊,"一样。

但我毫不踌躇地重新设法单利。经过考虑,采取了自以 为明智的中间道路,开始画几幅较小的风景趣,不追求美妙的 风格波者想象,而演重考虑要画得收入感别悦目,同时却以更 微妙的忠实于自然的画法为基础,不以粗暴的方式把生长格 优美的东西变为不象样子的东西,把成形的东西变为不成形 的东西。用这种方法,我自以为毫无疑问会获得更幸坚的成 功,但是努力画得使人感到悦目,偶然只获得相当微小的成 切,我的画的形式,在比较粗保的人看来,又立刻资得似事。 季种风格的嫌疑。这当然又是不适合我的目的的;因为,那些 在处理自己目常生活率多力而只说大摇,唱高调的人,在艺术 中一闻到什么象风格或者形式似的东西, 就立刻把鼻子缩回来。

除了把注意力放在作画的工作上, 农还考虑时间紊逝, 手 失的现金日益减少的问题。这一切用程度不同的令人不安的 恐惧和希望交织在一起, 使我感到, 这一段手头有少量余款的 刚局是自己有生以来的一个平安无事度过的和平时期, 这个 时期的生活在同样程度上充满适当的要求, 真正的行为和对 于未见分晓的成就起安整作用的期待之情。假如雪时还不为 每天的面包发愁, 将来的需要又使精神力量报后, 即使一生都 象这个时期的生活情况一样, 也是容易忍受的。只有当希望 已经疲灭, 愿意回到以前成败尚未确定的状态时, 才有这种体 会。

画完兩輛孪生姐妹似的作品,这一段心滴意足的生活就 請取了,我不得不出去美画。自从那輛画的主題故人劉毅的 不幸事件发生后,我就再也不能下块心把画交通公开的展览 会去展销了,这当然是初学绘画的人或业交画家的本性的表 设,因为,有充分的天才的人很容易忘掉这类事情的痛苦,没 有必要顧衷凡癖的人争思规和发明的所有权。

于是,我就去一个有名望的商人那里按恰美顺的事,此人 操纵拍卖市场,故购美术家的遗作,如果有什么新画被他的鉴 别家的眼光君中了,或者画里有什么神秘的优点刺激了他的 贪欲,他也要把画买下来。他的商店在一所需亮楼房里,底层 结都是所谓旧目的大师们的作品和比较新的画, 輕商呈也整 常陈列着几幅画,但从来不陈列他认为不值得来赞的作品。 知道是装模作样,还是胆怯,我第一次去并没有携带着自己的 我说明自己的来意时,心慌意乱。因为我觉得,自己恳求 人家去做的,并不是人家义不容辞的事,果然,我刚说出我的 来意,那个人连我是谁都不问,就简单生硬地说,他不买这些 东西,然后转身景步。

我的事就此完结;我再也没有理由在这里多待一分钟,一 刻钟以后,我又回到家里,坐在那两幅小画旁边。

第二天,我又出发了,但这次於呆取了聪明的作法,把面用布包起来带在身边,至少让人家看一看。我去和一个次一等的商人接洽,这个商人进行交易的战数已经大大低于前一个商人,虽然他对美术品更内行些,我发现他在一个光线相当暗的房间里,周围放着许多小盆、小罐和玻璃杯,正修补一幅旧画布上的窟窿。他注意听我说明来意,亲手把我的风景画尽可能摆在光线最有利的地方,先在围坡上掠了擦手,然后从他那美能门了上把天鹅绒小帽往后推了推,双手又着腰,不加思索,就立刻说,"这两幅面很有信都是从旧铜版画临摹下来的,而且是从皮好的侧面临路等下来的,而

我又惊讶又气愤地回答说:"不,这些树都是我亲笔画的 写生,大概今天还在那儿长着呢,其余的也几乎象这里一样全 都存在,只是稍微分散些罢了!"

"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更不能要这两幅画了!"他一面放弃 看顧的姿势,把小帽重新戴正,一而说,"写生时,人们是不逸 難擊似乎是从網版画上抄袭来的主题呀! 人们得随着时代生 活,前进歌!"

这种看法概括了全部风格问题。袁把自己的画包起来, 临走时,用忧郁的目光望了一下室内陈列的那些粗制尴造的 随意之作和绘画中的垃圾粪堆,这些东西作为,适它消境,实 点,或者其实还毋宁说,作为预示未来的作品,进了消境,安 在都是一些贫穷的画家由于抛柴用粗糙的笔法暗地里画出来 的,后来就被当成高水平的作品展览由来。我自己就在街头 的样子,当然极其波像,却怀着旅籍的四班牙贵族似的做气, 对那个商店拉头不顾, 杨长而大。我心里决不定, 是不是返 国住所主好,能胡乳穿过几条街,来到一个缝大成衣匠开设的 服装店前,这个犹太成衣匠同时做新服装和新画的生意。不 少的美术家让他做衣服,有时,人家不能还帐,他不得不接 收或者扣留一幅画,大概是通过这个途径变成了一个小小的 经画馆的主人的。 议位经画馆主人时面把容闳的美术家的作 品类到毛,而议些能术家后来成了名,时而从别的外行人手 里横到一件连自己都不知道是有价值的作品, 结果已经一再 **恭得暴利。我站在窗店的陈列绘画的那一边的窗前,从窗口** 向里面观看了片刻, 因为这个房间看来至少可以证明主人爱 好整洁和工作细心, 这就引诱我走进去, 再次把面拿出来求 售。这个商人立刻表示愿意看我的调,然后怀着急切的好奇。 心仔细观看起来, 让我就他提出来的一切"怎样","什么" 和"哪里" ----一加以说明, 最后问我, 这些东西是不是我真 正差签画素的, 画得好不好。这话决不象听起来那样 天真; 因为他说这话时仔细瞅着我, 想从我脸上的表情来观察我的 有根据的或者狂妄的自信程度如何,正如另一个人拿着一个 会戒指向他求售时,他首先要问,金戒指是不是真的一样。 后一种情形是。他事先已经看出戒指是真的,问一下是为的 了解。自己须要和什么样的人打交谱。而和我打交道的情形 剛品, 他罹先前能判断我的为人如何, 但他却想从我的态度来 了解,他须要怎样对待我所提供的商品。我识疑地回答说,曾 就自己能力所及, 尽可能把画面得好些, 但是由我自己来称 楷,那就不合活了;这两幅画也许不是非常优秀的作品,不然, 我就不会拿到这里来了; 不过, 仍然值我所要求的便宜的价 钱。——这些话似乎使他相当高兴,态度变得和气,话也多了,还不时用我豫不决的和表示好感的目光观看我的画。我 开始怀有良好的希望。寻思观在可有点几门几了,然而结果却 几不过是。他突然建议,把画委托给他,在他的商店里除列出来,在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卖出。最后也确实这样办了,因为,要是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他是不会同意的,况且他的建议 又不能说不合理,态度却很有人情味,因为它使更怀有希望, 能比在被迫重新把画带走的情况下,心情更轻松些返回自己 的住所。

这样一来,牟利的世界对我来说就突然象被一道增隔断了似的,在这道指上我找不到一个门口,就连猜可以爬过去的 雨都找不到。当然,我出去这三次白说的话确实还不到一百 完辦还在这里,他三首阿福就可以把西桅我卖出去,只要到那儿去,说一声,"你们想什么呀?你们非买不可!"就行了。或 者,假知丧迪南·黎斯还在这里,他会让我把画展出,凭自己作为高人的威望把画注粹给另一个高人,我就会象上百个其他的诵读。但是,这简位朋友自己都已经聚离艺术,在何处生活,我不知道,他们如同已经死去的人位的,似乎从远方向我这个假下来的人招手示意做,依也离开那儿吧!

除了他们以外,在美术界我再也没有谁可以说得上是要 好的熟人了, 原来, 我几乎完全问大学生积宵年学者交生, 作 力变好交际的旁听生, 养成了他们的讲话方式和生活 方式。 铜样, 我也先失去了学美术者的外在习性, 居来, 又几乎失去 了學美來者的內在习性。一方面,我自己选择的遺路和应尽 的义务强制我继续用体力进行创作。另一方面,我的心灵则习 惯的语言的想读法则,在几乎没有任何希望鼓舞自己的 情况下,用乎作画来缓慢地表现一种思想,似乎充满了是益的 艰苦劳累。因为我对于学术的兴趣只限于听讲和阅读,只限于 接受和欣赏,并没有学术工作的经验,所以这种有关绘画的荒 摆的感想,就更能出其不意地表击我的心。我就如同一个由于 有两个不同心光源而呈现出双重的轮廓和一个模糊的中心的 整子一般因就是来。

在这种情况下,我因为确实已经在完赖后的一文钱,又重 新进入供债的不自由款态。这次情假是一种使人灰心丧气的 放态复响的表现,所以开头党得比较困难,可是后来就象在迷 造制器的梦中似的自然的然地继续下去,等到期限又消了,自 己觉能到来,还值的困难和生活的困难业都能之而来。

这时候,我才下定决心,再向母亲求援,因为只要有可能, 孩子总要回到怎人的怀抱,这的痛是人类的一个特征。意识 到自己有纯洁的意图和良好的意志的青年,怀着对世界的普 遮帽心,谈论自己无的未来,当然忘记,他们恐怕要,甚至大 概要独自经历自己的远大的未来,最后不得不从因忆过去和 展集未来的过程中体验出"母亲养活七个儿女,要比七个儿 女养活母亲的事例,更为常见"这一民间谚语的辛赖味道。

母亲毫无疑问已经又积蓄了一些钱了,可是不会有我现 在所需要的那么多; 所以,我想采取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 法,就给她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把自己的心情说得比实际 情况还要轻松愉快些,向越建议, 拿房屋作抵押来借一笔镜。 我说, 这是一个毫无危险的, 稳要的办法, 等到时来运转之后, 实通过勤奋的工作又可以照样稳妥地把偿还请, 充其量也不 过付出一些利息而已。

母亲接到这封信大吃一惊,她天天急切盼醒的,并不县我 的信,而是我本人即停不是在非得值得森特的成绩的情况下。 却也是在心满意足的状态中国到家里。她眼看这一切又都变 得非常渺茫了。 这次她只有很少的积蓄, 因为她吃了我们的 房客们的亏: 原来那位善良的度量衡检定官由于职业上的原 因在检定量器时经常尝酒以至于病死,死后欠下了房租;那个 心怀不满的公务员, 怨恨自己长期不受上级重视, 一时气情, 拐了一小笔办理公事的手续费涨往至洲。 根在那里寻找比较 公正的上级。他这一走, 还拉了我母亲一年的房和, 这样, 我 的不幸就和母亲这些倒靠的事以不祥的方式混合在一起了。 此外,母亲还由于一些亲近的人死去而感到孤独寂寞,夏父死 后,安娜的父亲、那位小学教师以及这一个、那一个旧目的好朋 友也都死了,另外还有许多人也已经离开人世,有时情形也确 实这样,人到了高龄,许多天年已尽的人一下子就都死去了。 即使这些死者还活着,母亲当然不会向所有这些人请教,自己 该怎样办才好,但是孤独寂寞却使她的恐慌的心情亦太加厉。 只是为了重新行动起来,接触社会上的人,施才满足了我的要 求。她去找一个实业家接治借钱的事,她履行了各种手续和 形式以后,那个人才提供了她要求的钱数,在这同时,她只好 以羞怯的申请者的身份站在那儿。接着,还按照人家给她出的 主意, 劳苦奔走, 弄到了一张商业汇票, 最后, 心里寡微滋地把

汇票寄给了我。她在信里只限于描写劳苦奔走的经过,并没有长额太论地训戒我, 而我诉去。

当初我写信时,恐怕自己要求的钱数太多,在最后一瞬间 把估计好的钱数几乎不够还债的,所以,要起手下暂时还剩下 一点钱,也就只好自这位或者那位借给自己钱的,目前又不迫 切器要钱用的友人请求还编还债。一听见人 家答 应得不 痛 快,我就觉察出,人家感到这个请求来得出乎意料,干是,在羞 饱情绪的聪便下,收回了自己的请求,只有一个人,虽然他不 久,获要出去旅行,一见我脸红,就没有放下我还他的钱。他 说,等到我手头比较宽裕时,再还他不迟,他现在并不需要这 掌钺,还说,他一定附时和我涌消息。

多亏他宽厚,我觉得最近几个星期生活还不成问题。但 是运件事的全部过程,却驱使表对自己的处境和本身的的存生 上活进行更严肃认真的思考。我忽然买来几刀高纸头,为晚生 已之分于自身的成长和本质有很明确的认识,我开始描述 完全忘掉了自己的自己的是为了进行自我批评,而只是恣意沉思 目记这种可密空引起我的必被或者不快的那一切事物,目 成就是一种不知识。是一句"现实是一个天地写下 去,但不从而曾经引起我的必被或者不快的那一切事物,目 去。但不来一个于写忧愁烦恼的人,而来一个人在春光本中增媚的 所做就会全都消逝了,我从早晨写到晚上,一天一天地写面 上一天一人在春光本年的的一个人在春光本年的的 一个星期当中坐在自己花园的厅堂里,有边放长为笔罩似的 陈简,黄琦生气氛中,感觉到自己仿佛没有真正是历过古为重复然是 对在我的手下展现出青春生命运动的图景。这种运动量虽然是 在极其平凡的情况和境遇中进行的,却犯我的心吸引住了,使 我忙于思索, 时而充满了幸福的感觉, 时而充满了懊悔的感 觉。

我能议样一直写到我作为新兵站在海兵场上。看见美丽 的光蒂特移居灌外、但是自己身子却不许动弹的时刻。写到 这里我就搁望不再写下去了。 因为以后的经历对我来说还是 活生生的现实。我立刻把这许多已经写上字的稿纸送到一个 装订工人那里,让他用我最喜欢的颜色——绿色的亚麻布作 封面装订成书,以便放在抽屉里保存起来。过了几天,我在吃 饭前先到那里去的。谁知那个手工业工人得解了我 的 意思。 把书装订得那样精差,我简直连作整据没有规划,要订作这样 的装罐。原来, 他没有用亚麻布, 而用丝绸作封而, 把书的边 缘上涂了金,并且安上了金属扣子,以便把书合上。当时我身 边带着剩下来的线;这些侵本来不够我用几天的,现在我却不 得不把最后一文钱都放下,付给装订工人,我也没有再深思熟 底就这样做了,这样一来,我就没有去吃午饭,而落得手里拿 着世界上最无用的作品回家。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吃饭, 深深地感觉到,借债和还钱的时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过几 天, 奇怪的事情当然就确确实实账发生了: 然而现在它却以非 常安静的。但冷酷无情的力量袭击我。后半天我是在我的房 间里度过的,晚上我没有吃饭就躺在床上睡觉了,睡得比平常 早。在床上我忽然想起我母亲在饭桌上讲的影明的话来,那 时我还是个小孩子,嫌饭不好吃,她就责备我,说我将来有一 天, 只要有这样的饭吃, 也许还会高兴呢。紧接着就感觉到, 一切果然这样巧妙地应验了,对于事物的这种真实的因果一 發性,不禁肅然起敬。的輸什么都不如这样一个事实這干把 天地间事物发展的必然过程彻底能夠在人心里,他晚,因为他 没有吃东西,他没有吃东西,因为他一无所有,與 为他一无所有,以 力他一无所有,以 力他一无所有,以 进一步的绪论和探索,如今我既然完全润着视事做,又没有什 么人间的食物给我的胃施加压力,所以尽管有桌子上摆着的 那本攀丝鎖封面的书,我还是重新间忆了我的生平,想起了我 的罪过,因为饥饿直接引起了我对自己的怜悯之心,我的罪过 百餘居得相当好了.

想着想着我就安安稳稳地睡着了。到了平日 该 醒 的 时 楼,就睡醒了,这也是我破天荒第一次不知道,我今天吃什么。 近来我已经废止了早点,因为我觉得它是多余的;现在要是我 还能吃得上早点,我还是会心花怒放的。不过,我挨饿的事。 可不能让房东家里的人知道,因为我现在明确施认识到,关于 我的新的道况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实行品严格的保密。由于 我熟识的青年人都已经走了, 贝则下我一个人在议里, 所以目 前我没有一个知己的朋友,可以把这个惊人的事实向他讲明。 因为, 谁要是有一天忽然实打实地没有饭吃了, 而又不去讨饭 的话,就会愈一条在尾巴上绑着汤匙的狗那样耸入听闻。所 以午饭时分我就不得不出门,而不能继续安安静静地躲在我 所画的那些森林后面。街上是一片非常明媚的春日的 阳光, 大家兴高采烈地匆匆忙忙互相走过,每个人都奔向自己吃饭 的批方。我从人群里穿过去,神色镇静,没有让人看出什么 来,这时我还体会到,食欲首先追求的,与其说是一顿好饭,不 如说是我看见各个面包店前摆着的那些面包当中的一个。食

欲这样快地单单指向这种最简单的、最普通的食品,这给每天 纳面包这句去话增光。

但是那在又必须在路过时不让渴望哪看的眼睛在而包上 **格尔一科钟, 以便使结构的人的络治殊继维格下去。因此我也** 就不再犹犹豫验讪游荡, 却快步去进一个开放的绘画收藏馆。 想去观常绘画态作。好正当他消磨时间。 这些态作的创作者。 他们生平一定也有讨议样那样的懵得。这样我就把折腾我的 自然力量终于压制住了几个小时之久。忘掉了自己和这种自 然力量之间的悬而未决的争论。各绘画展览室关门后,我就 立即出城, 躺在河边一片长满新叶子的小树林里, 在那里相当 平静无事地躲藏着,一直到天黑的时候。过了漫长的两天时 间,我对于这种令人不安的景况,已经稍微习惯了,不知不觉 地产生了一种含着很宽情绪的耐心,有了这种耐心,只要事情 不再讲一步恶化, 这种令人不安的景况看来也许是可以忍受 的。我听见一切吱吱喳喳的岛声都逐渐停止了。众生夜晚安 自的时刻已经来到,从快乐的城里却传来了喧嚣嘈杂的市声。 但我一听见附近忽然发出一只鸟儿被黄鼠狼或者鼬鼠咬住喉 赋时的惨叫声,我就急忙起来,回家去了。

第三天也是这样过去的,只是这时我风酸数据,出去游荡 时走得更慢了,还由广精神忧饱沉着得出来是颓废潦倒的掉 子。情况究竟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对于这点我你有几乎可 以说是无所谓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在我心里一直是占上风 的,可是等到傍晚我在一个离家相当远的公园里坐着的时候, 饥饿就又重新爬开了如此猛烈的,令人痛苦的攻势,使我完先 全全地感到,我仿佛是在无人的荒野受到一只老虎或者狮子 的袭击似的。现在最而易见是有一种死亡的危险;但是恰恰 在这万分怎念的时刻,这种危险,并没有能够动摇我新加强的 不求助于人的决心。我以尽可能正常的步伐走回住所,第二 次不吃饭就睡觉了,幸而我心里想,这种强强,和我万一在山 中逃了路,在那里艳赖三天的情形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也 并非更为丢脸。假如没有这点安慰,那天夜里我可就非常难 过了,而至少傍明我进入了一种似雌非暖的状态,直到太阳已 经高差在天空时,我才从这种状态中醒来。这时我当然感觉 身体张常康如和不舒服,也不知首侄々办才好。

这时我才真正生起气来,还有点想哭的脖子,并且想起了 母亲,这和迷了路的孩子的心情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变一想起 了生身的母亲,同时也就又想起了她的最高守护者和粮姑急 监——亲爱的上帝,这位上帝对我来说则然是无时不无,但他 在我的心目中却不是一个小管理员。因为当时基督数界还没 有推行无对象的祈祷,所以我在风平浪静的人生绚而上,把所 有这一类的祈祷早都已经废止了。根据我的记忆,举行祈祷 之后, 得涂的罗莫尔立则统出现了,那一次是我最后的一次祈 始。

在这危急的时刻,我仅有的那一些生命力却集合在一起, 举行会议,如同在城市被肌,司令官查气沮丧,市民集合起来 开会一样。它们决定,回过头来使用一种已经过时的非常手 段,直接向上帝求教。我注意地听着,不扰乱它们,于是取踪 戏,取的瞎光曛咙的灵魂深处有象祈祷似的东西在那里形 成,至于它要变成小螃蟹还是变成小蛤蟆,那我就无法知道 了。我心里想,它们想试就让它们随便试一试吧,反正不会有 告处,也决不是什么坏事嘛! 于是,我就让已经形成的那种类似以息的东西畅行无阻地向天发出,而这种东西的形态我却记不被了。

我闭着眼睛待了几分钟, 你总得站起来嘛! 我对自己 说,于是就提起精神来。这时我向前面想去,只见房间的一个 角落紫近地板的地方发出带光, 好象是金戒指放光似的。这 光在那几闪铄着,显得非常希奇可爱,因为房间里向来是没有 这种光的。于是,我站起来去考察这个观象,发现这光是我的 笛子上的金属音栓发出来的,这根笛子已经好几个月不用了。 象一根被忘掉的旅行手杖一般在那个角落里靠着。只有一缕 即来通过没有完全地严重的资资中间领下的细维!!. 照在那一 小协会属 F: 但是, 窗子医伙是向西的,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 那里没有大阳, 汶一缕阳光是从哪儿来的呢? 结果发现, 这一 缕阳光是由一个避雷针的金色的尖端反射来的,这个避雷针 的尖端在距离这里相当远的一家屋顶上被太阳照着闪闪发 光。这样这条光线就恰好从窗帘缝儿里射进来了。这时我拿 起笛子来, 细细观君。我心里想, 这件东西你也不需要啦! 卖 了它,你就又可以吃顿饭嘛!这种灵机一动的觉悟,和那一缕 阳光一样, 好象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我穿上衣服, 喝了一大杯 水, 水我是不感到缺乏的, 接着便开始拆卸起那根笛子来。把 各部件上面的灰尘仔细弄干净。然后就用一小块破呢绒蘸上 成金的一点清漆,把这些部件大熔转擦,为了万一试验这件乐 舞时让它也吹得出声音来, 我还把这些部件的内部涂上白鞭 粟油,通常是涂杏仁油的,因为我没有这种油,就用白罂粟油 来代替了。接着我就找出装笛子的旧匣子来,把横笛如此郑 重其事地放进去,仿佛它蕴藏着极其神秘不可思议的力量似的,然后没有怎么犹豫,就以我的虚弱无力的腿所能达到的速 度击出去,给我这个少年时代的老朋友是找一个邓丰

没有出名长的时间,我就在一条偏僻的恭予里得到一个 旧僚商人的又小又黑的店铺。看见窗子田面一些旧礁器旁边 樱着一根竖笛,另一个窗子上往着几幅已经发黄的铜版画。一 爆装着小画框子的湿了色的细微肖像画。画的是一位穿着老 辈子的军服的军人、还挂着一个表、表面上面着牧歌式范情 骨、我走进这个店铺、发现在归货当中有一个奇怪的小老头 儿,又矮又胖,他用在家里穿的一件长上衣把身子裹起来,前 面还看着一条白色的女照想。他的圆圆的头上就养一顶古怪 的有遮檐的便帽, 做得形状象锦葵螺的外壳似的。我进去时, 这个人物正弯着身子站在一个小小的炉灶旁边, 撒动着锅里 的东西。这位贩卖旧货的小老头儿抬头看了一看,以相当和 与你语谓问我的来音加何,我随即低声对他说,我有一根第子 要素。他怀着好态心打开了匣子, 但立刻又把它亦还给我, 说 谱,"你把这件东西安装一下,象现在这个样子,我真不晓得它 是什么!"我把三个组成部分给当无误能拼在一起之后,他就 把这件乐器拿在手里,前前后后距观察了一下,还用眼睛测量 了测量,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弯曲或者走样儿了。

"您到底为什么要卖它呢?"他问,我说,因为我不想再要 它了。"可是它还能欢响吗,这根值子? 那根整值我已经在那 儿樱了好久,它吹不出任何声音来,我算是上当了。您吹一吹 吧!"

我吹出了一个音阶,但他要听整个一支曲子;所以我虽然

没有心思吹奏音乐,也只好开始有气无力地吹奏歌剧神枪手 的咏叹调。

> 大阳虽被浮云遮蔽, 它依然在天暮高悬。 世界全由神意主宰, 不敢于事目的偏狭。

这支曲子是爽曾在许多年前学过的第一支乐曲,所以现在首先超到了这支曲子。不仅由于身体虚弱,而且由于想到自己现在的景况,又回忆过去那些无忧无虑的岁月,感到货心起过,所以吹奏这支曲子时,声符有点颤动或者说发抖,只吹到第十个或者第十二个拍子便停止了。但是小老头儿要求我继续吹下去,我生怕这桩买卖客空,只好怀着可怜的,屈辱的心情,继续吹奏,在这同时,这位旧货商人却一直目不转睹地瞅着我。我吹完了以后,就背过脸去,含着伤心的跟阳湿着窗外。

这时候,我忽然看见一个十分美丽的少女的面庞,如同朝 日初升似的,向窗子里望着,好象靠光一样明媚,她观出妩媚 的笑容, 用她的或着精致手套的手敲了敲窗上的玻璃。她显 然是一位高贵的小姐,旧货店的老店上赶忙殷勤地跑过去,在 窗子里面视着旧货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把窗子打开。

"精, 老头儿, 你在那儿开什么省乐会呀?"她用滚切的本 地方言说道,她看来似乎只是因为皮好才用方言来说的,但是 这个老头儿是她冷不酌一问,还没有一句回答的话,她就问起 他答应提安给她的某些中国茶碗来了。这时候,我已经坐在 一只箱子上,因为经过吃力的吹奏后,應到疲劳,想体息一下, 表望着这位可爱的女性,她在迅速她给水下南淡之后,还毫无 拘束地向屋里望了一眼, 她的目光还从我这愁眉苦脸的人身 上轻时.

"笛子确实没有什么毛病!"他对我说,"你到底想要卖多 少钱呢?"

看到表不晓得该要多少钱才好,他就拿出一块一个古顿 的硬币和一块半个古领的硬币来,两块硬币全是崭新的。"你 对这个价钱调意吗?"他说,"你别犹豫了,这钱可不少啊?"我 很调意,甚至还根据他的教命之思引起自己心里的感激之情 的深度,匆匆忙忙地向他表示诚恳的端意,这在他作生意以来 大概是不常见的事。他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让我轰炸他, 怎样把笛子拆开,装道匣子里去。紧接着他就把汗着的匣子 陈和名前子里面。

在街上我更仔细地观看了一下那两块便币, 为的是再次 使自己明确, 手中真正掌握可以使自己解除饥饿的力量。硬 币的明晃晃的银光, 方才见到的, 现在依然发生影响的那两日 联閉的光料, 今天早晨在祈祷后不久给我照出已经忘掉的笛 下来的那一缕阳光, 在我看来, 似乎都来自同一的溺泉, 起着 一种超幾的作用。我解除了一切生活上的忧虑, 怀着慈嫩的 情绪,等待着午饭时刻到来,深信亲爱的上帝确实直接帮助了 我。我的受到如此严酷折磨的自尊心使我想遊, 既然是上帝 的帮助,那就一定鲍畹实实不是什么都门儿丁,我敢满可以欣 然按受这个情情儿出现的,不引人往目的奇遊,理宣气壮地对 上帝表示感谢。只是为了对称起见, 除了今天早晨的简短的 新祷文之外,现在我才又增加了一段表示感谢的祷告,并不想 用对象的版商本语些呼来牺牲伟大的世界之主。

吃过饭后,我就到咖啡馆去,在那几一面喝着咖啡体息休息,一面看看报纸,了娜一下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这三天我在世界上也如河在沙漠中一样,没有和任何人说话,没有听到任何新闻。我也确实看到了在这段时间积累起来的各种新闻和世界,左帝的报题,在各部服服地阅读报纸的过程中,我的体力和智力也恢复了。我看到一段新闻,说某个城市的一个套堂里,善男信女们蜂拥而来,因为据说那里一尊圣母马一个

利亚保把眼睛动起来了, 我看到这个新闻后, 吃了一惊, 忽然 想起了人家不知道的我个人所经历的奇迹, 经过一番息考之 层, 我以和吃饭前完全不同的小灵普调对自己说, 难退你比这 经金像崇拜者高明些吗? 人们讀可以这样说, 應鬼懷了, 就吃 茶碗, 髮左拿到一棒晚, 變類作春添当数合終!

尽谙如此,我对于自己心中怀有的关于神直接关心人的 遭遇,领师和答点人的祷告以及个人的命运和世界的安全秩 序相关项这样一种令人舒服的感觉,是犹犹豫教,不肯轻易放 塞劫

最后,为了不丧失这种利益,同时又能挽救理性的法则起见,对表这件事给自己作了这样的说明,人们就传下来的祈祷的习惯代替了思想力量的强不力的象中运用,由于祈祷而愿的心里轻松愉快,又解放了思想力量,使这些力量能够认识出现成的简单的教命方法,或者去寻找这种方法,但是恰恰就是这个过程具有神性,上帝在这个意义上简然把通过祈祷上诉的权利转移给世人,而非不在各个具体的场合进行干涉,也并不保证每次精告都一定有求必应。倒勿宁说,上帝为了防止世人流明他的名字,而作出了这样的规定,自信心和干劲儿只要选用他的名字,而作出了这样的规定,自信心和干劲儿只要选用处的话,就能够具有和祈祷相等的价值,而且会获得成功。

直到今天, 我还是既不美我当时遭受的困苦是如何做不 足逃, 又不笑我一时相信奇迹, 也不笑我非屈所作的学究式的 辩解。 自己生平曾经一度尝到过的赎得要命的缩苦, 祈祷后 班妈的那一缕阳光滋成的吞迹, 体力恢复后对于这一奇迹进 行的报判性的辩称, 我都不肯丢掉,因为我觉得, 著难, 错误和 抵抗力能使生活永远生气勃勃。

第五回

劳动的秘密

要笛子得到的那一点钱,因为我采取了聪明的办法加以分配。还够第二天使用。所以这次束早晨睡醒了的时候。就不担心今天还得挨饿了,这又是我第一次经验到的一件小小的 你事。因为我从诸是不知道为挨饭发愁的。现在才感觉到有这种忧愁和投有这种忧愁的差别了。知道自己有了保障,不怕 没有饭吃饿死,这种新的感觉使我非常高兴,我很快地向四下里望了一下,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紧接着那样的产业出去卖。但我发现,除了少量的藏书以外,根本没有什么别的多余的东西。这一批藏书是我在超过各个科学领域的界限进行参见,这使我感到惊奇。我打开几本,站着一页一页地读下去,一直读到钟打了十一点,年山越来越近的时刻。我叹息了一声,把最后一本书含上,说道:"尝掉这些吧!"现在不是保存这种闲家物的时数,让我们以后调整本吧!"

我很快地找了一个人来,他用一条绳子把整个这一包书 籍相起来,便劲一甩就肯在背上,趿著我问一家旧书店走去。 半个钟头之内我就把全部捌物的学问放弃了,换来了维特几 个强期生活的资金,放在破袋里带间豪子。

汶几个屋期,对我来说,似乎已经是无限长的时间;但是 这段时间执过去了。我的景况却没有什么变化。因此我不得 不为一个新的忍耐时期作好思想准备, 以便等待运气好转, 好 运开始。有的人立身行事经常表现出有高度目的性的、积极 的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脚下扭踏不着字曲, 服前也没有明确的, 目标:而有的人则如果没有实地利目标就不可能必须出有目 的性的和有意图的态度, 因为他们不能也不想通过有目的性 的工作方式无中华有她创造出什么来。这后一种人就认为, 不在无意义的事情上消耗自己的精力, 而要耐心忍受大风大 浪, 只要一看见教命的船缴在哪里拴着, 就随时准备去抓住 它,这才是最有目的性的精神。他们后来一到了陆地上,就知 说自己已经重新能够发掘自己的命运了, 而前一种人则抓着 小横梁和小木板游来游去, 维粹由于急躁的原故, 越挣扎就离 开岸裁远。我当然不是精神世界的伟大人物,因此没有资格 使用忍耐这样一种高贵的手段; 但我当时实在没有别的手段 可以采取,万不得已时,农民还用丝绸作鞋带呢。

除了套不出去的绘圖和謳稿以外,剩下来的最后的东西 就是装满自己习作的写生画的画夹于。这里面几乎包括着为 牢时代勤学苦练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可以说是一笔个小的时 产,因为表现的全都是吸变的东西。我拿出两辐较好的、尺寸 相当大的,这两幅在野外已经全部完成,并且以偶然確可 当方式涂上了轻淡的颜色。选出了这两幅画,是为了保证自 已能收到更大的效果,因为我想去找的,并不是任何一个高级 的美术品湾人,而是那位家切的或贵田贵的小老头儿,并且压 根儿就不希望特到机会,按实际的价值卖出去。我来到他那个 店铺兼住所的角落时,先向窗子里望了一下,看见整笛以及镇 版画和细微当像画还在那些理道, 但是装饰子的小匣子却不 见了。这使我增加了原气,我走进去。到了去人限前,他立刻 认出了我, 问我带来了什么新的东西, 他正外在一种对我有 利的心情,告诉我说,他早已把那根馆不卖出去了。我把卷着 的画打开, 尽可能在他的桌子上铺展好, 他和那个经营画和服 莎生竟的犹太人一样, 首先问我, 这两幅画是不是我自己画 始, 我识疑了一下, 没有网络, 因为我自营心太强了。不肯承 认是贫困驱迫我带着自己的作品走进他的小铺子的。但他立 刻就用几句奉承的话哄得我讲出了实情, 他说, 我不必难为 情, 反倒应该自豪, 因为在他看来, 这两幅画实在不坏, 他愿意 冒个险。出相当多的钱买下来。他买面付给我的钱也确实不 少, 足够我维持几天生活, 在我看起来, 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 收入,虽然当初我面议些作品,是经过好几个星期的充满赏心 乐事和辛勤劳动的时间才完成的。现在我并不拿这一点点钱 和画的价值相比, 而是拿它和目前的含困相比, 这样一比, 我 就觉得, 这个本钱很小的, 可怜的老商人还是一个难得的恩人 砚,因为他也满可以拒绝我嘛。他怀着好心好意、带着滑稽可 **学的容态表情所出的那一点点钱,就抵得上非常有钱的贩卖** 绘画作品的商人们,根据他们的很可怀疑的鉴定力作出来的 整不住的心血来潮的决定所付出的更大的钱数。

但是这个怪人当着我的面就把那兩輛倒霉的画柱在窗子 上了,我一看这样就髮忙离开了那里。在街上我匆匆地望了 一望那个窗子,看见故乡的阳光明媚的森林中的幽美风光婆 寒惨惨地挂在弦贫穷黑暗的刑柱上示众。 尽管如此.我在两天之内又拿了一幅面到这个人的店里, 依快活友好地接得了我。郑两张素摘已经不见了;可是小老 头儿或者按照那块义小又旧的商店招牌上标出的姓名叫他约 题。可马赫典尔,却决不得讲这两幅画现在哪里,而要求我让 他看一看我带米的东西。我们的灵类不久就成交了;我虽然 为争取他多发点慈悲出个较高的买价而作出了小小的努力, 但不久就感觉到,只要老人始終喜欢买我的商,我就高兴极 了,他鼓励我,把完成的作品继续拿到他这里来,要经常过相 当俭朴的生活,这样就一定会从这小小的开端产生出伟大的 成本。他又亲切地打了拍我的肩膀,请我不要这样愁眉苦脸、 沉默看言既果想着前方。

我的画夹子里所有的作品现在都逐渐落到这个随时都乐 意购买的小高人手里去了。他不再把画挂在窗子上了,而是 相心地放在两个厚纸夹子中间,用一条长皮带把厚纸夹子膊 好扣紧。我请请楚楚地觉察出来,一幅一桶的画,大张的, 不下。他从来没有遗漏。有时积累了相当长的时间,忽然画 夹子又变得得了以至空了;但是关于我少年时代这些宝物的 下落。他从来没有遗漏过一言一语,除了这点以外、老人却 经没有什么网样,只要我有一顿面要卖。我就可以很有把握地 经按他那里,到最后,即使没有商业来往,我都高兴在他那里 闲谈个把钟头,观看他的营业活动。等到我想离开的时候,他 就对我不要到饭馆去把钱粮费掉,面和他一块几吃饭,最后也 随处样分了。再说,这个独自生活的老保能像会做好。他 那个阴暗的小棚子里的灶上或者炉子上放着的铜里,经常有 实味的实。他时而终一只鸭子口帕酒卷一只熟。时间做有营养 的蔬菜嫩羊肉,或者运用他的烹饪术把廉价的河鱼做成四饭高期华间的食物。有一天能把我曾任和他一块吃饭,他忽然把窗守大开,他说是图为太热的原故,其实却是为了克服较的它可式的做气,让我看一看过往的行人。这是我从底的形象,我也不再实服我的圈套了,我把我的人。这种事实看出来的。我也不再上他的圈套了,我把我感。我看作我自己的财产,对此他无权以这种方式加以或者分级困难。 对此他无权以这种方式加以或者分级困难。 我是怎样略于方据的政府,我就能是一人从我的话里听出我的姓名和家庭出身来了。他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我觉得就是他想小心翼翼地避免一切详读细论,免得在道义上被迫提出一个精微企业,从他还有英级的一种,对自好或者有意。他也次没有再更好或有样的原因,对于我他还始终以同样坚定的态度,我们不会那些东西类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也不再问这个。一旦我高兴起来,我就愿意放弃所有 的画儿来换取世界供给我的那一点面包,并且对于自己为这 一点阳包付出莫大的代价面感到满足。我之所以更能以此负 负,是由于我所得到的那一点钱是第一次凭自己的劳动得来 的钱;因为只有凭劳动得来的钱才是完全无可非难的,问心无 愧的,你这种钱购买的东西,面包和看面就以及衣服和装饰 品,就可以说是自己制造,自己栽培出来的。

我就这样维持了大约半年的生活, 虽然老人购买我的各 式各样的习作和写生调付给我的钱很少, 因为这些习作和写

① 四旬斋期指复活节前的四十天,在这个期间不能吃肉,只能吃魚。

生画的储备几乎县无穷无尽似的, 话虽如此, 当状有一天和出 现了一无所有的情况。我却不愿意立刻又将起榜束。所以我 就从而框上卸下我那些设色的或者灰色的大幅面稿来。把每 据都细心谁越茵成若于属同样大小的酒。 一幅一幅饱重叠着 放在一个封袋里,然后把这些奇怪的,依然壮观的画册陆续带 到約瑟・司马赫费尔先生那里。他带着惊讶的神情观看这些 画。这些画看来也是够精彩的。无容无尽地带串在一切片断 画幅中的气魄伟大的,大胆的素拙,煮劲的线条和粗犷的画风 在这些较小的片衡画幅上显得加倍壮观。使这些片断画幅作 为一个未知的整体的组成部分而带有一种神秘的。不可思议 的色彩, 弄得这个要人心里没了错, 一再问我, 这是不是也算 直正的画。我却骗他说,那保准是直正的商,这些瞬画可以合 在一起,成为一幅大面;同时它们单独来说也都具有基本身的 意义, 每幅画都有可观之处, 总而言之, 我开玩笑骗了他一下, 心里想,即使这些画他永远毫不出去,这也只不过使他从我手 **星雘的钱受到一点损失而已。贩卖旧货的小老头几腿上出了** 水疱疹,直痒痒,他狼狈不堪地搓着腿,对于这些神巫⊕书却 不肯放手。有一天, 他一下子把它们全部卖出去, 我却探听不 出, 卖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把这最后一批画卖得的钱用完以后,又一度陷于山穷

② 神茲GibyILO·最長期轉兩數學商基些女百百的条件。他到便同該學的 直接以示。能質育未來的事。顯著不的是原來《Curaes》的特惠,她到轉 伊尼亞斯(Auneas)随所越來「吳拉古的克伊伊尼聯等人,她的棒 压你存在更另卡尼托林山內來這時(Oupite)神道則。公元前八十年 排佈第一起數大獎數。及黑國預辦在英學預算。

水尽的境地。我去那个经营画和聚嗪生意的商人那里试一试, 看看那两幅油面卖出去没有。发见它们依然挂在原来的地方, 我向他表示,要是肯由最低的价钱。我也出让给他。 但他却不 既不一点双金去买这两幅画 他被勋贵敬告令将。这样第一定 可以做一笔更好的生意。我也问述了,因而在世界上依然留 有一个小小的希望和一笔悬而未决的生意。我从他那儿出来 继续前行,顺蹈儿到我的熟人司马赫费尔处去问候他一下。 他立即注意到我是空着手来的,我却实说,我再也没有什么可 幸和了。

"判疾心嘛,小朋友!"他贼盗,一面拉住我的手,"让我们立刻开始去干一件就要出现的工作吧,现在正是适当的时候,可能用强有呢? 他被着就领着丧来到一个光绫里睛的 晚亭子,推着我走进去,这个地音子在商店后面,只通过在潮湿发露的墙壁上开着的一个核小的泉枪跟似的宫子行到一点光。我的眼睛对于这光线很暗的情况稍微习惯了以后,就看见她客子里被无数木棒木杆塞满,这些木棒木杆都是畅添脆,侧骨又则又光,什么尺寸的都有,大批地在墙上靠着。有一个古老的辩守炉,是某一个化学助手的纪念物,或许百年前他在这里接过他那一行工作,缩写炉上放着一个糯,桶里装满了用糨糊胶料,遇紧多卷着。把不太不小的脚子。

"两屋期内,"老人交替着使用小声和大声说。"王太子的 未攀妃特驾临我们的部境! 全域的市容都要装饰得 袭 美 观。 成十二万的窗子、门和窥视孔上都要插我们的医源和王太子 妃的国旗,下两周内。各种尺寸的旗子梯是最畅销的商品! 我 已整版建几次这种投机的生意了,赚了不少的钱。谁下手最早、最快价钱是便宜、谁就顺客查信。 房以要是读办事,不能取出一款时间;我已经做了准备,让人做好了旅杆,并且继续时刻了香干批,剪森就布和缝纫工作也将开始。你吗,小朋友,就拿是由上天造定来油架彩廊旗杆但的,赋!别声积;这里这些大的旗杆,油漆彩画一根,我给一个克罗采的报酬,这些较小的,给半个克罗采,这类非常小的,是卖给贫穷的帝国直照顺民和王国臣民插在他们的耗子洞效的门和除缝着职限的小窗子上用的,这些嘛,就须要四根给一个克罗来!现在可要让贪看看怎样做法,任何每都中每学不可嗨!"

原来,他已经预先把几根旗杆的油漆彩画工作做完或者 做了一半,两个王圈的图察都是白地。所以先把旗杆涂成白色 作为底色,然后绕着旗杆画一条别的颜色的弧旋线。老人们 一根已经常上底色的旗杆放进那个枪眼似的小窗子里,用左 手把它平举着,他一面担副子能着颜料,并促使设注意,既不 娶酷得太多,又不要癌积太少,这样才能一气呵成地画出一条 又心确又利索的线来,一面开始慢慢地转动旗杆,自上而下垒 助出方亚可的情况发生。但他的手还是类好了,螺旋线中间 的自地和蓝线条的宽度,他都没有能够做到尺寸一样,于是, 他旅把这件失败的作品扔在一边,喊道。"本来嘛!就是这样 作法!这件事干得更好一点,这现在就是你的任务啦,因为谁 叫你年轻力比啊?"

我连片刻都没有迟疑, 就抄起一根旗杆, 把它放进小窗子 里用手平举着, 怀着好奇心试做起这件奇异的工作来, 不久这 件工作就法行得很顺利。我热心继续干下去,直到年时左右。 这时我从这个摄洞里走出来,发现老人正在三四个缝纫女工 当中进行工作,把散旗的布分配的她们,不厌其烦地致给她们 在样缝法,要她们既然不要马马虎隐雄能,但也不要缝得太好。 要使工作飞快地进展,而旗子在风中飘动时,却不会开线破 裂,同时又不必使它保持水久。女人们听了哈哈人笑起来,我 从那里走过,听到了这些,老头儿又在背后破我,要我一个钟 头之内一定回来,所以我也笑了。老头儿说的我照办了,以后 的几天我都在份放任新的工作,一直到是工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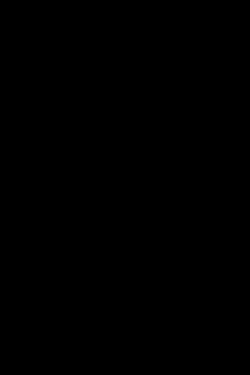
外而连续几天都是快意的晚夏天气, 阳光普照着这座城市和整个乡间,人们比往常更活跃地遇到外阳来来往往地高速。 约瑟婷傅的店里经常挤满了人,他们有的买旗子,有的订做读 方,还有饭剪裁和验到工作的姑娘和适旅杆米的水匠。老人兴 高采烈地在人群里来回指挥和嚷嚷着,也收钱,数旗子,还不 时走进漏洞里来,看我独自一人站在那里,借着从墙缝里透进 来的微剪的光线,转动着自色的旗杆,而那永远画不定的螺旋 线。

然后他或许統轻轻地拍一拍我的肩膀,对我耳语 说道, "这样很好,我的孩子!这是真正的生命线,你如果学着面得 很准确,很快,你就有相当的成就啦!"我确实对这件简单的工 作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头圈,以至于变得,在这个洞里度过的那 几天就仿佛几个钟头似的过去了。这种工作是最低级的 劳 时,进行起这种劳动来,不用思考,没行职业上的崇薄,除了时 时侧口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要求,进行这种劳动,就象街上 过路的行人顺手抄起铁锹,加入劳动的队伍,就地和大家一起 进行铲损一样,只要他高兴去干,只要生活上的需要驱使他去 干,他就继续干下去。

股緣終不斷地區縣綻线。 画牌飞快而又很小心,沒有戲上一个斑点,沒有被協為法一根無样,也沒有因为不決断或者 空起而浪費片刻的时间, 面好了的數样不断地堆积起来,也 无新地运走,同时又不断地有新的旗杆送来,我却时时刻刻 知道我完成了多少,每一根旗杆都有它一定的价值。我画额 杆面到那样熟练的程度,使约瑟非常吃惊,第三天晚上就不得 不付给我整整两个王短塔勒根币,作为一天的工资,这比他脚 买我的最好的素描对付给我的钱还多。最初他拒绝给这样多 的钱、则赚说他算错了,他并没有认为我干这种活应该掉这么 多的给。

我却不容许拿这件事开玩笑, 坚持要他遵守协定, 我断 言,我张得的熟练按巧与他毫无关系,由于我这种熟练按巧他 才能够提供这么多的敞子,对于这点他应该感到高兴,总而言 之,我觉得,我在这件事情上完全立于不败之地,我的话吓得 小老头,儿什么似的,他赶快表示满意,要求我就这样继续画下 去,她说,该项牛等兴馨稀了。

他确实是顾客盈门, 给城内大部分居民供应了表示敬意 的旗帜,而我却我我不倦地转动着旗杆,我的思想却随着不断 伸展的蓝线在回忆以往和展涅未来的境界中遨游。我并不起 毁灭,但又者不到出路,毫无疑问出路是有的,因为对于神意 主宰的世界秩序的信仰依然在我的血液中存在着,尽管我当 心,不呼以折祷为约饵来约取小小的奇迹了。最后,我满足于 心里有了这种切身的安全感,今天和今后几天我保险能维持



各固体的队氘率新各式各样奇异的旗子向着城门走来, 我和 人们一起走过城门, 这支快乐的人群大军旗向着郊区的空旷 的田野行进, 和已经占领了田野的 的样汇合在一起,这一群人 都是来自周围广大郊区的农民、多种学校的学生、射手。人山 人雅的调查标题人推归间, 强也和强企一起将来给上。

忽然听到隆隆的炮声、连续不断的钟声响彻广大市区的 上空。合唱队的歌声、数手的数声和民众的簇耳软聋的欢呼 声,宽立大家等的由正太子妃即将到来。 沒看见一些骑兵在 简高开房, 他们枫着的刀剑非喘非喘地作响, 映着下午的阳光 闪光, 紧接着就看见一位年轻的女性坐着一柄花车, 在粮棚一 般的人群的头上飘过, 仿佛坐在船上渡过波涛汹涌的大海似 的, 因为我既看不见马匹, 又看不见车轮。起初这异常喧嚣热 调的场面使双心里很高兴, 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它是外来的东 西, 使实感到厌烦, 它引起我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公民对于君主 生活的成风的被办, 这种生活和我毫无关系, 我不能使它增加 一人工作他它或少一占。

"你当然为它效了劳,使它有所增加了嘛!"政治良心的声音在我心里说道,"几个星期以来,你就靠这个维持生活,甚至现在钱袋里还装着这不义之财呢!"

"不过我至少并没有您一些往主意用的瑞士卫兵 所常 做 的那样,向这些臣民开枪射击呀!" 我文注饰串地回答说,"现 在整团 整团的瑞士卫兵还在一些君主的宝座下站岗守卫,这 些君主要比我们在该用膝重改证的君士还沉。"

想到受外国人雇用的瑞士联队,使我心里又产生了另一 个幻想,我在想象中看到我所彩画的那几千根旗杆竖起来了, 好象一道望不到尽头的栅栏似的,我作为统率这支木制军队 的司令官站在前面,手里拿着那个皮钱包。我这个光荣的职 位,和过去按同或者面数牙军队里的瑞士元帅相比,显得略胜 一筹,因为至少我这个职位没有出一一次重由。想到这里,我 的心义开明了,實作自己无罪,我率领着我那一支看不见的联 并确现的主意,公司金额水一分杨杨后载的人群,也回坡市

我现在憋闷自在地漫步穿过悬旗挂彩的街道, 更仔细地 观看一切装饰品和实排的活动, 后来, 天傍晚时, 我又出去, 这 时候各家涵店和穿墙的活动, 后来, 天傍晚时, 我又出去, 这 时候各家涵店和穿场部将中一个长着百年公人的古老白杨村的 岛上, 岛中央一整大众化的西店兼鲜场的建筑, 灯烛辉煌, 传 来小摄琴、铜鼓和喇叭声。我就在树木当中寻找一个清静的 坐位, 尽可能靠近河边, 河水流动着, 被取化月地中闪烁。但是 小人也和我趣味相同, 因此, 我走过几个桌子, 都没有找到一 完了旁边鉴下, 这些人是几位年轻的妇女和她们的男朋友们 或者亲戚们。高树下光线半明半暗, 经彩色的纸灯笼一服, 稍 微墨得亮一点, 但仍然不够明亮, 所以受月光照耀的河水并投 有失去使人感到心旷神怡的效果, 月亮从树枝中间照过来, 光 鲜地没有滤到。

我轻轻她把榻子为了一动表示客气,然后坐下,其中的两 位姑娘和我坐的最近,她们面带着顽皮的微笑向我保证说,这 里总有足够的地方可以电得下一个熟人和良好的工作伙伴。 这时候我才认出她们是司马赫费尔商店里的两个趁票的女 工。她们打扮得十分漂亮,我在整个这段时间,无论是从商店 鼠穿过进入那个黑洞,还是从黑洞里走出来,都几乎没有瞅过 她们一眼,也几乎没有向她们打过招呼,现在发现她们原来是 这样夜美的人物,这位我大吃一饭。因为她们已经从老人那 想知道我的姓名,那位年岁大些的姑娘便把我作为一个和她 所接她位相同的人,介绍给她们那一伙,这一伙人看来都是 属于不问明业的青年工入,他们虽然把我看成一个精明强干 的粉刷墙壁的职工。年轻的男人们诚心诚意地把自己的啤酒 杯拿过来给我啊,我向他们举杯祝福,我也给自己要了一杯, 经过长期的孤独寂寞的生活,现在和人们在一起了,这像我心 里感到喜悦,我一心一意地从事下这种单纯的交际活动,并没 有显露我比他们稍微高一些的身分,如果显露的话,那也对我 和不合适。

我问她,她是真叫这个名字,还是象我们所属的这个给人 家服务的劳动阶级的妇女们有时候发生的情况一样,仅仅是 妥用了这个名字作为别么

"不,"她回答说,"我受洗礼时,我父母给我起了这一个和 另外四个名字。他们是穷苦的鞋匠,我变洗礼时,他们既不能 举行宴会,又不能给我找到什么教父教母,可以,他们既不能 等那里得到什么礼物。因为他们还有某种上流社会的习气, 所以他们就谢送给我五个名字以宗补这些缺陷。但我却把四 个名字全部去掉了,只留下最短的一个。我之所以这样做,是 因为咱们这样的人经常得到官厅去,领取查证核实的身份证明 书级大去,官员都生气地问报,我的名字是不是快写完了, 还是根耳用一张纸工掌写完。"

"您准是把五个名字当中最美的一个保留下来了吧?"

"不, 只保留了最短的一个! 其他的四个名字都比这个 长, 比这个华丽! 我看您身上带着太多的钱四处游逛, 这可 不行啊!"

原来,我因为口渴已经喝了一杯啤酒,后来又要了一杯,现在这杯啤酒送来了,我为了付这杯啤酒钱,把装得鼓鼓的钱 包放在桌子上了。

"这是我彩画旗杆挣来的钱,"我说,"不花钱的时候,我一

定要好好地保管手头的钱!"

"天哪! 您从老头子那儿挣了这么多的钱吗? 我 挣 的 几 平还不到十四个古领呢!"

"我是计件工资,这样做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干活,欺骗老 板哪!"

"大家听一听,他是计件工资!"她对其他的人喊道,"他可 挣了好多的钱哪!您到底是在哪儿作工呢?还是独立自主地 空动呢。"

"我目前还没有老板,今后只要能够这样,我也就这样下去了。"

"一定能够的,因为您从早到晚勤勤恳恳,这我们都看到 了,并且常常互相谈到,别人说过,只要他不这样骄傲,那就 好了,但我认为,您这个人与其说是骄傲,倒不加送是忠哀或 考说身份意思。话又语回来,你已经应讨除假了吗?"

"还没有呢! 您吃过了吗?"

"也还没有吃过! 您知道为什么,我既然是单独一个人, 我们满可以合并起来,彼此一起吃嘛,这样我们也就成了 对 止啦!"

我觉得,这个建议是非常透意的,也是非常可取的,由于 自己意想不到地受到了这样美妙的安排,一种快活的感觉使 我内心温暖。所以,我便消炎酮的胡尔达允许我来付饭晚,但 是她绝不肖不按聚餐的办法行事,我要的饭菜送到时,她就均 出一个装者相当数量的现金的小钱包来付钱,我不接受她那 一部分饭钱,她总不肯坚体。子是,我们接着就亲切她在一起 吃起饭来,心情都非常愉快,只是,我要来的为的是就着她希 吃起饭来,心情都非常愉快,只是,我要来的为的是就着她希 型吃的炸排骨一起来吃的土豆,这迷人的姑娘却不愿意吃, 她反倒说,看来我还从来没有过一个情人,不然的话,我能知 道,背年女工节日游玩时,是不愿意吃土豆的。 乳间道,我怎 么能知道这个呢,这常意是怎样一种秘密呢。

"因为她们整个显糊几乎光吃土豆,早已吃够了!"她解释 说。我听了以后表示对她们同情,但我并没有坦白她告诉她, 教曾经历过更坏的日子,因为,如果讲明了,不见得能够使我 得到她的背着,至少我是这样想法。

在这同时,除我们两个人以外,我们这一伙人当中时而是 这一对信侣,时而是那一对信侣到大厅里去跳舞,接着又圆到 这里,因此,我们的桌子一会儿空着,一会儿又坐满了人。这 时意想不到地有两对情侣非常激动地国来了,他们坐在桌边, 把大概是在大厅里就已经爆发的一场争吵继续下去。其中的 一个姑娘哭着,另一个姑娘在那里喝,这面对情侣当中的青年 男们忙于平息这场风波,并努力设法使各种攻击不指向自 己。

"又闹起别扭来啦!" 胡尔达说道; 她把身子紧紧地拳龙 我, 低声告诉我, 这是个四角恋爱事件。"原来, 这个姑娘从前 的情人是那个男的, 那个姑娘从前的情人是这个姑娘现在的 情人, 后来, 你不是看到了吗, 他们四个人整个互相对换了, 那 个男的成了这个姑娘的情人, 这个男的成了那个姑娘的情人。 但是一年四季高成日都有一场凄惨的大雷雨, 弄得几乎天黜 埋覆。这样一辆歪歪斜斜的四驾马车, 我看是不行的, 一件恋 爱的年月能跟子两个人辣!"

"但他们为什么不互相回避,反而在一起行走呢?"

"天晓得为什么! 他们总是跑到同一的场所,并肩坐在一起,真杂着了廉似的!"

对于这种现象以及我的极其年轻的女友所说的这些话我 都感到做奇。这一场围绕着漠名其妙的、看来是无关紧要的 事情而远行的争吵。最后确得双方太散动了,那和随无争的第 三对情似过来劝解,好容易促成了双方停战。给双方二人合 用饮酒的杯子追新间满了啤酒。但是两个好斗的姑娘却不仅 彼此之间对着生闷气,她们还对自己的情人生闷气。中立的 人们又来劝解,根据朝尔达的建议,大家决定,这两对情侣都 聚各自和从前的对象判践一次舞、跳舞时谁都不许斜着跟时 看别人、以便把一切嫉妒到您斗的情绪硬碎的百服似。

后来也确实这样做了; 两对彼此对换了的情况在一次长时间的跟舞之后,每个姑娘都和自己的旧情人持着胳膊回来了。但是这两对新对换了的情况现在不再分开了。我自己的东西,连一句话都没有这,就分路从那里走开了。我们这两个留下来的人目瞪口呆地冒送着他们,一直到看不见他们了为止,接着就发出一阵响亮的笑声。只是胡尔达擂了擂头,说道: "不要脸的人们"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在跳舞中找到大家疾着唱的道德上的和解,而只是给他们任意行事的脾气以新的刺激,在分离了这样长的时间之后,现在大概是急忙去享受被此团圆的乐趣去了。

我还没有从我对这些炖朴的人们的自由风尚厉感到的惊 讶中恢复过来,就觉察到年轻的姑娘已经把柔软的手放在我 的肩膀上了,她最后也想要跳一次舞。我虽然并没有思寻求 谁找到这举的娱乐, 但我还是不得不顺从她的意思, 因为她认

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并且已经把朝子和围巾托付给她的女女 了,这位女友同自己的情人还没有离开这里。在跳舞厅的灯 光下,在自由的动作当中,我才完全看出,她是多么骤笼。但 是不久我就看不见她了,只是还感觉到,她如同一个特灵 似的 飞舞过去时,身体艰轻,象绒毛一样柔软。可是在我们必须把 脚步停下来的时候,我就只看到她那一双亲切的,使人感到龈 暖的眼睛和她嘴上浮现着的心调意足的微笑,这时候她总是 把了)的领带给我整理好,或者提醒我注意,衬衫上缺一个 和子。

这位少女的四肢矫嫌的身体似乎散发着一种热烈的生命 气息,对于一切接近她的人,都表现为一种献身的温情。她全 身开始洋溢着一种使艰感到莫名其效的温柔,而并没有混杂 者一点应伪的谄媚或者甚至低级混俗的气味,则少于说,她虽 然这样温柔来切,她激动的情绪却被一种文雅庄宜的表情感 走上了,使得跳舞的人群里没有一个人对此有所发察。而她 做到这一点却似乎不需要最低限度的当心或者自制。

"我相信,我有!"我回答说,一而张着口歌着眼前这个妩 躺的前孔。她又点了点头,我们正要在重新掀起来的舞蹈鞭 渦中翩翩而舞,可巧虏尔达的女子到了我们,把我们拦住, 把帽子和围巾交还给胡尔达,告诉我们,她现在要回家去了, 因为咖啡天一早又得去干活了。

"我明天七点钟也得干起来啦!"胡尔达笑着喊道,"因为

我由于做旗子把老主顾们的活用好话给推迟了,现在应该补 做一下了! 可是我并不愿意现在立刻就回案去!"

"好吧,你还可以再待一会嘛,"那个女友说道,"我们这位 熟人和好朋友等一会儿一定会送你回家的,是不是啊,做旗杆 的先生? 你是非常殷勤的魔."

我欣然答应担负这项任务,于是,这最后的一对情侣便告 别而去, 朝尔达却和我一起回到已经离开的桌子旁边。现在 我们是在自杨树下, 别无他人在场, 月亮高基在天空, 所以我 仍只是由于看到树梢的末端形成的圆页上有一片灰色的被 次,才觉察到月亮在那里照耀着;下面却相当黑暗,因为这一 身的词水不再似乎, 打笼由已经灭了。

"我们再稍龄休息一下,然后也走吧!"她说道。这时我已 然把一条胳膊放在她的腰部,她说着就毫不迟疑地把身子恭 在我的怀里。这时候我想把胳膊缩回来,以便叫一杯潘趣酒 或者焦帽弱褶来。但她阻止我,并且自己把原来的姿势恢复 了。

"不要喝酒!"她低声说道,"恋爱是一件严肃的事,即使是 开玩笑的恋爱,也不许喝醉酒!"

"您怎么对于恋爱知道这样多呢,最美丽的孩子?实际上 您几乎还是一个孩子嘛。"

"我吗?我刚刚十七岁! 五年以米,我完全独自一个人生 悟在社会上,从十二岁起天天老老实实地靠劳动过活,有了 不少的爸验。所以我热爱劳动,劳动就是我的父母! 除此以 外,只有一件学情我同样爱好,这就是恋爱,不恋爱,还不如 死了好!"

THE RESIDENCE OF THE RESIDENCE

"哎,你真是甜甜的糖果呀!"我说道,一面仔细敢着她说 这番话的那红得如同玫瑰花似的糠醛。

"我是吗?" 司尔达耳语说道,"是不是您原来还认为我是 和造醋的木头一样赖呢? 我这颗心里已经有过两个情人啦!"

"我的天,已经有过两个啦!他们都到哪儿去了?"

"且说,第一个当时年岁还太小,又是从外地来到这里的, 他还得继续漫游,后来写信给我,说自己家乡有个情人,他将 来要和她结婚。我不免伤心蒂泪,但也无可到的。后来又来 了第二个,但他不愿劳动,几乎得完全由我来养活他;这长久 下去是不行的,我也为他感到蓝耻,就让他走了!因为谁不劳 动,就不但不应该吃饭,而且不必讲恋爱!"

就不但不应该吃饭,而且不必讲恋爱!" "这个人在我们这个城市里游荡吗?"

"可情不是这样,他已经被押在监牢里了,因为在我不再 供给他什么东西以后,他干了坏事。我为此非常着饿痛心,半 年没有敢正眼看人!"

"但是现在情形可能又过得去了吧?"

"当然是过得去了! 否则谁还愿意活着呢?"

我们的交谈已经变成了低声说情话了; 过了一会儿她对

我耳语说道:"您的情况怎么样呢?您没有对象吗?"

"不幸多年以来根本一个没有!"

"那么好啦,就让我们俩悄悄地,慢慢地交起朋友来,平心 静气看看,这种友谊发展到什么程度吧!"

她说这些没有诗意的、普普温通的活时,她的声音和表情 却象少女坦率地诉说自己初次的爱情似的,或者简直就是用 一位长生不死的女神的语调,这位女神以贫苦的使女的形象。 起现,为了在水恒的青春和水恒的新鲜情感中开始被恋爱。 当然从这些话也可以肯定,如果她失去了我,她一定会象 先前失去别的男朋友时那样毫无损伤地进行日常的工作。我 明明自由地感觉到这一点,但我还是企图吻她的小手和嘴唇, 她的位为一般鲜艳的嘴唇凑近了我,如同初开的玫瑰一样纯 请求算。

"现在我们走吧!"她说,"您安肯费心把我送到家,您就看 现我往的房子了。屋期片晚上九点钟左右您到我家门前来, 我们那时好约定,屋期日我们干什么。但是整个屋期之內矣 们可要闷头儿安心干活响,要是您一面干活,一面粗着自己。 爱的人,并且准保屋期日能和他在一起,啊,在这种情况下劳 动是多么愉快的事啊!我们的友谊—旦到了这样的程度,两个 人符在小屋子里,成了伙伴,那就任凭它刮风下雨,我们还是 安安稳维地外在那儿,幅笔天公!"

"你这善良的、可爱的孩子,你可怎么知道,和我来往结果一切会非常称心如意呢?你怎么知道我的为人呢?"

"这一层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对你稍微了解一点了,一个 人的心要据有爱情,就得冒点儿脸,就得有魄力呀!要是你知 道我已经见过、经过多少事了,那可就好啦!万一你没有活儿 做,我可以给你找到,我见的世面很广,我的见闻要比一些人 所认为的多些!"

她已经挎着我的胳膊, 迈着急健的步子, 桁神飽溝地和我 并肩而行, 一边走一边哼着一支简短的恋歌, 不斯地重复着这 同一歌曲。我处在自已陷入的艰难因苦当中, 突然在所谓生活 的苹果時的底层站在一股洋溢着混纯净的生活喜悦的 泉源, 一件有金色魅力的贵重的珍宝面前, 这股泉源, 这件珍宝仿佛 埋藏在瓦砾和干枯的苔藓下面, 闪烁着微光, 我面对着这种情 赞。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接了!

我心里想,真了不起呀! 穷人们在他们彼此之间确实已经 建立了最豪华的骑士想象不出在何处的真正的赫瑟 尔山^①, 看来,要想找到这种美妙的境界,就非得自己变成穷人不行!

"您一直在专心一意地想什么呢?"胡尔达唱着唱着她那支小曲子。忽然中途停下来说道。

"你瞧,我刚才心里一直在细想我这喜出望外的幸运!这 还有什么太惊小怪的吗?"

"哎呀」多么漂亮的话儿啊! 好象是从书本里来的! 可是我 仔细一想,我就已经有好几次认为,你的言谈行事不象真正的 职工。 依大概曾过过好日子, 本来不是要当 手工业工人的 那。"

"不错, 情形就是这样! 但是現在我感到心满意足, 尤其是 今天!"

① 赫瑟尔山(Hörselborge)在埃森站赫(Eisemach) 附近,传说曼神雄蛇 版住在汶里。

"来,来!"她一面说,一面搂抱着我的脖子,极其甜蜜豪热 她和我接吻,结果我神魂颠倒,象醉了一样,和她继续前行,因 为我们路和当流.

我刚才说的那些话决不是假话,我顺着这一条思路继续 想下去,你为什么不放弃一切追求理题和荣誉的活动,隐延在 您种幸福的默默无阔的状态中呢?为什么不下决心,明天统重 新专心致志地干起自己几个星期以来灰干的那种苦儿,成为 上人当中的一分子,灭天准保都有简单的饭吃,每天晚上都能 在这个象花一样即将长久盛开不滤的娇嫩的怀里得到安静的 休息?单矩的工作,金色的爱情,同时又有满意的饭食,此外保 还有什么可求的!要是有什么可求的,难道最后不能出现更良 好的结果吗。

当我们终于来到朝尔达家门前时,我确信自己经历了一 次真正的,幸福的奇遇。我约定,下星男六晚,让准到这几来。 因为有其他的晚回家的人们来到了,我们不能再有临别时最 后一次出谷的表示,她说了几句客气话表示感谢我送她到家, 然后就跟那些人一起急来溜进门去。

月亮快要落了。 張烈的风吹动着已经冷静的街道上的几 千面減子在房屋和楼塔的上面和下面到处飘扬, 好象是由幽 灵的子遇劝着。已经激发起来的热情, 又猛烈又温柔, 又肃实 又泼辣, 现在也开始在我的内心和一切血管里汹涌澎湃了, 我 看希望, 甚至有把握, 两三天内就把我在几个小时以高连做梦 也想不到的一项珍贵的稳察财富得到手。

我怀着这样的心情回到自己的冷清清的住所,我自从今 天大清早离开这里以后就没有回来过一次。

第六回

故乡之梦

死神降临我寄宿的人家了, 简直可以说,我一定在楼梯上 遇到了 化。房东太太下午生了孩子,现在她已经一种吗啡,和 死孩子某挨着躺在灯光昏晴的房间里。我不得不从敞开的势 间前走过,产婆和一位女邻居正一面扫除,一面抚慰从卧室里 跑出来的哭哭啼啼的孩子们。和微比我先回到家里的房房 坐在一把椅子上,原来他从晌午就跟在那些游行队伍后面现 看各种热闹儿,在我同来以前不久才担到家里,因为人们到他 常去的那些地方去找他哪儿都没有找到。他在外边从事于什 么样的职业工作我不清楚,他所挣的钱大部分自己花掉。死 去的太太是家庭的柱石和赡养者。

现在男房东坐在这一片悲惨的景象当中,一言不安,心里 没能儿,面色在白,原来他四处游遊时脸上浮观着的喜悦的面并 也已经完全消失了,他不能上床去睡觉,只好醒着得着,面并 没有用处,也不都什么忙。他用侵怯的目光注视着用一块布 儿也起来的模模糊糊的小孩儿尸体,这个小孩儿还没有见天 日就在一片痛苦和烦恼的喧嚣混乱当中死去了。他不寒而深 地涵了插头,凝视着小孩儿的母亲,地直连接地躺在那里,起 加对一切提不关心的样子。每一个有些验的死者似的,无论是 丈夫,孩子们或者邻肾们都不能感动她,甚至她身边的那个小 孩儿也和她毫不相下了,虽然她在不久以前还为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表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近这悲惨的情景,问了一下,是不是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事。其中的一位妇女对我说, 医生们已 经嘱咐犯死者马上运到停尸房去,黎明戴把尸体运去,最好不过,只是房东不去接治的话, 被没有人去。我听了这话以后,自告高勇去办理这件事,十分钟后我就拉停尸房的门伶一。我把必要的话告诉看守者以后,破隔着玻璃门向人厅里一望,只见各个等级和各种年龄的死者直挺挺地躺在那里,好象市场上的商人等待着天明,或者行转出境的移民躺在自己的行李上面睡大爱似的。我也看到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姑娘躺在花上面长眠。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孔房在方衣上投下了两个浅淡的影子,这时我想起了我昨天夜晚的经历和打算,于是满怀疑虑和不安,恐怖和倦意,急忙间去睡觉。

这一觉却雕得如同在暴风雨当中一样的不安静,面且很 不愉快。一会儿被这家人的悲惨的事情惊醒,一会儿又为似 睫非顺的梦境所紫锐,在这些梦境中活生生的东西和准备进 入汝蕙的东西,恋爱的情话和哀悼死者的挽歌连续死断地交 **织在一起**, 天亮的时候, 我至少可以集中我的思想了, 才吸了一口长气, 放下心来。

但是我的种种思想却立刻互相争执起来;因为当我坐起来,把手放在前额上,细想到派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首先 數號 计允的时候,我就抗豫豫,不知是否应该在管我的严酷 的死的暗影面前后退,还是照旧追求以贫困的劳动取女的事 安诱您我的那一可爱的形象。诱惑仍然胜利了;我觉得,在一个少女的温柔的怀抱里重新找到实题和信任并且重新找到自己本身,这正是最好的办法,良心起是严肃地警告我,不要在 2 这样的情况下讲恋爱,不要建立这样一种后果严重的联盟,说了话要崭爱儿,实现自己的意图关系到自己的名等,须要有 万 气才行,这种种理由就越发振源不绝地涌上心头。我甚至下定决心,不停到周末才去找这位可爱的姑娘,当天晚上就去,但要先去和那位年老的旧贯自人,向量一下,看他是不是能够每段和那些继续给我那一类的平凡的工作。

于是我处在展購和嘴唇怎样溢着对生活的鑑假的情况下 步出沒有丧事的人家的门, 女房东和她最后一个孩子的尸体 已经在几个钟头以前从这里运走了。无依无常的孩子们在敞 开着的门口安安静静地在一起坐着,我没有理睬他们。当我 迈出了家门,匆匆忙忙地顺着街走下去时,我醒见了一个青年 男子和一个美丽的妇女持着胳膊走走。他俩服装很体间,穿 着一卷整洁的放行戏职,显而易见地是在努力去找一个门牌 写的,这个号码写在一张纸条上,他们手里拿着放在眼间随时 观看,我觉得,这个男子强而解,但由于心不在踢并没有再往 下想,但我正要回避时,他却更仔细地打量了我一下,然后用 家乡方言的腔调说道。"这准是他! 您不就是我们刚才正在找 的那位電・亨利先生吗?"

我认由他是我们城里一位住斜邻近我家的手工业工人来 了,心里感到又惊又喜;他儿年前差不多和我同时到外地漫 游,但早已回到家乡成了师傅,他把他文案的买卖接收过来。 并且加以扩充,现在他正在作新婚旅行。但他作这次旅行并 不是没有穿谋远虑的附帮目的,因为和他挎着胳膊走的妻子 是个富裕市民的女儿,她给他带来了可以经营任何有利可图 的企业的领程。

现在他記载母亲对我的问候转达给我,他为了这个目的 在动身以前转地访问了她。她迫不得已带着几分难为情的神 气向这位邻居坦白灰机,她洗我现在何处,是不是无住在原来 的地方,都不敢准说,但她因此却更渴望得到我的消息。我却 感到和她一样激测,不敢多问她的信况,因为那样一来,就最切 需要到她处有能况一点都不知道,但我并没有把自己的追切 需要遏制を久、接着就处此何原思想要知道的情况来了。

"好吧,我们还要杨淡一切呢,"我的同乡更加注意地瞅着 我说。"您的相貌也确实有了相当的变化,太太,你说是不是 两?你从前不是也认识这位享利先生吗。"

"我觉得我还想得起来,虽然当时我还是个小学生!"她回答说,而她那发育成熟的妇女形象对我说来却是完全陌生的。 在这同时,我还觉察别,她拿眼打量了一下我的不太体面的跟 表,这套服装既不新, 也不能说保存得很好。我第一次由于衣 股穿得坏面自惭形秽,我的同乡间了我一下,我们要不要上楼 到我的住所去看一看,我就更加狼狈了。幸亏死人的事我可 以拿来做借口,推辞说那里现在不象个招待客人的地方,我自己因为这个原放到外边来了。

"那么我们可以请您和我们一起玩一天吗?我们昨天就来 到了这里,可是我忙着办理了一些事务。明天一早我们就继 依旅行去了,所以您和我们在一起再次换强不了您很多的时间, 因为我们是法不根联课货的工作的!"

这位善良的同乡决想不到,他这番话使我心里多么难受, 不过,我还是向他保证,这不会耽误我的工作,我也并不是勤奋得受命。接着我就领着这一对旅行的夫妇这儿那儿地游沉 几个钟头,然后竟就和他们二人一起到他们住的那个普通的、 朴实无华的旅馆里,和他们同吃午饭。我好久以来就感到投 有机会用家乡的方言来谈老早就熟悉的事情,现在得到了这 样的机会,一瓶莱茵河流域所产的好葡萄酒又散发着香味,所 以更容易忘掉自己目前的情况。这一对大妇举止安详和 蔼, 在人被没有任何亲密温存的表示透露出他俩是在新婚 状态, 这种舒畅的心情对我来说好象是 闷熟欲丽,阴云帝布的天空暂时透出一级阴光似的。

当我的问乡要了第二瓶酒,别的顾客都已离开了客饭餐 桌时, 年轻的太太也告辞问到自己的房间, 说她想要休息一 下。我们二人却更加健读了,后来这位善良的邻居中断了自己的话, 努力去约一些甚来表明他的一番好意,然后说道。

"雷先生,不轉您說,您母來非常需要您回去,我劝您尽快 地回到家里,因为这位勇敢的太太虽然想把最深的苦衷和动 站的满想憋在心里不说,但我们却看得清楚,她因为这个越来 鐵懺怪, 死论白天照夜晚了这个什么事都不在她心上。我不 知道,我的看法是否错误,但我确实觉得,您的境况似乎不太 好,我认为,您正处在形形色色的艺术家先生们为了便自己的 奋斗最后获得成名成家的结果而必须经历的那个阶段。可是 一切都有限度啊,这应该间断一下,回家去看一看,即使您不 足以胜利者的资态来到家乡。事情常常可以从一个新的侧面 来观象,把它抓住嘛。"

他拿起自己的酒杯,和我碰了碰杯,为家乡的繁荣和母亲 的健康干了一杯,稍微沉吟了一下,然后接着说;

"咱们城里諸息传遍了, 鄰知道您母亲在您身上花费了相 当多的钱, 养得自己的生活费大大地削减了。 有些多嘴而又 使事的要取, 还有这一类的男人, 竟敢厚着脸皮, 不仅肯地 里对地严加指责, 而且来经而及他们的意见, 他们就跟敢当面 告诉她, 说她作的不对, 说她既没把几于照顾好, 又太自高自 大。 凡是了解这位太太的人, 都知道实际情形决不是这样, 但 是这些愚蠢的闲话却把她完全吓住了, 她几乎不和任何人见 而, 敢议样一直讨着狐狸的, 立己的生活。

"她整天是在窗子旁边劲线,成年累月地纺下去,仿佛领 要给七个女儿准备嫁妆似的,照她所说的,这样作是为了在这 纳问能够积累一些,让儿子自己一辈子以及他的全家都有足 够的亚麻布来用。看来,她似乎相信,把她每年让人家给她似 成的白布储存起来,这些白布就会象撒开的罗阿似的,把她的 幸福引来,然后再通过干练的家政管理加以充实,这就象学看 和作家们看到一帖"玩账就不受技择起来, 想在上面写下一篇 优秀的作品,或者画家们看到哪在画桌于上的画布,就不觉技 转起来,想在上面画一幅面的情形一样。" 听到这位干练的演说家说出最后这个警喻, 我脸上不由 得现出苦笑的表情。他大概认为这种表情证明他的猜想是正 确的. 競接著语。

"您母亲有时手托住腮, 让头都不至于劳累, 以这种姿势 目不转睛地跳望着田野, 她的袈线接过一个一个的屋顶, 或者 指向云里。可是一到黄昏时候, 她就让幼车的轮子停止转动, 自己在黑洞洞的房间里坐着不动, 也不点灯, 月光或者外来的 好光一照到她的窗子上, 人们就准能看到她临窗独坐的身影, 因为她总是以同样的姿态眺望着远方。

姓晒被椰时的景象,可真是伤心惨目。她不清人带忙把 核刺拿到咱们那个有一眼大井的广场上去瞩。却生拉便拽地 再到您家楼房的很高的黑色屋顶上面,在那里的向阳的一面 把被椰棚升,然后在腿崎的屋顶上不住地走来走去。區然投穿 着鞋,但一直走到屋顶的边缘上,拍打就头和整褥,然后扫一 扫, 抖透干净, 看见她独自一个人在露天的高楼顶上这样忙活 客, 彼人怒到,这实在太大胆了。也太离香了, 尤其是当地停下 客, 始在屋顶上的太阳地里, 把手拳平截在额路, 向远方瞧壁 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工匠们一起在我家院子里站着,看到这 种情景以后, 再也不能看下去了, 我走过来, 一直上到屋顶下 面, 在长宽下对地非常, 向她说明她这样做是多么危峻。但她 只是微笑了一下, 对我这番好意表示感谢。因此我认为, 您互 该回家去, 越早越好! 您就立刻和我们一块儿走吧!"

我却摇了摇头,因为我下不了决心,宣布自己失败,于基 中断了自己的学业。我打算独力克服这种饲糯的情况,等到 有朝一日命还以这样那样的力式好转了,我就在适当的时剩 返回故乡。 后来, 我又说了一些含糊其醉的话, 在这些话里既 没有虚伪地表示出太大的自信心, 也没有坦白地提出自己的 真实情况, 我用这些话勉勉强强地把这一天余下的时间混过 去了, 到了晚上我就向我的两位回乡行别, 他们明天一早就要 离开这出了。

可是母亲向远方眺望的形象却唤起了强烈的乡愁,她这种形象表从前只是在脑梦中见到。因为自从我自天不再从事于幻想和使用惯用的想象力以来,幻想的工匠们在我睡眠的时刻就以酸立自主的姿态活动起来,以表面上看来合情合魄的、首尾一致的方式创造出色彩鲜明、光怪晴高的乱哄哄的梦境来,正如那位窥镜的艺术大师和有经验的绘画导师向我倒言的那样,现在我在梦里时而看到老家所在他的时,时而看到全家所在的乡村,以奇妙的方式变了样子,全都美化了。但我怎么也到不了旋里或者相里,或者最低压够到了那里,就猛然醒了,心里郁郁不乐。我梦见自己游遍了祖国风光最明媚的地方,这些地方是我实际上从来没有见过的,看到一些山、谷和河流,这些山、谷和河流的名称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却又觉得耳晓,听起来象音乐般的。同时却又有点擀精可笑。

我听了同乡告诉我的情况以后,昨天晚上的胡尔达姑娘 和今天早晨的计划都从我的记忆中消逝了。 我感到非常 居 傷, 赶忙去睡寒, 并且也立刻开始了忙忙碌碌的梦少生活。 我 梦见自己走近了父亲家宅所在的城市, 走在奇异的道路上, 走 在宽阔的大河的岸边, 河水的每一个波浪上都震着一棵致瑰, 水光几乎完全被漂流着的玫瑰林遮住了。 河边有一个农民用 乳白色的牛枝着金犁枝耕地, 牛踩过的地方大矢车菊发出芽 来。 窄為里輔都是金谷粒,那个农民一只手扶着犁,同时用另一只手抓起一把一把的金谷柱, 扬剑空中, 括约很远,这些谷粒便全鱼雨一般落到我身上。 我月帽子能把它们接住多少块, 只见这些谷粒都变成了金颜纪念市,上面到着一个佩带着双辆剑的长须的古代瑞士人, 我心里不由得喜滋滋的。 农热心地数起这些纪念市来, 但总是数不完, 可是把所有的口袋都被漏了, 再也表不进去的那些, 我又杨到空中面叫,一面那脚子刨地, 她里便涌出最美的赛速, 我又杨到空中面叫,一一面脚脚子刨地, 她里便涌出最美的赛速, 我又杨到空中面叫,一一下面,脚子刨地, 她里便涌出最美的赛速, 在这马和放意不把燕麦放在眼里。每一粒燕麦都是一颗杏仁,一颗葡萄干,一个芳尼的新铺桁,这些东西统能卷在一块红铜子里, 用一截儿新鬃桶着,那马在上面打滚儿时, 披猪鬃扎得又坪又舒服, 它不由得叫出, "你要扎我。"

我把这匹淡來色的乌轰起来。 周为马骨上有很好的較子, 我就转上它、常着河岸走去,一面是。 一面观赏 異物,看见那个 农民扶着型枝向漂浮着的玫瑰耕去,和拉犁的一起沉没在 灾魂林中。 玫瑰林已经到了尽头,玫瑰树密集成几堆,向着返 方源去。 在地平线上顺驶出一片红色,那条何观在功争。 条由 奔流的蓝钢形成的没有尽头的带子。 在这同时, 农民的犁杖 已经变成了一只船, 农民栾着这只船, 一面用金犁铧作为后向 能来鼓船, 一面雨造"阿尔牢斯山上彩霞飞起, 展现在担国周 围"接着在把船床钻了一个窟窿,然后把喇叭嘴儿搁到窗窿 里,使劲去吸,随即发出冲锋导数的强大声音,哪一条明黑 更的水柱, 这水柱在行驶着的小船上构成最壮观的喷泉。 那 农民抓住水柱, 经水稻被上, 然后 用有拳在踪盖把木柱玻璃成 一口巨大的宝剑, 银壶时火腿儿乱进。宝剑粮或以后, 他拨了 一根胡子, 用来试验宝剑的锁利整股, 然后恭恭敬敬地把宝剑 安给自己, 这时候他已是指身一变, 变成了我少年时代看到的 那个配领的饭店老板在上演《城塘·退尔》一阕时所扮演的威 康·退尔。 只见他拿起宝剑挥舞着, 燕声唏嘘.

> 喂!喂!我还活在人间, 还一直好弯弓射箭, 喂!喂!活的年代这样悠久, 派儿的箭令天还噌噌飞着。

你们往哪儿看?怎么熟視无睹? 箭正在离空太阳光中飞舞, 人们不知道,箭射中了哪里, 零1 瞄准什么,都无不針中藝的。

接着, 肥硕的退尔就用宝剑把已经变成半拉片子腾猪肉 的船舷斫下了一天块,拿着这块腌猪肉一本正经地走进船舱, 去收停餐。

这时候, 我躺着沒果色的马继续能行, 不觉来到舅父当年 居住的村子当中。我简直认不得这个村子了, 因为几乎所有 的房屋全是新蓝的。从明亮的窗子看到各户居民都坐在饭桌 周閉吃饭, 谁都不向海爺无人的街道上望一眼。这种情形却 使我非常高兴, 因为这时我才发现, 我骑的是壮丽的马,穿的 废破旧的衣服, 所以我就努力继续使自己不被人家看见, 取 解来到了舅父住宅后满, 这所住宅我几乎找不到了。 舉后我

才认出它来, 只见它长满了长春藤, 并且被凡棵老胡桃树遮盖 着,所以既看不见石头,也看不见瓦,只是有的地方露出手那 么大的一小也沒上的玻璃。在万绿从中闪光、我看见玻璃后 而有什么东西在动端。知看不清是什么。花园里长满了乱蓬 落的, 繁密茂盛的野龙、洣泱香和茴香以及向日葵, 南瓜和醋 要议些讯速生长起来的鼠闢中栽培的植物, 高高的象材似的, 耸立在这一片野花当中。一群一群变成了野蜂的蜜蜂, 在这 一片乱蓬蓬的野花上面嗡嗡的叫着飞来飞去。当年被风吹到 蜂房里的那封旧情书, 却仍然在蜂房里, 它经过风吹雨打, 也 没封口,面名年以来并没有被任何人发现。我把它拿出来,想 放进口袋里,这时候忽然有人从我手里把它抢走了。我回头 一望,看见尤蒂特拿着这封信笑着飞快地跑到蜂房后面,同时 通过空气和栽接了个咖、使我的霜唇真正有接吻的感觉。但 这个助其实是一块苹果饼,我狼吞虎咽地把它吃了。因为它 并没有解除我在睡眠中的饿的感觉, 所以我就寻想, 我大概县 在作梦,这苹果饼的来源,或许就是当年我和尤蒂特一面接 助,一面同吃的那些苹果。因此我觉得,最好还是到舅父家里 去。那里一定给我准备饭了。我把马拴在花园的破败的篱笆 F. 忽然发现马背上有一个沉重的青包,我把青包打开。从背 包里滚出最漂亮的衣服和一件精美的新衬衫,衬衫胸前部分 绣着小葡萄和铃兰,作为装饰。但是我一打开这件华美的衬 衫,它就变成了两件衬衫,两件又变成四件,四件又变成八件, 一言以 薪之,结果一大批最漂亮的衬衫摆在眼前,我拼命设法 把这一大批衬衫往背包里塞,可是怎么也塞不进去。衬衫和 衣服越变越多,后来周围满地都是。我非常害怕在干这件蹊 酸的事情时,冷不防被我的亲戚们看见。最后我在绝望中抓起了一件衬衫,把它穿上,然后难为情地站在一棵胡桃树后。可是人们从家里塑得见这个地方,因此我又羞 答答 地間 另一棵胡桃树后,我就这样继续不断地从一棵树后跑到另一棵来, 换上最漂亮的衣服,但是整起火却儿乎是没完没了, 等到 终于换完了,没又遇到极大的难关,不知道把那一包寒碜的旧衣服放在什么地方才好。无论拿到那里去,总有一件破烂衣囊裤在地上。最后,我辛辛苦苦地把这破烂儿扔到小河里去了,但它总在原地慢慢腾跌地打转儿,怎么也不肯源走。我抓起一根都烂的豆秆,我尽心力,想把这堆鬼破烂儿捅到河的中海去,但是可好一项折断,结果只剩下最后的一截儿。

这时候,有人的气息接触了爱的两辆,原来是安娜站在我 面前,她把我侧到家里。 农和她手拉着手上楼,进了屋子,剪 定,则母、表姐妹和表兄弟全都在这里。 我出了一口长气放下 了心,向周围一看,只见这间旧屋子已经打扫得象这礼拜天的 样子,而且阳光那样充足,我真不明白,这么多的阳光怎么会 透过茂密的常容藤照进来。 别父别母都正在当年,表姐妹表 兄弟们比历来都买为朝气蓬勃,小李教师也同样是个美男子, 而且象育年人一样快活,我看见安娜是个十四岁的姑娘,穿着 右羊頭的给奶的红水太阳。

但是非常奇怪的是。所有的人, 连安娜也不例外, 手里 都拿着陶土烧制的长烟斗, 吸一种有香味儿的烟, 我也是这 掉。他们大家,无论是死去的还是活着的, 在吸烟的同时, 期 面带和岛草悦的表情, 不住她在原子里前后左右走来走去, 片 刻不停, 翡犬、小鹿、驯服的貂、鹰和鸽子也抓在人们当中,在 人们脚下的地板上进过来走过去,它们和睦相处,改有争嘴, 只是这些动物行走的方向和人们相反,因此,就交织成一个奇 异的,杂鼠无章的肠面。

有螺旋形桌子腿的沉重的胡桃木桌子上 铺着 白撒子 桌 布, 次滑套饰得很美观的, 散发着香味的结婚宴席。 我看了以 后铃涟彩滴, 对年老的舅父说。"嘿, 看这样子你们可真享随 瓶!"——"那还用说!"他回答道, 大家都用悦耳的语调重复说 道, "那还用说!" 写父忽然命令大家坐下吃饭, 大家就象兵士 架枪似的, 把烟斗每三个一组, 在地板上歇在一起架起来, 组 成惟形。架好烟斗之后, 他们好象又已经忘记他们方才是准备 吃饭的, 因为, 气人得很, 他们又象先前一样来回她走起来, 并 且慢慢开始暗道,

女人们和男人们都用动人心弦的和谐喜悦的声音 歌唱, 弱父大声颂唱"给罗",全体提高嗓子随声和唱, 歌声雄壮, 如 风雨清湖, 在这同时, 这些人的形象却越来越铁潮, 最后化成 平时,已经哭得相人一般, 连枕头都给相水弄褪了。我努力他 情绪镜節下来以后, 首先想起来的就是那一桌擦好的宴席, 因 为自从晚上听了问乡所说的那一番话之后, 就没有再吃到什 么东西, 在睡梦中才又觉得候了。我的梦境尽管被奔放的想 象力装饰美化过, 但是结果我总是由不得梦见金钱财产和农 食, 现在细想这种贪的的表现, 不禁羞愧得重新流起泪来, 最 后放又睡着了。

第七回

续 梦

我又梦见我在大树林里, 行走在一条奇异的, 狭窄的, 用 木板铺成的小路上, 这条小路高高在。弯弯曲曲地从大树枝构 树机中间穿过, 好象一座被有尽头的悬空的桥梁似的, 同时, 却如同梦中真正常鬼的情形一样, 放着下面便于行走的地面 不走。但是俯视树林里的地面, 风景是很美的, 因为地面上完 全长调了绿苔, 绿苔生长的地方光线幽暗。绿苔上长着许多 举独的屈形的花朵, 这座花朵的梗儿摇掇着, 总是转向着走在 上面小路上向下面观看的人。 每朵花旁边都站着一个小小的 地种或者苔藓仙女,各用小金灯笼里一块放光的紅玉射出的 光芒照纖着花朵,使这些花朵从上面看去象一颗聚在低处闪 光的蓝星或者紅星。这些花朵之星往往共同构成美丽的图形,或慢或快地旋转着,那一个一个的小不点儿的小人儿打着小 灯笼围者花朵之星走动,他们往意使灯光经常照在花事上。因此,从高处那条用梁木或木板铺的路上望去,下面那些团团转的亮光构成的图景,就如同地下的星空似的,只是这天空是绿色的,是星弦射出各色的光度。

我心神陶醉在这美景中,顺着悬空的桥梁继续前进,从山 毛榉植和槲树梢当中奋勇闯出一条路来,因为我体会到, 这样 **美观的版面摆在那川, 不是为了让人踩着它行走的。我有时走** 进一片蓝朗的松林, 被阳光照得发红的, 散发着强烈吞味的松 档群,确实是一个奇观和美妙的歇脚地方,因为它们好象是经 讨人工的加工制造,用奇异的雕刻装饰起来似的,但同时又是 天然的大树枝形成的松梢群。有时这狭桥也完全离开树梢。 通到露天的 阳平星星的地方,这时候我就站在星星悠悠的栏 杆上, 机看一看这条路到底通到哪里去; 但是目力所及, 除了 一望无际的经油油的林海, 什么都看不见, 炎炎的夏日在这海 上切光, 几千只野鸽子, 桦鸟, 金丝雀, 啄木鸟和老鹰在这海上 成群地飞来飞去, 奇怪的只是, 最远处的鸟儿也可以清清整整 独认出来,它们的形态和颜色都可以辨别。我尽兴观看了四 周的餐色之后,又向下面幽暗的深谷望去,现在发现这里是一 道单独被日光照耀的峡谷。谷底最深处一条清溪旁边有一小 片草地,我母亲在这片草地正中,坐在她那把装有麦秸椅面的 小安乐橋上,穿着一件褐色的隐士衣服,头发雪白。她老态龙

钟, 查额珍背, 虽然她在公寓, 阿察怨玩, 她的五官而稳豫都能 一一准确无误地认出来。她手拿一根绿树条看管一小群锻炼。 有规则植的, 她就在它的树膀上轻轻做打一下, 随即飞起几根 光彩耀眼的羽毛,在太阳光中飞舞, 小溪边放着嫩的纺车,纺 车周围安装着建板,实在是个小水车,转动得飞快。她只用一 只手紡養有光泽的线,线纺出来以后并不維在线输儿上,而是 纵横交替他在山坡上来回他區, 立刻就他变成大幅面的光泽 挖目的亚麻布、亚麻布向上伸展越来越高, 我忽然感觉肩膀 上有很大的重量,这时才觉察出,原来我背上背着那个已经忘 拉的背包, 这背包装得鼓鼓的, 里面满烟县精美的衬衫。现在 我当然明白, 这些衬衫甚哪儿来的了。我背着背包吃力地推 **希嗣步走去,忽然发现,那些银雉原来都是母亲热心地去晒和** 拍打的那在美丽的被握。晒过并拍打干净以后。她就把被褥 的代在一起。忙着一件一件做掏到山里去。 每逢从山里走出 來, 她总要手搭应棚, 向四下里雕塑, 同时低声唱歌, 歌声虽然 任, 但我听得清清楚楚, 她唱道,

> "我的几子,我的几子, 啊,这美妙的声音! 他匀时能迅速归来, 亲财穿讨议一片森林?"

唱到这里,她看见我在高处好象悬在空中似的,正在塑眼 依穿地向下面跳星着她。她使劲大声欢呼了一声,然后没有 现步行走,而象精灵一般从岩石上而迅速飞过去,越来越远, 贴着效必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我一面呼吸,一而急追,但底 无效果, 狭桥拐了弯, 发出破裂声, 树梢摇晃着, 发出萧瑟声。

接着,就到了森林的尽头,我发现自己站在一座山上,这 座山面对着我老家所在的城市。可是现在这座城市是多么牡 级宽即特高大,建筑式样希奇古怪极了,在阳光照耀下发出死 北。窗子上装饰着许许多多的花,从和满雕刻的墙上沉重地 垂下来。一棵枫苔挺树耸入麝蓝透明的天空,高得一望看不 见树梢,天空好象一整换宝石,巨大的蒸提树桔在空中赋风 来回插动,仿佛起把这块宝石雕得更明亮些似的,最后这些巨 大的树梢冷格长入这块运用的水品相中去了。

大教堂的尖塔一个个人著题对的绿油油的统叶大山中间 耸起,石构的巍峨的本莹则隐藏在于百万心软的菩提树叶的 医鞍中间,只是有的地方露出紫红色的政者。蓝色的玻璃、琥 一缕偶然射来的日光照得闪闪发亮。一个个金色的玻璃、琥 都设空闪耀着微光,那里襦都是年轻的姑娘,她们从塔顶周阳 的哥特式装饰当中伸出鬈发的头向外界眺望。虽然我能把每 一片洋提树叶的轮廓看得请清楚楚,我却看不出这些姑娘那 是准,我赶忙跑过去聚看,因为我心里很纳罕,这些本坡女乡 索都是什么人。

可巧我看见那匹谈褐色的马站在我旁边,我就把背包放 在马上, 骑上马开始走下陡峭的有台阶的道路,这条路遇到一 座轿上去。所有的台阶都是磨光的水晶,显面镶嵌着一个一 卡长的小妇人, 敲仿佛精在那里睡觉似的, 脉体匀称优美, 李 笔墨所能形容。 浅褐色的马一直顺着这条异常危险的道路走 下去, 随时都可能把菊马的人捧下浇渊,而我却从马鞍上问左 右套兼身子。用缩假的目坐排命观看水品台阶当中的形象。

"哎呀,我的天!"我怀着热切的愿望自言自语地喊道,"这 个鬼台阶里面的最可爱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呀?"

与忽然回过头来,开始说话回答我,面我一点都没有感到 惊奇, 它说,"那会是什么?那只不过是祖国土地蕴藏着的美 好事物和思想,只有留在国内,以正当的方式维持生活的人, 才能积迟建章好的事物和思想发掘出来!"

"见鬼去吧!"我喊道,"明天我就从家里到这儿来,掀开几 个台盼看!"

我的眼光钉住那长长的阶梯不放, 这阶梯汶时已经在我 背后闪耀着光芒,紧靠在山坡上一直通到山上。可是马对我 说, 这次只不过是开始轻微地发掘了一下, 这里的土地全都充 满了这样的东西。说着我们来到了桥边。但这却不是那座古 旧的木桥了,而是一座大理石宫殿,汶座宫殿是一所长得永无 尽头的质层楼的列柱大厅。这样就作为一座从未见过的豪华 的桥梁架在河上。"只离开了几年,一切事物就有了多么大的 变化和进步啊!"我怀着好奇心, 骑着马慢慢腾腾地走进桥形 齿长厅时,心里惩道。这个建筑从外面看来,只是白色的、淡 红色的、黑色的大理石闪耀着光辉,而内部的墙壁上却画着无 数的图画, 把搪磨都布满了, 画的是国家的全部历史和一切活 动。所有已经逝世的人民, 有到剧剧死夫的最后一个人, 可以 说都而在墙上了, 并且似乎和桥上来来往往的活人打成一片; 涵出的人物有的其至还从画具走出来,到活人当中参加活动。 有的活人则转移到端上的画中人物当中去。这两批人都由英 雄和妇女, 僧侣和俗人, 贵族和农民, 绅士和穷汉组成; 桥的入 口和出口处却是开放的,没有人把守;人群的行列络绎不绝地 在桥上来往, 画中反映的生信和现实生语之间的交流在不断 地进行,因此,在这座熙熙攘攘的桥上,过去和未来似乎只不 讨县一码取

"现在我很想知道,这生动活泼的场面是怎么回事啊!"我 对自己的咕哝赅惊说, 那匹马立刻回答说,

"议就叫做民族的同一性!"

"哎呀!你可是一匹很有学问的马呀!"我喊道,"你可真 要目空一切喊! 汶种谚碎的学问你从哪儿得来的呀?"

"你回想一下,"浅栗色的马说,"你骑的是什么马吧! 我不 是全子亦的吗? 全子可強長財富,財富就是见识嘛。"

听到这些话以后,我立刻觉察到,我的背包里现在不是装 满了衣服,而是完全装满了那批金币。我得到了这批金币,感 到心满意足,并没有追脱完底规聚筋,这批金币料想不到地从 何处回到了这里。我虽然对于聪明的马所讲的"财富就是见 识"这句话不能衷心赞川,但是我却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很有见 现了,至少我做到了对这话不加可否,继续憋用自在骑着马前 讲。

"你这聪明的所罗门!现在请你告诉我,"过了一会儿,我 重新开始说,"同一性究竟指的是桥还是桥上的人?二者当中 依袒哪个叫房间一性呢?"

"二者合起来才是同一性,不然,就根本淡不到同一性!"

"是民族的同一性吗?"

"当然是民族的同一性!"

"那么, 桥也是民族吗?"

"哎!"马气愤地喊道,"一件交通运输上的设备,无论多么美,难道有一天能把它叫做民族吗?只有人才能是民族,所以这里指向县人!"

"原来如此! 但是你刚才说过,民族和桥合起来构成同一 性啊!"

"我现在还是这样说,并且坚持这种说法!"

"你按话基什么音思?"

"你要知道,"马把四条腿伸开站着,从容不迫地回答说, "你要知道,谁要能回答这个难题,解决这个矛盾,谁就是个能 手,他自己就对同一性起着作用。要是我能把在我嘴里这样转 来转去的正确回答图源地表达出来,我就不起马了,就早已 在这里的墙壁上了。再说你也则忘了,我只不过是你梦见的 一匹马,所以我们的全部对话都是你自己头脑中无中生有的 幻想罢了。所以今后两有什么问题,你就只能自己直接回答了,"

"哈! 你这执拗的看生!"我贼道,同时用脚后跟踢了一下 马的腹股沟,"你这态思负义的劣马,你更有义务向我交代问 因为我不得不从我拿辛苦苦补充起来的心血中把你生出 来,并日在粉设个势彻时间一首很差许多价;"

"这话说得多么头头是道啊!"马心平气和地说,"我们的 全都对话,甚至我们这全部宝贵的交谊,进行得都不到三秒钟 的时间,简直没有资你的尊贵的身体吹灰之力!"

"怎么,三秒钟?我们走在这座没有尽头的桥上,至少不 有一个钟头吗?"

"是夜间骑马的人的马蹄声在你的头脑中引起了象 我 这

样一个幻象,马蹄声持续了三秒钟的时间,等到马蹄声一消 逝,幻象鲸随着消逝了,你就又可以步行了!"

"可千万不要出现这种情况啊! 所以你要抓紧时间,不然 的话,那一瞬间过去了,我还没有弄清楚这座美观的矫是怎么 回事呢!"

"这并不是什么急事嘛!我们现在须要得到的一切见饲, 都是和这匹骏马的步伐完全合拍的;如果说思想正确的赞美 诗作者赞向主——他的上帝高呼,'在你看来,下一年犹如一 除①! 那么把这个假设倒若谈,读成'—网犹如千年!'也正 是同一的真理。亲爱的朋友,只要我有那种才能,我们在这马 蹄声中还能多增长一千倍的见闻呢! 催促或迟疑都一点儿用 没有,万事都是水到渠成的,我们满可以不慌不忙地放我们的 梦,梦敏是梦,名符其实,不多不少!"

我没有往下听马的讲话,因为我觉察到,四面八方都有人 怀着衷心的敬意向我表示欢迎;原来这时过路的人当中不只 一个人已经伸手提我的鼓鼓鞭囊的背包, 携的方式很特别,差 不多就象居夫在农家牲口棚里或者在市场上检查一头牛的肥 糠助, 握牛的腰都和精布一样。

"这实在是奇怪的礼节呀!"我最后说道,"我想,这里没有 人认识我了!"

"这也并不是针对着你," 浅栗色的马说,"而是针对你的 背包,针对着你那批压在我腰上好象一根粗香肠似的金币!"

"果真是这样吗?难道说这金质的硬币就是你的全部同

① 指神人摩覆(Moone)的祈祷、"主啊! ……在你看来,千年想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里"(见《旧约·诗篇》卷四,第九十篇,郑四句)。

一性问题的解答和秘密吗? 因为你就是用同样的材料造成的,却并没有一个人擦你!"

"哼!"马说,"对于这一点不可过于认真。人们当然已经 在注意保持他们的同一性, 助各受任何变击, 这同一性他们在 及实在这个场合叫它独立性。但他们知道, 有战斗力的好军人 必须营养充足, 批里有食, 才能打仗。因为姿骸到并保障这一 点, 非得有种种钱币不成, 所以他们就把每个有钱的人都看成 是同一性的有实力的保卫者和拥护者, 并且因为这个原故对 绝纳绘子不知不觉地出现, 正如在运用任何一种能力时, 人们都 不容易觉得自己做得过火一样, 结果其中有的人给人们的印象, 就是个贪财好利的震步。虽然这样说, 我还是劝你, 便你 的资本在这里流通一下, 并且有所增加。即使人们的见解一 般人简谈的, 每个人也可以随意把它说成是真理, 以为己用, 从而做自己的处境安修舒适愉快。"

我把手仰到背包里,抓出几把金币扔到空中,立剩就有上百只在空中挥舞的手按住这些金币,每个接任金币的人,都先 把它细看一看,然后在自己的金币上一摩擦,两块金币能变或, 了四块,于是他们就又把金币扔到空中。顷刻间很折在的金 币就和别人的金币一起都回来了,离到马身上挂住了,这时以 正是在下金丽,金币一块一块地都用着在马的四条腿上,如同 花粉附着在蜜蜂腿上一样,结果马不久便走不动巨,大的蓝脖 口身上又长出很大的翅膀来,最后它就变得象上大的蓝脖, 上里套篮蜂似的从人们头顶上飞过去。这时我和马才一起下 起一阵真正的倾盆金酮,最后就有一个都隔望发射的家伙在 我们后面追来。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争着去抢金币,你推我 採, 乱作一团。被看守人员押解的贼盗剑,和看守人员一起冲 进这一堆人当中,面包店的学说们把面包扔到水里。把篮子装 满金币。到数整云讲道的数士们。 然迈 第 角儿的农家妇女把 好子翻上来放成死形似的,把他们的法太翻上来放成死形似的 金币装进去。从市政厅出来的市参议员们,偷偷儿地走过来, 盖煮等等地把几块滚到旁边去的小金币塞到口袋里。 甚至填 上面的法庭上的死法官们,也离开某子,把被告扔下不管,走 下来跟在我后面游荡,最后那画里的罪犯也连赐带就地赶来, 應卷买金币。

我由于觉得发了财而踌躇漓志,最后怀着这种心情走出了新形的长厅,跨着那匹金光闪闪地的蜜蜂马,顾酚自雄地悠悠游览到空中,拿一只鹰似的高高地在大教赏指顶上空盘旋,一会儿自由自在地洋梯,一会儿又重新飞起,尽情享受着向表的金币伸出上百只洁白的手,多少双眼睛和而频象的忘草和玫瑰花似的在阳光中争妍。马说,"现在挑选吧!这都是我国已经到了结婚年龄的姑娘! 其中最好的那一个是个美丽的妻子!"我也果真以骄傲的、充满着欲的目光向她们传情,想要以"当户对的婚姻来结束我的流浪生活和经历的艰难 图 居 大 这时候忽然听见有人历声喊道,"难道就没有人把这个敷坏烟家风化的人从空中拉下来吗?"

"我已经在这里准备好了!"肥胖的威廉·思尔随声应道, 原来也一直坐在树梢的密叶当中载着来着,这时候说完这句 话以后,就把容弓瞄准我。一節射下我來。象又一个伊卡洛 期®似的,我啪嚓一声连人槽淡聚色的马昳落在数堂屋顶上, 狼狈不堪地从取里滑下来,跌落在街上,这一跌,我就从梦中 惊醒了,感到心神震动,好象真及高处草下来似的。回忆梦 中的情景,我一时头痛得厉害,如同发烧时一样。我的脑筋, 腹着的时候不开动,到夜里睡着的时候,就完全已负责她 按照在什么地方读过的蓝本,在这样一个荒唐世界当中编造 出一些带有训世诲人的话和讽刺性的影射的连贯完整的童话 和言之成理的寓意,并且继续编造下去。这一荒唐世界象一 场重病的预兆似的,开始使我感到惶惶不安,不仅如此,甚至 任命是从的器官,也就是说我的理性,最后会完全抛弃我,胡 作命是从的器官,也就是说我的理性,最后会完全抛弃我,胡 作非为,相得一個糊除。

我把这件事继续思考下去,就感觉到其中存在这样一种 危险,造反本性和习惯,想去钻研毫无意义的梦寐之事,并且 以此作为自己的精神食粮,可止我不知滤,怎样才能从这个迷 魂阵里走出来。我想來想去就又睡着了,并且重新做起梦来 了,不过,那种令人感到非常不愉快的寓意,已经逐渐消失,毫 无赖维的东河在梦用继续占主要独仿。

现在我驱策岩背上驮着沉重的背包、已经累得半垮的马, 顺着一条山路往上走,奔向我母亲的住宅,路上吃了许多苦 头,走了好半天,才终于走到了。这时候马忽然倒下,变成各

① 根据占希面冲活传说,建氯师和联邦家代达罗斯(Daedalus)从克里特(Kreta)岛逃亡时,给自己和几千伊卡格斯(Ikarus)制做了題房,用競特在身上,使顺利途飞过了曼琴岛,但伊卡格斯因飞得太高,高太阳太新,就做我化了,根据植下来,中瑜客人是伊索死。

种各样的最美观, 最贵重的物品和珍玩, 从背包里也倒出了这 种东西, 远游的人们常常把这种东西带回来送礼。我站在公 开陈列在街上的这一大堆带重物品前面,却感觉苦恼狼狈,想 进家门,却找不到大门的把手和门铃的拉索。我无可奈何、惶 恐不安地看守着这些财富。同时举目白下而上地观看了一下 这所房子, 这时候我才发现, 这所房子的样式名么稀奇古怪。 它象古老的高级橱柜和护腰板似的,完全用胡桃木造成,有无 数壁架、分格天花板、镶板和走廊,一切都制作得极其精巧,打 **腾得象镜子一般明亮。这实际上是把房子内部翻转向外的景** 会、確如上和主応里理着去式根売和根杯, 瓷器和小型大理 石像, 都排成行列。纹理美观的木制屋门和橱门, 上面插着明 晃晃的钢钥匙,屋门或橱门之间的空间,构成了光线昏暗的背 景, 在这种背景的衬托下, 窗户上的精制的玻璃闪耀着神秘的 光芒。深蓝色的天象穹窿似的,笼罩在离奇的房屋正面的上 空。一轮半似黑夜半似白昼的太阳,把光线从黑油油的华带的 胡桃木上,从银壶上和窗户玻璃上反射过来。

最后,我还发现,这里有一道应着繁密的花纹图案的楼梯,往上通到走廊,我就走上楼梯,去找走廊的入口。但是被 每打开一道门,就发现,我面前没有别的,只有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铺镶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把房间堆得满满的。只见这里想到着一批藏书,那一卷卷的皮革封面烫金的精装本,真是 琳琅满目,神气十足,那里重重叠叠地摆列着各种用具和罄蛆,标是过街适生苗所需要的东西,又见那里大批的组亚联布,或名意介着全、有一号子,里面百十来个盒子装满香料,收发着香味,我随手里扎开作的一一个一个重新关上,对于

自己體育这样的賬穩感到非常满意,只是心里忐忑不变,因为 我哪里都找不到我母亲,不能立刻在这差好的家庭里安顿下 来。我都在一个窗子上探望,用手卫住鹅角,避免焙制的窗户 被填及光刺激眼睛。我并没有向室内观看,面向窗外一个在 附光照糖下令人神往的花园赚些,在那里我仿佛看到,母凉背 春美貌,容光焕发,穿着丝绸衣梁,在花坛中间散步。我想开 窗城越一声,却怎么也找不到插铜放拉平,因为我正然是从里 面间窗外花园里眺望,其实是在房子外面站着。最后我发现, 我只不过是背临着一样锿游ບ极的墙,站在。道状帘的飞淌 上,这道飞檐几乎窄的不下我的两只脚。我振身向外,想看一 看我怎样才能从这个危险的地方下去,忽然发现货上有个身 材皴小,头发已经灰白干枯的男孩子,用一根配子按弄我的好 东西。

我立刻认出了他是我小时候的敌人,那个从塔上掉下来 的、呵亥那兰的男孩子。就急急忙忙地爬下来,想把他赶走。他 却怒气冲冲地破口大骂起来,一尺子校着他那摔破了的头颅, 以儿童当中的高利贷者和债权人的姿态,多年之后旧事虽提, 又向我要求还债。但服塞毒的言语叫嚷说,现在他可要扣押 转的财物了,他这样做就是把有字据像为保证的应得的财物 拿到手。他的账单已经如朋准备妥了。

"你撒谎,你这小流氓,"我向他喝道,"你快价我滚开!"一 听这话他魔举起棍子要打我,我们敲打起架来,恶狠狠地互相 殴打, 还不留情。我的怒气冲天的冤家对头把我身上穿着的 每美衣服统统精破,后来我喘吁吁地跟命指往他的脖子,他才 从我的手具特股滤城,剩下较一个人就在即喷滚冷的荷上。我 已经勤毅力尽,发现自己是光着脚站在那里。房子可确实是 我家那所老房子,但已处于半被败向状态,墙上的石灰已经剥 落, 窗子上的玻璃已经昏睹无光, 窗台上摆的花盆不是空空 的, 就是盆里的花已经枯萎, 百叶窗仅仅还连接在一个铰链 上,被风吹棉帕咕帕塔加临面游。

我梦中的珍贵的财物全都不见了, 马路上只有一些踩碎 了的残余, 看来都不是什么珍奇的东西, 我手里除了从恶毒的 敌人手里夺来的据根太棍以外, 什么也没有了。

我惊愕万分,走过马路去,怀着悲哀的心情,向楼上那些 婆凉的窗口一望,望见我母亲坐在昏暗的玻璃窗后面,老态龙 镜,白头传芬,面色灰白,一面娇线,一面沉思歌想。

我向着窗子举起双臂,但是当母亲身子稍被一动,我就戴 到墙整突出部分的后面,心里恐惧不安,想设法悄悄地离开这 个寂静昏暗的城市,不被人看见。我顺着一所所的房子的墙 根潮出城去,不久就拄着我那根破棍子行走在我来时所走的 那条型不到尽头的大路了。我走啊,走啊,寸步不停,艰苦劳 累地走去,没有回头塞过一下。我远远地看见,我父亲背上臂 着炕面的行囊,在一条和鬼歌走岭道路至又的路上走过去了。

我一醒来,心头如释重负,因为我觉得,我这惊险的梦境 的最后一部分实在太悲哀了。

一连几夜,都在这样继续不断他做梦。虽然有时候梦里的 情景还稍微平稳些,使衷感到,这种梦境近乎一种宁静的湖 是。有一次我梦见,我坐在扭围边界的一座山上,这座山被云 彩遮盖,光线结跌,山下的原野规观在我跟前,则是一碳明朗 的阳光照耀着。成群结队的人民群众,从白色的大路上,绿色 的原野上,象潮水一样涌来, 大家集合去参加欢乐的庆祝, 从 事各特不同的活动和日常工作,这一如衷都非常注意递更熟, 但是当这样的人群政前行队伍从我近处定过, 人们认出我来 切一切淡不关心,看不见我刚围发生的事情, 他们要求我, 跟 着他们走。但我却和颜悦色地为自己辩护, 向他们高声说, 所 有使他们感动的事情, 我全都看得前着楚楚, 并且非常关心这 些事情。只是现在他们不要为我操心, 这样我心情 更愉快 些.

这番话的基本概念, 显然是我的热心的梦神从一位无名 诗人①下列的诗句中剽窃来的, 这些诗句我头天晚上在几页 破碎的字纸上读到过。

> 不要怪我由于悲哀, 只看到自己的情景, 透过痛苦织成的纱幕,

我也依看到你们在行动。

海水扬起澎湃的波涛, 成心跟我为难, 你们的歌声虽被淹没, 但从头到尾我都已经听见。

① 其实显凯勒的语。

如同达那奥斯的疲倦的女儿们① 放下漏稿,怀着好奇心四下观看, 我用惊奇的眼光,目迷着你们, 担心你们怎样去随机应变!

第八回

夜间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时白天都是怎样度过的,我现在简直不能想象了,那是对命运,也敢是说,对自己本身忍耐到极其惊人的程度。如同我预先料想的那样,问题就这样非常容易地解决了。没有过多少天,就看得出,资偶的房东没有也太太,他是不会过日子的,他不得不把家庭解散,把孩子们暂时送到死去的太太的激家,然后从这个住所搬走。孩子们已经速走之后,他哭丧着脸,用滚不关心的口气通知我,要我只找住你,因为明天位自己也要搬去。

我这些年一直住在这家人家,既然一般恶运象风似的刮 走了我的微海的动产,我就立即下定决心,返回故乡,决不肯 象乞丐似的迁入一个新的寓所。我把我还欠房东和其他的人 的钱都还清以后,我从幼瑟,司马赫费尔先生那里所安的财,

① 担獨古希臘神话传说,阿尔戈斯(Argos)王达郡奥斯(Decesos)有五十 个女儿,其年阶一人外,余管遵父命于新聞之夜杀死自己的丈夫,必杀 大平,並们在地狱中交到惩罚,被判处永延用多孔的桶提水的苔纹。

就已经所公无几,不够采车还乡之用。如果我精打细算,昼夜 行宿得在野外,只吃少量的食物,这笔钱还勉强够我步行还乡 之用。

为了避免穿着破旧的衣服,看起来完全象个流浪双似的, 我使用了最后一件法宝,这就是我往在做艺术品生意的犹太 成衣区居里的那两辆小函。我抓紧时间,赶忙去他那里,身边 还带着那辆大一些的,在展览会上展出时遭受失败的面。我 同他,用这三辆画簿不能从他那几换到一套又新又好的衣服, 另外的汽汽百位出参少规键。

当然,他怎么也不肯另外再付现做,但是关于衣服问题, 结果却相当照利,他根据自己的那套生意愿,立刻表示乐意提 供给我, 甚至还勉强得应给我一顶质地坚实、样式大方的揭 子,这则帽子的崩榜儿可以遵而,淋不着脖子。人家总算给我 帮了人忙,出了好主意,我在里向屋里换了衣服,把脱下来的 衣服留下给这位在患难中帮忙的人,表示彩感谢他待我殷勤 区值,然后杯香满意的心情向他告到。

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犹豫,要不要再去看司马赫费尔老 人, 向他告别。我又恐怕他再引诱我去干一件"心不解决问题 的,非常结提无难的赚钱的工作。所以我就没有到他家去,又 去自厅侧取我的身份证明书,由于天儿已傍晚,我赶快回家, 因为我打算,等到天黑了,就立刻起程。

这样做也是适合时宜的,因为房东已经运走全部家耳,把 我那张床也给搬去了,他一点儿都不关心,我这最后一夜还能 在那几瞬意。我发现他孑然一身站在护情的方屋里,我们 的典步和说话的声音,都引起屏样的即为,因为这所房屋已经 完全空了。只有一些衣服和小家具还一件沒一件的 放在 那 里,他因为没有箱了,无法把这些卖顶装在一起。我劝他说。 他可以用我的大邻子,我曾时不需要这只箱子。 他接受了这 个建议, 连一句道谢的话都设有,为此我给他来了一个恶作剧 来报复他。因为这时我走进我那两个房间,把剩下的几件换 洗的衣服和我那本精装的《少年时代的故事》 您到一个旅行背 包里,又向四下里看了着,还有什么事情要做没有,我吃了一 惊,发现阿尔伯图斯。推议的骷髅还孤零零地留在那儿,无依 无能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把这个不得安息的、球状的不祥之物 拿在手中,感到懊悔。我心里想道,可怜的崔汉! 你先前从东 印度来到瑞士,从那里去格陵兰,又回到瑞士,后来又来到这 里,是我轻举妄动,把你从塞地上弄来了,天晓得,你会落个什 么结果!

但是这种想法现在无济于事,我掀开我的空箱子的盖子, 把这个大有来历的骷髅放进去,让意哭离开这里的房东接着 去保管它,这位房东在自己走背运的时候,对我态度太不和气 了,虽然我在五年多的长时间内,为他维持家庭生活提供了不 少的银锭。

接着,我就将着背包走出自己特殊悲哀的房间,进入房东一家青遇悲哀的房间,匆匆忙忙和他握了握手,然后走下楼 佛。但我刚一到楼梯口,那个讨厌鬼族从楼上叫我的名字,贼 道:"喂! 你把这个也拿去,这是你的!"同时那骷髅就咕噜咕 哈滚下木制的长楼梯,就撞在我的剪瓦取上。

我把它拿起来一看;在昏暗的暮色中,只见它下颚已经脱

节,还被金属丝挂住,没有掉下来,看样子怪可怜的,好象在哀 囊腺,不要调在空似的。

"那你就和我一起走,"我说,"咱们再结伴还乡吧!咱们 来这里时,那次旅行可是一次奇异的旅行啊!"

我好容易才把骷髅塞进行囊,结果这行囊里就象装着一 个军用面包或者一棵卷心菜似的,样子很寒碜。

现在我还只有一件事要做,对我说来,这件事可不容易。 自从那次和胡尔达萍水相逢,有过那段恋爱奇缘以后,已经有 一个足期六自白旗度过去了,现在第二星期六眼看就要来到。 听了在新感旅行中的同乡所讲的楷况, 看了梦中的情景, 我就 没有照气和兴趣, 去实现追求坦赫伊瑟尔式① 的幸福计划了: 但是,现在我心里有一种温暖的感激之情,甚至是一种温柔的 爱慕和怀念之情,迫使我在离开这里以前,不能没有一句告别 和业得洁轻的话。 我孟恕, 只要我扭白抽说明, 我并不是手工 业工匠, 而是露跑的差术家, 对于自己的前途如何, 心里茫然, 非得暂时离开这个国家不可,我就不难使文位可爱而又可敬 的姑娘对我断念, 使她因为再次失去恋人而悲哀的心情得到 安慰,这样一来,就可以安然分开了。我背着行囊,拿着旅行 杜踏上征途后,就朝着她家住的那条街的方向走去。因为时 而不大星些,我就去讲一家饭馆,以便在这个城市里吃最后一 輔聯切、后來不久我就借路灯钩光找到她家, 转身到对面井 泉旁边的圆柱子的阴影里一条小长凳子上坐下。这时候, 那 妩媚的心女,穿着工作目的衣服,沥着均匀的步子走来,但不

則基學必須(Tamhāuver),十三世紀德田骑士抒情等人,民國传说他 曾被至神唯納所引诱,到她的魔山(印赫罗尔山)去住过。

是独自来的; 一个细长身材的年轻人陪伴着她,看样了是个大 学生或者美术家,他以感动的语气同越说话,到了得门附近, 超过此得慢些了,这时候她开始说话,我听到我所熟悉的郑种 可爱的、坦率的声音,只是比那天晚上稍微悲哀些或者柔和 些。

"恋爱是一件严肃的事。"她说,"甚至开玩笑的恋爱也是 这种! 但是思诚老实这种品器, 使界上可少很艰, 好吧, 明天 你如果愿意带我去跳舞,我们就试验一下我们的变情吧; 和男 的一起去,是什么深味,我心里倒怪好春的。"

那个新的精郎耳语回答了她的话,因为声音很低,我没有 听出他说的什么,我又听见轻轻地接了一个吻,说了一声"明 厌见"! 那个姑娘就转身走进行里,随手把门关上了,那个青 年却开拓技资的脚步,是自愿帮告开。

我心里想,这种情况也给我解除责任啦! 于是,站起身来,感到昆心上轻松了些,但情绪非常混乱。在这同时,迷向 四下里看都没有看一眼,也没有在这个城市里再多停留一分 钟,就匆匆忙忙向城门走去,一会儿的工夫,就走在夜色苍茫 的大路上,向各自己的放步的方向继续前进。

我的命运如今已经呈现出明确的形态,这使我感到满意, 我怀着这种满意的心情,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既不着忙,也 不停留,心目中璇一的目标,就是穷也累,在也累,反正要走到 母亲家里的屋顶下面。这样继续走了好几个钟头,我没有理 会,已经走到了严勇,道路的交支点,从大路走上了一条稍微数 窄些的侧路,接着又出现了一条这样的金路,最后走上了一条 乡间的马车道。根据天上是版的位置来看,我所走的方向大 数止响,所以我也就不大在手这些冤狂陷了,我认为,走错一些路是法院者必不可少的经历。我穿过一些小树林,越过一些电地和软物,远远览路过一些村落,从路上递遥望见这些付邮的模糊的轮廓或者做到的灯光。到了一个时分,我走过广湖的村有田地时,大地深锁在寂寞中,布满徐徐移动的星辰的天室却里加生气盗然,以为看不见的一群一群的候鸟的摸翅声和破肉声,响彻了高空。我还从来没有这样清楚地听到过这种政事实你会是整个的百名。

我走进一座大森林,这里完全是黑暗世界,偽酶情情地从 我脸上赭过, 蘋末屬在树林深处叫唤。当我感到疾冷和疲倦 的时候,我在作中一块空地上见到一座炭密的目着烟的木炭 堆,看守伯人躺在舱的地洞里睡觉。我悄悄地挨着热腾腾的 馬隼,它们的极青色的翅膀和雪自勃胸脯,跌落初霞闪光,从 森林上空飞过,把我惊醒为止。当我很来的时候,那个烧炭的 人先把胸神出来,开始从地洞里往外爬。我象个刚来到的行 人知的,站在他面前,向他问好,打听这是什么地方,走解条路 才劝。除了沿诉我得更向西走以外,他也总不详例。

到了森林的尽头,我走进一片广阔的德国秋日清晨的风 光之中。林木阴翳的,黑黝黝的寂寞叠碎,停展在地平线上。 一条河弯弯曲曲地流过平野,河水微红,因为半个天空被展光。 照得通红,赤色的火烧云悬在田地,丘陵、村落和一座尖岩突 下的城市上空脚跌着。森林皮密的山坡和深青色的群山脚下 雾气旁邊。城堡,城门和农室的尖指都放射岩红光,此外,各 处的森林里还掀起了一片山鸣谷应的喷器的打猎声,号角纷 鸣, 猎犬吠声在远处近处奏乐, 我刚走出森林, 就有一只美丽 的鹿连蹦带跳地从我面前跑了过去。

朝霞当然主暮雨,它显示给我的,不是什么美好的崩**景**, 我要是想按照自己的徒步旅行计划前进,就不能考虑我今趣 方过夜,因为这样就会耗费我一天的饭钱。所以我想到将娶 事的倾盆大雨,把我排得深少愿意,第二天在里还排咎宿走 路,心里就有几分恐慌。潮湿和说疗证实了命运一直在闹情 绵,并且剥夺了举目无亲的人这最后的一点安慰,在没有人 看见的地方,躺在母亲一般的大地上休息。无情的潮湿处处 使他感到寒气谗人,他只好支撑者身子站着,不能躺也不能 &

过了两三个小时, 灰色的大雾, 象糖幕似的, 果然完全遮住了天光, 这雾帝又开始慢慢也。解成阴经, 到后来四面八方都常起大间来, 这场而最少实, 一个劲儿地下, 整天议停。只是这种单调的、寒冷的雨, 有时机来步更盛的煅金大雨样空势, 阳晦地风酸策着, 给水的生活带来更加激动的节奏, 把田地知道路统统流没在一片汪洋中。 我不屈不挠她目着大阳前步进, 庆华自己选择了这套项料很好的新衣服, 装得住几分风吹雨。 我一直走到晌午时分, 才到一个村子里走打尖, 难时吃了一顿午饭, 吃的是一份熟汤, 一点肉和蔬菜。一个块面包。我还休息了一个钟头, 然后走出村子, 重新冒雨前行, 因为我起锅得饭, 它的是一份珠。要据如新刺客, 就得在任何力面都严格量宁班定时已级, 在这个期间, 就是出现精疲力竭或者干脆生料的情况, 也都不可以。只有这样我才能始终家握自己的命运, 对性何人都不用害怕。

过了几个钟头之后,我又在一条林圃小路上行走,总想势 力走上廊庄大消,看来我所走的方向,一定会逐渐和这条大道。 的纵轴重新趋于一致。我看见路旁不远的地方有一棵大山毛 權,上面还有相当稠密的黄叶,便向那里走去,发现这棵山毛 縱有几条湖根露出地面,其中一条提供了一个雨不大淋得着 的休息流方,我就坐下来歇一歇脚。这时候有一个老太婆迈 着碎步 儿走来, 她把很寒碜的一小捆儿短柴顶在白发苍苍的 头上,用一只手扶着,头上的白发就象顶着的柴一样挓挲着蓬 必若, 用另一只手得吃力油指着一棵橱橱了的小桃树往前走。 沙狮蜿蜒地万着磁步11. 主勒不依赖冲着这棵块拗的灌木械 过一切破碍、累得喘吁吁的。发出许多声恐惧不安的长吁短 取, 好象把一根太重的麦秆运到做穴去的蚂蚁似的。我满怀 怜悯之情注视着议可怜的妇人,心里不得不承认,这个老太婆 的价贷大概比我还要赔糕,但她仍然继续进行自卫,不肯罢 休。可是我心里又够难过的,因为我连帮她点什么忙或者给 抽占任人在西部做不到。正当我由于咸到无能为力而心里情 惊, 凝切着前方出神时, 刚来了一个守林人, 看来岁数大概和 那个老太婆一般大,但是红光满面,嘴唇上面留着大胡子,耳 朵上蘑着小耳环, 展睛滴溜溜地转, 露出一股子鑑气。 这家伙 立刻向老太婆猛扑过去, 吓得她撒手丢下了那棵小桦树, 他喝 谱,

"你又偷了木头吗?你这女二流子!"

老太婆以一切圣者的名字赌咒说,她发现这棵小桦树原 来龄已经搬断了, 手在路上的, 他一听这话就喝道,

"你还撒谎?等着,我来给你整治这个毛病!"

老头子说着就揪住了白发老太婆头上那条已经带到一边 去的躺布头巾底下露出的一只干枯的耳朵, 使劲拽着她, 粗这 料把她拖走, 看起来真是惨无人道。我忽然灵机一动, 计上心 来, 从背包里均出那个骷髅, 用手杖挑起来, 使它从矮树丛的 密叶中间露出木相, 我自己却缀在密叶丛里。同时我又怒声 瞅道.

"把老太聚放走,你这根据"我一面城,一面贴着腰稍放 据晃了温晃,临餐的牙筒便蛴噜地打成,它周围的蚵叶也沙沙 作响,站在树丛外面的那两个人儿看了,一定会觉得,好象死 神弃树丛里易圣似的。

表这里却把发挥了良好作用的古旧发黄的骷髅重新装进去。表开了这个玩笑以后,把我乐得浑身感到很温暖,还象战场上的胜利者似的,又休息了一小会儿,寻思一个人处境保 人名希的事,想到这一点,感觉心旷神怡。我心里绷想那个败阵而逃的恶人,想努力找出他的疲益等行的根源。我看到他那一双放出炯炯的光芒的照限,那胖得象靠垫似的赤红脸儿,嘴唇上面那两辙儿修剪得十分讲究的白胡子,制服上的亮品晶的机扣,我被相信我已经体会到,他的全部骄横观酷的暴行,其概则是无限的成束心,这种虚求心既然存在于一个愚蠢和联的人身上,能且能以这种虚求心既然

较心里想,这个家伙对儿女和妻子也许是个关怀无微不 至的父亲和丈夫,只要他在吹嘘和戏避自己的作风这一点上 不受到阻挠,包在他的阿侗你中间也是个良好的伙伴,这个家伙 根谷衰老的妇人的耳朵把她执走时,他得意忘形,按照他那种 愚妄之人的标准,还自命是个英雄。并不是说,他从来没有在 教梁中或者忏悔座上承认过自己是有罪的;是虚荣心和骄傲 自调的简绪申恪了他的头脑,便他随时忘其所以,成为自己对 自己的上司的恶德看得更清楚,他的上司以对 自己的上司的恶德看得更清楚,他的上司以对 自己的上司的恶德看得更清楚,他的上司以对 自己的上司的恶德看得非常清楚,但为了使自己不吃亏,并 且基得神气十足,总是疯狂地放纵自己的忍能,这千百一个有 上级下级关系的人,都这样互为物形,大家都衬着已暗曙上 置的自胡原子,眼睛滴溜流地转办着,这不是出于恶意,而 是功能的盛泉心。他们无论是发号擒令还是惟命是从,无论 是自高自大还是谦卑恭顺, 都显示出越荣心, 由于好虚荣他们 才撒混, 他们投实活也并不是由于爱改奖活, 而是由于这次说 实话对他们有闷。 嫉妒、贪婪、冷酷, 需查中仍。我附这一切恶 能和可以铜伏或名削弱, 只有虚型心无时不在虎视眈眈, 不断 地把人引诱到千百件虚伪的或者至少是不必要的事情当中, 引诱到种种暴行和大大小小的危险当中, 这一切最后便他变 成另一种人, 和他原来所希望的完全不同, 结果就是这样,就 是不健康地肯愈了自己的人格, 而不是达到了确立自己的人 从较分外为, 否认的目标。

这支美妙的赞歌的调子就是这样,这种虚荣心才是真正 的舆洛克神⁽⁴⁾,这神的文火把人和卵石逐渐化为灰 烬。 英洛

① 见《新约·路加福音》第七章。

② 炎格克神(Moloch),古代腓尼基人所信奉的火神,以儿童作为献祭品。

克神自身始終不变, 无所畏惧, 他的胰股厂的肚皮旅得通红, 同时, 脸上就出厚原无脏的微笑, 友谊, 爱情, 自由, 担同和一 切美好的事物都被他烧坏,一旦他没有什么可吃了, 他就变成 现搬如如何的冷心子.

我在热心地对自己讲这一套大道理的同时,一直在不住 地往前走,因为我觉得,顺着一条思路想下去能够消遣这凉气 袭人的时间,所以就把这种思想活动继续下去。现在我考查 了一下自己和自己的生活作风,思索了一下自己如果去掉了 虚束心这种毛病或者有朝一日去掉了它的情形。思索了一下 放建深心裂重的世界应该采取什么立场。 处心里想,有虚常 心的人是没有虚杂心的人的奴隶,因为他们力图得得看者 好赏,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奴隶们也会起来反抗,并且 变得很或忍,就象圣多明各的黑人①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 得须要从他们当中走过,并且和他们和是预好,面不使精神或 身体受到损伤。但是究竟为什么要把自己和他们区别开,自 以为高出他们之上呢? 难道是为了让这种高人一等的感觉再 来满居自己的单葉心吗?

想到这里,我的思想陷入了死前间,我正在寻找出口时, 忽然欧来一阵风,把一棵树吹得猛烈地清汤,树叶上聚裂的两 水猛然间落到我的前上和背上,打断了我的思路。我也把身 体据吴了强易,起找一个容身之地躲避一下,但是没有这样的

① 毫多明答(Sea Domings) 於西鄰平一次九七部成为法因前民趣·七九、年,在法国共革命的影响於、老多明各的風人成功地及功丁奴束起义。一八○一年,拿致仑企图依並遊民统治,梁兵进攻起义率,遭到据底失败。

第九回

伯爵府

我就这样坚持下去,直到黄唇时分,疲劳、寒冷、各方面感 到衰弱,这种种怕况都变本加厉了,当时我心里起,反正读不 到什么死亡或者毁灭,这次糟糕的胃险,不心进是身体吃苦头, 根本设什么不得了的,只是由于心且有了这种气骸的想法,才 惊恋女于暗淋上烙合,我又数起勇气,重新操作起来,

我终于走出了森林,只见前属是一道宽广的山谷,谷里似 字是领主的巨人庄园,因为这里所见的不是森林,而是美丽的 如林鸡贯树木阳绕着确次栉比的屋顶群,再远一些就是个破 撒的村落,分赤在一片片的田地和牧场之间。我酿颜是一座 小教堂,教堂所有的门都开汽。

喪定进去一名, 发纯星面已经相当昏暗, 常明灯象一颗暗 被发虹的星似的在光坛上起空振荡。这流数莹显然是很古老 的, 有的窗子还依着彩画玻璃, 温歇和地面上都布满塞碑和纪 念物。

"我要在这儿过夜,"我自言自语地说,"在这座庙宇的保护下休息!"

我坐在故主听忏悔的旅着厚垫子的橱彩坐位上, 正要拉 上博子, 以便赶快赔给, 忽然一只手把这桌瘸子帘子拉住, 原 来教堂司事穿着软底便鞋一直在后面跟着我来着, 这时他站 在老面前想

"莫非你想在这里过夜吗,好朋友? 你是不能在这儿逗留的!"

"为什么不能?"我说。

"因为我立刻就要关较堂门啦! 你就出去吧!" 教堂司事 回答说。

"我不能走,"我说道,"让我坐在这几吧,只生几个钟头, 圣母不会为这个怪你的!"

"现在立刻就走!"他喊道,"你绝对不能在这儿逗引!"

我就凑凑像像地蹦出软空,那个警惕性很高的教堂司事 开始锁门。现在我站在塞地上,这个塞地象一个管理得很好 的花园。每个坟墓都单独或者和其他的坟墓一起形成一个花 坛, 市局不拘一格,特别是那些小小的儿童坟墓市局非常可 后, 市局三五成群集合在岛屿敷的草地上, 南的孤独地撒截在 一棵树下的血脂的角落里, 有的灰在老人的坟墓中间, 好象弦 子把身子贴在母亲的围楣上左右不高似的。路都是石头子儿 铺成的,用耙子耙得干干净净,除边并没有界墙,一条条都遇 到一座园林中枫树、榆树和梣树的幽暗的树荫下消失了。雨 已经小了,但仍然下着密密解解的商点,同时西方天空上挂着 一进火红的晚霞,被弱的霞光投射到塞碑上。我不知不觉地 就坐布那些坟墓当中的一个长凳上了。

这时从树荫深处走出一个苗条的女性来,她迈着快速的 步子,头上又多又黑的发卷通风飘露,一只手在胸前拢住披 肩,一只手拿拿一把轻巧的伞,拿却没有撑开。这个非常可爱 人物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在那些坟墓中间匆匆忙忙地走来 走去,似乎是在往堂植查看放塞上面的植物,是否受到风隔的 揭害,她有时跨下,把轻巧的伞扔在石头子儿路上,把一棵 迎风摇曳的晚玫瑰重新绑好,或者用一把明晃晃的小剪子剪 下一朵翠着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然后匆匆忙忙继续走去,我 虽然已经精波力尽,但还是看到了这个情影在我面前飘然面 试、我没有字程份好明见一个

"这里你也不能得下去,好朋友!"他又对我说,"这个墓地 可说是属于领主的园林的之列,不许任何陌生人夜间在这里 游东。"

我一句话都没有回答,只是毫无办法地向前呆望着,因为 我简直下不定决心站起来。

"怎么啦,难道你没有听见?千万站起来吧!"他用稍微大 些的声音喊道,一面摇撼我的肩膀,好象人们想唤醒一个在饭 馆里的长凳子上睡着了的人似的。

这时那位小姐来到我们附近,停止了她的逍遥自在的脚

步,以便从务观看这场纠纷。她的好奇心的表现是那样天真 可要,就我在警色苍茫中所见到的而言,她的眼睛是那样美, 她显示出来的是那样坦率自然的安态度,使得我一时又稍 特操奋,便立起来,手拿掌帽子站在她面前。但是当她往视着 非的爆落的。 悉能了的那些故, 她她要如她被金剛眼往下看,

在这同时,她对教堂司事说:"这个人在这里是怎么回事啊?"

那位小姐转脸向着我,带着和蔼可亲的表情说。"您到底 为什么要在议儿睡觉呢?你就这样热爱死去的人们吗?"

"啊,我的小姐,"我抢起眼睛看着她,回答说,"我把死去 的人们看成大地的真正主人和房东,他们并不拒绝任何被稳 的人在这里休息,但是强我看来,他们是没有什么势力的,他 们的心意也被那些在他们头上行走的人随心 所欲 地 加 以 解 系,"

"您可不要说。"小姐微笑着说,"我们这个地方的人比死 去的人们心肠坏呀! 只要您肯先稍稍证明一下您的身分,讲 一讲您的情况,您就一定会发现,我们这些活人也还是差强人 查的呢!"

"我可不可以先向您出示我的证件?"

"那也可能是假的呀!然还是口头叙述吧!"

"好吧,我是良家子弟,现在正要尽可能快跑步行返回自

己的家乡! 可惜,看这样子并不是畅行无限的呀!"

"您到底基什么独方的人呢?"

"我是勒士人。几年以来,我以艺术家的身分住在贵国首 都,結果发现,我并不是艺术家的材料。所以现在我正在还乡 的途中,身边没有足够的旅费,我寻思可以一代儿迚这个地 方,不至于打我任何人。但不幸阻雨,所以我希望,在这座教 堂里过夜,投入看见,明天一清早战情情地离开这里,继续前 进。因为我实在走不动了,所以,如果这里附近有个房檐或者 一个散棚的话,即流清悠慨然下令,让人们允许我在那里体 五年以当我不在那里似的,明天早晨我就怀着感愈的心情离 开设里了!"

"您应该有个好一点的住处,现在清您跟我来,我暂时负 责安排一下,我父亲不久就打猎回来,等他回来再说。"

我虽然由于身上又冷又湿,站在那儿直在发抖,但我还是 跨購不前。当小姐型着我,等待我走时,我请求她原谅说,尽 管我的处境这样高苛,我并不是乞丐,她的建议会打觅我在投 育他人帮助的条件下,返回家乡的计划。

"但是您已经有身認透了,冻得象个鬈毛狗似的,我的高 做的先生! 您如果溺宿一夜的话,到明天早晨您就会发起高 烧来,那时候,您那不要人帮助和照顾而继续前进的计划,才 真正受到阻碍呢。。况且我也只不过是请您暂时在花园中的房 子里休息一下,我已经在那儿均了一天了,那里有火很暖和。 所以您可不要再拒绝了,以便我们能够根据您的愿望,让您再 平平安安地,早早儿炮离开我们: 你吗, 被宝司事,你给我们 做唯命是听的随从,跟着我们走,来惩罚你那样肯传这位虔诚

的巡礼者!"

"仁證的小姐,您想,人家会对我说什么样的话。"教堂司 事没有好气儿地嘟囔着说,"会怎样对诗我,如果我夜里开着 就进夜门或者把一个陌生人锁在里面? 难道人们还没有听到 过夜间抢劫救监的事件吗? 难道烛台、圣餐杯和圣饼盘还没 在被人做诗吧。"

听到这里,我由不得突起来说:"难道你把我看成莎士比 亚剧本中巴道尔夫①那样的人物,这个人在法国因为偷了蚤 体陈列器而被绞死?"

"在这以前他在英国不是已经偷窃过一个琵琶稿,背着它 走了十二小时的路,卖了三个克罗采吗?"那位超群出众的女 性,听了我这话以后,发出拱笼的资产,跟随许视着我,补充 说。我随即回答说,"既然您能这样敬捷巧妙地引用一些危害 公众利益的事例,那么,我还是不满胃昧跟着您去吧;因为我 们实在都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团体的成员,这些成员由于相互 帮助,有阻由能使该个羽体的存在成功有名的。"

"您職,这样说来,世界上一切都有好的一面嘛!"她说着 館迈开脚步向前走去。我也和她一起走,软莹司事臣上带着惊 得和信愿的神情,跟随我们穿过霞暗的庭园。不及便看见庭 园中一所完整的房子的窗户。都被灯火照亮,在朝丛里闪光, 宏房房子和住宅之间可能有相当距离。我们走进这所房子的 小客厅,这回客厅和庭园只隔着一个玻璃门。逐步的火营得 很旺,小屋碗手把藤安乐搭挪过来,让我现在就休息一下。我

①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五世》(1599)中的人物。]

毫不犹豫地坐在椅子上, 但是我由于背着我那个奇形**怪状的** 行**秦**而觉得有些累赘。

"您就把那口袋放下吧!"小姐说,"看您那样舍不得离 开它,难道里面真就装着偷来的琵琶匣,背着它到处走不 床?"

"是这么回耶!"我回答说,说誊却取下了肩上挎着的,由 于装着那个骷髅而显得鼓鼓蹇蹇的行蹇, 小姐递了个账色,教 堂司事便从我手里接过去,靠在一个用落里。在这时时,他却 几乎不动声色地用脚尖触动了一下那个略带圆形的 監 起处, 试一试里面是否起码会踱着一个偷来的甜瓜,因为他不明白 程音师是怎么一回事。

在这同时, 小型忙活了一会儿, 现在图来了, 站在我面前, 用同情的语气问, "您的姓名到底是什么?还是您想隐姓埋名 批旅行?"

"我的姓名是亨利·雷。"我说。

"當先生,您景况非常坏吗?我不明确坏到什么地步。您 毕竟还没有穷到没有饭吃吧?"

"那也没什么要紧,不过目前情况确实是这样;因为我要不是一天只吃一顿饭,我的军用资金就不够我回家作路费了。"

"可是您为什么这样做呢?怎么能这样自讨苦吃呢?"

"要说吗。我也决不是故意这样做的。可是这族然是无可 奈何的事。我也只好来顺受,单筑迫不得已的情况也有值易 感谢的一面而言,我甚至还感谢这种遭遇呢。一切事物,人行 都可以从中学到些东西。对于妇女们来说,这种锻炼是没有 必要的,因为她们经常做的, 都只不过是她们欲罢不能的事。 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这种十分具体的型标述有好处的, 因为 对于没有亲限看到, 亲身接触的东西, 我们常常不肯相信, 或 身认为它不合理, 不值得注意:"

姓立刻让教堂司事帮着她把一张小桌子抬过来,桌子上 摆着几个孩子,里面有些贪物。

"可巧我於院裝正好選米了。请您暂时先吃点儿,等我爸爸回家后再招待您。教堂司事,你走快上序里,让女管家给你 专一瓶物蜜酒,你听见了没有?雷先生,您爱喝白葡萄酒还是 好葡萄酒?"

"红葡萄酒!"我不客气地说,因为我一方面是个需要人数 济的所生的流浪人,一方面又是个受到殷勤款待的客人,在这 样的情况下,我现在又非常狼狈,所以说不出得体的话。

"那你就让人把我们平常吃饭时喝的红葡萄酒率些给你 吧!"她向正往外走的教堂司事就进,接着流拉了一下拉铃的 绝子,这时候有一个穿着乡下衣服的姑娘跑米,她一见我在这 里吃了一惊,停住脚步,带着惊异的神情往视着我。她是隔了 的女儿,同丁也住在这同一所劝子里。后来才知道,她一个人 兼有小姐的便女和密友这双重身分,和小姐说话彼此都是你 我樹原。

"你在哪儿来着,罗丝琴?"小姐喊道,"快点上灯,我们有 客人来了,暂时还不离开这里!"

在这同时,我已经拿起刀叉,想稿痛快快地吃一片冷烧 內,可是又觉得尴尬了。这银质的餐具显然是用了多年的儿 蓝餐具,小叉子上膏膏楚楚地刻着哥特字体的名字"窦绿苔", 因为新來的罗丝等0 方才称呼女主人为實琴®, 所以我手 章 套的毫无疑问是题自己的餐具。我把餐具放下了: 罗丝军 同时注意到了这种情形, 便喊道, "你怎么搞的呀, 窦军? 你把 自己的餐具 全给这个人用她,"

这位窦琴小姐稍微脸红了一下,说道,"可不是呢,心不在 焉,就会这样! 请您原谅我把我儿童时代的武器拿给您使用 了! 不过,您如果不懂它,您就尽管继续用好了,这样,我自己 也可以显得大有那位从自己的盘子里取出食物给穷人的圣伊 面或白文观。"

所了这句美妙的笑话以后,我再也不能拒绝了。但是饭 吃得并不痛快。我忽然觉得没有胃口了,还觉得这里不是我 特的地方,这种感觉他我苦恼,我情愿出去到外面大路上自由 自在地行走,可是我尝放朝道,这样做是不成的。罗丝军用品 好的眼光打量我,给我斟了一杯商商酒。我喝干这杯酒后,心 信答物些了。我便把身子往后一仰爺在椅子上,从旁观 看 们两个人在做什么。在这同时,小姐已整坐在大厅正中一张 大圆桌子旁边,园丁的女儿在她旁边站着。桌子上有各名件 颜色的果实,一串一串的红色的和混色的浆果。这些玻璃杯 和小罐子中间放着别求的和心形的,都考古怪的你就红色时分 就红色时子,美得出高的。绿油和砂发光热的常常源样似着 不有色等,这一切都高合升成一个花束成者也就这样收敛

② "罗拉琴"是"罗音标"的爱称。② "邀琴"是"蹇禄首"的爱称。

③ 圣伊丽莎白北天主教女圣者→

以供现货。花似乎来自嘉地,因为我看到,小如刚才把今天采 来的也糕在换上新水的玻璃林里了。有几个小花束是鲜花, 其他的都已经枯萎或学枯萎,这似乎表明,这位美丽的小姐对 糖些死去的人米说,肯定是一位东切的朋友和爱护名。这又 使我想起了关于圣伊福莎白的传说,说这位圣者小时被害欢 和她的伙伴们到塞地上去玩,还谈论那里的死人;因为窦缕苔 自己对这一难传说很熟悉,所以这一切就给她的为人膝上了 一种象征更深的灵魂的金光,而她那自由果决的举止,却又不 察验,治神神被有什么顽固的宗教信仰

我心里洋溢着一彩起催眠作用的喜悦向桌子童去,我的 眼睛和耳朵在半睫半型的状态中,有一段时间还看得见頭得 既她们在做什么和说什么,而并没有注意她们,后来我能真脏 着了。小姐旁边一把请子上靠着一个大纸夹子,她从这个纸 夹子里取出大大小小的纸张,她忙着把这些纸张都贴在一张 一张的厚纸上,加以保护,还留下宽阔的边缘。这些纸张她是 用小纸系儿上面抹上一点阿拉伯树胶贴上去的,罗丝琴不断 由把这些东西滩各年他被伸用。

"現在我自得再級一些祭师。" 罗斯翠看到准备下来的衬 纸刚用完時说道。她们起劲地把桌子上那些妨碍工作的杂乱 无牵的东西推到一边,腾出地方,放上新的绿纸,开始拿她们 工作使用的剪刀去被那些纸。仿佛她们面前放着亚麻布,她们 着手把它裁剪成手巾似的。因为纸上并没有打粉线,所以剪 刀刃几一裁到,有的地方纸盒被起来,或者是剪刀把纸放斜 了,两位姑娘碰到各种细小的麻淚事,她们开玩笑地互相埋 您。 "哎, 你这孩子,"窦绿苔喊道,"你把纸条都做成 花 边 儿 了, 我爸爸看见了,一定要把我们做的这些作废, 最后还是亲 自动手!"

"你呢,你的目測能力也不怎么样! 瞧,那张地图贴得多 么歪呀!你父亲和我一起划分菜畦时,我们做得就比这好!"

"你则说了,这我早就知道! 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太大的东 际,绝不能真正把它们的尺寸目测出来! 我们在学校里面花 弃画儿时,尺寸大小要合理些,话又说回来,我父亲以后一定 后用界尺相轨笔把这些东西改正一下。主要的是我们不要把 纸张裱得太大,因为他想要尺寸都一般大。他已经让人专为 装这些东西做了一个箱子,把这些东西放在里面,就象放在亚 伯拉罕的怀里①一样。他还订做了一些木头镇程,为的是把 他特别喜欢的那些张例换着挂在他的书房里。这些镜框背面 都要有他于使用的可以掩进拉出的活动木板。"

"这些东西有什么可看的?它们到底有什么用呢?"

"吹, 依这个傻子, 为了欣赏嘛! 人们得懂得它或者退领 会它, 这就是欣赏! 依没有看见吗, 这多么开心, 所有这些树 木长着郑祥密密层层的枝子和叶子, 目光映射在那上面。这 一切只有学习才面得出来呀!"

罗丝琴把两只胳膊放在桌子上, 把小鼻子挨近一张画, 说 道, "真的, 不错, 我看到了! 就象我父亲礼拜天穿的绿青心一 样! 这里是个离吗?"

"怎么会是湖,你这小傻子! 那是树顶上的蓝天嘛! 哪儿

③ 这句话来自《资约·路加州音》等十六章、原指时级的拉蒙路(Lazarus) 死后被天住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里是转义,意聊事需安全。

有树在下面水在上面的道趣呀?"

"去核的吧, 天是國的, 拱券形的嘛, 这里这一片蓝色的东 西港平的, 四角形的, 象哨们家老爷已经让人在四周围线上小 着提椅的那个大水池一样。 你一定把这张画贴倒了! 再把它 倒分针用, 水耸在下面, ມ坡耸直在上面了,"

"不错,可就是头朝下倒着长了! 你这孩子,那一片蓝色 的东西其实只是天空的一部分,从窗子里一望,你看见的天也 且是这样的一个四角形,你就是个四角形!"

"你是个五角形!"罗丝琴一面说,一面用手掌在女主人背上轻轻地打了一下。

我并没有关心姑娘们唧唧喳喳说些什么,但我一直觉得 这唧唧喳喳的声音悦耳动听;我听着听着娘真正睡着了,可是 几分钟后,听到我跟前有悦耳的声音感我的姓名时,我就做 了。原来过了一会儿,园丁的女儿把已经贴好的一张画放在 旁边时,就在画的一角偶然发现了这个姓名和年份,她说选: "这儿写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儿还今亏什么!"突然替答 道,"写的是画这些习作的艺术家的姓名嘛;因为这就叫习作, 风景习作!他叫亨利·雷,这个纸夹子里所有的画都是他两 的!"谈到这里,她忽然停住了,明者我看了一下,贼逃,"怎样 会这样机心大意!原来这就象爸爸所说的,多半是瑞士风景 瞬,"

这时,我停开眼睛一看,只见她就炫在喪距前,双手以恁 美的豪态捏着一朝大画的上角,象拿着一面被空颜似似的,把 面限现在自己胸前,她的美丽的嘴闷叫了一声,"亨利·雷先 牛!"还在卷着。 我却已輕限迷海, 強初的一瞬间, 简直不晓得自己在什么地方。 只瞥见一个旁媚的人物站在自己面前,用脸那可爱的,明除来回观君者一幅画。 我好象在梦里似的,满族有着好奇的。 可着为子向前幕捷, 旋視, 署这似画。 后来, 告先觉得森林的曼 色看起来很眼躺, 接染, 也就想起了这是我少年时代的作品。 这幅画是一幅画者细高的树干中间窝出一座终年积雪的海绵。 我还特别从一大探长有茂盛外的的明晴胄是抗鬼生变,上面有明亮的光线接过。 这种高的体物当时使我十分赏心悦目, 所以我就较比往常更高兴、更勤高地写生, 把它画两字高声、就表画那独特的鉴和叶子的技法来说,这棵植物也是画两字高多米, 批当成功的, 因此只要有 悠彩面, 我就再没有必要去画第二张毒人参习作了。当我倒是和它为高时, 我还有着那段的心情向它说了一声变重。

可是当我的眼睛离开这张画, 仰视着向这张画数笑的面 孔时, 我又忽然定得, 在明亮的炉火熙耀下, 这个近在眼前的 题孔也是早就熟识的, 可是不知题已经在什么地方见过。我 起了又想, 因为这个形象已经超出今天的经历的范围了, 再说 这些经历对我来说也不是立刻统历历在目的, 这个形象使我 回忆起往事。我看到她的眼睛和张开的嘴唇向我示意招呼时, 我忽然认出了她就是当初向旧贵店的窗子里望着, 问起老店 出关于政府中国茶碗的事的那位美酒商少女。这时我毫不怀 疑。我压亚处在那些场失败的还乡之掺当中的一步境中, 因 是我正处在那些场失败的还乡之掺当中的一步境中, 因 想对成是微梦的人似乎冤醒的表现, 这个人未怕概念, 害怕象 现自己依然处在旧日的穷困中。但是四为我确实已经 關了, 并且思考时头脑報帝閥, 所以我得到的印象更鲜明更强烈,当 我把目 扩重新转到画中那一片天然的风景上去时, 我就意识 到,每一块彩色的石头和每一棵草设都重新认出来了,这时候 我不禁熟相调配,我和近脸去,好让分处从我眼前消失。

经过若干年以后我还从这件小事体会到,经历的事实有 时确实是和梦中的情景一样美,同时又更合理,经历的时间长 短,肯定是无关繁要前。

窦粲苔远歌着,用感动和河蕾的目光注视着我的举劢;她 由于聚精会神追注视着,身子动都不动一下,所以她这种优美 依察态保存了一分钟之久。

最后整一再叫着我的名字说:"您就说吧!这是您面的 吗?"

她的响亮的声音使我精神振奋,我就起來, 拿起那個両, 双手耷着仔细或看。"确实是私画的"我说。"您怎样得到的 呀?"同时除了这帆画以外,我还看到了自己在半睡半醒状态 中瞥见这两位姑娘整理的一切其他的作品,我走到桌子旁边, 起几张画拿在手里,还在纸夹了里端除了几下,发现这些画都 是我的素质和可作,似乎一张不读,所有的作品都和当初在我 手里时那样一张挨着一张地放着。

"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 现在我自己异常惊奇 地 喊 道, "谁会相信自己能经历到这样的事呢!"

接着我又把目光转到小姐身上,她怀着又紧张又喜悦的 好奇心,目不特睹地注视着我的动作。我说,"可是您我也已 经见着过,现在我知道,这些画您是从哪儿得来的!您不是有 一天向约瑟·司马赫费尔老人的窗子里望着,问古磁茶碗的 事,当时那里不易有一个人吹笛子吗?"

"不错,不错!"她喊道,"可是您得让我瞅瞅啊!"

她说着就把双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毫不害羞地端详起**我** 来。

"我今天怎么会什么事都想不起来了?"她带着新的惊讶 的神情说道,"啊,是这么一回事!我在那个被我父亲称为巫 舜旧贤商人的老头儿的洞窟里见着过这个面孔。当时悠用值 天吹奏了'太阴虽被浮云遮蔽',是不是啊,亨利先生一亨利· 雷先年。后面几句歌词是什么呀?"

"'它依然在天幕高悬!宇宙全由神意主宰,非隶于盲目 前偶然!'观在我对这个问题应该怎样看呢?"

"现在吗,如果我们硬要信神话的话,那么,只要那最可要的偶然之神冷变这样讨人喜欢的把戏,就让他主宰一切吧! 人们应该只用新开的玫瑰花和杏仁酪供养他,好让他这样轻 恰愉快地,这样安稳地,这样患者给烧剂下去! 语又该回来, 现在您也应该受到正式接待呀,这样才适合今天这个值得纪 念的事件和情景! 这所房子里有个简易的招待客人的房间。 我马上去作必要的准备,以便您可以完美一换衣服,罗丝军, 你要一直待在这儿,不让人难为这位极其可怜的先生!"说了 次远,她健和对忙了他走了。

我不知避是否应该把这一新的转折看成是否极泰来,一 面观看着自己的紧備,一面叹息,想不到今天重新找到了这些 作品,可是又得失去它们。著良的罗当娜姑娘迅速地透应了 女主人离兴的心恃,可能认为我是鉴涩阻怯,便和离地说道, "您可干万不要介意! 伯爵老爷和小姐行事向来是按照自己 的心愿,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认为,他们这样行事 是对的,量的多爷太太们说什么愿话,他们全不在意!"

"这样说来,我还居然是在一位伯爵的府里?"我回答时感 到意外,心里与基说是高兴,毋宁说是吃惊。

"这您还不知道? 是在 W…贝尔克的蒂特利希伯爵的 府 里嘛!"

经历了这一切情景之后,现在又添了一层廉原,这就是我不知道怎样跟身分和我完全不同的人父往。我有生以来没有 和框何一个这样的伯爵来往过,对这些老爷们的个人生活方 式和要求,我怀有离价的想法,这种想法伤害了我固有的市民 防级的平等死念。但是我又想道,即使这家的主人是个农民, 我落到这个地少已经说不上和他平起平垒了,想到这一点,我 对于旅途中发生的这一转折,又糊涂起来了。姑娘却好心好 音能继续跨陆身。

"老爷这样料想不到地看到您,一定会又惊又喜的;因为 自从当初从京城里带来第一批画,后来还不断地得到一些,老 爷就天天观看这些画,纸束子得经常在他手边。

过了一会儿窦绿苔回来了。"现在劳急驾, 诸您上一层 核""地说道。"罗丝琴给您照着路上去,以后由她父亲照应您。 希望您能够尽可能快地做到举止随便一点,这样您还可以怀 着舒畅的心情和我爸爸见面,我也不至于因为没尽到人情上 p尽的亲作语受到电压。"

我拿起我的行囊,但是罗丝琴从我手里抢过去拿着,还拿着娘台,在前头照着,于是我就只好随和着上了花园中的房子

THE PERSON NAMED IN COLUMN

的赞,进了国丁的起居怎。园丁正坐在那儿和教堂司事喝晚 题,已经把我当作一个形迹笔无可疑的陌生客人来被待。教 室司事现在也认为我是一个由可靠的亲友介绍来的客人,主 人正等候着性,他以那样的方式出现却显然是他开了一个奇 诗的玩笑。园丁刻着我又上了几级楼梯,那里有一间有木柱 于的小厅,突出在花园中这所房子的背面,也就是向着伯爵的 那一面。这历鉴空建筑的花厅外面从柱脚到屋顶都布满了繁 红色的思冬,房子井面有一张床,还选择了一些别的家具放在 这里,应有尽有,所以不论白天碗上都可以在这里住。

椅子上已经放着几件打点出来的衣服,属丁请 我穿上。 但我宁愿立刻上床休息,免得非穿这些衣服不可,尤其是因为 我想闭上眼睛睡觉了,我请求回了,等我一闭上眼睛,就来拿 我的衣服,把它均干剔净。当我办完了这一切,最后在黑暗中 蜗着的时候,我听见车马的声行,还听见一阵犬吠芦。这毫无 疑问是高贵的主人回来了,今天我再也不必和他见面了,我认 为,延迟这一天是很可宝贵的。

第十回

时来运转

这一觉陋得又熟又久,一直隆到第二天上午的时间差不 多过去了一半,我才睡醒了。我的衣服早已悄悄地送到房间 里来,依拾得干净整齐。看见这些衣服,心里就不由得赞美自 已和那位友好的犹太人做成的那一笔交易。特定的时刻就这 样经常使事物具有特殊的价值, 我觉得, 把自己的作品股价出 售, 交换得来的这一套象样的衣服, 目前对我来说, 要比别的 时候手头有相当于这衣服价格的两倍或者四倍的现款还更为 申章.

正在穿衣服时,有人敲门。 表一说"清进!",门放大开了, 只见一个又高又美的男人就在门口,手拉着门上的战手, 眼睛 注视着筋间和里面的客人。他留着全部胡须,这在当时还不 流行,这全部胡须和头麦一样已经有点波白了,他身上穿着一 件来色高哲學表,上面的组和是應角極犯。

"您好!请您不要因为我来感到不便!"他声音爽朗有力 被说道:"我只是粗看一看我的客人情况如何!"

"我的情况确实很好, 伯爾老爷, 因为我很卖率, 能够真正 向您——这所形够的主人表示我的敬意,"我把正使用的饶子 放在一边, 郑重汽享见物了一个躬, 作着几分狼狈的表情回答 流

"请您继续做您所做的事,就如同在您自己家一样!但是 首先让我向您表示欢迎!"

"现在消怨告诉我,"他为了不妨碍我依事而靠近开着的 窗子坐下, 棺神焕发地高声说道,"您真就是在每张画上都署 名亨利, 雷的那位朋友吗?您如果证实这一点, 我就高兴极 了。原来我自己早年也画过这一类的画,但是由于太举把它放弃了,不过,每逢我能获得一两张写生画时,我都感到高兴,但这种情形并不常见。如今我可以说是获得了一整套这样的作品,这些作品体现出一位诚实的力求上进向人的全部发展过程,同讨还包括着大量观实的绘画题材,所以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别有这种财富更使我称心如意的了。当我们从隐居在偏僻的角器里的那位古怪的艺术保护者那里发现这个机会时,我还想直接探听出没法让这一批画全都落到我的手里,我还想直接探听出没批画的来源,但是老头儿对于这一点却坚静像物!"

我已经从旅行袋里找出一个小包袱米, 里面有我母亲的信和我的旅行护照。我打开小包袱, 把由官方证明我的姓名 和身分的文件导递给伯恩。

"是这么一回事,伯爵老爷!"我胸怀开朗地笑著说道,"由 了一种传奇式的机缘谈巧,我在回到产生我少年时代这些平 凡的艺术成果的地方以前,能够重新见到这些艺术成果,并且 知识们的被保在很十分宗教。"

伯爵拿过护照,注意地读了一下,他表示,这是为了把事 实准确地记在心里,并非由于怀疑我的话。

"这次机像读巧是很可宜贵的。"他补充烧道,"现在可先不要演雑绩您的旅程了,这样我们不不幸负这一类好的时机! 我很想知道,您是怎样陷入这样的困境的,这样的生活有过付 女的变化,您将来打算怎么办,这一切读起来都是很有意思 的,同时愈就在我们这里抹茶些时候,需要多久就多久——"

说到这里, 他忽然睁大眼睛惊讶地向桌子上塑去, 原来在 这同时我已经洗了手, 随手从桌子上拿了一条手巾来擦手, 方 才听见敲门时我匆匆忙忙用这条手巾盖上从旅行袋里掏出来 的那些东西,现在那个骷髅和已经装订好的我的少年时代的 被事故至您何報偿出来了。

"这可是一件神秘的行李呀!"他走到桌子跟前喊道,"一 具骷髅和一卷绿绸子面带有金丝线的四开本的书!难道您是 个巫峘和都宝老不成。"

"可惜不是象您说的那样!"我回答道,为了凑趣儿接着就 大概读了一下有关这个骷髅的麻凝事,因为这一点阳光已经 使我心里比较快活了,话也比较多了,所以我还讲了一下昨天 股守林人开的那个玩笑。伯爵用他那沉静的炯炯的目光凝视 着珍。

"那本书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是我在没有事可做,无法生活的时候写的。内容纯粹 是描写我的少年时况,对这个时代的所作所为,我黄成自己做 自我检查, 但是写下去结果却完全使我陶解于阿忆往事的乐 好了。 恣无道理地把它装订成这个样子, 并不是我的过 检"

我叙述了我您祥由于装订工人的误会而失去了最后一文 钱,接着就尝到了捱读的苦头,在笛子的奇迹的引导下,来到 了旧货商人那里。

"这样说来,这就是窦绿苔听见您吹笛子那件事的 原委 吗?"伯爵心花怒放地笑着喊道,"继续讲下去吧!后来怎么样 呢?"

我又补充叙述了画旗子的故事, 和这件事如何使我的愿 望暗中得到了满足,以及房东太太之死等事,一直叙述到我已 经讲过的房东扔销酸的事。和胡尔达的短暂的奇遇以及其余 的情况我都只字没提。

伯爵拿起书来。"可不可以打开或者甚至于读一读吗?"他 问道,我说,如果他不嫌太枯燥无味的话,我就欣然同意。

"现在我们到那边去吃早点吧,因为我们要过三个钟头才吃饭呢。"

他一只胳膊夹着书,一只胳膊挎着我的胳膊,我们便向人 们称它为府邸的那座主楼走去,这主接大概是上世纪加年建 造的。伯爵把我领到一楼他的几个房间里,正中的房间是一 个有几张大写字台的敞亮的书房。在一张写字台上摆上了早 点,收藏着我的习作的纸夹子也已经放在那旁边了。蒂特利 希伯爾一面以伙伴的态度和我共进早餐,一面把纸夹子打 形.

"您得给我稍效整理一下这些东两,"他说,"可以先拿这 作事来溜達。许多张面都没有习着自期,面的作风和按巧也不 相间,有的磁得细致,有的通得革命,有的是成功的,有的是失 败的,同时所有的画笔法的准确或者不准疏的程度又各不相 尽,这种种因素混杂在一起,使得我想按年代的顺序加以排列 也不大能做到。我不知道,您明白了我的意思没有!这里有 一张画,虽然艺术才能还没有得到发展,明显看得出是初期的 作品,却画得恰到好处,使人爱得优美素朴,是一件成功的作 品,那里又有一张题,作品在笔法的准确程度上已经大有进 步,同时却看得出绘画。图明明显看到收藏的这些作品那只可能 准确地接待代别片推到此,这就是说,把我们根本还要下断语 的那些加以保留。今天早晨我已经在议方面考虑过了!*

伯爵取出一些实例来证明他的判断,他对作品理解的正 确使我大吃一烷。但他又从一个额子里取出儿服拿过来。

"但是这里还有一种情况, 使我始终不大明白; 这些作品 也真正是您画的吗? 我看, 这都是剪裁下来的东西, 但我不晓 舞怎样把它们排弃一起。"

这些都是我当初画在纸板上的草图的构图。贩卖旧货的 老头儿却把各个偏册里的画都打乱了, 把彩色的和清一色灰 色的, 大新的和小幅的都平均分配到每一个画册里, 他认为, 这样一次, 放使这个奇异的画象有差不多同样程度的丰富多 采的梦处了。伯爵大概也还没有彻底加以考察,我深知,在这 种情况下,要组找出各幅画之间的关系求,是很困难的。我开 始把这许多幅画迅巡炬挑选出来, 在地板上选了一片足够大 的空地方, 被在邓里把占代目耳曼人的懒树林这幅画拼在一 起了。

伯爵默不作声地观看着这辐大画,最后说:"那么,这种画 您和画衬? 为什么以押它的成几幅呢?"

"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骗那个老头儿; 假如当初我把这幅 卷色的草图整个卖给她, 他给我的钱也不么多于衷。幅小福 地零售给他原得到的。而且说老实话, 我也不愿意让人家着 到这庞大的旗子似的东西往在他那倒和的洞宫里, 再头那儿 落到天晓得什么地方去。啤酒店老板很可能打主意把它买去 来耧棚他的九柱戏的球道, 因为我这些习样艺术界是知道的, 所以这样一条, 我会成为话柄, 严待审美替非! 但是把面剪成 加触, 就不大可能有效都在除了!" 我重新拿起这儿蜗来,然后把野牛狩猎图放在地板上,接 着又把那张中世纪城市图以及其余的创作放在地板上。

"现在我可知道您的意思了!"伯麟说道,"您可真是**蛮干,** 因为我们怎么能够使绘画毫无提伤海恢复简荣呢。"

"可以在近处的木匠那里订做一些轻便的桃木画框,上面 都绷上一块价钱便宜的布, "迅言整画照廊来的样子干脆用胶 鞋在布上。会看得出来有一道一道的绸缝儿祭阿似的, 那也 搜有什么特础。可是你到底粗炫耀外置这些画唱?"

"把它们挂在这里的中橱顶上。 装上画框,再递其中有一 都分是尚未全部完成的作品, 所以挂在这里作为颜字音练的 纪念是适当的, 对我说来, 这也是美妙的纪念品, 尤其是因为 画家本人在汝所历子里住社。"

这高大的房间屋的椰木切子顶上的墙上,的确还有足够的地方。我想象出我的奇异的旁动成果在那里保存下来的情景,就不用将因为这些或果则底还是走了好运而感到喜悦。原来这座大厅的半穹凉形的天花板庄严地隆起 在这些画的上边,栎木树子上提名几古代胸像,地球仅以及诸如此类的东顶,与其说它们遮置了这些画或者损害了这些画的形象,毋宁说起了囊糖设差画的作用。

伯曆却继续说:"我得拿您问我的话来反问您。您现在到 底机怎样处理自己的前途问题呢?"

"这个问题现在"史已经行几分明确"了。因为废在"我可以 体面绝。也可以说是心平气和地向我的中途而慢的事业情况。 最后还能转向一种对自己更适合的、虽然是平凡的生活。是 什么生活,我当然还不知道,不过,我是不会长期迟疑不决 65. "

"您不要过早地决定,虽然您的心情我觉得我很理解! 我 忽然祖起来了,我们先把我们这作事了结了吧! 您想收回这 还习作吗? 如果不想收回,那您在什么条件下,愿意让给我 嘛?"

"这分明是您的东西嘛!"我惊奇地说。

"什么我的东西」您大概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吧,现在我们您认识了,还让您住在我家,我出了那么一点检验把您这一纸 来手的邮图下归自己所有。您可千万不要以为,我当时不停 行给那个古怪的老头儿很多的钱,其实他赚到了极其有股 的一点确读小谦豫显了。更生你出口的附该给我不成。"

"我认为,这一纸夹了而已经实现了注定的命运,起到了 自己的作用。在安労团的时刻,这一纸夹子两便获的生命保全 下来,我通过卖这些通得当前每一个信罗中心,对求来说,对 具有一个序勒的价值,所以我有完分的理由起这一纸夹子面 费出去了。已经出手的东西,数据它去,没有什么遗憾的"

"假如情况不是象规在这样的话。这样做我是赞成的。但 是现在要这样做。却是过今做让的话的情况,这种作风我们要 去掉。我是个有钱的人,只要价格公平合理,我一定要把这一 据画奖下来,即便您本人进一文钱也得不到,我也要买,所以 并没有照颜到您这方面。您要学会坚持自己的权利,如果这 种权利不使任何人感到压力和恐惧的话,即使它只是一种道 德上的权利,也要坚持,您可毫无畏惧地思您应该得到的价宜

① 後隣旧財的処面,约合十二券总。

接受下来;以后您想用它干什么就可以用它干什么嘛!那您 缺道出您认为话当的价格吧。我是高兴把这些面留下的!**

"好吧。"杂徵荣着面答說。看到自己的最况迅速好转,心 里不免暗自欢喜。"那我们就彻底做成这笔交易吧!我想一定 有八十张左右大致已经完成的好面,在通常类画时,公平的估 价平均每张应该两个路易多尔,有的值两个以上,有的值两个 以下。其次大湿还有一百来张价值较低的剪破下来的小画和 速写,其中有一部分质量降低到毫无价值的程度。这些画我 们平均每张第它一古顿。从计算出来的总额中,您扣除您一 共付给到马赫兹尔先生的镜数。"

"您看,"伯爵说,"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席! 我可以马上告 诉您,我买这些两,连画在厚纸板上的草图在内,一块付给了 噘老旧俗的老头儿三百五十二古椒八十克罗采。"

"这样说来, 他赚的钱确实没有象我想象的那样多,"我说,"因为我拿到了这个数目的一半。"

"这证明, 在他那兴隆的生意当中, 正是对于这一方面他 并不特别内行! 但是话又回到您几乎已经致坏了的那些画在 原纸上的草阳上去, 这些等以后几时修理好了, 我们几时再向 议。 现在我们没一数纸夹里的画有多少张, 这样您在我们吃 饭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自己有多少财产, 也就把今天的就虚解 除了!"

我便把不重要的和重要的作品分开,準歲兩端,不经过长 久的考虑,就根据每张作品面积怎么样,把它扔到其中的一个 他上, 伯爵屡次把我认为太不重要的作品被出来,放到比较 好的作品那一边。最后把这两准作品数了一下,并算出钱数, 伯爵便是遊里洞屋, 拿出一千五百多古额的现象来。他**把这** 毫金币艰酸点清, 放在我面密, 我喜形于色填向他遊說, 氽出 我被钱的应口税, 把里调那一点残余的旅资制油来, 把金币装 速去, 钱袋都涨得接圆了。现在我知道, 我能在较好的尿况下 还多, 把母亲为表播鞋的钱的一部分还给她了。

"现在您心情如何?"伯昂说,他看出我由于穀變里真正裝 着一把如何我梦见的那样的金币而喜悦满足的样子,"您想不 据回头,当真再账款。 设时间;既然机磙漆巧,使我能促使 您的最没开始好我,以后也,完全被继好的下去嘛。"

"不,不会的! 对于这点说来,我觉得,这全部奇遇太带有 独一无二的性质了,是不会重复出现的。再说,我下了这个块 心,也并不是由于生活过得去了,而是已经有它更深的思想根 意,我看到过比我高明的人,在他们的积存成鳞的艺术活动 当中,黄铜了这样块心,因为他们的精神非不全在这上面。"

我给他讲了一下艾利克蘇和穆斯的故事。但他絕了絕头, 说道,"他们何的情况不一样,他们倾的情况又和您不一种,您 当然也并不是个不折不扣的笨酒匠。极如您是个笨酒匠的话, 您离开绘画这一行就根本不成问题,我们就没有必要在这里 继续讨论了。如果一个人精通一种手艺,对这种小艺专取级 的认识和体会,但由于这种手艺不能使他的心神完全放在上 面,而放弃它的话,我坦自地说,在某些情况下,我当然是我,据 我看,您对自己还没有足够的考验。正是因为您还没有达到 职两个人表面上看来的高水平和熟练程度,我觉得,您就还没 有资格品旅近出放弃绘画这一步。" 我笑了,心里短到,象他所说的那样办,对我的爱况来说, 花费太多,很我并没有讲这一层,只是说:"您想请了,伯爵老 名!我已经达到我的敬癖的才能所能达到的项点,实在创作 不出什么更好的作品杂了。甚至在比较有利的情况下,我充 其量也只能成为一个半流质的学院派画家,起幽奋异的东西, 有独输的风格,跟世人和时代格洛不入!"

"情形不是这样! 我实语告诉您说。您没有画出投合世人 所好的东西,这只不过是您的良好的本能所致。一个有才能 创作比较高级的作品的人,如果勉强去创作比较能级的作品, 总是做不好的。因为他只有放手去创作他力所能及的最高级 的作品,他才能够破坏,他去创作任何其他的东西,都是粗制 鑑造。如果他纯粹由于性情豪放贡斯省手创作比较依级的作品,他是不要吹灰之力就能成功的,但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我 起,我们还是试一试吧! 您可不要这样读惨地逃停。要堂堂正 正地离开您少年时代的行业,不让任何人能在您背后作鬼险 哪笑您!我们放弃什么,也要自觉自愿地放弃,不能象狐狸吃 不着葡萄说细萄您郑件!"

对下这些话我损了损头,心里只想借着我这笔意外之财 尽快地回到家乡。这时我们的谈话却由于来了一位被土而中 断了,这位数止是这付里的神庙,他听见教堂司事说来了一个 奇怪的客人,候利用他可以随意前来吃饭的权利,来满足自己 的好奇心。他脚上穿着擦得很亮的长筒靴子,身上穿着唰得 孩干净的黑袍子。一只手拿着帽子和手杖,挥动另一只手向 外酒了个半圈,带套四数的神情深深地颤弱,表明自己是俯中 小姐的便者。小姐让他传话,饭已经准备好了,她正在花圈平 台上等着我们呢。他以玩笑的口吻说道:"因为我毫不倦怠地 长期带着她捆在我身上的锁链,直到我用这条锁链把她拉到 至上去为止!"

先介绍我和这位神甫认识了,随后,我们便向他所说的那 个地点走去。今天乡间阳光得照、小姐正在平台上温和的阳 光中散步。她亲切地向我招呼,说我们彼此真是好久不见了, **间非身体实展、但她并不能抄回客。就要求袖市担胳膊他给** 触物, 神情便以他那老一套汗玩笑脸带就像立纸节的方式把 路劈伸给师, 她挽着神甫的胳膊, 走在伯丹和我的前面, 讲了 房子,上了宽阔的楼梯,最后我们走进了祭室。走上豪华的楼 道, 走过几条长廊, 这一小段行进的路后, 已经使我想到不满 二十四小时以前我所走过的那条艰苦的道路了;我们四个人 现在同希腊峰巫者。有一个穿黑色衣服 超白手在的举止安洋 帕里人伺候着, 这时候我对自己介法的冲奇的亦化, 感到十分 困惑, 这种变化却又和我的作品以及自己已经消逝的年级联 系在一起。同时, 年饭又不排场铺张, 吃饭时的气氛又得自由。 无拘无束, 所以我不久便沉浸在议实晚自在的气氛中, 把什么 事都不放在心上了。谈话的材料主要是由神甫提供,他和小 姐对着讲了许多有风趣的话,这些话的意思我都不明白。

"周为,能逐知道,"他忽然对我说,"我们这位仁慈的小姐 已经违我做她的潜程照问,用意国的习惯就这本事,就是她的 在选其他价管倡并巨,我承担这一揭难的期务的唯一目的,就是 核数检的混浊,这是一位推出问题。

 淘气的小猫捉弄一只蝴蝶,最后把它撕碎一样!"

"你们俩呀,可别太夸耀你们的机智啦!"伯爵打岔说,"我 们这位朋友也是个机灵人,同样会扮演滑稽小丑的角色,甚至 环格个恶作剧来禁天行请呢。"

"他却是活该如此!" 她喊道,"她是个卑鄙龌龊 的家 伙 嘛!"

"我不想给他数出这样残酷的结论," 我大胆地 回答 道, "敦他别出身和教育来说,他是个半野蛮人嘛,他怀着儿童般 的利己主义,看见自己前面一看火焰波光, 就去摸索,并不能 规要值 B.H.C., 也无路峰起效此有面给破场时,"

表说了这些内行话以后,自己脸上却觉得热辣辣的,立刻 后悔,不应该为了给大柴期兴况出这斋话来。我不仅主意到, 村市用他那在作大学生时代跟人比剑留下伤寒的鼻子向着为, 娘作了个滑稽的表情,而且感觉到我自身生活历史上的弱点, 如果没有这个弱点我肯定是不会源泊到这里来的。我暗暗打 定主意,尽可能早地重新走上征途,饭后谈到这一天剩余的时 阿贾您科度过时, 我就表示, 希望首先去找一个手艺人, 能给 那些须要复原的厚纸拔面制作画框。神甫主动地要求给我带 路, 到村里的木匠郑里去, 这个木匠毫无疑问是能胜任这项简 卓工作的。 按着人们又想起了, 要把那些裁成新片的画幅重 新拼在一起, 需要一些地张的东西 神甫住宅的维修是由伯爵 这位范主负责的, 可巧这时正廊用着一个从邻近的城市来的 转桅匠, 给神庙的起居在棚上 被纸。

"他那儿有足够的纸张,给这些面框垫底,"神甫说道,"是 很长的机割纸,他把这种纸垫在领壁纸下面,好让我室暖如 去!"

"这种你我觉得还不满意。"伯爵回答说。"非得用一种结 实的布不行,这样才耐久。这个被都匠匠然同时也似转变。他 大概能提供这种布。不过富光生先得向他预订。然后水匠和 接棚匠这两个人,一个带着侧好的做商框的木条,一个带着 有,到这里来,在我们的监督下,按照精确量出的尺寸,把画框 加工保好?"

我对这个任务感到高兴,便和神丽一起取路向着这个气 条雄伟的村庄定去,村里耸立著较新的建筑式样的主要被念。 村名和伯爵家族改者从前的男爵家族的姓氏相同,神甫不斯 地对我说些行趣的话,指结我看一个山背上的古色苍然的妓 城下,我高高兴兴地办理了这件小小的事情,然后自己一个人遇 了个大弯儿,回到庄里。

伯爵骑者马出门了;我想打听一下小姐在哪里,又觉得不 合适。所以我就独自得在阳台上眺望着暮云,只见这些友好 的伴侣不断地消散,又不断地形成,千百次把流动的目光吸引 到它们身上,使它在那里停留。这是多么饮人的经营管理呀! 我心里想道,那里有人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同时 又为贫富老幼创造出无限丰富的贫心悦目的形象,对于处在 任何景况的人说来,都是自己心情的一面镜干,也是自己心情 的泅客一切的裁判案.

婆绿苔的轻快的脚步声把我从这心平气和的冥想中唤醒 了,她的脚步声我已经听得出来了。她迅速地走上阳台的阶梯,手里拿着我那本美丽的绿皮的书。

"怎么让您一个人在这里呀?"她向我赎道,"您知道我从 哪儿来吗? 从塞地来,我在那儿读您这个箭不来着,读了那个 不肯新树的小构凿的故事! 我也可以读吗? 现在我还可以再 读下去吗? 爸爸今天下午读了几个钟头,然后把书给了我,让 我读一读这个故事。 您瞧! 我从一个小孩儿女上摘下了一片 常寿嫁叶子,死右书里了! 可是现在我们见面时,您也得和我 们这些人继手顺,因为现在我们已受比较离了账!"

第十一回

窦琴・舍恩封德

几天以后,我整型习作稍和修复大大小小的厚纸板风景 画的工作都已完结。在从首府购置的画框没有运到以前,这些 风景画暂时挂在指定的地方,伯哥怀着满意的心情轮换着加 以欣赏。这些顽说不上有更大的价值,但确实为书斋大厅那 种庄严而且富有画意的风觉生色,词相也很衰感到喜悦,因为 证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我知道这些为我的诚实的志愿作 证的作品,已经在这样好的地方保存下来。况且伯爵又对我 没了不少公职的脑的话

"不论您證繼续您的艺术家的生涯还是不思继续。" 他说 谎,"这些商在农石来简直可以说是同样地宜贵,在前一种情 花前一种情 形,这些商在农石来简直可以说是同样地宜贵,在后一种情形下,作为 我现在已经通谈过的您的少年时代的故事这本书的插图或补 充。每个人怎须要有所爱好,我现在把我的爱好扩展到观察 象您所提供的那种生活经历上去了。您是个真正的人,但是 您可以说是生活在象征的世界中,这是一种危险的事情,尤其 是以天真的方式这样做的谎! 不过,我们现在不要为这事感 自了头发吧,至少您可不要这样。因为对我来说,这句俗话可 信再也不能远用了。我首先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嗣谢您提供 了效率而来装给我的书情,"

"这您不是已经做了嘛!"我一听这话肯定又是要让我接受一笔做,我几乎有些吃惊地说过,因为这一股综合的运气对 我来说是太可疑了。但是我与其说是出真这样,倒不如说是有 些做作, 而这种做作却不是有意的。因为我对伯爵由于我穷 而支出这么多的酸感觉过意不太。

在郑大声说。"您不要客气、亲爱的朋友!这并不算是买价,因为我很知道,这种亲思是不容易卖的,也不是对人人都有用的;这母于说对我是个自由处理的问题,对您是个必要的东西。既您这样机缘决可,说且这又促成了我们这场奇遇的

实现,我们为什么不应该对这场奇遇表示一下勒意呢?"

他说着就把一纸包钞票塞进我胸前的口袋里;后来我发现,这笔钱的数目和他已经付给我的那一笔相等,所以这样一来,我的唇眉比仅仅几天以前,又已经加倍宽裕了。

"现在,"他继续说,"我们谈一谈主要的问题吧,这就是,您打算怎么办。我也觉得,您应当改行,您的头脑中的宅院太宽广了,太庙里弱弯了,太容易迷路了,太不安静了,一个老老实实的风景画家住若不合适,非得由另一个房主住进去不明!但是决不能改读惨惨地。不自觉自愿热实观这种转变,而必须表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通过自由决定这样一种体面的方式去实现,这种还是无论如何相另一种方式做出才行"

"您接受我这些没有把握的作品,这就已经满足了对体面的要求了嘛。"

"不,这没有满足对我所指的那种体面的要求! 您还得亲 自证明,在自己所选定的职业这方面,您虽然不能做出光辉灿 だ的成绩,但还是能以优良的成绩转业的,然后,您才可以就 绝和放弃绘画! 您在我们这里画出一件完整的作品,要集中 稍力去画,但要心情轻松愉快,大胆,无忧无虑,我教打赌,我 们一定可以把它举出去!"

我又摇了摇头,因为我想到,这个任务又要耗费几个月的 工夫。

"这一行动。"我说,"即使成功的话,也只不过是您, 伯爵 先生, 所说的我在其中立话的那些象征之一罢了, 并且就目前 这一场合来说, 我觉得, 还是一个代价实在过高的象征呢! 况 且您本人又以您的懒猴无私的援助, 使使我现在已经处于均

心似箭的状态了!"

"请您听我讲!"他回答说,"我们就毫不迟疑地行动吧!不 过您近得把这个问题考虑一夜。明天一早您做好旅行的能 你,马车翰您备好,然后我按照您城后的决定,要么送您到直 达瑞士的邮车车站,要么我们围去首府,我本来有事要去那 里,您可以在那里则要要绘画哪涩们付好,这样行吗?"

我同意了,但我心里毫不怀疑,我会选择还**乡这一条道**路 的。

期说这天要在所谓骑士厅吃饭,这间房子坐落在楼上,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窦結者系到书斋,通知我们这件事,她说,由了这间人厅向阳,今天非常暖和,想边加不着生火,明媚的天产的则光可以从窗子进入室内。她本人的神态也象睛和的大月天似的,我看到她这样,暗暗吃了一惊。 值轉也用惊奇的日光对她打量了一瞬间。她穿着一件黑缎子衣服,脖子和胸泻周围有高贵的花边装饰,花边装饰下面一串珍珠隐约可见。 液症的黑色鬈发今天却以一种特殊的气质向后垂到脖颈 凡上,而那洱此是露出来的明亮的颤绳,却赋与她的头部以一特自由表情,如果不是骄族老怕衔语。

"你这样打扮起来,到底是想下什么呢?"伯爵说道,"是在 **练**解我不认识的变人吗?"

"我并没有什么别的用意。"她回答说,"只不过是打扮得 器亮点儿,向今天这样的好天气和这个大厅老示敬意罢了。此 外,我还希望,所有这一切事物加在一起,可以使我们的朋友 常先生得到一个丰富多采的印象。也许他将来继续写他的生 活故事时,他会用事页的篮罐写今天的"& 我这样—个可证的 人物同时也就随着这个大厅混进书中去了! 况且今天在天主 数日历和新数日历上都写着是纳齐苏斯日⁶,这一天我们大 家都可以高永一古事崇嗾、紫景是不是啊,亨利先生?"

且然她是带着平仁慈严肃的、半妩媚微笑的表情说这番话的,看不出有什么恶意,但我还是觉得纳齐苏斯这个词是对我在稿本中自我反映的一种讽刺,尤其是我把稿本交给别人去读这件事,使我心里觉得不大自在。无论这种讽刺的来源有多么深,来自判断也男,我常当者说也思,我觉得它同样使我难为情,我感觉到我脸红了,找不出一句话来回答。但她并没有注意,对这种情形一点也没有觉察出来,这样看来,我大概是对她的话太多心了。

方才提到的大厅实在是够华丽的,但又尊贵庄严。整个 地板上油洿猩红的地毯。整个天花板上覆着一幅整断,天花板 和大约一人高的黑色炉壁板之间的墙面挂满了各代混先的面。 黑大理石壁炉上耸立着古代武器和甲胄,其他取特良的 武器在玻璃脚中放光,充其是宝剑和宝刀,这些宝剑和宝刀都 可以在不少的领着刀剑的祖先墙像中—— 重新认出。但是也 有一些武器是来自比任何画像都更古的时代。例如,在一个 小小的三角形的插廊上,还可以勉强看出这个家族是古老的 简单纹章的图象,这个图案只是现在的盾形纹章的二十块纹 被一,这个盾形纹章上端有四度加冕的战器,象一根柄木上 安差四只交流似的。

我由不得热心地走来走去,观看这一切美丽的东西以饱

① 的弃事原口,公厅十月二十九日,关于"纳齐苏斯"的意义,参看第三卷 第十三届首注除。

限補。偏壽向表——加以说明,宴録各拿了钥匙來,开开大食罄期中的一些保管得很好的小树子,这些小树子里有古色新的典重的俄顯放光。还有一些树子使在炉莹板里,这些外对于且前放营带有华丽的彩饰面的羊皮纸抄本,还放着许多文书,上面挂着装在木盒子或煤盒子里的印章。也有饮盒子的和残缺不全的印章。伯博从这类文书当中拿出几件来展开给我有,可是我不能淡。因为这些文书是十二世纪的,或者甚至进一。我写了这样丰富的历史或规和纪念品表示惊奇,因为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类的事物,伯爵便对我说,他刚把整个这一套家员的目东两堆和在这何大厅里,让它们在这里安然存在下去,免得它们是随着话人,妨碍他们的行动。他对这些东西的兴度也只是平平淡淡,并不比任何收载家所感到的更大地。

"哎,"我说,"这样一段和我们自身有直接关系的历史,具 有这样鲜明的形象,是决不可能随意忘掉和抹杀的,应该能够 欣赏它,而又不占在顽固的立场上去滥用它!"

"污之有起接按理说是对的。但是,对此有实际经验的人 都知道,在某种情况下,会对大百年或七百年之久的历史感到 贬信的。我也曾有过这样一种愿望,想凭自己的家世在一个 自由的结治恒家当一名保存下来的贵族,贵族这个词当然只 是挂有更高的。自觉自愿作出的业绩而言。不过,这由于培育 原因。都是梦想,所以一个厌倦贵强生活的人,就只剩下一有 机全就转变为平民这一条出路了。 促定这件 事 也 有它 的 周 难,除出现签没可。是不容易实现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运 也不象人们所想的那样易于掌握。我父亲完全凭着家庭出身 当了一名骑民队长, 法医大革命期间参军, 在俄国基修地丧了 。我哥哥公认是个怪人, 他到商美洲去了, 舰以自己的方式 开始一种新生活。但他住那1亿百岁时更加心存侵率, 在当地的 争斗中过早地该了命。据说在他死以前不久他和一位伊比利 亚①贵族妇女统了娜, 关于这位贵族妇女我们再也没有得到 标中在我一个人身上, 因为我是我们这一世系的绝对最后一 个人。假如我有一个儿子的话, 我就已经和他一起去新大陆, 都从那股便生活更新的移民浪潮中了。我自己一个人再也不 信得这样贵力了, 因为此外我对人生并没有感到不演! 我们 完全的第点!

"我是高兴这样做的!目消我很高兴在这间大厅里,对于这间大厅决不可以小混!" 案樑吉用相当庄严的语调 克 出 这 请、这种庄严的语调使我又城尬起来,因为我对她这种新的情绪 能到莫名其妙,既不能加以责备,又不能加以赞美。这时候,由于被阳光咄城的空气象都太一般循进室内,由于事先室内,直着一种细秀,散发宣活来,所以这个停留的地点的气氛确实正严渊路。我们崩塌的解雇华丽的色彩,在这种气氛的衬托下,似乎更增加了力量和深度。

我们坐着断断续续地、随意谈了一会儿话之后, 窦绿苔完 全象个贵族小姐似的, 以一种和蓠屈等的、面又半冷漠的态

① 伊比利亚(Iberia:)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总路。

度,对着表说,"那么,雷先生,您对于家庭出身好也并不是毫 不在底的,您出身市民阶级,对于自己有赞良的父母感到高 兴,并且在悠郎本少年时代的故事的开头,您不是肯定,您大 概以有二十二代婚他的祖华,虽然你若他们是一手解如?"

"当然,"我怀着自读和温和的反抗心情回答说,"当然我 也不是路上拾来的!"

这时, 她突然恢复了她素常的自然态度, 欢呼着拍手喊 道, "现在我可逮住您了, 您这个出身高贵的先生! 因为我确 确实实地是路上抬来的呀!"

我领愕地看着她,对她的话感到英名其妙,她却仍然喜气 拌拌,说:"蟾輪实实这样,我的出身高贵的先生! 我晚晚实实 是个给来的穿孔,我的名字就叫资琴·合思封能[®],这是我的 奢孕的指令给袁起的名字。"

听了这话,我惊讶地往视着伯爵,他笑道。"难道这就是你 开这个玩笑的目的吗。原来我们读了您那本书里写的下面这 几句话以后,这几天的由不得发笑,您说,如果您联系到自己 身上的话,您颠喻实实地相信,您有三十二代祖先。我们接着 读下去吗,发观您还不由得排出您对您的祖先的一些感想,这 时候我们这个孩子就哭丧着脸,诉者说道,所有的人,无论是 贵族,市民还是农民,都对自己的家世感到高兴,惟独她没有 任何家世可言。因为她确实是我在贴上抬来的,她是我的乖巧 那时始老少。"

他说着就以疼爱的态度用手替她把她的 鬈发 向后 拢了

^{(1) &}quot;会思封德"的含义是抬来的珍宝。

拢,这些恶发彼追垂在炮那长得勾称的背颈儿上,总想努力回 到遇当的地方,垂在她那绯紅了的面颊两旁。我又惊慌又感 动,请求原诚我无意中仍害了她的感情的过错。我补充说道, 我自己感到羞惭,这也是话该如此,因为我清不白綦地想用更 大的王朝胜过这位所谓高傲的女伯碍,而没有按照她的方式 不去冒犯愈。再说她的出身实在还是最高贵的,因为她真正 是直接来自上帝的手里,人们可以就这一点想象出境崇高,最 神态的事情来!

"不,"伯爵回答,"我们不想把她说成是童话中的神奇的 公主。再说,这件事的简单的经过,在这里是尽人皆知的,每 个孩子都细消的事情, 电可以让您知道。二十年前, 我的元配 妻子, 也是唯一的妻子死去时, 我怀着悲痛的。 无可安慰的心 情, 在国内各处漫游。有一天晚上, 我在奥地利境内的多瑙河 避我家的一所城宇住下,这是我的受妻生前喜欢住的、而且常 常住的地方。我走进这所住宅时,就看见一个两岁到三岁的 俊美的女孩安安静静地坐在大门旁边的石凳上,但我并没有 注音: 施、后来我又出去看窗阔的河面上的晚霞。这是我的死 去的太太生前常常去看的。这时那个女孩已经睡着了。半个 钟头以后,我回来了,发现她正在低声哭着,显出害怕的样子。 汝时我把管家叫来,他表现出港不关心的态度,硬说他只知道 有一群移民蜂拥穿讨议个场市, 这个孩子大概是他们的。我 盼时 他把孩子带到家里去抚养, 但是因为这件事他进行得很 愕,并且显出很不乐意做的样子,我就亲自照管这个孩子,把 我自己的饭分给她吃。那群移民确实到过这里,但是已经乘 着筏子和船向多瑙河下游驶去。根据警察局的调查,这群移 "现在我应问被人怜悯呢,还是被人羡慕呢?"这位美丽的 少女经路地低下头来向我问道。

"当然只应该被人类益标。"我从衷心感动和惊奇的状态 中党题过来,说道,"您简直依靠汉远的天空新出现的一颗星 似的,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但是一颗星是会消道的,而如 今具在你的女学的孩子不买的豆油,都永不消失。"

她却轻轻地摇了摇头,表示不以为然的样子,说:"我们不 要因为有这一点安慰而趾高气扬吧! 寿儿悄悄地来了,会再 悄悄地溜掉!"

我弄不大消楚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具顾看她,已经 忘掉方才她引起我说的那些话了,伯爵看到这种情形,便对我 说,"因为整须要知道,窦琴的特点是,她是自发地不相信灵魂 不灭的,也就是说,并不是由于受了什么训练,或者受了外来 的影响,而是本来如此,可以说是从小时候起就是这样!"

实际音象是由于一个内心的秘密被泄露了两难为情的样子,她担塞得发红的脸贴在思守台布上,头上的鬈发披散在桌 面上。这件事均给了我这样一种印象。就象一个已经获得我 们好燃的人, 認然带着某种突由的特性向我们的心灵常境时, 使来仍微微吃了一惊或着打了一个寒暖似的。

"现在既然对我了解得十分清楚,看得非常透彻了,"她忽然站起来, 顶带着妩媚的微笑说道,"那我就退席去料理一下, 好让我们有个舒适的角路去喝咖啡。"

伯恩的各个庄园都由他自己去监督。后来我陪同他出去 视察这些庄园时, 我顺便问了他一下上河谈到那件部的详情。

"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他回答道,"自从她刚能够运用一点自己的判断力,并且开始听到人们谈论这些珍情的时候,我们说不清是在那年哪月了,她就以被其坦自直率的态度,讲出了她的十分天真纯洁的心里所娶讲的话。越说,她根本不能数象,也不能相信,人怎么会灵魂不火。各阶级的正直的人直被了当地从大自然这个母亲的怀里吸取了这种最初的,素朴的无常之感,把它作为一件无害的不言而喻的东西,漫不经心地保持下去,而并不成其为抱怀疑态度或者批判态度的人,这种情形。当然不是罕见的。但是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观象象表现在这个孩子身上那样可要那样自然,她这时不同不同的人,再一次看手钻研哲学,我通过思索和读书的途径,又获得了这位姑娘生来就有的观点,窦琴也站在我身边越过我的肩

榜和我一同看我所看的书,这时候, 思想上的认识怎样加强。 油心中原实的赋受, 方尼莱娅表现出来, 谁要品说,没有是确 不灭的信仰, 世界上所译没有诗, 也没有生活的灵藏了, 谁就 得看一看她是什么样子: 不仅她别用的大自然和生活, 而且她 自身摆象悬净化了。太阳的光辉。在她的心目中比在别人的 心目中要第一千倍,一切事物的存在,对她来说,都亦得神圣 了, 死也同样变得神圣了, 她非常严肃颇对待死, 而并不怕死。 她习惯于任何时候忽想到死,在心旷神怡的时刻当中,在幸福 的感觉当中, 都是如此, 想到我们有朝一日必然要真正永远离 开人世。我们自身信整个短暂的存在, 我们和其他必然要消 新的生物和五生物的姿体,我们在日光中的显花一现的舞蹈。 对她来说, 您借有一种柔和的, 浅淡的色彩。 这种色彩时而显 云温和的悲哀,时而显示美妙的喜悦,反正整个宇宙还永远存 在, 这种悲哀和喜悦就不会使个人的沉重的要求产生 压力。 她对将死的人和死去的人怀有多大的故意和同情啊! 她说, 这些人得到了他们应得的报酬,必须退出,她装饰他们的坟 蓝,没有一天不在嘉地上待一个小时。 墓地是她游玩的园林 和路湖的角落, 抽时而享气洋洋, 精神徐发振, 耐而静默沉思 给从据用回來。"

这样一种可爱的气源,当然也只是适合她这样一种无忧 无虚何,毫无烦恼的,有良好 板养的生活和她的健康的青春活 力;然而对这种气派的描绘却增加了我的兴趣和图或。

"那么,她也不信上帝吗?"我问道。

"严格资来,"伯爵回答说,"这两个问题是分不弈的,但是, 她按照妇女的思想方式并不大讲究逻辑,因为她对这方面的

- ----

概念还不成熟。'深爱的上帝',她说,'我这样一个可怜的凡 人能知道什么呀! 对于上帝来说,一切您是可能的呀,他的存 在也是可能的呀!'但这种滑稽可笑的话她只说到这里为止。 在人们的读话中和她阅读的书中,有关上帝的话说得太放肆 或者太无礼时,倒只会惹起她的反感,对于太祖攀的逻骂,她 就不能容忍了。她说,她不明白,人们何必以祖攀的、厚颜无 就的态度对得亲爱的上帝,即使确信他不存在,对他毫不畏惧 也思。在"就开来,这种作风与甚愿是明您,班?"说是卑鄙。

我们走了这一进间来以后,我就到花阁中房舍里那一间有田园诗风味的住处太了,人家本来驱我撤进府里去,是我请家生我留在这里的。可是我发现这个小房间里面有人,原东,窦绿芳披照自己的习惯又在下面的大厅里停留了一次,这时已经和园丁的女儿上了楼,想看一看还缺个么东西不缺。我一走进去,就瞥见两根带着声光的,尽行又高汉漂亮的声响,安又着插在镜子后面。镜子等着背景思想也的就能,镜怪已下铺着柔软的蜂苦作为垫处,头顶上戴着用冬青菊的小花泥。罗丝琴把精树房儿支在这件有数肚儿随儿的家具上,把身干伏在那上面,皱着小鼻子,把嚷滚得得面气笑,站在那儿康精合给地歌我写在"骷髅。女主人站得稍微举后些,她倒臂着手儿,仿佛也在往视着她家手做出的成数面凝掉思索。

"您来欣赏一下我们的室内读读艺术吧!" 边转身对设讫, "我们给您前哪巴底停箱做速化了一下住房,这同时也是为您 看想,可是我们才曾考虑,要让您摆脱这个旅伴,让他得到安 息,我们一有机会就把他埋在我们的盗炮里,我刚才搬到,精 族下有个安全的地方,可以给他作个小小的墓穴,这个地方是 永远不会被人翻掘的。"

"一行机会"这句话,象一片玫瑰花随落下来似的,轻轻地 从她的辅星说出,听起来是那样杂切,使我的心立刻感到喜 悦。 但我回答说,按照我的意思,这个骷髅得和我一同回到故 步去,到了那里我再一劳永逸地便它入上为安,虽然这样做看 起来是一种亲无空义,毫无容价的激动。

- "您到底什么时候走?"赛琴说。
- "我想照约定的时间,明天走!"

"您别走,要照爸爸给您出的主意去做! 您来,我给您看 几件好东西!"她说着就打开角落里一个有键做要随着小师 好, 你出几件异常精致的,色彩鲜艳的真正中国细碟落碗儿, 您看,这就是我从您和我们都认识的那个贩卖旧货的老头儿 手里弄到的, 他说还有希望再给我弄到几件,可是他的插直到 现在也没有兑现。我们把这些茶碗拿到这儿来了,这样您好 清我们在您这儿喝一次咖啡,或者在耧下上厅里也行,我们这 样做, 也为的是让您的房间里有点象样的樱设! 罗丝琴, 你 拾起头来瞅一联,我初次见到雷先生时,他就这样吹笛子来 着!"

 如其米地鎔東。这时她忽然看见神甫走过广场,就从窗子里 向他喊道,"尊敬的神甫! 您清上楼来到我们这几┺一会儿, 我们正在这里聊天儿,然后就去喝茶,并且殷勤招待我们的伟 大的历经苦难的英雄奥德修。罗丝翠充当穷霞嘉雅, 您充当 勝尼基人的高贵的统治者天神一般的君主阿言诸心, 我充当 天袖一般的遇占说的女儿, 告责追摩的她妈面遭遇!"

"那您就是我的王后啦,您这仁慈的异教徒小姐!"神甫果 真走上楼来, 呼哧着说道。

"您明白我这话的用意吗?啊! 您这为主宰着花天,坐在 黄金的圣坛上面的宝座上的圣母服务的剃了头发的仆人!"

"这些需求都莫名其勢!" 罗丝琴从很少的椅子当中撒了一把给神甫坐,然后这样离声说,接着她就抽身走了,在这同时神甫却开始讲笑风生地喝起无儿来,继续和心进行论故。 成后确静也来了,想看看我们大家都在哪里,他也参加了我们 这儿的闲谈,一直到暮色苍茫,月亮升起在花园中的树梢上, 把光辉岌进房何里来。我从月亮的形状理会到,从我和那位 女工就娘一同坐在河边的白杨下到现在,已经过了四个星期 了,在自己这样单纯的生活过程中事物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 使变感到饭壶。

后来我们这一小伙人又到府邸里坐了很久。起初蜜琴还 欢欣活跃,后来就起来越安静了,只是有时用大钢琴弹奏一些 短的乐章,最后她就不能而别地走掉了。

① 根据符号实行《美德格红》,阿吉语(Alkimore)是雜尼並人(Phinken)的因王,他和他哥哥勃古诺(Rhexsenor)的女儿阿瑞提(Arets)结婚,生了李章的专用基殊(Nanakas)(参着第三参第二面的注释)。

那天夜里一直到天快明的时候我还没齐隧着,但我并没 有因为这个绛放而变得身体不大舒服。 后来我刚除了一小会 儿,就被叫歷了,因别发的时间已经到了。我能依张张、手 忙那乱地穿上衣服。跑到那边,只见伯君已经坐在那儿吃早 点,马车停在门前,赶马车的人站在马旁边。我们上了车以 后, 伯唇说道:"现在到哪儿去呀?"卖绿杏没有崭丽, 但我既不 或问到她, 因为我那种毫无拘束的态度早已消失了, 也不能不 和野野, 我看听这个地方。所以, 我考虑了一分钟, 在最后的 一瞬间波, 我断防从的棒大人的趁收。

"这样很好!"他回答说,于是让马车朝着我离开的那个城 市的方向行驶。

第十二回上來的基督教徒

府邸的北墙上有一个比较高的窗子,表明府里的家庭札 拜堂就建在这个地方。自本世纪开始以来,这个礼拜愈里几 平一次礼拜都没有做过,但是墙上还有礼拜用的装饰品和家 具,拱页上还有彩色的图画,只是没在用石板铺成的地面上的 做礼拜的座位都早已搬去了。现在石板地面正中放着一个快 步子, 炉身和臂子的热量使这间房子十分暖和,大草垫上支着 一个画型,我坐在画架窗相些站着地工作着,户外大地上轻轻 地覆盖着一层小雪。 我的绘画的长期中期,各种各样的生活经历,对于放弃绘 到下定的决心,这一切都毫无疑问地使我产生了,或者身宁说 从碰梦中唤起了我对写物的自由的眼光和新鲜的感觉,这说 在对我来说是行利的。我最近和伯爵一起在首府思留时,这 这一些在某种程度上用新的眼光来看古颜和新面了,我觉得象 该开云雾见育天似的,而且这种情况还能续发展下去,因为现 在我既热心而又冷静地,既勇往直前,无忧无虑,而又小心堪 或此工作者,每画一笔时都想到下一笔怎样,并没有因为跨路 这一下而使绘画的气韵变得呆板。人们从前没有做到的事事, 居来不管是仅仅由于沉下心来了,还是由于命运的变化,中间 并没有经过什么练习,就把它被到了,这种情况由现得大概比 人们想象的还多。或就是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当然是在我 原来的条件限度之内发生的情况。

我已经同时开始了两幅画的创作,在特久地开朗温暖的心情支持下,创作正以这种养头并进的方式,正常地向前进展。但是真正的创作动力,却是我心中发生的要露,要情,或者人们给与这种心理状态随便什么样的名称能可以,这种心理效益以是在经过时间的医膜间见分喙的时候,才须安给它一个名称,它和一切伟大的必然性的事物一样,却始终是一种天天都在发生的现象。我过去根据自己的学习体会,把心也称为一种删算和一种电镀性的唧筒设备,现在我却仍然陷入了这样一种错觉,心是恋爱事件产生的种种激情的基实,成在萎挤、纸牌繁绿在良间通用的象征性的物品上,拿它来干玩笑,但是当家绿春的形象带着她神秘的出身、她独特的世界观以及她的美和教

券所形成的图光,显然是进入了我的心中,而不是进入了我的 头脑中的时候,心觉保持了它旧有的威思,或者至少是我的头 脑在它那向外界开放的接受光和声音的小瑟子里仅仅执行看 行机对觉的任务,以便把知觉到的东西生外这进暗处那制 奋烈性的应身阻去。

其字照件电给激情服劳役, 为使激情的正当权利得到满 12. 而多余地卖力气。寥瑟眼中看到的人生的无常和一去不 切页。不久也使我同數→样觉得世界以更為更深的光辉展現 在自己而前: 珍贝要一想到有可能在这短促的一生同她一起 生活在这个美好的世界上, 我就为一种充满憧憬的幸福的感 觉所激动。因此我毫无疑虑地倾听关于上帝是否存在和灵魂 是否不要均添论, 意识到自己受教育得来的关于上帝存在部 录: 录不灭的思想在心中溶解和动摇了, 而并没有感到喜悦或 悲痛, 也没有感到嘲笑和压力。得到这种自由的原因, 当然在 于一方面失去了自由,这对于一个男子来说并不光荣:由于感 党到这一点,我就努力在论证方面下工夫,借助于伯爵的藏书 来学习。我对哲学史有粗略的知识,这些粗略的知识不能使 和议样--个没有经验的人明确根本的问题。现在我就选择了 那位活剂尚哲学家(0)的正在风行的著作来读,这位哲学家用 自己的古典式的单调的、但热情洋溢的语言,以一般人都能理 解的方式,专门对这些问题反复加以阐明,好象一只废鸟栖息 在寂静的从林里,用它的歌声把上帝从千万人的心中驱逐出 去了。

⑥ 指德国政物主义哲學家 路 德母 潘·费尔 巴奇 (Ladwig Fererbech, th):-1872).

当时有一个由促进对这位哲学家的熟烈操弃的人组成的 团体,伯爵在思想上,并且部分地在组织上也属于这个团体, 虽然他并没有拖着那些人的见解和希望,即这个团体首先一 定得要带来政治自由。他站在东道主的立场上本来不想让我 接触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我对这种新思想的影响开始进行通 常的初步抵抗,并且检查自己在道德上会乘免发生的变化,这 时候便祭空谈政治似的开始谈论起深爱的上帝来了,这种高 谐蹈给当然也是和从小时候杂意的习惯。

伯爵对这些问题早就心平气和了,如今一见我这样,却有 点不耐烦,就说,"您信不信亲爱的上帝,对我来说,都完全无 所谓: 因为我认为您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无论是相信自己 的存在和意识是外因所致还是内因所致, 都无关紧要, 假如事 实不是这样的话, 假如我不得不认为, 您相信上帝存在, 您的 为人是一个样子,像不相信上帝存在,你的为人是另一个样 子, 那我就不会对您怀着象我现在真正感到的这种信任了。 我们这个时代领要完成和实现的也正是这一点、即特任何信 仰和任何观点的人, 其权利和名誉都得到完全的保证, 并且不 仅在国家法律上得到保证,在人与人之间个人对待他人的亲 密杰度上也得到保证。严重的问题不是无神论和宗教上的自 由思想,不是轻佻态度,怀疑主义和悲观厌世主义,以及人们 给不健康的事物所起的各种各样的绰号! 严重的问题是。不 管思考和研究的结果如何,内心始终保持宁静,这一权利都要 得到保证。再说,人天天都在受教育,谁都不敢准说,自己晚 年会信仰什么。所以我们要在各方面保持良心的绝对自由。

但是世界必须达到这样的水平。它以发现一条未知的自

然规律, 发现天空一颗新显时那样心平气和的态度, 来接受和 观察崇朴性语商助涨和结果, 秦粮自若执对待任何变变, 自己 幼母—, 作为顶天立境的人类, 站在光天化日之下说, "我站 在这里,"

可见,不久我就不再需要这位转自由思想的伯牌的教导了,自己已经 航空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开始领会郑位格大的神之友的 为革制而热替洋溢的语言,如果人们可以用说及活的方式。把这位一生都离不开自己心委的本题的人称为特之友的语。如即一切新改变信仰者一样,我至少比其他的人更热心,我用来照光现的旧思想之林的火炬,由于是在爱情的火上点着的,所以澄德得更烈。我现在站在根度的立场上大发议论,龙坪是在越来想长的被战。这时 那位古怪的神雷由于对这种争论发生兴起而到这里来, 烈以他自己的方式银油问题,要求完全介于叛宜者各种。

这个人主要有三种特性, 第一他是个好吃款明的人, 第二 他在宗教上是个作大的理想主义者, 第三他是个更为伟大的 邮款家, 並后这一点几乎只是就这个意义而言, 即他每一刻钟 都使用逾败这个词, 把它作为尺度和标准,来看量所有的事件 相入们所说的一切的话。他首先把自己的一切所作所为, 所 路的话和心中高速想滤就说成是胸默的, 虽然实新上只是在 少数的场合, 才算得上幽默, 而在更多的场合, 则是由对地、形 级和章喻即成的妙斯进发出来的火花。但是这种言读作风仍 然产生了某形幽默的意味, 尤其是省我们大家坐在一起, 他口

② 指路遊维品·费尔巴哈·因为色形研究有神无神的同問。

若悬河,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解释幽默是什么,说明这种天赋的 才能我们连花子粒那么太的一点忽没看的时候。

他阅读一切幽默作品和一切论幽默的著作。关于这种像 称之为混淆的 流动的 轻飘的 在世界周围长期均东西他建 立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这个体系和他的神学的性质有相当的 关系。他常添塞万根斯, 正如他常添苏十比亚一样, 但最佳他 开心的是桑丘和矮十① 所受的无数的鞭打, 县那些骗局, 欺诈 行为利各种粗野的事情。他没有觉察到作者放在曼却@ 先生 口里的, 跟突然发作的愚行迅速交替的, 表现智慧和高贵精神 的至理名言,他同样没有能够看到或不愿看到比较巧妙的嘲 30. 尤其是在这种应调但平是针对他自己们的场合。这种场 会、情形量和他那些肯定自己有幽默感的话形成了最有趣的 对照。这样一来,他就把骑士在蒙德西诺斯地洞里的奇遇@ 只看作一个肤浅的,滑稽可爱的故事。骑士象一切自己欺骗自 己同时又恐吓别人的人一样,从一开始就已经闭上跟脑了,而 那根长绳却毫无用处地被捻开了,这条长绳里面的磨票,以及 骑士后来在地洞里看到了什么情景,因而一再表示了什么态 度, 这一切他都没有看到或者毫不惹人注目地对它被一被鼻 子。

他时面以自夸的口物,时而以为自己辩解的口吻把自己 称为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主义在于,他的所众把一切现实的

① 骑士是堂吉河的,

② 當吉诃德的全名是常吉 诃德·台·拉·曼却 (Don Quixote de La Mancha)。

⑤ 见《當古河密》第二部第二十二。二十三章。

和正在发生的事物都召成是理想的,只要这些事物充分地、成功地表现印显示自己的本质,当着这些听众的画,他驾这种现实的和正在发生的事物是物质的,雅杂的形物和电上,反面和的事物都叫假理想的,就和人们要把天空的一角叫做高被美拉尼亚。完全一样。所以任何一种不可能有任何成果的,外行的、拙劣的活动,不管多么荒谬和狂妄,他也把它叫做理想的,就为,在科学和艺术方面取得成就的,就写的、严肃认真的工作,在他看来,却是利敌溪心,追求成功,名誉、财产。一个独领时让的教堂、对是的工作,企称赞这个建筑即是个站在悲剧时上的其想主义者,一个上突顿时设计的教堂、学始会的立套、他如纸像这个生英师设计的教堂、学场会的立套、他如纸像这个年英师是一个电话。

作为天主教载土来说,他是宪筹的,并且宽容到他的教会 所许可的限度,对于这一点地很能度,失口不谈,不今晨信己。 但他坚持他所主张的开明的自然神论,却比任何僧侣坚持自己的教义,态度都更狂热,他力图用理想的幽默的言语施展一种真正象地狱里的魔鬼一般的蛊惑人心的力量,用一些对句,不恰当的比喻和牵强附合的情皮活效或他的火刑场,企图在这大刑场上烧废他的论歌的僧性,善意甚至良心,作为献给他自己的见解的一种概念的避婚。

他这件勇敢的、非常爱好的活动,加上伯爵的好客,促使 他常到伯爵家里来,因为他在办慈善事业力面同时又是个诚 实的伙伴和正直的助手,所以他证明是这一家的有用的人,并

② 前胺美拉尼亚(Vorpommern), 德国英得 (Oder) 河西的旧族美拉尼 亚省。

且给这一家造成了持久的快話气氛。尤其是窦绿苔会以极其 轻妙的优雅, 引得他在他自己的狂热的幽跌构成的迷园里兜 图子, 带者离气的凌霄处他眼前弦远,穿过他的杂乱的才智交 织成的灌木丛溜走,越这样做,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出于一种明 明的好意,还是出于一种危险的矫情, 是无法猜测的, 因为她 常常给神甫机会去炫耀他的才智, 同样又常常地的虚荣心 引诱到冰上,让他的才智在冰上队到想脚棒游。

现在我可找到担合来说用我的新世界了。他这个人就是 最适当的靶子, 敢之所以更加毫不能情能这样做, 是因为我是 在对我自己已经在不具一方面染上讨的习气作斗争。他先是 对我的伤药又伤心又惊讶,然后除以加倍的力量冲刺,想把我 打倒。因为我对待他表现出转少的生活修养和更多的新政宗 者的好斗精神, 做得超过了他通常宽容的限度, 用异想天开的 政击和幽默为烈儿话,以职还服以死还死地最复他,所以他心 里很不高兴,不只一次选举了他在做完几天弥撒和执行几天 港市职务之后所寻求的通过社交来休养精补的场所。对于这 一点我也觉得惊愕;我国根起我称斐迪南德·黎斯决斗的场 令,在这个场合我甚至做了一件更严重的错事,手拿着倒站在 和汽在相反的立场, 站在神甫现在所站的立场; 我国想起这件 事来, 就对人本件多么难以改变, 感到信益。我下决心克制自 己, 改正自己, 但又预新陷入川目前错误。因此我自己作为一 个开始批批和平的人也需要人家的资容,我感觉到了这一点, 自己心里很沮丧。

不过这位陷入困境的神诸已经控定得到意外的帮助。有 一天,一辆套着一匹农家的笨马的散送车,咕腾咕踱地驶到伯 群府门前。车夹台上坐着一个乡下车去,哪里叼着雪茄烟斗。 岔形位在照甲, 却稳维创能在显亮型® 似的坐滑一个轿音古 怪的男子,头上觉着一颗大榕儿掂子,嘴里巾叼着馒斗。这个 男子身边公治一个一人高位综合口袋, 里面却似乎装满了许 多大大小小台、宣传鱼兽和阿圆岛东西。上面颠强吊绳子捆 上,结果自常位上具作品型出一个低低的 折叠的小王冠的形 我, 马车上的重客用一旦手持住这个口袋, 使它倒不了, 使量 关心的事,是从车上侧下防让人图它八心经验。口袋安全撞卸 下以后, 他马上跟着院下车来, 站在口袋旁边寸步不离, 用手 扶住口袋, 因为他无论如何不告让它留在有点糊湿的趣上。这 但他在随后和车去发生的会动中感到短时, 那车去要求付给 车位,不肯退让,旅客却说索取的报酬太师,同时要求普级付 钱,等到也交上自己能信件,按照相当的礼节进了伯爵府以后 再付 点治终期着烟斗说话,口角吐沫纷飞,力图和车夹达成 该经, 但在你必要的手势和掏出信件时总受到阻碍, 因为他一 撒手,口袋就要倒。后来终于有个仆人走来,问他有什么事来 到汶里,

"这是我的行李, 容别反:"这个男子员道,"请您暂时扶住 它, 我好找出给伯爵老爷的介绍信, 请您赋伯爵老爷到这里 来:"

作人法若口袋, 容人从原理前皮夹了显掏出几封信来, 交 给仆人, 仆人便走进府邸, 谷人又自己抉着口袋。过了一会 别, 伯酰季里拿着其中的一封信, 出来见这位额来的客人。客

① 然思古希腊神話,爰神阿萊罗孜蒂挺生在海中, 这相当了罗马神话中的 细独等, 死以而實施統統統公司生計, 据证付在日本項。

人站在自己的圆柱状的口袋旁边, 向他伸出那一只空着的手, 喊道, "我向您致敬, 高贵的人和同志! 用胡登^① 的话来说, 生 话罩韭乐车?"

"您就是朋友们在信里介绍给我,让我臃仰的**彼得·吉尔** 古斯先生吗?"秋特利希伯爵同答说。

"我就是! 生活岂非乐事?"

"肯定是乐事!不过您还是稍微随便一点吧!您 把您的 行李空给别人, 利家里去好不好?"

"我先得股份说一句话,才能服然说的话物!"

伯爾走到这个人觀前,这个人就告诉了他一件机密的事, 接着伯曆就告诉年夫,他的要求会得到满足,他只管先把车赶 到庄园上去,在那里可以改点东西,嗯一喂马。

接着就来了两个人,把口袋完好无损地搬到家里,这位生 客由伯爵费到自己的房间,在那里伯爵继续和他谈下去。

吉尔吉斯先生是德国中部一个逃亡的小学教师。他是一个宣传无神论的恢徒。他把亲爱的上帝赶出世界以后,就当真出去旅行。想见见世顺,享受享受人生的乐趣。但他赶走上帝 这件事者成一种无法预测的幸运,不论来到什么地方,他都不能减。"牛活是乐争",仿佛自从他读过那位哲学家母的著作区后,世界真正则从它最大的敌人和压迫者的统治下解故

① 乌刺壳·剑·胡亚(Ul-tich von Hutten,1488—1523),德国人文主义者,曾参加济企保的特主起义、他就人文主义为德利巴等。爰如京奉章,全会看第三卷市上回的宣译)的拉丁文有重说。"别, 世紀研。開, 科学研, 在在原本系……"。

② 指路施注者・费尔巴哈。

出来了。因此他的举动就仿佛天天都是礼拜天,烤肉快叉上 经常有烤肉似的,或者象装君选走以后一个小公国的居民,或 者循不在家时一案老鼠的情形一样。

他作为小学教师当然可能被软会压制得很厉害,但他对 于赶走上帝这件等高兴得未免过分了。从上帝这个不祥的概 危解放出来,摆脱了一切对这个概念的程度不同为依赖状态。 对这样一种思想的庄严伟大,他一再表示惊叹。他一再摸起 拳头,向着充衡神人同形同程论的神祇的过去与代,他重新送 上各处的小山,伸出手去,赞美婦油油的世界的美,问赶走了 神的、万里无云的蔚蓝的天欢呼,趴在地上喝泉水和滚水,他 您得泉水和溪水还没了象现在这样清凉。但这并不能限 止他在持久的客冷或时形还给的事节来临时大发脾气,用传 统的骂人的话来发起人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结凉。

这个人出安后,先拜访了学课的领袖,在这位哲学家那里住了八天,向他表示敬意,这位自愿过着贫困朴素生活的哲学家仅有的一点现象,这个人都借去作继续旅行的旅费。哲学家还写了几封介绍信给一些景仰自己的生活较为富裕的人。让他带著去见这些人,这些人又把他介绍馆别的朋友,于是他一年以来就从一个城市設前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庄园漫游到另一个庄园,过着优格快乐的生活,赞美已经到来的新时代。现在他终于也来到了状特利希伯帮家里,伯鹛大概对他已有所闻。当他和这位新各人一起吃饭时,他已经对这个人的高声谈话和感叹感到儿分厌倦;这位客人却一面把魏匙放到美球的诱型,一面从他忍风气很厚的哪里吐沫约飞地喊道,

"生活真是一件乐事啊!"

位立刻看出我是被这个家庭保护的人和客人, 饭后他就 来和彩绘资。硬要投资资值创指定给位作的房间去。他一面 没完没了面回这个问题个,一回开始政治东西,把他那个作旅 行箱子用的口袋打开。露出若干件各种各样的衣服, 哪件和 雕件和不上积积上 伦外还农出各种资杏格保的物品、对辖 件物品偷撒出宝惠袋,看成县杏珍异宝,他面出部分析学士 师的著作, 这些著作是用红皮子;) 而蒙汀的, 征卷都特别用布 包起来, 他把按序差作驱而制造位准在房间贴前写字台上, 绣 后取出一座深层的没有漂白的而麻布,有许多码长,他打算夏 天用来会自己拉一件德国式的运动服。然后取出别的书籍; 拉芬就滚出几麦果① 美丽的勃尔斯道夫苹果,据他说,是一个 源基女他主法给他的,然后取出一块用纸包着的腌肉,接着又 取出一条新叠层来的旅游子。沙子组夹着一视编织新袜子的 毛线, 看到所有这些东西就不得不相信, 他简简代替上帝的 安排, 凡是他可能需要的海勒, 他都想得到。他还从口袋底取 出几件东西,其中包括黑林地区@ 制造的小时钟,然后把头钻 排口勞風、从尽應下政由一件遊起來的红花便服。他把便服 打开, 就露出一个不大不小的匣子, 显而放着一个小孩子头那 么大的思球模型。

吉尔古斯打开腿子, 小心翼翼地取出腿球模型, 为的是看一看它是否受到损伤。模型是用蚧和玻璃制造的, 可以拆开, 用来进行数学, 说明人账消码造, 他用发时, 从他的学校收藏

① 麦果(Metze),從川田时容訂单位,合3.41天。

② 累体 (Schwarzwold) 总国国南等的大森体。

的一小批博物标本中把这个限录模型拐带出来,因此,他无论 走到哪里,只要查明了他行宫的厉害,效随时都有官厅的小小 的证纸令追踪而至。但他并没有把这件东西变坏。

现在他咬去上简的灰尘, 郑重其事愿担它拟在写字合上, 畅谱, "该是上帝的真正的腓隐"

这只上帝的眼睛当然只有极其粗糙的结构, 吉尔古斯的 知识也超不出这种结构的范围, 但是这种粗糙的结构却处强 帮助他,用科学的外次来被怕他所使布的福省,这些科学每逢 一项新的发现开始时都向元分的宇宙高时。喂! 现在我们知 适怎么搞啦! 遇到这种情形,他挑携带着这个眼球模型,仿佛 是作为这种误象一般的象征。

此外,他还把这个限率标型当作自己的机密档案库和宝库。他打开这个中空的职法,把贯顶表方约,已经被马车颠得乱七八糟的东西询用来。从一大块棉花里取出一个金质的复产夹针,一条银质的表读儿,几个戒裤,带营得意的装槽起这些宝物拿给我看。他在更大程度上用暗示的方式指给我看一摆儿账单,一个配制潘雄简单的秘方,一捆几从一些好客的朋友家的侍女郑且接到的情书,反之,他却身打开公债券似的板器拉开一张移罢,您是上当然印着几十万个金额大的和金额小泊中彩号码。他是用运包书的少量观金叫运储备金。在任何情况下那不动用,所以在这里保存着。一个干枯的小花束给我来的这一批家两件了最后的外充,它和使人赏心悦目的东西联系起来,引起人们的好感。

⁽f) 需率額(Punsch),結片,香料,茶,油等合成的複合品飲料。

这一切原来都在跟珠模型里,现在他把装这些东西的跟 珠模型放在空匣子里,然后把匣子放在油匣甲帆起水,因为他 起在行将举行的有数益的谈论当中拿出这个解剖学方面的模 型来。

第一个晚上,当待请到这里来和我们聚会时,吉尔古斯就 把他作为目标, 怀着使徒的热情加以攻击, 掀起了一场大吵大 闹的论战,后来神甫看出这位新来的客人是个漫画式的人物。 忽然得意洋洋地眨了眨眼儿,改变了自己的剑法,开始对这位 吵吵嚷嚷、用胆大包天的亵渎神明的宫语向四面八方乱打一 通的彼得, 吉尔古斯恭维奉承起来。他说, 他能够遇到这样 一个旗帜鲜明,就其本质而言称得上完善意型的人物并且加 以研究。他认为自己很荣素。一切绝对相反的事物彼此之间 必然比调和折衷的事物彼此之间有更稀烈的吸引力。并且最 后在更高的境界中统一起来。热爱上奇者和热烈否定上帝者 归根结底拉的是同一的车,二者都同样离不开这个车,所以他 作为忠定的伙伴向他伸出方道之手。这样改办不像, 坚定不 秋地否定上帝,其实也只不过是包藏着的对上帝的敬畏之心 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而已, 正如基督教初期就有一些圣者, 他们装出非常不道德的样子,以便在为世人所不齿的情况下, 更不受干扰距离醉在对上帝的热情中。

仓墓失槽約官尔占斯應入了五里雾中,他頭角唾沫乱飞, 说出粗暴无礼的活,试图这样来挣脱困患,但是灾活的神父却 百般用温柔的开玩笑的话紧紧地把他笼络住,安慰他说,上帝 里已注意他了,给梨还会万事大吉的,他听了这些话以后,确 实有几分变宽岩傍的越览,还接受通精,第二天到神父住所去 吃一侧美味的早餐。在那里他们起初又进行了一场论战,接着 就输依销交,一起到田野里去散步,到消用里去喝满,在这些 地方特膺还不住地向他讲新的开玩笑的话,因为消崩给矣。 触落器,安心不良。昔然市脚一千醇变淀糊涂了,对自己 运的伟大,对这样一个生活是乐事的时代的庄严,感叹起来。 哭得很惨。无论晚上或中午他处于这种状态时,神甫如能把 他带到宿里来,就感觉达到了快乐的顶峰。伯昌时商吉气洋 详述的笑声,因为她还从来没有见浅这争观象。尤其是当吉尔 古所跪在她面前,哭着吻她的衣裾时,惊形更是这样。 照来, 初他曾和国丁的女儿调情,后来听说贡琴并不是公屠小姐,面 且是个在信仰问题上开明的,有自由思想的人,就立刻把阔丁 的女儿丢开,他越感暂时认为,深琴是注定和他共享当前这一 作人的时刻和生活的乐趣地

他做了几番丑态毕露的表演重新甚假过来之后,便陷入 忧郁患衰的状态中,为了控则面子,他做出各种混强显能的 表演。不顾天寒水冷,他跳进池塘和水车使用的溪水里去游 冰,人们在近处或远处虚拟了地示见他的赤裸的身子上游 水所,又腾入水中,然后他晚色发育。头发湿淋淋的,走上早 来,做出得到新生和再生的姿态。神甫和窦琴,甚至沟气的罗 丝琴诗天都拿他的举动来开心。神甫已经知道,农民们在耶 儿讲,说有一天婴把这个异教的水怪扮上来,用燕麦精冽干, 神稚对出地陌生烧到开心。

我看了这全部过程以后, 却不仅收敛了自己的好斗的精神, 甚至于隐忍不动, 而且和这个怪物在一起一比, 发现自己

也是一个和他相差无几的怪人,心里感到羞愧。此外,他把眼睛瞬着这家的漂亮小姐,这个事实也使我想到,我自己也这样做过,而且还在这样似,虽然我还一点都没有显露出来,或者说直到现在还不愿显露出来,实际普尽管有极好的教养,但仍然时常发出来的可爱的笑声,我自己在内心深处已经感到,那是我应该受到的嘲笑。我要是想以公益的态度对 持自己的话,我就得起白涂人,仅仅之为了剪绿苔的缘故,我还留在这里不起,只是我没有男气让人家看出这一点来,或者去存什么

審璧。所以我也许比这位被徕·吉尔古斯还要愚蠢。 这一切互相矛盾的思想感情使欢陷入一种进避维谷的状 。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中,我遇回到我的工作和对哲学著作的 安静的研究上去。不再去参加争论了。在这同时。恋慕之僧并 没有丧失,但象植物开花似的。在初季的轻寒时节,花等一时 还过迟末定地处于半开的状态。我始终不变地以轻蔑的态度 看得吉尔古斯对我的竞争,我认为,无论是在对特新的世界 观的问题上,还是在对特这位女性的问题上,他的态度对我说 来而是一种竞争,这种看法当然是既不合时宜,又不很近人情 的。

一天早晨,我正僧神祖当集中地,而表情又严肃得象个老 姑娘似的,华在那儿干我的工作,吉尔古斯忽然带着歌动的神 情,梳洗打扮得摩疹方率,跑到我这里来。他身上穿着一件有 留金银扣的棕色礼服,虽然已分是冬天,关上却藏着一项设色 的家有帽。能成准,我要读方的步情得决定了;象他这样的男 子和囊鳞替这样的女性结合,那实在是太有典型性了,所以非 实现不可,这种结合简直是一种哲学史上的义务,因为契把世 实现不可,这种结合简直是一种哲学史上的义务,因为契把世 界从上帝这一理念中拯救出来,更须要通过有自由思想的男 女房性的代表结婚才能实现,云云。由于这样一个不三不四 的人和我问爱…个对象,我觉得又羞耻又难过,连对他这种 愚蠢的行为误席实不出来了。这件事根本没有 使我感 到开 心。因为它本身似乎在卷不拘遂的窦琴的心里找下了轻轻的 一片时影

所以我或没好气儿地问他,现在穿着礼服,是不是就要去求婚。

"不,"他说道。"今天还不去!我只不过是想这几天先穿得帮救护灾些,象个求婚者的样子。这件礼服我穿着合适不合适吗?这是一位相信无计点的银行家送给我的,他是我们依不同体的一个体大的赞助者,当龄礼得天他还是到数堂去依他不能,因为他得照顾到风俗为惯。叫,假如我的可怜的母亲还不,能够实服看到定识路束受债券,服多么好啊!

"您的母亲?她已经死了吗?"

"已经完了阿年啦! 她再也见不到人类的解故啦! 我保 存在上帝的眼睛里的那些干枯了的花儿,还是她在我前年生 日那天送给我钩,那时她还在世! 是她在市场上用一个克罗 要茶来始!"

这话又对病了我的心;这个蠢人也自命有个意爱的母亲, 并且作为几乎来说,他比我还满一些,我带在这里,简直可以 说是把母亲忘掉了,虽然我知道,她在盼着我回来。人生就是 这样由现处介而成,我们挤搞邻人的任何一种毛病,还没等 他却见这种指摘,我们就几乎没有不可以立刻用来指摘自己 的。 吉尔古斯一溜烟儿地跑了,几分钟后,奚绿苔提着一小篮 子套面的葡萄和型, 去了进来

"您现在这样用功、这样隐遁起来,"她说道,"所以帮给您 送这些小小的提神解渴的东西来。这些水果请您吃一点吧, 否则,我就觉得您太干了!吃了水果,您可得给我们出个好主 意才行!您还是能绘画吧!我很高兴看着悠画!"

她搬了一把椅子,挨着我坐下。

"爸爸正在写信," ీ繼续说。"他想通过这些书信把吉尔 古斯先生打发走,因为他再也不愿意让他在这里特下去了。 今天早晨,吉尔古斯如同约拿管告尼尼徽①人一样,对在田里 耕地的农人说款。豕他们杆梅,放弃对异教的神的信仰。让他 继续这样被下去是不行的。爸爸今天就要把他打发到相当远 的地方去,让他带着几封善意的乌利亚书信》,便他今后继续 得到生新上的照顾,并且安排他一种合理的工作,把他约束 作"

① "约拿便用耶和华的语起来, 往尼尼费去。这尼尼徽是极大的城, 有三 日的隋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 宣告说, 判等四十日, 尼尼领必恢复了。" 《阳约·约金书》第三章》。

② 建大和业色列末火工程至富的等国上型制制人乌利亚的案子设定已除 前, 前领主美, 使老人特施教训员市, 使选择了予。 为设计系统商公主 夫。"改訂年晨, 大卫马信伯当特, 亚马利亚坦韦普龙, 信中司者也, 要 医乌利亚西沙, 即即今根据之处。他们便观局, 任他是素, 约邦原城市 时势, 加维达, 那里有号上之根。今初更之也更以, 就证的人出来, 和约 河行仗, 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披条的, 赫人乌利亚也更了。"《旧的·蒙 母耳记下》第十一章》。所以"乌利亚·鲁罗对亚伯克不利的 书 旨。"

"对于这件事我能出什么主意呢?"我问道。

"与其说是请您出主意,不如说是请您帮忙! 只要他表示不肯走,您就劝他走,说明这次旅行是一件必要的和愉快的事。 然后准备好几个箱子, 大餐可以装得下他那个可怕的口袋里面的东西。因为您在他临走以前的最后一点钟将要帮炮的忙, 所以您得说废他,便他认识到,他那个口袋又聚碜又会令人觉 可疑,您在学作出,好象是他然把那些箱子搬了来的样子。 因为他也可能圆执起来,不肯用这些箱子,但是我父亲不愿意 看见他带着那个装粮食的口袋走出我们家的门去旅行。"

我虽然并不担心吉尔古斯会拒绝使用这些箱子,但我还 是答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像。可是她又说:"如果可以的 信,我还要再名您画一会儿脑!"接着就双臂交叉着在我旁边 母了一,教钟的工夫,她和我都没有再说什么话。

当乳混后用有納的卒平的金属鄉片科獎我这縣面的前景 上的一块效笔的石头时, 趁说道,"赶快, 把它去掉!" 然后她 旅站起来, 越湖我肯听取她的要求, 并向我告诉, 同时劝我在 吃饭以前和她见面, 被好相選这件事进行得好啊。

一切也偷实象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毫无困 难地就 小成 功 了, 言亦占斯非常沉默柔顺地樂學教教者行李的马车离开了 2里, 简准最近的鲜菇,以便明天一早从那里继续前进。神甫 晚上来喝茶,发现这些异常安静,仿佛水车停止转动后的情 说。他最近有时把一位早期的德国神秘主义者的著作 带来, 打算拿这种哲学家的深刻的、大胆的思想和最新的哲学家的 思想进行对比,这种思想,即使进宫亦古斯的歪曲的袭达。 也同样是探别的、大胆的因为他的兴趣所在主要是他所追求 的那些滋长幻想的和譬喻性的东西, 所以他时而得到许多对他有利的政策, 可而得到许多对别人有利的政策。今天他拿来了安格卢妍。明星四马斯② 所著的《设籍的天使》一书, 他非常遗憾自尔古斯已经不在这里了, 因为他希望, 通过朗诵 建密奇界的韵文, 既气盲尔吉劳一下, 又把施迷注, 同时却使 我们陷入脑骨的

我们请他还是别骗一下这些的文, 结果我们这两三个听 众对于这位热烈的见神者, 对于他的生动话波的语言和诗人 的热情, 都感到极大的导说, 这也使他感到别语, 他越来越热 情地越;这起劲追别读起来, 他每温这一页, 这种话馊生动的 精神现象引起的共鸣就增强一分, 最后检查半脑火半板倦迫 担实本个名放在一边。

于注,伯爵把书拿在手里,翻阅了一下,随后说:"这是一本很重要的,很有特色的小宅间!一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两行韵文,这多么价当,怎么妨啊。

添纳心应该净如纯金, 坚如忘石,明如水品。

难道还能比这两行的文更确切地表明所有这种不论是肯定性 还是否定性的修养功夫和思想方式的基础。表明要想显示全

② 安格卢斯·西里耳乌斯佐丁文 Augelus Silema 詹姆丽贝可定的使 者是德国库佐的宗教计符件人与该内语、企业场 在 (Johns Dainfelfar, 1824—1877) 衛電名《侵廉的天後》(Chenthaiseler Wandersmann, 1874) 是他的《第一机管的发传》(Gelstreicherund Schlogtenen Sathagenen) 医全角切除性 医电子性 (Augelus Mann) 1874) 是他的《中国》 (1974) 经单位 [1974]

都内容的重要性从开头就得得定它所具有的那种价值吗?可 是再读下去,我们就高兴地发示。两个最薄是全然更快更切, 新到近来,这个就会实施实那个。 不觉得基所到我们的能论论着。费尔巴姆的话吗。

> '上帝和我一片小,我们他一样大。 他不能在我之上,我不能在他之下。'

还信

"我在我,没有我上京片刻不能存在, 我和尽毁灭,他就必么嗚呼哀哉。"

还有是的活

'上帝这样有福,生活或游无以复加, 这既是德受惠于我,也是我受配于他。'

或者:

· 敦是和上帝一样宫不可言, (谚嵌人相信,)我和他并无丝毫不同之点。*

并且甚至说:

"人们关于上帝所说的话,还不能 游足我的愿望, 起神性才是我的生命我的光。" "——""强久,如今我应该前往何班?

我还得越过上帝走入沙漠中去。'

请看下面这首小小的格言诗多么朴素真实地歌颂了时代 的精神实质啊!

'人们必须飞越

世人哪! 你的精神一旦展翅飞越时空, 你就能每时每刻都身在永恒。,

接着就是:

'人即永恒

当我脱离了时间,和上帝溶合在一体中, 那时候我自身便是永恒。,

还有:

'财间期永恒

只要你自己不加以区分, 划出界线, 那么时间就象永恒, 永恒就象时间。

所有这些诗句几乎完全给人这样一种印象, 爰得善良的 安格卢斯只爱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 只要他经历一些外界的 命运上的变化, 那么, 这位气势磅礴的见神者流会变成一位词 样气势磅礴的, 允鸿语力的当代哲学敦!"

"我爱得这话记得实在太过分了。"神雨喊道。"可是您编 傷忘了,在谢弗勒的时代其实也已经有思想家,哲学家,尤其 是也已经有宗教改革家,他身上要是真有一展半点的否定精 神,这种精神就完全可以得到开起结果妈癿会嘛!"

"您这话很对!"我回答说,"但我这样说却不是就您的本

意而言。当时阻止他,假如他生活在今天,大概还要阻止他, 使他不可能将定上带存在的。就是在他那热情拌溢的神秘主 义当中掺杂容那一点点轻浮和才气。假如他生活在今天,不论 他的思想有多大的活力,这一点点小的因素也还会促使整留 在刺粉得条接插着的阵管里。

"轻泻!" 神甫喊道,"越说越玄了!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在书名上,"我回答说,"这位虔诚的诗人给自己的书加 了一个副标题,富于机智的恪言诗和尾韵诗。当然富于机智 这个词,按照当时的用法,和现在的意思不完全相同,但是如 果把这本小书更仔细地通波一下,我们被赏得,按照这个词现 在的意思来说,这本小书实在也未免存点太富于机智了,太不 朴素了,结果,今天看起来那个副标题就象一个带以刺激味的 没言似的。然后,您再看一下这本书的献词印。在就词里,此 人把自己的诗就给亲爱的上帝,献词的形式,甚至非印的格 天,都模仿当时人们把所著的书做分人物时,惯用的献 间形 式,包括下跌,他的。直镜死的下人约翰内斯·安格卢斯。

您想一想特身刻著严正的笃信上帝者圣奥古斯丁®, 然 后担白地说出, 您相信他会在他用自己的宗教心血凝成的那

⁽¹⁾ 这本"中的集词是""有这意整型的要易从他的大海正和来的观察与政 的点演的小诗就由上帝",他是太恒的智慧/无斯公司统分企变之一。 不能的灵水特者在的景势公前使者由"他作为原和全体人类的之一则 网络企业少是一切智能先力污泥的典型/和影响的导头,/要形式样的 成功的"小途"或可不变/再来被前他/他的由于总领项贝他/面一直 玩的下头/翰内斯"。合身整次。"

② 圣奥里格·奥古斯丁 (Aurolius Augustinus, 354-430),最有影响的 基督教神学家之一。

我并不想以这段的先短和教父自居,但对于他们心目中的完美的、认真设想的上帝我还是能够心领神会的,如今我已经不再相信上帝存在了,这时我才认识别,我在少年时代惯于用自己的所谓宗教心来处理各种有关神的问题,那是一种武斯的、滑稽可笑的方式方法, 假如我不肯承认,这种爱用比喻的、滑稽可笑的方式方法,实只不过是我如今终于获得的这种完全彻底的精神自由的外壳而已,那我能非得事后责备自己经泽不可。"

② 圣爽古斯丁的《行舟录》,凱勒立雪、釋衣至利》第四卷的同时,閱读这都 载。

来的! 属天主恕我失口乱言之辈!"

现在我发现自己确实又陷入了这位幽默的证姚考的罗阿 之中,心惧恼火,湿出了交谈,默不作声也走到前前,涨望着大 据是安安静静起出了交谈,默不作声也走到前前,涨望着大 罪里,就激发触前,

"天哪,这本书虽还有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最美妙的春之歌 曲呢!你们听着,

> 开它吧,上冻的器會走! 最看就是五月天气, 此時此均如不开花, 你就会永无生机。

她匆匆走近架: 5. 男一首古风的赞美诗中一个乐章的充 结例模的,引人入底的曲调求你条:油滚唱这支票曲的餐词,虽 然由到是东梦的形式,她滚滚叫声音却微微敲动,表现出一 种名描据展色,世俗的感情。

第十三回铁的形象

虽然还没有到圣诞节,但天时有点反常,好象春天真要到 来的样子。窦螺告郡支奢之歌的歌词和旋律一直还在我耳边 余音紫绕,同时我整夜都听见南风不住地吹,融化了的裤雷从 屋顶上往下滨答着雪水,次口清晨温暖得有点反常的阳光笼罩着干巴的田野,各条小河却踩了水,汩汩地遮去,发出潺潺的声音。只是花儿,代么荤薄呀,雪花连哪,都还没有。但我耳边还不断地回荡着这几句歌词的东音。"既看就是五月天气,此时此她如不开花,依然会永无生机。"

直到昨天我还相信, 我心中这种秘而不宜的相思, 是遥远 高出我有在以来对下爱情的一切想能和感受的, 如今我才体 会到, 对于自己在这个象赤天而又不是春天的夜里所发生的 变化, 昨天头脑里升点 引影子也没有。

人类特有的那一种感情开始以其全部独特的力量在我心中激动起来,我加信深切地感到人生的类好和易干消逝。同时又觉得,世上一切幸福完全在这一双美丽的眼睛。一方面出于对她的感激,我单是因为她存在就爱她,尊敬她,同时却又统粹由于自阜和提供,选粗都不敢想冒昧接近她,但是自阜和良惧如果二十次之多她和种种不明确的希望,种种对于幸福,和快乐的想象互相交替,而不是导致下定决心,明智地从这里选出去的活,那么,自率和畏惧就又是虚伪的了。

现在再也不能安心,再也不能工作了,因为我刚要动手去做什么工作时,我的世际被法商帐货递望着适方,我的一切思想和跟随着我所爱的人的形象飞去,这一形象到处在我身边浮现,一刻也不离开,同时它却象是用铁铸造的一样,沉甸造地摆在我的心里,发得很,但又是无情地严峻和沉重。我觉得这麽一般的压力是一种从来没有经受过的,非常残酷的压力,只有在赛军的面前我才感觉不到这种压力。我一不见她或者听不到她的声音,这种压力载重新出现,我既可以把它看成场

一种肉体上的,又可以把它有成是一种精神上的痛苦,都同样 恰当。这种痛苦的情况并没有因为我内心惭愧地意识到自己 有附被打发走的彼得。吉尔古斯这样一个滑稽可笑的同类人 而丝毫有所减轻,肉体上的或者惭神上的痛苦,如果有别人和 自己同病相怜,就比较容易忍受,这种说法我根本没有看重。 尽管吉尔古斯本性和我不一样,但我们在这一点上却完全相 同,我们俩都是以可怜的避难者的身份未到伯爵家的,缩果都 爱上他的女儿了。

这提早来到的春天持续了几个星期的时间, 小树林里鴉香花已经升花, 所以我在圣诞节前夜就能把几枝红色的芬芳的花放在礼品桌子上, 因为我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意。况且礼品只送给雇员和用人, 也没有什么别的庆祝活动, 因为伯爵说, 在宗教节日只讲欢乐, 师不讲苦行和礼拜, 是不适当的。等到桌子上的礼品都拿空了,下人们都走了,我的花束还放在那里, 家绿苦把它拿在手里, 说,"这美国的瑞香花到底是送给谁的呀?"一定是送给我的,我看出了这花的意思就是这

"您如果不嫌季节太反常的话,"我说道,"那就请您怜惜 这个来得过早的春之使者吧!"

"哎,我哪儿能那样呢!好东西只要来了,就要接受嘛。 谢谢您!我们立刻把这几枝花儿植在瓶子里吧,让整个房子 里满都是花香!"

쭃绿苔不但这天晚上,而且整个节日期间都兴高采烈,心 情极其愉快,特别是元旦那天,那是我来到这儿以后,第一次 有比较多的客人前来参加宴会。不但助理神府来了, 耐且神

亩 医生。一位随方行政长官和且位带能也来了。这几位带能 赵是伯强者年时代的伙伴,伯爵虽然信宏转严禁传播的学说, 但他们仍然对他很有感情。甚至还有几位性情活泼的中年费 妇人也坐着马车夹了,她们立刻散布一种良好的,自由的或者 自由的, 自好的情调, 在某些财代, 常常具有那些爱到过以往 的日子而不再为自己怀有任何恐惧或希望的老妇人才掌握这 种权力。没有人说任何不堪入耳的话,但是任何人怀着好意 和喜悦的心情所要说的,也没有人您在心里不说。人人都有 说话的机会,但谁都不滥用这种机会,因为,在人们都想说比 **並得休的 图面显映电比较频告的话的情况下, 大家所说的就** 已经终是一举的话了。 甚至连助规律贯使用他的讲话的技术 时, 也有礼有节, 神甫多个正统派也天主教徒, 但并不顽固, 开 头儿他就在自己这样一个平易近人的人的周围, 宽宏大量地 划定了一道表示最大的容忍限度的界线,使得任何人都不起 越过汶消功防线的念头, 甚至连明显地接近汶道防线都不去 . 指一

尽管这里存在着这种欢乐的气氛,但我既不愿意因为自己在座而引人生日,也不愿意人家因为我在座而感到不想,所 以我就抓住饥会,突然退席了。返席后一时心情稍微宁静下 来了,炎途走迟那座古老的家庭礼与意,在那里稍微忙活着被 搞袭那阿插腰在那儿已经麻得半干的颜。

我自己一个人在这个安静的地方,忽然想起时表来了,她 在遥远的家乡,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而我却在这里享福。我 在来早就可以而且早熟应该和绝通音信了,因为情况确实已 经突然好转。我之所以仍然一天一天地拖延下去,是出神种 蜡绘复杂 纠编不清的原因潜盘的。第一、我确定认为。自从 我摆脱了穷闲的生活以来, 我再也没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 可说了: 其次, 我又想, 我还是出乎母亲意料地回到家乡, 使母 会感到喜出媒外,以此来弥补一切,从现在起到我回到家乡为 止议一段短短的时间,和已经过去的漫长的岁月相比,是无足 轻重的; 最后, 在目前这种思想情况下, 我也不由得害怕说什 么话,尤其是因为我虽然考虑到种种相反的情况,有种种相反 的打算,但我心里隐秘若的自满情绪,使我不肯承认下定任何 决心是不可能的。不过我现在稍微冷静地考虑了一下自己所 处的这种混乱状态,我还是下定决心利用目前这段安静的时 间给母亲写信,告诉她我现在何处,情况如何,并且告诉她,我 不久即将还乡。为了这一目的,我就到那边花园里的房子去, 我有一些书簿和文具放在那里。在去那里的路上我发现。客 人们正在春光笼罩着的园林里漫步游逛: 我心里想,这县我停 留的地方和元旦景象的一个奇妙的画面,我可以用来作为这 封信开始的部分。但我刚走进我的房间或者卧室里,就有人 勘门、原来是同丁的女儿罗丝琴,她走进来,身上穿着式样最 漂亮的, 有地方特色的节日服装; 因为天气暖和她的用毛皮罐 边的呢子领上衣只在胳膊上褡着, 她胸前的有小银钩和小银 铝扣的绿绸子衣服就把这个美丽的姑娘的身 段 更精 细 恤 描 面出来了。她头上戴着一顶镣着花边的黑色的天鹅绒小帽 子, 朝子下面露出两条金黄的大辫子, 其中一条好象是由于豪 放不翻而担它从肩膀上拖到前面,和短上衣一起在胳膊上褡 羞。

抽悬小姐打发到我这儿来的,向我传话,要我立刻和使者

一起去鮑那儿,指给她们我发现增香花的地方。这姑娘深知 自己仅来美好可爱,在传话时面上浮现出妩媚的、狡黠的微 笑。她的美貌在我眼里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接受这种 美貌却只是为女主人增光,因为我把这种美貌归功于女主人 的美貌丁。我毫不均踏地放下自己打算做的事,和姑娘一起 匆匆忙忙地从树木中间和客人们中间穿过,向塞地走去,突绿 若正在那里耸鳞

"您在哪儿来看?"她向我喊道,"我们想再找到一些塌看 花,这种花不是每个元旦都能见到的。再说,这里只有我们是 青年人,我们也可以按照我们的方式享受一点人生的乐趣 呀!"

她说着就抓住我的胳膊,我们便由罗丝琴陪同,向山毛棒株准去,用了八分钟或者十分钟就走到了。树林中的地面象复正的民歌,调子也象老百姓自己唱的时候那样评れ,我至还点缀上老百姓常常加上去的一些小花腔。罗丝琴立刻缩入眼中音源,调子有微长沉粗犷,听起来,就象两个健壮的农村姑娘上卷百姓常常加上去的一些小花腔。罗丝琴立刻缩入时中音源,调子有微长沉粗犷,听起来,就象两个健壮的农村姑娘,据写在春秋中行捷似的。唱的当然是那些悲哀的爱情被地唱完,在这同时,家军一直特者我的胳膊不放,直到后来被成前面有微微发红的亮光,表明近处有几丛我们要找的那种植物,原来是高日的光辉从山毛棒的树干中间较过,射在开了花的细春枝子上了,至季菜的最没有地畅的净名,我眼先不知道。它太个学名。要琴以时高兴得次呼起来,两位姑娘马上跑去

在一棵已经伐倒的树干上望着她们, 怀着喜悦的心情注视她 们每一个动作。

她们把花儿弄到平以后,罗丝学就能续往前走,去寻找更 多的瑚壳花丛,这位姑娘的身影逐渐被树木挡住着不见了。窦 鲸苔却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把她的花束拿到我的鼻子底下 计我似

"难道这儿不好玩吗?"她说道,"我们把您从您隐遁的地方请来,难道您不感到高兴吗?"

"我本来想给我扭套写信,"我回答说。

"难道您没有早寄给她一封祝贺新年的信,让她今天接到 吗?"

"我来到这里以后,还没有给她写过信,她根本不知道,我 在什么地方!"

"她根本不知道吗?您怎么能这样做呢?"

我眼睛向旁边看,用于指甲把树皮上长的一小片银灰色 的螺苔揭下来。然后我回答说,我没有预料到会在这里待这 么久, 最后我寻思, 如果我出乎母亲意料地回到家里, 会便越 理感到或出每外.

"我也是这样说,"她喊道,"不这您明天一定要写信,我再 也不能忍耐了! 谁有这样的母亲,谁就应该感谢选物主!您 知道您那本书看起来象一本植物标本集吗? 凡是读到使我高 兴的地方,或者使我真想谴责您的地方,我都火上一片绿树叶 或者一根绿草。这本书锁在我的写字台里。我读到讲您毋来 助地方,曾不止一次地想道,我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我 真能够也跑到这样一位母亲的膝下,那够多么好啊! 但明天 非写信不可! 您一定要在我的房间写,我要在您身边寸步不 腐,直到这封信写完封上为止,如果您背听话,我还要亲笔写 上一句问候的话呢!"

"这可不行啊!"我说。

"为什么不行呢?啊,上冻的基督徒!为什么不行呢?我 不可以问候您母亲吗?您不想写信吗?"

我没有回答,只在那里缝续努力褐添那一小片绿膏:因为 在我墨在賓琴本人身边的同时,她那狭一般的形象一直在我 心中旋转,这种情形从来没有出现过,我觉得,这个形象仿佛 在把它那两只沉重的淡乎的可怕的压力施加在我的心这个黑 两份住宅的墙壁上。在这同时,她抓住我的手,用较低的声 音重复说。

"您为什么不思"与信呢? 或者由我来特惠写,就当是受您 的委托好不好? 不,这也不行! 但我愿意把我的意思口授给 您,好让母亲心星喜欢,您只要照我所说的写就是了! 怎么 姓。"

我还没有来得及国答,罗丝李就带着她找到的搞满的一 围棋早春花连跪借跳起来了,这时候已经是返回府邸的时候 了。窦罕中止了交谈。在国家的路上,她没有再和我拎着胳膊走,但一百紧挨着我走走,她想愁说。

"罗丝琴,你的短上衣如果用不着,就借给我吧! 我现在 确实觉得有点冷了!"

罗丝琴把那件衣服递给她;但结果发现,对身材较高的窦 绿苔来说,这件衣服太小太瘦,她穿不得。

"您要不要穿我的上衣?"我用搞笨的开玩笑的口吻说道,

她回答说:"不,您那张皮我可不愿被在身上,您这冷冰冰的你!"

回到府邸之后,她还得主持茶会,招待客人们喝茶,然后 又得在欢送一个一个的客人时在场。客人们走了以后,我还 得问伯爵和特讲坐在一起喝一杯汤趣酒,她就走过来向我们 积晚安,说明天见。她把胳膊搭在伯爵的肩膀上,用开玩笑的 要冷的声音说。

"象我这样的养女过的确实是悲惨的生活,她去雕觉时, 连和她父亲每个购都不许!"

"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呢?你这个傻丫头!"伯爵笑着 说,"这当然不行,也不合话!"

这问,那樣一般的形象又在我心中转点起來。整整一夜压 得我的心痛苦做了。它还开於勒我的脖子,我当时相如飛鴉。 抽撇將搭地架得可怜,不然我有直改法呼吸,由于爱情的原因 而痛哭流涕,我有生以來这还是第一次。我对自己的龐弱處 劉情恨,这种慎慢從缩苦变本加厉,我把我向爱情看作真正的 激情,我发现,这种真正的激情使自己失去了自由,失去了独 立自主地作出任何合理的决定的能力,这一不愉快的发现使 我非常难过。

等到天终于亮了,虚假的阳春假清逝了,下起夹杂着雪花的雨来。当我在府邸里露面时,赛军再也不提写信的事了,我本人更不肯若乎去写。我的又一个新的绘验就是不想吃饭,由于这种原因而不想吃饭,如果我不是非身经历过,我决不会,认为是可能的事。因为我不想吃饭,脸上就难境端出愁客,我做去当心掩盖这种不想吃饭的样子,不让人们看出来,而这一

切情形出现在我身上时,我也并不是受坚信礼的小孩子了。 我还非常遗憾,这种美好的、节省面色的激情没有在我摆饿的 时期出现,如果那时有了这种激情的话,是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的。我又不能把这种从现实经济的感想告诉窦绿苔,让她 开心,这种苦闷葡重都把我的心压碎了。

窓祭的心情看来却并不坏, 甚至还一天比一天更好, 而她 对我却并不去在意。她伸戗而在桌子上旋转,象玩陀螺似的。 她把孩子们带到汶儿来,给他们头上藏上纸帽子,被让狗在院 子里练习把东西叼过来,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天真的把戏,这 一切我都觉得离哥古怪, 使人意名其妙, 并日充满了魅力, 把 我的心迷住了。所有这些小小的把戏一天比一天明确像显示 出, 姚性恰太来就是活泼可爱的, 并目而讨轻忍优差的动作变 化麦崩, 她头脑中有千百种奇怪的视法。如果号称妇女可爱 之外的那种细白明朗的温情先博得了我的好感,那么,以后当 我在天真淳朴的心理状态中发现,我所爱的女性不仅美丽鲁 自,面目照谢活泼,那时候她的儿童般的快活的心产生出来的 恶作剧, 就完全把我弄得心緒缭乱, 神魂颠倒了。 我心里于是 也忽然有了新的认识,我觉得,我的心一定不能再宁静下来 了,因为正是这位妇女的没有趣味的生活,我永远不可能得 到, 这种感觉使我不寒而栗。因为, 如果说爱情不仅又美又 深,而且还确实很有趣味的话,那么,它在短促的人生当中每 时候初想在发生新的恋化, 使人生的价值加倍, 看到这样的生 活品可能的, 却得不到它, 再也没有比议种情形更使人悲哀的 了。不仅如此,那些相信自己天性本来可以非常快活,可是由 于缺乏良好的伴侣而结果非常悲哀的人,才是世界上最悲哀 的人呢。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和体会,因为我不知道,世界上 有序这种音素的乐概更重大。更特久的事物。

这位美人的态度虽然一直没变,但我觉得她一天和一天不同了,一天比一天令人摸不透了,所以,我最后在交际场合就感到狗来,为了医治一下我这作病您。我就象隐士一样退到就野中去,这就是说。我以娶想仔细观察这个地区的土地和居民为借口,开始把白天的时间完全在户外度过。但我大多是在树木荫翳的山冈上,古老的枞树下或者无人居住的捻炭人的小屋子里停留,身边别无一人,这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一直自活起来,九其是还对那种令人感到羞愧的压力发出悲叹,这种压力象一种奇异的规密一样附着在我身上,我曾百次试图用手把它就去。

"这种魔障难道就是真正的爱情吗?"有一天我勉自坐在 树下,远望着短野,高声自言语道。"安娜生病的时候,我少 吃过一块面包吗?没有。她死的时候,我觉过暂要对死者。 没有。然面,我却夸耀我对她的感情!我竟发誓娶对死者。 没有。然后,我却夸耀我对她的感情!我竟发誓娶对死者。 起忠实,但是来让我爱替对这位话裔的女性忠实,那就连可能 性都没有,因为这根本是不言而喻的,我心里也不会有任何其 他的想法!倘若这位女性生了重痫或者甚至将要死了,那时 我能够这样注意地观察她的情况,并且甚至加以描写吗?啊, 不能,我觉得,那种综合会便我毁灭,使世界漆腻一团! 当我 德柏拉图式的精神态爱,完全被照公式去恋爱,还是个毫无感 般的少年时,我可是个多么注重卖运的小伙子啊!那时候,我 多么没时设啊,没盖没臊她和小姑娘,大姑娘接吻哪!现在我 已经大了好几岁了,也见过一些世面了,可是我只要一想到, 不定在什么时候我可以和这位美丽善良的女性接一次吻,我 心里就曾恐起来!"

紧接着,我又目不转睛地望着天空,我怀着好奇心观察一 片云或者地平线上的一个物体或者自己脚下的一个 嫩椒 枝。 但是没有过几分钟,我的思概就又回到它原来的沉重的负担 上了: 因为那铁一般的形象不容许它再在别的地方徜徉。有 一天晚上我顺着悬崖上一条陡峭的小路走下来,在悲哀的,精 神恍惚的情况下,一失足就象个神志不清的人似的,从悬崖上 滑了下来,不知道是怎么滑到底下的,身体还受了相当程度的 伤,这使我又懊悔又羞愧。还有一次,我在田地里坐在一个被 人丢在一道没有获到头的犁沟里的犁材上, 脸上大概显露出 非常意苦的、如醉如痴的神情; 因为这时候有一个得意迷迷 的. 等時期前乡下佬. 背上背着一个感矿泉水的小罐子, 天播 大概追走来, 在彩面前站住, 张着端好奇地瞅着我, 最后用袖 子經了擦職和鼻子, 开始大笑起来。那个可怜的小罐子就已 经使我眼红了,因为它在这个小伙子的肩膀上挂着,那样洋洋 得意、没着没愿地见来晃去, 看来这小伙子大概县把自己晚上 要喝的酒遊在这部子星面带着。人们怎么可以背着这样一个 小罐子到处乱出, 仿佛世界上没有密琴似的?

因为这个扭野的家伙仍然站在那儿,对着我的脸笑起来 投完投了,我做站起来,带着哭天抹乱,患痛万分的神情,走到 他跟前,在他吓头后边狠狠地打了他一下,这个可怜的小伙子 使打了个逼起,我没有夸地镇静下来,就把全部悲痛发泄在他 身上,在他脊背上乱打,还打碎他的罐子,结果我的手也就血 了,这个乡下佬以为是魔鬼在追他,就赶快逃跑,跑出相当的 距离,才开始向我投石头。这个人道的英雄行为结束以后,我 慢慢地走开, 淫摇头, 叹息世界上冷淡么伤心的事情。

这种举助本身把我弄得意志消沉。但我并不想让它把我 的意志消磨净尽,而是想找到一条摆脱这种迷惘状态的道路。 我检查了一切情况,并且加以比较,以便得出确定的结论,我 不易能引起象容琴都鲜的人的恐怖的人。

"人同此心,心同此趣"和"你对我怎样,我就对你怎样", 是阿何也适用于恋爱的金玉良育,至少对于素来则智的人来 谈是这样,治疗一颗害相思病的心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它明 帕迪知恋,对方并没有它这种烦恼。只有死心眼儿的,自私自 利的人,在不被自己喜欢的人所爱的场合,才有毁灭的危险。 但是本来能够实面没有实现的事,是令人感到不幸的,说世界 很广阔,山背后还有人居住,拿这种说法来作为安慰,是没有 和到 只有人们所知道的当前的现实,才是神圣的,可以使人 和初 空晕的.

我发现窦邓并没有把我放在心上以后,心里就稍微宁静 些了,开始解除,为了感齿能的好意,要不要把实情担白告诉 她。要是告诉她的话,我就想在起程以前,一有机会就笑容 搞而她。彤彤有礼她的她坦白诽出,她便取情绪忽样致动,同 时还清她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因为现在一切已经恢复常 态,我已经心情穷畅快活了,另一方面,却又产生了颗虑,这样 一种坦白的陈述,说不定会被看成以较猾的力工变。结果, 结她一种不好的印象,问时却没自己所爱的人一整天心里难 过。因此我就又不着程便不安和您哀的心情,在思看想,应该 不应该这样做,最后,还是觉得,在讲笑话和说笑当中,以无物, 東的信任态度, 坦举地描写一下我内心遭受的这场风暴,能够 给她提供一点她应该享受的乐趣, 同时也能够使自己的心恢 复已经失去的平静状态。我还下定决心, 马上戟倾, 这天正 好是星期六, 看来明天也是好天气, 因此我决定利用安静晴 朝开天早晨,进行这场大胆的波利,今天却不再露面,以 免由于得到新的印象面使自己的身心发生动福。

第二天早晨天气果然好极了,这是春天还没有开始以前 的真正温暖如春的一天,万里无云的天空对着所有的窗子被 笑,我心里虽然有几分甜蜜的惊恐情绪,但还是各气洋洋,因 为我期望不久就从这种吉闷的状态中得到自由和解脱,并不 妄想实现任何其他的目的。我怀着甜蜜的兴奋心情,打扮得 象过节目的样子,并且一直在琢磨新鲜的笑话,想把这些笑话 穿插在即将进行的谈话中,但这整个甜蜜的兴奋心情,却是建 立在一种自己欺骗自己的心理上,我以这种心理来对自己掩 修过一点,我的本心只是想和蛮绿苔淡有关爱情的话,不管她 乐意不乐意。

但是结果发现,她已经在星期六乘马车出门,到离这里有好几里她的地方去拜访一位女朋友去了,她还要从那里到首府去,大概要几个星期不在家,这样一来,我的希望完全化为泡彩,在我的眼里看来,蓝色的天空就象在一般漆黑。我的第一个行动,是把从花园里的房子到墓地去的这常常都过的那一个积二十超,并且总是常着家季的衣服边儿常常甜过的那一曲。但是这样走来走去的结果,除了感觉到旧的烦恼重新出现,变本加厉,理使突然化为乌有以外,没有任何收获。

我心里的重负也重新出现了,并且颗繁地向我的心冲击。

在整个这一段时间, 伯爾都过著打消的生活, 这是他唯一的爱好, 所以他一直很少在家。现在他似乎对打器有点儿厌 他了,又开始来找我谈。他发现我在小礼拜蛋里, 因为我再也, 你有什么课由编辑谎暂框去, 而效理 见 是最清整不过的。

"那些顧過得怎么样了? 亨利大师!"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有进展吗?"

"没有很大的进展!"我又狼狈又沮丧地回答说。

"不必着急嘛,我们欢迎您在这里再住很久!不过,我从您的气色看来,您还是以妥善的方式早日摆脱这项工作为 她"

"你不知道,你这话正中下怀"我心里想道,于是突然以 拼命的坚决态度着于工作起来,结果不到三个是刺放把面面 完了。一方面把画放在通风的地方晾着,在这同时我被去脚 木工那里订最装画的箱子,以便把画送往首府。接着我又做 了几次远足,为的是避免蹲在家里说事做:有一天晚上我回来 迟了,从花园里看见雾绿苔的房间里有灯光。最近躺在工作 的这些日子里,我夜间本来又能瞧着爱了,现在这样一来,就 又开始生账,且然我还不知道,她是不是真回来了。

第二天早晨罗丝琴来叫我去吃早饭,为了欢迎繁绿杏园来,这项早饭大家在一起吃。我走进府邸,就听见她的声音响 彻这听住宅,她拿圣灵降临节早晚的夜莺似的,又玩耍又唱 软,全家都生气勃勃,洋溢着喜悦的气氛,只有我心里悲哀,话 语很少,因为离谢的时刻是在确实已经近在眼前了。

她却似乎毫没有觉察到我这种情况,只在那里摘各种恶

作剧,这些恶作剧一再使我激动困惑。在搞这些恶作剧时,她 总求助于其他的人,尤其是使用给她热心服务的罗丝琴作为 她开玩笑的执行者和助手,这位姑娘有时发出轻柔的、假铃 般的突声,我认为她是变我整容满面,就追上她,把她抓住,用 一只脸胸椎住她,用另一只手框住她的头。

"你这是笑谁呢?你到底是想干什么?你这雏菊?"我喊 道。这个生气勃勃的女孩子极力挣扎反抗,但还是大笑不止。 她突然安静下来, 该近我耳边小声说。

"您还是让我们笑吧!小姐回到家里,真是感觉太开心, 太满意了!您知道为什么这样吗?"

我把这个目瞪口呆,面紅耳赤的顽皮女孩子放了以后,她 就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又小声说道,

"她一直非常悲哀,因为她发生了爱情!您知道对谁吗?" 我感觉我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有气无力地说:"那么,到 .底对谁呀?"

"一位胸甲騎兵上尉」" 她現在用根底的声音回答说,"天 蓝色的眼袋,写白的大衣,你的胸甲,高高的银盔。上面有弯曲 的羽毛饰物,整个看来,美得象赫克托耳①一样,小姐这样说。 显然我们的黑狗菜叫这个名字)"

越说了这话就跑掉了,勿匆忙忙地去追已经先溜走的女 主人。 我当然爱察到, 她这番话还开玩笑的话, 但是, 在这样 的场台描写一个漂亮的骑兵军官, 这种描写本身就已经使我 心情不愉快。

① 蘇克托耳(Hektor), 荷马史诗《伊利昂纪》中特洛亚最杰出的英雄。

幸而装画的箱子运到了, 马上就把画装在箱子里。我亲自动手把箱子盖儿钉上, 怒气冲冲地钉钉子的声音在小数堂里盖起了回响, 因为我每钉一下, 农下的决心就更大一分, 明天一定要出发, 所以我觉得, 好象在给自己钉棺材似的。但是每钉一下之后, 我都听到, 从走廊里和楼梯上传来一阵响亮的 实声或者一种欢快的颜音, 姑娘们跑来跑去, 开开门又关上门.

这种情况便使我走过我在花园里的住所,并且立刻把我的旅行箱也装好,这旅行箱以及里面装的新东面都是我最近这一次在首府温留时买的。装好旅行箱以后,我怀着十分忧伤的心情,但又秦然白若地走出房门,到墓地去。到了那里、賴敦坐在窦琴爱坐的长椅上,希望她会到这里来,我至少还能在ь旁边坐几分钟,既没有恶念。也没有那心,只是为了再好好地看一看她。过了一刻钟的工夫,果然也所见能衣服发出寥寥的声音,向这里走来,但是由园丁的女儿陪伴着,还带着那只叫赫克托尔的屋狗。我赶紧离开,以为她还没有看见我,转身就跑到数堂后面。在那儿我又听见姑娘们又说又笑,我一一时心慌意乱,就进了村子,到神南家去找助理神甫瀝难,但得并是来告诉他我的行期。

我发现他正坐在桌子旁边吃饭,下午的阳光斜射在桌面 上。

"投正在这里吃下午的饭,"他说,"您和我一同吃 好 不 好?"

"我心领了,"我回答说,"您如果许可的话,我倒要陪着您 坐一会儿!"

- "我看这就是今天年轻人的样子,"神甫说道,"这再也没 有一点真正德意志人的食欲啦!况且,思想也是这样的情况, 结果、当然只能是一场公子!"
 - "神甫先生从什么时候起,就这样信仰唯物论啦?"
- "您别把有形的东西和无形的东西在我面面混为一谈,您 这倒霉的内行的人!我看您还是请坐!喝一杯啤酒总不会使 您吃不消吧!"

于是,他继续律律有味地吃着他面前那个大盘子里的东 西。盘子里盛者新宰的一口猪的杂碎和猪头的一部分,还有 猪耳朱积豬嘴巴,穩是閉煮熟的、神南或得香味补鼻,好隕板 了。他弥赞这一盘堆得象小塔似的食品是质朴柔和、清净纯 這到光以复加的程度,他一面吃,一面喝一大杯金褐色的啤 獨

我坐了大约十分钟,就听见敲门的声音,紧接着,窦绿苔 就走进来,只带着那只漂亮的狗,她姿态妩媚,彬彬有礼,但显 得有点拘束。

"我不想打搅先生们,"她说,"只是想请神甫先生今天晚 上到我们家來,因为雷先生明天就走了。您大概不会因故不 来吧?"

"我一定来!"神甫已经重新坐下,一面继续他的愉快的吃 喝工作,一面回答说:"亲爱的朋友,请您给仁慈的小组拿一把 徐子来吧!"

我非常热心地照办, 把另一把椅子放在桌子旁边, 正对着 说。窦绿苔面带着和蔼的微笑表示感谢, 随即坐下了, 眼睛向 下, 矜持地望着前面。这时我确实非常幸福, 因为我在神甫的 舒服而又阳光充足的房何里坐在她的对面, 她态度又那样和 鉴实详, 神甫一面吃, 一面说, 并且总是他一个人说, 我们只 要听着他说她行了, 在这同时, 那只刺眼里带着似的表情, 张老瞧, 且 不转瞪地眯着像 子里的东西以及 神甫的手和嘴,

"哎呀,可怜的狗,它馋得那样!"窦琴说道,"神甫先生,这 个您也吃吗? 还是肯让我把这个给它吃?"

她说这话时,用手指着很象样子地摆在盘子边上的那根 弯曲的猪尾巴。

敞开着的窗子上的窗帘儿被风轻轻吹动,不住地飘荡,窗 外有一群闪光的披射在太阳光中上上下下地飞舞,简直不可 您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分辨山来,它们急急忙忙地、非常热情地 飞舞着,仿佛已经知道天给它们的生命非常短视,或许要误半 个小时去计算了。

这时管家婆来叫神甫,要他代替不在家的神甫去接见一 对被传唤的不和睦的夫妇。 "他们一定老是吵架来着,这一对夫妇可真哭命!"过独身 生活的种情,由于吃饭时受到打扰,很不满意地大声说,"把桌子上的东西都拿走吧,将厢萨,我回来以后,也不再吃了!"

说了这话,他就跑到神甫的书房里去了,并没有请我们离 开这里,所以我们就继续坐在这张铺着白桌布的桌子旁边,原 来管家婆只把盘子和碟子盒走了,桌布还铺在上面。我默默 无言地看着我们中间这张在春天的太阳照耀下闪闪发亮的雪 白的圆桌面。肋踵物父最后那句话里讲出来的"夫妇"这个 词,好象还在空中回荡,因为谁都没有说话;原来寥寥也默默 无言地坐在那里,一只手放在狗的头上,这时狗也已经打完牙 祭了。但这个蹊跷的词并没有和助理神甫所说的那句话联系 在一起在我心里引起反响,面是使我想象出两个人几在自己 的小家庭中彼此相对坐在桌子旁边那种 素福 的情景。我觉 得,这白色的圆桌百上仿佛点缀着象征幸福的图案,我忽然为 室琴深深地难过起来,因为我觉得,她除了在我身边, 决不可 储幸福地,心满意足地活到老年,这话我可以对天发誓说。我 叹了一口气, 抬起含着泪花的眼睛向上一看, 惊讶地看到, 塞 琴的服路似乎在以同情的目光注视着我,一种柔和的、并非不 友好的严肃神态,使她的紧闭的双唇带有最美的表情,她的头 怒轻抽向奏边倾着, 显出沉思的样子。我抬起眼睛向上看以 后, 纯也没有立刻改变的的姿势和表情, 只是当她的眼睛也含 有泪花时, 她才努力克制自己。这一瞬间的情景, 也铭刻在 我的心里,就象人们一度在异常明朗的天空,看见一颗星闪耀 若宁静的光芒,后来就永远也忘了它一样。

为了打破沉默,我努力没话找话说,窦琴更快地作出了咸

我网处演达了一会儿之后,便走到我初来这里时从森林 里出来,型见这片庄园和古老的软堂点菜着的春色花帘中的 前景的那个地方。我向数堂走去,进了数盒。因为有个老太骏 在那里蹬着外,喃喃地拽告。我被从她背后绕过去,悄悄地走进 一个可以说是地下嘉宝的地方,这是这座建筑物最古老的都 分,是一间幽暗的郡盆。蚕宝的罗马式闰子,存用咸堵上了华 载。经过没长的岁月,这里储藏起来许多的东西,地方就越来 被验除了。

占地方最大的,是一座用黑色的石灰石做成的整碑,上面雕刻着一个身材细长的骑士,直接提地喷涂,两手交叉放在胸。 骑士身边紧接着石棺的地方,放着一个小骨灰底形状的,像得牢牢的,用焊锡封闭上的青铜盒子,转造料很精美,上面还照刻着花紋图案,用一条同样的金属微成的细链子拴在石雕骑士的胸铠上。据传说,这个盒子里装着葬在这里的这位转士的用防擠药品保存下来的已经干瘪了的心脏。 金子和链子 老完全氧化了,在的晾的喜蜜里,闪着颜色发绿的散光。这些碎是一位物只邻野士的墓碑,他性情粗暴急跳,但很破实,由严遇到种种不告,没到女性的折磨,十五世纪末年,在永阳截很,最后在伯姆的枢先这里得到归宿,据说,在这里由于最后很,最后在伯姆的枢先这里得到归宿,据说,在这里由于最后

一次女性对他负心,终于悲痛而死。

这座嘉畔是他亲自令人建造的,他还亲自来得了这个安静的地方,来安放这座嘉碑,当时伯爵家族的嘉室已经移到大教堂里去了。关于那盒子里装的心脏,民间遗传着种种传说,例如,传说"害相思病的勃艮第人"曾有遗言,他的心要一直拴住他的嘉畔上不动,直到某一位贵妇人,是活人也好,是死人也好,来到这里,把这颗心背间他的祖国去为止,如果这位贵妇人不这样做,她就和他一样,休想得到永久的安息。但是如果任何其他的女流之辈,胆敢把装着心脏的盒子拿在手里,就非得吻这盒子三次,念三遍主狗文不行,不然,那个害相思病的勃艮条人,就要让她一只于麻痹,或者一只膝盖折断,以及诸如此类的祸事发生。这盒子和链子能在这个地方保存这样长的时间,这举的传说大概和表了作用。

我面对着这个富有浪漫风味的墓碑,坐在一个幽暗的角落里,挤在破旧的神龛和宗教节日列队行边时使用的器物中间,一心一意地粗岩近在眼前的离别,这种离别所以使我更加。 思京,是因为我在这最后的时刻,心里不得不承认,尽管我所程度,以至于还让我在争取我心里向往的女性这件事情上,获得婚妇成果。我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是由于关键时刻起步后,就受到羞愧所致。在问及给自己就是的成果这样一种幼稚的组织,感到羞愧所致。在问这个辩险的战果这样一种幼稚的组织,感到羞愧所致。在问这个辩险的情得,中,那种自己不希望得到什么、只是对所爱的人情陷的心平气和的爱,便努力成长起来,这种爱也不再是一种伪教的情欲了。总面言之,我在幽暗的嘉室中就这样把时间

度过,直到后来我听见从上面的教堂传来一阵轻快的脚步声, 何时又听见妇女的声音。我注意听了一下, 听出是窦绿芒和 罗丝军的声音。 姑娘们这次似乎不是在笑, 面是在热心地商 最什么事情。 但不久她们就觉得该正经事太久, 有着寒燥苔就喊 混为她们《步走下了她儿醒的梯,进入落室, 转着寒燥苔就喊 "焦"来, 罗经梨。晌们再哪是一看靠如里晌的膝++?

她们站在墓碑前,用好奇的眼光注视着石像的黝黑的、诚 实的面孔。

"哎呀,上帝呀! 我害怕,"罗丝琴小声儿说,说了就想选 走。但案琴拽住她不放,大声说。

"为什么害怕?你这个小傻子!他不会伤害任何人的!你 瞧,他是个多么奢食的人儿啊!"

她把青铜盒子拿在手里,仔细托着掂了掂分量;但她忽然 尽可能猛烈地把它上下晃动起来,是得那件锁在盒子里四百 年之久,已经干瘪的东西,发出听得滞意的响声,缝子也跟背 豆响。 災琴呼吸急促了,因为一线用光照在她的面孔上,我看 见她的脸色~变了,从玫瑰似的红色转变或大脚石似的白色、

"你听这颗有响声儿的胡桃,它在卡嗒卡嗒地响呢!"她喊 道。"来,你也想一握,让它卡路卡路他响吧!"

她把盒子硬塞到浑身发抖的罗丝琴的手里,但罗丝琴大 叫了一声,一撒手,那颗心便掉在地下了,窦琴眼明手快地把 它拾起来,又摇星得它卡嗒卡嗒跑响着。

並们万万想不到我在这里,面我却一直以十分惊讶的眼 光注视着这种恶作剧。

"你这促狭鬼,你等着瞧!"我心里想,"我要好好地吓唬你

我急忙終于泪雕,发出一声往声笔气的叹息,用根本不必 爱力去伪装的悲哀声调和比较古旧 的法 语说: "Dame, s'il vous plaist, laissez costuy cueur en repos!"(小姐, 诸您让

这颗心安息吧:) 対域们一并叫了一声,象看了魔似的,从地下高室和教堂 见选走了,豪等照在前头,她轻飘飘地一些,跳下下的梯。迈达

教堂的门槛,向外奔跑,面色象雪一样白,但一直笑个不住,用 手提着裙子,急急忙忙地从赛地上跑过去,一直跑到她平常休 息时坐的长梢子前面,就转身坐下了,当时我早已飞快地爬上 了一个窗子,所有这些情形,我从这个窗子里都看得到。

麥琴脸色几乎象她的牙齿一样白,她两手抱着膝盖,背靠 在长椅子坐着,罗丝琴喊道:

"啊,我的上帝呀,闹鬼啦!"

"真的, 個鬼啦! 涸鬼啦!"窦琴一面说, 一面象个狂人似! 的笑起来。

"你这个不信上帝的人!难道你一点都不害怕吗?那个 死人的心在那儿卡塔卡嗒地响时,你的心没有跳得更厉害

"我的心吗?"窦琴回答说,"我告诉你,它高兴着呢!"

"刚才到底碱什么来着?"罗丝琴问道,她两只手还一直放 在自己的心上面, 轮换着试验, 它们是否还能动弹, "那个法国 鬼魂说什么来着?"

"他说,'小姐,您如果高兴的话,就请把这颗心拿去做您的针插吧!'你再去那儿对他说一声儿,我们要考虑一下! 去

吗?"

靶: 去吧! 去吧!"

她跳起身来,好**身真**想把这个漂亮的侍女再推回到教堂:去似的,但她忽然又搂住她的脖子,热烈地吻她的脸蛋儿。然后敬俩就走进裤从里,望不见影子了。

过了好一会儿,我也从来隐身的角落里出来,去办理剩下的局层的一些事情。我走进花园里的房子,把行装完全整理,就确、装箱的时候,果然又忘了那个临陵了,因此我又得给它,跨地方。最后也把它放进去了,而且是作为我当初从家乡带到外地来的那些东西当中,残留下来的惟一的一件,放进去的。历以,我仔细一想,也觉得,这个可怜的残缺不全的骷髅,对我来说,现在才是宝贵的东西了,它已经在放乡的地下埋过多年,后来又和我同住一个房间,它虽然是个不会说话的器物,也曾看见过我去的生活,所以我这样回到家乡,至少可以说,原来独带的东西,现在并没有落得一无所有。

办完了这件事以后,我就到伯爵那里去,想和他读一谈, 因为这是我在这里迟醒的最后几个钟头了,所以得和他读一 读,单是因为礼应向他致谢这一层,也得这样做。但他现在不 肯进行这样的谈话,而坚持要明格着我到首府去,想亲眼看 看,我怎样处难我的瞩以及我的情况如何。

他说,必须防止我刚一动笔画出最初的作品来,就已经又 去找旧货窗人了。我回答说,不必担心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因 为我现在确实很有钱了,可以智时担画保留套,带到家乡去, 情到那里基至可以作为证据,表明这段时间我是怎样度过的。 他说,可不要待回家去,这些两一定能在这个艺术城市引起注意,不然的话,我马上戴要作出的决论,但没有正当的根据了。

我离开伯爵郡里, 走上平台, 想在这里度过其同欢晚饭以 前这短短的一段时间。通到平台上去的房间里,有一张桌子 上摆着一盘子高级糖果,按照平常的习惯,这些糖果都用彩色 的纸包差。还附有各种格言或者所谓饿官、窘绿苔要亲手包 这类的糖果,并把她从各种类型的诗人,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写 的作品中。 搜集的好的警句。 对句和歌曲中好的意节附在上。 面。来代替常用的平淡无味的劣诗。她让人把这种优美的诗 句一批一批地印在大张的纸上、人们可以根据需要把诗句剪 下来: 她有才能, 随时都可以把她所洗的诗句巧妙地拼凑在一 起, 涌讨优美明快的句子, 或者涌过又巧妙又锋利的句子, 或 者诵讨汶两种类型的句子交互出现, 使在一起乾饭的人们, 饮: 到作为正餐最后一道菜的甜食时。情绪都激动起来。这种情 形,并不少见。她还好开各种玩笑,常常把不是同一诗人所做 的两句诗拼在一起, 使人们读了以后, 认为读的是自己知道的 诗句, 其实, 这些既可以说是人们不知道的, 又可以说是人们 知道的诗句所构成的新词组、所产生的和原来完全相反的意 备出来的糖果,摆在一个用银丝编成的小篮子里,等到用的时 候, 她还用花把篮子装饰起来, 一到适当的时机, 她就亲白椹 **着篮子转一圈、把糖果分给大家。我实在并不大喜欢这种游** 戏, 但是钟情的人总相信自己所爱的人什么都对, 出于这样一 种心理,我就认为,这种游戏,如果说不上什么了不起,至少是 可以厚谅的, 而且好玩儿的, 我有这种想法, 也正县由子人们 总喜欢在自己所爱的人身上发现一些小小的缺点, 只是为了 能立刻原谅这些缺点,并且甚至一并加以欣赏。

察等现在显然是忙着重新在这样一个篮子里装糖果来 着,大概是出于烹料地被人叫走了,这件工作便中断了。由于 地下塞室里川现了那一场景和离别近在眼前,我觉得比平 自由了,毫不担心她回来被她捕见,所以我就坐在桌子旁边, 好須观看,窦绿苔今天鹅的什么名室。实际上,她已经用亮光 的纸把许多四方块儿糖果包起来,放在小篮子里了。我仔细 查看她储备了一些什么样的诗句和暂句时,发现有一束印着 专的嫩绿色的小纸条,所有这些纸条上印的都是这两一的一 自小诗。

> 希望固然能欺骗人, 但只欺骗意志薄弱者; 对于忠贞不渝的心, 希望总是非常厚道亲切; 希望应当羰在心坎, 不要经常挂在喻动!

我轻轻炮拆开这一小束纸条(是用绿胸了带儿捆着的), 这些朴素,真率而又如此数弊人的位文字,便到处呈现在我腿 前。我小心翼翼地从小篮子随便拿出一两块已 经 包 好 的 架, 稍微打开一看,发现所有包装糖果的纸里,都写绿色的纸 练,印着这同一的一支短w。我读了这支短歌,竟得如同听到 了寂静的田野里,一只鹌鹑发出的使人得到安慰的叫声,或者 种林溪处一只鹑鸟的在轻轻地加强,又在逐渐清遍的低沉的 歌声。

因为据我所知,今天的聚会人并不多,不需要吃什么甜

介.所以姿琴这次忽然想出来的这个名意,一定是为了准备在 将来某一个机会使用的,这个机会,对我来说,是个秘密。我 突然想这些东西都放下,悄悄地出去,走上平台,忽忙坐在一 把椅子上,心事重重,长好起吸速度过了娱余的时间。过了一 会儿的工夫,妄琴就来了,拿着几枝新开的淡红色的玫瑰花, 毫无疑问是从花房里取来的,还拿着已经点上蜡烛的手提灯。 因为贾哥开始持变成黑夜了。她心里安然地把她的工作继续 下去,又用纸条包装了半打砂棉制的和香荚兰制的糖果以及 诸如此类的东西,一面包装,一面低声把这两行歌同时了几泓。

希望固然能欺騙人们,

但只欺騙意志薄署者,

等到包装最后的一块糖果时,她就跳到这支歌曲的煞尾:

希望应当藏在心坎,

不要经常挂在嘴边!

耐天或得什么旋律和她的嗓音所能唱出的最低的音调,稍微 响亮地唱完这最后两行。然后她就迅速把没有用完的漂亮纸 然儿谈在衣服上一个口袋里,把我现在抓在小篮子上,把提打 拿在手里,带着这一数套吸引人的玩意儿,匆匆忙忙地走出大 厅。她的可爱的举动,我都从一个高高的窗子里望见了,当然 我是在沙窗帘后面半脑微起来观看的。

忽然听见神甫的快活的声音,我立刻走下平台的阶梯来 迎接他,又和他一起走进这所房子和晚上的时间经常在那里 使过的一些房间。我故意绕道走,来防止窦琴万一想到,我知 道她这个小篮子的特殊的秘密了。我们四人在桌子旁边坐着 的时候,我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因为,大家把我作为最后这 获聚会的希题,这种好意使我的自尊心感到智觉,而且这确实 是我最后一次享受在宴琴身边的幸福,这一确定无疑的事实, 侵权感到时间加信地短促。伯爵说,他已经和我在一起惯了, 如果单是就他来说的话,他还要长久不放我走呢,助理神甫却 大声说,不,非放我走死可,为的是通过环境的变换,使我能在 现的菲爾的相遇,重新找到已经失去的理想.

我笑着回答说,根据我的梦中的某些演言,我反正会获得 新的难思,按符我就讲了讲那些象征理想的小妇人睡在水晶 阶梯上的一段梦境。神甫听了以后感到惊奇,当我继续情节 处在倒楣的时刻梦见的那些事物时,他就用越来越惊愕的目 光瞅着鬼,因为我这样一类被闹他证明了,我在睡梦中比他在 醒着的时候,还要狂放,照他的看法,也就是说,是个比他还要 伟人的理想主义者。我讲到了同一性的桥,讲到了我验管 马造成的金丽,请到了我选样—数变展项上摔下来,先看到母 东台南面,

因为我们喊的是烈性的转种葡萄酒,我喝了以后,说活有 点大胆没分寸了,所以在叙述这些事情时,还用不少的零碎儿,和头脑中幻想出来的形象加以点缓,最后给人的印象统如同 一个映骗人的讲章话故事者一样。

"他这张嘴可真象驴打滚儿的债似的,越说话就越多啦!" 助理神甫由于对我这套宏伟的不经之读感到困惑,用这句粗 俗的民间成语说道,因为我看来似乎是擅自而又非常外行地 干了他专门做的事,而我却实在是描写了自己实际经历过的一件事,这件事也确实只不过是一片空虚,一场梦幻而已。伯 思冶准。

"我们从窗ං实没有发现我们的朋友有这样的口力1 现 在既然发现了,那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去设想,我总会看 到这种口才有剃一日被用在更严肃的事情上。我们大家为我 们共同的参好的未来干杯吧!"

他斟满各个酒杯,我们就破杯,我并没有努力弄清楚他这 话的意思,因为我没想到看见窦绿苔拿着用玫瑰花装饰起来 的小管子走来了。

"我也要来个成语,"她走到我限部站住,说道,"不过我娶 委托这个著名的宣示神谕的小篮子来随意规定成语的内容。 请您从小篮子里拿出一块糖来,只拿一块,可要慎重考虑一下 再食;"

我带着惊讶和疑问的神情,向上看了她一眼,因为我已经. 知道,那些美丽的纸包儿都有同样的格育。

"您看我到底拿那个好呢?"我内心散动地问道;她却平心 静气抽回答说。

- "要想让官示的神谕灵验,我可不能参加意见!"
- "我拿这个好不好?"
- "我不知道!"
- "还是拿这个?"
- "我不管!"

"那我就拿这个吧,并且表示非常感謝!"我大声说,说着 就打开纸包儿。窒琴就赶忙把小篮子拿开。 "喂, 胆面写的什么?"神甫贼道, 我很高兴他问这个, 因为 我简直不能用听得见的声音, 把这几句诗朝读出来了。我把 纸条儿示绘他, 请他自己去读。 他很有表情热朝读了。

"这是很美妙的格言縣!" 他说,"对这个格言您可以感到 讀意了,它建立在一种虔诚等信的世界观上,这种世界观是不 太常见的了! 但是, 小姐, 您现在也把那个小篮子递给我, 让 我到一套,我作为留在这里的人,全组到什么糕的碎声!"

他急着伸手去拿这个小篮子。她却回答说:

"神甫,这个礼拜天您可以选一个格言,针对您这个留在 这里的人! 今天只有离开这里的人才能得到!"她说了这话, 跪赶忙走开。把小饺子慎重抱锁在棚子里。

第二天早晨,当伯爵和我已经坐在舒服的马车里时,奚縁 吉本来已和我们俩到过于了,现在忽然又走到马车旁边设, "还是忘了一件东西!您那本绿色的书,亨利先生,还由我保 管着呢,我们还来放600°

"算了吧!"我的旅伴说,"那样让我们耽搁太久。如果他 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不久就给我们写信的话,我们就可以把 这本书完好如新的给他寄去,对不对呀?"

我只有高兴地舒了一口气,点点头表示同意的,因为我自身的一部分,似乎随着这本书留在寥琴身边了。

"我要把它要善地标存着,不让它受到任何裁禁!"她说 道,当我们已经坐着马车走开了,她还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用 索切的日光向我们最意。这却是我一生最后一次看见这位美 屉的少女。

第十四回

还乡,一片皇帝万岁[®]声

使我惊异的是,我出让给犹太成衣匠和绘画商人来换一 套衣服的那两幅小面也挂在旁边。原来,俏牌知道了这回事, 打听出来这两幅画在什么地方,从第三者手里买来了。现在 这两幅画都附有标签,上面写着大字"巴胄出"。伯爵这个计 赞起了先入为主的作用,使我这只有四幅作品的小脑层将数 了好评,一家拥有广大读者的大报纸,在最近的一篇艺术报道 里,已经用几有数饰的落提到了这几辆廊,虽然所下的评辩并

① "皇帝万岁"(Ave Cāzar)意即人民万岁,因为甑勒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家,认为人民在瑞士联邦共和国就是自己的皇帝。

不很恰当。总而言之,几天以后,就有一个知名的美术商人的 来接合,此人到德国各地的美术学校,收期整批的画,来供应 偏隔的内地区域。这个商人希望廉价收购我的画,如果卖给 他的话,就给我的姓名前面加上"某一画派画家",这种荣誉是 我梦想不到的。伯爵却认为,这几幅画一定要卖给一位美术 爱好者,不能卖给商人,他说,他已经在追寻这样一位美术爱 好去

又过了几天,展整会的管理人却交给了我一封从北方街给我的信。原来是艾利克森来的信,他写道,"亲爱的亨利,我 则才从为了我太太的原故而订倒的当地报纸上获悉,你还在 那里,并且展出了四件作品。两件小的,两件较大的。如果你 对于这两件或者那两件还没有决定如何处理的话,那就请把 某中的一套让给我,给我奇米,我可断思闻,我的最况很好。我 象样子,不要太不好意思,因为你国道,我的最况很好。我 经恢复了我们家庭的地位,却并没有动用我太太的钱。面目 有了节余,这就是说,有了两个男孩儿,那个大点儿的最近已 经在墙上画魔鬼了,他听见他母亲说,万万不可以在墙上画魔 鬼,能偏保废面,是用壁桃酱画的。他确实是个可爱的小家伙 儿,还不满三岁呢,如果我可以得到这些画的话,那就请写一 封详细的信,一片管条呢?"

我毫不踌躇她决定答应朋友提出来的这个要求,这是使 我把放弃艺术的决心坚持下去的最容易的办法,因为朋友这 样一番好意把画买去,还读不能证明我可以做真正的艺术家。 估曆不得不同意我的决定,虽然表疑心,他所说的奏画的计 划,性质也不会有多大差别。 那些獨几给艾利克森裔去了。我由于心中百感交集,何 写得没有他所希望的那样详细,信里说,我即将动身返回故 乡,请他把买面的钱裔到我家且。这样一来,我就不仅携带着 一笔对于我一直到现在的景况来说相当可观的现金回家,而 且还有一笔尚未收到的汇款,我本人这样安然无恙地回来,发 动一时之后,这笔汇款又从遥远的地方汇到,一定会使母亲喜 出现外。

然而,这还不足以使我当初在故乡之梦里幻想的那些金钱附产小规模地成为事实。有关当局得到我这次在首席逗留的消息。在逗留期限快到的时候,我接到法院通知,要我去即货流入的多。司马赫贾尔,但我发现他的昏暗的住所锁着门,听说这位弧弦的老人,但然是一个那个并不算做不足道的财产捐献给一个慈善机关了,在他的遗憾中,即则赠送给我的老人和大人。在他的遗憾中,即则赠送给我的名下四千古烟,直到来在,还没有窗下层则赠送给我的名下四千古烟,直到来在,还免调查出接受赠款者确实是谁,只要我能证明,我确实是他指定的那个人,那么,这一笔数就准备发给我。关键首先在于这个两趣,我是不足皆卖给这位死者相当多的亲笔画的素描等等,并在准名民况工太子结婚的时节,给他彩画过就肝的那个人。

关于这些素描的问题, 伯爵三言两语就作出了最有效的 证明,关于第二点, 他断言, 彩画旗杆的人, 除了我以外, 不可 能是任何其他的人, 法官对此表示完全满意。

于是,发给了我四张一千古顿的公债券,伯爵把公债券卖 出去,把款给我换成信用良好的汇票,所以现在我拥有三种形 式的财产,现款,汇款和汇票。

"现在只要配胖的谌儿不带着箭来,把我从载盘屋原上射 下去,就好啦!"我们住在旅馆里,我还仍然做信腾的客人,我 们所在那儿吃午饭时,我说,"我得想法走开,不然,这许多不 自然的福气,最后确靠不愿化成一场参明。"

我确实感觉非常憋闷, 开始对于自己时来运转不再十分 相信了。

"您又往环处凡期恩侃想什么!"伯尉说、"您艰在所有的 钱,在您的跟里看来,是非常多的了,但是其中没有一个芬尼 不是真正来源于您自身的! 您得到了这些古领, 却失去了您 的幸好的年年,像哪儿维莎别什么梦和概念哟!"

"但是接受遗赠这件事,可确实纯粹是侥幸啊!"

"这也不是侥幸,这件事的根源也只在您自身;我忘了交 给您一张便条了,原来我把证券是到我热贝的银行家那里时, 发现一张债券中夹着这张便条,这就是那个老人给您留下的 俚条!"

伯爾交给了我一张破纸,上面的字我看得出来是旧货商 人的抽笨的笔迹,并且可能是由于身体衰弱下来,笔迹更加排 笨了,但认得出写的是下面的话,

"我的儿,你没有再到我这儿来,我也不知你的下落。因 为恐怕死神在最近几天之内就要来到我这个小商店里了,我 想把我今后可惜晴确实实再也用不着了的一点钱,讲明赠签 结价:我这样税,却是因为你对于我买练的商所付给你的钱, 起感到满足,尤其是因为你在我这里工作的时候,非常安静, 勤奋。现在我把长年累月耐心地,小心遗慎地节含下来的钱 豐館你,这笔钱到了你的手里以后,希皇你健康地、有意识地 享用它,因为我可惜不得不离开人世了,就此祝愿上帝保佑 你,我的小伙子!"

"真好得很。"我又带着掠奇的神情说道,"对于一切行为 都有两种不同的评判员!我的所作所为,别人即使不看成是 **聽禁**,也会看成是轻率,却受到这位正直的老人的嘉奖!"

"为此让我们来干坏,授他在天国享福,因为他的评判这 样本正:"借阁愉快地回答说,"如果您同意的话,现在我们就 为我们的友谊和兄弟般的关系干杯吧!"他重新把酒杯斟满, 微绘设证。

"须要彼此以'你'和称时,可千万不要发怵嘛!"他高兴地说,"和一位来自另一种国体的国家,年龄比自己小、和自己属于同一种族的兄弟,特成彼此以'你'相称的亲密友谊。我认为是有利的事。你也当然可以顺从德国的优良习俗嘛,按照这种习俗,有共同目的的青年人、成年人和老年人往往精巧为兄弟。现在我们还是专读你的问题吧! 你回国后想干什么呢?"

"我想把已经中断的关于波尔葛荼的战士雕像的 研究 再 继续下去!"我回答说。他问,这是怎么回事, 我就简单地叙述 了一下,我怎样从刚才历说的那个雕像得到启发,转移到对人 的研究上去,现在我想选定作为职业的,却不再是对于人体的 研究,而是对于人的蓝生生的本质和共同生活的研究。现在 我既然由于走运,又有时间又有钱了,所以我希望以快速的和 有效的方式,还把必要的知识补学一下,为了使我能胜任公 职。

"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伯爵老大哥说,"不过这里现摆 着县这样的情况,我就不规范费时间进行转获的研究了,尤其 地位,我就先冷静地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然后在必要的情况 下,自告奋勇担任一个低级的公职,这就是说,立刻跳到水里 去学游泳。 如果除了公事以外, 经常每天阅读 [个小时的政 治学书籍,并且讲行思考, 那么, 你不久就是一个有实际经验。 同时又有足够的文化教养的公职人员了,学历有无的差别,会 随着年岁的增长完全消失,使人成为真正的人的那种品质,却 开始突出地表现出来。司法制度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当然 要让科班出身的法学家去负责。并且促伸别人也这样做。主 要的是,你以后站在立法者的立场上,知道这些法学家应该占 什么地位,他们的发言权应该有多大的范围,只要他们使法律 发生效力,而不是扼杀法律,毒害人民,你就要尊重他们。你 是不可以容忍国内有胆小怕事的法官, 应该黑色他们, 使他们 受人轻蔑----"

"别说了,伯爵!"我喊道,因为他开始激昂慷慨地高声说 起来,把我当前的问题忘掉了,"我还就不是执政官,又不是护 民官呢,"

"那没有关系!"他现在用比刚才还要高得多的声音喊道, "可是如果你那里有一个胆小怕事的法官和一个不公正的法 官同时在任的话,你就让人把他们俩的头都欢下来,然后把 照小怕事的法官的头安在不公正的法官身上,把不公正的法 官的头安在胆小怕事的法官身上!让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继续 做审判工作,并且尽自己所能把审判工作做好!"

他说到这里才住口,喝了点酒,然后又说:"我的意思大致 就是这样,你一定理解!"

变从来没有爱见过这个向来非常冷静的人情绪 这样撤 动;我就要直接回到一个共和国,参加那里的公共生活,仅仅 想到这一点,似乎说引起了他种种别的类似的想法,以及对现 软不罐的旧相航。

在这同时,离别的时刻终于到了,再也没有理由推迟了。 伯爵因为看到我的事已经安排妥当,我已经做扩放行的准备, 所以吃完饭以后就马上离开了,为的房是当天还到达她的庄园, 我则前往大约在这个时候才初次营业的火车站。原来德国南 帮几条零散的铁路,已经初步连接起来,我走这条新路,虽然 有点绕远儿,却能更快起到达瑞士边境。从这一变化,我可以 体令,我离开家乡的时间多么长了。

我过了莱茵河, 路上祖顺的土地时, 国内正充满了政治行动的暗路, 这些政治行动(结束了便五百年之久的各州同盟 变为联邦国家的过程, 这是一个有机的过程, 这一过程的能量和丰富多采, 使人忘掉了这个国家面积多么小, 因为物自体无 所谓大小, 一个鬼室密布的, 发出嗡嗡声的, 充分武装起来的 综外, 要比一座巨大的形丘, 意义重大。这天是非常暗和的阳春天气, 我瞥见街上和饭馆里满都是人, 听见人们对于成功的

① 指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政治斗争,这些政治斗争以制定理士联邦新充 次, 在松龄的第七联帮为联邦共和国而基本上告集。

或者失败的暴行发出的愤怒的骇叫。当时每天都正在同时进 行着流血的或者不流血的革命运动,选举运动和宪法改革。人 们把这些行动统统联为暴动,这些行动都是在瑞士这一奇异 的根盘上走根,模盘上每个格子都是或大或个的人民政权,有 的是同技选举的,有的是民主制的,有的有否决权,有的无否 读权,有的是城市性质,有的延乡村性质,有的还徐上了神权 政治的委拍心,使得少的服款都看不见了。

我马上把行李交给邮局托运,剩下的这段路程,决定徒步 旅行,以便即刻通过亲自观察,能对情况有初步了解,因为正 好在杂击的这条路上,有几处冒领,火不在微弱地燃烧。

然而祖国的土地却到处都有天蓝色的烟霭笼罩着, 山脉、潮泊和河流, 透过烟霭, 闪烁着银色的光辉, 阳光映射在带着露珠的蜗生的绿叶上。 我看到祖国的风光气象万千, 平原和的吃应者, 山斯下是欣庆内架的水态, 山岳陡峭, 奇峰象 锯齿的 的屹立者, 山斯下是欣庆内架的大拳, 使近天空的峰顶是一片神奇的雪原, 这一切都不断地交替出现, 到处隐藏着人规调密的山公居民区和遗举区。 我抱着少年和童年时代的 天真 粗度上, 可以说是人民的一种爱国行为, 和自由本身意义相同。 食物种抖撒地迈着整齐的脚步, 走过信奉天主教的地区 对表现较特特撒地迈着整齐的脚步, 走过后奉天主教的地区 我走过这些地区时, 想到整个那个柴满宅法, 教家, 食器, 生权和市民的大路子,必须通过这个大饰子,才能饰出最后肯定明确的合法

① 纷纷十天主教区的组政府。

多数率,这同时也是体现力量、体现人心、体则具有继续生存 能力的精神的多数,当我想到这一点时,我就感觉到一种热烈 的感望,作为个人和反映全体的一分干,去参加斗争,并在斗 争中努力把自己酸标成为能干的、生气勃勃的个人,这种个 人和大家一起参加愈见和行动,并且努力帮助大家霜取多数 这一高贵的野兽,他自身就是构成多数的一分子,但他并不 因此的认为多数贾比被多数战胜的少数更宜贵,因为少数又 是和多数面肉相连的。

"但是名数。" 我高声自言自语道。"是国内唯一实在的和 必愿的权力, 它是和束缚着我们的有形体的自然界一样, 可以 用手抓得体撑得着的、多数是唯一确实可靠的支柱。它永远 县年轻的,永远是同样强有力的;所以,如果它有什么不明智 和不明确的量方。就必须悄悄儿地使它明智和明确起来。这 县最高最单的目标。因为多数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 所以 一切粉體派的電器的头头都群起而攻之。但它急表示和解的 杰寧, 其至安慰波打败的人, 同时它的永远年轻的魅力却引诱 被打败的人去闻它进行新的搏斗,这样一来,就使被打败的人 自身的精神生活得以维持,并取得营养。多数总是可爱的,深 孚众想的,即使多数犯了错误,大家共同负责,也易于忍受造 成的损害。如果多数认识了错误,那么,从错误中概悟过来, **戴尼一个清新的五月里的早晨,就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快意的** 事情。多数对犯错误决不会感到非常羞愧,而且到处弥漫的 其位与领, 简直位人们并不希望没有犯错误, 因为错误丰富了 他们的经验、引起了改进的热湿,使黑暗消失后出现的光明更 辉煌灿烂。

"多数是你们个人能够借以考验自己的力量的美妙的试 金石,个人通过这种考验,才成为完全的人,整体和它的活生 生的组成都分之间,前发生了老物的相互作用。

"群众先以惊异的目光注视着想对他们提出建议的个人,个人这方面,另敢地坚持下去,是不出自己最好的高层,来取得胜利。但他并不起政群众的主人,因为在他之前曾经有过,他的人人在他之后还要有其他的个人出现,任何个人都是从群众中产生的;个人是群众的一分子,群众和个人相对心,为的是同个人,也就是同群众自己的孩子和所有物,进行独自。任何真正人民之声的演说,都只不过是人民自身进行的独自而已,能变能在自己的国家成为人民的一面领子,专门及陕人民的一切,谁就是幸福的一人民自身却只是,并且应该只要广大的。活生生的世界的一面小途子而已。"

天空呈现出越来越蓝的颜色,我的老家所在的城市越来 越近了,我就情绪更加高昂地这样自言自语起来。

当然表没领料到,时间和经验会给我对政治上的多数所作的这种牧欧式的描写梁上一层阴影,迟没有意识到,就在我打算独立自主地行动起来的时刻,连第一少标还没有追出。就已经把历史的教训忘掉了。大多数人能被一个人毒害和腐蚀,作为反应。他们又来毒害和腐蚀诚实的个人——多数一旦受骗,会甘心继续受骗,不断地强戴新的骗子做领袖,仿佛多数就只不过一个故意而且坚决做坏事的恶人而已——最后,市民和农民由于错误地对多数孢有幻想面自己遭受损害,如果他们家身受到多数的损害,损待他们觉醒过来。也不是很可乐观的步,——这一切那是没没有考虑到和认识到的。

但是,我相信,最强有力的致裁者,如果得不到多数的同意,也会细消云散,相信多数所具有的不可避免性和必要性,以及在未受损害的条件下,所具有的纯清性和伟大性,即使存在若上面所说的阴暗的一面,这种信念也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支持我的意愿,使我对呼吸生命所必需的新空气怀有的渴望不至于消失。所以我就越来越大胆地,越来越宽气风发地迈开大步前送,忽然想觉到脚底下已经是城市里的锦石腾面,而我却心里怦怦的路着,只在那里结念住在坡中的好景。

在这同时,我的行李一定已经运到邮局。我先到那里去, 打算立刻把一个盒子取出来,这个盒子里面装着我在旅途中 天来等敬母亲的一点礼物;一块做一件比较好的衣服的料子, 我希望能说服她去穿这样一件衣服,还有一些外间点心,这些 点心味道好,又都每在每处,看如能活合她的口味。

下午天色还寻, 我手里提岩箱干, 穿过我们家住的鄰条吉 老的街道。这条街我觉得比几年前法闹了, 我还看到有不少 的新商店建立起来, 旧的被操烟熏黑了的作坊不见了, 一些 房子已经改建了, 其他的房子至一里老我走到城前儿, 街头朝 大人前是及整洁漂亮的房子之一, 现在我走到城前儿, 街头朝 窗户都开着, 窗户上都摆着花盆, 但只看到阳生的兄童们 面, 朝外面望了一下, 又不见了。我正要走进早先会常出入的 门口时, 谁都没有理会求, 或者是不认识我, 只有一人除外, 这 个人手里拿着折尺 阳铭笔匆匆忙忙地锁时过我的于工业师傅。

"您回来多久了,还是刚才到的?"他赶忙和我握手,一面

大声说道。

"我刚到,"我说,他回答说,请我先赶快过去到他那儿待 一分钟, 然后再上楼

我怀着惶恐紧张的心情限着他到了他那里,原来是一所 源亮的商店, 年轻的太太坐在商店紧里头一张写字自边。她 也马上走过来迎接我,说消,"天郎, 您为什么来得这么晚瞟?"

我惊愕地站在那儿,还没有能猜测出,什么事情会使人们 这样激动。我的邻居却毫不迟延地解除了我的疑团。

"您的善良的母亲病了,病得很重,如果事先不告诉她,您 就突然来到她單前,那恐怕不妥当。 从今天早晨起,我们就 没有听到什么消息,现在我想最好是让我太太赶快过去,看一 妥物以如何,你被对时在这里盛着!"

我不肯相信会有这样一个悲惨的变故,但是心里确实很 难过,一官不矣。倒身在一张椅子上坐下, 把箱子放在膝盖上。 那位太太过了街, 走进门口看不见了, 这个门口暂时还让我象 陌生太人的夸到两人免进的待遇。那位太太 含 者 跟 相 回 来 了, 声音哽咽地说,"您快来吧, 恶怕取君不行啦, 故师已经在 那儿啦! 可怜的太太已经神志不清啦,

为了在必要的情况下,随时帮忙,她又急急忙忙地走在我 前头,返回那里去,我双腺发抖地在后面跟着。女邻居迈着快 迅轻盈的脚步走上楼梯,各层楼都有些人神态严肃地站在自 家的门口,纸声说话,好象是在死了人的人家似的。我们的住 时间,也站着一些冲态严肃的人,我都不认识。在我自己时 日的住宅给我得路的女向导,也匆匆忙忙地在这些人面前走 过去,我在后面跟着她,一直走上阁楼,看见我们的家具器物 都密密层层地摞起来放在郑里, 母亲就住在一个小小的房间 里。女邻居轻轻地开开小房间的门, 只见可怜的母亲躺在临 终躺卧的床上, 胳膊伸着放在被子上, 象死人的脸那样苍白的 脸, 既不向右也不向左转动, 呼吸很缓慢。 晚鄉鲜明的面容 上,一种译重的非哀似乎在消失, 代之以由于无怨或者由于无 力而出现的宁静的表情。本数区的副牧师是在床前, 念临轻 的诉的之。我们消儿地走了进来, 安静地等待他读完。他轻 轻地把出会上, 女都居走到他服前, 小声对他说, 几子间来了。

"既是这样,那我可以告退了,"他说了这话,就注意地端 详了我片刻,然后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现在女邻居走近床来,拿了一条小手巾,轻轻地擦干病人 的汗津津的蔗糖和越的痛肟,这时候我还一直象被传讯到快 院的人似的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帽子,箱子放在脚底下,女邻 后接着破弯着身子,用柔和的,不可使病人受到惊吓的声言, 对她说道,"雷太太! 亨利来了!"

姓说这话时, 声音虽然非常柔和, 却能使人听得出来, 连 聚集在敞开着的屋门外面的妇女们也都听见了; 但母亲除了 把目光轻轻地转向说这话的人以外, 并没有任何其他的卖情。 在这同时, 除了悲哀之外, 小房何里的邹闷的、暗淡的空气也 使我感到呼吸困难, 原来离在一个角落里的看护病人的妇人, 由于我用, 不仅关上了小窗子, 面且还把绿色的窗帘挡上了, 我看到这种情形, 说知道, 今天还没有医生到这里来过。

我不由得拉开窗帘,打开窗子。春天的新鲜空气和眼空 气一起进来的阳光,使呆滞严肃的脸上浮现出一点生命的做 光,清癯的两颊上部的皮肤,在轻轻地颤动。当我弯着身子 面向着她, 攥住她的双手时,她用力转动眼睛, 用疑问的目光 看了我好久, 但是, 话已经到了那同样在颤动的唇边, 她却再 也说不出来了。

女邻居带着看护朝人的妇人走出房间,轻轻地把门关上, 我在球边跪下,喊道,"母亲,母亲,"把头放在被子上哭起 来。听见她喉间响动,发出更粗重的喘息声,我又一跃而起, 看见她那双忠实的眼睛目光已经散了。我同手托起失去生命 的头,也许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抱着母亲的头,至少就我记 忆所及基第一次。但是她是水远过去了。

我想起, 我还应该使她的跟睛闭上,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 的, 如果我不这样做, 她也许还会感觉到的; 因为我对这件苦 事基个年平, 很不熟练, 所以做的时候, 手就提缩身体。

过了一会儿, 妇女们进来了, 她们看到母亲已经过去了, 飲自告商勇, 去做必要的工作, 给死者穿衣, 以便入殓。我既 依在场, 她们就要求我指定一套寿衣。我打开阁楼里摆着的 惯子当中的一个, 这个侧子里挂满了好衣服, 都是多年没有穿 过, 节省下来的, 不是按流行的式样词裁的。但看护病人的妇 人说, 一定有一套寿衣, 死者生前曾宏说过, 大家果然找到了 这套寿衣, 用白布包客, 放在侧子底层。母亲什么时候让人缝 制的这套寿衣, 我一点都不知道。

妇女们也说到, 死者在病中很少麻烦人, 她安静地、耐心 地躺着, 几乎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

第十五回

入情世态

当妇女们按照习俗的要求停放灵床和尸体时,我顺从女 邻居的邀请,到对面门地家去休息,男邻居在和瓷港之前, 先小心遗慎地设法向我了解了一下我有过什么幸运和经历。 我没有向他跑瞒,在他来到那个城市时,我生活很穷困,但紧 接着就让他知道我时来运转的情况,除了恋爱事件以外,一切 都告诉他了,仿佛是作为一种辩自似的,我含着跟阳是,边带 着的镜财拿出来给他看。我把现金和证券推开,又哭着把头 依在人家的妻子上。

他坐在那儿, 茫然不如所措, 一直沉默着, 等到我稍微慎 静下来, 他才对当情的不幸的经过表示某种程度的愤慨, 并且 不由得把这种不幸的经过告诉了我。原来我母亲好久以来说 已经盼着我回家, 至少是在盼着我的前息, 并且已经解伏的 了; 有一天, 边接到传唤, 要她到着豪陽去, 我们现在根据情理 推测, 那一定是德国法院为解决约瑟一司马赫费尔的遗赠问 题, 而调查我这个人。当时该法院是不是太疏忽了, 没有马上 设出进行这次调查的原因, 现在不得而知, 总之, 当查问灵的 下落时, 我母亲回答不出, 她惊愕地放在那里, 浑身发抖, 问是 这么一回事, 人家回答她说不知道, 就知道是传唤我出版, 说 我大概是由于负债或者类似的事情而逃跑了。这种解释又概 我大概是由于负债或者类似的事情而逃跑了。这种解释又概 转流传,各种各样影射的话,使这位可怜的太太认定,我是负了僧,生活贫困,流浪四方。

过了不久, 当她勉强凑足了用房子抵押来的贷款的利息, 交付给放款人时, 放豁人 通知他, 要被 同本金, 这样一来, 她在 愁苦当中, 不得不四处奔走, 去争取一笔新的贷款。 但她并没 格雷到这笔线, 因为人家正想把她赶出这所房子观。这件事 背局有些惟利是图的人在那儿捣鬼, 其中就有那个一直还住在我家这所房子里的自铁匠师傅, 这些年来, 他家庭富裕些了, 现在也捅手此事, 希望他自己能捞到这所房子。再看, 这里也终于有了敷设铁路的希望, 火车站一定会坐落在距离我们这条将不远的地方, 地皮的价值几乎天天上涨, 母亲由于与性际绝, 效这处增足一不所知.

双重和三重的忧虑,毫无疑问缩短了她的生命,因为偿还 本金的期限一周比一周近了。

"我要是对实际情况知道一点的话。" 你居接着说道。"我 是不應给她出土意的。但是您母亲一点都没有讲述,所以,那 些我概象处对这件事情保密,就更容易做到了。 几天以前,我 也有做东项见说这件事,这时那些老爷们认为,他们继取的东西 已经十余九稳了。 如今,您已经回来了,您酿前这些钱,用不 了十分之一,就可以还许这笔钱,把房子被回来,据我所知,这 所房于抵押的线确实不多,如果您想把它卖掉的话,还一定有 很大的谋头呢。因为,这所房子看起来虽然旧了,不美观了, 但是建筑得却很坚固,又有许多没有使用的面积,很容易建造 成住人的房间。现在情形呆然这样!"

想到不幸的偶然事件和惟利是图的人们的阴谋诡计,对

母亲的死很有关系这一层,丝毫也没有减轻忽然落在我良心 上的负担,和这一沉重的负担相比,实疑苔那铁一般的形象的 16力,就象织毛一样轻。或者恰恰相反,我們可以说,沉重的 感觉转化成了空虚的感觉,觉得好象极度的寒冷跟燃烧一样 個的。这种感觉简直依佛自己的身体离开了自己一样。

亲切的邻居夫妇激请我在他们家里讨夜,我谢绝了,因为 我觉得,把母亲停放在那儿,没有人守灵,我于心不忍。天刚 黄昏,我就回自己家里去了。这时,那个黑不溜秋的白铁匠师 傅,也站在自己的房门口。我向他打了个招呼,他用侦察的目 光看着我, 请我到他家坐一丛, 我拒绝了, 只请他借给我一支 蜡油, 我会着议支偿债服路, 又向阁梯上走去, 进了小房间, 就占上古老的小黄铜灯, 我曾看见我母亲在漫长的冬夜里在 灯光下坐着。几十年来情形都是这样。这盏灯已经好久没有 據过,不再象从前那样发亮了,但是裝满了油。母亲的遗体安 静地躺在那里。我轻率地拖延着,迟迟不肯回家,现在在她长 眼的恐休泰边还属到 1. 分安尉。不愿粮棘已经不在人世。我 忙着转热我那只何震的箱子,把它打开,取出那块准备给母亲 做件衣服的上等毛料子来。正要把它铺展开,当作又轻又有 防护作用的被单, 益在灵床和遗体上, 使它总算挨着了母亲的 身体,心里又想到,在这样严肃的时刻,做出这种矫揉造作的 举动,是毫无益处的,想到这儿,心情很沉重,就把料子卷起 来,重新放进箱子里。我虽然因为徒步旅行了几天。已经觉得 累了,但这天夜里,却是端坐在挨着窗子的那把铺着草垫儿 的安乐椅上度过的,有时候,也睡一会儿,但每次醒了以后,重 新意识到母亲的遗体就在自己跟前时,都觉得加倍的痛苦。

第二天,父亲生前协助成立的所仅馆很人来统筹办理一 切,我用不省管了。费用早已用母亲推时交付的保险费全部 付清,事后甚至还退给我一点余款。所以就这方面来说,她的 去世也没有给别人还任何麻烦。

我从越遗物中寻找我们这所房子的房契时,不得不把橱子和写字台统统打开,发现不少我从来没看见过的秘密物品。一个用锡装饰的小木箱里,放着她青年时代的、现在颜色已经发黄的装饰品,例如假花,一双白缎子鞋,缎帮,都压在一起,几乎没有用过,或者完全没有用过。此外,还有几个古老的金字装饰的日历,看来是一些早已过时的赠品。使我最惊异的是一个本子,里面抄录了一些诗歌,这些诗歌大概是她在少女时代所强爱的,本于里夹着一张折叠着的散页,上面也是她遗留下来的手迹,写的是这一首诗句。

失去的正义,失去的幸福

正义加幸福,是黄金般的命运, 你繁荣兴旺着国家和人民! 幸福加正义,产生喜悦的情绪, 谁有了你, 生活就美好无比!

正义加不幸,是庄严的景象, 犹如那暴风丽中的海洋,

① 凯勒的诗。

它冲击着礁石,发出神奇的轰鸣, 它被搬无数的珍珠在沙砾之中[

我看见一位灰白头发的老艄公, 在大海上乘风破浪, 独自航行, 他犹如装有墨杜萨头® 的后膊一样, 是已经凝固的动荡不安状态的图象。

他唱道:"我曾千回百度 滑下深深的波谷, 爬上高高的波头, 停注在平静的海面!

那时放涛是我的奴隶, 因为正义是我的印玺; 昨天我还同正义蟠在一起—— 咳! 现在它却已沉在海底!

远远地从那幽暗的翠海中, 闪烁着一颗陨落的星, 我回忆当初正义在我身边, 时间相隔仿佛已有千年!

① 题杜萨(Medusa), 古希腊神话中的女怪,被其目光触及者即化为石头。

如今每途大海重新怒吼, 再也无人称赞我这个舵手: 我即使得到幸福,也不是分所应得, 幸福和不幸间栏体或歌横欲趋!"

为什么这样一个年轻的姑娘,当时高兴把这首奇异的诗 抄下来保存着呢?

我还发现母亲邀请下来一些其他的手迹,如果不是最近 这一段时间的,也是最近这几年间的。一个放着剩余的少量 情纸的小纸夹子里,有一张纸显然是一封信里面缘写的一页, 因为字是从纸的左上角写起的。这个片衡写的是下面的话。

"如果上帝确实让我儿子遭逢不幸,过若滤浪生活的活,那我心里就发生聚问,这种不幸的遭遇是不是我做母亲的單过,因为我由于无知,没有让孩子受固定的教育,而是听其人,随心所欲,毫不加以限制。我当初与其听任我的不懂人情 世故的儿子,去追求那些设有遗理的,只浪费钱财而差无目的的个人爱好,哪如努力在有经验的人的协助下,对他稍微如以强钻,便他转向一种可靠的职业,我要追他去自蜚评话,并且看,这样做的结果,但乎对儿子只有好处,我就感到那种悲哀的,尽早已熟知的引着自资的心情加信沉重,我由于天真不好骄寒,所以万没有想到,我会吃这样的普头。虽然当时我也证求过别人的意见,但听见人家不赞成我儿子的志愿时,我就听其过别人的意见,但听见人家不赞成我儿子的志愿时,我就听其自然,不再征求深见了,这样一本,我就超越了自己身份,由于自以为生了一个天才,面稍看了碳效之需,并且客了自己的故

子,也许使他永远不能恢复。事到如今我向何处求敦呢?"

内容到此为止,因为下一个字仅仅写了第一个字母。这 封信是写给谁的, 选准问工面这个片断发出去了, 还是找有连 同这个片新发出去了, 还是根本就没有发出去, 我都不知道。 在保存下来的书信当中也没有见到这封信的回信。 大概母亲 确实把这件事獨下了。反之, 失去幸福这首诗中提出的两一问题融 台在一起, 成为我良心上的沉重负担, 使我觉得自己是唯一应 负罪者的人。

这样一来, 能信以反映人民生活的镜子, 兔在已整被打碎 了, 怀育这样大的希望想和人民当中的多数, 老成长的个人, 就没有权利这样做了。 因为, 我既然要灭了犯我和人民联结 服来的那个直接的生命根源, 根据这句老话, 谁要想为改造世 界助一臂之力, 先去打扫自己的门口, 我疾没有权利, 想和这 个国家的人民同心协力了。

安募了我的最可怜的母菜以后,我在她去世时所在的小 房间里继续住了一些时候。后来,我听从那位邻居的劝告,把 房子类了,并且确实在这笔交易中赚了数千金,这样一来,现 在把我替回来的钱和赚的钱加在一起,我就拥有一笔小小的 财产了,幸这笔财产我是可以过朴素的稳居生活的。但是,这 笔小小的财产完全是偶然侥幸得来的,因此我心里并不为它 感到客饭,更不用故意它来过间散的生活了。再则,因为人不 仅受一种在肉体上保存自己的本能支配,而且是一种在道路 任保存自己的放望支配,所以表还是像伯哥欢级的那样,进 行了一些研究,不是为了出人头地,只是为担任一个普通的, 安静的公职放必要的准备,并且在必要的范围内,对于和这个公职不可分割的政治制度有所理解。此外,我还阅读一般性的东西,有的比较难些。有的比较有意味些,为的是使我的执著的苦闷的思想得到几分自由和解脱。因为,当我对母亲的死所感到的又后悔又痛苦的心情, 逐渐变成色调暗簇而均匀机时间,引起你征不抵后现在我跟前,却并没有给这一片题暗带来长明。

那首印在绿纸上的关于希望的小诗,我一直还放在我胸 前的小信件夹于里随身借着,有时拿出来滚一滚,谈要便见息 摇头,对它表示怀疑。小诗的朴素的文辞似乎表明,会有意外 的幸事, 假定有这种意外的幸事,我侧要怕它出现了,我的心 情几乎和一个牛皮大王一样,这个牛皮人王吸引了远方一位 绝色的美人钟情于他,但他又不能让她得见他所住的那间很 坏的小房子。现在被走和远方的朋友通信,我觉得我都不能, 因为我害怕说出自己的真情突犯,但又不愿敬能。以开玩笑 方式撒无害的小谐和粗入非非的时期,已经一头不写近了。

过了大约十个月,我才克服了自己的思想障碍,给伯爵写 了封信,报告自己的近况,既没有不真实的地方,也不显得过 于悲惨。

他并投有因为我迟迟不来信而迟迟不回信, 给恰相反,我不久便挨到了他一封按长的信, 他在信星用亲切的话谈论我的景况,认为这是人情世态,无论是在宫殿里,还是在茅屋里,无论是正直的人,还是不正直的人,都逃離不了人情世态的影响,而人情世态根据自己的性质则不断地变化。

"至于我们的窦琴,"他继续写道,"她自己也充分经受了

别人:这件事情的经过,我不能详细给你说明了,只用几笔勾 画一下。我哥哥在南美洲和人打架丧了命以后,不久他的窠妇 也死去了, 他在潜堰上要求委托可靠的人, 把孩子送到在德国 的亲闢郑里去。但是那些受委托的人并不忠牢。原来。人们 把孩子交给他们的时候,一时蔬忽、同时把一部分遗产(不过 数目并不大) 也交给他们了。他们为了使自己能够保留这笔 溃产, 就采取了把孩子扔下的办法。悄悄地让她落到我的手 里。他们果真是混在那一批前往俄国南部去的 移民 当中来 着, 或者毋宁说, 是路上在多瑙河地区加入到这批移民当中去 的,这件事他们做得很巧妙。因为原先人们从美洲并没有来 信,说明孩子的母亲已经死去,孩子要送到德国来,以后也从 未来信询问,孩子是否已经送到,所以才能发生这种种事情。 最近, 那一对犯了抛弃孩子的鄂行的, 如今已经上了年纪的夫 妇,由于受良心的责备,火概也被企图捞到恩赐奖赏的贪心所 驱迫,带着在这种失而复得的故事中常见的、保存得很好的那 一切证明来到珍家。子是我们的德意志相国就多了一位女伯 路了: 地几时才成为一部或者几部长篇小说中的人物,还不 一定:我还提醒她,对于可能成为几本通俗剧和情节剧中的人 物,要有思想准备。但她并不在意,因为她已经开始写她自己 的长篇小说的第二部分了。四个星期以前,女伯爵窦绿苔。 封。咸……贝尔格(地本来教名是伊萨伯拉)和一位青年男爵 台图多尔·封·威……贝尔格订了婚。他是个漂亮的、好样 儿的小伙子,出自这个姓氏的家族中的一个支系,这个支系几 868

人情世态的影响,我们大家也和她一起经受了这种影响。你 走了以后, 奇难就发生了, 她变成了我的亲侄女, 而不是什么 个世纪以来,已经和我们那个支系没有任何关系了。人们将 设法使他得到伯爵的爵位,我将同意把长子继承权让给他。 因为,我既设行理由希望我们这个族名继续存在,也没有理由 阻止它继续存在。除了通过向这女孩子的未婚夫表示好意, 使她心里欢喜以外,这些事结果情况如何,我是完全无所谓 的。

"现在却还有一件需要考虑的事,这件事,亲爱的朋友享 利,和我们俩都有关系!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你是爱上窦琴 啦!我一直装做没有看出来,因为我不干预这类事情,这类事 悟当事人自己会想办法。饱道应当怎样去做。尤其是长发民 於①的心那样难以提慮、由于自动给她们出好主意而落得美 脸, 那是划不来的。这女孩子一向对你也不是没有感情, 现在 对你也仍然有好感,所以这件事差不多是这样的情况,倘若你 住在我们这里的时候,利用时间和你的有利条件(你作为一个 中庸稳健的人没有做到这一层),或者你回到你的祖国以后, 不久就有音信的话,我相信,密録苔盲颈如今还是你的。但是 你这样长的时间保持难以招举的沉默,后来又有这个坚决的 求婚者,这个人同时又在这样有利的情况下,把她重新引进世 俗社会生活中去。所以她就一举跃过了这段间隔的时间的深 潮。但是除了这一层容易理解的道理以外。对于这女孩子感 情易夸的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确实存在的话, 我们也决不要请 者。善良的妇女们是完全戴自己的,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以及 带来的各种烦恼和痛苦, 毕竟得独自承受, 所以, 她们的本能

① 指女性。

有时候使她们突然转变,从这点来说明,是很容易理解的。她 们的青春很快碗过去了,所以,要是不向她们表示决定的态 废,她们对于似乎有可能终了的等待,是不高兴的,并且心里 暗自保留一切决定权。如果她们给了人家希望,而没有及时 得到实现的话,她们就置之不避了,因为她们宁愿在自己还是 少妇时,不愿在自己已经是中年妇人时生育和歌茶儿女。意 气风发地奔向自己的工作岗位的,正是那些最美丽、绿健峡的 好吃,她们一旦特定了最好的时机,往往就不同于贫幡了。

"我自己的婚姻、被看作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婚姻、人们说, 必然是这样,因为是两个独一无二的人物结了耀。这句话,就 我这方面来说,当然是嘲笑我背弃了人们的成见,它的最好的 含义用在我的妻子身上,却是非常恰当的。情形虽然是这样, 但她当时还是茫点几没被另一个男子娶去。

"这也正是人情世态的一个事例呀!"

我并不需要这位年长的朋友这番知心的安慰話,來驱験我心中的情處。窦綜若已经订了婚,并且获得了處。贝尔格女伯爾伊萨伯拉的称号,仅仅这一事实,就使我想象出,即使仍然是个弃儿,我也不那样矜持,我们歸把一只大蝴蝶放住她陷入何等境地。我觉得,那就象人们想把一只大蝴蝶放在她跳浴子里一样。最美满的幸福一旦实现,就会使我蒙受这种耻辱,这一层隐忧,象一块压在心上的石头落了地似的游除了,贝利下对失去的意中人的默默无言的遗憾,同对母亲的修念在我心中和平共处。当然,这种人情世态使我付出的代价是相当高的,因为,走了这一股弯路,在伯弟府运需。便我不仅失去了母亲,而且失去了能构她在米世再见的信念,以及对仅失去了母亲,而且失去了那根她在米世再见的信念,以及对

亲爱的上帝本身的信仰,而这一切都是其价值永远不会消灭, 并且一再显示出来的。

第十六回 上帝的圣坛

大约一年以后,我就在一个小行政区的公所里工作着,这 个行政区和我的表家那个古老的乡村所在的行政区邻接。我 在这里做的是平凡但又多种多样的工作。却能够过安静的生 活,我的地位外于村镇管理和国家行政之间的中间阶层,因 此,我知道上面和下面的情况,了解政治事务的来龙去脉。但 長。从車干汶此黨各沒有能够給簽單在自己的空虚蒸寬的心 灵上面的阴影带来光明,而且因为自己所看到的一切,都染上 了阴暗的色彩,所以也就觉得,自己在这部的领域里接触到的 人们的表现,比实际上更要阻赔,看到这里也出现了松弛懈怠 和底植职者的倾向, 每个人都力图把水引到自己的磨坊, 在极 不重要的职权行为方面, 差慕和忌妒心也根深落固, 起着干扰 作用: 当我看到这些情况时, 我就倾向于把弊衡归咎于全体人 民和国家社会的本质,而我远在异乡时,人民和国家社会在我 的同忆中却产生了那样的错觉、使我不禁悠然为之神往。但 是, 每途想到自己的沉重的思想负担时, 我都保持沉默, 并不 在适当的机会公开说出自己的意见。我满足于尽可能按部就 班仙 一亩不吭他做好我的本职工作,把时间度过去,平安无

郑、但也没有什么希望过一种更新继续联的生活。人们却认 为这是正规的行政工作的典范、因为他们比我所想象的事务 專 更怀有好意,所以,又讨了几年之后,他们就洗我作行政区 的长官,我并没有为这件事讲行活动,而且这件事是违反我的 心愿的。我处在这种地位,免不了更多地和人们接触,并且参 加各种各样的令, 给人的印象总是个相当优郁的, 沉默寡言的 行政区长官、我实际上也是议样。因为现在我是在广泛的范 图和更近的距离内看政治运动的。我就发现了一种对我说来 确实是完全新的弊祸, 虽然这种弊病幸而决不占主导 地位。 我看到, 在我所找爱的共和国里, 有人把共和国这个词亦成一 个专게的名词。他们拿着这个名词东奔两脚。就象椅着空篮子 上市场的使女们一样。另有一些人把共和国。自由和祖园这 三个概念看成三头母山羊,他们不断地挤改三头母山羊的奶, 田汉都安做各种小小的山羊到路, 同时却伤害他使用汉些名 词。完全团法利器人和答丢去① 之徒一样。又有一些人是他 们自己的热情的奴隶, 到外嗅到的无非是奴件和新幸, 就象一 各可怜的狗, 人们在它的鼻子上抹上了脸奶油乳酪, 它就认为 全世界都是酸奶油乳酪一样。 这种对奴性的嗅觉, 在人们互 相交往中, 也有一定的微小的价值, 但是以爱国心自夸的情况 就更糟糕。这一切加在一起,是一种有害的霉,如果长得太厚 了,就能破坏国家,然而大多数群众却处于健康状态,他们一 旦认真地行动起来, 器就自己消失了。而我却由于情绪不健

① 答去夫(Tartuffe)是法国喜剧家英麗真(Molière, 1622-1673)的杰 作《伪君子》(1664-1669)中的主人公,这个人物的名字已经成为伪器 子的同义词。

康,把不纯的事物的危害看得比实际上大十倍,但我一直保持 沉默,并没有对这些虚伪的空读家提出尖锐的批评,这样一 来,我也就把一些说出以后能够有实际效果的话,都憋在心里 投说出来。我觉得,这种生活不是生活,不能这样继续下去, 开始仔细思量,怎样才能逃出这个新的精神上的牢狱。有时 我心里就起了这样的念头,再也不在这里得下去了,而且这种 念头做家被胆确。

有一天,我在一位建筑师的陪同下,在我主管的行政区的 街道上, 对街道的情况进行了几个小时的调查。调查完了以 后,我就和他分手了,因为我感到一种要求,要想再独自构散 步。结果我走进了两个碧绿的山坡之间的一道又秋蹬又僻静 的山谷,这里忽游极了,连远处村情上飒飒的依风都听得见。 来忽然认出,这道山谷是属于我老家地区的,虽然山谷形状极 其平淡无奇,任何地方都设育什么特征,也看不见一座住人的 难签物。

我心里想, 你要是躺在这温柔的土地的怀抱里, 什么都不

知道了,那才最好不过呢! 在这里安息,可真安静美妙啊!

我的沉重的思想消除了几分,心里感到喜悦,便站起来,模字注附才走的路,然后穿过槽木林垂山,这准木林布满对面的山坡底下,一直到市丁岩丁湖。这条小路就到那里。几分钟以后,我就到了不可沿。从那里向山谷外面眺望,在视野面对这一片远远望见我的办公处所在的市镇在夕限中闪光。我面为 对这一片远见。望显那个女性形象杂在那道岩层的尽头。向这里张望。然后她就又转身顺着原路间来,正冲着我走来了。第 追 然后她就又转身顺着队路的大路转来了。虽然也不够快了。我就认出她是我十年没有听到一点的时候,她穿的是个巨大的眼被,现在她却穿着一件灰色,时长手做的女服,帽子和脖子上围着灰色的却,这一套装取却丰富、更宽广的衣帽的衬托下,回旋自如,一点都不是得不利常,

也一点都不显得抽竿。在当时那一瞬间,我当然没有进行观察,看到这种种情况,这些情况只是说明这个不期而遇的人给 我的印象而已。

十年悠长的岁月并没有使她的面容发生什么别的变化, 只是表情比以往更自觉了,并且做带着古代女硕高家的神采, 这种神采与其说摄坏了她的面容, 毋宁说使她的而容显得更 为高贵。从她的额部和嘴胖的表情看得出她有处世经验, 通 达人情世故, 但她的眼中却依然闪烁着淳朴的人的眼中那种 王直经婚的亦 芒

我的眼睛惊讶地往视着她,看见她走近了我,当她望见我 时, 就把胸步放慢了些。我的相貌一定比她的相貌改变得更 多些, 因为她似乎在那儿犹豫不决, 现在走得稍微快些, 但又 重新克制自己, 正想从我旁边走过去。看到这种情形,我也几 乎不敢肯定是她了, 等到我和她在这条狭窄的小路上打了个 昭而儿,我才再也不会认错人了,随即顺道,"光落特",

在这同时,她的美丽的脸上却还出一种出于本心的,但又 难以形容地温和的喜悦。我的手已经被她的温暖的手紧紧地 挺住了,她象背年人通常提手时的情况一样,并没有很快地把 手松开。

"是您吗?"她说道,说这话时并没有叫我的名字,我也不 敢再叫她的名字,因为我更不晓得,究竟应该怎样称呼她;我 号思,象她这样一个女性,一直还是她身,这是根本不合乎情 甜的冰、师以我给日槛抢她间了一下,被从哪里来。

"从美洲来!"她回答说,"我来到这里已经两个星期了!" "这里说的是什么地方?是咱们村里吗?" "难道还会是别的地方吗?我住在旅馆里,因为我再也没有什么亲人了!"

"您独自住在那里吗?"

"当然哪! 谁能阻豫在一起呢?"

这个回答使我感到幸福,而我当时并没有进一步想到别 的方面去。青春时代的幸福,故乡,满足,我觉得这一切都莫 名其妙地随着允带特一起回来了,或者不知说象从山里长出 来了。我们一面说,一面信步在这条小张上继续前行,路宽时 彼并肩走去, 库尔时就一人在前,一个在后。

"您知道,我最后一次看见您是在什么地方吗?"她现在回 过头来向着我说,"那是当类坐在一辆全上前往外国的时候, 您正在当兵,在练吴场上站在一小队人马中间。那时候你们 大家好象被一条绳子拉着似的,忽然一齐向后转,我心里想 选,你再也不能和他见面了!"

我们沉默着走了一会儿,接着我就问她到底想到哪儿去, 我可以不可以赔她走一段路。

"我只不过散了散步,"她说,"我想,我现在又得回家去了。您要是陪我走到村里,您会觉得路太远吗?"

"我愿意和您一同去, 在您住的那个旅馆里吃晚饭,"我回答说,"然后就借用旅馆主人的小马车送我回去, 因为从那里到我那几日有三个小时的路程。"

"啊,您可真太好啦!我今天早晨就已经预感到,我会有什么喜事,现在亨利·雷果然在我身边了,我的堂兄弟和行政 长官先生,"

不久我们就找到了一条比较宽的路,两个人就一面亲密

地交读者,一面向村子走去,但是我们还没有走到那里以前,就已经不知不觉地开始彼此以"你"相称了,我们是同宗的关系,这样弥呼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游过的第一家,就是我那已经索胜的别父家,但里面住的却是陌生的人,他的子女都已经海散了。居生的小孩子们追着我们搬进"那位美国人"有几个孩子恭恭敬敬原伸出手来要求和她握手,她赠送给他们一些小便币。我们游过她京时,存住两步,站了一会几。现在房土已经把房子改建了,但是地当年前苹果的那个美丽的日本、国的大国社员,在房上已经把房子改建了,但是地当年前苹果的那个美丽的时期下看,脸稍微红了一红,就匆匆迈开脚步继续走去。这时我看到,这位女性曾运访重详,在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新世界四级和看看的人工。

我看到她这妩媚的姿态后,心里想,粗俗的运动家一定会 说,这才叫做纯剂呢!

来到旅馆以后,她经过缩心周到的,不动声色的考虑,三 言阿语就把一顿教持我的好酒饭安排妥当,象个主妇似的,对 我照顾得无微不至,这使我感到惊奇。因此我猜想,她在英国 发生中的时间是在城市和一些良好的家庭度过的。 旋在吃晚 饭时,怀著愉快的心情,关于自己的命运作了一些叙述和描 写,来给我和在旁边听做讲述的旅馆主人夫妇助兴,这些叙述 和描写却和我所猜想的信况相反,说明她在和人的苦难作斗 争的过程中,因为不得不直撒了当地教育和团结和她一起来 的穆民,追使他提高了自己的教养,成为高贵的人。

原来她和她的同乡们来到了移居的地点,又有其他的人

前来参加以后, 遇到涉嫌时, 这个团体中几乎所有的人, 都证 明是不坚忍的,毫无办法的,其余的造成背井离乡, 移居外国 这一后果的种种不良的品性, 市都没有马上丢掉。尤蕾特资 会最多, 构购了大部分的土地: 但她知识别人利用她的土地。 自己满足干为这个小小的移民队的各种生活需要做一种管帐 的人。但是当她看到,她的伙伴们让她受到了损害,会使她陷 入穷困时,她就改变了做法。她又把土地收回来,让那些自己 负责耕种时过于懒惰的人给她做日工耕种这些土地,这样一 来,她就使得所有的人都同心协力地动起来了。她训诫妇女, 护理有病的孩子, 教育健康的孩子, 总而言之, 保全自己的本 能和伟大的牺牲精神, 在她身上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了, 因 此她使那些人和故自己都能勉强维持下去。直到后来有一条 交通要逍通到了这个移民点附近,同时,经过训练的、更能干 的分子到这里来的,也越来越多,于是大家的运命都显然好转 7. 但是被在垄邑的整个期间都得自卫,防备人家向她求婚。 她与其说是以严肃的口气提到了这种情形。毋宁说是以诙谐 的口气赔示出来, 有时遇到危险的冒险家走近帅家, 威胁她 的安全时,她甚至身边还准备着武器,只靠自己保护自己。

但是,等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大功已经告成,繁荣的基 础已经奠定,并且用公元前旧大脑某一署名的城市的名字给 这个移民地命名之后,她就隐居了,一心过比较安静的生活, 因为她既不是职业教育家,又不是有事业心的实际家。恰恰 相反,她把自己的土地卖掉,她的财产便比原来增加了几倍, 她有时花几个星期的时间,参观本州首府或其他较大的城市 的生活,或者,遇到有游伴时,乘船顺著各大河进入内地,直到 **业见到未开化的印第**宏人为止。

这一切她都是以漫读的方式片晰地加以似说的,似说得 那样有趣。使我们听起来毫不感觉变情。尤其是每句话都带有 真情实况的烙印。因为我好多年以来没有这样无忧无虑、心 情舒畅地坐在桌边了,所以在这同时我觉得时间就好象一瞬 间似的过去了,旅馆主人家那辆一匹马驾的马车,已经准备好 送我回去,因为有几件公参、我空于明天早暴办理。

我在告别时,对这次股勤款待,向尤蒂特表示感谢,并且 邀请她不久就到我那儿去,我好还席,届时当然也得到馆子里 吃饭,因为我年没有安家。

"我最近几天内就要坐车来的,"她说,"就坐这同一辆凯 旋车,也就你一顿饭!"

我上了车以后, 她在黑暗中沉默着握了握我的手, 然后一 也不吭地站在那里, 宫到我已经走远了为止。

但是第二天早晨,当我考虑到,现在我非得把我的良心的 秘密和母亲的命运告诉她不可的时候,我这满腔的新的幸福 这暗淡了。因为现在我所害怕的判断,就是这位普通的、同时 又令人惊叹的女性所要下的判断,但是如果不把一切都告诉 她的话,那么,她和我之间,无论友谊还是爱情,都是不可想象 的。

因此,我怀着又恐惧又燃急的心情等待着她,她第三天上 午果愁来了。重新短面的喜悦中混杂着一种沮丧的情绪,她 和我都是这样,她在我的住所里各处看了一下之后,就把帽 于和外窑胶在一边说,

"这区公所所在的大村子里可真相当漂亮,几乎和城里一

样。我愿意搬到这儿来,寓着你更近些,只要---"

她象个年轻的姑娘似的,说到这里,觉得有些羞怯,停顿 了一下,但接着又继续说。

"亨利, 你瞧, 自从我来到这里以后, 我已经到你遇见我的那条山路上, 向这里望过几次了, 因为我不敢来!"

"不敢来」这样一个重败的人。"

"你應, 是这么一回事, 你早已和我血肉相连,我一直沒有 忘了你, 因为每个人都得有自己衷心热爱的对象啊! 不久以 前,又有咱们村的一位乡亲来到我们那个移民点,这个人却也 已经在美洲源泊了几至可避免的事来,我就顺便 问到你,村里的人是否知道你的一些消息,但我并不希望听到 我早已熟悉的事情。这个人仔细想了一下说:'啊,等一等,我 但一想,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啊,我听到过关于他的消息,'于 尽,他做您记来。"

"他说了些什么呢?"我怀着悲哀的心情问道。

"绝所见说, 你在外国陷于穷困, 四处流浪, 便母亲负了 债, 苔得起由于优秀的缘故而死, 后来你就在穷困潦倒的状态 中回到家乡, 在某个地方当一名小书记勉强维特生活。我一 听到你的不幸的遗遇, 我就立刻动身到你这几来, 好跟你在一 起!"

"尤蒂特, 你是这样做的吗?"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当初你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 的时候,我曾那样深切地爱你,和你那样亲近,现在我知道你 处于穷阳和悲惨的境地,难道我不应该到你这几来看望你 吗?——但我到了这里,就知道他讲的那些都不是真的! 母 亲固然死了,但是你却在景况良好的状态中从外国回来了,现在是政府工作人员,享有声望,这我看得出来,虽然人们说,你有点骄傲,不大和气!现在看来,这一点当然也不是真的啦!"

"这样说来,你是专为我从美国动身来这里的吗,虽然你 管把我看作坏人?"

"这是谁说的?我虽然听到了那些话,我也没有把你看作坏人,只是认为你不幸罢了!"

"但这不幸中的最糟糕的一点却是真的,这就是我 的 即 债! 我确实使我母亲陷于悲哀和忧愁中,我来的恰好,使我那 由于悲哀和忧愁而将死的母亲能够服具,"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你把一切都说给我听吧!可不要认为,我听了以后会和你疏远哪!"

"如果你所下的判断完全是为你对我所怀的深厚的情意 所制约的,那么,这种判断就没有价值了!"

"这种情意本身就是最好的判断, 你得承认这一点! 你就 尽管道吧!"

我说得很详细,如此详细,以至于说到末尾我自己也不注意自己的活了,变得心不在焉了,因为在这同时我觉得,我的心灵上原来的压力解除了,知道自己已经自由和健康了。我突然停住,说道:"不必再多讲了!你已经拯救了我,尤带特,我感谢你便我重新振作起来。为此,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永远县依的!"

"这话真中听啊"她回答说,说的时候两眼闪着喜悦的光 芒,美丽的面庞带污清意的表情。在以后许多年当中,我曾有 过这样的感想,事切只是曾还很不够,对于美的片面的崇拜是 一种伪善,和任何其他类型的伪等一样。每逢我有这种感想 时,一回忆起尤蒂特当时的姿态,族使我聚感起来。是的,尤 春转的风宏,和我的回忆中突绿音坐在助理神宿家的饭桌旁 边时的面容并列。象见量似的,在我心中继续放光。这两颗屋 圆梯差,但一旁水后上却还相意

"现在我银了,如果你有什么东西的活,我想吃点!"尤蒂 特说,"但是你要作好准备,和我一起在野外度过今天剩余的 时间,咱们要在上帝的寒魔的天空下,完成咱们自己的事情!"

我们决定,吃了饭以后,我和她一起坐马车,送她回家,但 是走到那道山谷的入口——我们初次相逢的地方,就让马车 生去,我们要爆發那麼有东丁岩的山。

我们怀着快活和满是的心情,坐在金屋旅馆的雅吃.一同 吃饭。一个留子上帐着的一块一百年前的彩色玻璃在闪光,玻 组上画着如今早已去性的一对夫妇的纹章。两个纹章的上边 刻着这样的给文:"钱长和金屋旅馆主人交德常雅斯·姜耶 尔,与史美伦恰·尤蒂培·荷伦伯格琳于一六五〇年五月一 日结婚。"两个纹章的背景画的是一片莲园。有一群小天使在 玫瑰地里将这些小所缝。尽下边却在玻璃上被看画了一条宽带 子,带子上有这段城首。

> 希望图然能欺骗人, 但只欺骗惠志薄弱者; 对于忠贞不渝的心, 希望总是非常厚道亲切;

希望应当藏在心坎, 不要经常挂在嘴边!

古时候的彩画玻璃的工匠和现在住在伯爵府里的小姐, 都抄录了这段箴言,他们二人生活的时代相距这样远,可见他 们所添的箴言的共同来源一定是一本很古的书。

偶然这一因素露骨地表现在这整个画面上,但这种露骨的表现与其说使我感到喜悦, 毋宁说使我感到恐惧和忧闷, 因为偶然这一强有力的因素似乎真要以兔的命运 的主宰 自居了, 这段谎言可能是预言一次新的失望。尤蒂特读了这段箴言,而共设有注意彩色玻璃上的画面, 读后微笑着说, "这首诗多么美呀!而且确实非常真实, 只是须要正确地 理解 它才行"

接着,我们就出发了,走到那座中等高度的山的山脚下以 后,就叫马车先走,我们徐步登山,一直登上山顶。山顶有两 棵巨大的老树树,枝柯远远伸向原野,树下有一把长椅和一张 完全长满了苔藓的石桌。基督教以前的时代,这里大概是个 种的地方,后来是个举行裁判的地方,这张桌子就是举行裁 判时使用的。

我们坐在巨大的伸展得很远的枝柯所形成的树荫里, 乎 拉着手跳湿四周的景色, 一直望到淡蓝色的烟霭笼罩着的远 方。龙浩特已经把朝子和阳伞放在桌子上了。这了一会儿, 当她也仔细看了一下这张桌子, 并且让我给她说明桌子的来 历以后, 她就用语重心长、深有麽触的话说道。"在那些有国王 的国家, 国王加冕时, 站在圣坛旁边, 那叫干什么呢?" 我没有马上明白她所指的是什么,冀用心思素起来。但是 因为我看到她目不转睛地瞅着这张古代的石桌,甚至还把帽 子和伞拿开,好桌是为了使她所说的话意思更加明显似的,我 就忽然想起她所指的是什么来了,于是我说道,"那叫从上帝 的供桌上取得王禄麻,"

她一听这话就脉脉含情地看着我, 小声儿说道: "是的, 就 是这么一回事! 你聽, 咱们现在也可以在这里把世人所謂的 幸福从上帝的提某上取得, 结婚成为夫妇嘛! 但是咱们不要 给自己加冕! 咱们要放弃那页王冠, 从而更确实地保特住咱 们自己都看, 这种半福, 在目前这一瞬间, 正便咱们啊醉在喜悦 之中,因为我常稳, 依瑕在北昌都是福和谁居的呀!"

听了这番话,我深为緩动,沉默起来。但越却継续说,"你 職,在海上有一次遇到了暴风雨,梳杆周围电光闪闪,波浪打 到甲板上,我吓得要死的时候,我曾呼喊你的名字,最近这几 天夜里,我又醒来覆去她考虑过,并且心里立暂说,不,你可不 要为了自己的幸福耽误他的一生! 他应该是个自由自在的 人,再也不要象过去那样,由于看到生活的阴暗面而消极后 退!"

我听了这话,却揭了摇头,心慌意乱地说:"我不想太不自 最, 沈蒂特, 不过我心里确实有不同的想法。如果你真和我好 的话,那你与其老这样独居,这样弧弧单单地在世上生活,是 不是话不如和母在一起呀?"

"只要你一直是独自一个人,你在什么地方,我也就在什 么地方;你还年轻,亨利,还不了解自己。但是除了这一点以 外,你要相信我这话,只要我们一直保持现在这样,目前这样 的关系,我们就认识到,我们已经得到什么了,我们就幸福嘛! 我们还要希望什么呢?"

我开始体会和理解,她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她大概是囚 为见过世面,尝过艰苦太多,不相信人世间会有什么完美无缺 的辛福。我秘笺着她的画孔,顺滴抚摩着她的柔软的褐发,一 面喊道:"我已经说过,我是你的,这种关系你愿意采取什么方 式,我都版於檢令!"

她熱烈地訓袍我, 把我接在她那心地满良的怀思, 她还深 情地吻我的嘲囂, 低声说, "现在盟约已经订啶! 但是对你来 说, 只是智时的; 在任何意义上说, 你都是, 而且应该是个自由 的人!"

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这样。从那时起她又指了二十年,我也省次起来,没有再保持沉默,还量力面为地散了这样。那样的事情,在旅任何事情的时候,她都很支持我。我须要移居的时候,她有对他是无形。有时不随着,但是我们想见际,就见面。我们有时天见面,有时一星期见一次面,有时一年只见一次面,这都是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情况的。但无论天天见也好,一年见一次也好,每次相见,对我们说来,都是个节日。每当我陷入聚虑和内心矛盾中时,我只要听见她的声音,该如明明自然本身的声音一样。

有一次,一种危险的小儿病症就行,她跑进一户被医生们 隔离的,跟静即地看着前屋于我孩子而毫无办法的穷人家里, 伸出她的乐于助人的双手来帮忙,结果受到传染而死。要不 徐,她还不难再活二十年,在二十年的悠长的岁月里,继续给 我安慰和喜悦。 tares a

我从前营把我房写的我的青年时代一书赠给她,她非常 高兴。根据她的意愿,我又从她的遗物中把这本书收回来,加 上另外那一部分,以便我能顺着一条条绿色的老路, 回忆往 事,重温一次旧梦。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七日译完。